沙俄與東北

佟冬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沙俄与东北

佟冬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沙俄与东北

佟冬 主编

*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1.25印张 534,000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1437·11 定价：5.00元

编 者 说 明

《沙俄与东北》，是一部关于东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的专著。

东北地区中俄关系史，在中俄两国关系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自一六四三年波雅科夫入侵黑龙江地区起，至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止，长达二百七十余年。在这二百七十余年中，俄国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从侵吞领土到经济掠夺，从开矿设厂到划分势力范围，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都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东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的系统专著。因此，东北地区的中俄关系史，特别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东北地区反对沙俄侵略的历史，至今还不被人们所详知。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我们不揣冒昧，撰写了这部带有拓荒性质的专著，目的在于抛砖引玉，期望有更多更好的著述不断问世。

本书重点叙述了东北地区中俄关系史中的主导方面，即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它是贯穿于东北地区中俄关系史中的一条主线。书中紧紧围绕这条主线，从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东北地区的中俄关系。而且，为避免与其他同类著作重复，在叙述侵略与反侵略这两个方面时，又以后者为主。即以东北地区广大军民（包括统治阶级上层的爱国官吏）反对沙俄侵略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为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中用了大量的资料，尤其是使用了大量至今尚未公布的档案资料，揭露了沙俄侵略东北地区的罪行，叙述了东北地区广大军民抗击沙俄侵略的事迹，试图探索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规律。对于其他同类著作所不曾涉及或很少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

初步的探索，注意发掘经济方面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内容。叙述力求言之有物，避免空泛议论，目的在于为研究东北地区的中俄关系提供一些线索。

本书由佟冬同志主编。参加撰写草稿的同志及其分工如下：第一章由杨旸、张本政执笔；第二章由蒋秀松执笔；第三章第一节至第五节由张本政执笔，第六节由李吉奎执笔；第四章第一节至第五节由张本政执笔，第六节由丛佩远执笔；第五章由李吉奎执笔；第六章由黎光执笔；第七章第一节第一和第三题、第二节至第三节由丛佩远执笔，第一节第二题由张本政执笔；第八章由李吉奎、刘家磊执笔；第九章由刘家磊执笔；第十章由马国宴、刘家磊执笔。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由张本政和刘家磊同志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并改写和调整了部分章节。其中，前七章由张本政承担，后三章由刘家磊承担，张旋如同志协助修改了第六章草稿。一九八四年，仍由张本政和刘家磊同志，协助佟冬同志对修改稿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和最后定稿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档案资料；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哈尔滨市地方史研究所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资料；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周兴、李治亭等同志和辽宁社会科学院杨森同志，曾参加本书部分档案资料的搜集工作；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苏联问题研究室郭燕顺等同志为本书提供和翻译一些外文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存宽、薛衔天同志，认真审阅了本书第一次修改稿，提出了许多中肯而宝贵的意见。对以上这些单位和同志，谨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

目　　录

第一章　俄国开始入侵黑龙江地区和东北军民的抗俄斗争 …… 1
第一节　东北疆域和沙俄向东方的扩张 …… 1
第二节　达斡尔族人民痛击波雅科夫“远征队” …… 9
第三节　东北军民顽强抵抗哈巴罗夫侵略军 …… 15
一　拉夫凯辖区人民奋击哈巴罗夫 …… 15
二　古伊古达尔等城英勇斗顽敌 …… 19
三　在乌扎拉村军民并肩反击侵略军 …… 23
第四节　军民共同围剿斯捷潘诺夫残匪 …… 28
一　松花江下游的遭遇战 …… 28
二　呼玛尔战斗 …… 31
三　斯捷潘诺夫的覆灭 …… 33
第二章　雅克萨攻城战和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 39
第一节　俄军卷土重来和清政府武力驱剿的决策 …… 39
一　沙俄侵略者卷土重来 …… 39
二　清政府武力驱剿沙俄侵略军的决策 …… 43
三　各族人民踊跃参加备战 …… 49
第二节　两次雅克萨反击战 …… 54
一　第一次雅克萨攻城战 …… 54
二　第二次雅克萨攻城战 …… 61
三　雅克萨反击战胜利的原因和历史意义 …… 66
第三节　尼布楚谈判期间与沙俄侵略者的斗争 …… 69
一　清政府争取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 …… 69
二　贝加尔湖以东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 76
三　谈判桌上的斗争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 82
第四节　加强东北边防，防御沙俄侵略 …… 92

一　清政府巩固东北边防的措施 …… 92
二　各族人民进一步开发东北边区 …… 99
三　挫败沙俄觊觎黑龙江的图谋 …… 105

第三章　沙俄侵吞东北大片领土和东北人民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斗争（上） …… 111

第一节　沙俄侵占黑龙江以北地区和逼签中俄《瑷珲条约》 …… 111
一　穆拉维约夫及其侵华准备 …… 111
二　哥萨克军大举入侵黑龙江 …… 118
三　逼签中俄《瑷珲条约》 …… 126
第二节　黑龙江沿岸少数民族的抗俄义举 …… 132
一　黑龙江下游费雅喀等人民愤怒驱逐涅维尔斯科依 …… 132
二　黑龙江上游鄂伦春人民英勇歼灭瓦加诺夫 …… 138
三　赫哲人民的抗俄义举 …… 140
第三节　清军官兵的抗俄防俄活动 …… 146
一　爱绅泰怒斥穆拉维约夫 …… 146
二　捍卫乌鲁苏穆丹卡伦的英勇斗争 …… 151
三　爱绅泰组织抗俄团练 …… 156
第四节　江东六十四屯反蚕食、反迫害斗争 …… 164
一　沙俄对江东六十四屯等地的蚕食和侵扰 …… 164
二　反迫害、反蚕食斗争的高涨 …… 168
第五节　反对沙俄攫取松花江航权 …… 174
一　沙俄蓄意攫取松花江航权 …… 174
二　三姓军民奋力拦阻俄船入侵松花江 …… 179
三　反对崇厚出卖松花江航权和吴大澂的御敌措施 …… 183
第六节　驱逐漠河沙俄金匪 …… 189
一　“热尔图加共和国”的出现 …… 189
二　清军两次驱逐沙俄金匪 …… 192
三　拒绝“租借”，建矿实边 …… 197

第四章　沙俄侵吞东北大片领土和东北人民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斗争（下） …… 207

第一节　沙俄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逼签中俄《北京条约》 …… 202
一　沙俄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 202
二　俄使的外交讹诈 …… 205
三　逼签中俄《北京条约》 …… 211
第二节　吉林军民自发地捍卫祖国领土 …… 220
一　吉林的揽头刨夫设营联防 …… 220
二　骇人听闻的殖民统治 …… 227
三　青岛淘金工起义 …… 231
第三节　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华民反迫害、反驱逐斗争 …… 240
一　沙俄驱逐华民的险恶用心 …… 240
二　沙俄的排华手段和暴行 …… 245
三　反迫害、反驱逐斗争 …… 254
第四节　吴大澂的防俄措施 …… 256
一　东北边防危机 …… 256
二　创建吉林边防军 …… 260
三　建立吉林机器局 …… 267
四　设立招垦局 …… 273
第五节　一八六一年和一八八六年中俄勘界 …… 280
一　一八六一年勘界和沙俄对我国领土的蚕食 …… 280
二　一八八六年中俄勘界 …… 286
第六节　主张抗俄的爱国学者曹廷杰 …… 299
一　投效吉林边疆，奔赴防俄前线 …… 299
二　前往俄境调查，研究抗俄对策 …… 305
三　提出防俄抗俄的全面规划 …… 313
第五章　反对沙俄在东北修筑中东路 …… 319
第一节　沙俄争霸远东太平洋的野心 …… 319
一　沙俄向帝国主义过渡及其外交注意力的转移 …… 319
二　沙俄争霸远东的准备 …… 324
三　沙俄加紧向东北渗透扩张 …… 330
第二节　反对沙俄修筑中东路 …… 336
一　沙俄逼签《中俄密约》 …… 336

二　中东路——沙俄实行殖民侵略的工具 …… 343
三　反对沙俄修筑中东路的斗争 …… 351
第三节　辽南人民的抗俄怒潮 …… 361
一　沙俄强租旅大和修筑中东路南满支线 …… 361
二　旅大地区反占领、反征粮斗争 …… 368
三　挫败沙俄图占庙岛的阴谋 …… 376
第六章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抗俄风暴 …… 380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在东北逐渐高涨 …… 380
一　东北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 380
二　辽沈地区的抗俄烽火 …… 385
三　吉黑两省的抗俄浪潮 …… 389
第二节　东北军民奋勇抵抗沙俄侵略军 …… 395
一　沙俄出兵侵占东北 …… 395
二　举世震惊的大屠杀 …… 399
三　总攻哈尔滨沙俄殖民巢穴 …… 403
四　黑龙江军民艰守苦战 …… 406
五　吉林“三边”军民奋勇抗敌 …… 412
六　辽海军民浴血奋战 …… 417
第三节　忠义军、六合拳继续战斗 …… 421
一　抗俄义军纷纷崛起 …… 421
二　抗俄武装忠义军的建立 …… 422
三　忠义军为“御俄寇、复国土”迂回作战 …… 425
四　六合拳继续坚持抗俄斗争 …… 431
第七章　日俄战争前后反对沙俄侵略东北的斗争 …… 435
第一节　沙俄拒绝撤军和日俄战争的爆发 …… 435
一　沙俄拒绝从东北撤军 …… 435
二　杨儒拒签丧权辱国条约 …… 440
三　日俄战争爆发和战火蹂躏下的东北人民 …… 448
第二节　拒俄运动和各阶层人民的反战斗争 …… 457
一　拒俄运动的兴起和广泛开展 …… 457
二　工人参加抗俄斗争和抗俄团体的建立 …… 467
三　武装抗俄队伍给俄军的沉重打击 …… 472

第三节　战后灾区人民坚持不懈的索赔斗争 …… 477
一　战火中东北人民的惨重损失 …… 477
二　各地人民的索赔斗争 …… 480
第八章　日俄战后东北人民反对沙俄在北满的殖民扩张 …… 487
第一节　交涉收回各项权益 …… 487
一　反对中东铁路公司展占土地 …… 487
二　维护森林资源的交涉和斗争 …… 495
三　反对沙俄侵占东北煤矿资源 …… 506
四　收回吉江两省被占金矿 …… 511
五　关于松花江航行权的交涉 …… 520
六　江东六十四屯人民强烈要求归复故土 …… 528
第二节　反对沙俄擅设自治会维护路界领土主权 …… 532
一　沙俄妄图攫取路界行政权 …… 532
二　沙俄擅设“自治会”，中国商民群起反抗 …… 535
三　关于自治会问题的交涉 …… 540
四　《中俄公议会大纲》的订立与沙俄的破坏 …… 547
第九章　辛亥革命时期东北人民的抗俄斗争 …… 551
第一节　沙俄乘辛亥革命之机妄图侵占北满 …… 551
一　日俄勾结瓜分东北 …… 551
二　沙俄乘辛亥革命之机进行反华排华侵华活动 …… 554
第二节　海参崴华侨的抗俄斗争 …… 565
一　沙俄对崴埠华侨的迫害 …… 565
二　商务委员和总领事的设立及其索赔斗争 …… 569
三　崴埠华侨反驱逐斗争 …… 573
四　五沟华民反驱逐斗争 …… 577
第三节　东北军民反对沙俄制造呼伦贝尔“独立” …… 579
一　俄人蚕食呼伦贝尔边境与《满洲里界约》的签订 …… 579
二　沙俄制造“呼伦贝尔独立” …… 583
三　胪滨府自卫战和吉拉林反击战 …… 586
四　取消呼伦贝尔“独立” …… 590
第四节　平定沙俄挑动的东蒙叛乱 …… 594
一　沙俄觊觎东蒙 …… 594

二　围剿沙俄走卒陶克陶胡 …… 597
三　乌泰借款案的交涉 …… 602
四　洮南府驱逐珀珀夫 …… 606
五　平定乌泰叛乱 …… 610
第五节　革命党人在东北的抗俄活动 …… 619
第十章　东北军民为驱逐沙俄残余势力收回路权而斗争 …… 624
第一节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中东路大罢工 …… 624
一　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和工人的罢工斗争 …… 624
二　一九一八年三十六棚华工一月罢工 …… 627
三　一九一八年五月中俄工人联合罢工 …… 629
四　一九一八年九月中俄工人联合大罢工 …… 631
五　“五·四”运动和五月罢工 …… 632
六　一九一九年七月中东路全线大罢工 …… 635
七　横道河子站中俄工人大罢工 …… 638
八　哈尔滨华商罢市 …… 641
第二节　十月革命后中国地方当局和工人为收回中东路而斗争 …… 643
一　驻军设警收回护路权 …… 643
二　反对霍氏招兵买马成立政府 …… 648
三　关于收回中东路管理权等的交涉 …… 651
四　一九二〇年三月驱霍大罢工 …… 655
第三节　驱逐谢米诺夫白匪军 …… 658
一　第一次大批解除谢部武装 …… 658
二　抵制谢军扣留华商款项 …… 659
三　龙江沿岸中国军民反对喀梅阔夫 …… 661
四　第二次大批解除谢部武装 …… 663
五　围剿驱逐谢米诺夫残匪 …… 664
结束语 …… 667

第一章　俄国开始入侵黑龙江地区和东北军民的抗俄斗争

第一节　东北疆域和沙俄向东方的扩张

自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沙俄一直把我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作为向东方扩张的主要目标。一六四三年，沙俄殖民者的触角首先伸向黑龙江流域。二百年后便将我国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攫为己有，而且把中国这两个地区说成是俄国人“发现”的“新土地”。这样，一切就被倒置过来，侵略中国领土的行径，变成了“发现新土地”的“历史功绩”；中国人民捍卫祖国领土的斗争，被说成是对俄国的“入侵”，如此等等。在叙述东北地区的中俄关系之前，很有必要对我国东北疆域中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以下简称两江流域）的历史沿革作一简要回顾。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劳动、生息的地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两江流域远古居民之一的肃慎人，便是满族的祖先。公元前十一世纪，肃慎向西周统治者“贡楛矢石弩”①，表示臣服于周。

肃慎，在汉代、北魏和隋朝，先后被称为挹娄、勿吉和靺

① 《国语·鲁语下》。

鞨①。他们除向当朝统治者继续纳贡、保持臣属的政治关系外，还与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对于这些史实，苏联历史学家奥克拉德尼科夫在其早期著述中论述得十分清楚，他在《石勒喀洞穴——黑龙江上游的古代文化遗存》中写道："在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和兴凯湖附近，以及现代的东北，几千年来居住着河上渔人和农人……最初是古代的肃慎、挹娄、勿吉和靺鞨"②。可见，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在隋朝以前，是我国肃慎、挹娄、勿吉和靺鞨的活动地区，是早已为苏联学者所认定的事实。

到了唐朝（公元六一八至九〇七年），对上述两江流域加强了管辖，正式建立了行政机构。在靺鞨七部中，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渐次兼并了其他各部，并向唐朝中央政府先后归附，称臣纳贡。黑水靺鞨主要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包括库页岛）③，唐玄宗封黑水靺鞨酋长为勃利（即伯力）州刺史。七二六年，在黑水靺鞨设置黑水州都督府，以当地酋长为都督，并赐御李姓。黑水州都督府先后归幽州都督府和平卢节度使管辖④。

粟末靺鞨位于黑水靺鞨南部，主要居住在松花江上游和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地区⑤。七一三年，唐朝任命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并加封勃海郡王，自此，粟末靺鞨改称勃海⑥。

在黑龙江中游、上游（包括石勒喀河在内）以北和额尔古纳河流域，则分布着室韦诸部。其中西室韦和大室韦远至西南的石勒喀河流域⑦，婆萬室韦远达东北乌第河以南西林木迪河上源的

① 《后汉书·挹娄传》；《魏书·勿吉传》；《隋书·靺鞨传》。

② 载苏联《远东考古队著作集》，第1卷。

③ 黑龙江古称黑水，黑水靺鞨以此得名。

④ 《旧唐书·靺鞨传》；《新唐书·黑水靺鞨传》；《新唐书·地理志》。

⑤ 松花江上游古称粟末水，粟末靺鞨以此得名。

⑥ 《旧唐书·勃海靺鞨传》；《新唐书·勃海传》；《新唐书·地理志》。

⑦ 《旧唐书·室韦传》。

雅玛岭①。室韦各部被招抚后，也向唐朝称臣纳贡，唐朝在他们统辖的地区建立了都督府，并封各部首领为都督、将军等职②。

辽、金、元各朝，在唐朝管辖的基础上，对两江流域的统治不断加强。

公元十世纪初，分布于室韦南部的契丹族逐渐强盛起来，先后吞并和招附了周边部族和勃海、室韦、黑水靺鞨各部③，将他们的辖境全部纳入了契丹所建立的辽朝统治之下。辽圣宗时，在黑龙江中上游设置室韦部节度使④，在黑龙江下游的亨滚河口附近的特林，建立了奴尔干城⑤。

十二世纪初，生女真节度使阿骨打夺取辽朝政权，建立金朝。金承辽的疆域，北达外兴安岭一带⑥，东北至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⑦，东南抵今苏联乌苏里斯克至海一带⑧。金代统治者在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分别设立了路、猛安和谋克等军政机构。

公元十二世纪末，居住在鄂嫩河一带的蒙古族开始强盛⑨，至成吉斯汗（铁木真）时派军进入东北，其子窝阔台先后统一了东北的两江流域。元朝在黑龙江中游以北至外兴安岭一带设置了

---

① 《隋书·契丹传》，该书称婆萬室韦为钵室韦。

② 《旧唐书·地理志》。

③ 《三朝北盟会编》，第3卷；《辽史·兵卫志》。

④ 《辽史·百官志》；《辽史·兵卫志》。

⑤ 孛兰胯等撰、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第2卷。北京1966年版。

⑥ 《金史·地理志》。金在黑龙江以北设蒲与路，路内最北的火鲁火疃谋克位于外兴安岭一带。

⑦ 《金史·地理志》："金之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吉里迷，即居住在黑龙江下游一带的赫哲客；兀的改，即居住在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的乌德盖。

⑧ 《金史·地理志》。金设速频路，治所在乌苏里斯克(双城子)。

⑨ 蒙古族是唐代室韦的一支，即蒙兀室韦，原居黑龙江中游一带，后迁至鄂嫩河流域。

开元路①，在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设置水达达路，在南乌苏里地区设立恤品（绥芬）路宣抚司②，而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流域，直至贝加尔湖一带，则属元朝岭北行省管辖，其中黑龙江上游和额尔古纳河一带为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尔家族的世袭封地。

明朝建立不久，即开始统一东北地区。在东北内地的元朝官吏归降后，便对两江流域的各族部落进行征服和招抚，至永乐初年（十五世纪初），居住在两江流域的吉列迷（费雅喀）和女真诸部酋长“悉境来附”，“咸属统内”。③至此，明朝基本完成了统一东北诸部的大业。

明代对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管辖较前朝更加缜密。永乐年间，明朝中央政府先后在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外兴安岭和乌第河、南抵海参崴一带的辽阔地域内建立许多卫所。在鄂嫩河一带建立了斡难河卫④；在库页岛上建立了囊哈儿卫⑤；在外兴安岭南麓的古里河流域设立了古里河卫⑥；在乌第河流域设立了兀的河卫⑦；在海参崴东的失里河（锡璘河）流域设立了失里卫⑧。在两江流域及其以北、以东等地区共建三百多个卫。为加强对这些卫所的管理，一四一一年，明朝政府派遣太监亦失哈等在特林建立了管辖两江流域的最高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即奴尔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尔干都司），并派军驻守。明朝政府还先后在特林建立两座记事石碑——永宁寺碑和重建永宁寺碑。

---

① 陈循：《寰宇通志》，第116卷。
② 《元史·世祖纪三》，第6卷。
③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第24卷；《辽东志·书序》。
④ 《明太宗实录》，第40卷。
⑤ 同④，第84卷。
⑥ 《寰宇通志》，第116卷。
⑦ 同④，第48卷。
⑧ 《辽东志》，第9卷；《大清一统舆图》。

两座石碑，直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尚巍然耸立在特林江岸的悬崖上①。

综上可见，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当地各部族与历代王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历代王朝不断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辖，使这一地区成为我国版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居住在那里的各族人民为开发边区、捍卫祖国疆土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六三六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清承明制。清朝接管了包括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以及外兴安岭以南明朝奴尔干都司管辖的广袤地区，并实行了有效的管辖和统治。

从十五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明朝政府先后在东北设置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一五八九年，努尔哈赤被明政府封为都督佥事，逐渐统一女真各部。

女真人当时共分三大部，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其中野人女真居住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和松花江下游一带。

努尔哈赤在统一东北境内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同时，即着手统一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各部。自一六〇九年征服东海窝集部的瑚叶路至清朝建立前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先后用二、三十年时间，招抚和征服了黑龙江下游的使犬部、使鹿部、乌扎拉部和兀尔吉等部；黑龙江中游的萨哈连部和萨哈尔察等部；黑龙江中上游的索伦部；乌苏里江以东的尼满部、阿库里部以及东海窝集部的瑚叶路、雅兰路和西林路等②。贝加尔湖以东的蒙古族茂明安部和使鹿部至一六三六年也已归附清朝的管辖

① 1885年，曹廷杰至此地亲手拓下两碑文。见《西伯利东偏纪要》，《辽海丛书》本，第22—23页。

② 《满洲实录》，第3卷，第4卷；《清朝文献通考》，第271卷，《舆地》三。

之下①。至此，明朝奴尔干都司所辖地域全部归清朝管辖。

清朝开国皇帝皇太极指出："此地（指黑龙江流域——引者）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要求对当地各族要"饮食甘苦，一体共之"②。在清朝的"善言抚慰"下，各部头领纷纷来朝，贡献貂皮等物。一六三四年五月，居住在精奇里江畔的"索伦部头目"巴尔达奇（达斡尔人）率领四十四人来朝，贡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八张③，表示诚心归附清朝统治。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各部的统一，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融合。一六三五年，皇太极下令将以女真为主体的各族统称为满洲，废止了女真族名。据统计，在六百二十五个满族姓氏中，有一百三十九个分布在黑龙江流域④，成为黑龙江流域居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再次证明马克思关于"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是"当今中国统治民族（指清朝满族——引者）的故乡"的论断是正确的⑤。

清朝接管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后，将原来明朝的卫、所制改变为八旗制或姓长、乡长制。清政府规定，当地各族人民要继续缴纳貂皮等贡品，并规定了纳贡地点，例如，乌苏里江以东的恰喀拉族在尼满；库页岛的居民在黑龙江下游的普禄乡等⑥。为了加强对当地各族人民的统治，清初统治者把宁古塔作为统治两江流域的政治中心，在此地设官镇守，一六三六年，巴海被任命为第一任镇守宁古塔的副都统。

---

① 《清太宗实录》，第20卷，第33—34页；第30卷，第6页。

② 《清太宗实录》，第21卷，第14—16页。

③ 同②，第18卷，第20页。

④ 《八旗通志·八旗满洲谱系》，并参见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著：《沙俄侵华史》，第1卷，第6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页。

⑥ 《清朝文献通考》，第271卷，《舆地》三。

综上所述，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招抚和征服，早在沙俄第一次侵入黑龙江以北地区以前，就已完成了统一大业，并在那里实施着有效的管辖。沙俄某些学者所谓“无主土地”等论调，不过是为侵占该地区而制造的谎言而已。

俄罗斯统一国家是在莫斯科公国的基础上形成的。

公元十三世纪末期，丹尼尔建立的莫斯科公国，以其仅仅辖有莫斯科河中游一片狭小土地而得名。伊万继位后，由于他全力支持金帐汗镇压罗斯诸侯叛乱，得到了金帐汗的庇护，封为“大公”。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叶，伊万三世父子兼并了周围俄罗斯诸侯，建立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伊万三世自称“全俄罗斯大君主”，至瓦西里三世时，其领土亦不很大，“北达白海，南至奥卡河，西及德聂伯河上游，东抵北乌拉尔山的支脉”①。

时至十六世纪初，即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已在我国唐朝实行有效管辖七百多年以后，俄罗斯国家才最后形成，其领土虽不断扩大，但其东部疆界，却没有越过乌拉尔山，仍然是一个欧洲国家，与西伯利亚，特别是与黑龙江流域还隔着万水千山，与那里的居民毫无关系。

俄罗斯国家，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对外不断“征服别的民族，吞并左右邻邦的领土”②。从伊万三世开始，俄国不断征服周围弱小民族和国家，先后吞并了彼尔姆、维亚特卡和乌拉格等地。这时，俄国的侵略野心极度膨胀，公然叫嚣“莫斯科是伟大的世界首都”，“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而第四罗马是不会有的”。一五四七年，在伊万四世的加冕典礼上，公然采用古罗马皇帝“恺

① 潘克拉托娃等：《苏联通史》，第1卷，莫斯科1955年版，第1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81页。

撒”的称号，自称“沙皇”①。

沙皇政府为了满足封建贵族的领土要求，不断“向东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远征”②。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的喀山汗国，土地肥沃，地势险要，距俄国最近，成为沙俄最先征服的目标。自一五四九至一五五二年，经过三年血腥的侵略战争，沙俄终于征服了喀山汗国，将喀山城杀掠一空。接着，又攻占了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汗国。于是整个伏尔加河流域的所有汗国先后归入了俄国版图。

血腥的征服接踵而来。伊万四世下令继续向东推进，广袤的西伯利亚成为沙俄向东扩张的主要目标。一五七四年，沙皇下令斯特罗干诺夫家族率军越过乌拉尔山，首先征服西伯利亚汗国。斯特罗干诺夫家族起用逃犯叶尔马克，一五八一年九月，命令他率八百多名哥萨克军，携带武器弹药，向西伯利亚汗国进犯。次年春，叶尔马克越过乌拉尔山。由于西伯利亚汗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使叶尔马克为首的侵略军仅仅占领了首都伊斯堪城。一五八四年八月，西伯利亚汗国库程汗向沙俄侵略军发动夜袭，俄军遭到重创，叶尔马克在仓惶逃奔之际，淹毙在额尔齐斯河中，余部逃窜回国，乞求增援部队。西伯利亚汗国收复了首都伊斯堪城，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沙俄的侵略野心不死，又先后派遣大批军队，在西伯利亚汗国的领土上修筑城堡，逐步实行军事占领。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库程汗被迫南迁。于是，沙俄在西伯利亚汗国的势力逐渐得以巩固。

东西伯利亚盛产的毛皮和黄金，吸引了俄国统治阶级的各阶

---

① 葛列科夫等：《苏联通史》，第1卷，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1卷，第75页。

② 高尔基等：《苏联国内战争史》，第1卷，莫斯科1936年版，第58页。

层，沙皇伊万四世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继续派遣哥萨克军东侵，命令他们为了“尽量为君主谋取利益”，要去“探查新土地，使更多的缴纳毛皮实物税的外国人归附于君主的最高统治之下”①。

接着，一批批沙俄哥萨克，利用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及其支流水系，采取“水陆联运法”，源源不断地侵入西伯利亚，至一六四三年沙俄入侵我国黑龙江地区以前，沙俄政府已在该地区建立了大批城堡：托木斯克（一六〇四年）、叶尼塞斯克（一六一七年）、库兹涅次克（一六一八年）、马克夫斯克堡（一六一八年）、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一六二八年）、伊利姆斯克（一六三〇年）、勃腊次克堡（一六三一年），等等，成为向四处扩张的军事据点②。

一六三二年，哥萨克“百人长”别克托夫在勒拿河中游建立了雅库次克，一六四二年经过扩充，成为西伯利亚地区沙俄最大的殖民扩张据点。苏联学者雅科夫列娃说：“从这时起，雅库次克就成为俄罗斯部队前往阿穆尔河一带和鄂霍次克海的主要根据地”③。第二年，雅库次克督军戈洛文便派遣波雅科夫一伙首次侵入我国黑龙江地区，遭到当地各族人民的反抗，揭开了中国人民早期抗俄斗争史的第一页。

第二节　达斡尔族人民痛击波雅科夫“远征队”

雅库次克城堡建立后，沙俄不断从这里派遣“远征队”南

①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出版，中译本，第13页。
② 《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2页。
③ 同②，第12—13页。

侵，去“寻找”传闻中的富饶的黑龙江，以便为沙皇扩大征收实物税的地区。

一六四三年，第一任雅库次克督军戈洛文，首先派出了以波雅科夫为首的军事“远征队”。波雅科夫从雅库次克出发，翻越外兴安岭，侵入我国精奇里江流域，沿该江南进，又从精奇里江口沿黑龙江下驶，直至黑龙江口，前后在我国东北领土上侵扰长达三年之久。

波雅科夫为首的“远征队”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武装侵略军。七月二十五日，戈洛文下令自己的专差官波雅科夫，率领一百三十三人的远征队（其中包括一百一十二名军役人员、十五名流浪人、二名监察官、二名翻译和二名铁匠），携带铁炮一门、火药和铅弹各八普特①，从雅库次克出发。临行前，戈洛文按沙皇的旨意发布训令，强调此番“远征”的目的“是向阿穆尔地区居民征收毛皮实物税和寻觅银矿、铅矿和铜矿”②，如果遇到反抗，便用武器“恫吓不肯归顺的地区”③。

“远征队”沿勒拿河下驶，经阿尔丹河、乌楚尔河和戈诺姆河，直抵努亚姆卡河。这时，冬季来临，江河冻结。波雅科夫被迫留下部分人员，由“五十人长”米宁率领，在此地筑房过冬，看管粮食、船只和辎重，而他自己则率领九十人，乘雪橇继续南进。十月底，波雅科夫一伙翻过外兴安岭。十一月间，侵入我国精奇里江支流勃良塔河，而在另一条支流乌姆列堪河旁筑城过冬，等候米宁率队送粮。

波雅科夫一伙在乌姆列堪河口一带肆行骚扰，强征实物税，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1916年赤塔出版，第1卷，第53—54页。关于“远征队”出发日期和人数，各书记载各异，此处日期从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人数从《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

② 《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9页。

③ 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中译本，第4页。

并把当地达斡尔族头目普狄乌尔绑架，“戴上枷锁”，作为人质①。当地达斡尔村民群起反抗，拒绝接济粮食。波雅科夫为了摆脱饥饿困境，派遣“五十人长”彼特罗夫率七十人，到西林木迪河口达斡尔人莫尔迪奇村抢粮。临行前，波雅科夫命令彼特罗夫要“用怀柔手段诱出当地酋长，俘虏他们充作人质。然后带着人质撤退到森林中去，用鹿砦扎住营盘”②。彼特罗夫遵照波雅科夫的指令，率领全副武装的哥萨克直奔莫尔迪奇村。

彼特罗夫等刚刚走进村庄，多西、科尔帕和多瓦利亚三名达斡尔人首领便出村迎接。他们全然不知彼特罗夫等是一批侵略军，善良好客的达斡尔人拿出十头牛和四十筐燕麦馈赠哥萨克。哥萨克却按既定计划行事，突然将多西和科尔帕抓住，而将多瓦利亚（普狄乌尔之子）放回，并要求进城。达斡尔人断然拒绝，并声明：“如果哥萨克们进城去，那末达斡尔人就要同他们战斗，由此就会造成很大的恶果”③。彼特罗夫不听警告，押着人质，指挥哥萨克，向莫尔迪奇村发动武装进攻。

达斡尔族人民为了保卫家园，驱逐侵略者，在黑龙江地区首先举起抗俄义旗。愤怒的村民们从城门和地道口蜂拥而出，村外许多达斡尔武装骑士也奔驰而来。达斡尔战士四面出击，左右夹攻，使哥萨克军腹背受敌，遭到重创，打死十人，五十名身负重伤，被迫退到村外。达斡尔人乘胜追击，将敌人围困三个昼夜，最后彼特罗夫带领残兵趁黑夜逃出，回到乌姆列堪。在战斗中，科尔帕被打死，多西趁混乱之机，杀死看守，跑回村庄，与亲人重新团聚。

莫尔迪奇村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给沙俄侵略者以重大打击。

图书馆

①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6页。
②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6页。
③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6页。

侵略者不仅没有抢到粮食，反而损兵折将，溃不成军。波雅科夫见彼特罗夫一伙空手回来，态度十分冷落，他劈头就问："你们带回东西了吗？"彼特罗夫等沮丧地回答："不仅没带回东西，连自己的东西也丢光了。"时至寒冬，留在努亚姆卡河的米宁，须至河水解冻时才能将粮食运来。饥饿的威胁日益严重，平均每人只剩下三十磅口粮了，俄军的营房还不断遭到当地居民的袭击。俄军陷入绝境，"贮藏已全部告罄，人们开始倒毙"。残忍成性的波雅科夫对同伙说："谁不想在城堡里坐待饿死，可以到草地去找被打死的土著居民（指达斡尔人），随意去吃尸体"①。据《外贝加尔的哥萨克》一书记载，"哥萨克吃掉了五十个异族人"②。从此，哥萨克"吃人生番"的称号传遍了黑龙江流域各地，只要提起哥萨克，人们便立即与"酷刑、拐骗、死亡和吃人的图景"联在一起③。

一六四四年暮春，米宁率领留驻努亚姆卡过冬的哥萨克到精奇里江给波雅科夫送来了粮食。波雅科夫在暂时果腹后，又继续南下，来到了精奇里江下游。这一带，是达斡尔族郭贝勒氏和精奇里氏的驻地，附近村屯密布，人口繁多，物产丰富，蔬菜粮食，应有尽有④。当地居民见波雅科夫一伙前来肆扰，便一齐出动阻击，不准敌人上岸，怒斥他们是"可恶的吃人恶魔"⑤。

波雅科夫继续下驶，经过精奇里江口，侵入我国黑龙江。波雅科夫一伙没有按原计划上驶，因为他们在了解到那里没有银子之后，便决定沿黑龙江下驶，向沿途中国居民征收实物税。黑龙江上第一次出现了沙俄侵略军，当地居民都"把他们看作妖怪"⑥。

---

① 以上均据《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7页。

②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58页。

③ 戈尔德：《1641—1850年俄国在太平洋上的扩张》，克利夫兰1914年版，第40页。

④ 同②，第56页。

⑤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8页。

⑥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56页。

波雅科夫等对黑龙江一无所知，沿途提心吊胆，边侦察边前进。当他们得知黑龙江是入海河流之后，便派出以“十人长”叶尔莫林为首的二十五人小分队，前往探查通向大海的道路。一天夜里，小分队的驻地，突然遭到当地杜切尔人的猛烈袭击，小分队的成员除两名生还外，其余二十三名，包括叶尔莫林在内，全部丧生。

波雅科夫一伙在前往松花江口途中，得悉叶尔莫林等被歼的消息后，在沿途不敢停留，匆匆前行，经过松花江口和乌苏里江口，一直窜到黑龙江下游费雅喀人住地。当波雅科夫到达黑龙江口时，他所率领的哥萨克已经减少过半，只剩六十人，而且处境十分狼狈，“冬天吃鱼糊口，春天则吃草根”。他们不敢到费雅喀人密集的地方去，只好留在黑龙江口过冬①。

当地费雅喀人的村屯很多，各屯的姓长、乡长除组织居民向清政府交纳贡赋外，还率领村民抵御外来侵略，“有事则声气相通，安常则渔猎得所”②。当波雅科夫一伙在他们的村屯肆虐行凶、绑架头人、勒索貂皮和抢劫粮食时，费雅喀人立即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断绝了他们的粮源。一次，费雅喀人在外出打猎时，发现了沙俄侵略军，于是，他们悄悄退走，把各村居民秘密召集在一起，埋伏在一丛丛河柳旁边。当俄国人路过时，他们突然出动，一举将其全部消灭③。

费雅喀人还采取各种方法打击敌人，他们利用地形优势，采用中国古老的“滚木擂石”的作战方法。“他们能巧妙地把园木拴住，一动机关，园木就飞滚下去，专打腿脚，敌人个个倒地，然

①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57页。

② 《吉林通志》，第17卷。

③ 施提伦贝尔格：《基立亚克人、奥罗奇人、果尔特人、涅吉达尔人、爱奴人》，伯力1933年版，第295—297页。

后用木棒将他们打死”①。

在沿江中国各族人民的打击下，波雅科夫一伙不敢再继续停留，但又不敢从原路返回，只好从海上逃跑。一六四五年夏，他们驾船入海，在茫茫大海之中漂流三个月之久，被波涛抛到一个小岛上，波雅科夫等稍事休息后，继续起航，在乌里雅河口靠岸。由于天气转冷，他们决定在此地过冬，并向当地居民征收实物税。

一六四六年早春，波雅科夫在乌里雅河口留下二十人，其余由他带领，乘雪橇从乌里雅河上游穿过“连水陆路”，经过马亚河和阿尔丹河，再溯勒拿河上驶，于七月返回雅库次克②。到雅库次克时，波雅科夫的“远征队”只剩下三十三人了。波雅科夫带回三个费雅喀“头人”、十二捆貂皮和六件皮衣③，作为向主子交差的进见礼。

波雅科夫返回后，极力宣扬他所“发现的土地”，如何“人烟稠密，盛产粮谷、貂皮，各类野兽很多，生长许多谷物，河里鱼产丰富”的见闻，并向官方建议，应“使这些定居的生产粮食的耕农归顺沙皇的崇高统治之下”④，甚至还作了征服黑龙江的计划。他认为，只要有三百人的军队，修筑三个城堡，每城堡各派驻五十人，另外一百五十人去征收实物税，黑龙江就可归并俄国。波雅科夫的侵略计划，对雅库次克督军们产生了强烈的“诱惑力”⑤。雅库次克督军瓦西里·普希金立即“装备了一个新的达斡尔地区探险队”。波雅科夫带回的“关于达斡尔土地的故事”，也使

①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57—58页。
②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10页。
③ 一捆，等于十二张。
④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10—11页。
⑤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58页。

哈巴罗夫等眼花缭乱，垂涎欲滴①。他紧步波雅科夫后尘，再次侵入我国黑龙江地区。

第三节　东北军民顽强抵抗哈巴罗夫侵略军

一　拉夫凯辖区人民奋击哈巴罗夫

第二次入侵中国黑龙江地区的是以叶罗菲·哈巴罗夫为首的“远征队”。它在黑龙江流域侵扰长达三年之久。关于沙俄这次派遣“远征队”的目的，俄国学者瓦西里耶夫指出，如果说“在此以前所有的探险都是探索性质的”话，那么，这次“则意图明显，是要留在那里，站稳脚跟”②。

如前所述，波雅科夫带回的关于达斡尔地区如何富庶的消息，进一步激起了雅库次克督军“寻找新土地”的狂热。许多人跃跃欲试，还有人奏请沙皇派军前往占领黑龙江沿岸。一六四九年春，沙皇任命弗兰茨别科夫为雅库次克督军。他与其前任一样，极力主张派军占领黑龙江地区，但他深感力量不够。正在无计可施之际，哈巴罗夫毛遂自荐，愿意自费组织“远征队”，“去征服‘别格汗国’(中国)”③。他的建议立即得到了新任督军的鼎力支持。

哈巴罗夫出生在欧俄的乌斯丘克县，年青时在家乡开设盐场。后来迁居到勒拿河畔，在那里开垦耕地，建造磨房，开设盐场，贩卖粮食和从事毛皮生意，很快成为一个富豪。当他听到“关

①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11页。
②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59页。
③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60页。

于达斡尔土地的故事”后，他的头脑开始发昏了。哈巴罗夫情愿放弃基连加河口的庄园，“他的一切想法都集中到达斡尔土地上来了”①。他要在那里为沙皇拓展领土，为自己聚敛财富。

一六四九年春，哈巴罗夫向督军递交一份呈文，要求允许他招募一百五十人，组成“远征队”，可以不要公饷，但要给他贷款，以便购置粮食和物资。哈巴罗夫“征服黑龙江的计划”，与弗兰茨别科夫的想法一拍即合，很快得到批准，并满足了他提出的一切要求。

哈巴罗夫很快招募了七十名“自愿者”，备足了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决定从雅库次克出发。出发前，弗兰茨别科夫发布了训令：要“沿奥廖克马河和土吉尔河航行，然后，经连水陆路到石勒喀河去征收实物税和寻找新土地”；要“在合适的地方建立城堡，尽力设置各种防御工事”，以便“能从这个城堡去征服既不顺从，也不交纳实物税的人和拉夫凯以及巴托加酋长”（两人都是中国达斡尔族领袖）；如果这些新发现的非纳实物税的人不顺从，抗拒交纳实物税和人质”，可“用战争的办法来制服他们这些不纳实物税的人”②，等等。

哈巴罗夫按照督军的指示，沿着既定路线进发，一六五〇年初，翻过外兴安岭，侵入我国黑龙江地区。

哈巴罗夫一伙侵占的第一个目标是乌尔喀河口以下黑龙江沿岸一带，达斡尔族领袖拉夫凯的管辖区。那里共有五座达斡尔人的城堡，第一个便是拉夫凯的驻地。拉夫凯是达斡尔族的著名领袖，他的领地早已成了沙俄侵略者“梦寐以求的目标”。早在波雅科夫入侵以前，雅库次克督军便不断派人潜入侦察。沙俄入侵者曾被当地居民俘获，交拉夫凯审问。拉夫凯对他们怒斥道：“我从

①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11页。

②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62页。

通古斯人那里听说过”，俄罗斯人“不论他们在哪儿找到异族人，就要把异族人就地打死。他们到我们这儿来，也是为了干这种事”①。拉夫凯对沙俄侵略者已早有警惕。当他风闻将有一支五百人的俄军前来侵犯时，为了避免伤亡，早已将附近三座城堡的男女老少以及财物、牲畜等转移完毕，迎接哈巴罗夫的是三座空城。哈巴罗夫一伙只好在第三座城，即达斡尔头人阿尔巴西的故居雅克萨城安营扎寨，并在城墙上设置了岗哨。

就在俄军于雅克萨扎营这天，俄国哨兵发现五个达斡尔骑手远远而来。领头的便是拉夫凯，随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弟弟希尔基涅依、基尔杰加等人。他们是前来打探俄军消息的。拉夫凯当即质问哈巴罗夫：“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俄国翻译为了将拉夫凯等抓住作为人质，公然欺骗道：“我们是打猎的，是来同达斡尔人做生意的，并带来赠送给外族人的礼物。”拉夫凯当即予以揭露：“你扯什么谎？我们对你们这些哥萨克很清楚；你们来以前，我们这儿曾经来过一个名叫伊瓦什卡·叶尔菲莫夫·克瓦什宁的哥萨克，他向我们讲过你们，说你们来了五百人，而在你们之后还要来许多人。他还说你们要把我们都打死，要抢走我们的东西，掳去我们的妻子儿女。”这时，哈巴罗夫露出真意，要求达斡尔人交纳实物税。拉夫凯拒绝后率同伴扬鞭而去②。

哈巴罗夫为了捕捉人质，立即率领全体哥萨克跟踪追击，企图找到拉夫凯住的“乌卢斯”。他们连续追了三天，没有追上，所经第四和第五座城堡，都空无一人。只在第五座城堡附近，发现一位达斡尔族老太太。哈巴罗夫一伙将她绑架，用严刑“拷打她，用火烧她，企图从她口中得知拉夫凯酋长和他的人为什么从自

①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3页。

②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17—18页；《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64—65页。

已的城堡逃跑”。这位老妇人的回答与拉夫凯所说完全一样，她说我们达斡尔族人民是向中国皇帝进贡的，中国有强大的军队，“将军有火器、大炮、火绳枪①”。哈巴罗夫听罢，非常惊慌，立即返回拉夫凯城。

哈巴罗夫自知兵单，无力与中国军队相抗，决定回雅库次克求援。他留下五十人继续在拉夫凯城盘踞，他自己则返回雅库次克去招募新兵。

一六五〇年六月五日，哈巴罗夫回到了雅库次克，他向弗兰茨别科夫作了汇报。根据哈巴罗夫的报告，弗兰茨别科夫立即奏请沙皇：“如果陛下允许派军队去征讨博格德王爷，那么，需要六千人”，在奏报中还附有“拉夫凯的领土和几座城的地图”②。没等沙皇批复，哈巴罗夫就在弗兰茨别科夫的大力支持下，招募新军一百一十七名，弗兰茨别科夫还拨给他二十一名军役人员和三门大炮。九月末，哈巴罗夫率领新军再次侵入我国黑龙江地区。

哈巴罗夫回到拉夫凯城时，留驻的斯捷潘诺夫一伙已不在该城。原来，哈巴罗夫走后，留驻拉夫凯城的俄军多次受到达斡尔人的包围。斯捷潘诺夫率众突围，向拉夫凯的弟弟希尔基涅依的驻地发动十二次进攻，抓走了希尔基涅依的妻子和幼子充当人质。他们把该城窖藏的粮食全部吃光后，又向阿尔巴西的城堡雅克萨发动进攻。俄军带着“带车轮的盾牌”，逼近雅克萨城下。达斡尔人闻讯，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打死俄人四名。俄军被击退，仓惶后撤。这时，哈巴罗夫率领新募俄军和大炮赶来，与斯捷潘诺夫会合，再次向雅克萨发动进攻。阿尔巴西率领达斡尔人民要

①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18—19页。

② 《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第258页，转引自《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66—67页。

城战守，战斗从中午持续到黄昏，使入侵者“二十人受了箭伤”①，达斡尔人也有重大伤亡。由于力量悬殊，阿尔巴西被迫率众弃城转移。哈巴罗夫占领雅克萨后，又派军追击阿尔巴西。达斡尔人民且战且走，一直退守阿杜伊城。次日清晨，俄军兵临城下，达斡尔人奋力突围，将该城付之一炬，继续沿黑龙江下驶，许多达斡尔人壮烈牺牲。哥萨克抢走一百多只牛羊，带着大批卤获物回雅克萨进见哈巴罗夫②。

哈巴罗夫一伙以雅克萨为据点，四处出击，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巴赫鲁申写道：“哈巴罗夫从阿尔巴津（雅克萨）城四出袭击周围的土著，抓捕俘虏和人质，用大炮恐吓野蛮人，以肆无忌惮的残酷手段对待被战胜者……有一次，哈巴罗夫下令将全部男俘虏淹死，将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貂皮皮袄按照哥萨克的风俗‘劈分’；他强迫人质给他和他的朋友干活，其中许多人受不了他的虐待，纷纷逃跑，有些则被他砍死。希尔基涅依的妻子不肯受其奸污，哈巴罗夫便在夜间将她掐死”③。

哈巴罗夫一伙继续沿江下犯，不断遭到当地人民的英勇抵抗。

二　古伊古达尔等城英勇斗顽敌

一六五〇年至一六五一年冬，哈巴罗夫以雅克萨为据点，一面筹划继续沿江下驶，一面派军在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汇合处建立新的侵略据点——斯特列耳卡，一面要求弗兰茨别科夫继续派遣援军，准备与清军作战。弗兰茨别科夫立即向沙皇奏请，并将哈巴罗夫在雅克萨附近强征的一百六十六张貂皮等“实物税”随同奏疏一同进呈沙皇。弗兰茨别科夫的呈文，立即“使莫斯科

① 戈卢勃佐夫：《阿尔巴津古城史》，海兰泡1902年版。

②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20页；《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67—68页。

③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20—21页。

也激动起来”。

哈巴罗夫在黑龙江地区的侵略活动，得到了沙俄各级政府的支持和配合。诚如俄国学者瓦西里耶夫所说，为了吞并黑龙江地区，“在阿穆尔，由哈巴罗夫解决；在雅库次克，由督军们解决；而在莫斯科，则由沙皇解决。”① 在雅库次克，弗兰茨别科夫急忙招募了一百三十七人，由切奇金率领，前往支援哈巴罗夫，并拨给他六十普特铅弹和火药。在莫斯科，正在筹划一次由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率领的三千人的黑龙江远征队，并下令上图里耶和托博尔斯克为其赶造大批船只。

哈巴罗夫在督军和沙皇的支持和怂恿下，气焰更为嚣张。一六五一年航期一到，还没等切奇金率领的援军赶到，便开始沿江下犯。六月十二日，哈巴罗夫率军从雅克萨出发，向达斡尔头人达萨乌尔的村寨进犯。达萨乌尔实行坚壁清野，村内空无一人，俄军将该村房屋焚毁后，于十五日晚，窜到达斡尔头人古伊古达尔的村寨。

古伊古达尔寨堡位于黑龙江右岸、上距达萨乌尔村“一日行程”的地方。该村由三个小村组成，住有一千多达斡尔人和五十名满族人，是黑龙江沿岸较大的村屯。为了抵御俄军进犯，达斡尔人同心协力，共同修筑了这座城堡。城堡非常坚固，四周围以土墙，环城挖有两道深沟；城内分三道防区，设有通向城外的坑道。达斡尔人民侦知俄军将要攻城，先将妇女、儿童以及粮食、牲畜皆藏于坑道之内，然后把城外附近小村房屋烧光，人民全部集中到城内。达斡尔人民这些行动表明，他们决心与俄军背城借一，战斗到底。

俄船驶进古伊古达尔城附近，企图舍舟登陆。这时，古伊古

①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71页。

达尔率众出城，阻止俄军登岸①。哈巴罗夫下令哥萨克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二十名达斡尔人。古伊古达尔率众退守城内，哥萨克趁机登岸。哈巴罗夫通过翻译向城内喊话，要求古伊古达尔等头人“快快投降”，率众“归顺”沙皇，向沙皇缴纳实物税。古伊古达尔坚定地回答：“我们向中国皇帝顺治汗纳贡，你们来要什么实物税？等我们把自己的最后一个孩子扔掉以后，再给你们纳税吧？”。哈巴罗夫气急败坏，下令向城内炮击。达斡尔人民全体动员，人们跃上城墙，万箭齐发，矢如雨下，使俄军无法接近城垣。巴赫鲁申在描写这次战斗时写道：“达斡尔人也从城上挽弓射箭；乱箭纷纷下落，布满整个田野，好象‘田地里长满了庄稼一般’。”② 达斡尔人民以落后的武器与俄军激战一个昼夜，十六日黎明，城墙被俄军轰毁，敌人从突破口冲入城内，打死达斡尔人二百一十四名。古伊古达尔率众被迫退至第二道防区，在俄军的疯狂轰击下，旋即转入第三道防区。达斡尔人与俄军展开白刃战。他们英勇不屈，以大刀、长矛回击侵略者。哈巴罗夫一伙强盗兽性大发，见达斡尔人便杀，甚至将俘虏全部砍头。在这次战斗中，达斡尔人共牺牲六百六十一名，被抢走妇女二百四十三人，儿童一百一十八人，牲畜三百五十头③，付出了巨大牺牲，谱写了抗俄斗争史上英勇悲壮的篇章。

古伊古达尔城保卫战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充分反映了达斡尔人民宁死不屈的崇高民族气节。哈巴罗夫一伙在古伊古达尔城盘踞一个半月，肆意蹂躏达斡尔人，“但是没有能使任何人屈服于他们”。哥萨克从城里派出一些达斡尔人，去见萨达乌尔、希尔吉涅

①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莫斯科 1972 年版，第134页。

②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22页。

③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73页。

依和阿尔巴西等头人，建议他们归顺沙皇。但是，派出的达斡尔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趁机逃离敌穴，一去不返，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们效劳①。

哈巴罗夫见诱降不成，便率众沿江下驶，继续寻找新的征收实物税地区。八月一日，进抵达斡尔头人班布赖的驻地。哈巴罗夫要求班布赖交纳实物税，班布赖一口回绝："干吗交给你们实物税？"②哈巴罗夫在当地捕捉几名人质后，继续沿江下驶，窜到了达斡尔人著名领袖巴尔达齐原来的驻地——托尔加城。

托尔加城位于精奇里江口以南黑龙江东岸，是黑龙江沿岸的著名古城。十七世纪上半期，这里曾是清朝额驸巴尔达齐的辖区，一六四九年，清廷授巴尔达齐"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爵位，从此，巴尔达齐迁往北京，托尔加城由其亲属托尔加、乌穆奇及其女婿多伦禅三兄弟接管。这座城堡是当地达斡尔人共同建筑的，四周环以两层城墙和三道壕沟，设防严密，异常坚固。

哈巴罗夫不敢硬攻，采取偷袭战术，趁三位头人和居民到城外赴宴之机，偷偷窜入城内，占领了城堡塔楼。城内人民毫无准备。头人赴宴之地离城一箭之遥。登上塔楼的俄军被乌穆奇发现，他跃身上马，率众飞驰奔城而去。哥萨克立即"不顾一切地"从城内奔向托尔加赴宴之地，将其团团围住。托尔加和多伦禅率众据守帐幕，奋力自卫。但是，由于毫无准备，仓促迎战，被俄军俘获。哈巴罗夫要求被围的达斡尔人交纳貂皮，托尔加等回答："不久前我们这里来过博格德汗的人，我们已向他们纳过贡了。"③于是，俄军将托尔加和多伦禅等扣作人质，妄图进一步要挟勒索。

被围在城里的达斡尔人民不甘忍受俄军的凌辱，在没有头人

---

①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73—74页。

②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74页。

③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28页。

的困难情况下，他们经过秘密联系，决定集体逃跑。九月十三日，全城居民以敏捷的行动，纵身上马，携妻带子，飞驰而去。待哈巴罗夫发现时，全城除两个老太太外，已空无一人。

哈巴罗夫将满腔愤怒倾泄在两位充作人质的头人身上，指责他们“唆使”居民逃跑，并对他们施以酷刑。托尔加等在敌人面前正气凛然、坚贞不屈。巴赫鲁申在描写托尔加与俄军斗争时写道：“两位酋长回答说：‘我们在你们这里呆着，并没有让他们走，是他们自己想走的。’托尔加以凛然的倔强口吻补充说：‘我们既已落到你们手里，为了自己的土地，我们宁愿自己死去，这总比我们的人全都死了强。’不管哈巴罗夫和他周旋了多少次，盛怒的达斡尔人反复说着一句话：‘我们既然落到你们手里，你们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哈巴罗夫又严刑拷打他们，把他们放在火上烧，用鞭子抽打，然而他们反复说着：‘我们既已落在你们手里没有活路，要砍头就砍头吧！’”① 两位头人向敌人高喊：“砍掉我们的头吧，我们视死如归。”逃出的达斡尔居民关切地注视着两位头人的命运②。哈巴罗夫在托尔加等头人身上无计可施，又转而千方百计让逃出的居民归来，但是，他的一切尝试都没能奏效。

达斡尔居民集体逃出，使哈巴罗夫在托尔加扎营过冬的计划破产了。九月十七日，他下令拔营下驶，临行前，将托尔加城付之一炬。托尔加眼望亲手修筑的城堡变成一片废墟，悲愤交加，第二天，便偷刀自尽了，用鲜血和生命表示与沙俄侵略者势不两立。

三　在乌扎拉村军民并肩反击侵略军

为了进一步掠取实物税和寻找越冬之地，哈巴罗夫从精奇里

---

①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29页。

②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76页。

江口启碇，继续沿江下侵，一六五一年九月下旬，窜入松花江口以西朱舍里（俄国叫杜切尔）人的住地。这一带村屯栉比，人烟稠密。朱舍里人亦农亦猎，生活富裕。哈巴罗夫一伙在这里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捣毁当地居民的“乌卢斯”，“打死了很多人，把妇女、小孩和牲畜夺为己有”①。十月九日，哈巴罗夫一伙闯入乌扎拉村。

乌扎拉是赫哲族一个大村屯，位于乌苏里江口以下六百里的黑龙江左岸②，俄国叫做“阿枪城”③。哈巴罗夫企图改乘小船登岸。附近赫哲人闻讯齐集岸边，阻止俄军登陆。哈巴罗夫凭借炮火强行上岸，在村边一个险要的山头上修筑过冬营地。俄军以此为据点，四出征索实物税，捕捉人质，抢劫粮食。

当地居民不堪俄军蹂躏，奋起反抗。赫哲人和朱舍里人酝酿联合反击。十月十八日黎明，他们趁俄军外出捕鱼，冬营只留有一百零六人的有利时机，向俄军冬营发动进攻。在武器低劣的情况下，他们决定采取火攻，运来大批干柴。不料，在准备过程中，将俄军从梦中惊醒，俄军依靠有利地形和优势炮火，负隅顽抗。赫哲人和朱舍里人用弓箭猛烈回击。经过两小时激战，终因抵挡不住敌军的炮火而被迫退却，许多居民英勇牺牲。

当地居民鉴于用自己的落后武器抵挡不住俄军的炮火，便派出代表，向清政府驻宁古塔章京海色历数沙俄侵略军的罪行，要求政府出兵进剿。他们说：俄军“把我们的全部土地都占了，把庄稼割掉了，把我们的妻子儿女也掳去了。我们集中了全体久切尔（即朱舍里）同胞和久切尔土地的物力去抵抗罗斯人……可是我们几乎全被打死。我们无法抵抗他们，请你们保护我们吧。”④宁

①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76页。

② 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辽海丛书》本，第25—26页。

③ 同①，第77页。

④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36页。

古塔章京对此十分关注，一面设宴款待来人，一面据实上奏。清政府下令海色出兵围剿。

参加这次战斗的，除清军六百名外，还有当地各族人民：达斡尔族人民五百人；朱舍里人一百零五人以及从满泾站调来的四百二十人。一六五二年四月三日拂晓，海色率清军进抵乌扎拉村。乘俄军酣睡之际，海色下令开炮攻城。俄军从梦中惊醒，仓惶迎战。清军和各族人民猛打猛冲，用大炮和土炸雷（将火药装在陶罐内制成）轰毁三处墙城，迅速冲入城内。俄军势危，龟缩一团。正在胜利在望之际，清军指挥官海色由于过分轻敌，对俄军的野蛮和这次反侵略战争的艰巨性认识不足，竟然下令："不许放火，不许杀哥萨克，要抓活的！"① 这项错误的命令，严重地束缚了战士的手脚，俄军乘清军喊话之机，迅速调遣大炮将突破口封锁，向正在冲入城堡的清军开炮猛轰。清军伤亡重大，被迫撤离，俄军乘势冲出城外，向撤退的清军疯狂反扑。

海色的错误指挥，致使这场反侵略斗争转胜为败，使清军和各族人民蒙受重大牺牲。战后，清廷追究战败责任时，海色获罪"伏诛"，另一个指挥希福被"革去翼长，鞭一百"。

乌扎拉战斗是中俄关系史上两国军队第一次交战，也是中国军民第一次联合的武装抗俄斗争。虽然中国军民遭到挫折，但它却向世界严正宣告：中国政府不能容忍沙俄侵略中国领土，必将以自卫反击战把侵略军驱剿出境。

清廷出兵进剿沙俄侵略军的正义行动，博得了当地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清军一到，当地居民立即活跃起来，涌现许多动人事迹。例如：战斗中清军丢失马匹，赫哲人千方百计为军队寻找，在找到之后，又千里迢迢送往宁古塔；被俄军抓去当人质的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35页。

赫哲人何面姓，被清军解救后，万分感激，遂将自己用十六张貂皮缝制的大衣献给了清军①，表达了人民衷心拥护清军抗俄的心情。

中国军民联合抗俄，使哈巴罗夫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危险，打乱了他继续进驶黑龙江口的计划。他在给弗兰茨别科夫的信中哀鸣："不知道我们将在何处过冬，在达斡尔土地上哪里也不敢停留，因为该地离中国土地很近，全有大军携带枪炮袭击我们……而为数如此少的人要占领中国领土实不可能，因为那里土地上人很多，并且有枪炮"②。五月二日，哈巴罗夫一伙乘坐六艘小木船，装满卤获物，溯江返航，期望与切奇金率领的援军相遇，以增补自己的力量。

切奇金率领的一百三十七人增援部队，早在上年九月下旬就到了黑龙江。为了寻找哈巴罗夫，切奇金派纳吉巴率领二十六名哥萨克顺江下驶，沿途留下标记。纳吉巴一路遭到各地居民的袭击，因为没有找到哈巴罗夫，决定返回，但他不敢取原路返航，只好从黑龙江口经海路逃回雅库次克。

哈巴罗夫溯江逃窜，行至松花江口时，遭到清军阻击。原来，乌扎拉战斗结束后，清军没有撤回宁古塔，而部署在松花江口堵截逃敌。由于松花江口江面宽阔，岛屿密布，少量的军队不易把守，加上当天刮起东南风，哈巴罗夫使尽全身解数，鼓帆疾驶，突破了清军封锁线，狼狈逃窜，在途中遇到了切奇金的增援部队，两军会合后，一直逃至精奇里江口。

---

① 明清档案部藏：《礼部尚书郎丘等题颁赏使狗地方诸屯头目本》(顺治十年三月十二日)、《礼部尚书郎丘等题使狗地方进贡貂皮本》(顺治十年三月初六日)。此处据北京师大清史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第73—74页引文转述。

②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34页。

哈巴罗夫在精奇里江口一带继续四面出击，捕捉人质，强征实物税，要当地居民归顺沙皇，但是，都没能得逞。就在这时，俄军内部发生了内讧。哥萨克“十人长”伊凡诺夫策动一百三十六人，抢走三隻船，沿江下驶，宣布脱离哈巴罗夫。哈巴罗夫气急败坏，率众尾追，一直追至黑龙江下游费雅喀人的住地，将哗变者的冬营焚毁。哈巴罗夫在黑龙江下游的冬营里过冬时，强迫当地居民归顺沙皇，“对不服从、不归顺者消灭之”。当地居民忍无可忍，再次掀起反抗斗争。当哈巴罗夫袭击费雅喀人一个大“乌卢斯”遭到彻底失败后，“他野兽般地整死了给他们充作向导的基立亚克（即费雅喀）人质明格尔楚酋长：将他劈为两半”。这位受全体费雅喀人尊敬的老者惨遭屠杀，使费雅喀人怒不可遏，“群情怫然”①。

一六五三年航期，哈巴罗夫再次溯流上驶。八月，哈巴罗夫在呼玛河口与莫斯科派来的“小贵族”季诺维耶夫相遇。按沙俄政府的命令，哈巴罗夫的侵华活动由斯捷潘诺夫接替。不久，季诺维耶夫带领哈巴罗夫撤离黑龙江，一六五五年抵达莫斯科②。

哈巴罗夫因过分贪狠，曾招致雅库次克商人的控告。沙俄政府“为了鼓励其他从事这种事业的人”，对哈巴罗夫非但不予制裁，相反地，却大受恩宠，敕封为“军役贵族”，授命管辖伊利姆斯克县的几个村庄③。沙俄政府和哈巴罗夫之间的关系，正如巴赫鲁申所说：“很明显，哈巴罗夫及其自由逃民能够顺利地进行毁灭性的袭击，如果没有政府的协助，他们不会，而且可能也不想去着手管理已侵占的地区。莫斯科方面也明白这一点。”④

---

①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38页。

② 据《外贝加尔哥萨克》第1卷，第89页，季诺维耶夫与哈巴罗夫在1654年底到达莫斯科，公历当在1655年初。

③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39页。

④ 同②，第38页。

第四节　军民共同围剿斯捷潘诺夫残匪

一　松花江下游的遭遇战

哈巴罗夫被调离黑龙江后，斯捷潘诺夫被任命为“大阿穆尔河——新达斡尔地方长官”，率领黑龙江地区的沙俄残匪，继续为沙皇殖民政策效劳。斯捷潘诺夫是哈巴罗夫的部下，是沙俄侵华政策的忠实鹰犬。沙俄政府企图通过他将俄国在黑龙江上的“事业”向前推进一步，要他为政府即将派出的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率领的“远征队”在黑龙江地区筹备三千人二年的口粮；要在黑龙江沿岸修筑三座城堡：一在精奇里江口；一在雅克萨；一在额尔古纳河口①。

斯捷潘诺夫接到上述指令，立即行动起来，派人四处抢劫粮食。但是，要筹集大批粮食，他已意识到困难重重。其原因是：“繁荣的阿穆尔沿岸经过最近几年的（俄国）袭扰之后，已被洗劫一空，居民四散，田园荒芜，无人耕种”②。为了对抗沙俄的侵略，清廷下令将江左屡被俄军侵扰的达斡尔和朱舍里人迁移江右。斯捷潘诺夫非但完不成大批储粮任务，而且连自己的口粮也即将告罄，面临严重危机。

斯捷潘诺夫一伙像一群饿狼，在黑龙江流域上下窜犯，寻觅食物。他听说松花江一带盛产粮食，便迫不及待地向松花江扑来。一六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斯捷潘诺夫一伙侵入松花江口，将当地居民的庄稼抢割一空，装满船只，运往黑龙江下游朱舍里

---

①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伦敦1861年版，中译本，第25页。该书记载。要斯捷潘诺夫准备六千人一年的口粮，实数在五千至六千普特。

②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40页。

人的住地过冬。在这一带，他们继续抢粮，强征税贡，建造船只，为明春再到松花江抢粮做准备①。

一六五四年航期一到，斯捷潘诺夫又活跃起来，他率众溯流上驶，再次侵入松花江口。五月三十日，这伙强盗悍然逆松花江上犯，远达“三日之程”，开创了俄军由黑龙江入侵松花江的恶例。他们一面要当地居民“归顺”沙皇，一面大肆搜刮粮食②。

在乌扎拉战斗之后，清政府为反击沙俄侵略军，下令清军驻扎于松花江下游一带，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堵击沿江上下窜犯之敌。为了加强防务，还在宁古塔设置了昂邦章京，任命沙尔虎达为宁古塔首任昂邦章京。沙尔虎达奉命组成一支拥有七百余人的抗俄队伍。其中满族兵三百名，曰哈兵三百名，朝鲜兵一百名。

应中国的邀请，朝鲜李朝政府从会宁选派一百名鸟枪手，与清军共同作战，对中国人民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给予大力支持。朝鲜李朝外交文献《通文馆志》载：“朝鲜人善使鸟铳，选一百名，由会宁三月初十日至宁古塔，听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率领往征罗禅（即罗刹，指沙俄侵略军）”③。朝鲜军队在北虞侯边岌率领下前往宁古塔，与沙尔虎达率领的清军会师后，即沿牡丹江和松花江下驶。六月十一日，与斯捷潘诺夫带领的三百七十名俄军相遇，十六日双方接战。中朝军队乘大船（可容二十人者）二十只，小船（仅容四五人）一百四十只，而敌船“大船十三只，可载三百名，小船二十六只，似倭船矣”④。

在这次战斗中，清军将领克服了往日指挥上的错误，采纳了朝鲜将领边岌根据俄人船只和枪械均居优势，建议清军将领采取

①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91页。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93页。
③ 朝鲜金庆门编：《通文馆志》，卷九，孝宗五年。
④ 《李朝孝宗实录》，第14卷，孝宗六年四月丁丑，缩印本第36册，第344页。

诱敌上岸，然后凭籍有利地形消灭俄军的战术。清军将领按照边岌的建议，除留部份船只在江中用以截击外，其余大部登岸，“择占江边地势最高处结阵，回（围）以柳棚，列置岸上，令我军依蔽而放炮”。经过激战，“贼船渐退，其船体大而无橹，故不能进斗”①。战斗持续三天，至十八日，俄军仓惶奔逃。

在这次战斗中，俄军伤亡重大。从此，俄军士气大跌，军心动摇，濒临瓦解。在斯捷潘诺夫呈给雅库次克军政长官的报告中说：“在这次猛攻中，许多军役人员负了伤。我们无法同这些博格德人继续作战了，因为皇库的火药和铅弹已经用尽”，“他们使我们在松花江没有可能搞到粮食”，于是，“我们就乘船张帆驶出松花江，向阿穆尔大河上游方向逃走”。在上述报告所附的尼基京等人致斯捷潘诺夫的“申请书”中还写道：“您的奴仆我等找到阿穆尔哥萨克之后，便溯松花江而上。在松花江上博格德的军队和您的奴仆我等遭遇。您的奴仆我等和博格德人打了整整三天。博格德军队把您的奴仆我等赶出松花江，不让我们搞到粮食。您的奴仆我等便从松花江口溯阿穆尔河而上，由于没有粮食，陷入严重困境。今后您的奴仆我等不知道在哪里能够吃上东西。”②

在这次战斗中，中朝军队密切合作，英勇杀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七月十四日，斯捷潘诺夫率残部溯江上逃时，途中洗劫了朱舍里人的村庄，并抓走几个人质。他们从人质口中得知，季诺维耶夫派往中国的“使臣”切奇金等五人，“已被他们久切尔（即朱舍里）人托延恰的弟兄奥尔托克和叶秀尼亚和他的亲属以及全体乌卢斯牧民打死，基拉诺夫的亲族和基拉诺夫的乌卢斯牧民也参加

① 《李朝孝宗实录》，第14卷，缩印本第36册，第344页。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93页，第197页。

了他们这次谋杀”①。他们还听说，“中国军队要在松花江驻扎三年，监视江面。中国人还等待补充两千兵力”②。斯捷潘诺夫闻讯后，更加惊恐不安，急忙率众疾驶，远离清军驻地，奔往呼玛尔河口，准备在那里过冬。

二 呼玛尔战斗

一六五四年俄军在松花江下游遭到重创后，中俄在黑龙江地区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清政府在边陲各族人民的要求下，采取了积极反击沙俄侵略的措施，打掉了俄军的嚣张气焰，使它不敢再轻举妄动；另方面，斯捷潘诺夫日益陷入困境，既缺粮食，又无援军。沙俄政府原计划派遣三千名远征军，由于西方战事牵扯，无力成军，使这一侵略计划不能实现。

但是，沙俄政府并没有就此罢手。鉴于从雅库次克派出的俄军在黑龙江地区没有站稳脚跟，便决定开辟新的入侵中国的途径。一六五四年初，沙俄派遣哥萨克“百人长”别克托夫侵占尼布楚，并以尼布楚为基地，率领六十三名哥萨克侵入黑龙江地区。同年秋，别克托夫和斯捷潘诺夫残部在黑龙江相遇，两军合并后，即龟缩在呼玛尔河口过冬。

为了防御清军袭击，斯捷潘诺夫修筑了呼玛尔城堡。该城筑于呼玛尔河和黑龙江会流处的一个小岛上。城堡围以方形土墙，外边设有两道栅栏，墙角筑有扶壁。栅栏四周挖有一条深一俄丈、宽二俄丈的壕沟，壕沟外布满了木刺障和铁刺障，城墙备有“城下射击孔”和“城上射击孔”③。俄军企图凭坚固守，顽抗到底。

---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94页；《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92页。

②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92页。

③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41页；《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93页。1俄丈等于2.134公尺。

一六五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沙皇向斯捷潘诺夫颁布手谕，命令他设法拢络当地居民，令其归顺沙皇，永远为奴；“如果博格德人或其他什么人采取某种手段来攻打你们，你们应祈求上帝恩佑，斟酌当地情况，对他们的进犯实行搜索和出击”；“对你们的报效，朕将论功行赏”①。

清政府决定彻底歼灭盘踞在呼玛尔的俄军。就在沙皇颁布手谕的前两天，即三月二十三日，清廷从京师派遣的由“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统帅的清军已进抵呼玛尔城下②，并将出城伐木造船的二十名俄军全部消灭，揭开了呼玛尔攻城战的序幕。

参加这次战斗的除清军外，还有当地的达斡尔和朱舍里人，他们密切配合清军，有力地支援了这次战斗。清军将城堡包围，在黑龙江边架起大炮，猛烈轰击。斯捷潘诺夫拼力突围，冲出城外的八十七名俄军，立刻陷入清军重围，全部被击毙。三十日，清军将大炮移近城堡，在距城七十俄丈和一百俄丈的两个炮台同时开炮，并向城内射去“箭书”，令其投降。俄军拒绝投降，在城内大叫：“博格德将领你转回去！从库马拉（即呼玛尔）城堡撤离！”清军运来云梯、钩竿等攻城器械，逼近城堡刺障，一切准备就绪。四月三日夜，明安达礼下令清军发动总攻，战斗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由于俄军据险死守，清军为避免伤亡过大，明安达礼下令后撤，在距城三百五十俄丈的地方安营扎寨。清军一面继续炮击城堡，一面断绝城内水源，捣毁敌船。战斗相持十日。十四日，明安达礼下令清军撤离呼玛尔城堡③。

从上述战斗经过可以看出，在战略和指挥上清军又犯了严重

---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204页。

② 《清世祖实录》，第87卷，第18页；何秋涛：《平定罗刹方略》(一)。

③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206—207页；《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94—95页；《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43—44页。

的错误。首先，缺乏长期作战思想，在前线没有给养基地。清军远途行军，裹粮而行，携带口粮和军需物资极其有限，因而不能与俄军长期周旋；其次，明安达礼对被包围的俄军困境估计不足，看不到敌人行将灭亡的命运，而轻易地撤围，则使弹尽粮绝的敌人得一喘息机会。清军的撤围行动，使俄军感到意外，认为是一件“咄咄怪事”。斯捷潘诺夫在其报告中说，“博格德人看到上帝显灵，无比恐惧”，因此撤军，而对自己免遭覆灭厄运，则认为是“圣洁”的玛丽亚“显灵”、“保祐”的结果①。

关于这次战斗清军没能夺取最后胜利的原因，清政府在后来已经有所认识，指出：“十二年（顺治十二年，即一六五五年），尚书都统明安达礼（理），自京师往讨，进抵呼玛尔诸处，攻其城，颇有斩获，旋以饷匮班师”，又说：“向者尚书明安达礼轻进，至粮饷不继”②。我们看到，在以后的雅克萨反击战中，清政府彻底纠正了这一战略错误，从而赢得了反侵略斗争的重大胜利。

然而，清军的战略错误，只是延缓了斯捷潘诺夫一伙的彻底失败，并不能挽救其注定覆灭的命运。

三　斯捷潘诺夫的覆灭

清军从呼玛尔城堡撤离并没有从根本上使俄军摆脱困厄，一六五五年六月十七日俄国入侵者给雅库次克长官的报告中写道：“现在我们自己打算从呼玛尔寨向下游转移”，到“能使自己吃饱肚皮的地方去。现在已经用不着固守君主的这个寨了，粮食一点也没有，又冷又饿，什么东西都缺。在阿穆尔大河，皇家火药和铅弹也一点没有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保护皇家财物、城寨和自己的脑袋。我们附近有很多博格德国的各类部队，他们

①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44页；《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 1 卷，第 207—208 页。

② 《平定罗刹方略》(一)、(二)。

坚决不让我们——君主的臣仆在博格德统治下的达斡尔、久切尔以及其它民族的人所住地区的附近住下来。我们处处受到他们各类部队的强力钳制和严重威胁"①。在这半是牢骚、半是哀鸣的报告里，充分反映了斯捷潘诺夫一伙弹尽粮绝的困境。

为了求得生路，斯捷潘诺夫率众下驶，再次到松花江口抢粮。由于当地居民早已迁往东北腹地，土地荒芜，颗粒无有。斯捷潘诺夫扑了个空，垂头丧气地继续下驶，在费雅喀人的住地，建立了科索戈尔斯克越冬站②，向当地居民强索五千张貂皮。从一六五六年春至一六五八年夏，斯捷潘诺夫一伙象一群走投无路的野兽，在黑龙江上下游窜，靠抢劫渡日，作垂死挣扎，昔日的威风已扫地以尽。正如巴赫鲁申所说："很明显，这一小伙哥萨克在属于邻国属地的河流上作威作福只能是暂时的。"③他们在黑龙江地区的日子已经不长了。

一六五六年八月初，斯捷潘诺夫再次向雅库次克呼救，并流露出打算撤离黑龙江的想法。他在报告中写道："现在在松花江口、阿穆尔河一带，部队没有粮食，军役人员和阿穆尔志愿哥萨克都是又冷又饿，一无所有，军队里的粮食一点也没有了，铅弹和火药也没有了，都用完了。今后我们不晓得如何能够生活下去，拿什么充饥，也不晓得今后我们这些君主的臣仆如何去征收君主的实物税，如何喂饱自己的肚皮。现在部队里全体官兵都在挨饿，一无所有，以青草和树根充饥，我们期待着君主的谕旨。没有君主的谕旨，我们不敢离开阿穆尔大河到任何地方去。博格德军队就驻在我们附近，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抵抗他们，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209页。

② 该越冬站建于阔吞屯对面的苏契岛上。

③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46页。

要同他们打仗，火药和铅弹一点也没有了。”① 尽管斯捷潘诺夫处境困难，急待沙皇下撤军令，但是，直至他彻底灭亡为止，沙皇一直没下撤军命令。因为“莫斯科政府虽然回避了在达斡尔地区的困难的军事任务，但是仍然不想放弃由于哥萨克在阿穆尔河上的统治而到手的暴利，因而鼓励各色军役人员和志愿人员前去远征，向那里的异族人征收实物税”②。在沙俄政府的鼓动下，一批批哥萨克和冒险家纷至沓来，有的加入了斯捷潘诺夫的部队，有的单独行动，四处抢劫，强索贡赋。然而，他们的命运与斯捷潘诺夫一样，或遭到中国军民的有力袭击，或全部被歼灭。

一六五五年冬，黑龙江下游费雅喀族人民全歼了以雅库次克军役人员洛基诺夫为首的侵略军。洛基诺夫一伙从鄂霍次克海侵入黑龙江下游，费雅喀人活捉了他们的向导，将三十名哥萨克击毙，并缴获了他们的武器和财物③。

在黑龙江上游窜犯的俄军也遭到痛击。据斯捷潘诺夫的报告说：“在阿穆尔大河上游的图马林乌卢斯的久切尔人和在图马林乌卢斯的上头到多尔多伊乌卢斯的许多乌卢斯人一起，背叛君主，打死了君主的军役人员，据说这些军役人员有四十个。”④

还有一支以米哈伊尔·索罗金和雅科夫·索罗金为首的入侵者，原来在勒拿河一带打家劫舍，逐渐发展到三百人，一六五五年窜到黑龙江地区，不久，他们在松花江口遭到当地朱舍里人袭击，击毙四十人，其余全部饿毙⑤。

一六五四年，雅库次克还派遣五十名哥萨克，由军役贵族普辛率领，于翌年五月侵入额尔古纳河。普辛顺黑龙江下犯，一路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213页。
②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46页。
③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212页。
④ 同③。
⑤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96页。

抢劫粮食，与溯江上窜的斯捷潘诺夫相遇后，遂加入了后者的队伍①。

对这些作恶多端的沙俄侵略军，清政府决定予以彻底驱剿。一六五七年，清政府派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率军征剿，在尚坚乌黑打败一股沙俄侵略军。

一六五八年，清政府又派沙尔虎达率军征讨。为了全歼俄军残部，清廷派使臣赴朝，说明“今罗刹又蠢动，犯我边境，扰害生民”②，请再出兵助剿。邻邦朝鲜慷慨援助，遂“差北道虞侯申浏为将领，率哨官二名，鸟枪手二百名，旗鼓手、火丁共六十名，带三月粮，六月渡江，至宁古塔”③。

斯捷潘诺夫率各股俄军五百名，上溯松花江抢粮，七月十日，在花松江和黑龙江汇流处与清军相遇。清军包括非战斗人员，共一千四百人，分乘四十七艘船隻。沙尔虎达下令向俄军开炮，经过一阵猛烈的炮火，俄军阵脚大乱，一百八十人驶出松花江，逃往黑龙江上游，其余三百余名被迫弃船上岸，经过三天激战，被击毙和生俘二百七十名，只有四十七人乘船逃跑④。斯捷潘诺夫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毙，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关于这次战斗的经过，朝鲜《通文馆志》（第九卷，孝宗九年）记载较详：“据申浏驰报，随大国兵，六月初五日发船，初十日（公历七月十日）到黑龙江遇贼（俄军），终日交战，烧贼十船，一船乘夜而逃。我兵中丸死者八名，伤者二十五名。十三日四船到宋加罗江。”在这次战斗中，为了支援中国的反击，朝鲜战士死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212页；《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95—96页。

② 《通文馆志》，第9卷，孝宗九年。

③ 《通文馆志》，第9卷，孝宗九年。

④ 关于逃走的人数，《哥萨克在黑龙江上》一书记载为57人。此数据《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99页。

伤三十余人，得到了清政府的从优抚恤。同年秋，“镇守宁古塔的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等疏报：击败罗刹兵，获其人口、甲仗等物。命兵部察叙，以所俘获，分赐有功将士。”①

松花江下游的围歼战，给俄军致命一击，从此侵略者溃不成军，作鸟兽散。不战而走的一百八十名俄军，在费雅喀住地劫掠十八捆貂皮后，于一六五九年春返回呼玛尔城堡。途中，与另外四十七个逃生的俄军会合后，由哈巴罗夫的外甥彼特里洛夫斯基率领，继续在远离清军的黑龙江下游一带打家劫舍，“但是，他们立即遭到缺粮所造成的忍饥挨饿的痛苦”，于是，又分成两批（一批一百零七人，另一批一百二十人），各谋出路②。

一六五九年，沙尔虎达逝世，其子巴海继任宁古塔昂邦章京。次年，巴海奉命率军挺进黑龙江下游，彻底扫荡沙俄残匪，在伯力以下二百里的古法坛村，痛击俄军③。同年秋，巴海奏报：“臣等率兵至萨哈连、松噶里（黑龙、松花）两江合处，侦闻罗刹贼众在费牙（雅）喀部落西界，随同副都统尼哈里、海塔等领兵前进，至使犬地方，伏兵船于两岸，有贼艘奄至，伏发，贼即回遁，我兵追袭。贼弃舟登岸败走，斩首六十余级，淹死者甚众。获妇女四十七口，并火炮、盔甲、器械等物。招抚费牙喀部落一十五村，一百二十余户。”④

至此，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全部翦除，除被就地消灭者外，大部逃回雅库次克，只有十七人败退尼布楚⑤。而俄国《历史文献补编》则说“斯捷潘诺夫死后剩下的哥萨克被中国人消灭在海

① 《清世祖实录》，第119卷，第4—5页。
②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46—47页；《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99页。
③ 《平定罗刹方略》（一）。
④ 《清世祖实录》，第138卷，第16页。
⑤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100页。

上，只有很少几个人带着实物税回到了叶尼塞斯克”①。不论那种说法，都说明俄军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据俄国斯洛夫错夫统计，在一六四九至一六五八年的十年中，沙俄先后派遣一千五百名哥萨克侵入我国黑龙江地区②。他们肆虐一时，旋即被汹涌的黑龙江波涛吞没，中国军民坚持不懈的抗俄斗争，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① 该书第4卷，第260页，转引自《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100页。

②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101页，注①。

第二章　雅克萨攻城战和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第一节　俄军卷土重来和清政府武力驱剿的决策

一　沙俄侵略者卷土重来

斯捷潘诺夫一伙被消灭，标志着黑龙江地区上的沙俄侵略者已基本肃清。但是，沙俄政府不甘心失败，又重整旗鼓，以雅库次克和尼布楚作为继续向中国扩张的基地，准备卷土重来。

自一六六五年开始，以切尔尼戈夫斯基为首的一股亡命徒，在俄国尼布楚当局的支持和驱使下，继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之后，再次侵入我国黑龙江地区。

切尔尼戈夫斯基是俄籍波兰人，原来是个罪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曾在勒拿河上乌斯季——库特的煮盐场充当监工。一六六五年七月，为报私仇①，他伙同一些人杀死了伊利姆斯克督军奥布霍夫，并因抢劫国库而受到沙俄政府的通缉。他纠集了八十四名罪犯，向我国黑龙江地区逃来。途中，切尔尼戈夫斯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遭到当地居民抗击，被击毙十五人，其余翻越

① 切尔尼戈夫斯基杀死奥布霍夫的原因，一种说法是督军污辱了他的妹妹；另一种说法是霸占了他的妻子。

外兴安岭，窜到我国雅克萨城故址，在此“筑室盘踞”，修造一座城堡①。

切尔尼戈夫斯基一伙以雅克萨为巢穴，四处掠夺，“强盗们不仅抢劫附近地区，而且还常常袭击居住在中国境内的达斡尔人和吉切尔人”②。一六六六年，他们闯到呼伦贝尔一带，强迫居民缴纳毛皮。一六六八年，又窜到精奇里江一带骚扰，捕捉人质，勒索貂皮。次年，切尔尼戈夫斯基派出匪徒七十人，进犯到我国东北腹地齐齐哈尔一带，肆行焚抢③。他们不时地遭到中国居民的抗击。

当地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使入侵者惶恐不安。他们急于得到沙俄政府的支持，便多方与尼布楚当局取得联系，“把一部份掠夺的脏物，佯称是从土著居民那里为沙皇征得的贡物，送往涅尔琴斯克（尼布楚）”④，以表示对沙皇的忠诚。尼布楚当局为使切尔尼戈夫斯基一伙充当沙皇扩张政策的马前卒，因而竭力予以赞助，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补充兵员。实际上，沙俄当局已把这伙匪帮视为它侵略中国的先遣队。还在一六六七年，当清政府派人前往尼布楚质问盘踞在雅克萨、尼布楚等地侵扰黑龙江地区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时，尼布楚督军达·阿尔申斯基毫不含混地供称：他们并非“盗匪”，而是“大君主白沙皇的臣民”，在这些地方筑城“是奉有上谕”的⑤。一六七一年，切尔尼戈夫斯基曾派代表团到莫斯科，直接向沙皇报告他们重占雅克萨的“功绩”，恳请对他们宣布“特赦”。沙皇政府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公然以他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赤塔1916年版，第1卷，第125页。
② 巴赫鲁森：《哥萨克在黑龙江上》，中译本，第49页。
③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129页。
④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50页。
⑤ 班蒂什·卡姆斯基：《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1882年俄文版，第17页。

们侵略中国领土的“功劳”，一笔勾销了他们杀人越货的罪行，正式任命切尔尼戈夫斯基为雅克萨的长官，其部众还得到两千卢布的饷金①。于是，盘踞在中国领土上的沙俄匪徒，便摇身一变，成了俄国的正式官兵。

从此，沙俄政府再次把雅克萨作为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前哨阵地。一六七四年，雅克萨已正式划入沙俄尼布楚辖区，由小贵族谢苗·维什尼亚科夫接替了切尔尼戈夫斯基的职务。在沙俄政府的指使下，盘踞雅克萨的侵略军更加有恃无恐，他们对我国黑龙江地区各族人民狂叫：“沙皇已命令我们沿黑龙江和其它河流建立城镇，你们必须向我们纳贡，如若不然，我们就彻底消灭你们。”②一六七五年，切尔尼戈夫斯基率俄军三百人，越过黑龙江向我国嫩江支流甘河地区进犯，沿途烧杀劫掠，捕捉居民，并在精奇里江一带大肆侵扰，强筑城堡。一六七六年，在急流河口建立了急流斯克；一六七八年，在精奇里江上游建立上结雅斯克；次年，在西林木迪河地区建立西林宾斯克，在多隆河口建多隆斯克③。俄军以这些寨堡为据点，四处窜扰，捕捉人质，勒索貂皮。一六八〇年，清朝索伦总管卜吉尔代向清政府报告“罗刹入侵情形”时说：“罗刹执苏定阿、穆禄各一子，每丁勒取貂皮三张。闻罗刹今秋在于贩粮米，交貂皮，约所罗刹筑室居住，每年冰解之时，弃室往居雅克萨。至秋复来，冬亦不去。罗刹约有七十人，所居之地，过乌龙江十五日程博尔麻塔河源区处。”④

同年，沙俄政府加紧了侵华步骤，建立了尼布楚督军区，任

---

①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51页。

② 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伦敦1919年版，第2卷，第300—301页。

③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中译本，第36—37页。

④ 故宫明清档案部藏：《理藩院奏报罗刹入侵情形》（康熙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转引自北京师大清史研究小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9页。

命御前侍卫伏耶科夫为首任督军。全力经管尼布楚地区，极力“扩充兵力并改进生活和军事必需品如粮食、火药、铅弹、枪支和大炮的供应”①。随后，便组织军事“远征”，分兵两路，一路沿额尔古纳河而上；一路顺黑龙江而下。

一六八一年七月，伏耶科夫派遣“十人长”米洛瓦诺夫和沃尔加带领二十人前往额尔古纳河右岸，建立了额尔古纳堡，以“扩大征收实物税的区域”。这伙殖民者在离寨堡十俄里的地方发现了银矿，更加激起沙俄政府的贪欲。次年，沙皇下令沿额尔古纳河寻找金矿、页岩和矿石，进行勘察和标测，并询问“能否建立城堡并开办工厂”②，妄图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同时，另一支俄军继续向黑龙江中下游推进。伏耶科夫派遣小贵族谢诺特鲁索夫率领俄军顺流而下，命令他们“到东洋去察看海岸一带的情况，并将沿途所见所闻详加记载”③。同时指派米洛瓦诺夫等前往精奇里一带“扩大征收实物税地区”，并“周密观察，详加记载”，绘制草图，扣留人质④。同年五月，米洛瓦诺夫一伙从尼布楚出发，顺黑龙江下驶，再溯精奇里江而上，沿途在我国领土上进行非法考察，绘制地图。并在勃良塔河与精奇里江汇合处附近修筑一座新结雅斯克，以图拦截当地居民，防止他们“绕过原先的收税过冬地”，“就径赴交易地点，将好的貂皮作为贡物交纳给中国皇帝和卖给达斡尔”⑤。米洛瓦诺夫还向尼布楚督军写了一份详细报告，他认为，“多隆河口附近的结雅河沿岸适于修筑城堡，这里也有生产粮食和供国有农民移居的地方”，建议

①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150页。
②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151—152页。
③ 《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下编，中译本，第110页。
④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156页。
⑤ 《外贝加尔边区纪行》，附录第九件：《米洛瓦诺夫给尼布楚督军沃耶伊科夫的报告》。

"在结雅河地方开垦大量耕地、修建房舍和城堡"①，而城堡应建于瑷珲附近，以利于向黑龙江中下游推进。沙俄政府对米洛瓦诺夫的报告十分重视，命令他驻守西林斯克，"并且从雅克萨调兵给他，以加强这个地方的力量"②。

一六八二年，以弗罗洛夫为首的一股俄军，从雅克萨出发，窜到黑龙江下游和恒滚河一带，在这里建立了杜吉根斯克堡。随后，另一股俄军在莫克罗舒鲍夫率领下，进入恒滚河上游，建起涅米连斯克堡。这两股俄军会合在一起，在黑龙江下游肆意"蹂躏基立亚克人和阿枪人，杀戮甚众"③。

以切尔尼戈夫斯基为首的沙俄侵略军，与波雅科夫和哈巴罗夫等人同样残暴，他们所到之处，村落被烧毁，财物被洗劫，男人被杀害，妇女被奸淫。一次，他们竟惨绝人寰地把中国索伦、达斡尔和鄂伦春猎人额提儿克等二十多人关在屋里，活活烧死④。在沙俄侵略军的践踏下，美丽富饶的黑龙江地区变得满目疮痍，各族人民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具有抗俄传统的东北边疆各族人民，一面自发地奋起反抗，一面"数以罗刹之过上诉"⑤，不断向清政府告警，要求派兵进剿。

二　清政府武力驱剿沙俄侵略军的决策

沙俄侵略军的卷土重来，引起清政府的极大重视。对于黑龙江等边区，康熙皇帝曾"细访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⑥，表明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在密切注视俄军入侵事态的发展。

① 《外贝加尔边区纪行》，附录第九件：《米洛瓦诺夫给尼布楚督军沃耶伊科夫的报告》。

② 《俄国人在黑龙江》，中译本，第37页。

③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54页。

④ 戈鲁勃佐夫：《阿尔巴津古城史》，海兰泡1902年版，第14页；《清圣祖实录》，第112卷，第5页。

⑤ 列献廷：《广阳杂记》。

⑥ 《清圣祖实录》，第121卷，第11页。

不过，清廷起初还是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问题。

一六六七年，在盘踞雅克萨的俄军策动下，中国索伦族一个佐领根特木尔叛国投俄①，清政府当即派兵追至尼布楚，并就俄军入侵黑龙江地区问题向尼布楚当局提出质问，正式要求俄方交还逋逃②。

一六六九年十二月，清政府又派使者沙拉岱一行到达尼布楚，向尼布楚督军阿尔申斯基指控俄军“洗劫达斡尔、久切尔人，在两国之间挑起争端”的罪行，要求沙俄政府制止俄军的侵略活动③。次年，清政府再次派遣沙拉岱等至尼布楚交涉。沙拉岱携有理藩院以康熙名义写给阿尔申斯基的正式信件，要求沙俄引渡根特木尔等逃人，并表示“如果督军奉大君主谕旨，由尼布楚派使臣前来朕处，朕将答之以礼遇，俾使两国和睦、安宁”④。随后，清政府又派达斡尔头目孟格德携带康熙致沙皇的国书前往尼布楚。在这份国书里，康熙除了要求俄国迅速引渡根特木尔和谴责俄军残害中国边民的罪行外，再次指出：“亟盼今后勿进犯朕之边民，勿再滋生事端。如信守此项诺言，则朕与尔等今后即可和平愉快相处。”⑤在此后的十多年中，清政府曾多次派员去尼布楚与俄交涉，或与来华俄使进行谈判，又屡次致函沙俄政府，阐明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严正立场，要求沙俄政府从中国领土上撤军。这些交涉活动，充分反映了清政府主张以和平方式解

① 根特木尔原居石勒喀河和音果达河一带，一六五四年当俄军侵占尼布楚时，他率其部族内迁到根河和海拉尔河一带，清政府把他们编为三个佐领，根特木尔被封为四品官，每月领取俸饷。在俄军的引诱下，他带族人四十余人叛逃尼布楚，沙俄如获至宝，将其作为离间我国边疆各族人民的工具。

② 《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第17页。

③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269页。

④ 同前书，第272页。

⑤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276页。

决两国争端的愿望。

清政府采取这一系列和平方针，主要是由国内形势决定的。当时，中国内部的统一事业尚未最后完成，南方爆发了“三藩之乱”，西北地区的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丹也在蠢蠢欲动，力图割据称雄，清王朝的统治还没有完全巩固。因此，清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沙俄入侵问题的态度是积极的、主动的，真诚地希望“彼此安居，兵戈不兴”①。

但是，俄国却缺乏和平诚意，入侵俄军迟迟不撤。因此，清政府在力争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的同时，也没有放弃以武力抗击沙俄侵略的准备。一六七一年，康熙巡视东北，指示宁古塔将军巴海等人，“尤当加意防御，操练士马，整备器械，毋堕狡计”②。其后，由于“三藩之乱”，清政府被迫集中力量，用兵南方，以致把驻守宁古塔等地的清军调入关内作战③，这就削弱了东北边防，暂时无力反击沙俄侵略军了。不过，为了加强防务，准备反击，清政府还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整东北边区的军备。其首要者，就是大力招抚“新满洲”，继续把边区各部族民人编入八旗，充当防兵。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初，巴海等首先招抚了松花江下游、诺罗河、乌苏里江和穆棱河等地的一些部族，把他们编成四十佐领，安置于宁古塔和吉林乌喇等地④。一六七四年十二月，巴海率领这些“新满洲”佐领入京觐见，受到康熙皇帝的优待，“上命射，赐茶酒”⑤。一六七六年，协领萨布素奉命迁徙王钦部人二百余户于宁古塔。次年，他又从诺罗河、西喇沁（今七星

① 《清圣祖实录》，第119卷，第8页。
② 《清圣祖实录》，第37卷，第3页。
③ 吴振臣《宁古塔纪略》载：宁古塔等地“因吴三桂造逆，调兵一空”。
④ 《吉林通志》，第92卷，《巴海传》。
⑤ 《清圣祖实录》，第50卷，第21页。

河流域）一带招抚“新满洲”三百户，安置在宁古塔，皆编入八旗①。

招抚“新满洲”，从战略上看，是一项进步政策。实施这一政策，一方面扩大了清军的兵源，加强了东北的防务力量，为驱逐侵略者准备了条件；同时又使被编入八旗的各部族人民，从游荡的渔猎生活过渡到定居的农业生活，开始跨入封建社会。按规定，凡“新满洲”，都给予房屋、土地、耕牛、种子，令其“屯田耕种”②，“与满洲官一体效力③”。在后来进行的雅克萨反击战中，这些“新满洲”受命开赴前线，英勇杀敌；战后，有的被迁往黑龙江各城驻防。由于招抚“新满洲”“有裨军国”，宁古塔将军巴海等受到清廷嘉奖，“新满洲”头领查努喀和布克陶等也晋级受奖④。

面对沙俄入侵的严重威胁，十七世纪中期以后，清政府不得不继续加强战备。一六七六年，清廷命令将宁古塔将军驻地移到战略要地乌喇（今吉林市），在这里“建木为城，倚江而居。所统新旧满洲兵二千名，并徙直隶各省流人数千户居此，修造战舰四十余艘……又有江船数十，亦具帆樯，日习水战，以备老羌”⑤；“又立三十二官庄，屯积粮草”⑥。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战备，但还不能立即对沙俄侵略军进行有效的反击，在军事上仍处于守势。

一六七七年春，康熙以“长白山乃祖宗发祥之地”，指派内大

① 陈仪：《萨布素传》，见《碑传集》，第115卷。
② 《宁安县志》，第72页。
③ 《清圣祖实录》，第72卷，第25页。
④ 同③；又前书第73卷，第3—4页。
⑤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下卷，第6页。
⑥ 《宁古塔纪略》。

臣吴默纳等前往查勘，“以便酌定祀典”①。七月，吴默纳等登上并祭祀了长白山。经此次勘查，清政府引五岳之例，尊封长白山为神②。

勘查和尊封长白山，在当时是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大事。如果说移镇、练兵等是为反击沙俄而进行的军事准备的话，那么勘查和尊封长白山则是政治动员。因为沙俄侵略军蹂躏中国疆土，对白山黑水造成了严重威胁，而清军入关后，建立了以满汉地主阶级为主的封建统治，新贵们获得了政治、经济特权，圈地置奴，锦衣美馔，对于富庶的南方“人人愿往”，对于寒苦的白山黑水一带，则人人裹足，“不愿者多矣”③。对于“祖宗发祥之地”似乎有些忘却了。清政府意识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决定通过这一活动唤起人们对故土的依恋，追忆“祖宗开创之艰难”；同时向世人宣告：长白山是中国东北疆土的象征，它跟五岳一样，象征中国领土的一部份，清政府决心捍卫自己的“发祥之地”，决不容许沙俄染指。

如前所述，沙俄仍然顽固地坚持武力扩张的政策，它利用清政府的和平善意，恣意扩大对黑龙江地区的侵略，正如康熙所指出：“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赫哲、飞牙喀（费雅喀）、奇勒尔诸地，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掳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是以屡遣人宣谕，复移文来使，罗刹竟不报命，反深入赫哲、飞牙喀一带，扰害益甚。”④这使清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对沙俄入侵者必须予以武力反击。一

① 《清圣祖实录》，第69卷，第3页。

② 《广阳杂记》。苏联格·瓦·麦利霍夫在其《满洲人在东北》一书中，极力歪曲和贬低清政府勘查和尊封长白山的意义，说什么“满洲人只是在1677年才获得了关于长白山的第一批真实资料”云云，见该书，第105页。

③ 《清圣祖实录》，第112卷，第8页。

④ 《清圣祖实录》，第119卷，第7页。

六八一年，“三藩之乱”被平定，国家日趋统一，形势有所好转，清政府“决意征剿”，“命将出师，深入挞伐”①，驱逐俄军，收复疆土。

康熙是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他具有雄才大略，励精图治，致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对沙俄的侵略从未掉以轻心。一六八二年初夏，康熙再次亲至东北，“巡视边疆，远览形胜，省睹祖宗开创之艰难，兼讲春搜之礼”②。五月，康熙抵吉林乌喇，在此“望祀长白山”，泛游松花江，检阅水师，接见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和瓦礼祜等，深入了解东北边防情况，为反击沙俄侵略者作进一步部署和筹划。

九月，康熙派遣副都统郎谈、公彭春等前往雅克萨侦察敌情，指派萨布素等率兵护行。郎谈等离京前，康熙指示他们：“罗刹犯我黑龙江一带，戕害居民。昔发兵进讨，未获翦除。近闻蔓延益甚，过牛满、恒滚诸处，至赫哲、飞牙喀虞人住所，杀掠不已。尔等此行……详视陆路远近，沿黑龙江行围，径薄雅克萨城下，勘其居址形势。”③郎谈一行沿嫩江北上，经墨尔根，翻兴安岭，进抵雅克萨，然后顺黑龙江而下，到达瑷珲。他们沿途观察形势，研究敌情，认为攻取雅克萨是很有把握的④。一六八三年一月，郎谈等返回北京，向康熙奏报，认为“雅克萨可下，罗刹可破”，提出了“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的估计和建议⑤。

当时，对于征剿沙俄侵略军的问题，清廷大臣们尚未取得一

---

① 《平定罗刹方略》，第2卷。

② 《扈从东巡日录》。

③ 《八旗通志》，初集，《郎谈传》。

④ 《萨布素传》。

⑤ 《清圣祖实录》，第106卷，第23页；《八旗通志》，初集，《郎谈传》。

致意见。有人认为，国家历经战乱，亟需休息，“虽有强邻敌国侵略，也应当修文偃武”①；有人认为，黑龙江“地势最远，输饷最难”，不宜出征②。郎谈一行的实地调查及其报告，不仅否定了上述种种谬见和非战主张，而且促使康熙进一步坚定了以武力驱剿沙俄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

三　各族人民踊跃参加备战

清政府在基本确定了以武力驱剿沙俄侵略军的战略方针以后，关于这场反击战如何部署，怎样夺取胜利，便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了。康熙总结了长期以来抗俄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要从根本上防止沙俄入侵，保证边民永远安宁，不仅应驱逐或歼灭侵略军，尤其要“永戍黑龙江”，巩固边防，以免出现“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无已，边民不安”的局面③。他在听取了郎谈等人的报告后指出：“第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调乌喇、宁古塔兵一千五，并置造船舰，发红衣炮、鸟枪及演习之人，于黑龙江、呼马尔二处建立木城，与之对垒，相机举行。所需军粮，取诸科尔沁十旗及席北（锡伯）、乌喇之官庄，约可得一万二千石，可支三年。且我兵一至，即行耕种，不致匮乏。黑龙江城距索伦村不远，五宿可到，其间设一驿。俟我兵将至净溪里（精奇里）乌喇，令索伦接济牛羊，甚有裨益。如此，则罗刹不得纳我逋逃；而彼之逋逃者且络绎来归，自不能久存矣。其命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统兵往驻黑龙江、呼马尔。”④

不难看出，在这个初步的部署中，康熙已提出了“备足军食，永戍黑龙江”的战略思想。他在后来阐述“永戍黑龙江”的意义

---

① 李光地：《榕村全书》，第3卷。

② 《平定罗刹方略》，第2卷。

③ 《清圣祖实录》，第119卷，第8页。

④ 《清圣祖实录》，第106卷，第23—24页。

时又指出：沙俄侵略者“陆续聚集于黑龙江、松花江之间，构造木城，盘踞其城，则我取之维艰，是鄂（俄）罗斯为主兵，我反为客兵也。今我惟多贮粮食，永戍官兵，则我兵得逸，而鄂罗斯兵为劳矣。如此，则鄂罗斯轻兵来犯，断所不能；欲大队侵入，则彼粮食何能挽运耶？若黑龙江我兵不行永戍，自松花江、黑龙江以外，所居民人，皆非吾有矣！”① 在康熙看来，这个战略方针乃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

康熙钦定的这个战略方针，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清军抗击俄军的战略是有所不同的。那时，清军以宁古塔城为基地，当侦知俄军侵扰某地时，则派兵奔袭，予以痛击或歼灭之，无论在主观或客观上，还顾不到在黑龙江一带建城永戍，没有临近前线的根据地。因此，在战斗中，往往出现康熙所说的反主为客的不利形势。这不仅给清军带来长途奔袭、远程运输等重重困难，需要付出更大的牺牲，而且即使歼灭或驱逐了这次入侵之敌，却不能防止沙俄的再次入侵。在国内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康熙及时提出“永戍黑龙江”的思想，并把它作为抗击沙俄入侵的重要方针，无疑是适时的、正确的。

但是，康熙的这一战略方针，并未能立即为将领们所领悟。他曾问宁古塔将军巴海：“兵抵黑龙江，应驻何地？其详议以闻。”巴海奏称：“黑龙江、呼马尔距离雅克萨辽远，若驻兵两处，则势分道阻，难于防御。且过雅克萨，有尼布潮（楚）等城，罗刹倘水陆运粮，增兵救援，更难为计。宜乘其积储未备，速行征剿。俟造船毕，度七月初旬，能抵雅克萨，即亲统大兵，直薄城下。”② 巴海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末即任宁古塔将军③，在抗击沙俄侵略和建设东北边防方面是有贡献的，但他固执过去的打法，

① 《清圣祖实录》，第131卷。第17页。

② 《清圣祖实录》，第109卷，第7页。

③ 原称宁古塔昂班章京，1661年改。

主张“速行征剿”，忽视了“备足军食，永戍黑龙江”的战略方针。因此，康熙指出他“所议进征罗刹军务，殊为疏略”①，并且免去了他统兵进驻黑龙江前线的职务，改命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统兵，随后又提升他为黑龙江将军②。

为了贯彻“备足军食，永戍黑龙江”的战略方针，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动员人力和物力，不仅要在边疆地区动员，而且要动员内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粮食、参加运输和充当戍卒。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场由清政府发动、由清军将领直接指挥的自卫反击战，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反映了边疆各民族人民的意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清政府起初从科尔沁十旗和锡伯、乌喇官庄征集粮食一万二千石，以充军粮；随后派马喇至邻近黑龙江前线的索伦村购买牛羊、粮米，“以备军需”③。为了把军械及盛京内府庄屯的贮粮及时运往前线，保证供应，清政府筹划开辟辽河、松花江和黑龙江的水陆联运。即从辽河的巨流河渡口溯流运至东辽河上的等色屯（或称邓子村，在今吉林省梨树县），再陆运至伊屯门（今吉林伊通县境），经伊通河入松花江，顺松花江而下至黑龙江，再溯江上抵瑷珲。开辟这条运输线的关键是辽河和伊通河能否通航的问题。为了查明情况，清政府于一六八三年春派盛京刑部侍郎噶尔图和宁古塔副都统瓦礼祜分别勘测辽河和伊通河水势。不久，验明二河均“可行三丈之船”。④于是，清政府决定沟通辽、松、黑三江联运，沿途筑仓贮粮，并由当地各族人民组成一支运输队伍。从金州和宁远调拨八百名汉族水手，承担辽河

---

① 《清圣祖实录》，第109卷，第8页。

② 黑龙江将军于1683年10月建置。《康熙起居注》载：“萨布素甚优，与将军职任相宜。”萨布素熟悉边务，“文武兼通”，有与俄军作战经验。康熙擢他为黑龙江将军，可谓人地相宜。

③ 《平定罗刹方略》，第1卷。

④ 《清圣祖实录》，第108卷，第3—5页。

水运；从等色屯到伊通门的陆运由蒙族人民担任；松花江和黑龙江的运输队则由宁古塔官兵三百六十人、乌喇八旗猎户六百九十人、水手一百五十人（居吉林乌喇和宁古塔的汉人）组成。这支由广大基本群众组成的运输队，为抗击沙俄侵略，不避严寒酷暑，辛勤地往返于运输线上。

反击沙俄侵略军还需要大批战船和运输船只。一六八三年一月，康熙以“修整战舰，所关甚重”①，派遣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修船舰，随后又在巨流河和吉林乌喇等地大规模地伐木造船。吉林乌喇早在十七世纪五十年就已设厂造船②，并由此而得名船厂。现在，这里又聚集了大批从中原调来的造船工匠和当地的“流人”，他们夜以继日，辛勤劳作，成百艘船舰，源源不断地驶往黑龙江抗俄前线。

为沟通和加强黑龙江前线和内地的联络，清政府决定勘查并开辟从吉林到瑷珲的驿道。经过两次丈量，在吉林至瑷珲设置十九驿。每驿设壮丁并拨什库三十名、马二十匹、牛三十头。壮丁自盛京、宁古塔所辖各驿、柳条边派出，马牛由盛京户部采买送往。这些驿站的主要任务是：传递公文情报，接送官兵，运输物资等。在雅克萨反击战中，这些驿站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六八三年夏，乌喇兵和宁古塔兵共一千余人，各乘船舰顺松花江而下，他们于三姓会合后，由萨布素率领向黑龙江挺进。船舰溯流而上，扬帆竞发。七月十三日，清军进抵特尔德尼城附近，忽然发现一股俄军乘六艘船只顺流而来，俄军见清军势盛，一片惊慌，妄图靠岸逃奔，萨布素立刻命令清军迅速包抄，俄军

① 《平定罗刹方略》，第1卷。

② 杨宾《柳边纪略》载：“船厂设于顺治十八年，昂邦章京萨尔虎代（即沙尔虎达）造船于此，所以征阿（俄）罗斯也。”按：沙尔虎达死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造船之事当在其生前，即1659年前，杨宾所记年代显然有误。

全部被围困。

原来，这股近七十名的俄军，是沙俄从雅克萨派出的“远征队”，其头目叫梅利尼克，他们企图到黑龙江下游去劫掠，并援救在那里遭到当地人民痛击的俄军，不巧在这里碰上了清军。

萨布素决定，对被困俄军暂缓攻击。他派遣两名军官到俄军船上，把梅利尼克等找来谈判，当面指出利害，令其缴械投降。梅利尼克等见形势不利，深知反抗无异于自取灭亡，只得乖乖地投降①。清军不战而胜，士气遽增，声威大震。一时间，中国将发动剿灭侵略者的战争消息不时地传到俄军那里，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如临灭顶之灾。

萨布素率军乘胜抵达瑷珲，在这里建城练兵，进一步为反击战作准备。

清军的挺进瑷珲，“激励了附近的各个通古斯部落，这些部落原来只是出于畏惧才向俄罗斯人缴纳沉重的实物税……所以他们希望摆脱俄罗斯人的桎梏。他们开始袭击小股哥萨克”②。

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的费雅喀、赫哲族人民也奋起抗击俄军。一六八二年，当以弗罗洛夫为首的沙俄匪徒闯入恒滚河一带烧杀抢掠时，费雅喀和赫哲族人民曾用各种巧妙办法伏击敌人。次年，当地人民联合起来，组成一支三百多人的队伍，向弗罗洛夫匪帮发起攻击，“击杀罗刹甚众”，并把残敌围困在他们的据点里③。

居住在牛满江（今苏联布列亚河）一带的奇勒尔人，在奚鲁葛奴的带领下，与流窜到那里的一股俄军展开激战，杀敌十余

① 《萨布素传》；《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59—60页。

②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63页。

③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56页；《清圣祖实录》，第114卷，第3页。

人①。

居住在精奇里江一带的鄂伦春人，多年来遭受俄军的蹂躏，对俄军切齿痛恨。他们在头人朱尔铿格的带领下，袭击俄军，击毙五人，缴获鸟枪多支②；盘踞在西林宾斯克的沙俄残匪，慑于清军的声威，携带人质向北逃窜，为当地人民侦知，他们设下埋伏，截击逃敌，击毙十五人，夺回了人质，余者"抛弃了雪橇，四处逃命"③。

清政府进行雅克萨反击战的决策，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从而得到了各族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他们紧密配合清军，积极投入反侵略的自卫战争。抗俄声浪震憾着白山黑水，席卷东北大地。发动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的条件逐渐成熟。

第二节　两次雅克萨反击战

一　第一次雅克萨攻城战

清军进驻瑷珲等地以后，它所面临的任务是：一要建立基地，做好战备，巩固边防，完成"永戍黑龙江诸务"；二要攻取俄军盘踞的老巢雅克萨，歼灭俄军主力；三要分兵拔除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的据点，彻底扫荡沙俄侵略者。当时，由于精奇里江一带和黑龙江中下游的沙俄据点常常遭到袭击，形势非常有利于清军扫荡残敌。清军将领萨布素等作出具体部署：一方面建城屯田、迁移家口、运贮粮秣；一方面派出清军与当地人民配合，首

① 《清圣祖实录》，第113卷，第9页。

② 同①。

③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60页。

先拔除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的据点，以利于最后集中力量攻取雅克萨，彻底歼灭俄军。

一六八三年冬，萨布素即跟朱尔铿格等联络，派遣夸兰大鄂罗舜率军扫荡精奇里江一带俄军。在当地人民密切配合下，这支精悍的部队顶风雪，战严寒，溯精奇里江上行，直抵多隆斯克和西林宾斯克（位于西林木迪河畔）。这里的俄军闻讯已逃亡一空，清军把塞堡焚毁后，继续溯流而上，奇袭结雅斯克堡，将处在梦中的俄军全部包围。鄂罗舜派俄俘进堡劝降，俄军束手无策，被迫投降，交出火枪二十支，被关押的鄂伦春族人质获得了解放①。

接着，萨布素即谋划分兵扫荡黑龙江下游的俄军。一六八四年二月，他向清政府提出一个具体作战计划："牛满罗刹抵恒滚，同来自北海之罗刹与飞牙喀战，退居河洲。若不速计剿抚，则赫哲、飞牙喀、奇勒尔人民必被残害；且恐罗刹复增发前来。宜乘四月冰解时，即遣夸兰大二员率官兵三百人，并发红衣炮四具，令附近恒滚口飞牙喀噶克当阿等向导，抵罗刹所据地，先行招抚。不即归降，则进兵剿灭。如罗刹闻风先遁，所发之兵，即乘机安辑。"②

清廷批准了萨布素的作战计划。五月，萨布素即拨兵三百余人，由噶克当阿等作向导，前往黑龙江下游。当清军进抵恒滚河时，当地俄军已先期逃遁。清军不畏艰难，翻山越岭，直追到图库尔河，包围了这里的俄军据点，俘虏敌人四十七名③。

正当清军建立基地，积极备战，用兵于黑龙江下游的时候，康熙下达一道谕旨，命令萨布素出兵雅克萨，"取罗刹田禾"，使之

① 《清圣祖实录》，第114卷，第18页；《俄国人在黑龙江》，第40页。

② 《清圣祖实录》，第114卷，第3页。

③ 《萨布素传》。

“自困”①。萨布素根据前线的具体情况，没有执行这道命令，因此，他受到康熙的“诏责”，一再蒙受“坐失机宜”的罪名②。对此，今日必须加以辨明。

康熙的上述命令，是根据马喇的“请敕黑龙江将军水陆并进，作攻取雅克萨状，因取其田禾，则罗刹不久自困，量遣轻骑剿灭似易”的判断作出的③。分析一下前线的形势，不难看出，马喇的建议实乃纸上谈兵，而且出于一种侥幸心理。

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是，俄军方面：沙俄政府得知清军将进行反击的消息后，更加疯狂地进行扩军备战。一六八三年，沙皇命令在西伯利亚各地招募一千名哥萨克，以增援雅克萨的俄军④；一六八四年，又成立了雅克萨督军区，指派托尔布金督军，多方聚集力量，准备婴城顽抗⑤。据同年七月俄俘供称：“大兵（清军）未来之先，雅克萨城已加修造。昨岁闻大兵进发，城外复增木栏。所在农人尽调入城内，打猎、牧貂亦皆罢止，田禾未熟即行刈获。因今春见兵至，遂于旁卧一带仍旧遣人耕种，昂古墨阿山顶设五人更番瞭望。今夏自尼布潮（楚）复增发四百人，计见(现)在雅克萨者约九百人，在尼布潮者不知其数。”⑥俄军使用的是火枪、火炮，而且据城固守，以逸待劳，战斗力是比较强的。

清军方面：当时在黑龙江前线由萨布素率领的乌喇、宁古塔和京旗兵共约一千五百人，已从中派出三百多人前往黑龙江下游作战，所剩部队担负着筑城、屯田、运输、迁移和驻防等任务，

---

① 《清圣祖实录》，第115卷，第19—21页。

② 同①，第116卷，第1—2页。

③ 《清圣祖实录》，第116卷，第22—23页。

④ 《哥萨克在黑龙江》，第63页；《清圣祖实录》，第120卷，第19—20页。

⑤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171页。

⑥ 《平定罗刹方略》，第2卷。

显然兵力是不足的。况且清军进驻黑龙江才几个月，一切战备正在进行之中，甚至连六月份以后的口粮尚在运输途中。①

从对比中可见，清军的兵力不足，战备很不充分，因而进取雅克萨的时机还不成熟。马喇所谓“作攻取雅克萨状，因取其田禾”之议，绝不像其想象的那样容易，在敌人重兵固守的城下行动，自然会引起一场激烈的战斗。萨布素是一位讲求实际、“沉勇好兵略”的将军②。他从实际出发，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利害，抵制了康熙的命令，并上奏清廷，很委婉地说：“大兵驻临边地，宜水陆并进，取罗刹田禾。但臣军粮自六月初三日给粮、治装，约至初十始得启行。问罗刹降人，俱言：雅克萨早熟，诸禾彼时渐行收获。今溯流而上，值霪雨之期，江水泛滥无常，陆路亦复泥泞。纵令疾行，非一月不到。是则取禾无及，徒劳士马。况城池、庐舍修筑未成，迨至回时，正值天寒，难于兴作。”同时提出“请暂停今岁（一六八四年）兴师，俟来年四月内增兵进取雅克萨城”的建议③。

尽管萨布素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康熙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尚的尊严，仍对萨布素予以“诏责”。然而，康熙是正视现实的，并不坚持“成命”，事实上他听取了萨布素的意见。一六八四年九月，康熙派都统瓦山、侍郎郭丕赴黑龙江，令“会同该将军，将雅克萨地方应否攻取，作何行事，方克有济，逐一详明议奏。”④为了加强前线兵力和后勤供应，清政府又派员到山东、河南和山西等地，选择善用藤牌的官兵调往前线，并从福建等地征集双层坚固藤牌和片刀等器械；调遣盛京兵五百人前往瑷珲，“代

① 1683年夏萨布素率军到黑龙江前线时，仅带次年6月份以前的口粮，此后的军粮自1684年开江后方才启运，须7月中到瑷珲。

② 《萨布素传》。

③ 《平定罗刹方略》，第2卷。

④ 《清圣祖实录》，第116卷，第23页。

黑龙江兵守城种地”；下令将乌喇等处粮食运至瑷珲；决定自墨尔根至雅克萨设驿，调杜尔伯特、扎赉特蒙古兵五百人维护交通①。

一六八五年初春，瓦山和萨布素等向清廷提出一项进取雅克萨的作战方案：“我兵于四月杪，水陆并进，抵雅克萨招抚。不行纳款，则攻其城。倘万难克取，即遵前旨，毁其田禾以归。”② 这个先礼后兵的方案及时得到批准，再次表明清政府和平解决沙俄入侵的愿望。随后清政府又充实了前线领导机构，派都统彭春赴黑龙江任清军主帅，增派副都统班达尔善、护军统领佟宝、副都统马喇及銮仪使侯林兴珠等参赞军务。

三月，达斡尔族官员倍勒尔再次奉命率本族健儿三十余人抵雅克萨侦察，他们机智勇敢，深入敌穴，捕捉俄军噶瓦力喇等七人，“并详勘情形以报”。据俄俘供称：“去岁雅克萨城内设立重木，中实以土。闻大兵至额苏里，即遣人各处求援。援兵千人，今年二月前队已至，后队未来。”③ 清军及时地掌握了敌人动向，对即将开始的反击战十分有利。

四月，清军在瑷珲等地集结。这支部队包括：来自北京、盛京、乌喇和宁古塔的满族官兵；来自山东、山西和河南等地的汉族官兵；当地的达斡尔和索伦兵。总计约三千人左右。还有一些水手和工匠也随军作战。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抗俄反侵略战士，汇聚在黑龙江前线，同仇敌忾，秣马厉兵，决心一举驱逐侵略者，收复祖国大好河山。

五月二十日（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瑷珲城下，旌旗招展，人欢马跃，战鼓咚咚，号角齐鸣。都统彭春和将军萨布素

① 《清圣祖实录》，第120卷，第16页。
② 同①，第119卷，第4页。
③ 《清圣祖实录》，第120卷，第19—20页。

率领清军开始向雅克萨进军。

六月初，清军前哨骑兵逼近雅克萨城郊，获得一批俄军牲畜。二十三日，清军兵临城下，在雅克萨对面的小岛（今古城岛）上设立了前线指挥所。按原定先礼后兵原则，当即向俄军发出用满、蒙、俄三种文字书写的通牒，其内容是：

"我圣主前曾多次派人或行文，令尔等撤回，并遣还我逃人。尔君主多年来未复一文，不仅不归还我逃人，反而愈加侵我内地，骚扰地方，抢掠妇孺，滋事不止。为此派遣官兵，堵截尔等所行之路，于亨（恒）滚等地招抚罗刹，未加杀害，而予收养。因尔等仍不撤出雅克萨、我圣主特钦命我等率领官兵征讨尔等。我官兵之威力，攻无不克，若即刻攻占尔城，均将化为灰烬。然岂止尔罗刹，即是天下万邦之人，我圣主均加怜悯，愿其各自安居乐业。因此再三宣谕，不忍即刻将尔等剿灭。尔等撤至雅库地方（雅库次克），以雅库为界，于该地捕貂纳税，不入我界，俱行放还我逃人，则我亦将尔投降之人员悉予遣回。若以雅库或某地为界，捕貂谋生，则将尔等之意，行文奏请我圣主，我等将予以转奏。若仍执迷顽抗，则大兵进剿，将雅克萨城毁尽杀绝，彼时追悔莫及矣。"①

俄军对中国的劝降书不加理睬，甚至"出言不逊"②，自恃城防坚固，拒绝投降。于是，清军水陆列阵，包围了雅克萨城③。

二十五日晨，清军发现一股哥萨克乘木筏顺流而下，"持火器来犯"，企图增援雅克萨。彭春即派护军参领雅勒泰等溯流而上，前往招抚。不料这股俄军进行顽抗，雅勒泰遂奋勇当先，纵身跃上木筏，连砍数人，清军接踵而至，与敌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格杀敌人三十多人，其余全部活捉④。

---

① 故宫明清档案部藏：《都统彭春为使罗刹撤至雅库遣还逃人致雅克萨头目咨文》，康熙二十四年二月。

② 《八旗通志》，初集，第153卷，《郎谈传》。

③ 关于清军围困雅克萨的日期，各书记载前后互有参差，本文仅采一说。

④ 《八旗通志》，初集，第153卷，《郎谈传》。

当晚，清军开始攻城。副都统雅钦、营门校尉胡布诺等从城南进兵，他们设立“挡牌”、“土垄”，施放强弩，佯攻城南，迷惑俄军，牵制城内火力；副都统温岱、护军参领瓦哈纳、汉军提督刘兆奇等率军至城北，架设红衣大炮，向城内猛轰；护军参领博里秋、营门校尉乌沙、绿旗左都督何悠（佑）等率军用神威将军炮从东西两侧夹攻；副都统雅齐纳、镇守达斡尔提督白克等率水师封锁江面，以防敌人从水上逃遁①。

各方清军互相配合，火力密集，炮弹如雨，呼啸着飞向雅克萨城堡，爆炸声震天动地，城内火光烛天，浓烟滚滚。在炮火的掩护下，藤牌兵一手持牌，一手持刀，奋力冲杀。世居这里的达斡尔人、索伦人和鄂伦春人，个个都是令敌生畏的弓箭手，他们同仇敌忾，纷纷赶来助战。

在中国军民的猛烈攻击下，城内俄军士气沮丧，乱作一团。被击毙者横七竖八，受伤者卧地呻吟，幸存者抱头鼠窜，神父赫尔莫根手持十字架，口中念念有辞，向上帝呼救，给俄军打气助威②。

经过几天激战，俄军伤亡重大，城内的商铺、粮仓、教堂和钟楼等统统被轰塌、烧毁，塔楼和城堡也破坏无遗，而俄军寄望的拜顿援军仍毫无音讯。清军在城墙下堆积大量木柴，决定对负隅顽抗的俄军实行火攻。这时，陷于重围的沙俄残匪彻底绝望了。为了保全性命，他们推神父赫尔莫根去见托尔布津，请求他放弃抵抗，向清军投降。被打得焦头烂额的托尔布津，已感到山穷水尽，众叛亲离，不得不向清军乞降③。

彭春和萨布素等接受了俄军投降，召见托尔布津，向其阐明

① 《八旗通志》，初集，第153卷、《郎谈传》。

② 《俄国人在黑龙江》，第42页。

③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65页。

了清政府的严正立场和宽大政策。托尔布津感激涕零，发誓不再来犯，随后“稽颡而去”。投降的俄军允许回俄，“愿归者六百余人，并其器物，悉与遣归”。巴什里等四十五人不愿回国，要求留居中国，清军予以接纳。曾被俄军掠获而先在雅克萨作人质的索伦、巴尔虎人一百六十余名也获得了解放，“尽皆遣回本地”①。

第一次雅克萨攻城战以中国的完全胜利而宣告结束。清军凯旋回师，驻扎在瑷珲等地。当时，康熙指示：“雅克萨虽已克取，防御决不可疏，应于何地驻兵弹压，此时即当定议。”② 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决定“以副都统温岱、那秦驻守黑龙江（瑷珲），萨布素移驻墨尔根，建城防御。”③ 由于清政府（包括前线的将领）对于沙俄的侵略本性缺乏足够认识，不仅没有在雅克萨留兵驻守，就连康熙早先发布的“设斥堠于雅克萨”的指示，也没有认真执行。清军把雅克萨城焚毁后，急忙班师回瑷珲。这是严重的失策，它给沙俄侵略军卷土重来留下了可乘之机，使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兴师，发动第二次雅克萨攻城战。

二 第二次雅克萨攻城战

一六八五年七月十日，托尔布津带领残兵败将狼狈逃回尼布楚，由拜顿率领的援军也同时赶到。俄军力量在有所加强之后，又激起重占雅克萨的野心。

一六八四年，沙皇任命符拉索夫为尼布楚督军。符拉索夫曾先后充当色楞格斯克和伊尔库次克督军，对推行沙皇的扩张政策十分卖力，他对清军收复雅克萨等地十分气恼，准备反扑。七月十五日，他派出由“五十人长”帖利清带领的一支七十人队伍，

① 《八旗通志》，初集，第153卷，《郎谈传》。

② 《清圣祖实录》，第121卷，第16页。

③ 《盛京通志》，第57卷，第7页。

潜入雅克萨侦察。八月七日，侦察部队回到尼布楚报告说：雅克萨城堡已被焚毁，清军全部撤离，但地里的庄稼却完好无损①。符拉索夫认为，这是重占雅克萨的好机会，立即派遣拜顿率领近二百名俄军前往，随后，曾在清军面前信誓旦旦保证不再入侵的托尔布津又重操旧业，率领后续部队三百多人再次侵入雅克萨，并且被任命为雅克萨督军②。

俄军重占雅克萨后，收割了田间庄稼，并着手在城堡故址重新筑城。新筑城堡十分坚固，四周环以高三俄丈的土墙；四面筑有四棱突出的炮垒；土墙外掘有环城壕沟；在面江的一侧，还竖起一道直抵江边的木栅。在城堡内修建了粮库、火药库和军需仓库，贮备了大量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③。妄图长期固守，永远霸占。

清军对俄军的侵略本性认识不足，以为俄军会恪守誓言，不会再犯。但当地人民却密切注视着俄军动向。他们装做缴实物税的样子而深入敌穴，探听军情，向清军提供情报④。一六八六年初，萨布素派骁骑校硕格色率领一支轻骑兵向雅克萨方向巡逻，途遇奇勒尔人勒定吉尔。勒定吉尔把俄军“复来雅克萨，筑城盘踞”的情况提供给硕格色。硕格色急驰墨尔根，报告将军。萨布素大为震惊，马上向清政府奏报，并请求于开江后“督修船舰，亲率官兵，相机进剿”⑤。

为了切实掌握俄军动向，清政府指派索伦副总管乌木布尔代等前往雅克萨侦察。乌木布尔代等机智地俘虏了一名俄兵，进

---

①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183页。
②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66—67页。
③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67页。
④ 同前书，第67—68页。
⑤ 《清圣祖实录》，第124卷，第15页。

一步摸清了俄军动向。清政府决定再次攻取雅克萨。

三月六日，康熙颁发谕旨："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其令将军萨布素等，姑停迁移家口，如前所请，速修船舰，统领乌喇、宁古塔兵，驰赴黑龙江城。至日，酌留盛京兵镇守，止率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萨城，并量选候补官员及现在八旗汉军内福建藤牌兵四百人，令建义候林兴珠率往。"① 又派郎谈、班达尔沙和马喇赴黑龙江参赞军务；命博鼎从筑城、屯田官兵内挑选二百人，驻扎墨尔根，听候调遣；下令免去索伦和达斡尔族人民当年贡赋，"俾之饲秣，并修整器械，以备调用。"②

六月底，萨布素、郎谈等率清军从瑷珲出发，再次向雅克萨进军。

七月十八日，清军水陆会师于查克丹地方，进逼雅克萨城下。萨布素再次致书托尔布津，历数俄军不守誓言，重犯中国疆土的罪行，要求俄军立即"返回本土"，否则，将被消灭净尽。托尔布津对清军的警告非但置若罔闻，反而指挥俄军偷偷出城，鸣枪放炮，遥击清军。监军郎谈率护军参领马世基等以"龙炮"还击，敌军被击退。清军乘胜进至古城岛，在此安营扎寨，并派出一支水师扼据上游，防止尼布楚俄军增援。

二十三日，清军开始攻城。郎谈等率军在城北安设炮位，向城内轰击；班达里沙和雅钦等率军由城南冲击。托尔布津力图阻止清军向城堡进逼，指挥俄军出城迎战。班达里沙挥军迎击，重创俄军，并追至城下。

雅克萨城南有个土阜，为俄军据守。这股俄军与城内敌人彼

① 《清圣祖实录》，第124卷，第15页。

② 《平定罗刹方略》，第2卷。

此呼应，居高临下，对清军威胁很大。为扫除这个障碍，萨布素派副都统温代、白克等率藤牌兵奋力袭取了土阜，并设兵固守。俄军丢失了这个据点，直如断了手臂，一再乘雾来争，皆被清军击退。

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俄军被击毙一百一十多人，士气大杀，再也不敢出城搦战了。但俄军依恃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仍在负隅顽抗。当时清军只有二千余人，大部份使用弓箭刀矛作战，杀伤力较小，在敌人的坚城利器之下，显然不宜攻坚作战。鉴于这种情况，萨布素决定“进兵直抵贼城，掘长堑、立土垒以困之。”① 清军在炮火弓矢的掩护下，在城堡四周掘沟竖垒，准备长期围困敌人。俄军面临绝境，疯狂反扑，鏖战四昼夜，屡遭重创，连托尔布津也被炮火击中，身负重伤而死。

托尔布津死后，俄军改由拜顿指挥。他们军心动荡，士气大跌，龟缩城里，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成了瓮中之鳖。符拉索夫急忙派隆沙科夫率领俄军七十人前来援救。当这支援军乘船驶至鄂尔多昆河口时，便不敢再走水路，改由山路潜入雅克萨附近。他们见清军防守严密，“难以偷袭”，便偷偷地返回尼布楚②，符拉索夫援救雅克萨的计划也随之破产了。

严冬来临，清军不再强攻，而加强了对俄军的围困。清军除在城下东南北三面掘壕筑垒外，又于壕外设置木桩、“鹿角”，分兵把守；在城西对岸的古城岛上筑起指挥部和过冬营寨，炮位对准雅克萨，控制着江面；东西两岸驻扎水师，严防敌人由江上窜逃；在离城六、七里的黑龙江上游的江湾内存放船只，拨兵守护，并防御从尼布楚方面派来的援军。

为了长期围困俄军，清军还调整了兵力：把疲瘦的马匹发回

① 《八旗通志》，初集，第153卷，《郎谈传》。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100页。

瑷珲和墨尔根饲养；调副都统博鼎率筑城兵二百人到前线增援①。在萨布素严密部署下，被困俄军已成笼中之鸟，插翅难飞。

经过五个多月的围困，俄军面临覆灭境地。他们不是被清军击毙，就是死于恶性蔓延的坏血病。到一六八六年年底，侥幸活命的只剩下一百五十来人，而其中大部份已丧失了战斗力。拜顿在给符拉索夫的报告中哀鸣："目前，我和哥萨克们生活在恶臭的横尸之中，大人，没有你的恩准，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敢下葬，免得陷于罪孽。大人，现在即使你允许安葬，也已无人筹划此事，毫无办法做到。"② 这时，清军又在城南和城北筑起高台，架起大炮，准备轰击。俄军完全陷于弹尽粮绝、束手待毙的困境。雅克萨这座号称"第一流"的坚固城堡已危如累卵，旦夕可下。

十二月，雅克萨前线清军接到清政府关于停止攻城并撤围的命令。原来，沙俄政府见武力侵占黑龙江地区的计划已不能得逞，为摆脱雅克萨俄军覆灭的厄运，不得不接受清政府曾多次提出的和平建议，并派急使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来京通知清政府，俄国政府已指派费·阿·戈洛文为大使，前来与中方举行边界谈判，并"乞撤雅克萨之围"③。清政府接受了俄国的请求，派御前侍卫马武等驰抵雅克萨，向清军宣布康熙谕旨："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夺，俟鄂（俄）罗斯后使至定议。"④ 清军奉旨撤围，雅克萨反击战至此结束。

---

① 《清圣祖实录》，第127卷，第14—15页。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776页，注释117。

③ 《清圣祖实录》，第127卷，第24页。

④ 同③。

三　雅克萨反击战胜利的原因和历史意义

雅克萨自卫反击战以中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这场反击战的主攻方向是沙俄侵略者盘踞的老巢雅克萨，总的战略目标是收复被沙俄侵占的领土，解除侵略者加在各族人民身上的灾难。因此，清政府全面反击沙俄侵略者的号令犹如春雷，震动了白山黑水，好像一条纽带，把患难与共的各族人民连结在一起。爱国清军和广大人民团结一致，协同作战，夺得了反击战的胜利。取得胜利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两次雅克萨攻城战中，从备战到战役结束，人民群众的力量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了。虎狼入室，首先受害的是当地各族人民，所以他们抗击侵略者的要求最强烈，行动最坚决，战斗最勇敢。清军向黑龙江挺进的消息一传开，各族人民就闻讯响应，纷纷拿起武器，主动进击敌人，在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上下游两岸的广阔地域内，处处燃起反抗沙俄入侵的烽火。清军在各族人民的密切配合下，数月之间，就把除雅克萨以外的俄军扫荡殆尽，为雅克萨攻城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两次攻取雅克萨城过程中，当地各族人民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助战，正如拉文斯坦所说："许多通古斯人从邻近各地来参加中国军队。事实证明他们是一些可怕的弓箭手。"① 五百名达斡尔族士兵，满怀仇恨，不畏艰险，毅然携带眷属返回故地，进驻额苏里，协助清军扼守要地。达斡尔族人民还机智地深入敌穴，刺探情报，使清军及时而准确地掌握了敌人的动向。

后方的各族人民也热烈支持这场反击战。他们屯田蓄粮，准备牛羊，以供军需；修建驿道，维护交通；建筑城堡，巩固基

① 《俄国人在黑龙江》，第44页。

地。在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保证了反击战的顺利进行。雅克萨反击战还得到了国内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声援，蒙古族、锡伯族和汉族人民不断向前线输送粮食、战马等军需物资，他们充当船工、水手，积极为反击战服务。地处外贝加尔湖东南的蒙古族人民也遥相呼应。他们袭击色楞格斯克，“赶走牲畜，杀死俄国人”，致使敌人龟缩城里，“不敢从城堡里出击”①，有力地配合了雅克萨反击战。

在前方和后方各族人民大力支持和紧密配合下，清军胜利地进行了两次雅克萨攻城战，战胜了城堡坚固、拥有精良武器的侵略军，使沙俄武力侵占我国黑龙江地区的计划受到了坚决遏制。

雅克萨反击战是十七世纪中国军民抗俄斗争的高潮，各族人民的联合斗争是这一高潮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当时，清军投入反击战的只是两千多人，而抗俄声浪席卷了祖国东北的广大地域。这就再次表明，各族人民是抗俄的主力军，是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二，强大的国力是保证反击战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清王朝此时统治下的中国，还是一个拥有抗击外来侵略潜力的国家。一六四四年清王朝入关，为夺取全国的统治权、建立统一的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一六六二年消灭了南明政权，一六八一年平定了“三藩”叛乱，一六八三年降服了割据台湾的郑克塽，国家日趋统一，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在长期的征战中，清政府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而当时的东北是满族的故乡，是清王朝多年经营的后方基地，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较稳定。大敌当前，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清政府反击沙俄侵略的决策，自然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这就更有利于发挥国力，保证了反击战的顺利进行。

---

① 《1619—1729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第39页。

第三，做为清朝统治者中的杰出人物——康熙，他励精图治，制定了反击沙俄侵略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他坚持维护领土主权和边民安宁的严正立场，总结了跟沙俄侵略者斗争的经验，在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中俄争端的同时，也没有放弃武力驱剿的准备。在关键时刻，康熙排除内部畏难、妥协情绪的干扰，及时地把反击沙俄侵略的斗争放在武力驱剿这个基点上，"决意命将出师，深入挞伐"。在战略战术上，他把"永戍黑龙江"、巩固国防和驱逐侵略者紧密结合起来，并坚决贯彻执行，对反击战作了周密、充分的准备，使这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重大胜利。

第四、当时沙皇俄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为争夺乌克兰，它同波兰进行了长达十三年的战争（一六五四——一六六七年）；为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跟瑞典关系十分紧张；而南侵克里米亚，又遭到挫败。同时，国内人民不断起义，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矛盾重重。这一切，都牵制了沙俄的力量，使它无力抽调更多的军队到远离欧洲的黑龙江地区作战。在客观上，为中国夺取反击战的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总之，雅克萨反击战是正义的，正义的斗争是不可战胜的。雅克萨反击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雅克萨反击战是中国人民早期反抗殖民主义侵略斗争的主要组成部份，对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具有重大的和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场反侵略战争，斩断了沙俄殖民者伸进我国黑龙江地区的魔爪，促进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尼布楚条约》，乃是十七世纪黑龙江地区各族人民抗俄斗争，特别是雅克萨反击战的直接产物。事实证明：没有胜利的雅克萨反击战，就不会有平等的中俄《尼布楚条约》。

第三节　尼布楚谈判期间与沙俄侵略者的斗争

一　清政府争取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

如前所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清政府把反对沙俄侵略的斗争转移到武力驱剿的基点上，但仍然致力于和平解决因沙俄侵略我国领土而引起的争端。

在第一次雅克萨攻城战前，清政府就亟欲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俄军入侵的问题。一六八三年秋，清军进抵黑龙江，招降了以梅利尼克为首的一股沙俄侵略军。清政府对俄俘甚为优待，目的就在于谋求和平解决问题。康熙给理藩院尚书阿穆瑚琅的谕旨中说："顷者罗刹诸人，经过黑龙江地方，遇我将卒，降其三十余人。奏至，朕体好生之德，未戮一人，皆加豢养，使各得其所。今雅克萨、尼布潮（楚）罗刹等，若改前过，将根忒木尔等逃人送来，急回本地，则两国无事，于彼为益不浅；倘犹执迷不悟，留我边疆，彼时必致天讨，难免诛罚。如路远难归，倾心投诚者，朕亦纳之，必加恩恤，使各得其所。"① 在这道谕旨中明确指出，沙俄入侵者撤回本土、归还逃人，是和平解决争端的关键。理藩院遵旨用满、蒙、俄三种文字，把上述谕旨写成信件，派遣俄俘二人携信前往雅克萨投递。然而，清政府此举没有得到俄方响应，使清政府不得不付诸武力反击。

在清军出动之前，清政府再次发出和平解决中俄争端的呼吁。一六八五年三月，康熙直接致书沙皇，信中说："惟因尔罗刹

① 《清圣祖实录》，第112卷，第4—6页。

人骚扰滋事不止，朕方出大兵征讨。虽然如此，朕愿天下万邦均享安乐之福，一切生灵各得其所。又屡降敕谕：倘若尔怜悯边民，使其免遭涂炭流离之苦，不犯发动兵革之罪，即当迅速撤回雅克萨之罗刹，以雅库等地为界居住，望明确复文或遣使，朕即令征讨之大兵停止前进，撤至边界地方。"① 在此信中，除再次阐明了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原则立场外，还说明清政府没有放过任何争取和平解决的机会。

清政府以为，前此发给沙俄的所有信件，可能因为道远阻隔或其他原因而未能送达。为了保证把此信送至莫斯科，康熙决定派遣俄俘多人，分四路前往：一路取道雅库次克；一路经由卡尔梅斯克，取道托博尔斯克；一路取道雅克萨；一路经外蒙古，取道色楞格斯克。这反映了清政府希望以和平途径解决中俄争端的诚意。

当俄军在第一次雅克萨攻城战中被困得走投无路而被迫投降时，清军对俄俘采取了极为宽大的政策，只要他们撤离雅克萨，保证不再重犯中国领土，就将他们释放，并准许带走武器和财物。这在此前的战争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说明清政府确实希望与沙俄"友好相处"，停止战争。

当第二次雅克萨攻城战胜利在握之际，有一个荷兰使团来到北京，预定九月回国，康熙听说"伊国与鄂（俄）罗斯接壤，语言亦通"，便下令兵部"其以屡谕情节，备悉作书，用兵部印，付荷兰国使臣转发鄂（俄）罗斯察汉（罕）汗处"，令其"收回雅克萨、尼布潮（楚）罗刹"，使"两界人民均得宁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察汉汗复奏时，令其使由陆路直来。若陆路难通，即以来

① 《康熙帝为使俄国速敕罗刹、停止滋扰致察罕汗敕谕》，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转引自《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第194页。

疏付荷兰国代奏。再依此作书，发西洋国转达之。”① 可以说，清政府为和平解决中俄争端，已经作到了仁至义尽。

一六八五年十一月，俄国收到了康熙给沙皇的信件，同时得知俄军在黑龙江上的败讯。沙俄统治集团本想派兵增援，但是，由于对外战争连遭挫败，国内人民纷纷起义，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无力分兵到黑龙江地区作战。于是，转而重视了康熙的信件，把挽回侵华败局，寄希望于与清政府的“和谈”上。十二月初，沙俄政府决定派遣使团与中国谈判，并立刻派出信使，急驰北京，要求中国撤雅克萨之围。

一六八六年一月，沙俄政府组成了以戈洛文为首席全权大使的谈判使团。费·阿·戈洛文出身于贵族世家，他的祖父老戈洛文曾就任雅库次克督军，正是他派遣波雅科夫一伙第一次侵入我国黑龙江地区。他的父亲阿·普·戈洛文是沙皇米哈伊洛维奇和阿列克塞耶维奇的政府要员，后来又成为彼得一世的亲信。侵华事业，祖孙相承。费·阿·戈洛文曾在宫廷供职，官至御前大臣，也是沙俄侵华政策的鼓吹者。他被任命为首席全权大使，又授予他布良斯克总督头衔，以突出其身份。使团的副大使是尼布楚督军符拉索夫和叶尼塞斯克秘书官科尔尼茨基，他俩都以熟悉贝加尔湖以东和黑龙江一带情况，富于侵略经验而著名。此前，沙俄政府调派费·阿·戈洛文的父亲为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以便“顺利地”、“迅速地”给使团提供兵员和“在西伯利亚很难得到的一切必要装备”②。

使团启程前，沙俄政府向戈洛文颁发训令：谈判时，应向中方宣布，沙俄政府已下令运送“无数强有力的军队以及大量武器弹药”前往达斡尔地区作战，只是在接到中国皇帝建议和谈的国

① 《清圣祖实录》，第127卷，第10—11页。

②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中译本，第134页。

书后才同意谈判的①，妄图以武力恫吓中国。训令中还提出了俄方的划界方案：首先“应以黑龙江为界”；如中方不同意，则“应将国界定在流入黑龙江的比斯特拉河或结雅河（即牛满江或精奇里江——引者）”；“若再不能获得此项结果，最后的定约即以雅克萨为界，但须包括黑龙江及上述比斯特拉河与结雅河沿岸全部渔猎场在内”；“如果中国人坚持原有主张，毫不让步，不愿意根据上述条件缔结和约，大使必须依照沙皇陛下的命令和西伯利亚部的军事训令采取行动（关于作战的行动）。”② 这一训令充分体现了沙俄军事侵略和外交谈判的两手策略。

二月五日，戈洛文率领五百多人的“卫队”和二百七十辆满载弹药、货物的车队，从莫斯科出发。四月三日，到达托博尔斯克。在这里开始充实部队，招募哥萨克兵。然后取道苏尔古特等地，于九月十六日抵达叶尼塞斯克。沿途新招募哥萨克兵一千四百余名，连同从莫斯科带来的五百火枪兵，总数约二千人。这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队伍”，“在当时无疑是相当大的军事力量”③。它远远超出了护卫使团的需要，而成为一支进攻的力量。不仅如此，按照沙俄政府的指示，“所有各团都应当从叶尼塞斯克开往涅尔琴斯克，如果需要，则开往阿尔巴津去”④，以便同中国军队作战。

在叶尼塞斯克，戈洛文收到符拉索夫的求援报告，他立即派遣火枪兵中校鲍加蒂廖夫率三百名部队迅速前往增援，随后又派施马贝格上校带领二百名火枪兵兼程奔往前线。甚至后来他获悉

---

① 《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中译本，第136页。

② 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江载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7页，《原始文件：致柯罗文·费要多罗·阿历克塞维奇的训令》。

③ 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中译本，第113页。

④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189页。

清政府已停战撤军时，仍不断向雅克萨增派军队，运送作战物资。

十月，沙俄使团到达安加拉河畔的雷宾斯克。由于严冬到来，交通困难，只得在此过冬。次年春，派往中国的信使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从北京返回俄国，到雷宾斯克向戈洛文报告：中国皇帝“愿意同陛下就划界、订约、平息争端和派遣全权大使等事宜进行协商，并已命令中国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在全权大使到达之前，他们将不对阿尔巴津采取行动。”①

一六八七年九月，戈洛文使团渡过贝加尔湖，到达乌丁斯克，在这里他接到了沙俄政府给他的第二次训令。训令重申以黑龙江为界的方案，但如果清政府不同意，则提出中俄双方“都不再在阿尔巴津筑寨和设居民点，也不在该处驻军。现有建筑拆除，军队撤出。”② 看来，在即将举行的中俄谈判中，沙俄准备要降低一些要价，其原因是：沙俄四向扩张的重心在欧洲，而其侵略扩张活动并不顺利。一六八七年春，爆发了新的俄土战争，俄军战败，使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再对中国发动战争。沙俄以惊人的速度在远东侵占了大片土地，所建立的殖民统治极不巩固，特别是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各族人民不断奋起反抗，促使沙俄政府不得不考虑以放弃象雅克萨这样个别地区的代价，换取稳定更大地区的殖民统治。沙俄的这种考虑，对未来的尼布楚谈判起了一定作用。

一六八六年十一月十日，沙俄先遣信使文纽科夫等抵京。次日，向清政府递交国书，说明俄国接受清政府的和谈建议，已派出大使前来谈判。康熙及其大臣们“听到和议后，十分高兴，希望停止流血事件，因为汗和任何邻国未曾发生过战争，而目前与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133页。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178页。

沙皇陛下开战，实非所愿。”① 于是，清政府立即下令清军撤雅克萨之围，并指令土谢图汗探听俄使到来的消息。

一六八七年秋，土谢图汗向清政府报告：“鄂(俄)罗斯遣使请和，已抵臣境。”清廷立即令雅克萨前线清军撤至瑷珲，急切地等待俄使前来议和。一六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戈洛文派出的信使柯罗文到京，他向清政府通知了戈洛文使团的行止，并提议以色楞格斯克为谈判地点。清政府表示同意，决定派出谈判使团。四月二十八日，康熙帝指派“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佟国纲及尚书阿喇尼、左都御使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等，往主其议。”②

索额图是清初开国大臣索尼之子，又是康熙皇后的叔父，早年即在康熙左右，曾协助康熙从权臣鳌拜手里夺回政权，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和维护国家统一作出过贡献，在朝中居显赫地位，被派为中方谈判使团的首席代表。谈判使团的第二位代表是康熙的舅父佟国纲，他是忠实执行和维护康熙施政方针的人。都统郎坦、班达尔沙等率前锋兵二百人、护军四百人、火器营兵二百人作为卫队随行。使团的译员是耶稣会士徐日升（葡萄牙人）和张诚（法国人）。从使团的阵容可见，清政府对这次谈判是非常重视的。

谈判使团出发之前，康熙颁布了谕旨：“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伦斯。我之逃人根特木儿（尔）等三佐领，又续逃一、二人，悉应向彼索还。如一一遵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划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③ 在这道谕旨中还规定了使团跟沙俄谈判的原则和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119页。
② 《清圣祖实录》，第134卷，第3页。
③ 《清圣祖实录》，第135卷，第14—15页。

方针，表达了康熙和清政府坚决维护领土主权的严正立场。

五月三十日，索额图率使团从北京启程，取道喀尔喀蒙古前往色楞格斯克。由于噶尔丹叛军攻入喀尔喀蒙古①，道路受阻，使团奉命撤回。索额图派参领索罗希等持书前往乌丁斯克，通知戈洛文“因原定路线不宜行走，另于何时何地会晤，盼作复。”②

一六八九年春，在清政府的催促下，戈洛文派遣洛吉诺夫等前往中国，五月二十三日抵京，双方商定，谈判定于当年八月在尼布楚举行。随后，清政府对谈判使团进行了调整和补充，增加了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和理藩院侍郎温达。

当时，由于噶尔丹叛军攻入喀尔喀蒙古，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沙俄的支持和配合下，叛军占据喀尔喀蒙古，劫掠诸部，且有渐渐南下之势；而戈洛文亲率大批俄军侵袭喀尔喀各部，残害蒙民之事，也传到北京。面对内外两方面的军事压力，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策。清廷决定“调黑龙江兵千五百人，各带仗械，由水路赴尼布楚与索额图等会”③，护卫使团，以防不虞；同时，又修改了原拟谈判方案。康熙指示索额图等：“今以尼布潮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④清政府打算在领土上对俄国作出让步，使和议早日实现，以便集中力量平定噶尔丹叛乱，维护国家的统一。

中国谈判使团分两路赴尼布楚：索额图、佟国纲一行由陆路前往，而郎谈、班达尔沙和萨布素等则“领水军由黑龙江进”⑤。

---

① 关于噶尔丹叛乱问题详见下文。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331—332页；第394—395页。

③ 《平定罗刹方略》，第4卷。

④ 《清圣祖实录》，第140卷，第30页。

⑤ 《八旗通志》，初集，《郎谈传》。

索额图、佟国纲一行于六月十三日从北京出发，出古北口北行，越山岭，过草原，渡河流，历时四十九天，于七月三十一日到达尼布楚。郎坦、班达尔沙和萨布素等，于六月十一日率领黑龙江兵一千五百人，分乘一百艘船只，从瑷珲启程，溯黑龙江而上，于七月二十六日抵达尼布楚。

二　贝加尔湖以东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包括东至额尔古纳河、南至今内蒙古的广大地域，即所谓“漠北蒙古”的一部份，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喀尔喀蒙古人、布里亚特蒙古人、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后两者又统称索伦人，在一些外国的著作中则称通古斯人。喀尔喀三汗（土谢图汗、车臣汗和扎萨克图汗）早在清军入关前即已向清朝臣服纳贡，承认清朝政权，成为清朝统治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自十七世纪中叶沙俄入侵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以来，当地各族人民抗击沙俄侵略者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拒绝向俄军缴纳实物税，而且“勇往直前，经常进攻城堡”。一六六二年七月，鄂温克人首攻沙俄伊尔根斯克城堡，夺回了被俄军抢走的马匹。一六六四年，喀尔喀蒙古人和鄂温克人紧密配合，攻打尼布楚，使俄军龟缩城里，“处在蒙古人的包围中，并且就要饿死。”① 一六六九年，尼布楚地区的通古斯人在游牧到这里的一万五千名蒙古人的支持下聚众反抗，拒绝向沙俄殖民当局缴纳贡赋，并赶走了前来收税的俄兵②。

一六七四年，在叶拉夫纳湖附近，三千名布里亚特蒙古人同沙俄军展开了激烈战斗。他们面对用大炮、火枪武装起来的侵略者毫无畏惧，英勇奋战，在给俄军以重大打击后，转移到鄂嫩河

①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110页。

② 同①，第130页。

上游，继续抗击沙俄侵略军。同年十一月，居住在巴尔古津附近的通古斯人发动起义，在其头领蒙戈和德尔布格的率领下，袭击了巴翁扶夫寨堡，打死打伤不少俄军，解放许多被押人质，夺取了俄国国库①。这支起义队伍在给俄军重创后，边战边走，途经尼布楚等地，撤退到额尔古纳河以东的根河地区。

一六八二年，色楞格斯克附近的蒙古人奋起抗击沙俄侵略军，夺回了被抢走的牲畜。伊尔库次克督军在描述当地人民抗俄斗争的呈文中写道："今年在几个不同月份及不同日子里，蒙古和塔布努特立吉的兀鲁思人曾多次逼近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城堡以及色楞格斯克县之村庄。于城堡附近村庄及路上将俄国军役人员及各种官员殴打致死，并抢走牛羊，竟扬言将攻打沙皇陛下之城堡。"② 一六八五年，一万多名蒙古人向通金斯克发动进攻，"放火烧毁该寨四周的房舍，杀害并掠走许多俄国人，同时也带走许多布里亚特人。"③

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狠狠打击了沙俄殖民者，动摇了俄国在这个地区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它的兵力，直接影响着中俄尼布楚谈判。

一六八七年九月，戈洛文一行抵达乌丁斯克后，即面临着当地人民的反抗。叶拉夫宁斯克附近的通古斯人，在沃隆科率领下，袭击了沙俄侵略军，然后逃至塔邦古塔人的住地④。喀尔喀蒙古人的首领土谢图汗（斡齐尔赛音汗）及其兄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温都尔·格根，蒙古的宗教领袖）听说俄国使团到来，即派

① 列别吉夫等主编：《苏联历史文选》，第1卷，一六七七年十一月《尼布楚总管舒利金谈巴翁托夫通古斯人起义的呈文》。

② 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111页。

③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1卷，第177页；《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222页。

④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222页。

格素尔等六人前去会见戈洛文，向他指控俄军的暴行："俄国人曾杀害大量蒙古人"，"毁坏了许多帐幕，掠走了牲畜和人丁"，要求俄国归还布里亚特人，并且"不再侵害乌卢斯牧民，不再挑起纠纷和事端"；同时诘问："全权大使奉命前来有何贵干？全权大使率领大批军人，携带军备，意欲何为？"戈洛文极力回避要害，颠倒是非，反诬蒙古人民"寻衅滋事"，居然要求土谢图汗对蒙民"严加管束，科以重刑"①。

戈洛文从蒙古人格素尔等人的抗争中，进一步意识到：蒙古王公们与清朝皇帝"关系亲近"，"情投意合"，要求土谢图汗在俄中冲突时站在沙俄一边，挑动喀尔喀蒙古叛离清朝而归顺俄国是办不到的。因此，他把那封沙皇致土谢图汗的信件（信中诱骗蒙古王公叛清投俄）揣在怀中，不敢交给蒙古使者②。蒙古人民袭击沙俄侵略者的消息纷至沓来，使戈洛文一伙惊恐不安。为了巩固沙俄在此地区的殖民统治，加强俄国使团在即将举行的中俄谈判中的实力地位，戈洛文决定向蒙古人民开刀，扑灭他们抗俄斗争的火焰。

一六八七年十一月，戈洛文亲自跑到色楞格斯克，以便就近组织镇压蒙民的活动。他一方面派人四出侦察，为袭击蒙民作准备；同时派遣伊凡·长恰诺夫前往乌尔嘎(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住处，对他施加压力，要求制止蒙民的反抗斗争，声称如果喀尔喀蒙古当局不接受俄国的要求，俄军"势必要去袭击他们蒙古乌卢斯"。同时扬言：沙皇"下令已准备好反击博格德汗殿下部队的大军"，"大军留驻在西伯利亚诸城，由圣明沙皇陛下英勇无比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181页，185页，188页。沙俄侵占的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特别是色楞格河下游一带，原为喀尔喀蒙古领地，聚集在这一带的布里亚特人本是喀尔喀的属民。喀尔喀王公们曾多次向沙皇提出抗议，要求俄军退出色楞格斯克等地，送还布里亚特人。

② 《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118页。

的长官统率，随时准备出动。”①

十二月，呼图克图再次派格素尔等前往色楞格斯克向戈洛文询问：“全权大使派到呼图克图处和去中国的使者至今未到，什么原因？”戈洛文煞有其事地说：上次在乌丁斯克送走格素尔以后过了很长时间，才迟迟派出使者，“这种耽搁是蒙古塔邦古特盗贼造成的”。并趁机威胁说：俄军要“到蒙古乌卢斯去兴师问罪”，“向这些塔邦古特人报复，派他们去讨伐蒙古乌卢斯。”②

戈洛文对蒙民进行诱骗和恫吓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激起蒙古军民反抗斗争的高涨。土谢图汗再次向戈洛文提出，坚决要求归还布里亚特人。一六八八年一月底，喀尔喀蒙古军民进逼色楞格斯克，并驻扎在通往色楞格斯克的道上。俄军出击，遭到重创，只好退守城堡。戈洛文惊慌失措，急忙向贝加尔湖以东各寨堡呼救。

就在这时，割据中国西北的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发动叛乱③，在沙俄的支持和配合下，向喀尔喀蒙古大举进攻，使喀尔喀蒙古军民首尾难顾。进围色楞格斯克的蒙古军民被迫撤退。这时，集结在乌丁斯克的一千五百名俄军，气势汹汹，向蒙古军民扑来。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蒙古军民回师应战，阻击俄军，全部撤离了色楞格斯克。

一六八八年四月，戈洛文回到乌丁斯克。他一面派人四出

---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223页、224页。乌卢斯，又写作兀鲁思，蒙语，这里指蒙古游牧部落封建首领的领地。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227页。

③ 准噶尔部是我国厄鲁特蒙古的一部，游牧于伊犁河流域，后来势力逐渐扩大。1653年该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死，其子僧格继位。1671年僧格在内讧中被杀，其弟噶尔丹闻讯从西藏返回，在乱中夺取了该部的统治权。噶尔丹是巴图尔浑台吉的第六子，是个阴险狡诈的野心家，抱有“并吞四极，窥伺中原”的野心，因而叛国投俄。而沙俄则把他作为分裂和肢解中国的工具。

"捕捉舌头",探听蒙古军民和清政府的动向；一面调兵遣将，扩军备战，又"在乌丁斯克招募了七十名猎手服军役"，还命令附近各堡要"尽可能多派军役人员和猎手携带粮食到色楞格斯克来"①，以便加强俄军的力量。

七月，沙俄政府派遣外交官员给戈洛文送来第三个训令。指示戈洛文要争取在边境地区举行谈判，不得亲自到北京去，以免失掉其有利的实力地位；如清政府不愿在边境谈判，则派洛吉诺夫前往北京，在预定的划界方案范围内跟清政府交涉。沙俄政府事先拟定了四个划界方案：第一个方案，要求吞并黑龙江流域，俄中两国"应以汗（指中国皇帝）的脑温村（齐齐哈尔）附近沿岸甘河和松花江两岸上游为界"；第二个方案，则以雅克萨为界，但俄国可在牛满江、精奇里江和西林穆迪河一带渔猎；第三个方案，俄军撤出雅克萨，双方都不在雅克萨设居民点或城堡；沙俄政府还授权戈洛文拟订第四个方案，必要时可以再吐出一些侵略果实②。

不难看出，这些划界方案都是侵略性的，它规定了当时沙俄政府侵略中国的最高要求和最低要求。作为沙俄侵略者的代言人戈洛文当然不愿意放弃既得的侵略权益，不愿意"对中国人再作让步"，而极力争取实现最高要求。

戈洛文认为，鉴于噶尔丹叛军对喀尔喀蒙古的进攻，使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俄国的变化，决定进一步与噶尔丹叛军配合，胁迫喀尔喀蒙古领主归顺沙俄。这样，既可稳定沙俄在贝加尔湖一带的殖民统治，又能对清政府造成更大的军事压力。因此，戈洛文并不急于派遣洛吉诺夫前往北京与清政府谈判。他留驻在乌丁斯克，一面建议沙俄政府向噶尔丹派遣"使团"，寻求"建立俄国——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291页。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429页。

厄鲁特联盟”①；一面加紧策划对蒙古人民的“讨伐”。

九月，当俄军侦知许多蒙古牧民在希洛克河南岸游牧时，戈洛文即下令集结军队，向该地区进发。十月十日夜间，俄军偷渡希洛克河，袭击当地“蒙古包”，屠杀蒙民二百人，捕获多人，抢掠大批牛羊。二十日，俄军又进犯泽德河口的蒙民。在这里游牧的蒙民发现后，被迫仓促转移，“沿途扔下了沉重的蒙古包和毡子，还有走不动的牛羊马匹”。十一月十三日，俄军又袭击色楞格河附近的蒙古牧民，屠杀三十人，掠走妇女、儿童，抢劫大批牲畜②。在蒙民遭到野蛮袭击后，戈洛文随即派人到蒙古各部诱降，胁迫台吉们在所谓“永世臣服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协同沙皇陛下军队作战”等条款下签字，以示“归顺”沙俄。但遭到热爱祖国的蒙古台吉们的断然拒绝。

血腥的屠杀和野蛮的洗劫，并不能平息蒙民对沙俄侵略者的仇恨，不能征服他们对祖国的忠心。面临重重困难、付出巨大牺牲的蒙古军民正在积聚力量，决心与侵略者斗争到底。戈洛文听说蒙民在“力量聚集之后，便想往……色楞格斯克和涅尔琴斯克发兵，为塔邦古特台吉今秋被击败一事报仇雪耻”后，忧心忡忡。他命令俄军加强战备，告诫前往北京的洛吉诺夫：“途中须在可靠的地方宿营，并严布岗哨，以防异族人（指当地中国各族人民——引者）偷袭和加害。”③

戈洛文率领大批俄军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呆了两年之久，使尽一切伎俩，妄图平息当地各族人民的反抗，胁迫蒙民归顺俄国。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18页。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355页、356页、363页。

③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398页。

三　谈判桌上的斗争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尼布楚城位于石勒喀河（黑龙江上游）和尼布楚河的汇流处，是沙俄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入侵中国以来所苦心经营的军事重镇。在这里，驻扎着大批精锐的俄军，“扣留着许多人质和抓来的舌头”①，城外居住着布里亚特蒙古人、鄂温克人和温科特人等。

中国使团到达之前，戈洛文曾命令尼布楚督军符拉索夫“在涅尔琴斯克及其附近尽可能构筑工事”②，并强迫尼布楚附近的中国居民迁到远处，严防他们同中国使团接触。尼布楚城空气紧张，戒备森严，根本没有什么和平谈判的气氛。

中国使团的营地扎在尼布楚城外石勒喀河南岸。使团到达尼布楚，即派人入城联系，询问俄国使团是否到达。当得知戈洛文一行尚未到达，甚至连尼布楚当局都不知他们到达此地的大致日期时，索额图十分焦急，立刻给戈洛文写信，敦促他“尽速前来”，举行和议，并把中国使团驻地的困难告诉了他③。

这时，戈洛文正在来尼布楚途中。戈洛文所以迟迟不到，是因为他另有诡谋。戈洛文盘算：中国使团来尼布楚需长途跋涉，所携带的粮食和物品必定有限，如果拖延时日，必然给他们造成更大的困难，这样，就会削弱中方在谈判中的地位。因此，他在赴尼布楚途中，走走停停，有意拖延。

在中国使团再三催促下，戈洛文一行，于八月十八日到达尼布楚，随从俄军近两千名也同时到达。十九日，中俄双方磋商会谈事宜，议定第一次会于二十二日举行；地点在尼布楚城与河岸之间，临时搭盖帐篷作为会场；会议的基本准则是，双方使臣

---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494页。

② 同①，第462页。

③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470页。

"应在每一件事上平等"，"任何一方不凌驾于对方之上"①；与会人员除两国使臣及有关官员和译员外，准双方各自带警卫人员三百人，侍立于会议帐篷之外，只许持刀剑斧钺，不得携带任何火器；在离会场较远处，双方各置卫队五百名，中国卫队列于河岸，俄国卫队列于城下，双方卫队列队地点到会场的距离应该相等。总之，这次谈判在一切方面都要体现平等的原则。

八月二十二日，中俄两国使臣举行第一次会议。清晨，中国使团渡过石勒喀河前往会议地点，俄国使团同时乘马出城，前后簇拥着军官、士兵和乐队。两国使团到达会议地点后，同时进入会场。中方代表有索额图、佟国纲、马喇、萨布素、郎谈、班达尔沙和温达，俄方代表是戈洛文、符拉索夫和科尔尼茨基等。

会议一开始，戈洛文就抢先发言，诬称中国挑起了战争，"派兵侵犯沙皇陛下国界"，因此，沙皇曾"决定派遣无数的强大军队，携带大批作战物资，前来抗击这些军队，下令征服敌人"。又说，后来沙皇接到中国皇帝要求和谈的信件，才命令俄军"克制自己，不要发生战争和流血"，并"为平息两国臣民之间的纷争，钦命我等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前来赴会"。他要求中国方面"给自己的军队下令，不要武装越境，不要挑起任何衅端，要释放俘虏，平息一切纠纷，对受害者要给予赔偿"。中国军队"以武力新占领的地方"，"应归还我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最后声称，只有这样，俄中两国"才能保持友好情谊"②。

对于戈洛文这一席颠倒黑白的言论，索额图当即予以驳斥。他首先回顾了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指出：哈巴罗夫等侵占中国领土，"兴建了雅克萨城"，使中国居民"遭到不堪忍受的蹂躏，财产被劫走，妻孥被抢去，本人则被打死"。为了抗击俄军侵略，维

① 荷尔德：《中国概述》，伦敦1738—1741年版，第2卷，第310页。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06—507页。

护边民的安宁，清军收复了雅克萨，降服了入侵俄军。当时，俄军头目托尔布津曾向清军保证，“不再返回雅克萨，不再修建雅克萨，不再挑起纠纷和衅端”。清军待以宽大，将他们释放。不料，俄军背信弃义，重占了雅克萨，以致清军不得不第二次围攻雅克萨。当俄国信使维纽科夫等持书到北京，表示沙俄政府接受中国的和谈建议时，清政府立即下令撤雅克萨之围，等候俄使前来谈判①。索额图义正辞严地阐明了中俄争端是沙俄不断对中国施行武力侵略造成的结果；阐明了清政府坚决反对沙俄侵略的严正立场与和平解决中俄争端的方针。

在这次会议上，还就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归属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戈洛文蛮横地声称，贝加尔湖周围和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这些地区的居民“从久远的年代起便向大君主沙皇陛下国库缴纳实物贡，他们的边界到阿穆尔河，而中国边界则在阿穆尔河那一边，即自脑温村（齐齐哈尔）起向汗殿下方面”②。

对于戈洛文这派毫无根据的言论，索额图列举大量确凿的史实予以批驳，他指出：“黑龙江一带，沙皇陛下的人从未领有过，贝加尔海这面（即贝加尔湖以东——引者）的所有土地都隶属于中国皇帝方面”，“因为贝加尔海这边的土地全是蒙古汗的领地”，而这里的蒙古人都是中国皇帝的臣民，“而达斡尔地区的诸酋长如今仍然都健在，住在他们那里”③。在事实面前，戈洛文无言以对，无法辩驳。

随后，戈洛文按照沙皇的指示和捏造的根据，提出了第一个划界方案，即“以黑龙江至海为界”，左岸属俄国，右岸属中国。

---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07—508页。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09页。

③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09—510页。

索额图当即断然拒绝，并按照中俄历来实际领有和管辖范围，提出了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作为中俄国界的方案。双方争辩到傍晚，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便结束了第一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中俄双方的第一次交锋，预示着在谈判桌上将展开一场维护侵略和反对侵略的尖锐斗争。

二十三日，举行第二次会议，继续讨论中俄划界问题。戈洛文仍然坚持“以阿穆尔河作为边界”，声称“在这条河上的许多地方沙皇陛下方面修建了堡寨，而且该河从久远的年代起便为沙皇陛下方面所有”。索额图针锋相对地指出：俄国的侵略使中国边民“多次遭受欺凌和蹂躏，而且从他们手中无理地夺去达斡尔地区”，俄国必须归还中国领土，“边界应到贝加尔海”①。

会议陷于僵局。这时，戈洛文大耍外交手腕，对中国使臣软硬兼施。他忽儿指责中国方面“背离议和宗旨”，质问中国使臣是不是前来“商议永久和约和划定疆界”的？忽儿又高唱“友谊和亲善”，劝诱中国使臣按照他们的方案“签订友好和约，使自己名扬四方”②。中国使臣保持高度警惕，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和立场。

其后，戈洛文又故作姿态，抛出了第二个划界方案，即以牛满河和精奇里江为界，并要求中方赔偿俄国在雅克萨等地所受的“损失”。索额图等以为俄方的态度有所变化，便抱着早日缔结条约的愿望，一方面拒绝俄方这个仍以吞并中国大片领土为目的的方案，同时主动地作出让步，提出以“尼布楚和音果达河为界”的方案。按照这一方案，贝加尔湖以东至尼布楚一带将让与俄国，它反映了清政府和平解决争端的诚意。但是，俄国使臣对中方这一重大让步仍不满足，并报以嘲弄，戈洛文竟阴阳怪气地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15页。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17页。

说："我很感谢你们，我十分感谢你们让我今晚在这里过夜。"① 他这种恶劣态度激怒了中国使团，索额图郑重声明："除尼布楚以外，再无别的边界可以接受。"②

由于俄方顽固地坚持侵略立场，中俄谈判暂时中断，双方关系紧张起来。二十四日，戈洛文一面指令雅克萨的俄军"要特别小心谨慎"，"以免中国敌军前来偷袭时，对阿尔巴津和军役人员造成损害"；一面命令驻尼布楚俄军进一步加强战备，并在城周增派了三百名火枪兵。对此，中国使团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下令护卫部队加强战备，以防俄军偷袭。但是，双方使臣并不想使这次谈判就此作罢，都希望在本国政府既定的方针内缔结和约。因此，这一天，戈洛文两次派人去见中国使臣，窥探中国使团的动静，并向索额图表示：俄方"希望双方使臣不虚此行，不枉费精力"，特别希望中国方面"通过使者，尤其是通过拉丁语，将自己的意图向全权大使作详尽、友好的说明"。索额图回答说，倘若俄国使臣有事相商，中国钦差大臣"准备聆听，并将予以答复"③。这样，从二十四日以后，中俄使臣虽未举行正式会议，但双方通过译员仍在继续商谈。

二十五日，索额图派耶稣会士徐日升、张诚和中国官员喇喜等去见戈洛文，要求他"将在何处定界的最后意图告知中国使臣"④，并奉命提出中国方面的新建议：以尼布楚和鄂嫩河为界。戈洛文拒不接受这个新建议。当天下午，中方再作让步，提议两国在石勒喀河北岸以绰尔纳河为界，其东属中国，其西属俄国。戈洛文表示，雅克萨在绰尔纳河东面，尚"有七天或七天多的路

① 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第29节。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18页。
③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20—521页。
④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22页。

程”，这其间的领土，俄国都不能“放弃”。徐日升和张诚连忙向戈洛文交底说，中国皇帝对中国使臣有明确谕令，“不能将雅克萨让给沙皇陛下方面，而且不拟再提雅克萨”①。

戈洛文会见耶稣会士和中国官员时，再次以武力要挟，声称俄国政府已派“大军”前来，“保卫阿尔巴津”，“对制服敌人已作好准备”②。

就在戈洛文炫耀武力的时候，尼布楚一带的各族人民纷纷起义，他接连几次收到当地人民奋起抗击沙俄侵略者的消息。戈洛文惊恐万状，难于应付。关于当时尼布楚的情况，他在其出使报告中这样写道：“尽管温科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叛变的消息频频传来，但不能从涅尔琴斯克派人对他们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那些叛变者大约已有两千人集中在一起，并已做了一切准备。如果从涅尔琴斯克派出许多人，而只留少数人在寨里是不行的。”③

二十六日，中国使团误以为俄方已同意考虑撤出雅克萨，双方的划界方案将日趋接近，决定再作让步，派遣徐日升和张诚等前往俄国使团传达中方建议：以“流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为界”。但戈洛文仍坚持“把边界划到结雅河”，并再次宣称：“沿阿穆尔河左岸直至海都曾是沙皇陛下的属地。”④中方还建议同时划分中俄中段边界，即中国喀尔喀地区与俄属西伯利亚的边界，而戈洛文则反对把划分这段边界“列入和约”⑤。他认为，噶尔丹叛军进攻喀尔喀蒙古是俄国肢解中国、趁机向蒙古地区扩张的极好机会，如果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势必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他极力反对现在划分这段边界，极力否认中国对蒙古地区的主权，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25页。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22页。
③ 同前书，第524页。
④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27页。
⑤ 《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2节。

并诡称他“未奉有沙皇陛下关于与斡齐尔汗（土谢图汗）划分任何疆界的敕令”①。

由于中国使团营地附近“已没有可供饲养牲畜之用的草地”②，二十七日，中国使团决定渡河到北岸寻找新的牧场和营地。同日，俄国使团获知当地布里亚特人和温科特人多次跟中国使团联系，要求回到祖国怀抱，戈洛文急忙派人去劝说他们“不要背叛大君主的专制统治”，许以沙皇对他们的“特大恩典”。二十八日，起义反抗沙俄殖民统治的各族人民，聚集在尼布楚附近，强烈要求归附祖国，“随时准备采取军事行动”③。戈洛文唯恐起义群众得到中国使团的支持，立即派人来见中国使臣，提议俄中在黑龙江左岸以雅克萨为界；双方均可在精奇里江地区从事渔猎；右岸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中国使团重申，雅克萨地区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应归还中国。

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双方就划界方案继续辩论。俄方除坚持二十八日提出的方案外，还提出双方均不得在雅克萨“建立任何居民点和驻扎军队”④。中国方面决定再作让步，提议石勒喀河左岸以流入该河的格尔必齐河为界，右岸溯额尔古纳河至加齐木尔河为界。这个提议已是康熙指示的最后的划界方案。可是，俄方仍不同意。九月一日，俄方又提议“黑龙江北岸以奥杰康河为界，南岸以额尔古纳河至达赉湖为界”。中国使团断然拒绝了这一方案⑤。

当时，戈洛文十分担心尼布楚附近各族人民声势浩大的抗俄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28页。
② 《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4节。
③ 同前书，第529页，531页。
④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33页。
⑤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43页。

斗争波及到更大的范围，特别是担心它会引起贝加尔湖以东整个地区各族人民的响应；同时，也害怕中国支持当地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他深知：如果清政府与当地各族人民结合起来，俄国在这个地区的殖民统治就将岌岌可危。况且，他得知雅克萨和格尔必齐河之间，“适宜居住的地方很少，在这些地方从未有人打到过貂和其它野兽”，而在额尔古纳河西岸却发现不少银矿和盐湖，“并且耕地甚多”，“由涅尔琴斯克往这些地方移民，比去阿尔巴津好”①。经过一番苦心权衡以后，戈洛文决定考虑中国最后的方案，以“让出”雅克萨至格尔必齐河之间的地方，来求得稳固沙俄在贝加尔湖以东和尼布楚一带的殖民统治。二日，戈洛文派人给中方送来一份书面条约草案，其主要内容是：

一、划界方面：石勒喀河左岸“以格尔必齐河及其河源至第一道石头山为界，但在雅克萨地区双方均得不受干扰进行渔猎”。在雅克萨至格尔必齐河之间，“双方均不得建立居民点和任何堡塞”；石勒喀河右岸则“自额尔古纳河河口，沿额尔古纳河上行，直至河源”为界。

二、双方君主的称呼应书写全衔尊号。

三、双方使臣的待遇应“按外交惯例，对他们以礼相待”。

四、每五年双方互派一次使臣及随行商贾，中国应以宝石及其他物品进献沙皇。

五、中方应遣返全部俄俘及“逃人”。

六、中方归还雅克萨战争期间缴获的武器，并向俄方赔偿损失②。

中国使臣对这一草案一一作了答复，并于次日也提出一个条约草案，其主要内容是：

---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44页。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45—546页。

一、俄军从雅克萨撤走，城堡尽行拆毁。

二、以流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为界，再从该河河源的高山起，沿此山脉直至海滨的诺斯山，凡山南所有土地属中国，山北所有土地属俄国。

三、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俄人在东岸所建的额尔古纳堡迁至对岸。

四、双方均不得越过额尔古纳河狩猎。

五、双方均不得收纳对方的逃亡者。

六、双方对擅自越界者严加惩处。

九月四日至五日，双方继续磋商。戈洛文派人到中国使团驻地，要求指明诺斯山的地理位置。索额图向俄方作了说明：诺斯山在黑龙江和勒拿河之间，“雅库次克渔猎人等把此山岭称作圣诺斯山”。诺斯山以南的乌第河及其他河流一带，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在这些河流的沿岸住着中国皇帝的贡民”，因此，中国不能把上述地区让给俄国①。俄方极力反对在外兴安岭东段以诺斯山为界，认为乌第河流域属于俄国。为此，俄方提出一个修正案，建议两国以格尔必齐河为界，从该河河源沿山至海，山北所有土地及河流属俄国，山南所有土地及流入黑龙江之河流归中国，至于乌第河地区，“应暂行存放”②，留待他日划定。中国使臣抱着早日签订条约的愿望，决定再作让步，提出“惟至诺斯山中间流入海之其余河川及其间所有土地，因俄国全权大使不全知晓，应暂行存放”。戈洛文反对把“暂行存放”地区划到诺斯山，而提出“黑龙江口与乌第河之间的诸川流及土地暂不划界”③。中方反对这一划法，因为在黑龙江口以北有五处中国城镇。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57页。

②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563—564页。

③ 同前书，第571—572页。

九月六日，俄方又提出一个新的修正案，建议把乌第河地区问题，改为俄国所属乌第河与中国所属靠近黑龙江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间一切地方暂不划界。对于俄方这一修正案，中方表示可以接受。至此，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双方达成了协议。

九月七日，中俄《尼布楚条约》正式签订。条约共有六款：

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墨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二、"俄人在亚（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下贱之人，或因捕猎，或因盗窃，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该国境内官吏，审知案情，当即依法处罚。若十数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人劫略，并须报闻两国皇帝，依法处以死刑。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而备战，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三、"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四、"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五、"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六、“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最后载有：“此约将以华、俄、拉丁诸文刊之于石，而置于两国边界，以作永远界碑。”①

《尼布楚条约》是十七世纪东北各族人民和清军坚持抗俄斗争的直接产物。事实表明：不挫败沙俄的武力侵略扩张，沙俄政府是不会坐下来谈判的；没有各族人民作后盾，即使谈判，中方代表也难以得到平等的地位。《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也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它从法律上明确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中国收复了被沙俄侵占的一部份领土，制止了它对黑龙江地区的进一步侵略扩张，为中俄两国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清政府和东北各族人民得以进一步开发边疆，巩固边防。

第四节　加强东北边防，防御沙俄侵略

一　清政府巩固东北边防的措施

一六四四年，清统治者挥师入关，顺治帝在北京登极，开始倾注全力夺取全国的统治权，而整个东北地区则交由盛京总管（后改为盛京将军）统辖。盛京总管下设宁古塔章京，坐镇宁古塔，管辖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盛京总管和宁古塔章京两地的驻军甚少，而管辖的地区很大，力量有所不及，给沙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

---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1957年版，第1—2页。中俄《尼布楚条约》，有俄文、满文和拉丁文三种文本，而以拉丁文本为正式文本，此处关于该约签订日期和条文均依据拉丁文本。

在后来抗击沙俄侵略者的过程中，清政府曾陆续充实和增设管理机构，以加强这一广大地区的防务力量。一六五三年，把宁古塔章京升格为宁古塔昂邦章京。一六六二年又改宁古塔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一六八三年，为贯彻“永戍黑龙江”的方针，清军挺进黑龙江一带后，先后于瑷珲等地筑城驻兵，同时增设了黑龙江将军，管辖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中上游广大地区，而宁古塔将军则管辖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包括库页岛）。《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继续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了边疆地区的管理和防务。

首先，在《尼布楚条约》签订的次年（一六九〇年）春，清政府即派郎谈等“查看新定边界”，并着手准备在新的边界上竖立界碑。按《尼布楚条约》规定，应将约文用满、俄、拉丁三种文字“刊之于石，而置于两国边界”。在正式竖立界碑之前，郎谈首先“至厄里古纳（额尔古纳）立碑于河口石壁上，镌清、汉、鄂（俄）罗斯、蒙古、里的诺（拉丁）五样字毕而返”①。关于正式界碑立于何时，因无记载不得而知，但清政府确实在额尔古纳河河口和格尔必齐河河口竖立了两块界碑，在中外史籍中皆有记载②。这两个界碑都立于河口中国一侧，它向俄国宣告：越过界碑，就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

其次，为防止沙俄越界侵扰，清政府还建立了严格的巡边制度。每年五月（阴历），由齐齐哈尔、墨尔根和瑷珲三城，“各遣大弁率百人巡防，至鄂尔姑纳（额尔古纳）河河以西俄罗斯地，察视东岸沙草有无牧痕，防侵界也。”③巡边队伍分三路前往额尔古

① 《八旗通志》，初集，第153卷《郎谈传》。《黑龙江外记》亦有相同记载，唯将郎谈的五体镌刻误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新立分界碑”。按条约规定，正式界碑应刻三体字，而非五体字。

② 参阅《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和《俄国人在黑龙江上》有关记载。

③ 方式济：《龙沙纪略》。

纳河和格尔必齐河：齐齐哈尔所派官兵西渡嫩江，翻越大兴安岭，顺额尔古纳河巡查，直抵该河中游的墨里勒克河口；墨尔根所派官兵“亦渡诺尼江（嫩江），西北过大兴安岭”，负责从墨里勒克河口至额尔古纳河口的巡查；瑷珲派出的官兵则乘船溯黑龙江而上，经雅克萨、额尔古纳河口，进抵格尔必齐河。巡边官员在所到地点，“各书衔名、月日于木，瘗山上，明年察边者取归，以呈将军、副都统，又各瘗木牌以备后来考验，此为定例。”① 至于外兴安岭一带边境则由布特哈总管负责巡查。“布特哈专管牲丁，其牲丁所至之地，皆布特哈总管巡查之地，故外兴安岭鄂博向归布特哈巡查。”② 一七六五年黑龙江将军富僧阿向清廷奏报了他们的巡边路线：一路由黑龙江至格尔必齐河，再由该河口北上至外兴安岭；一路由黑龙江进精奇里江，沿江北上至托克河，再由该河至外兴安岭；一路由精奇里江入西林木迪河，经该河上源（英肯河）至外兴安岭；一路由牛满河进西林木迪河，再经默勒河至外兴安岭③。清政府对巡边制度作了明确规定，即“打牲总管每年派章京、骁骑校、兵丁，六月由水路与捕貂人同至托克、英肯两河口及鄂勒希（牛满河上源）、西里木第（西林木迪）两河间遍查，回报总管，转报将军；三年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于冰解后，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即外兴安岭）巡查一次，回时呈报。其黑龙江官兵每年巡查格尔必齐河口，照此，三年亦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年终报部。”④ 至此，巡边制度进一步得到加强和完善。

值得指出的是，参加巡边的不只是官兵，还有当地各族“捕貂人”，并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一八五一年，呼伦贝尔达斡尔佐

① 西清：《黑龙江外记》，第5卷。
② 屠寄：《黑龙江舆图说》。
③ 《盛京通志》，乾隆元年版，第14卷。
④ 《清高宗实录》，第743卷，第4—5页。

领敖昌兴奉命巡查了额尔古纳河和乌第河的边境，并以其巡边的亲身经历，写出一首达斡尔“乌春”(达斡尔语，意为歌)，记述了巡查的具体路线、沿途景物和巡边人员的艰辛。这首“巡边歌”，一直在当地人民群众中传颂①。

此外，清政府还在边防要地设置许多卡伦，执行巡逻和警戒任务。当时，在清政府看来，额尔古纳河一带和黑龙江上游地区是沙俄入侵的通道，所以特别注意在这些地区设置卡伦，即所谓“呼伦贝尔最重，布特哈、黑龙江次之。”② 在额尔古纳河东岸，雍正五年（1727年）设置卡伦十二个，即：察罕敖拉、苏克特依、阿巴该图、孟克西里、额尔德尼托罗辉、库克多博、巴图尔胡硕、巴雅斯胡郎图温都尔、胡裕尔和奇、巴彦鲁克、西伯勒布拉克和朱尔特依。每个卡伦设官一员，兵三十名，“每日巡察，三月一更，遇有越境俄罗斯偷盗牲畜者，归总管呈报办理”③。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又于珠尔特依北至默里勒河口增设卡伦二处④。设在黑龙江北岸的卡伦有乌鲁苏穆丹、呼玛尔、精奇里江、毕拉河口、苏楚纳、牛满河、黑河口和布特哈检貂卡伦。黑龙江北岸的卡伦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卡伦一样，主要任务是“防御俄罗斯”⑤，其中尤以乌鲁苏穆丹卡伦最为重要（详见本书第三章）。

鉴于黑龙江将军和宁古塔将军所辖地区大部与俄国交界，地处防俄前哨，清政府在这一带采取许多重要措施，增设和充实军政机构，建城设镇，加强管理。

在黑龙江将军辖区内，除一六八四年修筑的黑龙江城（瑷珲

① 李士良、干志耿：《中俄〈尼布楚条约〉和清政府的巡边制度》，载《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②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第5卷。

③ 《盛京通志》，乾隆49年版，第52卷。

④ 《清高宗实录》，第743卷。

⑤ 同③，第33卷。

城）和一六八六年修筑的墨尔根城以外，又于一六九一年修筑齐齐哈尔城，一七三二年修筑呼伦贝尔城和呼兰城。各城分别设立副都统或总管镇守。其中以瑷珲城和呼伦贝尔城最为重要。瑷珲城“左枕龙江，右环兴岭，允为东省屏藩，北门锁钥”；而呼伦贝尔城则“北控俄罗斯，南抚喀尔喀，山河险固，并重龙江”①，皆为边防重镇。

在宁古塔将军辖区内，除吉林乌拉和宁古塔城外，又在伯都讷、阿勒楚喀、拉林和三姓等地建城，先后分别设置副都统，在珲春设立了协领。当时，宁古塔、三姓副都统和珲春协领所管辖地区，包括了黑河口以下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广大地区。其中以三姓副都统的范围最广，地位最重要，“其境北控俄罗斯，南接宁古塔，万山环叠，雄障东陲”②，可称北疆门户。

随着建城设镇，就要分兵驻防。关于兵源问题，清政府是通过两个途径来解决的：一是派遣满洲、汉军驻防。雅克萨反击战后，部份参战的满洲、汉军使留驻于瑷珲、墨尔根和齐齐哈尔等地，后来又不断得到补充；一是继续把当地少数部族编入八旗，充当防兵。一六九一年七月，康熙指出：“黑龙江、松花江接壤之地，彼处附近所居扳奇勒诸姓中，原有可披甲之人，应酌量令其披甲驻防，遣满洲八十人往彼教训之。齐七哈尔（齐齐哈尔）地方，以索伦达呼尔之众，酌量令其披甲驻防，遣满洲二百人往彼教训之。伊等居此附近，亦心乐披甲。如此则无远徙之苦，亦不至需用糗粮矣。”据此，清政府将达斡尔族十六佐领、兵九百六十名编入齐齐哈尔八旗；将鄂温克、达斡尔八佐领、兵四百八十名编入驻防瑷珲八旗；将鄂温克、达呼尔十五佐领、兵九

① 何秋涛：《北徼形势考》。

② 《北徼形势考》。

百名编入墨尔根八旗。一六九四年，又将陈巴尔虎四佐领、兵二百四十名编入齐齐哈尔八旗。一七三二年，呼伦贝尔设镇，即从布特哈总管处抽调五十佐领、兵三千名充当防兵①，并增编厄鲁特二佐领。一七三四年，又将新巴尔虎四十佐领、兵二千四百名编入呼伦贝尔八旗。

宁古塔将军属下各城，也将当地各族丁壮编旗驻防。一六九二年新建伯都讷城，从其附近的锡伯、卦尔察和达斡尔族内拣选强壮者二千人，令其披甲，在该城驻防。一七一四年设三姓协领时，"即以捕貂之新满洲二百人充当三姓额兵"②；同年设珲春协领时，又以"捕獭之库尔喀兵一百五十名充当珲春额兵"③。一七三二年，三姓改设副都统时，又将从乌苏里江以东霍尔河等地的八姓赫哲人中挑选的一千人编为十佐领，驻防三姓城。

清政府不断从边疆各民族和部族人民中挑选额兵，驻防各城，既补充了满洲、汉军之不足，加强了边疆地区的防务；又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对边疆的开发具有重大意义。

清政府在东北边疆地区充实和增设军政机构的另一目的，是为了对当地各族人民进一步加强统治，实行有效的管辖。在黑龙江将军属下，特别加强了布特哈总管衙门。布特哈，意指打牲部落。原设索伦、达呼尔总管二员、副总管八员，称为"打牲头目"。一六九一年，于宜卧齐地方设立了布特哈总管衙门，亦称"黑龙江打牲处"，增设满洲总管一员，副总管八员。迨至一七三一年，清政府进一步把布特哈所属诸族正式编八旗。据嘉庆年间统计，"达斡尔三旗三十九佐领，索伦五旗四十七佐领……又鄂伦

① 《盛京通志》，乾隆元年版，第19卷。

② 《吉林通志》，第51卷。

③ 《皇朝文献通考》，第182卷。

春马军（即摩凌阿鄂伦春）六佐领、步军（即雅法罕鄂伦春）三佐领，又毕拉尔二佐领”①，统归布特哈总管管辖。布特哈所属各族人民，凡成丁者，均有纳貂和服兵役的义务；散处者每丁每年也要纳貂皮一张，并“审户比丁，列于军伍”②，随时听调。鄂伦春族的一支玛涅格尔人的男子也有纳税应征的义务，“从二十岁起缴纳人头税（实物税），而且一经政府征召，便立即编入八旗”③。

在宁古塔将军属下，自增设三姓副都统以后，对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管理也较前大为加强。据嘉庆《大清会典》记载：当时三姓副都统所属之赫哲、费雅喀、奇勒尔、库页、鄂伦春和恰喀拉各族共五十六姓，二千三百九十八户④。清政府将这些少数民族以喀喇（氏族）或噶珊（乡）为单位，编入户籍，并“各设姓长（喀喇达）、乡长（噶珊达），分户管辖”⑤。这些姓长和乡长，多由本族头人充任，而由清政府颁给“顶戴文凭”⑥，予以正式委任。

此外，清政府还定期派官到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一带巡视，并在黑龙江下游的普禄乡、德楞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尼满河等地设立衙门，收纳贡赋，颁行赏赐。日人间宫林藏对清朝官吏在德楞收税和颁赏的情景曾有详细地描述，并把这种衙门称之为“满洲行署”⑦。实际上，它是三姓副都统的派出机构。三姓副都统所属少数民族同样也有“贡貂”的义务。按清政府规定，赫哲、费雅喀、奇勒尔、库页等族每年缴纳一次，恰喀拉等隔年一

---

① 嘉庆《大清会典》，第50卷。
② 《清朝文献通考》，第182卷。
③ 《黑龙江旅行记》，第81页。
④ 嘉庆《大清会典》，第11卷。
⑤ 《清朝文献通考》，第271卷。
⑥ 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第32页。
⑦ 间宫林藏：《东鞑纪行》，东京1942年版，第28—33页。

次，每次每户纳貂皮一张。至于纳税地点，有的到三姓城，有的在三姓副都统的派出官署或指定地点。

上述一系列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针对沙俄的不断侵扰而采取的。因此，在实施这些措施以后，大大加强了对东北边陲的管理，巩固了边防，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遏制了沙俄的侵略，维护了边区人民的安宁。

二　各族人民进一步开发东北边区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阻止了沙俄继续东侵，为边区人民创造了和平、安宁的环境，从此，进入了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东北边疆的新时期。

属于黑龙江将军管辖的索伦、达呼尔、鄂伦春等族，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以东、黑龙江中上游和外兴安岭南麓一带；属于宁古塔将军管辖的赫哲、费雅喀、奇勒尔、鄂伦春、恰喀拉和库页等族，则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他们是东北边疆地区的“土著”，是该地区主要的开发者和建设者。渔猎是他们的主要谋生手段。他们出没于深山莽林，航行于江河湖海，猎取禽兽，捕捞鱼虾，促进了渔猎生产的发展。

在这些民族中，有的部族还从事农业和牧畜业。在沙俄入侵前，居住在精奇里江一带和黑龙江中上游的达斡尔人和杜切尔人就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农牧业。他们和汉人一样，“用牛耕田”，“村落四周是种满大麦、燕麦、糜子、荞麦、豌豆的田地”，“菜园作物有大豆、蒜、罂粟、香瓜、西瓜、黄瓜；果类有苹果、梨和胡桃”，并饲养许多家畜，“有大群的马、牛、羊、猪”①。但在沙俄入侵的年月里，人民或惨遭杀戮，或被迫流亡，致使田园荒

①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5页。

芜，生产凋蔽，农牧业遭到空前破坏。

在抗击沙俄侵略者过程中，边疆人民和清政府即设法恢复被沙俄侵略者破坏殆尽的农牧业生产。一六八四年，曾有达呼尔兵五百人，离开原地，移至额苏里一带垦种①。其后，清政府又“以蒙古、席北（锡伯）、打虎儿（达呼尔）、索伦（鄂温克）等人力耕种，田谷大获”②。在墨尔根一带的索伦和达呼尔官兵也垦地二千多垧③。居住在呼玛尔河一带的达呼尔人则专门“从事畜牧和农耕，不事他业”④。居住在黑龙江中游的毕拉尔人，“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放弃了游猎生活，定居在村庄里，种植蔬菜，还饲养少量牲畜”⑤。边疆军民的辛勤劳作，使残破的边疆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出于巩固边防和开发边疆的需要，清政府先后在边区各地筑城屯田，凡驻防八旗兵丁，皆支给房屋、土地、耕畜和农具，“平时以务农、打牲为业，遇有巡查边界、坐卡、运粮各差使，轮流派委”⑥。为了旗人生计，从雍正朝开始，清政府还把奉天“开户民”以及奉天和北京等地的闲散旗人向吉林、黑龙江地区迁徙，令其返回故土，从事农垦⑦。同时，由于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等边疆各镇“闲散壮丁增多”，饬令他们以农为“本务”，“广辟地亩”⑧。

为了屯垦储粮，又在边疆地区设置了官庄。吴振臣在其《宁

① 《平定罗刹方略》。
② 《清圣祖实录》，第128卷，第12页。
③ 同前书，第149卷，第5页。
④ 《黑龙江旅行纪》，第99页。
⑤ 同前书，第109页。
⑥ 《清宣宗实录》，第42卷，第2页。
⑦ 《清世宗实录》，第8卷，第7页。雍正谕内阁：“边外地方辽阔，开垦田亩甚多，将京城无产业兵丁，移驻于彼，殊为有益。”
⑧ 《清仁宗实录》，第191卷，第7页。

古塔纪略》中记载：在宁古塔曾“立三十二官庄”，为抗击沙俄侵略而“屯积粮草”。“每一庄共十人，一人为庄头，九人为壮丁，非种田即随打围、烧炭，每人名下责粮十二石、草三百束”。在雅克萨反击战中，还在瑷珲等地设立了官庄，“以发遣彼处游手无事之人”，“广开田亩，以为恒产”①，并派佐领伊库等将“官庄壮丁”送至瑷珲②。黑龙江各城均设有官庄，据《龙沙纪略》记载：当时，瑷珲和齐齐哈尔各有官庄二十处，墨尔根有十一处。每“庄二十夫，夫输谷十石，草五百束”。官庄的庄头和壮丁，大都由“发遣之人”（流人）充任。

清政府还把东北边疆地区作为发配罪犯之处。开始，多发遣到宁古塔，后来渐次扩大到瑷珲、齐齐哈尔、墨尔根和三姓等地。初期发遣到该地区的人数尚不多，直到一六九八年康熙听取了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意见，排除了“罪犯聚集或致生事”的疑虑后③，才把大批罪犯遣往黑龙江地区，“发与黑龙江新满洲披甲之人为奴”④。从此，“流人”每年接踵而至。这些流犯，有的被拨入官庄为壮丁，有的被遣于台站作站丁，有的充当水手或工匠，而大多数则被分给“新满洲披甲”为奴。《龙沙纪略》所谓“今流人之赏旗者且倍于兵”，可见其人数之多。“流人”多属关内汉人，到东北边疆地区后，成为当地的直接生产者，不断把中原一带先进的文化技术带到边疆地区来。

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联系的加强，汉族“流民”也不断涌向东北边疆地区。他们渔猎采集，“私垦地亩”，四处谋生，定居各地。这些“流民”又被称为“走山者”，有的三五成群，含辛茹苦，千里跋涉，徒步来到东北；有的“陆行乘马，水行驾威弧

① 《八旗通志》，第18卷，“土田志”；《清圣祖实录》，第131卷，第12页。

② 《清圣祖实录》，第137卷，第6页。

③ 《清圣祖实录》，第188卷，第1—2页。

④ 同①，第194卷，第14页。

（又作鳜鱖），沿松花江至诺尼江（嫩江）口登岸”，然后潜入山林，刨挖人参；有的则“东行数千里入黑金（赫哲）阿机（窝集）界中或乌苏里外”①。进入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流民”逐渐增多，并且聚族而居，开荒种地。为加强管理，至雍正时便在吉林设立了永吉州，在宁古塔设泰宁县，在伯都讷设长宁县，作为专理民人的机构。

大批“流民”出关，引起了清政府的惊惧。害怕“流民”动摇其“祖宗发祥之地”，侵害其对参山、珠河的专利，同时也耽心当地满人的汉化。因此，对出关的“流民”非常嫉恨，实行反动的“封禁”政策。然而，“封禁”政策却阻挡不住各族人民出关共同开发东北疆土的历史潮流，大批汉人冲破禁令，源源而来，竟使清政府和地方当局无可奈何。

由于各族人民胼手胝足，辛勤劳动，东北边疆地区被渐次开发。在农业方面，农业区域扩大了，大量土地被开垦，兹将这一时期各地开垦土地数（旗地）列表如下：

宁古塔	65,290垧
三　姓	8,116垧
珲　春	12,050垧
齐齐哈尔	72,371垧
墨尔根	20,602垧
瑷　珲	36,961垧
呼　兰	20,685垧
布特哈	22,100垧
共　计	258,175垧

① 杨宾：《柳边纪略》。

从上表可以略见各地农业发展的规模①。农产品也相当丰富，宁古塔和黑龙江地区，仅谷类一项，就有大麦、小麦、高粱、粟、稗子、糜子、荞麦、铃铛麦等十几种之多。农业生产率也达到了一定水平，所谓“一夫力作，数口仰食而有余”②。因此，各地多有余粮贮存，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呼兰、墨尔根和瑷珲四城，就设粮仓三百九十七所。四城的广积仓、恒积仓、通积仓、永积仓共存粮四十五万石③。

在此期间，黑龙江北岸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农业也有较大的发展。据英人拉文斯坦记载：“精奇里江两岸，清朝帝国的村屯，掩映在挡着北风的白杨树和杉树林子之间，比比皆是。村屯的四周尽是精耕细作的田地。”④博和里屯、郭博勒屯、噶勒达逊屯、额苏里和海兰泡等都是以农业著称的村屯。精奇里江口以东地区则尤为突出，这里逐渐形成六十四个村屯，人口达一万五千人。这里土质肥沃，旱涝保收，为黑龙江沿岸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在黑龙江北岸其他地方，如牛满河和毕占河口一带，也出现了专事农牧业的村庄。

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较黑龙江沿岸的自然条件更为优越，对发展农牧业和渔猎极其有利。这里历来是清政府“采捕参珠之地”和供八旗使用的“围猎山场”、“采捕山场”⑤。这里以采参业著称，清嘉庆以前，每年发放参票“千有余张”，每票“带领十余人

① 参见《盛京通志》，乾隆49年版，第38卷，“田赋”二。以上各地垦地数为1780年的统计，仅就旗地而言，官庄、民地尚不在其内。

② 《龙沙纪略》。

③ 《黑龙江述略》，第2卷。

④ 《俄国人在黑龙江上》，伦敦1861年版，第175—176页。

⑤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3卷，第22页；《吉林通志》，第35卷，第13—14页。

为一棚"①。每年登记的"参丁"不下万余人。在采掘山参的同时，还大量种植园参。一八五八年，沙俄侵华分子维纽科夫曾描述过这样的参园："这个人参园共有人手二十，都是中国人（指汉人——引者），他们属于住在北京的一个富商……这个参园有三十多个参床。每个参床约三十五码长，四英尺宽……我听说附近还有许多这样的参园。"② 农业发展更为迅速，这里"有许许多多中国人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种植玉米、小米、大麦、小麦、燕麦、大麻、马铃薯、黄瓜、南瓜和各种蔬菜。产品完全足够他们自己和采人参者的需要。天朝的居民以他们特有的勤劳从事田地的耕作"③，"整个边区布满了从事农业的农庄"④。

随着东北边疆地区的开发，还兴起一批城镇。宁古塔将军（后改吉林将军）所辖的吉林乌喇、宁古塔、伯都讷、三姓和黑龙江将军所辖的齐齐哈尔、墨尔根、瑷珲成为著名的"边外七镇"。这些城镇既是当地的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例如，在吉林乌拉"百货凑集，旗亭戏馆，无一不有"⑤；宁古塔则"人烟稠密，货物客商络绎不绝，居然有华夏风景"⑥；在齐齐哈尔，"商贾夹衢而居，市声颇嘈嘈"⑦。一年一度在齐齐哈尔郊外举行的"楚勒罕"，充分反映了各族人民经济联系的加强和发展。

在黑龙江沿岸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还有许多集市地点。如黑龙江上游的呼玛、海兰泡，黑龙江下游的阿集、台伦、普禄，

---

① 萨英额：《吉林外记》，第8卷。

② 维纽科夫：《阿穆尔、中国和日本游记》伯力1952年版，第155—156页。

③ 《阿穆尔河、中国和日本游记》，第151—152页。

④ 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2卷，第2分册，彼得堡—莫斯科1895年版，第413页。

⑤ 《柳边纪略》。

⑥ 《宁古塔纪略》。

⑦ 《龙沙纪略》。

乌苏里江以东的尼满、海参崴等。

在呼玛，每年三月，都举行一次大的集市，“从牛满河归来的捕貂猎人”都赶来贸易①。黑龙江下游的德楞、普禄等地，是三姓副都统派员收贡和赏赐“乌绫”的地方，同时也是商业贸易的场所。马克在《黑龙江旅行记》中写道：每年夏秋两季，满、汉商人从吉林和三姓等地运来工业品，用以“同阿穆尔河沿岸居民交换毛皮，部分用来交换鱼胶和鱼筋”，并以他们为“中介”，将这些商品远销到阿穆尔河的各条支流地区，“甚至到达居住在海滨的基立亚克人那里”②。

在各族人民进一步开发东北边疆地区的过程中，汉族和满族人民不断带来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入先进的物质文明，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一些落后民族和部族“大大改变了自己往昔半野蛮的生活方式”③，就连远在鄂霍茨克海沿岸、库页岛上的费雅喀和爱奴人，都可以“在他们的服装和房舍中看到深刻的满族人的影响”④。

上述一切，都是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东北各族人民和清政府坚持抗俄斗争并夺取重大胜利后给东北边区带来的新变化。但是，沙皇俄国并不甘心于失败，时刻梦想推翻《尼布楚条约》，重新侵占中国领土。

三　挫败沙俄觊觎黑龙江的图谋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暂时束缚了沙俄的手脚，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它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方针。此后，沙俄政府在谋求欧洲和中近东霸权的同时，从未放弃侵占中国领土的野

① 《黑龙江外记》。

② 《黑龙江旅行记》，第137页。日人间宫林藏也曾目睹并记述了黑龙江下游各族人民与满、汉族商人在上述地点贸易的情况。见《东鞑纪行》，第28—33页。

③ 雅金夫：《中华帝国通志》，北京1910年版，第143页。

④ 格洛瓦切夫：《西伯利亚》，莫斯科1905年版，第175页。

心，而黑龙江地区仍然是它追逐的首要目标。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不久，沙俄就蓄意将它撕毁，图谋重新侵入黑龙江。一六九二年，沙皇彼得一世在给出使中国的使臣义杰斯的训令中，要他“侦察”中国军队在黑龙江流域的动向，以便伺机而动①。彼得一世叫嚷：“俄国必须占有涅瓦河口、顿河口和黑龙江口”，因为这些地方对“俄国未来的发展异常重要”②，并提出“将来必须在濒临大洋的黑龙江口建立俄国的城堡”③。一七二四年，即彼得一世临死前一年，还曾表示要亲自出马，“去到通古斯人的地方，直抵中国万里长城”④。所谓“通古斯人的地方”，无疑，主要指黑龙江地区。

一七二五年初，彼得一世逝世，叶卡捷琳娜一世继位。她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皇，继续策划入侵黑龙江。同年九月，沙俄政府派遣萨瓦使华，除其他任务外，还指令他要查明取道黑龙江对远东贸易的可能性。萨瓦在华期间，通过收买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和卖国贼马齐等手段，多方刺探中国情报。回国后，萨瓦向沙俄政府提出报告，认为“西伯利亚是个资源丰富的地区，前途无限；中国又是一个人口稠密而防御很差的富饶国家。因此，俄国在远东经济方面和领土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⑤他向沙俄政府建议，“将来把中国人从黑龙江上扫除干净，以便自由通往拉玛海（即堪察加海）和顺着石勒喀河直到黑龙

①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喀山1882年版，第68页。

②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海兰泡1959年版，第26页。

③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海兰泡1914年版，第70—71页。

④ 霍多罗夫：《波克罗夫斯基与远东研究》，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28页。

⑤ 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江载华、郑永泰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248页。

江，并顺着黑龙江一直出海，绕过朝鲜，向中国内地航行。”① 一七三〇年，在萨瓦向沙皇彼得二世呈交的一份“机密文件”中，再次提出征服黑龙江流域的可能性。他认为，“只要欧洲处于全面和平的状态中，只要俄国肯在这一事业上花费几百万卢布，配备五十团正规军和二十团非正规军，他预见到这一事业能够成功。”沙俄政府“非常重视他所提出的意见，并且立刻加以采纳”。② 同时，他还向沙俄政府提出三条经过黑龙江地区向东北内地和北京推进的路线。

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在沙俄统治集团中，关于“黑龙江问题”和“收复失地”的鼓噪日甚一日。一七四〇年，披着科学院院士外衣的米勒尔奉沙皇之命，起草了一个关于“黑龙江问题”的《备忘录》。适应沙俄统治集团侵略扩张的需要，米勒尔恣意歪曲《尼布楚条约》的性质，要求“修改”该约，重划中俄东段边界，叫嚣俄国必须“重新占有黑龙江左岸，或者，至少也要获得顺黑龙江到堪察加和日本的航行权”③。米勒尔的《备忘录》反映了俄国统治集团掠夺领土的愿望，因而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赞赏。当时，还有人向沙俄政府提出占领黑龙江的具体方案，认为“从海上，即从黑龙江口着手”，“收复黑龙江”是可行的④。

进入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沙俄政府曾力图将其侵占黑龙江的计划付诸实践。一七五三年底，枢密院批准了西伯利亚总督米亚特列夫提出的关于“勘察”黑龙江的计划，并指令外交委员会向中国提出俄国将取道黑龙江运送粮食和军需物资的要求。未等中国作出答复，以索依莫诺夫为首的“勘察队”，便顺石勒喀河进入

① 《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使节报告”，第11卷。
② 同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第213—214页。
③ 米勒尔：《西伯利亚史》，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7年版，第12页。
④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莫斯科1947年版，第42页。

额尔古纳河口，妄图闯入黑龙江，实行非法考察。对于沙俄的非法考察，清政府坚决反对，当地军民严阵以待，致使索依莫诺夫等不敢贸然行事，被迫返回。

索依莫诺夫“勘察”黑龙江的阴谋被挫败后，沙俄政府仍不甘心，图谋攫取黑龙江航权的计划逐步升级，妄图以外交谈判和武装侵占并用兼施的手段，迫使清政府满足俄国的要求。当沙俄政府就此事征询色楞格斯克城防司令雅克比的意见时，他认为，按照《尼布楚条约》规定，“中国朝廷不会同意让俄国船只在黑龙江航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建造武装船队，从本土派来大批军队，备足粮食和弹药，然后向中国提出这一要求。倘若中国拒绝，便下令军队武装占领黑龙江①。由于沙俄的计划已被中国军民发觉，“并且随时准备当俄国人在黑龙江出现时给予有力的回击”，以及军费短绌，兵力不足，致使雅科比的计划无法实现②。

在以武力侵占黑龙江的图谋破产后，沙俄政府又转而施展外交手段。一七五六年六月，沙皇伊丽莎白·彼得洛夫娜派布拉吉谢夫出使中国，与中国谈判“黑龙江问题”。清政府对布拉吉谢夫要求中国允许俄船在黑龙江上自由航行，允许俄国“假道”黑龙江运送物资的无理之请，断然予以拒绝，严正指出：“俄罗斯请由黑龙江挽运本国口粮”，与中俄《恰克图条约》相悖，该约“并无逾界遣人运送什物一项”。鉴于沙俄一贯图谋攫取黑龙江，清政府命令黑龙江地方官员“务必加意防守卡座，勿令私过；倘不听阻止，恃强前行，台站官员报闻时，绰勒多即派官兵擒拿，照私越界办理”③。使沙俄妄图通过谈判获得黑龙江航权的阴谋不能得逞。

①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43—44页；《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2卷，第92—93页。

② 《美丽的俄罗斯》，第12卷，第2分册，第282页。

③ 《清高宗实录》，第544卷，第1—2页。

一七六二年，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上台。在她执政期间，更加疯狂地推行侵略政策，先后多次向土耳其、波兰等国发动侵略战争。与此同时，她侵略中国、吞并黑龙江的野心也大大膨胀起来。她公然叫嚣："假如黑龙江真是一条可供我们向堪察加和俄国在鄂霍次克的领地运送粮食的方便途径，那么，占有这条河流对我们是重要的。"① 次年，沙俄政府策划侵华战争，准备在东线"和中国人作战，从尼布楚方面进攻，以便夺取黑龙江"，而在西线则同时向我国喀什噶尔等地进攻②。同时，叶卡捷琳娜二世又命令米勒尔起草了关于黑龙江的第二个《备忘录》。米勒尔肆意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黑龙江流域的主权，编造一套"整个黑龙江，从上游到河口，原为俄国所有的神话"，并建议为"恢复（俄国）原先对黑龙江和绝大部份蒙古地区的权利"，必须对中国发动战争③。

一七七五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了武力占领黑龙江地区的尝试。她命令驻守乌第堡的俄军前往我国亨滚河一带，在尽可能靠近黑龙江口的地方建立俄国居民点，并由此出发"勘察"黑龙江口，如该江口可容海船驶入，便立即占领它。根据上述命令，一七七七年，乌第堡三十名俄军，悍然侵入亨滚河。居住于当地的鄂伦春人发现他们后，立即向北京报告。清政府向沙俄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俄国立即撤走军队，否则，就将断绝中俄在恰克图的一切贸易④。沙俄政府既力不从心，又怕失掉恰克图贸易中的巨额收入，被迫将入侵俄军撤走。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沙俄继续为侵吞黑龙江地区进行

①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40页。
② 《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第58页。
③ 《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378—393页。
④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46页。

准备工作。一七九九年七月，沙皇保罗一世下令成立了“俄美公司”，赋予该公司“占有新发现的土地”等权利。“俄美公司”以商业企业为掩护，代替沙俄政府在北太平洋一带（包括黑龙江口一带）推行殖民政策。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即位后，曾多次派遣“探险队”或借出使日本之便刺探有关黑龙江情报。一八〇三年八月，克鲁逊什特恩奉命率领“环球航行探险队”非法闯入黑龙江口附近，经过勘察，他认为库页岛是个半岛，黑龙江口不能航行轮船，建议沙俄政府应立即占领库页岛南端的阿尼瓦湾，“作为进一步占领中国东北沿海地区的跳板”①。一八〇五年二月，沙俄政府派遣戈洛夫金出使中国，除与中国谈判“修改边界”和有关中俄贸易问题外，还特别要求他继续搜集关于黑龙江通航的情报。但因礼节问题，戈洛夫金使团未能成行。在此以后，亚历山大一世曾想方设法刺探黑龙江情报，在黑龙江上驻足而观，伺机而动。

总之，中俄《尼布楚条约》尽管签订了，但沙俄政府并未放弃侵略中国领土的野心。由于当时中国正值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尚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封建帝国，其东北边防比较巩固，对沙俄有所戒备，而沙俄侵略扩张的重心尚在欧洲，不能集中兵力、物力发动侵华战争，因此，侵占我国黑龙江地区的种种图谋皆被中国挫败。然而，随着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腐败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入侵中国，中国国力日趋衰弱，东北边防也愈益废弛，沙俄侵略者便乘虚而入，由觊觎和偷偷勘探直至公开侵略，至沙皇尼古拉一世当政后期，便把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付诸实践，开始大规模武装入侵黑龙江，《尼布楚条约》遭到彻底破坏，中俄关系从此进入新阶段，东北各族人民随之揭开了近代史上抗俄斗争的新篇章。

---

① 《俄国人在黑龙江》，第113页。

第三章　沙俄侵吞东北大片领土和东北人民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斗争（上）

第一节　沙俄侵占黑龙江以北地区和逼签中俄《瑷珲条约》

一　穆拉维约夫及其侵华准备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农奴制出现深刻危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农民、士兵和“十二月党人”反对沙皇政府和农奴制的暴动此起彼伏，有力地冲击了沙皇和农奴主的统治。

沙皇政府为了少数农奴主和资本家的利益，对内残酷绞杀人民起义，对外充当“欧洲宪兵”，疯狂镇压各国人民革命运动，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顽固堡垒。为了转移人民斗争视线，延缓农奴制的寿命；为了扩大市场和掠夺原料产地，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沙俄政府极力宣扬“泛斯拉夫主义”，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拚命向外扩张领土，妄图称霸世界。不断侵吞中国领土，便是沙俄整个对外扩张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份。

沙俄积极准备侵吞我国东北领土之日，正是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时。自一八四〇年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中国大门之后，古老的中国就成了列强角逐的对象和场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相在中国大肆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攫取各种特权和迫订丧权辱国条约。而沙俄由于无力与英法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竞

争，便利用其有利的地理条件，疯狂吞噬中国领土。清政府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和大规模农民起义不断冲击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又加上英法等侵略军从海上多次发动侵华战争，这一切，都为沙俄大肆侵吞中国领土提供了方便条件。

一八二五年沙皇尼古拉一世上台后，先后派遣以米登多尔夫、加夫利洛夫、阿赫杰、瓦加诺夫和涅维尔斯科依为首的“考察队”，潜入黑龙江地区，搜集情报，占领据点，为其大规模侵占黑龙江地区作准备。

为完成这一侵略计划，尼古拉一世极力物色得力人物。一八四七年九月，他破格任命了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指令他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尽快实现吞并黑龙江地区的宿愿。

尼·尼·穆拉维约夫（一八〇九——一八八一年），是沙俄侵华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出身于著名的贵族家庭，其父曾任御前大臣、枢密官。一八二七年，穆拉维约夫于贵族军事学校毕业后，便在沙皇军队中服役，参加了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四年对波兰起义和高加索山民的血腥镇压和军事征服，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成为沙皇远征政策的积极推行者”①，深受尼古拉一世的信赖。一八四一年晋升为少将，一八四六年，年仅三十七岁的穆拉维约夫又被擢升为图拉省省长，并统辖东西伯利亚驻军。

一八四七年九月十八日，尼古拉一世在视察图拉省时，接见了穆拉维约夫，当着他的面宣布了委任他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的谕旨，同时就中俄关系、恰克图贸易和东西伯利亚采金等事面授机宜，最后意味深长地对他说：“至于俄国的阿穆尔河，以后再谈

①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1959年海兰泡版，第85页。

吧!”随后又补充说:“会听话的人，用不着多说。”① 这里，尼古拉一世明目张胆地将我国内河黑龙江说成是“俄国的”，而“会听话的”穆拉维约夫心领神会，决心锐意实现沙皇所指示的目标。

沙皇的破格接见和委任，使穆拉维约夫受宠若惊，表示绝“不负圣上的厚望”。“为了迅速实现皇帝的意志”，他“匆匆离开图拉，于一八四七年九月末（系俄历，公历为十月上旬——引者）抵彼得堡。在彼得堡他丝毫也未拖延，立刻着手了解当时西伯利亚的情况，尤其是阿穆尔的情况”② 。一八四八年三月，穆拉维约夫抵任后，把吞并黑龙江地区作为他“在西伯利亚活动中高于一切的中心课题”，并迅速开始了各项准备活动。

首先，穆拉维约夫大造舆论，反复宣扬开辟黑龙江航线进而占领黑龙江地区的必要性，以便克服政府中以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为首的在侵华问题上的稳健派，争取上层统治集团的广泛支持。

穆拉维约夫认为，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黑龙江地区对俄国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九月，他在致内务大臣的公函中说:“谁能占有阿穆尔左岸与阿穆尔河口，谁就能占据西伯利亚”，③ 故意耸人听闻地将黑龙江地区和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命运联在一起。随后，又在一八四九年和一八五〇年的条陈中，系统全面地论证了俄国“必须占据阿穆尔河口和河口对面的萨哈林岛（与河相对部份）及阿穆尔左岸之理由”。在这份条陈中他强调:（1）“谁要能占据阿穆尔河口，谁就能控制西伯利亚，至少是外贝加尔以东地带，而且可以控制得很牢固，因为只要控制了阿穆尔河口，取得了该河的航行权，就能使人口较密、工农业繁荣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莫斯科1891年版，第1卷，第171页。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168页。

③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35页。

的西伯利亚永远沦为控制该地的国家的藩属，为之纳贡”；（2）“只有控制阿穆尔左岸并取得该河的航行权，才能建立同堪察加之间的交通联系，以保障俄国牢固地占有这个半岛……一旦在阿穆尔河上开辟航运，用不了两个礼拜，便可以把大批移民和所需要的一切物资从涅尔琴斯克运到堪察加”；（3）“我认为保持我国同中国贸易的唯一办法是把定点互市改为贩运贸易，把我国的纺织品沿阿穆尔河运到中国东北各省，这些省份离英国人目前活动的地区较远，从而可以避免同英国人竞争，因为同他们竞争对我国贸易有害无益”；（4）“保护我国在中国的势力”，“目前，当中国的五个港口不但向英国人开放，而且几乎变成英国的城市之际，我国能否阻挡英国人的势力，我不敢断言。然而，我认为，至少我们应该趁英国人尚未完全统治中国之际，根据我国内部之急需，在同中国交界处增兵防守，并进而占据阿穆尔。我还认为，我国应利用中国目前的事件（指道光皇帝死——引者），向他们提出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要求。为了两国共同利益，除俄中两国外，任何人不得享有阿穆尔航行权，而阿穆尔河口当然不能由中国人派兵防守”①。这就是穆拉维约夫侵吞黑龙江地区的“理由”！其实，这些所谓“理由”，纯系一通强盗的自供状。然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为了保卫堪察加”，“为了天然盟友的利益”的招牌下进行的。

穆拉维约夫的这些观点颇得尼古拉一世的赏识和支持，因此，它压倒了涅谢尔逻迭等稳健派，在沙俄政府得以顺利通过。

其次，穆拉维约夫继续派遣“考察队”，侦察黑龙江一带情况。一八四八年末，他亲自出马，带领地形测绘队队员瓦加诺夫考察了外贝加尔地区，并潜入了恰克图、粗鲁海图等边境一带。接着又派瓦加诺夫率哥萨克潜入黑龙江上游地区刺探情报，物色

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46—48页。

涅维尔斯科依到黑龙江下游“考察”，以便最后弄清黑龙江口和江流可航情况。此外，穆拉维约夫还通过其他各种途径搜集中俄边界资料。他在一八五〇年一月二十八日的书信中供认：“这项工作在我的指导下进行了一年半”，“总的说来，最近两年这里积累的材料很多，目前我考虑问题常常利用它们”。为了侵华的需要，在伊尔库次克建立了中俄关系的“档案室”和“陈列馆”①。同年末，在穆拉维约夫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在成立大会上，他指出，“现在我们分会所面临的任务”，就是“依靠坚持不懈的劳动和积极执行皇上意志的心愿”②，努力为占领黑龙江地区提供资料。

再次，为占领黑龙江地区，多方筹备军粮和经费。在国库空虚、经费短绌的情况下，沙俄政府指示穆拉维约夫“必须努力寻找地方资源”③。为了筹集充足的资金，肆意榨取东西伯利亚居民，不顾连年荒歉，竭力压低粮食收购价格，使当地居民深受其害，其中“尼布楚地区受征购征用之害比它处尤大”④。

最后，穆拉维约夫还积极建立外贝加尔哥萨克军，作为侵吞黑龙江地区的工具。这是穆拉维约夫侵华准备工作的核心和重点。长期以来，沙俄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东西伯利亚的兵力比较薄弱。“当时整个东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斯克与伊尔库次克两省虽然幅员辽阔，但总共只有四个边防营”，远远不能满足武力侵华的需要。从穆拉维约夫到东西伯利亚时起，“他就筹划在外贝加尔省和阿穆尔上游多集结兵力”，认为“外贝加尔地区同中华帝国接壤两千俄里，形势本身要求它占有更长的国境线”，为此，必须加

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246页。
② 同前书，第290页。
③ 同前书，第193页。
④ 《黑龙江问题》，第115页。

强外贝加尔的军队①。由于沙俄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根本无力向东西伯利亚派驻正规军，这就迫使穆拉维约夫决定建立一支庞大的地方军，以便完成沙皇授予的侵华任务。

扩建哥萨克军在穆拉维约夫的一切侵华准备中居首要地位。《外贝加尔的哥萨克》一书作者曾把穆拉维约夫的侵华事业概括为如下公式："目标——黑龙江；手段——外贝加尔军队；执行人——穆拉维约夫。"② 卡巴诺夫在论述穆拉维约夫扩军的目的时指出："哥萨克部队对实现黑龙江的军事殖民是必要的"，也"是为黑龙江事务训练干部的必要的和主要的部分"，因此，他把这项工作视为在"黑龙江远征准备中最重要的方面"③。

经过一番紧急筹备，穆拉维约夫炮制出一份扩建《外贝加尔哥萨克军条例》，寄给了陆军大臣。一八五一年五月初，沙俄政府"就此问题专门召开了特别会议"。七月初，沙皇批准了《外贝加尔哥萨克军条例》④。

扩建的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由以下五部份组成："一、全部哥萨克边防军；二、外贝加尔哥萨克城防团；三、所有其他民族的兵团，通古斯团和布里亚特团；四、外贝加尔地区所有村镇的哥萨克；五、涅尔琴斯克区矿业部门的所有农奴。"⑤ 前四部份组成骑兵队，后一部份组成步兵队。

扩军在急速进行。"这把占领阿穆尔地区所必须的利剑，正在穆拉维约夫眼前锻造着。"⑥ 到一八五一年六月，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军队总数已达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名，其中服现役的"作

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284—285页。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赤塔1918年版，第3卷，第13页。
③ 《黑龙江问题》，中译油印本，第130—131页；第154页。
④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251页，288页。
⑤ 同前书，第286页。
⑥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3卷，第37页。

战部队”有：

四个俄罗斯团	3,504人
四个布里亚特团	1,726人
十二个步兵营	12,486人
全军共计	17,716人

一八五一年七月，正式成立了外贝加尔省，委任扎波利斯基少将为军事省长，统领外贝加尔哥萨克军。

一八五二年夏，穆拉维约夫亲自检阅了这支部队，认为“大有希望，定能为国效力”，“渴望看到这支军队能帮助他实现雄图大略”①。

为了从海上入侵黑龙江地区，穆拉维约夫还极力主张加强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他在一八四九年三月上旬的奏疏中，要求“在阿穆尔河口设置要塞”，在该河口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之间要有“区舰队巡航，再由俄国内地派卫戍部队、船员和指挥官来驻扎在这些要塞和区舰队上”②。一八五〇年一月初，沙皇指令穆拉维约夫：“鄂霍次克和堪察加的全部船只均由他统辖，并命名为西伯利亚区舰队。”③三月末他再次奏请，为占领黑龙江地区，“除这些陆军外，我国在鄂霍次克海的海军力量也需要有所加强，初期可从我国的欧洲港口调遣：今年无论如何应派两艘巡航战船，以便在明春以前赶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④为了侵华的需要，沙俄政府都一一满足了穆拉维约夫的请求。

一八五二年九月末，穆拉维约夫上了一道长篇奏疏，详细报告了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的扩建、建制和训练等情况。至此，外贝

---

①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36—37页。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205—206页。

③ 同前书，第237页。

④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56页。

加尔哥萨克军已“扩充完毕”①。

在穆拉维约夫加紧侵华准备同时，还指令涅维尔斯科依占领黑龙江下游一带，一八五三年十月，涅维尔斯科依将黑龙江下游地区（包括库页岛在内）大部份置于自己的军事统治之下，为吞并整个黑龙江地区奠定了基础。这时，尼古拉一世指示穆拉维约夫说：“中国理应满足我国之合理要求，倘若不允，尔今手握雄兵，可以武力迫其就范。”② 穆拉维约夫领旨后，于翌年航期一到，便开始大举入侵黑龙江。

二 哥萨克军大举入侵黑龙江

从一八五四年夏至一八五七年夏，沙俄连续四次武装入侵黑龙江，至《瑷珲条约》签订前，整个黑龙江以北地区，已经置于哥萨克军武装占领之下。

一八五三年十月，沙俄为争夺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与土耳其和英法开战，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穆拉维约夫认为时机已到，急忙从国外回国。十二月一日，他向海军大将康斯坦丁亲王递交一份秘密报告。他以目前俄国与英法关系紧张，“应注意防守东洋与鄂霍次克海的沿岸地带和港口”为由，要求立即以武力开辟黑龙江航线，占领黑龙江以北地区，“牢固地控制邻邦中国”。他说：“现在，我们可以用近五年来东西伯利亚逐步培训出来的地方部队来实现这一切。”③ 沙皇鉴于在最后划定中俄边界之前，“使俄国在阿穆尔站稳脚跟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下令由康斯坦丁主持组成“阿穆尔委员会”审议穆拉维约夫的报告。一八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会议通过了穆拉维约夫的报告，并决定：1.穆拉维约夫就划界问题可直接同中国交涉；2.可自行支配东西伯利

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92页。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484页。

③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104—105页。

亚的预算结余；3.不必等中国答复，就可沿阿穆尔河航行。①

穆拉维约夫得到沙俄政府批准后立即前往东西伯利亚。五月一日，他来到航行黑龙江的起点石勒喀扎沃德。航行黑龙江的准备已大体就绪。石勒喀扎沃德“人群熙熙攘攘，辐辏云集，川流不息，忙忙碌碌”，小小的村镇“几乎变成了一座港埠闹市”；河中停泊着满载军需的大小船只，岸上驻着整装待发的哥萨克军，“海军、陆军、炮兵、工兵、哥萨克军……各式各样的军服，又使人觉得石勒喀扎沃德好象一座大兵营”②。外贝加尔省府的军政长官、巨商大贾和宗教界代表，也赶赴这里为穆拉维约夫“设宴洗尘，赋诗作歌”，街心和教堂上高悬着巨幅“颂词”：

“我们的北方勇士啊！
你要奔向成吉思汗统治过的地方！
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西伯利亚巨人，
拿下阿穆尔，守住这边疆！

你像雄鹰飞越要塞，
像天鹅逐波戏浪漂浮，
像狂风掠过沙漠，
去实现彼得大帝的思想
……”

“蒙古，勿开口；中国，莫争辩！
对于俄国，北京也并非遥远地方！”③

这份“颂词”充分暴露了沙俄侵华分子歇斯底里式的狂热。

五月二十六日清晨，穆拉维约夫命令全军于当日下午出发。

---

①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3卷，第56—57页。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363页。
③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364—365页。

下午四时许，穆拉维约夫下达出发令，他亲率近千名士兵，分乘七十五艘船筏，满载各种军需物资，沿石勒喀河而下。三十日下午二时半，穆拉维约夫乘坐的“额尔古纳”号首入中国水域。六月九日，俄船前锋抵精奇里江口。当时瑷珲管炮汉军佐领“见该俄船将近，即欲开炮轰击”，署理副都统胡逊布“力阻其腕”，以“暂勿鲁莽，窥其来意如何，再做经权之道”①。这时，穆拉维约夫派员到瑷珲城要求“放行”。胡逊布以丝毫不知有俄船“假道”黑龙江之事，更未得到清政府“放行”命令，令其立即折回。十日，穆拉维约夫亲赴瑷珲与胡逊布交涉。“行前，他指示科尔萨科夫，一有他的命令就立即攻城”②，“额尔古纳”号在城北拢岸抛锚。胡逊布带佐领西里布上俄船诘问，穆拉维约夫诡称：“因本属东西各岛被唤咭唎（英吉利）侵占，伊等奉命由黑龙江、松花江内抄近前往……今不放行，殊非取和之道。”胡逊布“坚执不许经过”，穆拉维约夫则气势汹汹，下令俄船强行通过瑷珲②。十四日俄船闯越黑河口，十七日越过乌苏里江口，二十五日到达阔吞屯。

穆拉维约夫到阔吞屯后，将一半士兵派往“东洋”，“余兵留彼占居”，在阔吞屯、庙街和克默尔湾一带“砍木垫道，烧砖盖房，打铁练兵，沿江摆大炮，防守甚严”③，并派他的专差官沃尔康斯基返回伊尔库次克，“准备往阿穆尔沿岸迁移第一批农民”，并决定让这批移民“到阿穆尔河右岸去占据从马林斯克（阔吞屯）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庙街）之间三百俄里长的地带”④。

沙俄大举入侵黑龙江时，清政府正在全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东北旗兵，几经征调，所剩无几，当地既无战船，又无水

① 《瑷珲县志》，第8卷。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8卷，第4页。
③ 同前书，第9卷，第7—8页。
④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381页。

师，边防极度空虚，对突如其来的大批俄船和俄军毫无戒备。对于沙俄入侵中国领土，清政府虽非常气愤，认为俄英争扰，“与我无干”，不准“假道”我国内河运兵，但又下令瑷珲当局“不可肇衅，致生事端”①。这种消极退让的方针，不但不能制止沙俄入侵，相反，为沙俄进一步扩大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穆拉维约夫到达目的地后，立即派卡尔萨科夫带着他的报告回彼得堡向沙皇汇报。“彼得堡对首次航行阿穆尔的成果，就像对头等重要的问题一样，非常感兴趣。”卡尔萨科夫一走出车厢，便被前来迎接的军官领走，以致使他来不及换换衣、刮刮脸，便带着“长长的”头发、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去见陆军大臣、皇太子和康斯坦丁亲王。次日清晨，卡尔萨科夫朝见了沙皇。“沙皇拥抱着卡尔萨科夫，吻了他，对阿穆尔航行的空前胜利再三表示感谢，并下令嘉奖随同穆拉维约夫航行的全体人员”，授予穆拉维约夫勋章，卡尔萨科夫和卡扎凯维奇升为上校，每个士兵都赏了三卢布银币②。

穆拉维约夫得到沙皇嘉奖后，积极筹备第二次航行。一八五五年航期一到，哥萨克军开始第二次入侵黑龙江。这次仍以“假道行兵”、“防堵英夷”为借口，大量向黑龙江地区运送哥萨克军、军火和移民。其中有第十四和第十五边防营，总计重一万普特的大炮和炮弹、二万普特的生铁和近一千普特的火药，还有计划“到马林斯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一带安家落户”的四百八十一名移民③。

清政府见沙俄得寸进尺，曾先后两次照会沙俄政府，指出俄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8卷，第6—8页。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384页、386页。

③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418页；《黑龙江问题》，第228页。

国“乘船欲赴东海防堵英夷，系贵国应办之事，自应由海外行走，似不可由我国黑龙江、吉林往来”①。对中国的抗议照会，沙俄根本不加理睬。

一八五五年五、六月，入侵黑龙江的俄军分乘一百二十五艘船只，分成三批，先后通过瑷珲驶向下游。瑷珲当局进行拦阻，俄军则声称：“业经到此，实难折回。”在俄军和俄民中也“多有不逊顺者”，他们“面露怒色”，强行通过②。

第二批沙俄侵略者到达黑龙江下游后，立即屯兵占地，建盖房屋，安设炮位，在阔吞屯到庙街长达三百多公里的地带，建立了五个第一批哥萨克移民村，其中四个村位于黑龙江左岸，一个在右岸。在黑龙江上游还建立一个军事哨所——库托曼达哨所。实际上，在黑龙江沿岸，“在还被认为是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个的俄国村庄、粮食和国家物资仓库③。

经过涅维尔斯科依的非法占领和以上两次武装航行④，黑龙江下游大部分地区已被沙俄占领。在这种有利条件下，穆拉维约夫企图利用中国政府亟欲划定乌第河地区界限的要求，“想在俄国人已经占领的地方（即事实上已经属于俄国的地方）”与中国代表“全副武装进行谈判”⑤。为此，他要求中国代表于九月到达黑龙江口，妄图通过谈判将整个黑龙江左岸划归俄国所有。

九月二十日，中国代表富尼扬阿等到达阔吞屯，决定在此地进行中俄边界谈判，史称“中俄阔吞屯谈判”。

九月二十一日谈判开始，共进行三天。穆拉维约夫在其“划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0卷，第33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2卷，第11—12页。
③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421页。
④ 关于涅维尔斯科依入侵黑龙江下游，详见本章第二节。
⑤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3卷，第67页。

界意见书”中宣称：“本职奉旨已于今年夏季在阿穆尔河口集结大军，构筑强大工事，采取一切措施保障该地安全，防止敌人从海上袭击”；“若非俄国采取防御措施，敌舰早已长驱直入，侵入贵国和我国的腹地了”；“然而，俄国拨出巨款，苦心经营阿穆尔防务，绝非权宜之计。我国在阿穆尔河口集结的兵力和构筑的永久性工事，还要进一步加强”。“因此，第一，我国为此目的而在该地占据的一切地方以及整个沿海地区应该永归俄国所有；第二，为使我国在阿穆尔河口的军队和要塞冬夏不断地同内地各省保持必要的交通联系（因为据勘测，山路无论冬夏都无法通行），我国必须在整个阿穆尔左岸设立居民点，而阿穆尔正是一条最无可争辩的天然疆界”，“只有这样……中俄两国才能消除它们之间现在和将来可能引起误会的一切根源”。这就是说，俄国不仅要永远占领已经占领的中国领土，而且还要继续占领整个黑龙江以北和沿海地区，必须以黑龙江为中俄两国国界。为了掩盖其扩张领土的野心，穆拉维约夫还令人啼笑皆非地辩解说：“切勿以为俄国意欲扩张领土；我国富强昌盛，幅员广大，实无须作如是想”，并厚颜无耻地声称：“俄国希望同中国划定边界，乃是履行国家之义务”①。

沙俄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代表的严辞拒绝。富尼扬阿指出：中俄东界“自（外）兴安岭山梁至东海为界，山阳地面为中国所属，山阴地面俱系俄国所属”，两国之间只有乌第河一带未划界址，尚须分立界牌②。中俄阔吞屯谈判由于沙俄野蛮的侵略扩张行径而被迫停止。

沙俄政府鉴于通过谈判不能达到目的，便决定继续以武力占领黑龙江地区。

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136—137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2卷，第6页。

一八五六年三月，克里米亚战争宣告结束，俄国遭到惨败。刚刚上台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即指令穆拉维约夫："阿穆尔航行继续进行"。穆拉维约夫奉旨后，立即委派卡尔萨科夫组织第三次航行，并指示他说："我相信你会遵照陛下的意旨去对付中国人。即使他们用帆船阻挡你的去路，你仍要继续前进"，要向中国人宣布："航行每年都要进行"①。

五月八日，卡尔萨科夫率领一百二十多艘船只，装载一千六百多名哥萨克军士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分三批沿石勒喀河和黑龙江顺流而下。卡尔萨科夫乘坐"希望"号轮船，于六月二日驶抵瑷珲。瑷珲副都统派官兵阻拦，卡尔萨科夫宣称：遵总督之命，今后俄船要经常往返于黑龙江，因此必须"在阿穆尔河左岸若干地方贮备粮食，派人保护"。当瑷珲副都统问及黑龙江口有多少俄军时，卡尔萨科夫竟虚声恫吓，说"约有一万人，今年还要派五千人左右"，并要在海兰泡屯兵五百人。言毕回船，拔锚而去②。

在本年整个航期内，俄船在黑龙江上往来不绝，在北岸重要地点，如霍托玛、嘎努坎、奇牛山、霍尔托库和薛尔古等处"筑城安卡"，"搭棚存粮"，并派驻三百多名哥萨克看守。在黑龙江北岸战略要地还先后建立了呼玛哨所（呼玛尔河口对岸）、结雅（海兰泡）哨所、兴安哨所（今苏联帕什科夫北面）和松花江哨所（松花江口对岸）③。连同一八五五年建立的库克曼达哨所，共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了五个军事哨所，为进一步扩大侵略建立了据点。

十月，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穆拉维约夫认为，中国

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447—448页。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451—452页；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卷，第9页。

③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3卷，第83页。

事态的发展，对俄国十分有利，奏请沙皇，不要错过良机，应尽快吞并黑龙江北岸。他叫嚣：一旦普提雅廷在北京与中国的谈判破裂，就应“立即诉诸武力”，可分兵三路向中国进攻，直取库伦、瑷珲和海拉尔、墨尔根、齐齐哈尔，向北京施加压力，并乘机“使满蒙脱离中国，成为受俄国保护的两个公国”①。

一八五七年六月上旬，穆拉维约夫率领大批哥萨克军，在黑龙江上开始了第四次武装航行。这次航行也分三批进行，首批在俄官亚兹科夫率领下，“分驾木簰七十七串”，“驶至海兰泡停泊”，七八百名哥萨克军士登岸“支搭帐房，砍伐柳枝，备编苫房，并将载来旧房木，挽运岸上，建房二十处，又以铜炮，分载车船，以四尊对黑河屯安设”。协领巴达朗贵奉命率兵弁“渡江往探”，只见俄人各持“鸟枪腰刀”，“演练枪炮”。瑷珲官员令其折回，俄军竟置之不理。穆拉维约夫在海兰泡还向阿穆尔防线第一分军区司令“面授机宜”，“只要对方稍有不友好的表现或者集结兵力，分区司令就要进兵右岸，收缴他们的一切武器，并在城内派驻军队和炮队”。他还命令“凡有机会同中国官员和居民谈话者，均宜宣布：从明年航期开始，凡留在左岸的居民，均属我国管辖。因此，不愿受我国管辖者，皆应及时迁到阿穆尔右岸”②。

在这次航行期间，沙俄又占领了我国黑龙江北岸许多领土，并移民二千四百多名，分住各地。

通过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七年四次大规模武装航行黑龙江，俄国先后向黑龙江北岸和下游共移民六千多人。在黑龙江沿岸建立一系列哨所，这些哨所实际上便成了沙俄准备通过谈判强加给中国的新的中俄边界线③。俄国学者瓦西里耶夫指出，哥萨克屯驻

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485—486页。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497页。
③ 《黑龙江问题》，第233页。

阿穆尔已成既成事实，在中俄进行边界谈判时，中国“就会面对哥萨克已屯驻阿穆尔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在政治上将被确认，问题被认为是解决了”①。沙俄政府下一步的目标则是通过外交谈判强迫清政府接受这一既成事实。

三　逼签中俄《瑷珲条约》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末，英法侵略军攻占广州，逼迫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穆拉维约夫闻讯后，立即从巴黎返回彼得堡。一八五八年一月五日，沙俄政府召开了有穆拉维约夫参加的“特别委员会”，专门讨论了所谓“阿穆尔问题”。会议决定，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加紧向黑龙江地区移民，同时授予穆拉维约夫与中国进行边界谈判的全权。

三月初，穆拉维约夫回到伊尔库次克，加紧移民部署工作，并派员通知库伦办事大臣说，他奉旨还要继续移民，本年即将向阿穆尔和乌苏里江沿岸各地移民。同时又派信使到精奇里江口，通知瑷珲副都统：一俟解冻，穆拉维约夫将立即前往黑龙江，不过，他不能逗留过久，如果副都统愿意和他谈判边界问题，可在他由黑龙江口返回时进行②。

四月十八日，穆拉维约夫离开伊尔库次克，在堪察加大主教英诺森陪同下前往黑龙江，五月十七日到海兰泡。奉旨与穆拉维约夫谈判的黑龙江将军奕山，要求穆拉维约夫在此地停留数日，以便解决边界问题。双方约定，五月二十二日在瑷珲举行谈判。

瑷珲对岸的海兰泡城本是中国领土，自一八五七年始，由于沙俄不断向这里增兵，除第十四边防营外，本年又增派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在谈判之前，海兰泡实际上已变成了俄国的大

①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3卷，第114页。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507页。

兵营，使瑷珲面临着俄军兵临城下的危局。穆拉维约夫呈给海军大将的报告说：阿穆尔“全线哨所都在增加兵力，准备火药和大炮”①。显而易见，穆拉维约夫决定“用大炮的威胁，迫使对手让出他所要求的一切地方”②。

在谈判开始前一天（五月二十一日），穆拉维约夫写报告要求沙俄政府将海兰泡建成一座城市，并建议取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并与英诺森为该城圣母报喜教堂举行了奠基典礼③。这些活动向中国表明，俄国决心长期占据海兰泡等地，并为通过谈判攫取包括海兰泡在内的整个黑龙江以北地区制造根据。

二十二日，双方谈判代表进行了礼节性的会晤，二十三日谈判正式开始。

参加谈判的俄方代表除穆拉维约夫外，还有外交部官员彼罗夫斯基、满语翻译希什马廖夫和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布多戈斯基。中方代表有黑龙江将军奕山、瑷珲副都统吉拉明阿和佐领爱绅泰。

谈判开始，穆拉维约夫便开宗明义地要求中国割让领土，重申“必须依阿穆尔河划定两国边界，办结此事于两国都有好处”，“因为中英正在交战，英国很可能会公开露出他们占据阿穆尔河口和以南沿海地区的野心；只有我国根据所订条约声明上述地区系归我国领有时，才能遏止英国的侵犯”④，因此，“为了双方的利益，必须按阿穆尔和乌苏里江划定两国边界，因为这是两国之间最方便的天然疆界”。接着，逼迫奕山讨论“他所提出的有关

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163页。

② 《黑龙江问题》，第219页。

③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167—168页。关于沙俄将海兰泡改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和举行教堂典礼奠基日，此处依据穆拉维约夫呈给海军大将的报告。在该书第1卷（第513—514页），巴尔苏科夫记为六月二日。

④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3卷，第123页。

边界的一切建议”①。奕山“据理正言，与之剖弁”，指出：“两国分界，即以格尔毕齐河、(外）兴安岭为限，议定遵行，从无更改。今若照伊等所议，断难迁就允准”，俄国“当即早将人众撤回，以全和好”。穆拉维约夫在谈判中“争执狡诈，理穷处辄以防堵为词，甚至推诿不知”。第一天的会议历时四小时，“至暮未定而散”②。临行，穆拉维约夫将已拟好的边界草案交予奕山，限翌日答复。

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会议继续进行。俄方由彼罗夫斯基、中方由爱绅泰参加。爱绅泰将俄方的条约草案退回，“断然拒绝讨论”③。俄方草案共六条：“（一）两国以阿穆尔河为界，阿穆尔河左岸至河口属俄国，右岸至乌苏里江属中国，其次以乌苏里江至其发源地，再从发源地至朝鲜半岛为界。(二）在两国界河上，只准两国船舶航行。(三）两国界河沿岸准予自由贸易。(四）阿穆尔河左岸的中国籍居民，于三年内移居右岸。(五）重新审订旧条约（通过双方特派的官员），就涉及两国利益和荣誉的各种事务制定新章程。(六）本条约为旧条约的补充。”④不难看出，沙俄妄图彻底推翻中俄《尼布楚条约》，通过重新划定边界，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攫为己有。对此，爱绅泰明确指出，中俄边界早已为过去的条约所确定，决不能更改，“以河为界”的字样必须删去，“如果穆拉维约夫将军不愿改变自己的草案”，那么，我们“只好就此作罢”⑤，况且奕山只受权就乌第河地区与俄会商立牌事宜，无权重新划界，更无权就吉林将军管辖的乌苏里江地区

① 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莫斯科1951年版，第351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5卷，第11—12页。

③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352页。

④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510页。

⑤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353页。

的划界问题作出决定。俄方理屈词穷，但仍坚持“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①，甚至公然威胁说：“根据中国最近一年来的种种行径，我国完全有权以另一种方式采取行动”，并暗示中国代表，中国目前所处的困境，俄国是完全清楚的②。由于俄国蛮横坚持无理要求，致使这两天的会议毫无结果。

由于谈判没有按俄方的要求取得进展，穆拉维约夫认为，“通过正常途径已不可能有任何成果，于是决定改变谈判性质，使谈判来一个直转直下。”③

二十六日，穆拉维约夫率领全体随员和卫队至瑷珲，“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条约的最后文本”，逼迫奕山签字。奕山根据《尼布楚条约》论证了中国在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享有充分的主权：第一，中国向该地区征收贡物；第二，中国在该地区设有哨卡；第三，乌苏里江沿岸和至海地区是当今中国皇帝的故乡。因此，“把它让给俄国就等于背叛”④。穆拉维约夫又以花言巧语诱骗奕山入彀，说什么“对将军（指奕山）犹豫不决迟迟不签字感到奇怪，因为这个条约对他们特别需要。还说，如果以后英国人在一些地方采取行动带来不愉快的事情，那就只能责怪他们自己了”⑤。奕山回答说：“若是英国人企图出现在黑龙江”，我们就把他们“扔进大海里去。……”⑥没等奕山说完，穆拉维约夫“看出他说服将军（指奕山）的一切努力皆属徒劳时，便从桌旁陡地站起来”，“怒容满面地对翻译希什马廖夫说，命令他转告

---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5卷，第13页。

②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3卷，第124—125页。

③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353页。

④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353页

⑤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3卷，第126页。

⑥ 哥拉切夫：《黑龙江边区同俄国的合并》，第15页。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134页。

将军和副都统……现在将军和副都统该做的事只是讨论和同意他提出的坚决的、不可更改的建议，为此给他们的期限只到明天为止”。穆拉维约夫“不待这些话翻译完，便匆匆走出房间，在大门外跨上乘马，由布多戈斯基和希什马廖夫陪同驰向码头”①。

根据奕山奏报，在谈判期间，穆拉维约夫带“有大船二隻，夷人二三百名，枪炮军械俱全，泊于江东”。自是日穆拉维约夫“勃然大怒”后，“夜间明望夷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势在有意寻衅”②。在沙俄武力威胁之下，在侵略者面前一贯胆小如鼠的奕山，再次屈服就范。

二十七日，奕山派爱绅泰向穆拉维约夫表示，愿意接受俄国提出的条约草案，除第四、第五两条俄方在此以前已同意修改和删掉外，“主要要求修改有关沿乌苏里江划界和重新审订旧约的条文”③。穆拉维约夫为了尽快签订条约，同意将“以乌苏里江为界”，改为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为“两国共管”。至于最后一条，俄方也以让步姿态满足了奕山的要求。其实，在同意将黑龙江以北地区划归俄国后，这一条已失去了实际意义。

最后，穆拉维约夫要求奕山必须在条约上马上签字，奕山要求“应先送到北京批准”，然后才能签字画押。穆拉维约夫坚决不允④。奕山被迫于二十八日在条约上签了字。

中俄《瑷珲条约》共有三条，主要内容是：

一、“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河，作为大清国所属之地。由乌苏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连两国交界明

①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354—355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5卷，第13—14页。
③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3卷，第125页。
④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3卷，第126页。

定之间地方，作为大清国、俄罗斯国共管之地。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此后只准大清国、俄罗斯国行船，各别外国船只不准由此江、河行走。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

二、“两国所属之人取和，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所属之人，令其一同交易，官员等在两岸彼此照看两国贸易之人。”①

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彻底推翻了一六八九年签订的平等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从中国割取六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并为吞并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规定了过渡步骤，使中国蒙受重大领土损失。此外，沙俄还利用边界贸易和界河航行的规定，不断扩大侵略，进一步深入内地，侵入内河，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

中俄《瑷珲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彼得堡后，沙俄统治集团欢喜若狂，亚历山大二世在穆拉维约夫报功的奏稿上批道：“感谢上帝！”②，并破格提升他为步兵上将，晋封为伯爵，赐号“阿穆尔斯基”，以示奖励。

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一面对黑龙江以北我国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一面曲解和破坏条约，随意侵疆越界，蚕食领土，驱逐华民，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致使沿边一带我国居民无法生存。

沙俄侵略中国领土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举国上下严厉谴责下，清政府不得不把签订割地条约的奕山和吉拉明阿革职。广大东北边疆人民和爱国官军身处抗俄斗争第一线，为保卫边疆、捍卫祖国领土与沙俄侵略者进行了各种形式的

① 《中俄边界条约集》，第21页。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169页。

斗争，在中国人民抗俄斗争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第二节　黑龙江沿岸少数民族的抗俄义举

一　黑龙江下游费雅喀等人民愤怒驱逐涅维尔斯科依

如前所述，为了给大规模侵吞黑龙江地区提供情报，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奉沙皇旨意，于一八四九年派遣以涅维尔斯科依为首的海上“考察队”，侵入我国黑龙江下游地区。涅维尔斯科依一伙一踏上中国领土，立即遭到当地费雅喀和满族人民的抵抗，给披着“考察队”外衣的沙俄入侵者以很大打击。

直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沙俄对黑龙江地区，特别是黑龙江下游一带准确的地理情况尚一无所知。他们根据西欧航海家拉彼鲁兹和沙俄军官克鲁森斯特恩等探险资料，认为库页岛是个半岛；黑龙江口布满了沙滩，不能通行海轮。果真如此，黑龙江及其江口作为俄国通向太平洋的主要航道和出海口的价值将化为乌有，这对实现其侵略计划，无疑是一个不小的障碍。沙皇对此颇为焦虑。为了弄到准确情报，以便早日把黑龙江下游攫为己有，尼古拉一世曾多次向这一地区派遣秘密“考察队”。可是，“考察”的结果，仍和上述航海家的结论相同。穆拉维约夫仍不死心，迫不及待地派遣了以涅维尔斯科依为首的海上“考察队”，又一次侵入我国黑龙江下游地区。

涅维尔斯科依是十九世纪中叶沙俄侵华的急先锋，他立志继承十七世纪沙俄殖民者的侵华事业，决心寻求机会去黑龙江下游作一次实际考察。

一八四七年末，涅维尔斯科依被任命为“外贝加尔号”运输船船长，负责定期往勘察加半岛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运送军需

物资，他决心乘机在黑龙江下游作一次实际“考察”。在穆拉维约夫的斡旋和鼎助下，他被批准卸货后，即可前往黑龙江口“考察”。

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外贝加尔号”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卸完货物，立即南驶。六月二十四日到达库页岛东岸。七月二十二日，涅维尔斯科依率领水兵侵入黑龙江，开始了对我国领土的非法考察。

在一八四九年六月至一八五四年夏的五年中，涅维尔斯科依在黑龙江下游一带（包括库页岛），大肆进行非法考察，公然以武力占领中国领土，对当地中国少数民族实行残暴的军事殖民统治。

非法考察：涅维尔斯科依按照穆拉维约夫给他的秘密指令，自一八四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上旬，非法考察了黑龙江河口湾和库页岛。“考察”的结果是：库页岛是一个岛屿；海轮可以由黑龙江口进入黑龙江。他大吹大擂，认为这是他的“新发现”，是“惊人的丰功伟绩”。其实，这些普通的地理知识，早已载入我国史籍。他的所谓“重大的地理发现”，不过是在重复早已为中国所熟知的事实而已。接着，涅维尔斯科依一伙又从海上潜入陆地，“考察”了土古尔河、阿姆贡河、奇集湖、克默尔湾等地，攫取了大量情报。

武装占领：一八四九年八月十三日，涅维尔斯科依一伙侵入我国黑龙江口附近的庙街，强迫附近的费雅喀人到此地集合，当着他们的面，在鹰炮声中升起了俄国军旗，建立了以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名字命名的军事哨所——尼古拉耶夫斯克，并以此为据点，不断扩大侵略。截至一八五三年，在广袤千里的中国领土上，遍布了沙俄侵略者的足迹。沙俄武装占领了我国许多边防要地、交通要冲、重要村屯和优良港湾。建立了尼古拉耶夫斯克（庙

街)、康斯坦丁（哈吉湾)、亚历山大（克默尔湾)、马林斯克（阔吞屯)、伊利印斯克（库页岛的久春内)、穆拉维约夫（库页岛的阿尼瓦湾）等军事哨所，并悍然宣布，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中下游一带，包括库页岛在内，都是俄国的领土，将当地居民置于“沙皇的庇护之下”①。

实行殖民统治：首先，涅维尔斯科依一伙把当地少数民族置于血腥的军事统治之下，不准有丝毫“越轨”行动。他们靠大炮和马刀维持统治，每占一地，必先建立军事哨所，修筑堡垒，设置大炮，宣称“刀和体力是唯一的权力”②，如果有人散布敌视我们的流言”，“有敢于威胁我们，尤其是敢于对我们采取某种敌对行动者”，“应送至尼古拉耶夫斯克予以严办”。③其次，沙俄侵略者还强迫当地居民为他们提供食品，充当向导，伐木砍柴，传递书信。人民稍有反抗，轻则鞭笞，重则拘捕惩办，给当地人民的和平生活带来极大灾难和困扰。第三，沙俄侵略者还极力挑拨民族关系，利用东正教腐蚀人民的反抗意志。他们煽动费雅喀人“不要相信满洲的小商人，不要听他们的话”④，并对费雅喀人常以小恩小惠进行拢络。这是沙俄的一贯伎俩。早在一八四六年沙皇给俄美公司的训令中就写道：“对土著居民要施以恩惠，给予馈赠，为防彼等不友好之暗算。”⑥穆拉维约夫指令维尔斯科依，要他对当地居民“态度上亲热一些”⑧。涅维尔斯科依经常请费雅喀人吃奶油饭、喝茶，赠送耳环、戒指、项链、小刀等，甚至让他的老婆装模作样地给费雅喀女人洗澡梳头。沙俄入侵者还利用

①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121页。
② 同①，第134页。
③ 同①，第128—129页。
④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128页。
⑤ 同④，第61页。
⑥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38页。

"十字架"配合大炮，去征服人心。他们强迫或诱使当地人民皈依东正教，参加"礼拜和祷告节的仪式"，把它作为"在基立亚克（费雅喀）人中间扩大俄国影响的手段"①，妄图消灭当地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俄斗志，将他们"纳入俄国国籍"②。

沙俄侵略者的这些殖民措施并没有奏效，相反，它的罪恶行径激起了黑龙江下游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

当地少数民族对涅维尔斯科依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径多次提出抗议，他们严正指出，中国领土不容他人插足；中国的一草一木不准他人动用；侵略者必须立即撤出。

一八四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涅维尔斯科依带领水兵、译员，携带火炮，悍然侵入我国黑龙江口，并溯江上驶一百二十公里，闯入我国特林屯。特林屯位于亨滚河对岸，归吉林将军三姓副都统管辖。特林是我国明朝东北地区行政中心——奴尔干都司衙门所在地，象征着我国神圣领土的永宁寺碑就矗立在特林悬崖上。涅维尔斯科依和两名译员刚刚爬上岸，立即被特林屯费雅喀、满珲和满族二百多人团团围住。一名清朝地方官走上前去，严厉质问涅维尔斯科依：你为什么、根据什么权利到这里来？涅维尔斯科依用流氓的口吻反问道：你为什么、根据什么权利呆在这里？清朝地方官当即严正抗议：不经中国允许，"任何人都无权来到这里！"涅维尔斯科依蛮横地声称："俄国人有充分的、唯一的权利呆在这里，因此，我要求你和别的满人立即离开此地"③。接着，他"仿效先前哥萨克征服者（指哈巴罗夫、波雅科夫之流——引者）的先例"，宣布所有当地居民，"从今以后受俄国君主保护"④，

① 《黑龙江问题》，第145页。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85页。

③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120页。

④ 《阿穆尔边区史》，第95页。

他的蛮横无理态度激起了当地居民和清朝官员的极大愤怒。而涅维尔斯科依也露出狰狞面目，掏出双筒手枪，瞄准清朝官员，叫嚷："如果谁敢动一动，执行他（指清官员）的无礼要求，就立即送他去见上帝！"武装水兵随之一拥而上①。在光天化日下，沙俄侵略者对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公然实行武力恫吓。特林人民的愤怒抗议，虽然没有遏止沙俄的侵略行径，却显示了当地官民敢于痛斥侵略者，坚决捍卫祖国领土的可贵精神。

一八五一年初，为了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盖房，沙俄军官奥尔洛夫奉命带领八名士兵前往库艾格达岬砍伐木材，附近费雅喀人发现后，立即去制止，并郑重声明，不准俄国人在此地居住，"开河后将从三姓调来重兵剿灭所有的俄国人"②。奥尔洛夫听了胆战心惊，乖乖地停止了砍伐。

除了向沙俄侵略者提出抗议、声明外，当地人民还曾多次酝酿联合暴动，共同驱逐侵略者。

一八五一年底，沃依德屯（位于黑龙江下游左岸，溯江上行距庙街二十五公里的地方）费雅喀和满族人民计划于翌年夏季举行起义，赶走侵略者。不幸这计划在年底被侵略者发觉，涅维尔斯科依派遣军官别列津率兵去镇压。别列津到沃依德屯后，命令村民交出酝酿暴动的头人。村民满腔怒火，拒不交出，八十多名村民将绞杀起义的刽子手们围住。别列津气急败坏，下令俄兵亮出手枪和马刀，对准包围他们的村民，威胁道：如不交出，就立刻"把屯子毁掉！"③侵略者凭借手中的武器从人群中抓走酝酿暴动的带头人，押送到彼得冬营。涅维尔斯科依为了杀一儆百，把附近三个村屯的居民赶到彼得冬营集合，在他们面前，将被捕者的

①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120页。
②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127页。
③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140页。

衣服剥光，涅维尔斯科依亲自用树条抽打他们，然后罚他们服苦役，为侵略者抬木头。这场反侵略的暴动虽被扼杀于酝酿之中，但它却给侵略者以极大的威胁。涅维尔斯科依供认，这次未遂的暴动，对他们的“勘察工作的安全和方向有直接的影响”①。

不断发出驱逐和剿灭沙俄侵略者的警告，也是当地各族人民在无力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困难情况下开展抗俄斗争的一种形式。当地人民不断传出：开江后，“将有大批满洲军队从松花江开来”，扫荡俄国人的哨所，把他们“斩尽杀绝”。这种不断高涨的抗俄声浪，使侵略者惶惶不可终日，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俄国诗人沃尔科夫在描写涅维尔斯科依一伙当时的心情时写道：“他们提心吊胆，生怕中国人将他们消灭干净。”② 涅维尔斯科依也供认：“在那里，我们一方面被当地居民包围，他们人数比我们多几百倍，一旦有人大胆而聪明地从中挑唆……他们便会奋起反抗我们；另一方面，二百多万满洲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沿松花江和阿穆尔河派出大批兵力，以至这些人把帽子抛向我们，也会把我们压倒，我们不能对援助或者撤退抱任何希望。”③ 这种抗俄声浪还有力地冲击了俄国士兵队伍，使他们军心动荡。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所长鲍什尼亚向涅维尔斯科依报告说：在我们的队伍中，“越来越多地谈到，仿佛满洲人很快要把我们斩尽杀绝”，引起士兵纷纷从鄂霍次克潜逃④。

总之，沙俄入侵者“都害怕基立亚克人”⑤。为了“防范突然出现的土著”，“防范基立亚克人的袭击”⑥，他们不得不严密设

①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140页。
② 《阿穆尔边区史》，第14页。
③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181页。
④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175页。
⑤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302页。
⑥ 同⑤；《黑龙江问题》，第187页。

防，在房子和帐篷外面修上鹿砦，平时派人站岗放哨，并“拨出一部份人经常出巡”①。

上述事实有力地粉碎了穆拉维约夫所谓俄国军队“在阿穆尔（黑龙江）河口屯驻三年之久，事事顺利，未受任何威胁”以及“基立亚克人……对我们颇有好感”等自欺欺人之谈②。

二　黑龙江上游鄂伦春人民英勇歼灭瓦加诺夫

几乎与黑龙江下游费雅喀人民抗击涅维尔斯科依为首的海上“考察队”同时，黑龙江上游鄂伦春人民奋起歼灭了瓦加诺夫为首的另一支沙俄“考察队”。

一八四八年，经过穆拉维约夫精心挑选，并奏闻尼古拉一世批准，组成了以测绘队中尉瓦加诺夫为首的陆路“考察队”。

瓦加诺夫是沙皇侵略我国的忠实走卒。早在一八四二年，他就参加了以科学院院士米登多尔夫为首的西伯利亚东部“考察队”。一八四四年九月，瓦加诺夫与米登多尔夫在离开土古尔湾从鄂霍次克返回外贝加尔省途中，公然侵入中俄未定界地区和外兴安岭南麓中国领土，非法考察了我国牛满河、古里河一带，窃取大量情报。他们披着科学考察的外衣，怀着将中俄边界向南推移的政治目的，别有用心地在中国领土上寻找中俄“界标”，调查中国领土上的居民“同中国的关系”。他们发现，在外兴安岭南坡上，有“几个金字塔形的石柱”。瓦加诺夫等指鹿为马，硬说这是“中国人竖立的界标”③。他们认为，中俄边界不应以外兴安岭山脊为界，而应以该岭南坡他们所发现的“界标”划定。他们煞有介事地说：“中国人将边界线向南推移了，从而把一大片土地自愿

① 《黑龙江问题》，第187页。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100页。

③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69页。

让给了俄国”①；并且宣称：沙俄政府应重新划定中俄边界，立即占领黑龙江。其实，他们发现的所谓“界标”，乃是连俄国人都承认的“鄂温克人用以标示山隘和过河便道的路标”②。

就是这个早具侵华经历的瓦加诺夫，在穆拉维约夫组织黑龙江“考察队”时，他毛遂自荐，“自告奋勇”，被任命为“考察队”队长，带领四名哥萨克，备马六匹，于一八五〇年从斯特列耳卡出发，偷越库克多博卡伦，潜入中国领土。

当瓦加诺夫一伙偷偷潜入中国境内时，很快就被当地机智的鄂伦春人所发现，瓦加诺夫和两名哥萨克被德绷额、克勒特和尔氏（女）、乌尔齐尹等击毙③，其余两名哥萨克惊慌逃奔，偷偷跑了回去。

鄂伦春人的抗俄义举具有重要意义。它使瓦加诺夫“考察队”成为一个短命的“考察队”，避免了因其窃取情报将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瓦加诺夫一伙被消灭，对上任不久便大肆叫嚣吞并中国领土的东西伯利亚总督是当头一棒。瓦加诺夫之死，穆拉维约夫如丧考妣，悲痛欲绝。当瓦加诺夫等三人在鄂伦春人铁拳下已经变成一堆尸骨时，他“还在希望这个消息也许不完全可靠”，并把此事作为“东西伯利亚发生的重要事件”奏闻沙皇。他在奏疏中说：“令人非常遗憾，我不能不在这里向陛下奏明，测绘队中尉瓦加诺夫不幸牺牲。关于此人，我曾有幸亲自奏闻陛下，他自告奋勇去进行某些考察，很值得褒奖，但他却为了这一大胆而必要的事业以身殉职。”为此，他奏请对瓦加诺夫和两名哥萨克家属“给予抚恤”④。可见，鄂伦春人所消灭的不是普通的三个人，乃是经

① 《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69页。

② 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阿穆尔大事记》(1689—1859)，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选辑)，第91页。

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卷，第26—27页。

④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100页。

沙皇批准、东西伯利亚总督亲自派往中国的一个“考察队”；而派遣这个“考察队”，又是沙俄大规模侵略中国领土计划中的步骤之一。因此，消灭瓦加诺夫一伙，对沙俄侵略者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关于瓦加诺夫事件，沙俄政府曾与清廷进行多次交涉。沙俄政府作贼心虚，极力掩盖事实真象，对他们正式派遣的这个“考察队”只字不提，而以索还“逃兵”的名义，多次给清政府来文。声称于一八五〇年，有三名俄国官兵越界“逃走”，“至今（中国）并未查拿交回”①。他们不知羞耻，倒打一耙，反诬中国扣压越界人员，派员质问中国地方当局：“越境三人，何不及时交出！”② 妄图将这一侵略事件作为一般边界事件处理。

沙俄的欺诈手段虽不甚高明，却蒙骗了腐败昏庸的清朝政府。清政府答应代为捉拿。当查明瓦加诺夫等三名“逃兵”已被击毙时，清政府不分青红皂白，竟以“图财害命”罪，将英勇的抗俄战士逮捕法办。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和俄国的逼勒欺诈，终于演成了抗俄战士惨遭杀害的悲剧：有的被处决；有的被“发极边烟瘴充军”；有的被鞭笞。然而，鄂伦春人民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取了消灭一个沙俄“考察队”的重大胜利。

三　赫哲族人民的抗俄义举

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七年，沙俄先后在黑龙江上进行四次武装航行。每年航期一到，沙俄“人船蚁集”，“纷纷过往”。他们在黑龙江北岸，到处设屯置卡，建房架屋，驻兵屯粮。到一八五八年上半年，在实际上完成对黑龙江北岸的军事占领以后，又通过逼签中俄《瑷珲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我国广大领土。世居在黑龙江沿岸的赫哲族人民的和平生活遭到极大侵扰，特别是居住在北岸的赫哲人民，从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卷，第19页。

② 同前书，第22页。

为了长期霸占中国领土，沙俄大量向黑龙江北岸运兵移民，截止一八五八年末，“共有男女二万余人定居在黑龙江沿岸”，其中包括两营哥萨克兵，共三千二百九十人①。沙俄的驻军和移民给世居当地的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在当地中国人民占用的土地上，俄人任意“丈量地基”，“强立窝棚”，逼使“江左屯户”“移居江右”，野蛮地掠夺土地。

沙俄侵略者为解决军粮不足和移民糊口，常常闯入中国村屯，强行粮食贸易，甚至公然抢粮。一八六〇年三月十五日，一伙俄兵突然闯入乌苏里卡伦，声称“深恨三姓不准换货，故绝口粮”，遂将当地“官兵食物抢劫一空”②。对守卡清军尚且如此嚣张，对村屯民户更可想而知。俄军所至，还肆意摊派官差，强行引路，逼供情报。至于奸淫杀掠，恃强不法，则更是所在多有。由于“俄夷猝至”，肆行侵扰，使当地人民一时“尽行逃避”，蒙受巨大灾难。

沙俄的侵略行径，激起当地人民无比愤怒。在清廷和地方当局三令五申不准引起“衅端”的艰难情况下，当地各族人民仍然坚持斗争，给入侵者很大打击。

在黑龙江沿岸的抗俄斗争中，居住在松花江口上下黑龙江两岸的赫哲人民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们身陷敌境，首当其冲，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沙俄侵略者对他们十分惧怕，一提到赫哲人民，立刻谈虎色变。黑龙江和吉林的爱国官吏曾利用这一点组织赫哲人民协同清军保卫边疆。赫哲人民踊跃参加，为抗御沙俄入侵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赫哲人民热爱祖国，对沙俄侵略者切齿痛恨。他们拒绝与侵略者贸易，拒绝引路。一八五四年航期，穆拉维约夫率军第一次在黑龙江上武装航行。六月十四日，俄船越过松花江口。十五

①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伦敦1861年版，中译本第119—120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2卷，第7页。

日，当地西乡赫哲人乌尔桑阿等正在江岸叉鱼，突然被俄兵强行拉入俄船。因俄人“不悉路径”，逼他带路。乌尔桑阿严辞拒绝。俄人十分恼怒，“将其绊留数日”，才予放回①。

赫哲人民还积极为清军侦探敌情，传递消息，拦阻俄船，协助守卡。一八五四年夏，三姓协领富尼扬阿借用赫哲人桦皮小船，派官带领赫哲人到黑龙江下游密探俄情。在赫哲人和费雅喀人的密切配合下，探得奇集屯一带“有车架大铜炮二位，小铜炮二位，刀枪弓箭俱全。又见湖上露有桅杆，设立防守”，并发现该处俄国“占踞村屯六处，江边河岛，俱有伏兵炮台②”等情况。吉林将军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上达清廷，使清政府及时掌握了俄国不断扩大侵略的情况。

赫哲人民还密切配合爱国清军共同拦截入侵松花江的俄船。一八五七年十月，俄军二百余人乘船自黑龙江下游驶入奇林江心，随后，分拨一股俄军侵入松花江。当俄船闯越黑河口卡伦时，卡官一面派兵追阻，一面飞报上司。俄船不听拦阻，继续上犯。吉林将军景淳饬令三姓副都统立即“拣派弁兵丁勇，驾船迎阻”。当地赫哲人民见俄船侵入松花江，纷纷驾船赶来。他们划着轻便的桦皮小舟，协同官兵奋力拦阻，追赶俄船六十余里。俄船横冲直撞，继续上驶。赫哲人民紧紧追赶，很快赶至俄船前头，将许多桦皮船“排于江面”，对俄船实行包抄，俄船不能前进，清军乘势“由江汊迎头抄出”，随即“纵上夷船”，愤怒地将船帆扯落，并提出抗议，令其回帆。俄军见势不妙，被迫掉转船头，驶出松花江，返回奇林停泊③。乌苏里和黑河口卡伦是往返黑龙江必经之地，是从黑龙江入乌苏里江与松花江的门户。俄船至此，必

① 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辽海丛书》本，第32页。

② 故宫明清档案部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四年六月初十日。

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9卷，第7—8页。

须停留。但是，由于守卡清军必须遵守清廷“勿启衅端”的指令，对拦阻俄船、制止沙俄扩大侵略显得极为不力。沙俄乘机强越卡伦，肆意要挟，清军无可奈何，卡伦几同虚设。一八六〇年，吉林将军决定，将这两个卡伦的清军撤回，“分选赫哲坐守”①。赫哲人踊跃参加，并忠于职守。吉林将军还利用俄人惧怕赫哲人民的心理，将清军改装易服，扮作赫哲猎夫，出队巡察。

一八六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清晨，一批俄军从黑河口左岸包云乘“三板船”驶入上毛力地方。这时，正值北路“巡探”赫哲族保福在此地守卫。俄人向保福“探询卡官何往?”保福答道:“近有山场许多民人分在松花江南岸，渔猎为生，甚属凶横，因卡官不能拦阻外夷侵占内地，逼令官兵回城，派我守卡。”言毕，俄人面有惧色，“遂即折回”。俄人甚觉不安，日落时，复派七人来此地，并携带鸟枪,“和容悦色”地再向保福询问:“民人约有多少？有无枪炮等械?”保福相机答道:“足有三万余，枪炮刀矛，无不广备。”俄人听后，忙用“千里眼”“各处了望，颇有畏葸之状”。随即祈求保福:“我等在此久居，惟求活命”,要求保福“见民人代说，我居北岸，他居江南，彼此取和，各无猜疑”,言毕而归。五月三十日，沙俄侵略者四人，携带鸟枪、包裹等物，从黑龙江下游驶入黑河口南岸，这时正值东路“巡探”赫哲族永起在此地守卫。俄人要求在这一带“换货”。永起答以“无物可易”。俄人遂欲西往，永起当即指出:“新来民人厉害，你们去无生路。”这时正好扮作猎户的八十名清军出口巡察，俄人见此,“形色惊惶，匆忙折回”②。俄人对当地赫哲人民如此惧怕，一方面反映了侵略者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另一方面说明赫哲族人民敢于斗争，是一支重要的抗俄力量。

---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2卷，第7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2卷，第7—8页。

沙俄侵略者对黑龙江北岸“安居多年”的赫哲族人民残酷虐待，逼改国籍，肆意凌辱，常常荷枪实弹，闯入民屯，恃强行凶，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抢男霸女，焚屋掠财，无恶不作。赫哲人民热爱祖国，不甘心于受殖民统治，拒绝加入俄国国籍，拒绝与俄人杂居，拒绝承认俄国政权，拒绝为俄国人效劳。在清廷将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割让给沙俄并不准反抗的情况下，赫哲人民在噶珊达的率领下，纷纷迁往黑龙江南岸。

一八六〇年初，两名俄国暴徒突然闯入黑龙江左岸彪尔郭屯赫哲噶珊达扎拉西家中。此时扎拉西外出打猎，俄国暴徒无耻地戏谑扎拉西妻妾。扎拉西妻妾怒不可遏，奋力反抗，挣脱逃避。俄国暴徒捡起铁锹，追逐殴打。扎拉西妻妾拾起柴斧，拼力抵抗。两个暴徒力竭技穷，慌忙逃窜。沙俄暴徒未遂所欲，岂肯作罢。随后，又来三个暴徒，将扎拉西妻妾捆绑起来，置于雪地，并将家中锅碗瓢盆等家具全部捣毁，将房屋付之一炬。

迨至扎拉西出猎返回，房屋家产已尽化灰烬，被迫携妻带子来到右岸额图，栖身于同族家中。

左岸薛尔固俄军要地闻听扎拉西迁入额图，决定继续对他施加迫害。忽有一日，薛尔固俄官派遣十余名暴徒，闯入额图，将扎拉西强行绑架，“不容推辞”，押到薛尔固俄国官署。俄官为了借助扎拉西的地位和影响，有效地统治当地赫哲人民，对扎拉西软硬兼施。先以委任官职为诱饵，向扎拉西“善言劝慰”：“尔若归顺俄国，定为官长。”扎拉西“本系满洲所属，岂肯随从外夷？”当即拒绝。俄官见利诱无效，便继之以死相威胁，凶相毕露地叫道：“如敢拘执，立即杀死！”扎拉西被逼无奈，决定将计就计，以求缓图。于是，扎拉西乘时提出：“我既为官，须管俄人事务。”俄官鉴于对当地一无所知，便答应了扎拉西的条件。

扎拉西身处俄境，以其职权之便，趁机收集许多敌情，了解

到俄国在此地拥有大炮四门，皆系“木镶铁信，外以铜叶包裹”。并从当地哥萨克士兵中得知，俄国哥萨克士兵与移民，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矛盾甚为尖锐，沙皇的侵华政策颇不得民心。他们说，俄国移民和哥萨克士兵都是被穆拉维约夫“逼勒到此”，因“天寒无粮，冻饿死者过多”。扎拉西进一步询问：穆拉维约夫“之意何居？”俄人答道：穆拉维约夫“官陛极品，深悉此地空闲，又乘南省未靖（指我国南方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引者），由俄国讨要多人，与俄主阿林三达拉（即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引者）图霸此地。近来国王闻得死人过众，以故不肯再拨，祇留我等在此，只可束手待毙”。参以他书记载，扎拉西探得的情报，基本上准确无误。这是一份直接从俄国普通士兵和移民中得到的关于他们对沙俄政府侵华政策反映的珍贵史料，至今还保存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

扎拉西身在敌穴，心向祖国。当他收集到一些重要情报以后，特别是当他听说松花江口一带已派清军驻防时，便毅然决定返回祖国。他设法从薛尔固逃出，来到黑河口总巡协领辑顺衙署，将所得敌情一一作了回报，并表示：“今闻大营在此，情甘设法迁来。”辑顺“见其情词恳切”，允许迁回，并“赏给烟酒等物”以资奖励。扎拉西当即表示：不但他一人迁回，还要设法将黑龙江北岸所有自己的眷属一并迁来，情愿回国效劳，免受沙俄蹂躏。同年五月二十六日，扎拉西率领自黑河口至阔吞屯、奇集湖黑龙江北岸所有眷属，连同牲畜、船只等全部迁至南岸，共计三十户，二百六十九人。地方当局将其安置在松花江下游一带，“分台居住，听候当差。”①

扎拉西率众内迁，充分说明赫哲人民痛恨沙俄，热爱祖国，“始终不忘根本”。在扎拉西的带领下，一举迁回二百多名骁勇善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2，第8—9页。

战、坚定抗俄的战士，加强了当地人民的抗俄队伍。吉林将军景淳收到扎拉西带回的情报后，立即奏报清政府，使清政府及时掌握了沙俄薛尔固的军事情况。

第三节　清军官兵的抗俄防俄活动

一　爱绅泰怒斥穆拉维约夫

一八五九年九月，沙俄逼迫清政府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宣告失败后，穆拉维约夫和伊格讷切夫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妄图通过外交讹诈和军事威胁手段，逼迫清廷就范，签订割让乌苏里江以东领土的新的割地条约。

沙俄非法占领并要求割让乌苏里江以东领土的行径，引起清政府的密切注意，除多次向俄国发出书面和口头抗议照会外，还谕令黑龙江和吉林将军会晤穆拉维约夫，向他严肃指出，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不与俄国毗连，不许俄国占领。

十月二十日，穆拉维约夫乘轮船自黑龙江下游上驶，行至我国黑河口（黑龙江与松花江会流处）卡伦时，黑河口督办夷务、署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登上俄船，向穆拉维约夫传达谕旨。穆拉维约夫“狂妄骄横，语言忿怒，辄问吉林将军因何未来分勘地界？”富尼扬阿指出：“吉林乌苏哩（里）、绥芬等处，并不与俄国连界，无所用其查勘……除黑龙江左岸空旷地方准其借与尔国暂居外，其余应遵康熙年间分定疆界，各守各土，不得稍有侵越，尔等务将乌苏哩人船即行收回。”穆拉维约夫听后，“愈加忿怒，声称我到瑷珲另有剖辩。”接着，便以“行期甚忙”为由，催逼富尼扬阿下船。富尼扬阿“再向辩白”，翻译竟不肯译述。清政府得知穆拉维约夫将去瑷珲，命令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与爱绅泰在瑷珲等

候，与其会晤，继续“剖辩”①。

爱绅泰接到清政府谕令，立即派员迎阻。穆拉维约夫诡计多端，言而无信。他改乘马车，由陆路行走，企图绕过瑷珲，迳奔海兰泡。爱绅泰所派官员于途次遇到穆拉维约夫的车乘，要求他到瑷珲谈判。不料，穆拉维约夫又否定前约，说“并无与黑龙江应商事件”。言毕，驱车而走。中国官员再次阻截，穆拉维约夫被迫下车，于路旁屋内暂歇。中国官员要求会晤，穆拉维约夫“执意不见”，声言“途次非办公之处，如有会商事件，可到海兰泡再说”。中国官员欲再申辩，“该酋不答，驱车而去”②。

穆拉维约夫扬言“到瑷珲另有剖辩”，只不过是他搪塞中国抗议的手段。实际上，他亟欲返回海兰泡，以便进一步布署兵力，恫吓中国，配合俄使在北京的要挟活动。

穆拉维约夫在海兰泡共逗留六周。他留住海兰泡的目的，正如他自己所供认：“目前我留在这里就是对他们的示威（指中国——引者）。他们大为恐惧，信使已飞驰北京。这或许对Н·П·伊格纳切夫能有所帮助。”又说：“我必须在此再呆两周左右，好让满人相信，我正在准备打仗……这里以及整个边防线都在操练、演习、射击。”在此期间，他还命令“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全线的正规部队和哥萨克进入战斗准备状态”，而“所有这些军事准备活动皆未保密，相反却是公开进行的，他们有意让汉人和满人知道”③。

穆拉维约夫的战备措施，绝不是单纯的虚声恫吓，而是进攻中国的实际准备。十二月初，穆拉维约夫在上沙皇的《条陈》中说：“我国在满蒙边界上，仅在东西伯利亚一地就有两万余大军，配备有四十门野战炮。”他建议沙皇政府，“我们必须占领库伦，并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4卷，第17—19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4卷，第36—37页。

③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568、570页。

从外贝加尔省和阿穆尔调遣援军进驻满洲”，从而使蒙古和东北脱离中国，将它们作为“两个公国”，置于俄国的统治之下，“这样俄国就可以在该地完全获得它所希望得到的一切”①。

爱绅泰就是在沙俄剑拔弩张、硝烟滚滚的形势下，两次深入敌穴，正气凛然地与穆拉维约夫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

爱绅泰，字丽亭，满族人，姓瓜尔佳氏，齐齐哈尔正红旗人。在一八五八年瑷珲谈判前，他是黑龙江副都统属下的一个佐领。同治八年任瑷珲副都统，同治十一年十月卒。在中俄瑷珲谈判中，爱绅泰以佐领出任翻译。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特别是在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〇年，黑龙江将军与俄国海兰泡当局之间有关事宜，大都由爱绅泰出面交涉。在对俄交涉中，“爱绅泰柔而不挠，相机剖辩，有补国计为多”②。

为了正告穆拉维约夫不准展占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在一八五九年黑龙江即将封冻之际，爱绅泰不顾危险，破冰渡江，于十一月五日“携带酌定条款”，驶抵海兰泡。他向穆拉维约夫严正指出：“俄国与中国自康熙年间分定界限，黑龙江左岸原非俄国应占之地，现在准其将空旷地面，并阔吞屯、奇咭等处，借给俄国流民栖止，且许在江面行船，已属大皇帝格外加恩，尔等不应背约，又蓦越黑河口，强进乌苏哩、绥芬地方，盖房垦地，屡次恃强，不听拦阻，殊非和好之道，亟应及早撤回，嗣后人船不得任意游驶占踞。即江左地方，亦应就现在占踞之处划清界限，立定四至，不得再有展占。并将阔吞屯、齐咭等处，与吉林委员立定四至，庶彼此清楚，免伤和好。三姓地方并无码头，无可通商，不宜再往。”

---

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285—286页。

② 《黑龙江志稿》，第49卷。

应该指出，爱绅泰的上述声明，是自沙俄入侵以来，在清政府与地方当局给沙俄的抗议照会中，观点最鲜明、言词最激烈的一次。不仅如此，爱绅泰还第一次提出了在黑龙江以北和下游地区，除已被占踞的地方之外，其余即使为“空旷之地”，沙俄也不得继续侵占，并指出，应在沙俄已经占领的地方“立定四至”，以防俄国继续侵占中国领土。

爱绅泰的这一严厉的声明不能不激怒穆拉维约夫。他“忿忿喧嚷”，蛮横声称：“该处原系俄国地界，不但已去者不能迁移，此后尚有续来人船，并在兴开湖（兴凯湖）、图们山等处建房安炮。”当爱绅泰欲再驳斥时，穆拉维约夫“气忿转加，怒目拍案，愈形桀骜”，叫嚷“非用枪炮，断难迁移”，并要求中国将黑龙江左岸之乌鲁苏穆丹卡伦拆除。爱绅泰斩钉截铁地回答：“断难允准。”穆拉维约夫狂吼：“如不拆除，我必令人拆毁……明年必在黑龙江城（瑷珲）对岸建盖房间，修立炮台。”言毕，便从其随带俄官中唤进一名。此人面目狰狞，“神色凶猛”。穆拉维约夫指着这个俄官，对爱绅泰说：“此系我国管炮将军，可与识面，且宜防备！”爱绅泰见穆拉维约夫如此张狂，怒斥道：“既称两国和好，何当议事之初，出此无理情状，动以枪炮相吓！中国岂无利器……若必欲恃强，（中国）岂无办法！”随后也将随带佐领诺们德勒和尔唤进，并将他“引荐”给穆拉维约夫说：“此即我之所属管炮之员，尔等亦可认识！”穆拉维约夫等见诺们德勒和尔“身材雄伟，共相起立环视”。穆拉维约夫见威胁不成，立刻改变面孔，“转颜作笑，点头不已，并亲身给酒，令其与夷人各饮一杯，互相认识，且以前言为戏。”爱绅泰趁机重申，要求穆拉维约夫必到瑷珲会晤黑龙江将军，继续谈判俄国占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问题。穆拉维约夫答道：“如尔将军有权，能将绥芬、乌苏哩地面分给，即与会晤，否则无须见面。”爱绅泰对穆拉维约夫的挑衅再予回击。穆拉维约

夫竟“置而不听”，“转入别屋，不复出见。”

这次谈判自上午十时至下午八时结束。爱绅泰趁着月色，乘船返回瑷珲①。

在此期间，穆拉维约夫为了进一步要挟中国割让乌苏里江以东领土，还极力在瑷珲对岸布署兵力，非法闯入江东六十四屯，他专门派遣一连哥萨克到江东六十四屯“去解释瑷珲条约的实质，通告所有居民，他们是居住在俄国领土上，并受俄国的保护”。他们向黑龙江当局宣称：中国若不遵行《瑷珲条约》，势必导致两国“友好关系完全破裂”，俄国将“用武力来对付武力”②。俄国不顾《瑷珲条约》的有关规定，竟在江东六十四屯一带集结军队，“日演枪炮”，“操练无暇”，建房盖屋，强行贸易，散发传单，四处窜扰，甚至扬言抢夺粮食。

一八五九年底，沙俄海兰泡当局派遣俄人数十名，“佩带枪械，在江左陆路上下周行，故张声势”，并在瑷珲对岸乘夜偷盖房屋，留俄人七十名，在此地驻守。爱绅泰闻讯后，立即派员过江交涉。俄人竟“阻之不听，驱之不返”。爱绅泰又派协领巴克坦布等前往海兰泡向穆拉维约夫提出抗议。穆拉维约夫“不与晤面”，而派人前来诡称：“盖房为递文报，并无别意。所盖房间断不自拆，等候代为拆去再说。”于是，爱绅泰采取果断措施，派人前往驱逐。俄人赖着不走，“拼死不从”。随后，穆拉维约夫又派人骑马闯入江东六十四屯，向各屯散布传单，要求各屯任其易换杂粮、牛马等。各屯华民拒收传单，不与贸易。俄人大怒，“弃掷而去”。各屯“屯达”（屯长）遂将传单上报。爱绅泰痛斥俄国“背约妄行，擅传文字”，下令各“屯达”将传单掷还俄人，以示抗议。

---

① 以上均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4卷，第37—39页。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567页。

同年末，海兰泡当局为解决阿穆尔全区、特别是哥萨克步兵营的粮食匮乏问题，不顾中国多次抗议，再次派人闯入江东六十四屯强行粮食贸易。各屯华民遵照爱绅泰的命令均“不肯易换”。俄人宣称：“若不换给，我等回去告知木哩斐岳幅（穆拉维约夫），必来多人将仓窖粮石，尽行装去”，即欲派大批人马公开抢粮。爱绅泰得知此信，为保护江左各屯华民生命财产，带领员弁亲赴海兰泡面见穆拉维约夫。穆拉维约夫故伎重演，拒不会见，只令翻译希什马廖夫出面应付。爱绅泰愤怒指责道：“设两国共事，如不与见，嗣后汝国有事，我亦不见！”爱绅泰针锋相对的作法立即奏效，穆拉维约夫被迫答应于次日中午会晤①。

次日双方会晤时，爱绅泰首先历数了俄国近来种种侵略行径，要求立即拆除在瑷珲对岸所盖房间，撤走驻军。最后警告俄方：“如果任意妄行，激怒江左五十余屯万余人口，中国虽法令森严，我亦不能强压。”穆拉维约夫则坚持说：房屋“不惟不能拆毁，仍欲接盖一间”，并对俄人妄图抢粮一事辩解说：“至抢取粮食的话，我岂能如此传行，想是我们不肖之徒妄言。”②

在沙俄大举侵吞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时，清政府采取的方针实质上是妥协退让的，对边界当局三令五申，要“善言开导”，“勿启衅端”。许多有志抗俄的爱国官吏，被紧紧限制在这一政策的范围之内，而不能有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爱绅泰在与穆拉维约夫这个蛮横至极、不可一世的敌手交涉中，敢于针锋相对，以凌厉的语言怒斥顽敌，表现得无所畏惧。这在当时的边疆大吏中，是不可多得的，若与奕山之流相较，则尤属可贵。

二　捍卫乌鲁苏穆丹卡伦的英勇斗争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5卷，第14—17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5卷，第14—17页。

一八五九年九月，伊格纳切夫割让乌苏里江以东领土的要求被清政府否决后，引起沙皇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的极大关注。十月十三日，亚历山大二世正式下达派兵占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命令。与此同时，穆拉维约夫强令中国拆除乌苏里和乌鲁苏穆丹等重要沿江卡伦，以便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同年冬，穆拉维约夫下令海兰泡和伯力的俄官率领哥萨克先后将我国乌鲁苏穆丹和乌苏里两个卡伦拆毁。乌鲁苏穆丹守卡清军在爱绅泰领导下奋起反抗，开始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护卡斗争。

乌鲁苏穆丹（穆丹，或作牡丹）卡伦，位于黑龙江上游乌鲁苏穆丹湾内（今苏联境内布谢西北），上距呼玛尔卡伦七十里，下距瑷珲城三百二十里。黑龙江在这里流经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形成一个黑龙江全流绝无仅有的著名大河曲，呈现一个“己”字形①。河曲全长三十多公里，中间是一块高峻的草地。河曲之两端仅一山之隔，最窄处只有一公里左右。若沿河曲而行，需走三十多公里，大约“一日之程”。《珲春乡土志》说：“牡丹”，满语，意为“一日之程”②。

在乌鲁苏穆丹湾最窄处的高地上，有一同名卡伦，即乌鲁苏穆丹卡伦，系康熙年间所设，为当时黑龙江将军所辖八个沿江卡伦之一③，它与雅克萨、瑷珲等“皆昔年要镇”④。当时清政府派驻领催一名，兵五名，后增至“领兵十七名，每月一更”⑤，并成为“总卡”。乌鲁苏穆丹卡伦附近卡伦，“通常于五月中旬在此地集

① 《满洲三省志·黑龙江省志》，第40页；何秋涛《索伦据雅克城考》。

② 见该书第22卷，“志余”。《盛京通志》谓，“乌鲁苏”为蒙语，“芦苇之意”，而“牡丹”为满语，意为“河湾”。故《黑龙江外记》迳作“乌鲁苏湾喀伦”。

③ 《盛京通志》，乾隆元年版，第16卷。

④ 何秋涛：《北徼形势考》，载《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三秩，第2册。

⑤ 《盛京通志》，第52卷。

结，然后由此溯航阿穆尔河，前往格尔必齐河”巡查①。在沙俄侵占黑龙江以北地区以前，乌鲁苏穆丹卡的主要任务是：捕捉罪犯，特别是尼布楚各矿场的逃犯；监视当地居民的活动；验看过往商人护照②。从其任务看，当时它并不是边境卡伦。

迨至十九世纪中业，沙俄大举入侵黑龙江地区，大批俄船满载哥萨克军、移民和武器，沿黑龙江源源而来。俄船往返黑龙江，必须经过此卡。从此，乌鲁苏穆丹卡又担负着阻止沙俄入侵、侦探敌情的重要任务。自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乌鲁苏穆丹卡伦成了重要的边界卡伦。

一八五四年航期，穆拉维约夫率大批俄船首次闯入黑龙江，并闯越乌鲁苏穆丹卡伦下驶。由于俄船猝至，拥众恃强，而守卡清军人少力单，毫无准备，因而未能阻止俄船前进。清政府将卡官云骑尉巴图善以下所有官员，或革职枷号，或鞭责议处，无一得免③。可见清政府对该卡伦是十分重视的。

一八五五年六月，沙俄第二次武装航行黑龙江时，随同这批侵略军入侵的还有马克为首的“黑龙江考察队”。马克曾亲诣该卡观察，据他记载，该卡伦当时有三栋房子，附近有一寺庙，“周围环以不高的围墙，庙门朝南，前面竖两根旗杆，上悬采旗”④。一八五七年，美国人柯林斯在沙俄军官普提雅廷陪同下，下驶黑龙江时，曾遭该卡官兵阻拦。这说明直至《瑷珲条约》签订前，乌鲁苏穆丹卡伦仍在执行自己的任务。

俄国发现这个江湾后，用侵华军官卡尔萨科夫的名字，命名为卡尔萨科夫湾。沙俄对这个卡伦“蓄心侵占，已非一日”。俄船

---

① 马克：《黑龙江旅行记》，彼得堡1859年版，第101页。

② 《黑龙江旅行记》，第101页。

③ 《黑龙江志稿》“大事志”，第3卷，第2页。

④ 《黑龙江旅行记》，第101页。

驶至该湾，“必须经日方能绕过”，甚觉不便，曾多次要求迁移右岸，均被黑龙江当局严词拒绝①。乌鲁苏穆丹卡虽未能阻止俄国入侵，但它像一个账本，清楚地记录了沙俄从黑龙江入侵中国的罪行。沙俄视该卡伦为眼中之钉，必欲拔掉而后快。

一八五九年冬，穆拉维约夫下令密奇达率众将乌鲁苏穆丹卡烧毁，并蛮横声称：“如欲重修，可移至右岸”（原文误为左，今改）。对此，爱绅泰立即派遣佐领鄂尔精阿前往海兰泡提出抗议。沙俄翻译希什马廖夫声称：“夷目布色依（即布谢，海兰泡俄官），因该卡在借给该夷地面之内，屡次商量迁移，未经拆毁。夷酋木哩斐出幅嗔怒伊等，故饬密奇达将卡房烧毁。”鄂尔精阿当即予以驳斥：“该处地面虽在许借该夷界地之内，惟设卡在先，借地在后，且系要隘”，依据条约规定，俄国不得占踞。署黑龙江将军特普钦“飞饬”爱绅泰：“就近相度机宜，或往见夷酋，理论修整；或径自派员重修，以复旧制，并派官常川坐守，以防再有他虞。”②

穆拉维约夫害怕中国抗议，为了息事宁人，十一月二十五日，派希什马廖夫到瑷珲给爱绅泰“送礼”。他假仁假义地说：奉穆拉维约夫之命，前来“遣送礼物，以敦和好”。遂令从人送上一个小匣，内装小玻璃盒十个，刀剪锉镊各一把，哈喇五尺，兰布一丈。并给其他官员每人哈喇一丈，倭缎二丈。爱绅泰答道：“和好不在礼物”，并“坚辞不受”。希什马廖夫回称：“不收即是见疑”，“并欲强掷而去”③。穆拉维约夫妄图以“送礼”手段来缓和爱绅泰的抗议和掩盖其焚卡罪行。

爱绅泰没有被穆拉维约夫的小恩小惠所收买，非常果断地决定：立即修复被焚毁的卡伦。为了尽快修复，爱绅泰派人将卡房房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6卷，第24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6卷，第24页。
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6卷，第24页。

木在瑷珲做好后，“由冰道拉运，迅至该处”，“照旧修盖”，并派官兵“坐防”①。具有悠久历史的乌鲁苏穆丹卡伦又重新屹立在江湾，继续监视着沙俄的侵略活动。

沙俄海兰泡当局闻讯后，立即派俄官阿斯拉木幅到瑷珲，蛮横地通知爱绅泰：必须“将重修卡房拆移江右，否则发兵代为拆毁”。爱绅泰回答：“卡房既经重修，碍难复拆。”阿斯拉木幅悻悻而去。

为了继续驳斥俄国的无理要求和防止卡房再蒙不虞，次日清晨，爱绅泰带领官弁赶赴海兰泡面见布谢，指斥俄国“前次烧毁卡房已属非理，不令汝赔修，即是厚意。今自力重修，何得又令拆移？并有‘发兵代拆’之言，尤属非是！”爱绅泰反复剖辩，布谢理屈辞穷，只好答称：“系奉木酋之命，今虽重修，若不拆移，伊实不敢担承。”待爱绅泰“再与理论”，布谢则“语塞无词，走进内宅”。过一会儿，又出来“故为头痛之状，仅令阿斯拉木幅支吾代答”。爱绅泰最后重申：“卡房已经修竣，派兵坐守，断难拆移。”布谢“摇首推病，催令旋回”。

随后，海兰泡当局派俄官绰罗呢等四人，率俄兵三十余名，再次闯入乌鲁苏穆丹卡伦，并传集附近俄民，“各带器械”，“齐至重修卡房”，无理指责中国“何以今又重修？定须拆移右岸！”这时，俄人“奋臂攘拳，即欲争斗”。守卡清军见俄兵、俄民“肆意鸱张”，个个怒火填膺，人人磨拳擦掌，“欲向抵敌”，决心痛击这伙强盗。正当守卡士兵要以武力回击沙俄侵略者时，恪守“圣训”的佐领鄂尔精阿“恐致杀伤启衅，喝禁众兵”，不许动武。士兵忍气吞声，满怀仇恨，纷纷走进屋里，决心固守到底。一场即将爆发的反击侵略、捍卫主权的英勇斗争，被清廷切勿“自我开衅”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6卷，第25页。

的谕令压了下去。

翌日清晨，这伙沙俄暴徒又“携带枪刀锹斧”，突入卡伦。他们依众恃强，不容分说，瞬间“将重修卡房肆行砍毁”，并将卡官鄂尔精阿“摔掷在地”，任意侮辱。卡兵见俄军如此蛮横，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欲执器械向其交锋”。鄂尔精阿虽百般受辱，但他仍牢记“圣训”，再次喝令士兵不准妄动。士兵们怒气冲霄，坚守在卡房旧基上，寸土不让①。卡房可以被毁，祖国的领土不能丢。守卡清军这一行动，充分表现了中国爱国士兵坚韧不拔的抗俄决心和斗志。

沙俄将重修卡房捣毁后仍不死心。不久，又派密奇达率骑兵二百余名，“各执刀枪”，将坚守在卡房旧基的中国士兵驱逐到黑龙江右岸。爱绅泰闻讯后，将沙俄制造的这一严重事件上报黑龙江将军，清政府根据黑龙江将军的奏报，谕令“暂缓与争，留待缓图”②。所谓“缓图”，在爱绅泰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对清政府说来，则是默认了沙俄的侵略，是妥协退让的遁词。

三　爱绅泰组织抗俄团练

一八六〇年前后，在沙俄的挑动下，英法联军决意北上，逼近北京，而南方太平天国起义正方兴未艾。为此，清政府将黑、吉两省驻军大部调入关内，东北边防极度空虚。黑龙江省“额兵”一万三百人，几经征调，至一八六〇年上半年，仅剩五千五百名，几乎减少一半。为防御沙俄扩大侵略，黑龙江增设许多沿江卡伦，“巡哨坐防官兵较前加多”，致使兵力“几有不敷分派之势”。③乌鲁苏穆丹卡伦屡次被毁，也使黑龙江当局颇感有加强边防的必要。然而，要增加防军，不但兵源不足，军费短绌，而且由

① 以上均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6卷，第33—34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6卷　第34页

③ 《黑龙江志稿》，第31卷。

于清政府屡次下令不准开衅，即使官军再多，亦不能发挥作用。在此情况下，特普钦、爱绅泰出于爱国热忱，积极主张联络旗民，举办团练，并把五路鄂伦春人组织起来，配合官军保卫边防。一八六〇年特普钦上奏说："查该夷狡抗多端，日益恣肆，设有缓急，尚恐兵力不敷，必须联络旗民人等团练，以壮声威，并将官兵扮作民间团练，以为转圜地步，庶可稍戢凶锋。"①

爱绅泰是黑龙江沿岸团练的积极组织者。特普钦认为，爱绅泰"颇有才识，熟悉夷情"。因此委任他筹办团练。他与特普钦"密筹妥议"后，迅速制定了"团练章程"，决定从江东六十四屯、瑷珲城和江右各城乡"闲散西丹"中，"择其年力精壮、心地明白者，每十家酌立户长一名，有事听其指挥，无事则于各屯操备团练"②。使生计和操练同时并举，两不相误。

爱绅泰顺应广大人民强烈的抗俄愿望，积极举办团练，得到沿江人民的广泛支持。各屯"西丹"，"踊跃乐从"，愿为抗御沙俄、捍卫边疆勤加训练。人们纷纷加入，很快便在江左各屯登记"拣放甲长八十九名"③，"闲散西丹"一千三百七十七名。接着，爱绅泰又将江右城乡一带"各按旗佐地面，照编行保甲之法，一体筹备，按甲出派官兵，严防密查"。在江右各屯共选"闲散西丹"一千七百七十一名，"拣放户长"一百五十四名。于瑷珲城挑选"闲散西丹"二百九十三名，城中"铺户商民"一百八十四名也踊跃参加。连同备调的瑷珲城"养育兵"二百八十五名在内，江左、江右参加团练人数共计三千九百余名。兹列表如下：

---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6卷　第36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6卷，第36页。

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6卷，第36页。按同书第47卷特普钦奏："共拣放户长八十九名"，疑此处"八九十名为"八十九名"之误，今改。

江左各屯闲散西丹		1377
江右各屯闲散西丹		1771
瑷珲城	闲散西丹	293
	铺户商民	184
	养育兵	285
共计		3910①

经过爱绅泰的宣传和训练，加入团练的人“均知各卫身家，老弱相依，田园耕作，既不可失生计，又可节省虚糜”。团练所需枪械，“一半官为办给，一半令其自备。”平时“将器械收存官所”，有事则“听传发领”②。

为了便于迅速传集和统一指挥，爱绅泰又依据团民所居远近，分为四段，每段委任“百户总长”一人，修建十所“总管官房”，为专司团练的机关，各所官房派官一员，“总司经理，教习管束”等事。

在组织团练过程中，爱绅泰首先要求加入团练之人严防沙俄侵略者越界抢粮。俄国殖民当局常常指使哥萨克到中国村屯强行粮食贸易，甚至怂恿他们公开抢粮，给中国边民的生活造成极大侵扰。鉴于这种情况，爱绅泰向加入团练的人宣布：如俄人“有强取粮食等事，自可随时抵御”，并密饬各屯严禁“偷漏私粜，接济口粮”。实际上，爱绅泰在这里已经允许团民对沙俄的侵略和不法行径予以武力还击。

为了检验团练效果，爱绅泰还组织了一次秘密“试演”。试演情况良好，“尚属踊跃整齐”，反映了团民们高昂的抗俄斗志，证明了组织团练大得民心。

---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7卷，第29页。按特普钦奏为“三千七百余名”，应为3910名。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6卷 第36页。

爱绅泰组织的团练，引起了沙俄海兰泡当局的注视。一八六〇年一月末，俄官布谢携带妇女，借给爱绅泰等“贺年”(春节)之名，来到瑷珲探听虚实。布谢假惺惺地说：我国皇帝已发来谕旨，愿“两国和好”，令我等“不准生事”。爱绅泰随机应对，告以你们“必应体尔国主之心，加意管束下人，免致有伤和好”。布谢之所以有此番屈身“贺年”之举，是因为他“闻有团练声气”，有些担心，“故为此诈伪之举”①。足见爱绅泰组织的抗俄团练已引起沙俄的惊恐。

与此同时，黑龙江当局还将鄂伦春族猎户组织起来，作为当地掌握的御俄力量。

黑龙江地区的鄂伦春族，与达呼尔、索伦、毕拉尔等，原来居住在额尔古讷河、精奇里江、沿嫩江而北直至牛满河和外兴安岭南麓的西林木迪河一带②，归黑龙江将军属下的布特哈衙门(即“黑龙江打牲处”)管辖③。他们以采捕猎貂为生，驰骋于外兴安岭以南的广阔天地。鄂伦春族按佐领编制，共有九佐领。佐领之下，设有骁骑校、领催等，均由各族头人充任。

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前，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两岸，是鄂伦春人谋生的天地，“山深地阔，尚不为苦”。迨黑龙江以北被沙俄割占后，鄂伦春人“仅有山右山场，捕获愈稀，实属不敷糊口”④。原住黑龙江以北的鄂伦春人，遭受沙俄种族灭绝政策的残酷迫害，纷纷迁至南岸。留在原地的鄂伦春人，也因久隶中国，“一旦沦于外人，风俗语言诸多扞格，且视中华为祖国，时与之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9卷．第10页。

② 乾隆《大清一统志》，第48卷；嘉庆《大清会典事例》，第729卷；图理深：《异域录》，下卷。

③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2卷。

④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第2卷。

抗，遂为俄人所衔恨”①，受尽蹂躏。鄂伦春人骁勇善战，娴熟枪法，“排枪每发辄中，骄悍过人”，“俄人亦颇畏之”②。

根据加强边防的需要，黑龙江将军下令布特哈总管，一面将左岸鄂伦春人“收罗为我所用”，免受俄人笼络；一面将右岸五路鄂伦春人“收罗团聚”，“各归各路”，相山度地，“择要安插”，“使之就近环居，籍以堵截防范”③。

所谓“五路鄂伦春”，即库玛尔、毕喇尔、托、阿哩、多普库尔五路。黑龙江将军制定了收编章程，调查了各路人数，将其就近安插。兹将各路人数、分布分述于下：

一　“库玛尔路”：大小男丁一千零八十余名，原住库玛尔（呼玛尔）河一带，现将此路安置于黑龙江右岸以西一、二百里之处，即以少半留于呼玛尔河岸和呼密肯山一带，大半布署在漠鲁尔河以上至内兴安岭山阳一带。

二　“毕喇尔路”：大小男丁三百四十余名，向在车勒等处游猎，“该处与俄夷接壤，可达省城要路，拟将此路鄂伦春收罗于要路附近地方”。

三　“托路”：大小男丁三百三十余名，居于托河一带。拟将此路安置于布特哈屯百里以外、内兴安岭以内诺敏河两岸和托河等处。

四　“阿哩路”：大小男丁一百一十余名，居于阿哩河一带。

五　“多普库尔路”：大小男丁六十余名，居住在多普库尔河一带。

“阿哩路”和“多普库尔路”与墨尔根城切近，“拟即收罗分布在两路查边要口附近，在内兴安岭以内、库玛尔河以上附近阿

---

① 关承林：《素伦说》，载郭克兴：《黑龙江乡土录》，第131页。

② 《黑龙江述略》，第2卷。

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9卷，第2页。

哩河等处”。

五路共计大小男丁近二千人。“除老弱残废照料家口外”，能出征参战者实有五、六百人。

黑龙江将军规定，各路必须“各在指定地方，不准越限游猎”，并随时派出官兵“按路抽查”，“违者赶紧收回，分别惩治”。为保证其生活安定，及时供应口粮，还采取了一系列必要措施。五路鄂伦春人所食口粮，“向由索伦、达呼尔各谙达运送接济”①。但是，过去用以易换口粮的“貂狐贵物”多被官兵和“谙达”勒索，他们“视猎户如奴隶，因受压制，苦累难堪”②。为此，黑龙江当局决定：除库玛尔一路，因“山河过多，拟将夏季口粮，饬令该旗发给执照由黑龙江水路运送外”，“其余四路均令各该谙达并该旗卖米人等，照旧按季运送，准其易换牲畜皮张，每次每口给米一大斗，均令送至聚集游猎地方”，但必须“公平交易，不准稍有抑勒”。如旗人“有愿多带口粮售卖者，亦准一同前往，任令鄂伦春人等置买，俾之充裕”。为使鄂伦春人按时得到口粮，进一步规定：“倘送米之谙达及卖米人等贪图厚利，籍端推脱，耽搁一次者，著该管各官分别惩办。准该鄂伦春人等，另觅售主，所欠旧债，概免追索，庶该鄂伦春等得以源源接济，不致远离游猎地方，并令该副管等，将接济之处，按次结报，以备查核。”③

为使鄂伦春人易于团聚，不至常年在外游猎，特普钦奏请暂免一八六一年貂贡。鄂伦春人每年按丁进贡貂皮，共五、六百张。特普钦奏请：“本年（一八六〇年）秋后，如果俄夷安静，自应一切循旧办理，若仍须团聚，其下年应捕进贡貂皮”（五百张），

---

① 以上均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9卷，第2—4页。该书第4页载五路共“一千九百五十人”，然五路人数相加，总数已逾二千。

② 《库玛尔路鄂伦春源流记》，载《瑷珲县志》，第13卷。

④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9卷，第4页。

“仰恳天恩，暂免交纳”①。

呼伦贝尔一带与俄国接壤，沙俄军民经常侵疆越界，或偷砍树木，或非法割草，建盖房屋。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九日，沙俄粗鲁海图俄官公然要求允准俄国到呼伦贝尔城（今海拉尔市）西四十余里罕台一带“砍运松木乾柴”②。沙俄海兰泡当局还扬言：穆拉维约夫要于呼伦贝尔一带“操兵”③，不断制造边界紧张局势。黑龙江将军严正指出：“海拉尔河两岸，皆系新旧巴尔虎人等游牧之地，断难任其阑入”，并决定将该处新旧巴尔虎人组织起来，“一体防范”。饬令呼伦贝尔总管珠尔格讷“务令各卡官兵加意严防，不准任其潜越妄为。倘该夷必欲越界，搬运木植，即传聚附近游牧巴尔虎人等，并力抵抗，仍作为该处居民不依，然后官为调处，以杜其窥伺之谋”④。同时，在与俄接壤的布鲁河、谟哩勒克河两处高地上，各设卡伦一处；在“查边要路额勒霍讷河和根河渡口处”，亦各添设卡伦一处，加派官兵驻守⑤。

黑龙江当局对鄂伦春族人民采取的优待措施，无疑是有限的，他们备受欺凌的困苦境况，不能指望封建统治者的恩赐来改变。但是，上述措施对人民毕竟或多或少有些好处，而其主要意义，则在于它是有利于人民抗俄、加强边防的一项措施。

---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7卷，第28页。
② 同前书，第49卷，第9页。
③ 同前书，第46卷，第34页。
④ 同前书，第49卷 第9—10页。
⑤ 同前书，第49卷，第3—4页。

第四节　江东六十四屯反蚕食、反迫害斗争

一　沙俄对江东六十四屯等地的蚕食和侵扰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中游左岸。其范围，北自今爱珲县黑河镇东北的精奇里江（今苏联结雅河）口，南至孙吴县霍尔莫勒津屯对岸处（俄屯陷马沟）止①，南北长一百四十余里，东西宽七、八十里。

江东六十四屯与整个黑龙江北岸一样，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经过满、汉、达斡尔等各族人民胼手胝足的辛勤开发，这里很早就布满了中国居民的村屯。因为最多时曾有六十四个村屯，所以人们都习惯称为“江东六十四屯”。

江东六十四屯地处黑龙江和精奇里江冲积平原，土质肥沃，宜于农牧，为黑龙江北岸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地方。那里山河秀丽，资源丰富，人烟稠密，农牧兴旺。精奇里江口水流较江面宽二倍，山势低落，两岸全为平原。附近河渠纵横，湖泊（当地称为“泡子”）密布，形成了天然蓄水和灌溉系统，很少受旱涝灾害，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粮食产量“较之江右各田，浮收一倍有奇”②，素有“年产诸粮，富甲全省”之称。这里各屯房屋宽敞，“宅院整洁，蓄粮盈仓，豢牲皆群”③，一派富庶景象。

江东六十四屯是黑龙江北岸人口最稠密的地方，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已达一万五千余人。大屯七、八十户至百余户，小屯

---

① 关于江东六十四屯的地理位置，不少新旧著述，只写至霍尔莫勒津屯止，这是错误的。江东六十四屯在江北，而霍尔莫勒津屯在江南，应为至该屯对岸处止。

② 《瑷珲县志》，第8卷。

③ 同①。

二、三十户至四、五十户。迨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口增至三万五千余名。每屯设有屯长（俗称“屯千”，大屯有正副二职），五、六屯又设一总屯长（满语叫“五护卢”）。屯长管理全屯征粮、征兵、民事纠纷等，直接归瑷珲副都统管辖①。

江东六十四屯处于重要战略地位，是沙俄入侵我国东北腹地的重要孔道。为防御沙俄从黑龙江入侵，清政府很早就将江东六十四屯大部分居民编入八旗，统归瑷珲城各旗官统辖。每个旗丁都要按时服兵役。每逢二、八月，年满十八岁的青年，都必须到瑷珲城进行骑马、射箭等军事训练。合格者为“披甲兵”，余为“西单兵”。“披甲兵”的主要任务是，平时定期被派往精奇里江、牛满河（今苏联境内布列亚河）等处驻守卡伦，巡查边界；战时应召入伍，或就地捍卫边疆，或出征内地各省。

江东六十四屯具有悠久的抗俄传统，它在十七世纪中国军民抗击沙俄殖民强盗的战火中诞生以后，一直处于抗击沙俄入侵的前哨。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江东六十四屯各族人民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前，即在沙俄四次大规模武装航行黑龙江时，穆拉维约夫就大肆叫嚷，要派兵占领江东六十四屯，将该地居民驱逐到南岸。一八五七年六月，穆拉维约夫在乌斯特——结雅哨所（海兰泡）向阿穆尔防线第一分区司令下令：“凡有机会同中国官员和居民谈话者，均宜宣布，从明年航期开始，凡留在左岸的居民，均属俄国管辖。因此，不愿受俄国管辖者，皆应及时迁到阿穆尔右岸”，“假如瑷珲城对面的所有村庄（指江东六十四屯一带——引者）全部迁走，那就派遣一个整连驻扎在该城

① 参见龙政文、史言实：《沙俄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前前后后》，“七十三位老人访问记”。

对面的各个村庄里”①。可见，在一八五八年前，沙俄就蓄意占领江东六十四屯。

在一八五八年瑷珲谈判中，沙俄亟欲实现其占领江东六十四屯的野心。五月二十三日，穆拉维约夫在单方面提出的中俄边界条约草案中写道：“黑龙江左岸中国居民，限三年内移居右岸。”②但他的这个无理要求，遭到中国代表的驳斥。最后，沙俄为尽快签订割让黑龙江以北地区的条约，表示同意江东六十四屯原住中国人“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这就是说，在江东六十四屯这块土地上，当地居民有永远居住权，中国政府有永远管辖权，俄国不准侵犯上述两项权利。

然而，沙俄对这项规定根本不想遵守。《瑷珲条约》的墨迹未干，穆拉维约夫便于一八五九年冬，亲率一连哥萨克兵悍然闯入江东六十四屯，蛮横地发布通告，宣称当地中国人是居住在俄国的领土上，必须接受俄国的保护，甚至公然以武力威逼当地居民脱离中国，臣服沙皇。

不仅如此，沙俄殖民当局还常常指使俄国移民或过江到南岸种地，或偷越卡伦到中国内地割草、盖房，仅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四年，沙俄移民在黑龙江南岸八、九个地方，就非法种地达几百垧，其中俄民在雅克萨附近江中靠中国一侧夹心滩上种地二百余垧，长达四年之久。“黑龙江至雅克萨旧城旁，江水分派尤多”，形成许多“洲舆”，即所谓“夹心滩”③。雅克萨附近“夹心滩”长二十里，宽十余里。一八六四年六月二日，清政府给俄国的照会指出：“查此项江滩紧靠黑龙江右岸，实系中国专管地方，缘和约统

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497页。

② 同前书，第510页；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5卷，第11—12页。

③ 《瑷珲县志》，第12卷。

一黑龙江左右分岸，自当以江身大流为断，该滩既靠右岸，自与俄国无干。”① 清政府所谓“江身大流”，即指“主航道”。以江为界，即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而该处“夹心滩”在主航道中国一侧，无疑属中国领土。

一八六一年，俄民在沙俄殖民当局指使下，开始在该夹心滩一带非法垦种。中国当局发现后，立即派员前往抗议，勒令平毁。俄官萨斐启作贼心虚，不得不写立“字据”，发誓“下年不再违约耕种”。岂知，沙俄的诺言只是一种搪塞、欺骗的手段。翌年夏，我国“巡河委员”发现俄民在“该处又复种五十余垧，并在阿奇复纳地方种地四十余垧”。当我方再次提出抗议，令其平毁时，沙俄竟“恃其人众我寡，不让平毁，并称系其上司饬令复种”。我方派员赴海兰泡向布谢“剖辩”。布谢“始则推托”，胡说上年写立“字据”者系暂属俄官，他不知情，而本年所种之地，“系奉上司明文，因江左二屯多山，暂在右岸耕种”。布谢所谓“上司”，即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可见，俄民越界垦种，绝非自行妄为，乃是出自沙俄政府扩大侵略、蚕食中国领土的决策。中国官员当即揭穿了俄方“指饬属下人等越界妄行的诡谋”。布谢“理竭词穷”，又写立“字据”，保证“下年再不违约越界耕种”②。正在双方往返交涉之际，沙俄乘机将偷种之庄稼割去。

沙俄一再写立“字据”，又一再背弃诺言，不但没有停种，反而变本加厉。一八六三年偷种之地达二百余垧，并派步兵、骑兵一百多名，“各执枪刀”，“不准平毁”，声称该“夹心滩”“系两国公中之地”，《瑷珲条约》并未指明归属。署瑷珲副都统爱绅泰“执约辩论”，布谢无词应对，提出“转行该国住京大臣，恳求将雅克萨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5卷，第15页。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1卷，第19页。

对过地方(即夹心滩),暂借垦种"①。俄官既说该地是"公中之地",旋又恳求暂借,其语无伦次之状,说明沙俄处心积虑地想攫取我国领土,已达到胡言乱语的地步。

除"夹心滩"之外,沙俄还在黑龙江南岸其他各处肆行越垦。一八六二年,在阿奇复垦种四十垧,翌年增至八十垧;在瑷珲城附近垦种六垧;一八六三年,在鄂尔多垦种三垧;旧葛尔毕奇垦种五十垧;霍托玛尔垦种七垧;在索勒斐音河(喀木呢达附近)和那玛岱河两岸柳河隙地垦种五十八块(每块一垧左右)②。

对沙俄上述肆意越垦行径,黑龙江当局一面向清廷及时奏报,一面向俄方提出抗议,或其自行平毁,表达了爱国官兵和边民不容沙俄侵占中国每寸土地的严正立场。

在沙俄殖民当局指使下,俄民还肆意越界割草,搭盖窝棚,掠夺资源。一八六二年六、七月间,俄民在距巴彦珠尔克等卡伦一百八十里和五、六十里处,"偷割羊草,或二、三十堆,至五、七百堆不等",并偷挖"地窖"七处。爱绅泰派官兵"令其将所挖地窖,并所割羊草自行弃毁"。俄官当面应诺,背后却派人将羊草运回③。同年,又于呼伦贝尔所属蒙古西里、西伯尔布拉克、珠尔特衣卡伦附近偷割羊草,均被卡伦官兵"逐回"。黑龙江当局就此事与俄边务官进行多次交涉,俄官强词夺理,胡说"和约并无禁止割草一条"④。一八六三年,俄国又在我国喀拉尔河口一带建造"板房",安设"水磨",并顺该河口修筑柳条窝棚三处,竟将中国领土视同已有,随意而为⑤。

---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9卷,第19—20页。

② 同前书,第4卷,第4页;第11卷,第19页;第18卷,第3页;第19卷,第18页;第20卷,第23—28页;第22卷,第1页;第25卷,第14页。

③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卷,第4页。

④ 同前书,第18卷,第3页。

⑤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9卷,第18页。

沙俄的蚕食和侵扰活动，激起我国边民和爱国官兵的无比愤慨，他们经常自发起而反抗。随着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沙俄的蚕食与迫害的加剧，江东六十四屯人民反迫害、反蚕食斗争也进入了新高潮。

二　反迫害、反蚕食斗争的高涨

《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大肆向精奇里江南岸平原地带移民，在紧靠江东六十四屯一带设立村屯，妄图以俄民挤走当地华民，实现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宿愿。开始时，这一带中俄村屯相距五、六十里，可是，“未数年，致有二三十村迫近我乡”①。及至一八七九年，俄民日益增多，肆意展地，竟将江东六十四屯中最大的段山屯村民的牧场据为己有，致使当地村民的耕地、牧场日益缩小，生计日形拮据。当地居民不甘忍受俄国侵凌，纷纷向地方当局呈控，要求清政府据约交涉，确保其合法权利。驻俄使臣许景澄在给俄国外交部的照会中说：“本大臣使馆案卷内所述华人呈控该处地段被俄人侵占者案据甚多。”② 由于当地人民反抗呼声日高，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

在江东六十四屯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不得不派员与俄交涉，先后于一八八〇年、一八八三年和一八八七年对该地区进行三次勘界，设立“封堆”，开掘“界沟”，确定四至，以防俄国继续蚕食。

一八八〇年黑龙江副都统文绪派员会同俄官路新实地丈量了江东六十四屯东边界址，设立“封堆”，钉立木桩，互换“字据”，俄方保证“永不侵占”③。

几个“封堆”岂能遏止沙俄殖民者侵边占地的野心！俄国当局不久便推倒木桩，越过“封堆”，侵占了段山屯以北直至精奇里江

① 《瑷珲县志》，第8卷。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4卷。
③ 《黑龙江志稿》，第35卷；宋小濂：《北徼纪游》。

边的大片领土。当地人民忍无可忍，奋起抗争，迫使黑龙江将军不得不于一八八三年再次派员与俄会勘。这次勘界，双方确定用耕犁开沟划界。但由于沙俄的刁难和阻挠，使“犁界”中辍，仅确定了段山屯中段界沟，而且这段界沟较翌日所立“封堆”又向西推移八里，从而将“封堆”以东八里宽一片领土划入了俄国版图①。在这次勘界中，沙俄代表独断专行，不让中国代表参与，擅将段山屯南北五百多垧耕地强行划入俄国界内，并将附近华民大片牧场囊括进去②。附近华民的牲畜一旦进入，便横遭残害。

清政府在当地人民强烈要求下，决定第三次派员与俄勘界。一八八七年，饬派赴任漠河金厂总办的李金镛前往会勘。李金镛到江东六十四屯后，“屯户男妇环跪泣诉内外受欺之状，不忍卒闻”③。这给坚持抗俄的李金镛增添了不少力量，使他更坚定地与沙俄进行交涉和斗争。双方勘界前，李金镛首先对沙俄蚕食中国领土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他与瑷珲派出的协领渡江同至段山等屯，不辞辛苦，亲自踏查。在勘界中，李金镛据理力争，寸土不让，决心将东界彻底划清。经过勘查商定，在北起补丁屯，南至老瓜林子的界线上，先用“种地俄犁开伤直线一道”，然后“大集屯众”，在“犁沟”基础上“深挖沟壑”。只用二十多天工夫，就挖了一条宽五尺、深三尺、长一百多里的“界壕”。“界壕”比“犁沟”深且宽，易于辨识，不至因年久湮失。为了日后有所依据，双方“绘图为凭”。此界勘定后，李金镛通知俄方，必须将其擅自犁定的界沟尽快平毁④。

---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11卷；《黑龙江志稿》，第35卷。在这次勘界中，中国所失领土，可参阅《黑龙江舆图》，第32幅。

② 《北徼纪游》。

③ 《黑龙江述略》，第6卷。

④ 《瑷珲县志》，第8卷；《黑龙江志稿》，第35卷；《沙俄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前前后后》。

然而，“界沟”仍然不能阻挡沙俄扩张的魔爪，它通过各种手段，继续侵吞中国领土，至一八九一年，凡江东六十四屯“北近精奇里河者”，悉“被俄人占去”，而“南近豁尔莫勒津一带地方”，则“被俄人杂居”①。

与此同时，沙俄殖民当局还常派兵闯入各屯，无故枪杀居民，大肆掠夺财物，甚至公然否定条约规定，粗暴干涉并妄图取消清政府对江东六十四屯的管辖权。

一八八三年秋，一伙俄人闯入段齐发屯一带刺探情报，非法调查村屯人数，强令村民引路，当地居民都断然拒绝。沙俄暴徒恼羞成怒，竟用刺刀野蛮地屠杀村民。村民怒不可遏，奋起反抗，夺过刀枪，将暴徒们砍倒在地，给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②。

沙俄殖民当局不顾中国反对，擅自还从海兰泡越过精奇里江和江东六十四屯向外架设电线，在江东六十四屯竖立许多电线杆，占去大量耕地。当地居民联合起来，愤怒地砍倒电线杆，夺回耕地，迫使俄国不得不绕过此地，改道架设③。

为攫取江东六十四屯领土主权，一八九〇年沙俄殖民当局蓄意制造了“苏忠阿垦地事件”，妄图为侵吞该地区打开缺口。

苏忠阿是江东六十四屯一位老户，早在《瑷珲条约》签订前，他在补丁屯西南的游牧草地上开出一片熟地，已耕种了多年。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三次勘界时，苏忠阿的垦地，均在江东六十四屯的界限以内，俄国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可是，时至一八九〇年，沙俄阿穆尔总督科尔弗却突然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诬指苏忠阿非法越垦，胡说他的垦地不在江东六十四屯范围之内，勒令苏忠阿必须向俄国领取“凭契”，在每垧地缴纳十五戈比租税

① 《许竹筠先生出使函稿》，第4卷。

② 《血与火的历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7页、19页。

③ 同前书，第17页。

之后，方准继续耕种。妄图通过强加于人的租种关系，逐渐将当地居民的耕地变为俄有。当地居民看穿了这一诡谋，不屈服于俄国的压力，坚决支持苏忠阿拒绝领取“凭契”，拒绝交纳地租，并多次向瑷珲副都统衙门呈文，愤怒控告沙俄无端侵占耕地逼勒交租的行径，要求地方当局与俄国交涉。

清政府接到黑龙江将军奏报后，感到“苏忠阿垦地事件”事关重大，认为一旦开此先例，俄国的无厌之求必将接踵而来。于是，一面饬谕黑龙江当局据约驳斥，一面指令使俄大臣许景澄与俄交涉。关于此事，前后交涉多年。一八九二年八月三日，许景澄在给俄国外交部的照会中申明：一、“苏忠阿确是满洲原住之人”；二、“苏忠阿在俄国一千八百八十三年犁界之前，久已在该地耕种……此所种之地正是在条约所载从精奇里江至豁尔莫勒津屯限制之内”①。在交涉中，许景澄紧紧依据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规定予以有力驳斥。他指出，根据中俄有关条约规定，苏忠阿有权在江东六十四屯垦殖；苏忠阿所垦之地，是俄国不得占领的“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要求苏忠阿“领契纳租”是完全非法的。科尔弗被驳得理屈词穷之后，继而使出更狡猾的手段，说什么苏忠阿垦地的“租限”可以“宽展”，“租税”亦可减轻，“愿准苏忠阿租地照本国极远年例以九十二年为期，每年每垧本定租税十五戈比而减至十戈比，即再减至五戈比亦可，不过存有规矩而已”②。显然“苏忠阿垦地事件”的实质不在租限长短和租额多少，而在于中国一旦同意规定租限和租额，便等于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归俄所有。这是沙俄在租限和租额上一再“让步”的阴险目的。许景澄没有上俄国的圈套，迫使沙俄步步退却，不得不承认苏忠阿垦地在江东六十四屯之内，但仍顽固坚持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4卷。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6卷。

必须“纳租”。科尔弗甚至表示：“我情愿代苏忠阿出钱完租”，但“不能免租”①。以后又经过反复交涉，清政府终于挫败了沙俄一连串的诡计，使其无可奈何地同意“可以按照中国国家之意办理”②。

历时两年多的“苏忠阿垦地事件”，以沙俄的可耻失败而告终。这次清政府外交交涉的成功，是在江东六十四屯人民的抗争下，迫使外交官据理以争取得的。因此，它是江东六十四屯人民反蚕食、反迫害斗争的胜利。

俄国在“苏忠阿垦地事件”中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对江东六十四屯人民更加忌恨，一八九三年春发生的补丁屯“烧酒惨案”，就是沙俄一手制造的骇人听闻的迫害华民事件。

补丁屯位于江东六十四屯东部，历来以酿酒著称。该屯酒店栉比鳞次，有酒商三十余家，“每户存酒动逾十数万”。“俄人勿论男妇大小素好嗜酒者为多”，凡路经此屯者，大都在此地饮酒。因此，补丁屯每年烧酒销售量极大。沙俄殖民当局感到中国的烧酒贸易直接影响了俄国商人的利益，每“侧目视之，素所忌恨”，屡次照会黑龙江当局，无理要求关闭补丁屯酒店。对此，瑷珲副都统“皆以酒商系在旗屯（即江东六十四屯）界内，他人不得干涉驳复之”③。

沙俄的要求被拒绝后，遂于一八九三年春派遣俄官率骑兵数十名突入补丁屯，挨门串户搜查存酒。沙俄暴徒在李老怀等酒铺喝完酒以后，竟用大刀、铁斧将酒桶砍坏，顿时，酒如泉涌，流淌满地。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又将难以移动的大酒箱“用铁凿从下穿窟而放，积满房屋，漫由门户长流而去，弥沿房院屯中，聚酒成渠”。面对此情此景，华商无比悲愤，俄人却“鼓掌大笑”。事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6卷。

② 同前书，第4卷。

③ 《瑷珲县志》，第8卷。

后调查，各酒商损失致有三百余万之多。华商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瑷珲副都统代表华民出面交涉，但沙俄当局百般抵赖，“概置不理”①。

沙俄殖民当局还不断派遣武装暴徒闯入江东六十四屯，焚烧掠夺，屠杀无辜。在江东六十四屯经常“出现一批一批俄国官兵，每次四、五十人，一住就是八、九天”。一八九八年春，一伙暴徒突然闯进江东六十四屯，四处串扰，并非法“调查人民户口、房屋产业、六畜数目”，甚至白昼行凶，虐杀和平居民。一次，一群暴徒闯入王家桥，他们在酒足饭饱之后，竟将该屯华民王福海亲属五、六口无故杀害。当地人民怒火填膺，各屯屯长和村民纷纷过江向瑷珲副都统衙门呈控。瑷珲副都统一面飞报黑龙江将军，一面与海兰泡俄官交涉。此时，出任黑龙江镇边军统领的寿山，正亲带六营官兵在瑷珲驻扎。寿山闻讯后，立即派兵追剿。沙俄对寿山此举又怕又恼，竟以“左岸既归俄属，华兵越界有违约章”为词，从清军手中蛮横夺走枪械三十余支。寿山盛怒之下，毅然决定“加兵前往追索”。后经同僚“再四婉劝”，决定“从容办理，以免边衅”②。经瑷珲副都统衙门多次交涉，沙俄被迫将枪械交还中国，并将俄军撤出江东六十四屯。

在沙俄占领黑龙江以北中国领土之后的三十多年中，江东六十四屯三面临敌，始终处于抗俄斗争的前哨。当地人民长期坚持反抗斗争，使沙俄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图谋长期未能得逞。

---

① 《瑷珲县志》，第8卷；《沙俄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前前后后》。

② 《瑷珲县志》，第8卷；《沙俄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前前后后》。

第五节　反对沙俄攫取松花江航权

一　沙俄蓄意攫取松花江航权

沿着松花江深入我国东北腹地，掠夺松花江流域的丰富资源，是沙俄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早在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上任不久，就曾提出：鉴于恰克图贸易日渐萧条，俄国政府应把“定点互市”改为“贩运贸易”①。妄图将俄国商品运至东北各省，沿途销售，独占东北内地市场。

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〇年，沙俄吞并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中国大片领土后，在这广袤千里的土地上广为移民，建立村屯，驻扎军队。移民和军队骤争，造成粮食和其他物资极度缺乏，沙俄殖民扩张计划遇到严重困难。只靠从俄国内地沿黑龙江运送粮食，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为解决粮食危机，沙俄殖民当局曾指使俄民在沿江一带强逼华民进行粮食贸易，甚至怂恿暴徒抢粮。但是，这只能缓和燃眉之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危机。在沙俄政府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看来，不攫取在东北内地的贸易权，不从东北内地获取大批粮食等物资，沙俄兼并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目的就很难达到，在这两个地区的殖民统治也无法巩固。开辟新的粮食等物资供应基地，借以巩固新占领区的殖民统治，便成为沙俄政府的既定方针。“露人一向注意松花江之水运，利用以资西伯利亚之开发，少研西伯利亚经营之史者，所共鉴也。”② 俄国学者马克西莫夫则供称：“倘使在获得阿穆尔河和在河口辟设港口的同时，使人烟稠密的和富饶的松花江也

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48页。

② 《白山黑水录》，1902年上海作新社出版，第13页。

为俄国贸易实际开放的话，那么兼并阿穆尔河的两个目的都会十分顺利地达到”，“由于粮食和牲畜价格低廉，松花江还可能为阿穆尔河上，特别在其下游和乌苏里江上的长期以来一直以昂贵的环球运输的官粮为食的俄国居民提供粮食。在以松花江河谷出产的粮食代替环球运输的黑麦粉、荞麦和豌豆以后，国库将会节省数以百万计的款项。同时满洲还将成为销售我们的呢绒、布匹和铜器的广阔的市场”。因此，他认为，获取松花江航权，是“一个无比重要和对整个阿穆尔州和乌苏里边区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问题”①。

由此可见，攫夺松花江航权，是沙俄继续侵略中国的一个步骤，而利用《瑷珲条约》第一条规定，则是为攫取松花江航权寻找的借口而已。

为了开辟松花江航线，沙俄政府极力歪曲《瑷珲条约》。《瑷珲条约》刚刚签订，穆拉维约夫就叫嚷：要充分利用条约带来的好处，迅速开辟松花江航线，宣称条约中有允许俄国“在松花江上自由航行的条款”②。一八五八年七月十四日，穆拉维约夫亲自乘船闯入我国内河松花江，扬言去三姓等处贸易，溯江上驶六十余里，非法测绘两岸地形③，开创了沙俄非法航行松花江的先例。

自一八五八年《瑷珲条约》签订，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止，在半个多世纪里，几乎在每次中俄交涉中，所谓“松花江航权”问题，都必在俄国饶舌之列。“俄国谓中国不肯照约，中国谓俄国约外求益。”④ 那么，《瑷珲条约》里是否有这一规定

① 《我们在太平洋的任务》，第30—33页。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282页。
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0卷，第2页。
④ 《许文肃公遗稿》，第6卷。

呢？

这里，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瑷珲条约》中松花江一词的含义。

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说的松花江是指松花江上游至松花江口（松花江流入黑龙江处）一段，为我国内河。而在《瑷珲条约》和某些中国典籍里，松花江的概念却与此不同。签订条约的中方代表认为，松花江是主流，黑龙江是支流，是后者流入前者，而不是相反。因此，将松花江和黑龙江会流处（当时称为黑河口）直至入海口一段，即今黑龙江中下游，仍称为松花江，而不叫黑龙江。满文本《瑷珲条约》中的松花江，就是指这一段黑龙江而言。俄国则认为黑龙江是主流，一直达海。但也往往因袭中国的传统概念，把黑河口以下至海一段黑龙江也叫做松花江。两名交互使用，这在当时俄国的有关著述和穆拉维约夫的奏疏、书信中是屡见不鲜的。俄文本《瑷珲条约》中这段江流，就是交互使用松花江和黑龙江这两个名称的。

《瑷珲条约》满文本第一条写道："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所属之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此后只准大清国、俄罗斯国行船"；第二条写道："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两国所属之人，令其一同贸易"①。显然，这四处所谓的松花江，均指作为两国界河的黑河口以下的黑龙江而言。

《瑷珲条约》俄文本第一条写道："阿穆尔河左岸，自额尔古纳河至阿穆尔河的出海口将归属俄国……在阿穆尔河、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上，只准大清国和俄国的船舶通航"；第二条写道："允许两国居住在乌苏里江、阿穆尔河和松花江一带的臣民通商贸

① 《中俄边界条约集》（满文汉译本），第21页。

易”①。这里俄国对黑河口以下一段江流，显然采取了两种称谓，即“阿穆尔河”和“松花江”。

无论是满文本，还是俄文本，松花江的含义都是十分明确的。但是，在《瑷珲条约》签订不久，沙俄便一反常态，指鹿为马，硬说条约中的松花江包括内地松花江在内，明目张胆地对条约进行歪曲。应该指出：第一，沙俄歪曲条约中松花江一词的含义是徒劳的。中国当时把黑河口以下至海一段黑龙江叫做松花江，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在许多中国历史典籍中，都记载松花江受黑龙江后东流入海②，尽管这种看法并不科学。《吉林外记》说：“松花江发源于长白山，北至吉林折而东，又北出法特哈边门，至伯都讷受嫩江，又东北至三姓，北受黑龙江，南受乌苏里江，又东入于海。”③所谓松花江北受黑龙江东流入海，即确切证明条约中所说的松花江，是指黑龙江全流的下游而言。这一称谓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屡见不鲜，并非中国代表所杜撰。

第二，许多俄国人也把黑河口以下这段黑龙江叫做松花江。早在《瑷珲条约》签订前，不少俄人（包括穆拉维约夫在内），都曾沿用中国这一传统称谓，其含义与中国完全相同。一八四〇年沙俄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雅金夫写道：俄国人把黑龙江称为阿穆尔河；“汉人则相反，他们把从斯特列耳卡到松嘎里乌拉（即松花江）汇合处的一段阿穆尔河称为黑河，而从这一地点至河口，则称为混同江，满语称为松嘎里乌拉。”④一八五〇年穆拉维约夫在《特别条陈》中写道：“去牛满河可由松花江溯江面上，经阿姆贡河而达”，“居住在松花江（阿穆尔河下游）左岸、兴安岭以东

① 《中俄边界条约集》（俄文汉译本），第25页。

② 《寰宇通志》，第116卷，《外夷女直条》：“松花江（……西合混同江东流入海）”，“黑龙江（……南流入松花江）”；《吉林通志》，第20卷：“松花江入海。”

③ 《吉林外记》，第2卷，“山川”条。

④ 《中华帝国通志》，1910年北京版，第139页。

地带的独立部族，应一律属于俄国。但是，把这些部族纳入俄国国籍的步骤应该是审慎的、逐步的，可由东向西进行，即由松花江河口湾开始，逐渐沿江而上，慢慢推到松花江与阿穆尔汇流处。”① 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在穆拉维约夫《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的秘密报告》中，曾提到“阿穆尔河口”，他注明即松花江口。次年四月二十六日，穆拉维约夫给清朝理藩院的咨文中写道：“亲率大批官员和军队，取道黑龙江和松花江（我国统称之为阿穆尔河）赶赴东洋。”② 同年十一月，在另一份咨文中，提到阿穆尔河入海口时，同样注明即松花江入海口③。一八五五年俄国对中国理藩院咨文的复文草稿中写道：“为了两国双方利益，必须确认，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和松花江）直至海口之间，只准中俄两国船只经常自由航行。”④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无数文件证明，在有关中俄交涉中提到的松花江，均指黑河口以下黑龙江，从未涉及黑河口以上的我国东北内地松花江。沙俄强指《瑷珲条约》中的松花江包括我国东北内河松花江，显然与其此前的说法自相矛盾。

第三，瑷珲谈判以及《瑷珲条约》所涉及的全部内容都是边界问题，丝毫没有涉及、也根本不可能涉及内河航行权问题。无论是条约的满文本，还是俄文本中的松花江，均指即将作为两国界河的黑河口以下一段黑龙江而言，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满文本第一条和第二条中，四处提到松花江。第一个指的是作为界河的松花江；第二个指黑龙江入海口；第三个指作为界河的松花江，只准两国行船；第四个指作为界河的松花江两岸两国人民可进行贸

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85页。
② 同前书，第114页。
③ 同前书，第117页。
④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133页。

易。俄文本中的两个松花江亦无一不指界河而言。对此，在瑷珲谈判的第二天，穆拉维约夫向中国代表提出的划界草案中，曾作了明确的阐述。该草案写道："（二）在两国界河上，只准两国船舶航行。（三）两国界河沿岸准予自由贸易。"① 倘条约中的松花江包括我国内地松花江，那么，按条约规定划为俄国的领土，则将包括今天我国松花江左岸至乌苏里江右岸一大片领土。显然这不是《瑷珲条约》的原意；而且俄国当时并未提出这样的要求；倘条约中的松花江包括我国内地松花江，那么，内地松花江两岸并无俄民，因而无从谈起边界贸易问题。因此，仅以《瑷珲条约》的两条互证，沙俄蓄意制造的攫取松花江航行权和贸易权的根据，便不攻自破了。

第四，应着重指出的是，在俄文本《瑷珲条约》中，对黑河口以下至海一段江流，诡计多端的穆拉维约夫用阿穆尔河和松花江两个名词表述，为其日后歪曲条约，攫取我国内河航权作了伏笔。然而，如上所述，穆拉维约夫这种自以为得计，实则十分拙劣的作法，根本没有为其获得我国内河松花江航权的任何根据。在这个十分清楚的问题上大作文章，无中生有，只能说明沙俄为攫取我国内河航权已经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

沙俄一面哓哓不休地同中国交涉，一面派遣人非法驶入松花江，妄图以武力开辟松花江航线，迫使清政府满足它的要求。沙俄这一侵略行径，遭到我国举国上下，特别是东北人民的强烈反对。

二　三姓军民奋力拦阻俄船入侵松花江

一八五七年，俄军趁在黑龙江往返之机，已伺机闯入松花江，成为日后沙俄非法航行松花江的嚆矢。不过，明目张胆地入侵松花江，还是在《瑷珲条约》签订以后，即一八五八年七月穆拉维约夫率船闯入松花江开始的。据日人统计，自一八五八年至

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510页。

一八九七年四十年间，沙俄非法驶入松花江达十多次①。每次入侵，都遭到当地人民和爱国官兵的抗议、拦阻，表达了东北人民不容沙俄染指松花江的正义立场和斗争精神。

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在沙俄政府的支持下，穆拉维约夫更加有恃无恐，叫嚷要不失时机地以武力开辟松花江航线。一八五九年十一月，穆拉维约夫向卡扎凯维奇下令："我们还应注意到在松花江上航行一事。如果我们不派船只去那里，瑷珲条约中关于允许我国在松花江上自由航行的条款将无法付诸实现了。"②翌年一月，穆拉维约夫宣称："根据条约，我国船只将在松花江上航行，如果在某处遇到抵抗，总督甚至将采取武力执行我国政府命令；此类冲突的后果，以及由此产生更为严重的情况，将由不肯履行庄严签订的条约的一方负责。"③此后，沙俄政府不断派遣国家船队和私商船队驶入松花江，仅自一八五八年至一八七〇年十二年间，就有十次俄船非法侵入，上犯到三姓、呼兰、伯都讷、吉林，甚至远达齐齐哈尔。这一时期，俄船入侵的主要目的，一是调查松花江水系，包括水势深浅，水流缓急，可航区间，两岸物产，以及绘制地图、观测天象等，为日后夺取航权和开展贸易提供资料；二是强迫两岸居民进行粮食贸易，以解决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新占领区，甚至整个东西伯利亚粮食严重匮乏的危机。然而，俄船在松花江上到处碰壁，一再遭到当地军民的拦阻。

一八五八年七月十四日，穆拉维约夫带领俄官十四名、俄军一百余人，乘坐"阿穆尔号"等五只大小船只，由黑龙江下游驶抵黑河口，声称"欲进松花江，验看地势"。黑河口卡伦官兵出来

① 满铁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松花江航行权问题の研究》，第2章，第3节。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282页。

③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289页。

拦阻。穆拉维约夫气势汹汹地说：此行为“履勘地势”，然后折回“报知国王”(沙皇)，“汝若能始终拦阻，则将来暎、咪、嘶（英、美、法）人复来入口，试看让与不让?”言毕，拔锚西上。卡伦官兵尾追至六十余里处，“阿穆尔号”轮船搁浅，不得不掉头返航。穆拉维约夫派商人波格达诺夫和契勃塔列夫乘小船继续上驶，进抵三姓。俄人在一路上考察河道，绘制“两岸图式”①，甚至逞凶肆虐，“竟然在人数众多的满人中间横行不法”②，瑷珲副都统曾就此事向穆拉维约夫提出抗议。

一八五九年六月十五日，穆拉维约夫又派遣俄商契勃塔列夫（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译作彻卜勒幅）带领哥萨克，再次闯进黑河口。他们手持鸟枪，不听拦阻，越卡上驶，直抵三姓。沿途刺探情报，强行贸易，甚至公然污辱妇女。六月二十九日午后，契勃塔列夫只身闯入三姓街坊，窜入居民王义会家，图奸民妇王高氏，被村民赶走。是夜三更，契勃塔列夫再次偷入王义会家，被邻人刘有等发现后，当即用劈柴棒子将契勃塔列夫击毙③。反映了中国人民痛恨沙俄、不容污辱的反抗精神。清政府就此事向俄国照会说：“查三姓地方并非俄夷应到之所，况经该副都统拦阻，复敢昏夜潜行登岸，欲图强奸民妇，显系骚扰……嗣后不准似此任意行走，滋事频仍，以致滋扰我国民人。”④沙俄行为丑恶，自知理亏，不敢正面驳斥，采取“王顾左右而言它”的手段，横生枝节，率意饶舌。七月十三日，沙俄殖民当局派遣马克西莫维奇驶入松花江，调查契勃塔列夫事件，乘机调查松花江水流和沿岸情况，并将契勃塔列夫尸首悄悄运回。经过马克西莫维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0卷，第2页。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215页。

③ 《清文宗实录》，第287卷，第16—17页；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1卷，第14页。

④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4卷，第14—17页。

奇的调查，契勃塔列夫事件竟成为：契勃塔列夫于三姓被中国官宪捕获投狱，后因企图越狱而被斩首。显然，这是为了掩盖沙俄入侵松花江、为非作歹的罪行而编造的弥天大谎①。

鉴于前几次松花江航行除得到一些情报外一无所获，沙俄政府于一八六四年七月组织了一支庞大的松花江“远征队”，任命穆拉维约夫的亲信希什马廖夫和契尔涅耶夫（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分别译作石沙木勒幅、车拉尼扬也幅）为队长，率俄官九名、士兵五十余人，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克鲁鲍特金、陆军参谋军官乌索里采夫，以及测量师、翻译、医生等，此外还有法国传教士居拜（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译作杜柏），分乘“乌苏里号”轮船和许多驳船，于八月二日侵入黑河口，声言“奉国王命，由三姓往见吉林将军，议办要事”，并诈称：在“大轮船内有大将军带领大官十余名，兵百余名，特来护送闯卡”，妄图以兵多将广威胁中国卡官放行。俄船不听拦阻，言毕启行。协领富庆等带兵尾追，追至霍悦洛处，赶上俄轮，奋力拦阻，俄船“坚不允从”。防御葛浑复追至音莽嘎地方，登上俄船，要求面见俄官。希什马廖夫“托睡不见”，遂与契尔涅耶夫“照约理论”。契尔涅耶夫诡称：“持有公文，必须往见吉林将军面投，非来贸易。”俄船继续上行，协领永祥继续追阻。俄官无奈，又交出一件公文，“声明由三姓进省，如遇水浅，轮船不能上驶，即就陆路遄行”，要求中国“为其筹备车马”。十日，俄船越过呼尔哈河②。二十一日抵达吉林省城（今吉林市）。希什马廖夫派翻译柰登乘威虎登岸，诡称“二品官”希什马廖夫，“三品官”契尔涅耶夫要求面见吉林将军。景纶拒绝接见，只派承办边务大员明常、明禄与之会晤。次

① 《松花江航行权问题の研究》，第43—44页。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7卷，第20—21页；《松花江航行权问题の研究》，第44页。

日，协领那斯洪阿登船，向俄官指出："和约原无两国大员觌面议事条款，吉林又非通商之区，尔等竟坐轮船深入松花江内，本属错误"。俄官"词穷语塞，顾而言他，称欲赴街购买零物"。俄官要求被拒绝后，十余名俄军竟恃强不法，擅自"登岸游行，欲以洋钱自购货物"。街市商铺早已对俄军切齿痛恨，拒绝卖给。十几名俄军被巡街兵役赶回俄船。在吉林商民和官兵的痛斥下，俄船于二十六日被迫返航，九月四日驶出黑河口①。

俄船这次往返松花江达一个多月之久，他们"在沿途观绘山川形势"，调查"航道情况、船舶可航区段"，并在三姓等处进行天文观测②，为其日后更大规模航行松花江奠定了基础。

此后，在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八年中，沙俄政府又派出许多官方和私人松花江"远征队"，先后八九次侵入松花江，俄航沿江驶抵三姓、呼兰、伯都讷、阿勒楚喀、巴彦苏苏，一直达齐齐哈尔，进入了嫩江等支流③。每到一地，当地官民都奋力拦截，不准登岸。

三　反对崇厚出卖松花江航权和吴大澂的御敌措施

一八七八年六月，清政府派崇厚使俄索还伊犁。昏庸的崇厚一踏上俄国土地，立即陷入了沙俄狡谲的圈套，对崇厚"先以巽词餂之，枝词惑之，复多方迫促以要之。"③不但伊犁没有索回，反而订立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在交涉过程中，俄国见在崇厚身上有利可图，便乘机提出多年未遂所愿的松花江航权问题，并把它作为"与中国谈判的一个重点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沙俄代表无视中国把黑河口以下黑龙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7卷，第39—40页；第28卷，第7—8页，第26—27页；《松花江航行权问题の研究》，第44—45页。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7卷，第41页；《松花江航行权问题の研究》，第44—45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18卷，第6页。

江称为松花江的事实，大谈所谓河流命名问题，说什么命名河流，“一般是以最长的河流的名称来称呼汇入该河的其他水流。因此，毫无疑问，阿穆尔河一直到入海都应该叫做阿穆尔河”①，妄图否定《瑷珲条约》中松花江一词的特定含义。俄方代表毕佐夫（旧译布策）甚至公然提出应修改条约，要求“将约内松花江添写上游字样”②。在沙俄的诱逼下，崇厚“提出一项妥协办法”，即“允其至伯都讷行船贸易”③。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双方签订了《瑷珲专款》，规定：“按照一八五八年即咸丰八年，中俄两国瑷珲定约，准许俄民在松花江行船，并准与沿江一带地方居民贸易，嗣因瑷珲条约讲解各异，致生阻塞，今欲免去阻碍，不废原约本意，两国全权大臣彼此商酌意见相同，议定如左：

> 瑷珲和约准其行船、贸易，仍旧全留不改，今欲遵照此章，如有开办行船、贸易等事，于两国未经商之前，准许俄民在松花江行船，至伯都纳，并与沿江一带地方居民贸易，或运货前往，或由该处贩运各种土产货物亦可，中国官员并不阻止俄民与该处居民贸易。”④

《瑷珲专章》是对《瑷珲条约》的严重歪曲，将本来含义十分明确的松花江一词硬说成是双方“讲解各异”，默认了条约中松花江包括我国内地松花江在内，为沙俄进一步攫取松花江航权打开了缺口。荒唐谬误，莫此为甚。《瑷珲专章》的签订，在中外关系史上留下了令人不齿的丑闻，它是沙俄强权外交的“杰作”，也是崇厚投敌卖国的罪证。

崇厚所订卖国条约传入国内，举国上下，舆论大哗，国人无

---

① 查尔斯·耶拉维奇等：《1870—1880年俄国在东方》，荷兰来丁城，布列尔出版，第91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17卷。

③ 《1870—1880年俄国在东方》，第93页；《清季外交史料》，第17卷。

④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63页。

不义愤填膺，强烈谴责崇厚的卖国行径，纷纷要求清政府拒绝批准，给崇厚以严厉制裁。许多爱国有识之士慷慨陈词，坚决反对许予俄国松花江航权。一八八〇年初，右庶子张之洞奏陈："东三省国家根本，伯都纳吉林精华，若许其乘船至此，即与东三省全省任其游行无异。陪京密迩，肩背单寒，是于绥芬河之西，无故自蹙地二千里。且内河行舟，乃各国历年所求而不得者，一许俄人，效尤踵至。"① 张之洞在指出轻许俄国松花江航权的危害之后，又于八月十五日在《解释俄约条文请寄曾纪泽为辩论之助片》中，为曾纪泽辩论松花江航权提出了有力的根据，他说："公法有云：江河夹二国之间者，以中流为界，二国同享其利。是约中所指松花江系专就夹于二国之间一段江流而言。若松花江未与黑龙江会流以前，本系中国地方，但言准俄国行船可矣，何必又赘言准中国行船耶？"② 同年十月三日，使俄大臣许景澄在《拟将俄约择要驳改及补救条陈片》中指出："专条准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此条之弊，必至沿边界岸渐被侵占，并预为上驶吉林省城地步，理应据约驳改，此为正办。"③ 要求废止《瑷珲专章》，反对出卖松花江航权，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

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激烈反对下，清政府拒绝批准《瑷珲专章》，加上崇厚擅自签订卖国的《交收伊犁条约》，清政府将崇厚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判以"斩监侯"，以平民愤。一八八〇年二月十九日，清政府向俄国政府声明：崇厚所议和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窒碍难行"，不予承认和批准。

接着，清府政改派曾纪泽使俄，重开谈判。八月，曾纪泽抵达俄京。在长达半年之久的谈判中，关于松花江航权问题辩论十

① 《光绪朝东华录》，总844—845页；《清史稿》卷153，《志》，第128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22卷，第9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22卷，第34—35页。

次之多。曾纪泽在全国舆论支持下，坚决主张废除《瑷珲专章》，仍“照旧约（指《瑷珲条约》）办理”①。经过反复交涉，终于废除了《瑷珲专章》，于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签订了《改订伊犁条约》，其中第十八条规定：“在瑷珲所订条约，应准两国人民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行船，并与沿江一带地方居民贸易，现在复为申明，至如何照办之处，由两国再行商订。”② 这一规定，实际上否定了俄国所谓条约中的松花江包括东北内地松花江的谬论。

应该指出，这次谈判也有很大局限性，曾纪泽只废除了《瑷珲专章》，重申了《瑷珲条约》的有关规定，而没有从正面指出《瑷珲条约》中的松花江系指两国界河，而不包括我国内地松花江在内，因此，没能从根本上杜绝沙俄无餍之求。

沙俄为攫夺松花江航权施展的一切伎俩失败后仍不死心，继续寻找时机，以遂其愿。对此，不少爱国封疆大吏十分忧虑。一八八〇年初，被调赴吉林帮办一切事宜的吴大澂根据沙俄觊觎松花江航权的野心和当地人民的抗俄呼声，到任以后，采取了许多防御措施。

设立松花江水关。一八八〇年六月，吴大澂到达吉林。随后，他从吉林省城出发，经伯都讷至三姓，在“舟中行十二日”，详细考察了松花江下游的形势。七月二十九日，吴大澂奏请于松花江口附近设立水关。他在奏折中写道：“为松花江要口尚未添设水师，拟请设水关一道，以资扼守，而备不虞。”奏准后，吴大澂将水关设于上距三姓城二百里之要隘之处，名为“护江关”。其做法是，用树木做成许多木牌，横放于江心，木牌两端用大铁锚钩住江底，再用几道绳缆（铁链）牢牢系于江岸。吴大澂派候补道

① 《金轺筹笔》，《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本，第104页，112页，141—146页。

② 《中俄边界条约集》，第57页。

顾肇庆和协领德昌带兵勇五十名，驻扎水关附近，监视俄船，不准闯越。如发现俄船闯关上驶，即令顾肇庆等“告以此关系奏明设立，非奉谕旨，不能私自放行。”①

在沙俄大肆入侵松花江，而清政府只停留在外交交涉和抗议的情况下，吴大澂适应当地人民的要求，积极采取防御措施，自然是十分可贵的。然而，在野心勃勃的侵略者面前，在比较先进的几十马力至上百马力的大轮船面前，所设拦江之物一冲即毁，至于以“谕旨”的威严来遏止俄船越关，则更是空想。因为，沙俄早已不把“博格德汗”放在眼里了。

编选赫哲族“披甲”。松花江口至乌苏里江口南北两岸原住许多赫哲人民。如前所述，自《瑷珲条约》签订后，赫哲居民“半居界内，半居界外”。沙俄殖民当局对“界外”赫哲人民，一面推行种族灭绝政策，一面采取“赏赐银牌、分给幼孩衣服”等笼络手段，诱使他们“改装易服”，加入俄籍。赫哲人民热爱祖国，痛恨沙俄，曾纷纷南迁，界内赫哲族人数大增，加强了抗俄力量。“界内各屯之赫哲计有七姓，均以渔猎为生，秉性诚朴，骁健耐苦，素习鸟枪，并善戈弋。”② 吴大澂很重视这支少数民族抗俄力量。为保卫松花江，吴大澂在奏设“护江关”不久，即十月二十七日，又奏请编选赫哲丁勇，以资江防。奏准后，吴大澂即从“七姓赫哲”中挑选四百名“精壮”，编为“披甲”③。沿江一带共有赫哲村屯二十六个，除四屯已无人居住外，其余二十二屯共二百六十余家。吴大澂从音达木至喀勒库玛四屯中（七十余家）挑选一百名；从富替新（富锦）至图斯科四屯中（七十余家）挑选一百名；从依勒布至得力奇六十余家中挑选一百名；从额图至通

① 《军机处录副奏摺》，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摺》，光绪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摺》，光绪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江八屯中（六十余家）挑选一百名。每百名设一佐领，共四佐领①。所选“披甲”，从优拨饷，按照打牲丁勇之例每名拨饷银十二两，并按八旗兵制设协领一名，佐领四名，防御二名，骁骑尉四名，笔帖式二名。在较大而居中的富替新屯设立了衙署，进行统一管理。指令被编入“披甲”的赫哲人“居常无事之时，仍听其渔猎谋生，各安本业；设遇江防紧要，随时调遣，就近分布各口，以资扼守。”②

创设“松花江水师营”。为了防御俄军从水上入侵，吴大澂建立了图们江和松花江水师营，其中松花江水师营规模较大。尽管装备还很落后，但作为专门为防御沙俄从松花江入侵的水兵，在近代东北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松花江水师营经过几年建设，至一八八九年已初具规模，拥有三板船、四板船十二只，载“噶尔萨”炮十五尊，自总哨官至炮勇共一百七十八名③，常年驻防在松花江下游一带。

修筑三姓巴彦涌炮台。巴彦涌是松花江、倭肯河和巴兰河三江会合口中的一个沙洲，南距三姓城三十里，背山面水，居高临下，扼守江口，形势险要。炮台地点是吴大澂亲自选定的。他在阐述选择这一地点的理由时说：巴彦涌附近“设有水关，现扎绥字军马步五营；炮台与营垒相依，可战可守。似宜于之东沿江南北两岸择地各筑一炮台”④。巴彦涌是吴大澂所建靖边军后路（统称靖边军以前为绥字军）营盘所在地，他拟将防军营盘、水关和炮台联为一体，有效地阻止俄船沿江上犯。巴彦涌炮台系仿照天津大沽炮台修筑的，“每台周围数十丈，裹用素土，外包以三合

① 《珲春协领和副都统衙门档案》，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摺》，光绪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③ 《吉林通志》，第53卷，56卷。

④ 《洋务运动》，第4册，第394页。

土，上盖炮棚，中置格堆，下筑药库，砌做圈洞、马道，外加土垣”，共筑五座炮台①。每座长二十丈、宽十丈、高二丈，各置十五厘米半后腔炮一座。派哨官一名，领兵四十人，常川驻守②。炮台工程较大，在吴大澂于此地任职期间尚未竣工，仅为该炮台的建筑奠定了基础。

在清政府对沙俄采取妥协方针的形势下，吴大澂能积极备战，加强江防，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

第六节　驱逐漠河沙俄金匪

一　“热尔图加共和国”的出现

从一八八三年开始，大批俄人在官方怂恿庇护下，偷越黑龙江，在我国漠河地区盗采金矿，形成一个秘密的黄金殖民地，即所谓的“热尔图加共和国”。当中国发现后，即向俄方交涉，但俄国拒不撤回越界俄人，清政府不得不于一八八五和一八八六年，两次出动军队，驱逐沙俄金匪，保卫领土主权。

漠河地处黑龙江省西北端，与俄国一江之隔。此地藏金最富，自清初以来就被誉为“东金山”③，又号称“金穴”。自十七世纪中叶以来，沙俄一直对这里的黄金垂涎欲滴。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攫取了我国黑龙江以北的黄金产地，但它并未到此止步，而继续施用各种手段，侵占江南的中国产金之地，漠河地区便是它所觊觎的目标之一。

早在一八六〇年前后，即有小股俄人不断过江盗采金沙。因

① 《洋务运动》，第4册，第394页。

② 《吴窓斋先生年谱》，第85页；《吉林通志》，第53卷。

③ 阿尔泰山被称为“西金山”。

该地辽阔，俄人“狡焉思启，防不胜防”①。一八八三年，有个鄂伦春人在额穆尔河（即额木尔河，又称为阿勒巴西嘎河）上游的一条支流（即今老沟河）的河谷，为其母挖掘坟穴，无意之中发现许多金砂。这个消息被一个名叫谢列特金（或译作谢勒对金那）的俄国人得知后，即约俄国矿师赖别特金等偷至该河河谷查勘，查明这里蕴藏丰富的金砂。于是，谢列特金等纠集俄众，越境进行盗采。漠河地区原来人烟稀少，至一八八四年，沙俄已“招工四千余名，造屋七百余间，立窑五百余所，工商列居，俨同重镇，风声四播，遐迩悉闻”②。

沙俄盗采匪徒，纷至沓来，他们散布各沟，出入无定。根据俄国财政部编写的《满洲通志》记载，全盛时达一万五千人，其中俄人九千，其余为华民和朝、德、法、美等人以及犹太人。作为主要成分的俄国人中，包括哥萨克、矿丁、工人、逃亡犯、退役军官、传教士、商人、西伯利亚土著和无业流氓等。

沙俄金匪为使盗采活动得到保证，以便更大规模地掠夺，于一八八四年，各方集会，议决设立“采金事务所”，谢特列金任事务所总首领。在总首领之下，分五个区，统属七百余个“作业组”。机构设立之后，又制订“法律”（包括各种刑罚和分配矿坑等规定），征收“捐税”，建立拥有一百五十人的“武装”，以及建立教堂和其它公共设施。③于是，法律、税收、武装、东正教与采金结合起来了，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殖民秩序。俄国人毫不掩饰地称它为“阿穆尔的加利福尼亚”。它既是沙俄的黄金殖民地，又

---

① 《洋务运动》，第七册，第315—317页。

② 《黑龙江述略》，第4卷。

③ 《黑龙江》（中东铁路局商务部编，汤尔和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满洲通志》（日人中野二郎等译），东亚同文会1907年再版。以上两书分别记载，金匪最多时为一万或一万五千人。另据《漠河金矿沿革纪略》称，匪众“至数万人”。

是沙俄越江向中国继续扩张的据点。他们以老沟河畔的“百万街”为中心，营巢筑穴，全力经营，妄图长期窃占。

沙俄的盗采活动，黑龙江当局迟迟没有发现。由于清政府长期实行封禁，造成边防空虚，边政衰败，地方官吏又玩忽职守，致使沙俄有机可乘，直到一八八四年八月，黑龙江将军衙门才有所察觉，并开始采取措施。一八八五年春，黑龙江署副都统诺们德勒和尔派遣委佐领色登吉勒嘎尔等人到漠河进行调查，见到俄人头目谢列特金，中国官吏“以越界违约，再四开导，令其出山”。但俄官拒绝撤回，供称俄人系“由该官处领照过江，如该官处来唤，即刻回国”①。

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俄国公使多次交涉，一八八五年六、七月间，阿穆尔总督科尔弗发布告示，声称禁止俄人过江采金，禁止运送粮食和华民，并通知海兰泡俄官派员，前往劝阻俄人，又派一个叫瓦西里的人任“办理金厂事务委员”，将俄人“全行唤回”。沙俄作的这番姿态，使总理衙门信以为真。俄国收回部分俄人之后，即宣布剩余俄人是所谓“不服官管”的“无业匪徒”，不再过问了。沙俄根本不准备禁绝俄人过江盗采，因而对来往商贾不加任何限制，供应亦未受任何影响。沙俄还在隔江的依格那申屯设立机构，专收金匪带回的黄金，实际上在助长盗采活动。对中国擒送的盗采俄人，俄国边界官“任意释放”②。那个“办理金厂事务委员”，其人本身就是“暗中主持”盗采的人物。③总之，沙俄怂恿、庇护盗匪过江，是其推行扩张政策的一种手段，旨在“图越大江，乘时附势，以为得寸进尺之计。”④

---

① 《军机处录付奏折》，光绪十一年文绪片。

② 《黑龙江述略》，第4卷。

③ 《黑龙江述略》，第4卷，第18页。

④ 同③。

沙俄野蛮开采，随挖随弃，使漠河金矿遭到严重破坏。“当时金匪徒手挖沙，开冰无术，惟以乱石烧红融之，至金沙之下，尚有坚冰如铁者，去之，刚复见金沙。”① 所采金沙每百普特可淘金一至一点五磅，含金量为百分之七十至九十。据估计，到一八八五年底，采金达四百普特以上，加上以后采金地点不断扩展，总数不下五百普特。沙俄官方通过散兵线和“金块收买事务所”，以每早尼克（每早尼克，相当于四·二六克）三卢布三十至六十戈比，收购了六十六普特金子。可见，沙俄对漠河金矿的掠夺是十分惊人的。

二　清军两次驱逐沙俄金匪

中俄伊犁交涉结束不久，又于一八八四年爆发了中法战争。清政府为了避免南北受敌的危险，希望通过交涉，和平解决沙俄盗采漠矿问题。清政府的态度是十分克制的，其总的方针是，加强侦查和防哨，通过交涉，促使对方收回过江俄人，并整顿军备，开通道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予以武力驱逐。

一八八四年夏，巡江协领巴德等拿获私入漠河山淘金的何佃工等，审讯后即行释放。八月，黑龙江将军衙门发现此事，将军文绪即令兴安城总管穆克德布派官兵入山搜查，并搜拿勾引何佃工等人入山的水师营西丹王石头到案。翌年五月，将王石头拿获。据王石头供称，沿江三处金厂，平果河（即盘古河）、莫力尔柯河二处金苗不旺，俄人冬散夏聚。惟漠河人多，俄人二千，华民四百余。据诺们德勒和尔调查，俄人约四千余名，华民五百余名，其余情况与王石头所供大致相同。

黑龙江将军文绪在掌握了基本情况后，曾与海兰泡俄官进行多次交涉，在交涉中，俄方“一味狡展，任意延抗”。为此，将军衙门决定加强设防。漠河距各城水陆均甚遥远，山深林密，卡少

① 《洋务运动》，第7册，第315—317页。

兵单，消息难通。文绪决定，在漠河口以上至额尔古讷河，沿江增设五处卡伦，在瑷珲至呼玛尔河之间增设两处卡伦，并由兴安城、黑龙江城练军内，为每卡派卡官一名，兵丹十名，分往巡查，递送文报。又将玩忽职守、虚应故事的巡江协佐各官裁撤，设立统巡协领，四季梭巡。清政府一面与俄国加紧交涉，一面指示黑龙江当局做好驱逐准备。鉴于“疏通山路，既为目前要务，亦系后手远图”，将军衙门令布特哈总管拣派熟悉道路佐领一员、兵丹三十名，入山砍伐挡路树木，架设木桥，使“将来如俄人久聚不散，必须临以兵威时”，运兵转粮，“驰骋便利，无虞阻滞”①。

六、七月间，俄国阿穆尔总督科尔弗再次发布通告，令俄人撤回。黑龙江将军立即指令副都统成庆前往查明俄人撤回情况，并让他会同协领双福调集各卡官兵，趁势驱逐采金华民出山。但恐兵力不足，又饬呼伦贝尔总管固伯里带该城练军二百名前往漠河，同时派遣熟悉交涉的黑龙江城协领桂廉前往漠河协助，并设转运局随时接济。

八月六日，双福和布特哈佐领常云行抵漠河口的英那西站，与俄方“办理金厂事务委员”瓦西里会面，双方用蒙语会商，“以各奉本国上宪来办金厂事务，务照条约商办。查明散出俄人四千余名，又逐出华民一百余名。因畏卡官查拿，当即发给执照，令过卡查验放行”。对未去俄人五百余名，华民八百余名，仍令其出山。俄人“虽口允出山，尚有逗留之势”②。随后查明，山内尚有俄人一千三百余名。“该俄民等仍然势众”，“并无欲散形迹”。瓦西里宣称，“我们国之好人均经唤出，现有无名匪人，并你们民人，合伙不出．系属另国地方，无进兵之例”③，妄图以此为借口，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六月一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八月十四日。

不再收回。自俄官撤回之后，“俄站各官因之亦不管”①。由于驱逐不彻底，根株未净，致使金匪散而复聚，继续盗采。

八月下旬，科尔弗从赤塔返回海兰泡，途中，他曾在依格那申屯上岸逗留。中国官员闻讯后，前往要求将俄人全部收回。科尔弗宣称，“闻得散剩俄人，不服官管，事关中国境界，碍难经理。总由贵国任便驱逐，方属合宜。”② 话说得似乎合乎情理，并不偏袒俄人。但正是这个科尔弗，在六月间去赤塔时，即曾在博阔罗夫卡“代国王买金，闻共买五十普特”③。可见，沙皇是盗采我国金矿的总后台，而科尔弗所谓“事关中国境界”云云，只不过是借口拖延而已。这样，黑龙江将军只得将情况奏明，并咨报总署与俄使交涉。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决定派兵驱逐。

八月二十八日，委协领寿庆率领所调各卡官兵前往漠河口，与先期到达的双福、常云等密切配合，军队统由双福指挥。漠河老沟远达四五十里，金匪藏匿，不易驱剿。双福等作了周密调查。首先将金匪运粮和进出道路切断，拆毁桥梁，禁止俄屯的威虎抵岸。六、七天之内，金匪不得出入。双福又与俄站官员联系，要求俄方派一名士兵进山通知，“说现有大兵前来，令你们俄匪赶紧出山，倘在仍前不出，即与华民一并剿捕，决不宽恕”④。安排完毕，留寿庆与佐领奔吉善在漠河口看守，双福与防御全德、布特哈卡官骁骑校札丰阿等率领卡兵，携带口粮、武器，分两路由北向南进发，在约定时间内到达金厂，埋伏在附近密林之中。九月六日黎明，两路官兵一齐冲入匪穴。一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金匪虽众，但“不知我兵多寡”，纷纷“由阿木萨拉（阿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二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③ 同②。
④ 《西伯利东偏纪要》，第44页。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八月十四日。

马匝尔）道出山，逃过江左俄界”①。金匪逃窜以后，官军继续搜查金厂附近各沟，将房屋七百余所、地窑五百余所全部焚毁。处理结束，第三日出山。双福等随即“过江到俄屯询问，据称均由此道渡过，由俄站大道上下散走”。②为防止金匪去而复返，留寿庆带卡兵在漠河口严查出入，双福则带队赴漠河以上沿岸标立安卡处所，并派全德回瑷珲报告驱逐情形。这次行动，出敌不意，迅速果断，参加者虽然只有万余名官兵，却获得驱逐俄匪的重大胜利。

沙俄金匪并不甘心失败，九月十五日，忽有俄人二百余名，由讷钦哈达强行闯入。总管固伯里接到漠河口总卡官寿庆的报告后，即催令练军迅速奔赴漠河。二十四日，固伯里与桂廉带兵八十名，进山查看，发现金厂复聚俄人千余名，修葺木房百余间。他们见清军突至，逃走百余名，所剩“各持械由木房齐出，露有抗拒情形”，清军当即放火烧毁木房三间，以示警告。“该俄人等叩头央求，并云‘杀拿任便’，狡赖不动，恳限出山。该协领（桂廉）复向俄站“阿他满”（按阿他满，意即站官或屯长）理论，则称不听管理，当即分兵看守”③。当时官兵口粮不多，双福未回，不能在山内与金匪相峙。十一月四日，桂廉回黑龙江城购粮添械，固伯里留漠河口催促各队集结。文绪接到报告后，即派候补主事依锦布前往瑷珲面见成庆，要求遴员会同前往确查。这时上游已大雪纷飞，江冰流澌，不能行船。桂廉建议将军文绪，“非派队添兵，难以致散，请俟江冰冻实，再调兵前往”。文绪同意此议，由兴安城拨派练军二百名由山路开赴漠河，听候双福等调遣，又从布特哈调练军三百名，从黑龙江城挑正兵二百名，总共四城官兵八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八月十四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八月十四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二日。

百零五名，统由双福指挥。清政府指令黑龙江将军一面就此事知会俄官，一面“督饬派出弁兵，分扼要隘，严行驱逐，务期搜出净尽”，并“断其接济，拦阻续入之匪，勿任滋蔓”。①

十二月二十三日，据依锦布、全德报告，经亲自漠河查明，“复入华俄金匪四千余名，依恃人众，卡兵不能拦阻，沿江俄站亦不禁止接济。”② 为此，将军文绪三次向海兰泡当局送交“厉言照会”，要求俄国切实遵照俄督布告办理。这时，突然得到桂升报告说：“俄酋以漠河山口为我兵扼守，恐金匪突出无食，抢掠村屯，出派马队一百名，前往弹压。”俄方这个一反常态、突如其来的表示，使中国颇难理解。中国从未要求俄国出兵，俄兵过江入境，诚“恐其居心叵测”。为“加意防范，以免借事生波”，中国拒绝了俄国出兵的要求。③

固伯里在与双福会合后行抵额尔古讷河下游时，听说奇乾泽与阿拉干等处又聚有八百余名俄华金匪。他们带同俄官，前往查逐。俄匪闻讯逃窜，仅捕获华民姚福荣等二名，缚获俄人十七名，当即眼同俄人将华民就地正法。“俄人叩头指天鸣誓，不复再入，随示以恩，交俄官带去。”为防俄人重行窜入，双福从邻卡添调二十名卡兵和额勒和哈达卡兵，一并移驻奇乾泽口，以加强防哨④。

一八八六年一月九日，固伯里、双福等抵漠河金厂查看，“淘金人等，各弃物件，纷纷外逃。”至十二、十三日，尚有二千余人“抗违不动”。固伯里等即欲带兵分路进山驱剿。俄国“阿他满”“恳请电报该俄酋固毕尔那托尔候示遵行。旋据阿他满告称，接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二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九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九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九日。

到该酋回谕，令将好人唤回，一时不能出尽，请缓六、七日，好人出尽，奸匪不出，任凭查办。"① 固伯里等考虑到布特哈三百名练军尚未到达，同意了俄方的要求。

不久，又有俄商四名，在俄站官怂恿下，带领三百余名俄人，"张帜持械"，由依格那申和讷钦哈达两路窜入金厂，并"列队放枪"，向清军示威。这时，各路官兵已经到齐，斗志正旺，驱匪心切。固伯里、双福等会同副管富色布所部，"分为三路，张翼合围，直逼该队。俄人见势凶勇，未敢动手。"清军随即夺下白旗一杆，缴获枪十六杆，俘获俄人三百一十三名，押解出山，交俄站官接收。② 至此，沙俄殖民主义者在我国领土上非法经营的"采金事务所"彻底被摧毁。在这次驱逐沙俄金匪的斗争中，黑龙江爱国官兵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　拒绝"租借"，建矿实边

"热尔图加共和国"被粉碎后，沙俄仍不死心，除小股俄人继续越境盗采外，又要求"租借"金矿，妄图再次攫取采掘权。

一八八五年春，沙俄海兰泡当局派瓦西里送来照会，代表喀拉金要求"议租金矿"，被将军文绪"厉言驳斥未允"③。在清军驱逐金匪过程中，沙俄又通过其外交代表，正式向中国驻俄使臣曾纪泽、刘瑞芬提出"租借"要求，这就是所谓"萨比汤租借案"。俄人萨比汤向曾纪泽提出，"欲在中国黑龙江之粗鲁海图卡内约租地段，设立公司，开采金石各矿"，"租期至少以十年为限"④。一八八七年，当李金镛赴漠河勘查，顺道在江东六十四屯与俄人"犁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九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二年二月初八日。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二年二月初八日。
④ 《黑龙江述略》，第4卷。

界”时，俄人又“谆谆以税租金厂为托”①。后来窜入乌玛尔河、奇乾河及阿稼尔卡伦、色拉嘎奇卡伦等地盗采的俄人，又要求“愿遵中国法度入厂淘金”，或“欲照漠厂四六分金章程包做”②。上述俄国的一切要求，均被中国拒绝。

沙俄如此积极地活动，给人的印象是志在必得，这就不能不使中国对沙俄的意图产生怀疑。粗鲁海图卡在额尔古讷河左岸（今苏联境内），夹乌鲁河南北，有新旧两个卡伦（即所谓挪维以粗鲁海图和斯大类以粗鲁海图），隔江为中国根河口。根河口有摆渡，是商旅要津，由此有车道经墨尔根通齐齐哈尔省城。控制根河口，既可切断额尔古讷河航运，又可对省城“捣虚制急”，威胁全省安全。自根河口起，顺大兴安岭山脊，到额尔古讷河口，就地势而言，举凡大兴安岭北侧的产金地带，囊括无遗。沙俄在这一带出入多年，情况十分了解，人力物力充足。现在虽由“俄国官绅”出面议租，很难说不会谋自官府。曾与沙俄多次打交道的黑龙江将军文绪已摸透了俄国的扩张意图，因此坚决反对沙俄租借金矿。他认为：“此次议租之念，当不仅于挖金，其意不过图越大江，各处均可旁通，乘时附势，为得寸进尺之计，其智亦深，其谋亦狡，不但将来黑龙江受敌，则盛京、吉林亦同为吃紧”，因此，“似议租一节，万难允准，而防范禁阻尤为目前之要务”③。清政府也认识到，沙俄此举用意极为深远，即“始而租赁，继而图占，皆在意计之中，贻害甚巨”。因此断然拒绝了萨比汤的“租借”要求④。

驻俄使臣刘瑞芬在清政府拒绝出租漠河金矿后指出，该矿已被盗采，虽经驱逐，“若久禁闭不采，恐将来俄人图占贻害”，他建

---

① 《洋务运动》，第7册，第322页。

② 袁大化：《漠矿录》（稿本），第6卷。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二年二月初八日。

④ 《黑龙江述略》，第4卷。

议自行开采①。清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议，责成即将赴任黑龙江将军的恭镗，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面商开办事宜。吉林候补道李金镛历来办事认真，不辞辛苦，又熟悉矿务，了解边情，被李鸿章和恭镗推荐为漠河金矿的第一任总办。

李金镛很理解清政府决定自办漠矿的重大意义，对建矿宗旨十分明确。他指出："漠河一区，界连俄人边境，狡焉思启，防不胜防"，因此，"漠河金厂之举，重在防边，兼筹利国"②。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十一日上黑龙江将军恭镗书中，他对这一宗旨又作了进一步阐述："然漠河金厂则另有说焉，邻国生心，专利无厌"，"此则主于防患，与他矿之专言利者不同"③。即是说，与内地建矿纯为兴利不同，漠河金矿的创办则具有"兴利"和"实边"的双重目的，而其主要目的在于加强边防，防御沙俄侵略。

一八八七年五月，李金镛到齐齐哈尔与恭镗会见后，即取道墨尔根，沿山路赴漠河，又由漠河沿江经瑷珲返回省城。李金镛往返跋涉数千里，历时四个月，裹粮露宿，备受艰辛，取得了第一手资料。从他取得的矿样化验，含金量达千分之八百七十一，含银千分之七十五，含铅、硫磺、铁千分之五十四，堪称富矿④。

同年末，李金镛根据实际情况，拟订了筹办漠河金矿章程十六条，得到了李鸿章的称许，并报经总理衙门奏准实行。该章程包括设局统筹、招集股本、定地开挖、妥延矿师、专一事权、自备轮船、购置机器、慎选人材、开通陆路等项。在这个章程中，李金镛十分强调在黑龙江上运输，不能单纯依靠租借俄轮，必须自备

① 《洋务运动》，第7册，第313页。
② 《洋务运动》，第7册，第318、327页。
③ 《漠矿录》，第5卷。
④ 锐基博：《李金镛传》，见《碑传集补》，第19卷。

轮船，免得受制于人，影响运输；开办金矿，必须有足够的工人，应设法将被逐华工招回，特别是逃至俄境而受“凌辱威吓，困苦备尝”的华工，必须招回，以免被俄国利用；为保护金矿，除在漠河口驻防军一营外，应再招募一营矿勇，勤加训练，使“内可以资弹压，外可以与防兵联为一气。声势既壮，矿务边务，两有裨益”①。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李金镛于瑷珲招募矿丁，部署转运。一八八九年一月五日到漠河。在作了各方面的准备之后，十四日，漠河金矿正式开工生产。

漠河金矿，既是洋务派在东北兴办的官督商办的一项企业，又是加强边防的一项措施。它是借矿实边、并把开矿和实边密切结合起来的一个成功典型。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招回流民二、三千人，使“前日之绝域穷荒，自经营漠矿以来，商贩渐兴，兵民相习，气象迥非昔比，边外空虚之地，得此撑撑其间，隐收兴利实边之益”②。办矿伊始，李金镛根据“借矿以屯垦，斯为筹边之上策”的精神，主张在沿江平旷之地“种蔬给值，渐及麦菽，设立市廛，听人商贩，以期成聚”③。因此在漠河口、马札兰、洛古河、木气干等处种地几百亩，生产白菜、萝蔔、土豆、铃当麦等，收获十分可观，出现了屯牧并兴、兵民辐辏的局面，逐渐解决了寸丝粒粟都要依靠内地千里转运的问题。

漠矿上下员司、勇伕、矿工，历尽千辛万苦，和大自然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克服了沙俄金匪的干扰破坏，把矿区扩展到奇乾河、瑷珲西山小东沟、达义河、乌玛河、观音山、都鲁河等处。

---

① 《洋务运动》，第7册，第324—325页；钱基：《李金镛传》。

② 《李文忠公全书 奏稿》，第69卷。

③ 《漠矿录》，第5卷。

沿江上下，金矿相继开办。

一八九〇年十月十七日，李金镛由于“用心过度”，积劳成疾，病殁差次，年仅五十六岁。漠矿开采头三年，共产金六万二千余两，除陆续归还借款、分给股商官利外，所有勇伕饷械、粮运及各局经费，概由金厂支出，不费官府一文，并提出余利，解充黑龙江省军饷。到一八九二年，“上至奇乾河，下至瑷珲，沿江二千余里，员弁丁夫，往来不绝。所募护矿营勇，训练精壮，沿边卡伦，声势联络，与黑龙江北岸俄城隐然对抗。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立百年富庶之基，其有益于国计民生，殊非浅鲜。”① 兴利实边，初见成效。

中国粉碎“热尔图加共和国”和开发漠矿的行动，作为一次维护领土主权的斗争，在清末国势式微，军事、外交均软弱无能的形势下，能取得如此成就，是难能可贵的。

① 《洋务运动》，第7册，第334页。

第四章　沙俄侵吞东北大片领土和东北人民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斗争（下）

第一节　沙俄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逼签中俄《北京条约》

一　沙俄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在沙俄割占以前，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是清政府“采捕参珠之地”和供八旗使用的“围猎山场”，① 归吉林将军属下的宁古塔副都统、三姓副都统以及珲春协领直接管辖。

一八五一年，以涅维尔斯科依为首的黑龙江下游“考察队”，在这一地区的黑龙江下游（包括库页岛）一带进行了非法考察，并建立了许多军事哨所，揭开了沙俄侵占该地区的帷幕。

一八五八年，穆拉维约夫与奕山在瑷珲谈判时提出：“俄国为从海上保卫自己的领土，应该占有滨海地区”，中俄东部应“以乌苏里江为界”②。沙俄这一野心未能得逞，便采取过渡步骤，逼迫奕山在《瑷珲条约》中承认将该地区作为“中俄共管”区。

---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3卷，第22页；《吉林通志》，第35卷。

② 《黑龙江问题》，第188页。

《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亟欲将“中俄共管”变为沙俄独占，因而继续采取先实际占领然后逼签割地条约的手段，向该地区调兵遣将，准备武装占领。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二日，即《瑷珲条约》签订刚刚半个月，穆拉维约夫便率领俄军乘船侵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流处——伯力地区。他们舍船登岸，“用千里眼四处瞭望”，并“使人伐倒树株，掘坑长二丈，宽三尺，深二尺余，验毕土脉”。次日，他们闯越乌苏里卡伦，悍然侵入乌苏里江。穆拉维约夫对美丽的乌苏里地区馋涎欲滴，赞赏“乌苏里内山水俱佳”，并派人“往绘图式”。又在东岸的图勒密“向西安设炮台，并欲在河内上下左右岸，至牤牛河一带盖房修道”①。事后，穆拉维约夫派遣哥萨克第十三边防营驻扎伯力，并置四门要塞炮，“以加强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哥萨克防线”。穆拉维约夫还亲自将伯力改名为哈巴罗夫卡，用以纪念十七世纪侵略该地区的殖民强盗。为了向南推进，穆拉维约夫下令组成以布多戈斯基为首的“勘察队”，“溯江而上”，“前去选择明年（一八五九年）屯驻一营哥萨克的地点”②。

穆拉维约夫返回海兰泡后，立即将武装占领伯力一事向海军大臣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作了汇报，报告说：“我认为，我们必须立即控制我国同中国共管的一切地方，我已请求卡扎凯维奇少将派一个小队，根据条约规定正式占据圣弗拉基米尔湾……直至朝鲜的沿海地带，除我国外，任何人也不能占领。”③此后，沙俄便以伯力为桥头堡，不断向外扩张，大量调遣哥萨克，强占交通战略要地，到处建立军事哨所，至一八五八年底，据不完全统计，驻于该地区的俄军已达三千多人。

---

① 《清文宗实录》，第258卷。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177页。

③ 同上。

在派驻军队同时，沙俄还竭力向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移民，在沙俄政府批准的《阿穆尔地区移民条例》中规定："凡阿穆尔省和滨海省一切空闲地方均可迁入"，移民"可在二十年内无偿使用拨给他们的土地；应服兵役者，十年内免于征募，同时永远免除在原籍应缴纳的一切赋税和应履行的义务，而历年所欠税款，均予以蠲免"①。在沙俄殖民当局的鼓励下，俄民陆续迁入，仅一八五九年，就在该地区建立二十多个移民村。俄民"在乌苏里江东岸，自抓吉地方向上，由阔图斯克至兴凯湖等十四处建房"，每村"相距三四十里至一百余里不等"②。至此，兴凯湖以北大部地区已置于沙俄的控制之下。

一八五九年六月，穆拉维约夫乘船从庙街出发，直抵图们江口附近，将图们江口东面一百二十浬的大海湾，命名为大彼得湾。接着，又闯入摩阔崴，叫嚷要"把波谢特湾（即摩阔崴）划归俄国，把边界一直推到朝中边界的图们江口"③。十一月，穆拉维约夫指令滨海省驻军司令兼西伯利亚舰队司令卡扎凯维奇乘英法向中国发动新的战争之机，"一俟河口湾解冻，立即出海"，占领大彼得湾内诺夫哥罗德港和海参崴，要修筑工事，派兵驻守，并测绘图们江口至石门湾一带海岸④。

十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命令穆拉维约夫"派兵实际占领乌苏里江右岸"，航期一至，"立即派船占据满洲各港"⑤。但是，早在沙皇指令下达前，穆拉维约夫已基本完成了对乌苏里江右岸的"实际占领"，并对占领南部港湾作好了准备。

---

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189页，194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0卷，第6—9页。
③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557—558页。
④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280页。
⑤ 同前书，第1卷，第569页。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日，卡扎凯维奇派遣科马罗夫率水兵四十人，乘“满洲人号”军事运输船，武装占领了海参崴，建立了军事哨所①，并将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成为俄国向我国和太平洋地区侵略扩张的基地。至此，沙俄最后完成了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武装占领。

对沙俄野蛮的侵略行径，清政府不断提出抗议，多次严正指出：“查乌苏里、绥芬河等处，均系吉林地方，并不与贵国连界，岂应复思侵占？”“乌苏里向上一带，均系我国采捕参珠貂皮禁山，不在允许之例，近来一味向内侵占，殊非和好之道。”②沙俄对清廷的照会不但不予理睬，相反，在完成实际占领后，即加紧外交讹诈，逼签割地条约。

二　俄使的外交讹诈

为签割地条约，沙俄派遣彼罗夫斯基出使中国，一八五八年十月十日，彼罗夫斯基到达北京。

彼罗夫斯基是沙俄外交部五等文官，曾随同穆拉维约夫参与瑷珲谈判。因“建此殊勋”，穆拉维约夫奏请沙皇“提升他为四等文官，赐予一枚二级弗拉基米尔勋章”③。

彼罗夫斯基的来华使命，是尽快完成《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批准和换约手续，并胁迫清政府割让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和新疆西部边境领土。为配合彼罗夫斯基的外交活动，穆拉维约夫“率领一支可观的舰队”，驶入直隶湾④，向清政府施加压力。

清政府派礼部尚书负责理藩院事务的肃顺和理藩院尚书瑞常与彼罗夫斯基谈判。谈判期间，彼罗夫斯基就《天津条约》文本

① 纳达罗夫：《〈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9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6卷，第10页；第37卷，第18页。

③ 《穆拉维约夫—河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170页。

④ 同前书，第1卷，第548页。

问题无理刁难，节外生枝，要求以俄方自译的满文本为唯一正式文本。清政府被迫让步，双方遂于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结束了换约手续。

《天津条约》换约后，彼罗夫斯基立即转入新的外交讹诈。五月四日，他突然提出所谓《补续和约》八条，其中第一条便是关于以乌苏里江划界问题，并声称："第一条因特故应急速立定。"①

中国代表予以驳斥，指出：乌苏里江以东"并不与贵国毗连，又非通商之处，断不可前往"②；《天津条约》已换，中俄之间"于京中实无可办之事"。实际上，清政府在暗下逐客令，要求彼罗夫斯基尽快离京回国。俄国政府鉴于彼罗夫斯基继续留在北京已无所作为，遂于六月末将其调遣回国，而派沙皇侍从武官伊格纳切夫使华，继续向中国敲诈勒索。

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伊格纳切夫抵京。按照沙皇的指令，他的主要使命是完成彼罗夫斯基没有完成的任务，即"最后确定乌苏里江至海的边界"③。

七月九日，清政府仍委派肃顺和瑞常与伊格纳切夫谈判。十月，双方于俄罗斯南馆举行第一次会议。谈判开始，肃顺首先指出：俄国重派公使来华，我皇帝甚为惊诧，《天津条约》已换约，援助军械一事已作罢，"北京已无未了俄国事务"，因此，按"皇上旨意，新任俄国公使应尽快返回贵国"。同时指出：《瑷珲条约》完全无效，皇上对奕山的专擅和卖国行径已予严惩。伊格纳切夫采取软硬兼施，一面花言巧语，哓哓辩解，一面凶相毕露地进行武

① 《丕业罗幅斯奇（彼罗夫斯基）致军机处照会》，1859年5月15日，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181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7卷，第16页。

③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550页。

力恫吓，声称“我国与中国的边界绵亘达七千俄里，俄国较之其他任何海上强国都更易于随时随地给中国以有力的痛击”①，妄图用战争恐吓迫使清廷就范。

十一日，伊格纳切夫提出《补续和约》六条，与彼罗夫斯基所提八条大致相同，也把以乌苏里江划界作为第一条。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一个极其荒唐的《补续和约条目详解》。《详解》开篇就讲，“俄国欲占”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系海岸空旷之处，于中国实无用处”；而且在此地区俄国早已“占据数处了”；“中国海界绵长，战法各处皆不能敌，惟本国能办此事”；倘中国不愿以乌苏里江为界，俄国即“不论中国愿意与否，仍然自己定界立碑”②。这就是说，在沙俄看来，这块领土对中国来说既无用处，又不能保卫，所以俄国要坚决占领，强行保护，而不管中国同意与否。一副强盗的咀脸跃然纸上。

大沽胜利使清廷为之一振，对沙俄的无厌之求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十二日，肃顺对《补续和约》及其《详解》逐条予以驳斥，严肃指出：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乃我吉林将军属地，“并不与俄国连属”，根本无“划界立碑”之事可谈；至于俄国“担心”“恐有他国侵占”，则“我国自有办法”，俄国可“无劳过虑”③。伊格纳切夫恼羞成怒，要求清廷必须按俄国所绘边界图办理，“不然难免侵吞扰乱”④。

三十一日，肃顺向俄使指出：来照中“即照贵国地图办理，‘不然难免侵吞扰乱’之语，甚属非是”，“贵大臣出此无理之言，形诸笔墨，殊多不合，岂是诚心和好之道！”并且声明：乌苏

① 布克斯盖夫登：《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1902年旅顺出版，第11—13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9卷，第30—33页。

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9卷，第33—34页。

④ 同前书，第40卷，第29—30页。

里江以东地区“断不能借”；若贵国欺人太甚，本大臣将“宣示中外，使各国闻之，共知贵国之非是，然后闭关停市”①。肃顺的坚决态度，稍挫伊格纳切夫的气焰，但他仍未善罢甘休。

一个月过后，即八月三十一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议。会上，伊格纳切夫改变花招，首先执意要求清政府承认《瑷珲条约》。肃顺针锋相对，将《瑷珲条约》文本轻蔑地“掷于桌上”，并说：“这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伊格纳切夫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中途退场，要求清廷撤换肃顺，另派“知礼”大臣②。

四天以后，军机处在“措词严厉”的复照中申明：肃顺、瑞常均为“本国信任大臣，既与贵大臣办理事件，断无不诚心相待之理，其每次与贵大臣照会及面议言语，皆系据理直言，本处均已知悉，何谓先出无礼之言？”并重申中国断然不能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割让俄国③。

沙皇和东西伯利亚总督密切关注着俄使在北京的外交活动。沙俄政府“鉴于中国事态以及伊格纳切夫在北京的谈判进展迟缓，外交部向穆拉维约夫伯爵发出特别指令。同时，皇上命令伊格纳切夫继续留在北京，并命令阿穆尔斯基伯爵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以应付紧急情况和意外事变。为此，派一艘船停于白河口，听其调遣”④。在给穆拉维约夫的“御批”指令中还指出：一旦得到伊格纳切夫的报告，确信中国无论如何不肯接受我方划界方案的话，“您应立即派兵占领上述边境——乌苏里江右岸”，并称这是“清廷一味顽固，拒不履行已承担的义务的必然结果”⑤。

---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1卷，第1—3页。

②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24页。

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2卷，第26—27页。

④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568页。

⑤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569页。

伊格纳切夫得到沙皇指令后，立刻精神起来。十二月二十三日和翌年一月五日，他先后两次照会军机处，诡称有要事相商，要求清廷另派官员谈判，并威胁说：英法集中了大批兵力，正在来华途中，倘“中国愿图太平，只有一法”，即交好俄国，割让领土，“以免将来益生凶迹”①。清廷在复照中指出，仍以肃顺、瑞常为代表，不能另派大员，至于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当地人民一致反对让与俄国，“众怒难犯，大皇帝已不能强为抑制”②。伊格纳切夫见恫吓不成，便露出一副菩萨面孔，劝诱中国如“允准分界等事，我国情愿帮助，劝令英国兵船回国，不致扰乱天津等处，息止干戈，实为两幸”③。伊格纳切夫的甜言蜜语遭到拒绝后，又重新祭起恫吓的法宝。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日，他在照会中声称：关于以乌苏里江划界问题，如中国“不思早为办结，难保不启衅端”，“本大臣奉本国皇帝之命，转告贵处大臣，无论大清国准与不准……将所借之地，本国坚守，永不复还”④。

伊格纳切夫软硬兼施，打拉并用的伎俩均告失败后，将其在北京的尴尬处境报告给沙俄政府。“不顺遂的境遇使他越来越相信，从中国人那里将是一无所获，而他必须离开北京，也是显而易见的事”。为此，他决定，“只候最高指令和俄国船只抵港的消息（他为派一艘俄国船来直隶湾已张罗多时了）一到，便离开北京，登上该船”⑤。在此期间，伊格纳切夫翻阅了大量俄罗斯教会中有关中国的书籍，借此“排愁解闷”，同时为了掌握中国情况，研究新的对策，他还派人绘制了《北京城平面图》⑥。

---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6卷，第13—17页。
② 同前书，第23页。
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6卷，第27—28页。
④ 同前书，第40—45页。
⑤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28—29页。
⑤ 同前书，第26—27页。

沙俄政府接到伊格纳切夫的报告后，决定采取与英法联合共同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以便迫使清廷满足俄国的领土要求。

五月十九日，伊格纳切夫终于盼到了最高指令。沙俄政府“对伊格纳切夫先前在北京的一切活动表示十分赞许，并授予他公使衔”，“让他自行斟酌是否离开中国京城的问题，同时告诉他，业已采取措施组织一支特种分舰队，派往中国水域，由他指挥”。并要求他密切注视列强的动向，要和美国公使采取“联合行动”，“竭力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切勿使战争扩大到足以推翻现行王朝的危险境地”。因为“用汉王朝来代替满王朝”对俄国“是极为不利的。中国政府一旦将其统治重心由北京移到南方，势必摆脱俄国的影响，而落入海上列强——特别是英国的控制之中”①。

伊格纳切夫决定暂离北京。临行前，即五月二十日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中国如愿意照俄国要求办理东界事宜，他可留下继续会谈，并可以“免诸将出师之患难”；否则，他将于五月二十八离京，前往北塘俄国舰队②。中国“务请于五月十一日（公历五月二十三日）前作出答复”③。清廷坚决驳回了他的“最后通牒”。

伊格纳切夫临行前一天，再次向中国发出照会，声称俄国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将依据我们对《瑷珲条约》的理解行事”；中国如果“闭关罢市”，“即被视作对俄国宣战”；如果满足俄国的要求，在中国与别国谈判时，俄国可“向清帝提供友好的

①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31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1卷，第1—2页。
③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34页。

协助”①，再次施展威胁和利诱的伎俩。

五月二十八日，伊格纳切夫愤愤离开北京，前往北塘、上海，与英法侵略军密切勾结，策划新的阴谋。

三　逼签中俄《北京条约》

伊格纳切夫到北塘后，“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尽快赶赴上海，等待即将前往该地的联军；首先和英法两国派遣的全权特使会晤，了解他们的意向，然后见机行事”②。

六月十五日，伊格纳切夫驶抵上海。此时因英法专使尚未到达，他暂住在美国驻沪领事艾伯特赫尔德寓所。为了和美国采取一致步调，他首先会晤了美国公使华若翰，并按沙皇旨意向华若翰提议：“首先，向联军和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在对待交战各国的态度上，俄国同合众国采取完全一致的立场；其次，彼此承担义务，不单独出任调停。”华若翰当即表示同意“严守中立”，与俄国“采取相同的方针”③。俄国拉拢美国的目的在于共同向中国施加压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往后的一系列事实证明，俄美两国，特别是俄国，不仅没有恪守“中立”诺言，相反却在“中立”的烟幕下，与英法紧密勾结，狼狈为奸，共同策划对中国发动新的进攻。

与英法勾结，趁火打劫，是伊格纳切夫的主要使命。六月二十六日，他在向各国公使发出的通知中说，“英法政府力求劝导清政府尊重条约”，俄国“衷心支持英法政府的这些打算”，愿竭全力“劝导中国政府履行它对英国、法国和合众国所承担的义务”，他要求欧洲列强要“结成休戚与共的关系”④，站在同一立场，共同

---

①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35页。
②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39页。
③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41—42页。
④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43—44页。

向清政府施加压力。

六月末，葛罗和额尔金陆续抵沪。伊格纳切夫向他们主动接近，大献赤诚，热情提供情报，竭力表示友好。为了进一步讨好英法，伊格纳切夫不惜当面扯谎。沙俄为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借以拢络清政府，曾主动提出向中国提供军事教官和武器援助。清廷以沙俄“居心叵测”，婉然谢绝。为消除英法的疑虑和不快，伊格纳切夫对英法使臣解释说：“普提雅廷确实有过向中国人提供数千枪枝的打算，但是当俄国政府一知道武器将用于反对欧洲列强的联军时，马上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为了同样的目的，他甚至公然摘掉“中立”的面纱，向英法侵略军献计献策，他说：“肃顺是与欧洲人为敌的头号坏蛋”，建议英法拒绝与他谈判①；劝说英法公使“不必误听人言，二三其见，竟赴天津打仗，必须毁去大沽炮台，和议方能成就”②。致使英法公使“主战之意愈坚，有不候额尔金、葛罗到来，即行北驶之议，俄酋又许其同去”③。

俄使除充当英法联军的军事顾问，极力怂恿英法向中国发动新的进攻外，还直接派兵参加了英法联军向大沽、北塘的进攻。

在一八五九年，沙俄就曾派兵参加了第二次大沽之战。这次战斗发生在六月二十五日，守卫大沽的清军经过一昼夜激战，击沉、击毁敌舰十余艘，打死、打伤敌人近五百名。十一月十八日，署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等奏：“再闻今年夏间，英夷在天津被创之时，海兰泡俄夷布色依（布谢）曾遣人到城（瑷珲）给爱绅泰贺喜。嗣经访听，即海兰泡居夷已有在天津穿英夷号衣出队被炮轰毙者。并闻英法之犯顺，多半为俄夷勾结。”④沙俄从海兰泡调

①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46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2卷，第43—44页。

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2卷，第43—44页；第53卷，第19页。

④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5卷，第18页。

来参战的俄兵，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与英法侵略者一起被轰毙的。

英国在总结大沽惨败教训后，决定重整旗鼓，在联军中再"杂些俄国之人"，妄图再次进犯中国。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何桂清奏折中呈出的《上海夷馆新闻纸》说："北河兵败一事（指一八五九年夏英法于大沽惨败——引者），甚为怨懊……此次用兵水提军实担其差。刻下我国家将欲与中华兴兵鏖战。北京失信之事，必不轻恕，定加罚款。现在华人布成阵势，以待我战，其头目乃计高胆大，我等已多方思虑，再杂些俄国之人在内，谅无徒劳劳矣。"① 在重新鸠集的侵略军中，"再杂些俄国之人"的主张，是否为英国的一厢情愿呢？联系上述沙俄伪装"中立"，一味靠近英法的行动，沙俄主动要求派兵参战则是完全可能的。

一八六〇年八月十二日，僧格林沁等奏："至于俄夷尤堪痛恨。八年（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结伴而来，肆意要求；上年甫将接仗以后，该夷即至海口；本年由京前往上海，勾引各国同时而至；近日北塘汛弁出村，据称十五日（公历八月一日）系俄夷引路，占踞北塘；美夷声称，十七日（八月三日）之战，俄夷亦曾协助兵力。是该夷心怀叵测，已可概见。"②

所谓"十七日之战"，即八月三日英法登陆部队向塘沽清军营垒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沙俄背弃"中立"诺言，出兵暗助英法。这是与俄国结成友好的美国透露的真情。至于沙俄究竟"协助"多少兵力，这不是主要问题，而一向声称"严守中立"、侈谈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却在背地里派兵进攻中国，则是问题的关键。

八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四日，英法侵略军先后占领大沽和天津，侵略锋芒直逼北京，僧格林沁逃往通州，清廷朝野上下惶恐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5卷，第32—33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5卷，第30页。

不安，委派桂良等赶赴天津与英法谈判。

伊格纳切夫深恐中国避开俄国单独与英法谈判媾和，使其无以趁火打劫，从中取利。他于二十九日和九月四日，两次照会军机处，要求充当“调人”。为此，他一面向中国表示，“俄国一直愿为中国出力”；一面向英国表白，俄国“从未唆使过清政府反对英国”①。

对于沙俄这种伪善面目，清廷也早有察觉，认为“俄夷播弄是非，勾结挑衅，最为可恶”②，对“俄方的行动极不信任”③，拒绝伊格纳切夫充当“调人”。伊格纳切夫未能如愿，便极力煽动英法向北京进犯。当他从北京俄国东正教会那里了解到“瑞麟和僧王（尽管已有明令将僧王降职，但他现今仍担任统帅）正在通州集结重兵，皇帝的全部重炮队已从北京调往通州；而在京城和京、津之间的道路上则布置了大量步兵”的重要情报后，急不可待地拜会了葛罗和额尔金，“向他们转述了从北京得来的最新消息”，并建议英法“尽快进入通州，不使僧王有在这个城市设防的时间”④。同时，将俄国私自绘制的《北京平面图》和北京至北塘的《路线图》提供给英法联军将领阅看。英法“对俄国公使给予他们如此重要的种种帮助表示热忱的感谢。从此以后，联军经常就各种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问题征询他的意见”⑤。俄使成了英法侵略军的得力“智囊”，倍受信赖。

天津谈判破裂后，英法开始进犯通州，妄图一举攻占北京。昏庸的清政府一面派员赶赴通州议和，一面派恒福请俄使出任调停。伊格纳切夫为了抬高身价，乘机要索，让恒福在外面等了二

①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65页、69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5卷 第30—31页。
③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69页。
④ 同前书，第73—74页。
⑤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76—77页。

十分钟，当“用毕午餐后，才非常随便地接见了他”①，并一反常态，拒绝调停。伊格纳切夫认为，在英法联军大举进攻时出任调停，可能会使俄国同英法之间的“良好关系完全遭到破坏，更不必说正当联军进攻之际，俄国公使干预此事是如何不适宜了”。但是，为了留有余地，他又说：“由于俄国公使已向清政府提出过出面调停的建议，而军机处的正式答复是：请他不必操心。因此现在，如果中国当局想要俄国公使参与他们同联军的事务，必得由俄国代表一般能够与之联系的唯一机构军机处同样正式地向他提出这项请求。”接着，他鼓动舌簧，像魔术师一样，就联军向通州和北京进军之事大放厥词：“当联军决定进军北京之后，我费了不少力量才说服他们不使军队越过通州，但是我担心贵方也不会因此而受其利。如果贵大臣此次尚不醒悟，则使中国京城陷落的罪责将由贵大臣自负，而联军占领京城并予以破坏则是无庸置疑的事。贵大臣不信我的预言，然而这些预言却正丝毫不爽地全部得到应验。现在贵大臣想要我为缔结条约与联军进行斡旋……如今我岂能办到此事”，然而，“于此尚为未晚之时，请我出任调停……首先需要履行我国的正当要求，唯其如此，我才同意为解决贵国与联军之间的一切事宜而进行斡旋，并使满洲皇室从其所面临的厄运中摆脱出来”②。伊格纳切夫这通“绝妙”的讲话，将其自欺欺人、乘机勒索的本质暴露得淋漓尽致。

英法在沙俄的怂恿下，一面与中国谈判，提出极苛刻的要求；一面继续向北京进犯，施加军事压力。九月十八日，联军突袭张家湾，占领了通州。二十二日，咸丰帝慌忙逃往热河，任命恭亲王奕欣为全权钦差大臣留守北京，决定向英法乞降。

英法联军要求清廷于三日内释放被俘的巴夏礼等人，否则，

①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79页。

②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80—81页。

立即攻占北京。伊格纳切夫闻讯后，向联军提供了许多有关北京城的设防和交通情报，“他不仅允许他们仔细地观看地图（指《北京平面图》），而且还让他们复制了若干份”。并在与联军将领“共同研究了平面图”后，“在说明北京四郊各地区的特点和指出城防最薄弱的据点时”，建议联军应“首先攻其南城——即所谓中国城，较为有利”①。

在伊格纳切夫的挑动下，联军决定立即进逼北京，并邀他一同前往。十月初，联军开赴圆明园，将园内珍宝抢劫一空。十月十三日，占领了北京安定门。伊格纳切夫派巴留捷克率哥萨克兵参加了联军攻占安定门的部队。十五日，应英法邀请，伊格纳切夫参与了英法对清廷最后通牒的审定。次日，伊格纳切夫进入北京。奕欣立即派员赴俄罗斯南馆，通过固礼转请俄使出面调停。十七日，奕䜣正式派恒福等面见伊格纳切夫。伊格纳切夫认为出任调停的时机已到，对中国代表首先进行一番花言巧语的表白：“我国对贵国一向深表同情，曾不止一次地向贵国提出忠告，指出如何方能摆脱贵国近年来所处的困境，但是贵政府非但不顾这些忠告，反而听信肃顺之流那些不中用人的主张。我在北京虚度了十一个月之久，虽曾屡次提出显然是偏向于贵国的建议，然而贵大臣对此不予重视”，接着又公然威胁道：“俄国可以因你们不履行其合法的要求对你们进行残酷无情的惩罚，也可以因你们怠慢其代表而进行报复。对俄国来说，如果要在一万俄里的俄中两国边境线上对你们任何一地发动一次无法抵抗的打击，那是轻而易举的。你们知道俄国有多少陆军，知道直隶湾停泊着我国的分舰队。尽管如此，但是俄国仍然不仅不愿利用你们现在这种走投无路的处境，而且还决心向你们证实它对贵国所报的善意。”最后，

①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99—100页。

伊格纳切夫进入正题，他说："无论如何，如要我同意你们的请求，出面充当贵国和联军之间的调停人，那么你们必须满足我的下列要求：

1. 恭亲王必须立即向我提出进行调停的书面请求，使我能和他建立起正式的关系。

2. 中国政府在和欧洲人进行谈判时，必须就谈判的全部内容事先征询我的意见，不得稍有隐瞒。

3. 中国政府必须同意我首次在北京逗留期间所提出的全部要求，即：(甲) 承认并批准《瑷珲条约》；(乙) 同意在东部顺乌苏里江以迄于朝鲜国境划界，而在西部则沿中国的常驻卡伦划界；(丙) 同意在喀什噶尔、库伦和齐齐哈尔设立俄国领事馆。①

不难看出，俄使的价码愈来愈高，而且必须完全满足上述一切要求才肯出面调停。

被联军炮火吓得惊慌失措的清政府，于十八日向俄国公使发出照会，表示"一切当照他的要求办理"，并将英法的最后通牒交伊格纳切夫"审阅"。清廷以英法的条件过苛而拒绝接受。伊格纳切夫完全站在英法一边，"他要求清廷认清，在当前情况下提出异议是完全不可能的"，并恫吓清廷说："不管政府是否愿意，对英法提出的大部要求必须接受"②，否则，联军将继续进犯，"北京城就会因此而毁灭"，清政府将"彻底崩溃"③。

十九日，英法联军纵火烧毁圆明园。圆明园的滚滚硝烟，使奕欣吓破了胆，急忙于次日晨，在伊格纳切夫的参与下起草了向英法的复照，希望重开谈判，同意接受英法的条件。在伊格纳切夫的操纵下，清廷被迫于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分别签订了中英和中法《北京条约》。

---

①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126—128页。

②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130页。

③ 《黑龙江问题》，第252页。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伊格纳切夫自认有功，立即向清廷索取报酬。他“提醒”奕欣说：“现在清政府既已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希望该大臣根据原先的诺言，允予任命全权大臣，以便会商有关俄国的事务。”① 清政府唯恐俄国继续“暗中挑衅”，“节外生枝”②，于是派瑞常等与俄使继续谈判。

十月二十七日，谈判仍在俄罗斯南馆举行。伊格纳切夫以诡谲的口吻对中国代表宣称：“联军对我方与贵国之间的事情毫无所知，所以他们完全相信，全部滨海边区久已归属于俄国，而现在如果他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那么由于对我方嫉妒和不甘落后，他们会不顾业已签订的条约，而向你方提出新的要求。”③ 因此，他要求谈判必须在秘密情况下进行，指定固礼的房间为谈判地点，禁止中国代表到经常有英法官员出入的他的房间里去，甚至不准把中国代表所乘的肩舆停放在沙俄使团院里。

谈判一开始，伊格纳切夫便将包括俄方全部要求的文件交给中国代表，文件包括：阐明俄国要求的实质的简明纪要一分；布多戈斯基私自绘制的中国东部疆界地图一分；包括十五项条款的续约草案一分。俄使此时提出的《续约草案》，较前更加广泛，更加苛刻。对此，中国代表不敢立即应允，双方发生激烈争辩，谈判不得不拖延下去。

十一月上旬，由于严冬将至，英法联军开始分批从北京撤退。伊格纳切夫利用联军从北京将撤而没有撤完一事，向清廷施加压力，对中国代表威胁说：如果清廷不尽快按俄国的要求签订条约，那么，“要将他们（指英法联军）召回北京，对他来说也是最容易不过的：只需致函两国特使，说他们和中国所签订的条约

①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137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7卷，第8—9页。
③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138页。

靠不住，需要修改，此事即可办到。”① 英法联军成了伊格纳切夫手中的“王牌”，成了他威胁清政府以满足其要求的武器。

由于伊格纳切夫的威胁和他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作些“实质上毫无损失的让步”，清廷便被迫接受了续约条款。奕欣为此奏请咸丰帝说：“该酋（伊格纳切夫）以英法之换约攘为己功，设或迁延不定，恐致另生枝节。而英夷兵既未撤，法夷兵亦未尽回津”，倘“再与之理论，难保不勾结英法为患……不得不委屈允从”。咸丰帝为尽快回到北京的金銮宝座，于十一月八日颁发谕旨：“事势至此，不得不委曲将就，免致狼狈为奸。”② 十四日奕欣和伊格纳切夫正式签订了中俄《续增条约》（即中俄《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共十五条。关于中俄东部边界列为第一条，规定：“此后两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尔古纳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河西之地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从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和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上所言者，乃空旷之地。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③。

根据这项规定，沙俄不仅强迫清政府承认了《瑷珲条约》规定的割地内容，而且还将该条约所规定的中俄共管区，一举变成了沙俄独占，从而把乌苏里江以东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①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142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8卷，第14页、17页。

③ 《中俄边界条约集》，第27—28页。

划入了俄国版图。

十一月二十二日，伊格纳切夫趾高气扬地从北京出发，取道库伦回国，向沙皇报功。

中俄《北京条约》是地地道道的不平等条约。综观列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与中国签订的条约，诚如外国人所说，“俄国所获利益，较英、法尤为厚矣”①。因此，沙俄殖民者把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视为俄国的一大“政治胜利”，视为“更为重要的新成就”而雀跃欢呼，并把伊格纳切夫阴险毒辣的外交手段，作为俄国“外交史上空前的范例”而大加赞颂。

自沙俄入侵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以后，东北各族人民和爱国官兵，为保卫祖国边疆，捍卫领土完整，长期坚持抗俄斗争。这种斗争，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在中国人民抗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二节　吉林军民自发地捍卫祖国领土

一　吉林的揽头刨夫设营联防

为了配合俄使在北京的外交讹诈，穆拉维约夫奏请沙皇批准，组成了以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布多戈斯基为首的“勘察队”。一八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穆拉维约夫授予布多戈斯基在乌苏里地区“竖立界标的全权”②，率领“由总参谋部军官组成的庞大勘察队，带着地形测绘员”，从伊尔库次克出发，③三月十三日抵达瑷珲，声称“伊等本系木哩斐岳幅遣赴兴开（凯）湖勘办乌苏

① 渡边千春：《现今中俄大势论》，梁公武译，1903年上海益新译社版，第19页。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242页。

② 同前书，第1卷，第538页。

里、绥芬等处界址，即日启程下往”。吉拉明阿奉旨劝阻说：“乌苏里、绥芬等处，系挖参、捕貂、打珠地界，并无与俄罗斯接壤之处”，“此后吉林地界，不可妄想”①。布多戈斯基一伙气焰嚣张，坚执不从，悍然沿江下驶。四月二十二日。“勘察队”从乌苏里江口溯江而上，五月二十四日侵入兴凯湖和乌苏里江上游一带。随同“勘察队”同来的还有大批移民，他们在乌苏里江下游一带任意占踞领土，建房盖屋，“放牧牛马”。据当地官兵报称，俄军和移民在伯力、吉克达苏苏、图勒密、抓吉、青牛达、索奇和青牛厂等地共盖房四十余所②。

布多戈斯基一伙继续南侵，在南乌苏里地区的交通枢扭、战略要地和优良港湾内修筑工事，建立哨所，安置大炮，升起俄国军旗，同时大肆进行所谓“勘界”活动，考察地形，测绘海岸，“竖立旗帜”，插立标杆。六月三十日，布多戈斯基一伙侵入我国佛多西（石）防所，次日，占领了摩阔崴内的罕奇海口。

经过“勘查”，布多戈斯基提出一项认为对俄国“最为适宜的划界方案”，即从乌苏里江上游起，沿流入该江的穆棱河（他已在穆棱河右岸立了界标），然后顺山南下，直至图们江入海处，公然将穆棱河一带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划入俄国版图。穆拉维约夫胡说“在按照这一方案划归俄国的全部领土上，并没有本地的中国居民”③，并在该地区到处张贴告示，宣布居住在当地的所有居民皆应接受俄国的保护。④

穆拉维约夫为“迅速结束乌苏里边界考察工作”，迫使“北京批准边界图”，他决定亲自出马。七月八日，穆拉维约夫匆匆赶到

---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6卷，第3—6页。

② 同前书，第37卷，第17—18页。

③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268—269页。

④ 同前书，第1卷 第556—557页。

摩阔崴，把布多戈斯基接到“亚美利加”号船上，“对边界图作了最后加工”①，然后一同前往渤海湾。十四日，“亚美利加”号驶抵白河口。穆拉维约夫指派布多戈斯基和希什马廖夫带着俄国单方面绘制的“边界图”前往北京，交予正在北京的伊格纳切夫，以便强迫清政府“照依此图办理”②。

沙俄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非法勘查，激起吉林军民的极大愤慨，他们掀起了自发的反侵略斗争，给入侵者以很大打击。

但是，在沙俄大举入侵我国东北大片领土之际，清政府正在把太平天国起义视为“心腹之患”，进行全力镇压，吉林驻军几乎被抽调一空，边防极度空虚。因此，清政府对沙俄侵略者一味采取“羁縻”的妥协政策。广大吉林人民和爱国清军强烈要求清政府坚决抵抗，捍卫祖国领土。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抗俄呼声的压迫下，清政府不得不将奕山革职，将吉拉明阿革职后“枷号示众”，尽管这一措施不足以制止沙俄的入侵，但它毕竟是人民抗俄斗争的一个胜利成果。

当沙俄的侵略魔爪伸向吉林地界时，全省军民无不气愤填膺。据吉林将军景淳一八五九年十月十二日奏报说：“惟频年以来，吉省军民闻其（沙俄）凶焰横恣，无不志切同仇，委因限于时势，隐忍而待。设该夷恃强拥众，由三姓顺江（松花江）上游，则接界即属阿勒楚喀、伯都讷二城，彼处居民早已准备，誓不相容，亦非官兵所能约束。”③ 由于清政府三令五申不得“自我开衅”，严重地压抑了广大军民的抗俄激情。

然而，吉林军民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然用各种形式进行抗俄斗争。当地“刨夫”、“揽头”积极设营联防；恰喀拉族人民纷

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559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0卷，第30页。
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4卷，第2页。

纷内迁；爱国官兵焚毁俄房、张贴抗俄告示；人民群众拒绝与俄国贸易，表现了广大军民坚决反对沙俄入侵、捍卫祖国领土的斗争精神。

吉林的“刨夫”(以掘参为主要生计的劳动者)和“揽头”(领票参商)是一支重要的抗俄力量。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是清政府“采捕参珠之地”。采参事业由吉林将军属下的打牲总管衙门管理。乌苏里江以东和绥芬河流域是著名的产参之地，每年由三姓副都统和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发放“参票”。“揽头”领了“参票”后，招集“刨夫”入山掘采。采得人参后，向清政府“按额交上等好参，挑剩余参，方准赏给售卖”①。“刨夫”和“揽头”多由满族、汉族人充当。沙俄占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后，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生计，因此，他们对沙俄最恨，斗志最坚，侵略者对他们也最怕，当时有所谓俄人最“惧吉林山场野人之论”②。

吉林当局在对沙俄入侵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决定将“刨夫”等组织起来，以阻止沙俄的侵略。一八五九年九月十四日将军景淳奏陈：“熟思审计，拟为保护参山，藉杜侵越。该夷横逆异常，肆行无忌，开导则漫不听从，蔓延则无所底止，理谕不遵，势须力阻。而力阻之法，除振旅兴师而外，惟有厚集人民，壮我声势，夺其凶焰，慑彼贪心，默转潜移，是缓图之一道也。查乌苏里、绥芬地面，均关参山，为揽头、刨夫生计要地，向禁居民潜往。兹因歇山空旷，征兵过多，该夷得以乘隙觊觎闯入。为今之计，若令揽头、刨夫复其旧业，则地既有人居，展占或可少杜。”同日，清政府批准了景淳的建议，但又指出，勿使“揽头”、“刨夫”“散而无纪，转贻后患”，为“杜绝夷人勾结”，必须“官为

① 《清宣宗实录》，第65卷，第3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2卷，第11页。

钤束”①。要求吉林当局将这支力量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此以前，“刨夫”徐得林、“揽头”张登瀛等见布多戈斯基一伙随意勘查，到处占地，他们便自动组成抗俄武装，在小绥芬河一带设营十二座，积极捍卫领土，保护“山场”②。在当时情况下，他们的活动只能密秘进行，不敢让官府知道。

一八六〇年初，“刨夫”们闻讯官府允许进山设营，都十分高兴。二月十三日，“刨夫”徐得林前往省城，求见官员。在景淳传见时，他说：“苏城一带，地方辽阔，山沟内素有刨夫潜居，以采捕为业。上年（一八五九年）曾见俄夷前往履勘地势、插立标杆而返。彼时因畏官不敢驱逐。今闻广招人夫，保护山场，倘蒙免究，发给腰牌，情甘应募效劳”，并且表示：可自备武器，勿须官府发给。吉林官府当即发给徐得林“腰牌”二十面，令其“妥为招募，以资兵力”③。徐得林带着“腰牌”立即与张登瀛等继续招集“营夫”，很快在珲春以东沿海一带的玛延河、苏城等处设营八十四座④。

参加各营的主要是南乌苏里地区采参的“沟民”。这一带，早在嘉庆年间就出现了许多“采参营”（挖山参）、“定碓营”（捕貂）、“菜营”（捡木耳，又叫“黑菜营”）、“木营”（伐木）、“棒槌营”（种秧参）等民间组织。他们长年劳动在山沟或林中，因此又称他们为“穿山沟的”或“林中人”⑤，“俄人甚畏此辈”⑥。他们建立的各营并非军队编制，按职业分，有如上五种。营有大小不同，大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3卷，第23—25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0卷 第11页。
③ 同前书，第48卷，第4页。“腰牌”系招集“刨夫”进山采参的印照，官参局每发“参票”一张，给“腰牌”四个，见《吉林外纪》，第8卷。
④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0卷，第11页。
⑤ 魏声和：《鸡林旧闻录》，油印本，第42、64页。
⑥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第3卷。

者数百人，小者数人。每营设有“执事”(即营头）一至数人；佣工（营夫）若干人；关于营名，有称自号的，有以“营头”姓氏为名的①。

“刨夫”等加入各营后，“无不感激奋兴”，纷纷表示：“如有俄夷肆逞，是欲绝我生路，同仇敌忾，义所必然，情甘效力。”四月上旬，“揽头”张登瀛、张廷选、宋祥泰、牟甲春等陆续奔赴各营，“将所招刨夫分段星罗棋布，以为上下声援。统计设营一百五十余座，约计不下万数人”②。各营无事时进行采捕，有事则“或以铳声为号，或以信牌是从”，并“定期聚集”，随时准备打击侵略者，“保护山场”。

人民群众的力量虽已组织起来，但因地方当局的严格控制，致使这支“勘称为劲旅”的抗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除了汉、满族“刨夫”等自动联防、积极准备抗俄外，居住在乌苏里地区东南沿海一带的恰喀拉（我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人民纷纷内迁，不甘受沙俄殖民压迫，自愿回国加入抗俄行列。一八六〇年春，苏城沟一带的恰喀拉人民由于“被俄夷骚扰，日不安身”，一次便迁到珲春附近三十七户，共二百二十七人。他们世代居住在乌苏里地区，“依山傍海，渔猎为生”。此次“自投来归”③，毅然回国，反映了恰喀拉人民的爱国抗俄志节。

俄国在割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后，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当地少数民族。他们一面采取排斥手段，逼迫少数民族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迁往更偏远的地区；一面实行同化政策，妄图消灭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居住在钖霍特山以东大小乌乎（湖）、抚津（富

① 《珲春协领和副都统衙门档案》，光绪七年《为将珲春地方所属山场参营字号姓名数目分晰造册呈报将军副都统衙查核由》。

② 《珲春协领和副都统衙门档案》，咸丰九年十月初二日。

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0卷，第12页。

锦）河、苏子河一带的恰喀拉人民不甘忍受沙俄压迫，于一八六九年四十多人集体迁移到珲春境内。他们向珲春官府愤怒控诉沙俄的罪行．俄国把他们“当作奴才使用”，任意欺辱，使他们“苦虐难堪”。他们表示：“我等俱是天朝之人”，“再也不能回去复被凌虐欺辱”，要求在珲春境内定居，“或令种地，或准打围，均能赴苦”①。除恰喀拉人外，还有许多汉人也纷纷迁回内地。

珲春协领和宁古塔副都统所属许多爱国官兵对沙俄侵吞中国领土也极端愤慨，他们趁巡防之机，烧毁俄人的房屋和“羊草”。一八六〇年春，巡防变装恩骑尉明禄带兵出巡，至兴凯湖西岸哲鲁马和北岸恰博子地方时，发现有俄房数间和“羊草”数千捆，统统付之一炬②。

张贴抗俄告示和散发抗俄传单是当地军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抗俄的一种形式。一八六〇年，当地人民向入侵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哥萨克散发了用满语写的策反传单，要求哥萨克“撤离该地”，呼吁他们要“杀死派遣他们前来的公爵（穆拉维约夫——作者），因为公爵将他们置于必死之地；或成为俄殍，或亡于满人的利剑之下”③。众所周知，穆拉维约夫是沙皇侵华政策的忠实鹰犬，是推行侵华政策的急先锋，当地人民把矛头直指穆拉维约夫是完全有道理的，反映了他们对沙皇侵华政策的仇恨。在乌苏里江上游一带时常出现抗俄告示，对穆拉维约夫痛加斥责。在当时的一些报刊上也出现了同样性质的文章。这些抗俄传单、告示等引起穆拉维约夫的震恐，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们“骂我骂得很厉害。”对此，他又气又恼，急忙写信给海兰泡俄官布谢，“让他要求满清当局惩办散布此类传单的罪犯”④。

① 《珲春协领和副都统衙门档案》，同治八年。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2卷，第10页。
③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 第295页。
④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295页。

穆拉维约夫把当地人民的抗俄活动归结为地方当局煽动的结果。穆拉维约夫命令希什马廖夫警告中国地方当局："满洲居民和官兵如有不轨行为"，中国当局应"立即提交罪犯"，否则俄国便"派遣武装人员自行搜索，逮捕肇事人，并予以惩办"。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沙俄残酷的殖民统治预示着更大规模抗俄斗争的到来。

二 骇人听闻的殖民统治

沙俄吞并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后，疯狂推行军事镇压、经济掠夺、强制同化、种族灭绝和武力驱逐华民的罪恶政策，把乌苏里地区变成暗无天日的囚笼，当地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沙俄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殖民统治，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不断向这一地区派遣军队，到处建立军人村屯和军事哨所，在伯力、双城子、海参崴等交通战略要地屯兵安炮，在库页岛上还"建立了一座设施完备的苦役营，"① 在海参崴设立了"水牢"。凡不服沙俄殖民统治的中国居民，即遭非法逮捕，或驱逐出境，或投入"水牢"，或押送库页岛服苦役。一八六〇年六月，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悍然宣布：对"敌视俄国"的当地居民应采取"武力手段"②，实行血腥的军事镇压。

沙俄殖民当局肆意掠夺当地华民的耕地，无偿地赐给俄国移民。沙俄的殖民条例规定：移民占用土地时，"按男人人数计算，平均每人不得少于二十一俄亩"；河岸地区以里的土地，移民可以"随意占用，包括牧场、刈草场和耕地在内，均无限制"；任何一个俄国移民都可以无限制地购买土地；对神职人员更是优待，拨给每个牧师八十俄亩可耕地，"作为庄园、菜园和刈草用地"③。

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670页。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292页。

③ 同前书，第235页，254页。

在沙俄政府的鼓励和驱使下，移民源源而来，截止一八六九年止，在乌苏里地区共建立二十八个俄国移民村，移民达五千三百一十人①。移民剧增的结果，正如阿尔谢尼耶夫所供认的那样："俄国移民夺走了中国人民的土地"，迫使他们迁往内地或更远的地方②。他又说："据乌德海人自己讲，从前在沿海地区他们人数非常多，'白色的天鹅从皇帝港（即哈吉湾，今苏维埃港——引者）飞往奥尔加湾（石门湾——引者）时，都被他们的篝火熏黑了'。"可是，"在殖民者的排斥下，抛弃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一步步退到深山，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无法生存，种族灭绝之快超乎人们的意料"③。

沙俄殖民者还向当地人民巧取豪夺，横征暴敛，苛捐杂税"象雨前突然出现的蚋群一样纷至沓来，使人不堪重负"④。例如规定：各沟"黑菜营"每人必须向俄国地方当局交十斤木耳，"方准在彼捡菜"，妄图借此逼迫华民出境，"把土著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⑤。

沙俄殖民者极力推行同化政策，强迫当地人民改用俄名，学说俄语，取缔华民学校，派遣东正教徒"蛊以妖言"，"迫令改装"⑥，加入俄籍，消灭当地中国各族人民的民族特点。

沙俄殖民者来到乌苏里地区后，"把整个俄罗斯的污泥浊水都倒在这里"⑦，毒化了美丽的乌苏里大地。殖民者给当地居民带

---

① 此据《黑龙江沿岸地区》一书记载。又据普尔热瓦尔斯基统计，至1868年，乌苏里地区的俄国移民共有5500人（见山内封界：《海参崴与滨海州》，东京1943年版，第61页。）

② 《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1914年哈巴罗夫斯克版，第136页。

③ 同前书，第34—35页。

④ 索尔恩采娃：《乌苏里的曙光》，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234页。

⑤ 格鲁兹捷夫：《阿穆尔》，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234页。

⑥ 魏声和：《鸡林旧闻录》，油印本，第45页。

⑦ 杜勃罗夫：《普尔热瓦尔斯基传》，彼得堡1890年版，第81页。

来了天花、梅毒等“文明”的传染病和可怕的烈酒。赫哲人曾几次染上天花，“使他们骇人听闻地大批死亡”。沙俄殖民者自己也承认：“导致异族人灭绝的原因很多，而主要原因之一是死于俄国人带来的疾病。”① 然而，“最致命的是伏特加酒。各色唯利是图的商人，先用它毒害贫穷的异族人，然后，由俄国人带来的疾病又摧残他们。”②

沙俄殖民当局公然违背中俄《北京条约》关于“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的规定，残酷迫害华民，剥夺他们的生计，甚至以武力驱逐出境。

沙俄对该地区的金矿分外眼红，千方百计攫为己有。穆拉维约夫曾多次上书沙皇，奏请以扩大东西伯利亚的采金业来填补财政空虚。他一面叫嚷官办金矿要开工，一面鼓吹发展私人采金业。他在一八六七年底给其继任者卡尔萨克夫的信中指出：“为了加强滨海省的移民工作，你现在应该对无偿划归皇家领地的那一大片肥沃地区（指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引者）加意经营”，“以便从这块土地上得到利润”。为此，他主张对采金业取消限制，免征赋税，“用一切办法鼓励采金业，毫无限制，毫无例外地让各阶层人士从事采金业”③。

这里所谓“各阶层人士”，专指俄民，是不包括华民的。穆拉维约夫要他的继任者以俄国移民采金取代当地华民采金。因此，以武力驱逐当地华民淘金工，实际上就成了沙俄殖民当局的既定政策。可见，沙俄海参崴殖民当局以武力驱逐青岛淘金工发生在穆拉维约夫给卡尔萨科夫的信的前后，绝不是偶然的。

青岛是南乌苏里地区的著名产金地，位于海参崴东南一百余

① 《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第34页。

② 《阿穆尔》，第118页，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235页。

③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654—655页。

里的日本海面上，距乌苏里大陆仅十余里①。

青岛是汉语名称，满语名称叫勒富岛，即熊岛②。沙俄吞并乌苏里地区后，将青岛改名为阿斯科耳德岛③。

青岛形如牛轭，岛上林木丛生，资源丰富。世代居住在该岛的华民以捕鱼、打猎、淘金等为生。青岛又以盛产梅花鹿著称，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梅花鹿天然繁殖场。沙俄占领后，将青岛划归海参崴狩猎爱好者协会。哥萨克肆意猎获，梅花鹿惨遭厄运。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幸存者仅有四千余只④。梅花鹿的急遽减少，严重地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来源。

青岛的另一特点即盛产金砂。华民在该岛淘金具有很久的历史。沙俄《滨海省（1858—1898）》一书的作者承认："在俄国人到来之前，南乌苏里即已有了采金业"，"在阿斯科耳德岛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蛮子（对汉人的蔑称——引者）从事这一行业"⑤；他们"均系多年潜入深山渔猎之人，向在俄界沿海谋食野居"⑥；一八八五年到过乌苏里地区的清朝官员曹廷杰说：青岛"先年出金最旺，华人偷采者多至数万。俄人争此岛甚力，累与构衅"⑦。这些记载证明：第一，在沙俄吞并乌苏里地区以前，就有大批华民在该岛定居，他们既不是从"界外"来的"不

① 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第27页；普尔热瓦尔斯基：《乌苏里边区旅行记》，姊川盘根译，哈尔滨1943年版，第134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七年闰四月十七日，吉林将军富明阿奏折。在该奏折附图上标注："勒富岛即青岛"；乾隆《大清一统志》，第36卷："勒富，国语，熊也"；在《珲春协领和副都统衙门档案》中，迳谓勒富岛为熊岛。

③ 阿斯科耳德岛（Аскольда остров）。沙俄有名为"阿斯科耳德"号巡洋舰，1858年普提雅廷曾乘该舰去日本。

④ 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的莽林中》，莫斯科1951年版，第316、412页。

⑤ 翁特贝格尔：《滨海省（1858—1898）》彼得堡1900年版，第189页。

⑥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8卷，第26页。

⑦ 《西伯利东偏纪要》，第27页。

肖之徒”，更不是“侵入国境”（指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引者）的“红胡子”，“马贼”；第二，定居青岛的华民，长期以来就以淘金为主要谋生手段，他们既不是为“一掘千金”而发财致富的“淘金狂”，更不是“朝东暮西”的“流浪汉”①；第三，青岛淘金工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和采金权益，曾与图谋霸占青岛、独吞矿权的沙俄殖民者进行了多次斗争。无数历史事实粉碎了沙俄对青岛淘金工的无耻诽谤。

综上所述，沙俄殖民者剥夺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华民的一切生存权利，逼得他们背井离乡，四处逃亡，挣扎在死亡线上。因此，当一八六八年沙俄殖民当局向青岛淘金工蛮横“搜索金砂”②，实行武力驱逐时，立即爆发了以青岛淘金工起义为开始的南乌苏里地区武装抗俄斗争。这次抗俄斗争的爆发及其来势之猛、发展之快、规模之大绝非一朝一夕之故。它是沙俄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的必然结果；是沙俄殖民者与当地中国各族人民之间尖锐矛盾的一次大爆发；是当地华民坚持多年的抗俄斗争的新高涨。

三　青岛淘金工起义

一八六七年冬，为驱逐青岛淘金工，沙俄从海参崴派遣“阿留申人”号兵舰满载武装水兵向青岛驶来。在沙俄兵舰突然袭击下，淘金工被迫隐蔽和转移。沙俄水兵将金砂抢劫一空，扬长而去。

沙俄兵舰走后，淘金工积极筹备武器，决心痛击侵略者。不久，数百名淘金工“携带刀剑”、“火绳铳百挺”，返回金矿，“复来采掘”，誓与来犯者决一死战。③

---

① 沙俄对青岛淘金工肆意污蔑，胡说他们是“红胡子”、“马贼”、“匪帮”、“入侵者”等等，将十几种罪名强加在青岛淘金工身上。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8卷，第26页。

③ 《可萨克东方侵略史》，第66页；《普尔瓦尔斯基传》，第75页。

沙俄殖民当局探知淘金工又返回青岛，决定再次用武力驱逐。一八六八年五月一日，海参崴殖民当局派遣大尉埃托林仍乘“阿留申人”号兵舰，率领水兵再次开往青岛①。淘金工见敌舰远远而来，迅速拿起武器，埋伏在海岸附近的森林里，严阵以待。

“阿留申人”号驶至青岛附近抛锚，水兵改乘短艇强行登陆。敌人刚刚爬上岸，“伏兵忽起，百铳齐发”②，数百名淘金工一齐冲杀出来。俄军顿时乱作一团，成了瓮中之鳖，当时打死打伤敌人过半。俄兵急忙向“阿留申人”号呼救。敌舰发炮救援，又从海参崴调来数艘兵船，将青岛封锁，“昼则围攻，夜则退伏”③。淘金工顽强战斗，终因众寡悬殊和武器不利，被迫趁夜突围，转移到苏城一带。

如前所述，苏城一带的“沟民”具有光荣的抗俄传统，早在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〇年沙俄大举入侵时，当地“刨夫”、“揽头”就已自动组织起抗俄武装。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这一带的华民都有一定的抗俄准备。

当青岛淘金工转移到此地后，苏城沟的“黑菜营”等华民立即响应，积极参加抗俄队伍，使起义军迅速增加到五、六百人。起义军在千江等人领导下，决定“复闯青岛”④，驱逐侵略者，夺回金矿。

在向青岛进发前，为了消灭俄军的有生力量，起义军主动出击，向俄国军事哨所和军人村屯发动猛攻，“将黄岛、石庙子、蛤蜊塘一带俄卡焚毁”⑤，杀死很多俄兵，“烧毁俄人村三处

---

① 《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239页。

② 《可萨克东方侵略史》，第66页。

③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8卷，第26页。

④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9卷，第26页。

⑤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8卷，第26页。蛤蜊塘为绥芬河入海门户，扼海参崴陆路咽喉，俄名拉斯多那。

（特伊姆里河的什科托沃、绥芬斯克、尼古拉斯克）”①。对那些罪恶多端和顽抗者“悉屠杀之”②。起义军在烧毁沙俄重要据点双城子后立即北上，向兴凯湖西南岸边的沙俄重要军事据点红土崖（俄名卡缅——雷鲍洛夫）进发。由于起义军主动出击，打得敌人威风扫地，“狼狈潜奔”③；当地华民则欢欣鼓舞，纷纷“加入到自由采金者中”④，起义队伍扩大到二、三千人⑤。

起义者来自广阔的南乌苏里地区。在起义队伍中，除青岛淘金工和苏城一带的“沟民”外，还有秦孟河一带的“炮手”⑥，此外还有珲春境内的人民⑦。在起义者中，汉族占多数，也有许多少数民族人民参加。被压迫阶级——淘金工、“沟民”等无疑是起义军的主体，但也有少数剥削阶级人物加入起义队伍。据《可萨克东方侵略史》一书记载：在起义者当中有些是南乌苏里地区的“富家”。“富家”的房屋“极高大”，“各有百余人仆隶”，“开沃土耕作”⑧。“富家”显然属于地主阶级或富农阶级。剥削阶级人物加入抗俄行列，是当时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突出的结果。

总之，如俄国学者所说，“当地中国居民大部分转向他们（指起义者——引者）方面”⑨，汇聚成一支由各行业、各地区、各民族和各阶层参加的抗俄巨流。

---

① 《乌苏里边区旅行记》，第111页，第135—136页。特伊姆里河即济木河，什科托沃位于该河右岸离河口不远的地方。尼古拉斯克即双城子。绥芬斯克位于距双城子十余里的绥芬河附近。

② 《可萨克东方侵略史》，第67页。

③ 《俄略黑龙江近地沿革考》，载《外交报》第66号，第15页。

④ 霍罗多夫：《乌苏里边区》，1908年彼得堡出版，第75页。

⑤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卷，第26页。又据《乌苏里边区旅行记》记载，起义者达五六千人。

⑥ 故宫明清档案部藏：《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同治七年九月。

⑦ 参见《乌苏里边区旅行记》，第135—136页。

⑧ 见该书第68页。

⑨ 《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第75页。

随着斗争的深入和队伍的扩大，起义军的目标和计划愈益明确。他们的目标已不单是返回青岛，而是“欲悉杀此地露人（俄人）”①，“全部消灭欧洲居民（指乌苏里地区的俄国人——引者）②，“把俄人逐出本地区”③。同时，起义军还提出了“攻破海参崴，即进取摩阔崴”的行动计划④。

海参崴是乌苏里地区南部门户，自古以来就以盛产海参著称，故取名海参崴⑤。港外群岛散布，成天然之屏障，港内四面环以高山，陡峻如壁，是自然条件极为优越的港口。沙俄对海参崴极为重视，视为“金角”⑥。一八六〇年六月武装占领后，全力经营，决定把它建为军港，作为进一步侵略和控制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军事基地。一八六二年，海参崴正式升为军港⑦。因此，起义军决定首攻海参崴，并派人侦察了海参崴的敌情，为攻取沙俄这个殖民巢穴作了准备。

摩阔崴即波谢特湾，位于距岩杵河海口约二十里的地方，也是个优良的港湾。早在一八五九年七月，穆拉维约夫就曾闯入该湾，极力叫嚷“把波谢特湾划归俄国”，因为“波谢特湾里有一个良港”，又可借此“把边界一直推到朝中边界的图们江”⑧。沙俄占领了海参崴和摩阔崴，从而切断了吉林的一切出海口，而且夺走

---

① 《可萨克东方侵略史》，第66页。

② 斯蒂帕诺夫：《新旧俄国》，阿利亚别夫：《乌苏里地区》，转引自《西伯利亚年代史》，日译本，第759页。

③ 《滨海省（1858—1898）》，第190页。

④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8卷，第27页。

⑤ 乌居龙藏：《东北亚搜访记》，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8页。

⑥ 斯图尔特·柯尔比：《苏联的远东地区》，麦克米伦1971年版，中译本，第169—170页。俄人后来声称：“宁弃本国京城，不弃海参崴。”

⑦ 扎哈洛夫：《红旗太平洋舰队》，莫斯科军事书籍出版社1973年版，中译本，第28页。

⑧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577—588页。

了供应吉林食盐的罕奇盐场。起义军把摩阔崴列为第二位的攻取目标，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

按照新的目标和计划，起义军转战各地，攻杀俄兵，将兴凯湖和绥芬河之间“扫荡几尽”①，抗俄烽火燃遍了南乌苏里大陆。

正当起义军节节获胜，殖民者岌岌可危之际，沙俄政府调集大批援军对起义军进行疯狂反扑。沙俄殖民当局遭到痛击后，一面驰报东西伯利亚总督，请求速派援军；一面照会清政府地方当局，要求出兵“助剿”。五月中旬，沙俄绥芬军区和海参崴驻军司令部分别发布命令，宣布“处于战争状态”，要求俄军闻讯后，立即到指定地点荷枪待命。六月上旬，东西伯利亚总督又宣布乌苏里地区全部驻军处于“战争状态”②，并从阿穆尔省派来大批援军③。这些措施表明，沙俄殖民当局决心把起义者置于血泊之中。

刚刚来到乌苏里地区供职并准备潜入我国长白山进行一次“冒险性的考察”的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被任命为参谋长，指挥苏昌河(即苏城河)一带的哥萨克，镇压当地起义军④；派遣陆军中尉杜宾尼斯基率领乌苏里哥萨克营，开往双城子一带，追击正向兴凯湖附近渔人石转移的起义军主力部队。在距双城子二十多公里的地方，近千名起义者与俄军遭遇。俄军发动猖狂进攻，起义军因伤亡重大，被迫转移到中俄边境一带⑤。

在青岛起义爆发不久，为了要挟清政府，沙俄殖民当局将沿海一带“渔采之人”诬蔑为“匪”，大肆逮捕，投入海参崴的“水

① 《可萨克东方侵略史》，第67页。

② 《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第75页；《符拉迪沃斯托克城简史》，第32—33页，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240页。

③ 《外交报》，第66号，第15页。

④ 《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第75页。

⑤ 《乌苏里边区》，第75页；《滨海省（1858—1898）》，第190页。

牢”①，并胁迫清政府同意在被捕的七十多名“渔猎旗民”中，“如有淘金者，即解至交界处所，讯明取供正法”②。滨海省省长还命令在海参崴组织“特种法庭”，对被捕者进行非法审讯③。

清政府继续奉行投降媚外政策，生怕“启衅邻封，致滋借口”，并担心起义军转入内地，“贻患将来”④。于是，将起义军视为寇仇，与俄军沆瀣一气，大张挞伐。清政府饬谕吉林将军富明阿令宁古塔副都统乌勒兴阿、珲春协领讷穆锦一体防范，“慎守边隘”；同时接受沙俄出兵“助剿”的要求，表示愿与俄国“和衷共议”⑤。为此，清政府频颁军令，调兵遣将，委派宁古塔副都统带领“演练官兵”一百六十名“驰往助剿”；又由吉林省城拣派“常川演练官兵”一百五十名，“配齐铅丸、火药，拨给出省盐粮”，交统领全福管带，于五月三十一日由山路直奔珲春一带，“以备策应”⑥。

当起义军进至双城子一带时，因火药已尽，曾向中国边吏求援接济，边界当局不但不予援助⑦，相反，却立即派兵分路截击。一路由统领全福、营总瑚图哩率领，驰赴萨奇库以北一带“择要驻扎”；一路由协领墨尔根带领“演练官兵”五十名，奔赴穆棱河隘口“驱探截击”。起义军一部分在青沟子口与全福带领的清军相遇，经过激战，专门负责义军火药供应的姜石岩等被俘。七月中旬，起义军六、七十人“各持枪械”，由双城子向穆棱河一带进发，迎击清军。瑚图哩闻讯后，从赶面石一带向起义军扑来。起义军正在渡穆棱河时，清军赶到，义军立即登岸，以南北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8卷，第27页。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0卷，第23页。
③ 《符拉迪沃斯托克城简史》，第33页，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240页。
④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8卷，第28—29页。
⑤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59卷，第37、38页。
⑥ 同前书，第58卷，第27--28页；第60卷，第20页。
⑦ 曹廷杰：《条陈十六事》。

方向列队，英勇杀敌。终因人少力单，阵亡四十余人，起义军首领石才、宋俊、许元丰、李馨得等先后被俘。另一支起义军在邓卓、周庆发率领下，在豆菇娘川与俄军接战后，经黑石道也向西转移①。

沙俄殖民当局和清廷对被俘者大下毒手。起义军首领许元丰和姜石岩被处死；石才、宋俊、李馨得在押解途中因伤势过重而死。惨无人道的沙俄和清廷地方当局，将石、宋、许、李四名起义军首领“戮尸传首”，于中俄交界的长岭子地方“悬竿枭示”②。

至此，轰轰烈烈的南乌苏里地区的抗俄斗争，由于中俄反动派的联合镇压终于失败了。

青岛淘金工起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青岛淘金工起义彻底粉碎了沙俄关于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种种神话。

沙俄政府为侵吞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制造了大量舆论，如“无主土地”论、“中间地带”论，等等。那么这一地区究竟是谁的领土，是何人的故乡，只要从青岛起义的参加者和俄国移民中便可得到明确回答。长期以来，身居乌苏里地区的俄国移民，都深感“在异国土地上安家创业的艰辛”，“对新土地久久不能习惯，他们对祖国记忆犹新”，③“一些老年人仍然怀念欧俄——那里才是他们的故乡”④。就是说，直至二十世纪初，俄国移民仍不认为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是他们的“祖国”和“故乡”。而青岛起义的参加者们则恰恰相反，他们出生入死，喋血奋战，正是为了捍卫自己

---

① 《军机处录付奏折》，同治七年七月九日；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0卷，第21—22页。豆菇娘川，《吉林通志》卷十七作“窦姑娘川屯”，位于珲春城东北350里的地方。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1卷，第16页。

③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第130—131页。

④ 《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第70页。

的领土和故乡。沙俄殖民者可以用屠刀杀戮中国抗俄战士，却无法改变用鲜血浇铸的历史事实；他们尽可以伪造历史，强奸民意，却无法否认俄国移民的真情实感。

青岛起义给沙俄殖民者以有力打击，极大地震憾了沙俄在乌苏里地区的殖民统治，曾使沙俄殖民者一时想卷起铺盖逃跑。在起义一二十年以后，不少俄国人在谈起这次起义时，仍如惊弓之鸟，不寒而栗①。

为了防止和镇压当地抗俄斗争，不少沙俄军官纷纷献计献策。参与镇压青岛起义的普尔热瓦尔斯基说：青岛起义“教育了我们，为了避免此等不幸再度重演，对彼等不能不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采取对策”②；纳达罗夫也叫嚣：“我国政府必须……采取最断然的对付他们的措施。”③青岛起义被镇压后，沙俄殖民当局立即“组织了哥萨克骑兵连，不断巡查南乌苏里地区”，监视当地中国居民④；不断向该地区增派军队，在青岛、秦孟河和海参崴等地“建造兵房”，“设官练兵，竟无虚日”⑤；对当地居民进行大规模的“整肃”⑥；并将南乌苏里地区划分为绥芬、苏昌（即苏城）、阿瓦库莫夫斯克和兴凯四个管辖区⑦，以加强对中国居民的统治。

尽管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是，面对中国居民激昂的抗俄情绪，沙俄殖民者仍持悲观态度。普尔热瓦尔斯基哀叹：“从当地中

---

① 《俄国的远东政策》，第5页。该书记载，当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南乌苏里地区再掀起抗俄高潮时，沙俄殖民者“又想起了这一件事”（指青岛起义）。

② 《乌苏里边区旅行记》，第136—137页。

③ 《〈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51页。

④ 《乌苏里边区旅行记》，第136—137页。

⑤ 《珲春协领和副都统衙门档案》，光绪二年二月；七年五月。在铭安、吴大澂的奏折中，“态岛”，即熊岛之误，“齐蒙河”，即秦孟河。

⑥ 《〈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51页。

⑦ 《西伯利亚年代史》，日译本，第759页。阿瓦库莫夫斯克区在外富锦河流域和石门湾等沿海一带。

国居民对俄国毫未心服一点看来，将来理所当然地对他们不能抱什么希望；他们一有机会就要象一八六八年（指青岛起义——引者）一样，显而易见地会立刻站到我们的敌人一边。”① 这种无可奈何的哀鸣，正是遭到青岛起义严重打击的反映。

沙俄殖民者虽然镇压了青岛起义，却扑不灭人民心中的抗俄烈火。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地区到处碰壁，就是一个明证。他说：当地的中国人，“极端仇视我们，我们向他们打听道路和询问居民人数时，他们粗暴地回答说：‘不知道’；而有些人回答得更干脆：‘知道，就是不告诉你！’”②；还有些人“甚至极力想使我们迷路”③。在这些看来极为朴素的感情和作法中，却含有对沙俄殖民者的深仇大恨。

青岛淘金工起义为乌苏里地区的中国各族人民树立了榜样，在他们的鼓舞和推动下，当地中国居民始终没有间断与殖民者的斗争。

当地中国各族人民都拒绝承认俄国殖民政权。恰喀拉族人民自称“我等俱是天朝之人”，坚决反对俄国把他们当作奴隶使用，他们要求迁回内地安居，“恨不得一时脱离俄境”④；赫哲人仍沿用“天朝的古礼”，用以表示他们仍然承认“天朝之子”的统治，而对俄国殖民者极端鄙视；汉人也“全都不服从俄国政权，而服从中国政权。即使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个政权存在，也往往故意不理睬它”⑤。他们继续向清政府纳贡，而“不负露民义务”⑥。许多中

① 《乌苏里边区旅行记》，第138页。

②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第285页。

③ 同前书，莫斯科国家地理出版社1949年版，在该书1951年版中，已将此句删掉。

④ 《珲春协领和副都统衙门档案》，同治九年。

⑤ 《〈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48页。

⑥ 《可萨克东方侵略史》，第68页。

国居民继续坚持传统的组织形式，用以与沙俄殖民政权相抗衡。在一些地方，由公推的“沟长”负责行政管理、司法事务、议定物价、调解纠纷和审处刑事案件。他们的组织严格保密，“决不让俄国人知道”①。

当地中国各族人民坚决抵制同化政策。居住在该地区的满、汉族人民，继续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仍然使用中国历法，开办华民学校，教授中国历史，拒绝学用俄语、穿戴俄服、使用俄国改用的地名，拒绝加入俄籍。其他少数民族也同样“恶俄甚严”，“无愿随俄者”②。诚如阿尔谢尼耶夫所供认：“俄国人的出现仅仅改变了本地区的外貌，并没有触及中国人的内部生活。”③

第三节　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华民反迫害、反驱逐斗争

一　沙俄驱逐华民的险恶用心

沙俄吞并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后，不顾中俄《北京条约》关于保护当地华民的明确规定，对华民进行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甚至悍然动用武力，进行大规模驱逐。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排华恶浪达到了高潮，激起当地华民强烈反抗，不断掀起反迫害、反驱逐斗争。

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华民问题”，是沙俄吞并该地区以后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如前所述，在《北京条约》中，关于当地华民问

① 《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第166页。
② 《西伯利东偏纪要》，第59页。
③ 《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第166页。

题曾作了如下规定：只许俄国占领“空旷之地”，“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①。这项条款非常清楚地说明：当地华民在一八六〇年以前居住和渔猎之地，俄国不得占领；当地华民在一八六〇年以后有权照常居住和渔猎，俄国不得驱逐。这是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条关于当地华民问题唯一确切的含义。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当俄国与别国签订一个条约时，“俄国就有心早晚要曲解这个条约”②。沙俄对中俄《北京条约》不仅肆意曲解，而且公然破坏。

沙俄政府恣意破坏条约中关于“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的规定。沙俄殖民当局颁布各种禁令，“不准樵采”③，“不准伐木”④，“不准采菜”（采木耳）⑤，烧毁碓房，取缔猎兽陷井，不准华民从事正当的渔猎活动。在一八六一年《中俄勘分东界约记》的《附录·旗户渔猎居住册》中明确指出，图们江口东至绥芬河口沿海一带，“及海中间十四岛屿向系旗人渔猎之处”⑥。沙俄不顾这一规定，竟在这些地方“插立标记”，派驻军队，“禁止华民叉海参、拈海菜、取蟹肉”⑦，甚至公然派遣军舰，以武力驱逐青岛华民淘金工。一八八〇年沙俄殖民当局下令，将南乌苏里地区三千六百五十三个华民的猎兽陷井全部拆毁，接着，其它各地也相继禁绝⑧。

---

① 《中俄边界条约集》，第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60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七年。

④ 李金镛：《珲牍偶存》，《渐学庐丛书》本，第2页。

⑤ 《珲春协领和副都统衙门档案》，原档年代不清，综观上下文，约为光绪七年前后。

⑥ 《中俄边界条约集》，第35页。“十四岛屿”，在同治七年六月九日吉林将军富明阿奏折附图中有记载，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七年六月九日。

⑦ 《西伯利东偏纪要》，第28页。

⑧ 《〈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103、106页。

一八八三年瑚布图河附近老松岭一带华民的碓子房二十余间也被付之一炬①。

沙俄破坏《北京条约》的罪恶行径，更激起了当地华民的无比愤慨，他们一面坚持与沙俄殖民者作斗争，一面纷纷向地方当局呈控，要求清政府与俄国交涉，确保华民的正当利益。由于华民的强烈要求和反抗，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清政府下令对被逐华民"妥为抚绥"，"勿令滋事"②，同时派遣在珲春办理"招垦"事宜的李金镛与俄国交涉。李金镛出于爱国热忱，曾与沙俄代表进行了多次交涉。一八八一年九月五日，李金镛向俄国严正指出：俄国必须"照约保民"③，不准"薄待沟民"，并通过吉林将军将沙俄迫害、驱逐华民的情况上达清廷。

由此可见，乌苏里地区的华民问题是在沙俄侵吞该地区以后产生的，这个重要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华民问题是沙俄侵略政策和殖民政策的直接产物；是沙俄肆意破坏《北京条约》的必然结果。

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在列强瓜分中国而演出的前奏曲中，沙俄扮演了一个很为特殊的角色。利用中俄绵长的陆路边界，不断鲸吞相邻的中国领土，是沙俄侵略我国的一贯政策和突出特点。沙俄的领土欲望从无餍足之时，在侵占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以后，准备继续操刀脔割，继续吞噬我国东北领土。

沙俄决意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作为继续侵略中国领土和向远东扩张的前沿阵地。然而，对沙俄来说，乌苏里地区并不是一个

① 吉林省历史档案：《为将查明塔界接壤处所现立界牌缘由咨请核夺示遵由》，光绪十年闰五月。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六年。

③ 《珲牍偶存》，第3页。

巩固的阵地。沙俄殖民者认为，当地华民是他们进行殖民统治的最大障碍，是该地区不得稳固的重要因素。

华民，指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而言，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华民，包括汉、满、赫哲、鄂伦春等各族人民。沙俄对赫哲、鄂伦春族人民主要采取种族灭绝政策，而汉、满民族则是沙俄执意驱逐的对象。因此，本节所谓华民，专指汉、满族而言。

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华民，从职业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居住在各山沟与河谷一带从事农业、采集和渔猎的“沟民”；一类是在华民聚居区、城镇、港口开设店铺、贩运货物以及作佣工、“耍手艺”的华商和华工。这两类华民绝大部份来自山东、河北、辽宁等地，其中山东人居多，被称为“东帮”①。在俄国人到来很久以前，许多华民就已在该地区定居。

乌苏里地区的华民为数甚多，据一八八三年不完全统计，仅海参崴、双城子、伯力、乌苏里江沿岸和南部沿海一带，共有华民六万多人②。

华民不仅在人数上占优势，在经济上亦居举足轻重的地位，直至一八八五年，乌苏里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仍然掌握在华民手中。华民在经济上的势力，“足以凌驾一切”③，沙俄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海参崴和南乌苏里地区及其他几个较大的俄国居民点，是“靠了蛮子才获得食物和蔬菜”的；内地和沿海一带的交通是靠华民“才方便起来”的；华民不仅是当地“廉价而又优秀的雇工”④，“还是乌苏里产品的主要输出

① 吉林省历史档案：《驻扎海参崴总领事官桂芬谨将海参崴暨领辖各处华商大略情形缮具清折恭呈宪鉴由》，光绪三十四年。

② 《西伯利东偏纪要》，第36—37页。

③ 《满洲地志·满蒙西伯利与山东人》，转引自《东北集刊》第2期，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第52页。

④ 《〈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116页。

者”和“零售商品供应者”①。大小肆店大都由华民开设，仅伯力、红土崖、双城子、海参崴、岩杵河五处就有华商三百余家，在黑龙江下游与乌苏里江到穆棱河口还有二百余家。总之，华民是乌苏里地区的真正主人，是该地区的开发者和建设者。

在政治上，当地华民与沙俄殖民者始终处于对抗地位，不断掀起抗俄斗争。如前所述，当地华民都不承认俄国殖民政权，坚决抵制同化政策，拒不加入俄国国籍。

乌苏里地区华民的人数及其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说明华民是该地区“一股非同小可的势力”；说明沙俄殖民者在该地区尚未站稳脚跟，统治基础极不巩固。对此，沙俄殖民者哀叹：“一旦中俄开战，这些蛮子将是中国最好不过的前哨”，赫哲、鄂伦春人也将“以其反俄游击活动为中国效命”②。对沙俄殖民者来说，当地华民直如鲠骨在咽，针芒在背，必欲拔掉而后快。当时清政府一些稍具政治眼光的官吏对此也看得很清楚，认为“俄人驱逐华民，用意甚深”③，“显系清理疆界，欲无内顾之忧”④。沙俄驱逐华民就是为了“净化边境”，清除隐患，消灭抗俄因素，把刚刚从中国夺来的乌苏里地区建成真正“俄国人的俄国”⑤，建成继续掠夺中国领土的可靠基地。

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沙俄排华舆论甚嚣尘上。俄国所谓第一流的国际法“权威”、外交部顾问马顿斯公然叫嚣：“和半野蛮民族打交道不能考虑国际公理”⑥；沙俄军官纳达罗夫鼓吹：俄国政府应采取“断然措施”，把所有的汉人驱逐出去，“蛮子离开乌

① 马丘宁：《我们在远东的邻国》，转引自《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1页。
② 《〈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51、52页。
③ 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版，第98页。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六年四月初五日。
⑤ 《俄国的远东政策》，第26页。
⑥ 马顿斯：《俄国和中国》，见《俄国的远东政策》，第27页。

苏里地区愈快，该地区的俄罗斯化也就愈迅速”①；阿穆尔总督科尔弗认为，俄国的政策就是要在边区“增加俄罗斯血统民族，减少黄种居民”②。在一八八三年沙俄政府召开的“特别会议”上确认，为了“对与我国相邻的亚洲能够施加政治影响和显示我们的力量”，必须加强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统治③。在此前后，沙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大规模地驱逐华民便是其中之一。在一八八六年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召开的有高级官吏和地方长官参加的联席会议上，悍然决定驱逐所有居住在俄国边境五十里以内的华民。不过，在此以前，沙俄对华民的驱逐早已开始了，这个决定只是对这一行动的追认而已。

综上所述，沙俄大规模地驱逐华民这一行动，就其目的和实质而言，显然是列强对我国边疆地区和邻国侵略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份；是沙俄吞并我国东北领土的一个严重步骤；是出于沙俄政府的决策，而绝不是个别的边界纠纷。

二　沙俄的排华手段和暴行

沙俄排华的手段毒辣，花样繁多。迫害和驱逐华民的事件“历年据吉林将军咨报者，指不胜屈”，“层见叠出”④。

大动干戈、明火执仗地用武力驱逐，是沙俄最野蛮的排华措施。一八八一年，沙俄将石头河一带华民数十家以武力驱逐出境。被逐华民欲携带器具、牲畜迁往珲春境内安家落户，沙俄殖民者竟不准他们随带任何东西⑤，将其扫地出门。一八八三年。雷

① 《〈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45、119页。

② 《滨海省（1858—1898）》，第309页。

③ 纳罗奇尼斯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莫斯科1956年版，第359页。

④ 《珲牍偶存》，第2页；《清季外交史料》，第27卷，第8页。

⑤ 《珲牍偶存》，第2页。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有数条石头河，这里所谓石头河，是华民聚居区，位于南乌苏里沙俄苏昌管辖区。据纳达罗夫统计，石头河一带有耕地176.5俄亩，仅次于苏城河一带（见《〈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107页）。

风河等六沟华民（渔民）也被沙俄“尽数驱逐”①。一八八四——一八八五年，沙俄又将南乌苏里华民聚居区——秦孟河、苏城沟和海参崴一带华民“尽行驱逐”，并“火其庐舍，收其田里，迁俄民安受其成”②。仅十几年时间，聚居在南乌苏里地区的大量“沟民”，被沙俄驱逐殆尽。

大肆烧杀抢掠，无故逮捕下狱，迫使华民回国，是沙俄最残暴的排华手段。一八七九年秋，在靠近中俄边界的三岔口、柳树河一带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迫害华民事件。当地华民“渔采耕种”，“历有多年”。十月六日，数十名武装暴徒，突然“闯入各屯，肆行焚抢”，达四日之久，该地“菜营”、“窝铺”等一百六十余家惨遭浩劫，牲畜、粮食被“搜掠一空，烧毁房屋十余间，杀死良民八口，受伤者四名，被拿者三、四十名”，解往三岔口、双城子“分别拘禁，性命难保”③。一八八一年九月，俄官马今克率领多人闯入昂邦河一带华民“窝铺”，无故逮捕“铺民”六十八人，迫赴库页岛挖煤，“华民抵死不前”。惨无人道的沙俄暴徒对华民“痛行鞭打”，“任用非刑”，其中杨信竟被“用棉包指，蘸油烧死”。其情其景，“惨不可言”。被逐华民在回国途中，往往又于“沿途被劫，甚至伤命”④。

由于沙俄殖民当局经常指使暴徒，“纵令兵役”到处“杀掠良民，妄拿无辜，私行囚禁，以致在俄界旧居之中国渔采人民多半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九年。据《吉林通志》中的《吉林新界全图》，雷风河位于兴凯湖西南，自南注入兴凯湖。

② 《西伯利东偏纪要》，第21、38页；《清季外交史料》，第57卷，第9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五年；吉林省历史档案：《为咨复宁古塔将俄人在三岔口抢夺财物焚烧渔采窝铺等情暨扎委员知府余沛恩等妥为据约办理辨由》，光绪五年八月。

④ 《珲牍偶存》，第9页；吉林省历史档案：《为据李守以奉扎复陈俄官情况确有可疑等情备文咨行钦差督办吴查照由》，光绪八年八月。

被害”，逼得华民倾家荡产，“四处逃生”①。

沙俄殖民者绞尽脑汁，巧立名目，向华民大肆敲诈勒索。他们宣称，虽然按照中俄《北京条约》，俄国不准驱逐华民，但可以通过“课以重税”、“最大限度地剥削”、对华民的“每一幢房子、每一个人和每一种行业征收尽可能多的赋税”的办法，“迫使他们离开俄国”②。沙俄殖民当局除向“沟民”、“猎户”每年每户征收两张贵重的貂皮外，自一八八五年开始普遍征收“人头税”（或叫“护照税”，“身票”），迫令华民一律重新登记，领取“身票”后，方准居住。为起“身票”，华民必须缴纳一笔“手续费”。为了检查“身票”，沙俄不顾一八六一年《中俄勘分东界约记》的《牌文》中关于“所有东边界内（指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引者）原住之中国人民，其向来谋生行走之路，应听其便，俄国不得阻拦”的规定③，只准华民在设有关卡的指定地点通行。对“无票华民”，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押解出境。一八九二年八月（俄历），沙俄海参崴当局以“无票”为借口，逮捕双城子一带华民四百二十一人，押至珲春。在俄官“查票”时，其中有许多“呈出护照者，均被查票官撕毁，不容理说”。同年又逮捕红土崖华民六百余名，押至海参崴，“勒令每人给钱八罗布（卢布），方可释放”④。可见，“查票”是假，借机驱逐、勒索是真。逼交“人头税”，本来是露骨的排华措施，沙俄政府却美其名曰：征收此税是为了“设巡捕等人保护他们”⑤。但是，我们知道，所谓俄捕，不过是一群专门以迫害华民为己任的暴徒而已。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七年。

② 《〈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51—52页。

③ 《中俄边界条约集》，第35页。

④ 《许文肃公遗稿》，第4卷，第15—16页。

⑤ 《许文肃公遗稿》，第6卷，第27页。

沙俄殖民者还在罕奇一带设卡驻兵，“稽查出入货物”，对华民从事“采捕鱼菜、小贸营生者创收课税”，逼得华民“申诉无所”，“颠连回华”，或“散外他处”①。此外，还往往向华民“私自派费”，任意敲剥，“派沟民住棚者（窝棚主人——引者）每人纳五千六百文，佣工者三千六百文”，才准居住②；勒令秦孟河一带华民“自膳修道”，限期（至一八八一年俄历九月初）筹款一千卢布，违者责罚③。

剥夺华民耕地，也是沙俄迫害华民的重要手段。列宁指出，沙俄的移民政策是“靠疯狂地损害土著居民的地权”来维持的④。在一八八二年经沙皇批准颁布的殖民条例中规定，华民非经总督批准，在滨海省和阿穆尔省无权获得土地，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华民在当地获得土地的权利。据一八八五年沙俄殖民者统计，在北乌苏里地区二千零四十俄亩耕地中，俄人占有一千七百三十四俄亩，占总数百分之八十五，而比俄国移民众多的华民，只占三百零六俄亩（原文误为三百十六俄亩——引者），仅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⑤。逼得华民耕地日蹙，生计日艰，正如吴大澂所说：俄国对华民“逼勒迁徙，夺其膏腴”，“所示俄界被逐各户及被占熟地清折，阅之令人发指”⑥。

沙俄殖民当局频频颁发的各种禁令，不仅堵塞了华民的生路，而且使华民动辄得咎，为进一步迫害、驱逐华民制造借口。关于禁止华民谋生的各种禁令，亦如前述，这里着重叙述关于不准藏枪和不准生产、贩运烧酒的问题。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西伯利东偏纪要》，第28页。
② 《珲牍偶存》，第2页。
③ 《珲牍偶存》，第4页、7页。
④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1页。
⑤ 《〈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14页。
⑥ 《吴愙斋先生年谱》，第98—99页。

当地华民绝大部分从事渔猎，枪械是他们谋生必备的工具，而且具有自卫防盗的特殊作用。沙俄殖民者下令一律不准华民藏枪，并于交通要道派兵驻守，设卡稽查，凡遇华民持枪者，即人遭逮捕，枪被没收。一八八〇年下令将海参崴华民枪械“一律搜缴”，并欲将全部华商“羁禁为质”，待枪械交齐后，方准释放①。对俄国移民则完全相反，不但允许藏枪，而且“每户各给一枪，每岁各给子药”②。可见，不准藏枪的禁令，乃是专为华民而设。为了掩盖这一行径，沙俄殖民者胡说，颁布“不准樵采”、不准藏枪等禁令是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其实，沙俄殖民者才是当地自然资源的最大破坏者，他们滥砍滥伐，竭泽而渔，使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例如，要子河一带本是当地狍子最多的地方，每年秋季，狍子都要结队迁往乌苏里江西岸。“哥萨克发现狍子成群结队过江的地方，就守候在那里，大批猎杀，既不分公母，也不分老幼。”自从俄国人来到该地区以后，再也不见“狍子搬家”了③。沙俄殖民者还使用近代化远射程武器猎杀，使当地的“动物消灭之快，堪与北美草原野牛灭绝的速度相比”④。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给当地华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正如什连克所说：“世代经营的渔猎资源日益枯竭，也是导致异族人灭绝的原因”⑤。

在沙俄颁布的一系列禁令中，禁止中国烧酒的生产和贩运是沙俄巧妙地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进行排华的一个典型事例。在我国吉林和黑龙江与沙俄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的边界贸易中，“烧酒问题”是中俄双方都极为重视的一件大事。八十年代初，李金镛与

---

① 《清德宗实录》，第112卷，第7页。

② 《东三省海防扎记》，第42页。

③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第330页。

④ 帝俄自治会：《黑龙江地区》，莫斯科1909年出版，第298页。

⑤ 什连克：《阿穆尔地区的异族人》，见《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第34页。

俄官巴拉巴什交涉“沟民事件”时，曾对沙俄禁止中国烧酒贸易提出抗议①；赴俄谈判伊犁问题的曾纪泽也曾就此问题与俄国交涉。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四日，沙俄殖民当局指使纳达罗夫在阿穆尔边区研究会上，以《乌苏里地区中国烧酒的生产和消费》为题，作了专门报告②；在阿尔谢尼耶夫所著《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一书中，也辟专章论述，名为《汉申》（即烧酒）。人们不禁要问，何以区区“烧酒问题”竟掀起如此轩然大波？从俄国来说，除了与中国争夺酒类市场外，还隐藏着借此捣毁烧锅、关闭酒店和驱逐华民的险恶用心。对中国来说，烧酒则是与当地华民的生计密切攸关的问题。

烧酒与其说是渔猎之民生活的必需品，无如说是渔猎劳动必备的保护品。李金镛在与俄国交涉时说：“边民不饮不能御寒，海上捕参、采菜（指捞海参，采海菜——引者）者更非多饮不可。”③因销售量极大，所以该地区，尤其是南乌苏里许多华民聚居区、产粮区，烧酒业（烧锅和酒店）异常兴旺。据一八八五年沙俄统计，南乌苏里地区共有一百二十八家“烧锅”，大部分集中在苏城河、济木河、刀兵河、乌拉河和绥芬河及其支流一带，年产量达十六万二千一百斤④。即使如此，该地区烧酒消费量，只靠当地产量尚供不应求，每年还要从东北内地经松花江和海路大量输入。

中国烧酒在乌苏里地区是一种名符其实的“快货”，不仅当地中国各族人民都喝，也受到绝大多数俄国移民的欢迎。烧酒的纯度比伏特加高和价格低廉，是烧酒取代伏特加的主要原因。一

① 《〈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67页。该书中译本的“李振云”应为李金镛；《珲牍偶存》，第3、9页。

② 该报告载前书，第65—84页。

③ 《珲牍偶存》，第3页。

④ 《〈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77—78页。

"维德罗"烧酒售价为十卢布，而伏特加为十二卢布①。显然，伏特加无法与烧酒竞争。俄国殖民者认为，中国烧酒给俄国国库造成了巨大损失，而对那些一心想在乌苏里地区牟取暴利的俄国巨商大贾来说，允许中国烧酒的自由贸易则简直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

在当地生产或向该地区贩运烧酒都是有关中俄条约允许的。该地区的"烧锅"具有悠久历史，大都是一八六〇年以前在该地区的老户所开设。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条、第五条和第八条规定，仍准当地华民照常营生，俄国不得侵犯；允许边界自由贸易，允许在通商之处随便买卖，官员不得阻拦。甚至沙俄殖民者也认为："一八八一年在彼得堡所订章程的第十四条，允许酒类从中国运往俄国。"②

为了借助烧酒一事大肆排华，沙俄公然背弃上述条约规定，在边境和内地设立许多检查站，"凡出售中国烧酒的人都要加以缉捕，查获中国烧酒一概没收"③，甚至采用暴力措施关闭酒店，捣毁"烧锅"，"勒令迁出"，"烧锅主被捕的事时有发生"④。

沙俄还极力推行同化政策，强迫华民说俄语，穿俄服，起俄名，强行割掉华民发辫，妄图消灭当地各族人民的特点，使该地区尽快"俄罗斯化"。更有甚者，沙俄竟无视中俄《北京条约》的有关规定，动辄以驱逐相威胁，逼迫华民加入俄籍，公然宣布取缔中国对当地华民的管理权，决定由俄国法庭审处华民罪犯。恰如

---

① 《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第137--138页。一维德罗等于0.8普特，约合23—24斤。

② 《〈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67页。"在彼得堡所订章程"，系指1881年2月14日签订的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

③ 《〈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83页。

④ 《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第136页。

李金镛所说："前者欲遁沟民隶俄界，今则公然视为俄民。"①

为了刺探中国内地情报，为了便于迫害华民，沙俄还竭力从极少数中华民族的败类中培植奸细，奉为"智囊"，格外青睐。海参崴的文殿奎、双城子的孙福、红土崖的崔明善和李短辫子等人，就是沙俄物色的对象。在沙俄的豢养下，这些人"诵俄言，服俄服，行俄行，去发留鬓，以讹诈华人"；他们为虎作伥，造谣惑众，播弄是非，甘为主子效犬马之劳。岩杵河的华商刘福被俄人收买后，曾派往吉林刺探吴大澂"实边"情况。刘福向主子回报后，沙俄便"专仿其法"，大量向双城子、岩杵河一带移民，"垦田养兵"，将该地华民驱逐殆尽。华民对文殿奎、孙福之流，愤恨已极，"无不唾骂"②。

沙俄"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③。为了达到既定目的，"俄国是完全不择手段的"④。利用匪徒荼毒华民是沙俄恶毒的排华手段。沙俄殖民者对华民中的匪徒往往擒而复纵，放虎归山，给华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威胁。对劫杀华民的俄国匪徒，则更是视而不见，有意放纵。张洛五本是乌苏里地区的著名盗首，一八八一年曾被华民捕获，"送俄狱监禁"，不料被俄官"黑夜放出"。对该犯"虽有迭次拿获"，但又经"俄官迭次放纵"。张洛五出狱后，继续纠集党羽，为非作歹，因而造成蚂蚁河、刀兵河和海参崴一带"匪徒扰攘"，劫杀华民案件连续发生⑤。匪首"双木匠"本在俄境居住，因持有俄人执照，出入无禁，时赴我国境内作恶，劫财后又逃至俄境潜藏。"双木匠"曾被

① 《珲牍偶存》，第5页。

② 以上引文均见《西伯利东偏纪要》，第37—3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7页。

④ 同前书，第16卷，第182页。

⑤ 《珲牍偶存》，第11—12页；吉林省历史档案：《为据李守以奉扎复陈俄官情况尚有可疑等情备文咨行钦差督办吴查照由》，光绪八年八月初五日。

我国捕获，将其洋枪、洋炮、火药、铅丸全部搜缴。该犯依恃俄国殖民者越狱逃至海参崴，并从俄人那里重新购置枪炮，继续杀人越货。正是："我所驱逐搜捕之人，转为彼所容留庇护之辈，贼匪以彼族为护符，彼族以贼匪为奇货"，同恶相济，狼狈为奸。在沙俄殖民者卵翼下，盗匪如虎添翼，有恃无恐，为祸最烈，贻害无穷，使沙俄统治下的乌苏里地区，变成了地道的"逋逃渊薮"①。

沙俄殖民者一面助桀为虐，纵匪为恶；一面却以华民中盗匪嚣张为借口，大肆逮捕无辜华民，进行残酷迫害。可见，沙俄"卖放"匪徒，绝非个别押解者的"贿纵"现象，而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残害华民的卑鄙手段。

在交涉"华民问题"过程中，面对大量排华事实，沙俄界务官装聋作傻，百般抵赖，"或云不知，或云无之"②。他们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当面扯谎，造谣诬陷。李金镛曾向沙俄殖民当局郑重提出："我华民在俄界受贵国种种欺凌而搬回中国者"，俄国"不得劫抢拦阻"。沙俄界务官当面允诺，可是，却在暗中指使暴徒"依然肆虐"，致使华民"沿途被劫"。他们大耍无赖，在处理迫害华民案件中，俄官"支吾延宕"，"久拖不决"，对劫杀华民的俄国暴徒从"未究办一人"。李金镛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对沙俄外交作了如下准确的概括："要之，俄人可诿则诿，可图则图，可欺则欺，可挟则挟，狡展性成，迄无底止。"③曾与沙俄殖民者多次打过交道的吴大澂曾深刻地揭示了沙俄关于华民问题交涉的"秘诀"："俄人虐待沟民之案，不一而足，履经照会廓米萨尔，大半置之不理"，"及移文诘责，或置不覆，或讳言并无其事，一味以狡猾之词，为推诿之计。其边界官与兄等办事，即守此一诀。其驻京公使复译

① 《军机处录副副奏折》，光绪五年九月。

② 《珲牍偶存》，第4页。

③ 《珲牍偶存》，第13，15页。

署，外部之复曾侯（曾纪泽），亦大略相同。”① 这确是当时沙俄外交当局的真实写照。

三　反迫害、反驱逐斗争

具有光荣抗俄传统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华民，在沙俄的残酷迫害、疯狂驱逐面前，并没有屈服，他们或者不甘屈从沙俄殖民统治，纷纷迁入内地；或者拿起武器，奋起反抗，开展武装斗争。同时，许多华民强烈要求建立领事馆，确保华民利益。

一八八〇年春，海参崴殖民当局下令搜缴海参崴华民和整个南乌苏里地区“沟民”的枪械。华民同仇敌忾，决心反抗。当地“沟民”头目刘贵等将苏城、秦孟河、苏子河和大小乌湖一带华民五、六千人组织起来，他们“聚众操戈”，“齐心起义”，“与俄抵拒”。当俄官前来搜缴枪械时，愤怒的华民将俄官痛打一顿，并将其赶走②。

刘贵、潘明等“沟民”头目代表广大华民，一再向清政府地方当局表示，他们渴望与守边清军联合作战，共同打击沙俄殖民者。当刘贵等听说吴大澂在宁古塔、珲春一带“招垦实边”，屯驻防军，修筑炮台，边疆一带“均已设防”时，“遂举行团练，制造武器，欲与官兵联络声威，暗中协助”。同年，苏城、翠峰（绥芬）两沟猎夫头目潘明也向清政府地方当局请求：“伊等情愿作为伏兵”，与清军联合抗俄。当他们听说中国境内已有“大兵驻扎”（指吴大澂建立的靖边军”屯扎于吉林“三边”地区——引者），“无不额手相庆”③，反映了广大华民愿与清军联合抗俄的迫切愿望。

一八八二年沙俄政府实行新的殖民条例，对华民肆意进行掠夺和排斥。苏城一带的广大华民首举义旗，为保卫家园同大量拥

① 《致胡传书》，见《吴愙斋先生年谱》，第98页。

② 《清德宗实录》，第112卷，第7页；《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六年。

③ 《清德宗实录》，第112卷，第7页；《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六年。

入该地的殖民者展开了激烈的“流血斗争”①。

许多华民由于不堪沙俄迫害，拒绝加入俄籍，毅然返回祖国。一八八二年六月末，刘贵率家属和拥工二十余人迁到珲春附近西崴子地方，在这里选购地址，搭盖窝棚，重建家园。其他地区的“沟民”也都拒绝加入俄籍，“皆愿来归”②。为此，吉林将军决定将他们陆续迁回，于三年内安置完毕。

一八八八年双城子附近的华民为反抗沙俄强征“人头税”，大批农民、商人、裁缝、木匠等，拿起武器，捣毁了双城子附近许多俄国村屯③。

当地华民除直接与沙俄殖民者进行斗争外，还强烈要求清政府与俄国交涉，遵照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保证华民在当地的权益。一八八五年清朝官吏曹廷杰到海参崴时，华商吉祥店主陈华銮曾向他控诉沙俄的罪行，他说：“俄人欺凌日甚，缘无领事官为之领袖，又有汉奸数人，导俄行凶。故俄人于华商诛求苛索，于华民驱逐侵侮，任其所欲。”他认为，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国有权在海参崴设立领事，此事“倘得上达清廷，于俄界设立领事，实商民之幸”④。

设领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中俄《北京条约》第八条规定：“中国若欲在俄罗斯京城或别处设立领事官，亦听中国之便。”⑤吴大澂、李金镛等坚持抗俄的官吏积极支持广大华民的正当要求，期望通过领事保护华民的权利。吴大澂多次专折奏请清帝，他说：“臣愚以为各国商民在中国通商口岸皆设领事官，管理一切商

① 《滨海省（1858—1898），第86页。

② 《珲牍偶存》，第15—16页。

③ 尤瓦切夫：《在满洲边境同红胡子的战斗》，埃利塞耶夫：《在南乌苏里地区》，见《俄国的远东政策》，第26页。

④ 《西伯利东偏纪要》，第38—39页。

⑤ 《中俄边界条约集》，第29页。

务及诉讼事宜，中国商民在俄界居住者，亦可由中国派员在海参崴一带设立公所，由该员就近经理，或会同俄官秉公商办，庶华民有所依赖。”① 吴大澂一面向清帝奏请，一面派李金镛前往海参崴与俄官交涉，要求俄国必须遵守条约，不得虐待华民。

清政府根据吴大澂的奏请，曾责成曾纪泽赴俄交涉伊犁问题时，正式向俄国提出这一要求。但是，沙俄外交大臣吉尔斯竟以“该处(指海参崴)系屯兵海口，非通商口岸可比，如允中国设立领事，英、法各国必请援照”为借口，横加拒绝。海参崴虽是军港，但同时又是通商口岸。在这里，各国商人汇聚，往来不绝，俄国以及外国货物均由此港进出。更重要的是，海参崴的华商“十居七八”，华民达六、七千人之多。经反复交涉，俄国只允在此地设立一名“办理商务之官，不提领事名目”②。顾名思义，“商务之官”系专办商务，无权受理商务以外事宜。因此，设犹不设，华民利益仍无保障。

第四节　吴大澂的防俄措施

一　东北边防危机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随着列强为瓜分中国而掀起的侵略我国边区和邻国的高潮，中国边疆地区普遍出现危机，东北地区也不例外。

沙俄是东北边疆危机的制造者。俄国攫取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两大片领土后，为把该地区变成继续侵略我国东北的基地，不断向该地移民，派驻军队。兴凯湖以南的乌苏里地区与吉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25卷，第8—9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27卷，第7—8页。

林省东部相接，水陆交通方便，可直达东北腹地。因此，沙俄政府对这一地区尤为重视，全力经营，其驻军和移民大部份集中在这一地区。

吉林东部边疆危机，因中俄伊犁交涉而猝然加剧。一八七一年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南疆之机，悍然出兵攻占了我国伊犁地区，并以“代收代守”为借口，妄图长期霸占。一八七八年中俄两国举行交收伊犁谈判。次年九月三十日，昏聩的崇厚在沙俄诱逼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消息传出，举国大哗，朝野内外，同声反对。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将崇厚下狱治罪。为收回伊犁，清政府改派曾纪泽使俄，重开谈判，另立条约。

要求俄国吐出“已经吞进的土地”①，犹如虎口夺食，激怒了贪得无厌的沙俄政府。沙俄政府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进行武力威胁。十月十五日沙俄外交大臣的高级顾问若米尼给外交大臣吉尔斯的信中叫嚣，在向中国递交“最后通牒”时，“必须把手按在剑柄上，有准备和有决心把剑拔出鞘来！”对中国不仅是“露出牙齿的问题，而应该是用牙咬”，“用大炮来提出明确的要求”，“把枪口对准他们胸口”②。沙俄这种武力恫吓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见诸行动。瓦西里耶夫据一八八〇年《哥萨克军总署档案》写道：“一八八〇年与中国发生纠纷的结果，使我们加强了东西伯利亚军区的武装力量。”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沙皇亲自批准了总司令部关于加强黑龙江和乌苏里地区武装力量的报告，“为与天朝交战”，决定改编部队，新建了“东西伯利亚步兵旅”，向南乌苏里地区派驻四个步兵营、三个骑兵连，设置了十六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73页。

② 查尔斯·耶拉维奇等编：《俄国在东方》(1876—1880)，荷兰米丁城1959年版，第115页、117页、125页、129页。

门山炮，并从鄂木斯克运来一千一百五十二支步枪和十一万五千二百发子弹。该地区“所有军队都重新装备了10.16毫米别尔丹—2型枪，同时还采取保证部队粮食、医疗用品、帐篷及修筑战地工事用的工具的供应，并且着手修建营房”①。同年，又将海参崴从滨海省建制内划出，正式升级为城市，改由特派总督管辖。同时成立了海参崴“要塞军械部”，将最新式的大炮安装在海岸各炮台②。屯扎在中俄边界的俄军“手执武器”，等待沙俄政府为进攻中国而发出“战斗的号角”③。

与此同时，沙俄调动海军进行威胁，命令勒索夫斯基率领太平洋舰队二十三艘军舰从黑海向远东进发，驶至中国海面，声称“八、九月将封辽海”④。

面对中俄关系全面紧张、中俄战事一触即发之势，清政府不少官吏纷纷上奏，慷慨陈词，论述加强边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对吉林边防尤为关切。他们奏陈：“今日防务皆知以东三省为先，东三省以吉林为首要”，“今日俄患，惟珲春最近，惟三姓最危，塔城（宁古塔）居南北之中。”⑤即使一些上层昏庸官吏也认为：“此次中俄之事（指伊犁交涉——引者）得以调停，而东三省终为彼所垂涎，视眈眈，欲逐逐，甚于西路新疆各城也。”⑥面对沙俄侵犯的严重威胁，在加强东北边防的呼声推动下，清政府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一八八〇年三月二日清廷发布谕旨：“赏吴大澂三品卿衔，饬赴吉林随同铭安帮办一切事宜”⑦，不久改为“督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赤塔1918年版，第3卷，第207—210页。
② 《〈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63页。
③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209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第21卷，第28页。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六年一月十七日。
⑥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六年八月初二日。
⑦ 《光绪朝东华录》，总861—32。

办”。

吴大澂（一八三五——一九〇二年），江苏吴县人，字清卿，号恒轩。吴大澂一生“工篆籀，嗜金石”，对钟鼎、彝器、印玺、货布等古文字广泛搜求，精心研讨，颇有建树，著有《说文古籀补》、《字说》、《愙斋集古录》等多种著述，均有重要学术价值。

作为古文字学和金石学家，吴大澂早已名播古今。然而，这仅仅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方面。综观吴大澂一生的政治活动，特别是他在东北的政绩，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他学术上的贡献。吴大澂的政治生涯，从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亲点翰林院庶吉士”开始⑤，历任散馆编修、河南河北道、“帮办”和“督办”吉林防务、北洋会办、湖南广东巡抚等职。

一八八四年，吴大澂在“督办”吉林防务任内得知中法战争爆发时，他立即奏请准率于吉林所练防军三千人赴滇、桂迎战。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吴大澂又“激于义愤，慷慨请缨”，弃安履危，奔赴前线。但因主客军混杂，诸军意见不一，或互相观望，或拥兵不动，致使出师不力，战败而归。吴大澂因此获罪，罢归田里。

吴大澂接到谕旨后，五月十五日出都，六月二十四日行抵吉林省城（今吉林市），立即与吉林将军铭安商酌防务事宜。

一八八〇年以前，吉林根本没有专门用于捍卫边疆的军队，边防空虚，军队腐败，已至极点。东部边界地区由于长期封禁，致使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为沙俄侵疆越界、蚕食领土提供了有利之机。

吴大澂针对边防废弛、边地空虚的情况，认为必须加强边区的实力。他在后来总结他推行的政策时说：“宁、姓、珲所属边境皆与俄境毗连，泰西各国论势不论理，势足以相抗，使彼不敢藐

① 《吴愙斋先生年谱》，第26页。

视，有所顾忌。我不畏事，则事日少而边境相安；我畏事，则事愈滋而变幻不测。所谓势者，非恃口舌之争、文字之辩也，一购利器以讨军实，一招屯户以实边土，一通道路以便商旅。"① 他所说的"讨军实"，就是要加强军队建设，改善武器装备，提高战斗能力；所谓"实边土"，就是要移民垦荒，增加屯户，即所谓"实边"政策。

吴大澂加强边防的措施完全符合当时人民群众的抗俄愿望，得到了广泛支持和赞扬。

二 创建吉林边防军

吴大澂来吉林前，吉林的军队主要有两种，即八旗营兵和练军。

八旗营兵是清政府的经制兵，为国家的正规部队。八旗营兵又分两种："在京师者为禁旅，而分镇各省者为驻防。"② 驻在吉林的"驻防八旗"，设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逐级统辖。吉林将军下置宁古塔、三姓、阿勒楚喀、伯都讷和珲春（原为协领，后升为副都统）等副都统。各副都统所辖旗兵大部分屯驻副都统衙门所在地，边防要地驻军很少。

八旗营兵为满族贵族武装，在统一全国时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八旗兵实行世袭制，使它逐渐成为一个特殊阶层。八旗兵不仅按规定享有优厚待遇，而且还靠旗地剥削，过着寄生生活。由于久居内地，不加训练，游手好闲，昔日那种骁勇善战的优点已丧失殆尽。加上武器落后，饷银不足，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面对强敌，只能一触即溃。

吉林地方练军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东北人民起义高潮中出现

① 吴大澂：《手书信稿》（稿本），"致张幼樵书"，二月初三日。

② 魏源：《圣武记》，第11卷。

的。当时“旗兵既不能用，而地方马贼渐多”①，于是剿杀太平军的刽子手吉林将军富明阿于一八六七年奏准建立了“专为剿办马贼”的地方练军②。在武器方面，练军稍有改进，设有洋枪队，备有快枪、后膛枪等，但它的主要任务是镇压人民起义、维护地方秩序，当时吉林还没有专门用来保卫边防的军队。

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〇年沙俄割占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后，吉林东北、东部的疆界骤然改变，昔日那种直达于海的安堵如墙的疆界，一变而与侵略成性的沙俄为邻。从此，吉林东部边防便成了爱国官吏忧虑的问题。

然而，清政府于五十——七十年代专意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非但置边防于不顾，相反还将东三省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驻防八旗”几乎抽调一空。面对沙俄咄咄逼人而边防又极度空虚的情况，吴大澂采取有效措施，设法加强边防力量。他在《俄情叵测预筹防御》摺内说：“俄人调拨兵船”，“意图开衅”，“非口舌可与抵挡。如我有求和之议，彼必有挑战之心，不但不能和，并恐速之使战。譬如无赖之徒百般讹索，愈迁就则愈骄横”；“我不求和，庶有可和之机”。“总之，俄人习水战，当于陆路困之；俄人利火攻，当以骑兵避之；俄人轻我兵单，当以民力济之。”③在这种以备战防御沙俄侵略的思想指导下，吴大澂着手建立边防军。

吴大澂与吉林将军铭安商妥后，联名奏请在吉林建立边防军。获准后，即参照湘淮和直隶练军章程，改编原有的八旗兵，废除世袭制，改为招募制，在军制上这是一大进步。

经过数月的招募和训练，共建防军（即边防军）马步十三

① 刘爽：《吉林新志》，第579页。

② 《吉林通志》，第53卷。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营，五千人，名为巩、安、绥、卫四军和靖边军。其中十二营分别驻扎在中俄边界要地：戴宗骞统领绥军马步五营驻扎于三姓所属的巴彦涌，以防俄军溯松花江上犯；刘佩超统领巩军马步三营驻扎于宁古塔城东之乜河，以防沙俄由陆路入侵；郭云长统领卫军马步四营驻扎于珲春境内，以防沙俄由黑顶子一带进犯；惟安军马队一营留驻省城①。从上述兵力部署可以看出，吴大澂建立的防军，主要是用于保卫边疆。

一八八一年，防军增至九千人。不久裁去巩、绥、卫、安名目，统称靖边军。“靖边军专为防俄而设”②，共分五路（前、后、左、右、中），每路设一统领，每统领辖四营，每营四哨（哨相当于连，是备有各种武器的综合战斗单位），每哨领若干队（队为最基层单位，相当于班）。吴大澂重新配备了五路统领，仍部署在中俄边境要隘地区。兹列表如下③：

路	统领	驻防地
前路	郭云长	珲春黑顶子（中俄交界）
后路	吴永鳌	三姓城内
左路	双福	宁古塔境内
右路	德昌	三姓之巴彦通
中路	常武备	延吉冈（今延吉市）

各路兵数缺额时，可随时招募补足。值得指出的是，在防军中还吸收了一些少数民族人民，在原来戴宗骞的巩军内，便有赫哲人，他们经过严格训练，学会使用“洋枪”，已“悉成劲旅”④。

为防御沙俄从水上入侵，还创建了图们江和松花江水师营。经

① 《吴愙斋先生年谱》，第85页。

② 《珲春乡土志》，第6卷。

③ 此表据《宁安县志》，第2卷记载编制，他书记载与此不同。

④ 吴大澂：《奏稿》（稿本）。

过几年建设，至一八八九年两个水师营已初具规模。松花江水师营已如前述。图们江水师营拥有三板船一只、四板船二只，各载“噶尔萨”炮一门。该营夏季梭巡于图们江中，冬季则驻扎于珲春之西步江①。

吴大澂在吉林供职期间，将其主要精力都用在建立和训练边防军上。他在给铭安的信中说：“惟权其轻重，似防军统领尤于时局有关”，如不能将本地兵丹一律练成劲旅，“问心终觉不安”②。他认为，防军是加强边防的主要力量，非加强不可。他的这种主张充分反映在他与铭安关于裁军的争论中。

铭安认为，因为伊犁交涉已告结束，中俄关系有所缓和，而且防练各军需军饷一百一十万两，耗费过大，因此，他于一八八一年奏请“将吉林防练各队分别裁撤，以节省军饷”③。他主张将防军和练军“合而为一”，从防军中裁二千名，从练军中裁五百名，共留防练军一万一千名，三姓、珲春各留二千五百人，宁古塔留二千人，其余四千人分驻各城。按铭安意见，势必削弱边防军的力量。

吴大澂反对铭安的裁军主张，他说：“宁古塔、珲春、三姓等处毗连俄界，节节皆有险要，原练防军九千名，兵力本不甚厚，松花江尚须酌造船只，添设水师，并须添购枪炮利器，一应经费全恃每年防饷匀拨周转，且前请添设机厂、炮台，岁拨银十万两，实不敷用，亦须由防饷内设法腾挪等情，究竟兵之应否裁撤，饷之可否核减，部臣碍难悬断。”他进一步阐述“防军必不可裁”的理由说：“臣所陈奏，为将来久远之图，通筹全局，不厌周详，亦不敢固执己见，以防军为必不可裁。惟遣撤兵弁事关大

① 《吉林通志》，第53卷，56卷。

② 《手书信稿》，“复铭鼎臣将军书”，五月二十二日。

③ 吴大澂：《奏稿》。

局，自应于原练各军内分别勤惰，汰弱留强，较为郑重”①。经他据理争辩，铭安被说服，与他联名上奏，仍请户部“皆照原拨防饷分别给领，俾无掣肘”②。在强敌压境、边防危殆时刻，吴大澂反对裁军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吴大澂既注重防军的数量，又十分重视质量，积极改良武器装备。他认为，在中国军队武器十分落后、西洋各国的武器“至今愈变愈精”的形势下③，必须“多购利器，方可得力”④，只靠刀、矛等旧式武器是不能制胜敌人的。在吉林的两年多时间内，吴大澂为防军购置了大量新式武器，据不完全统计，有“格林炮”四尊，“克虏伯大炮”二十尊，“恰乞开枪”一千支，“来福枪”四千支，“毛瑟枪”三千支⑤，大大改善了防军的武器装备。

吴大澂还特别重视军队的训练，他要求军吏严格训练，训练时要“严立条规，时加稽察”；“操法营规，统归一律”⑥；“不务粉饰，事事求其实在，日与将士申明军律，以期不苟，一兵得一兵之用”⑦。他身先士卒，亲自打靶，深入营伍，督催检查。自一八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移居宁古塔城以后，吴大澂便以此地为中心，每隔数日即“轻骑简从，携带帐棚，裹粮而行”，分赴宁、姓、珲所属各地营盘督饬打靶训练。正如他自己所说，抵吉林后，“周历三姓、宁古塔、珲春各处，相度地势，查阅练军，自秋徂冬，驰驱未息，在省之日少，在外之日多”⑧。

一八八三年五月，吴大澂制定二十五条打靶要领，名曰《枪

① 吴大澂：《奏稿》。
② 吴大澂：《奏稿》。
③ 《手书信稿》，“复铭鼎臣将军书”，五月二十二日。
④ 吴大澂：《枪法准绳》，光绪十年湖北抚署重刊本。
⑤ 《手书信稿》，“复依尧山都护书”，五月十九日；《吉林通志》，第53卷。
⑥ 同⑤，“致阎丹初大司农书”，十月二十四日。
⑦ 《吴窓斋先生年谱》，第111页。
⑧ 吴大澂：《奏稿》。

法准绳》，作为官兵打靶训练手则。其中有许多经验和要领至今仍是正确的，例如："练枪之法有四：要眼明，手稳，心细，气平。兼此四者，方有进益"；"若督操之人自己先不明白而徒责弁勇以不中靶，即有一二颖悟之人，亦安能尽人而语之哉"①。

在军队训练上，吴大澂反对泥守陈规，主张灵活变通，注重实效。他不拘于"南北洋水陆各军通行之例"，改变了"用一尺四寸见方之铁靶，以一百六十步至二百步为率"的规定，提倡打七百步远靶。对于每月逢三六九打靶、按时发放子弹的规定，也主张"量为变通"，提倡集中子弹、集中打靶、"一气呵成之教法"②。这里姑且不论这种"教法"是否科学，但这种大胆改革却反映了他对军队训练的重视和关切。

为防御沙俄从松花江和珲春两路入侵，吴大澂决定在三姓和珲春修筑炮台。一八八一年靖边军开始修筑珲春炮台。西炮台建于珲春城西南十余里的外郎屯；东炮台建在珲春城东南十余里的阿勒坎。东西炮台各由三个炮台组成。炮台高二十丈，各置"克虏伯"大炮一门。炮台周围环以土墙，高一丈二尺，长一百二十三丈，内设官厅、兵房、火药库和马道。"两炮台之设，一阻敌军由岩杵河入珲之路，一阻敌军由黑顶子入珲之路。"

为加强与沙俄边界当局交涉，吴大澂奏请提高珲春边界当局官员职衔，改革原来体制。康熙五十三年设珲春协领一员，一八六〇年以后，原属珲春协领所辖南乌苏里地区尽为俄有，使珲春一变而与俄国交界，在边防上的地位日益重要。一八六九年吉林将军上奏说：珲春"原设协领系属三品武职，现与外夷交涉，互有会商事件，请加副都统衔，统辖八旗官兵，俾与外夷会商事件品秩较崇，并请嗣后珲春协领一缺於补放时加副都统衔，永为定

① 《枪法准绳》。

② 《手书信稿》"致张幼樵书"，二月初三日。

章”①。奏准后，珲春最高官员一直为加副都统衔协领。吴大澂认为，在中俄东部交界中，珲春地位十分重要，一八八一年，经吴大澂奏准，珲春协领取消加衔，升为正式副都统。该副都统只辖珲春城，专司边务和防务。原设协领移驻珲春河地方，专理旗民政务。这是吴大澂面对边防实情进行的又一项改革。

吴大澂建立边防军等一系列加强边防的措施，反映了吉林人民的抗俄愿望，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赞同，特别是博得界外被沙俄迫害华民的热烈欢迎。

吴大澂建立边防军等一系列加强边防的措施，使沙俄政府及滨海省殖民当局大为震惊。东西伯利亚总督阿努钦向沙俄政府报告说：“尽管伊犁问题已在彼得堡签订条约，得到圆满解决，伊犁已归还中国，但中国仍在继续增强满洲的兵力……在我国边境附近建立新的城市和修筑工事……设立了一些新的行政管理中心，并在那里驻扎军队。”沙俄《陆军部一八八三年第三十五号报告》说：“中国人在珲春和三岔口建立了新的要塞。”他们甚至了解到吉林各城驻军的数字（据他们了解，只三姓、宁古塔、珲春和三岔口四处就屯军二万三千多人，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并在“所有据点的周围都设有炮台和多面堡，并配备了炮兵”，“沿途设立了兵站，筑有防御工事，并由部队驻守。在吉林正在建造供松花江航行用的内河轮船”②，等等。尽管这些情报有些夸大，但大部分却是事实。

吴大澂部署在边境的防军，引起沙俄殖民者极大不安，正如后来俄国学者瓦西里耶夫所描写的那样：“这片乌云眼看就要带来一场暴风雨”③，充分反映了当时沙俄的恐惧心理。为此，一八

① 《吉林通志》，第50卷。

②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3卷，第224页。

③ 同前书，第225页。

八三年沙俄陆军大臣奏请下诏："1）立即增强南乌苏里边区的兵力；2）召开以侍从将军巴拉诺夫伯爵为主席的特别会议。"①吴大澂加强边防的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沙俄的野心，但"自添设边防军后，俄人始稍稍敛迹矣"②。

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吴大澂创建的边防军自然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军队，受着清政府对沙俄总政策的制约，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三　建立吉林机器局

如前所述，为提高边防军的作战能力，吴大澂非常重视改善武器装备。他认为"文字尚古，器用尚新"。他对新式武器十分感兴趣，常常亲自鉴别，潜心研讨，论说短长。正如他自己所说，对新式武器，"大澂好之甚笃，知之渐深，几等于三代彝器之好"③。他在复依克唐阿的信中说："弟于枪炮利器竭力讲求，自去秋至今已于防饷内提出银八万两专购精利之器。"④在吉林期间，吴大澂为靖边军购置了大量"洋枪洋炮"，旧式武器淘汰殆尽。

这样，新式弹药的供应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原来，东北地区军队所需新式弹药均靠天津等关内机器局供给。由于道路遥远，致使运输时间长，供应很难及时；而且运费繁重，增加兵饷开支。如果说在需用数量不多时，远途购运还可以勉强维持的话，那么在近万人的军队全部装备"洋枪洋炮"以后，这种局面就无法继续维持了。否则，不但平时无法训练，倘遇战事，其后果就不堪设想。

---

①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3卷，第224页。
② 《宁安县志》，第2卷。
③ 《手书信稿》，"复陈箴齐学士书"，六月初八日。
④ 同前书，"复依尧山都护书，"五月十九日。

吴大澂敏锐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积极着手予以解决。他拟于吉林建立机器局，自己生产新式火药。为了就地解决原料，他首先派员勘查本地矿苗，发现矿洞山、交河铁矿和栗子沟铅矿各一处，而且“成色颇佳”①。主要原料和燃料都能自给。于是，一八八一年六月十八日，吴大澂上奏清廷，充分论述了在吉林建立机器局、生产新式弹药的重要性。他说：“吉林全省为国家根本重地，东北与俄境处处毗连，新练防军规模甫具，尚宜实力讲求，以期缓急可恃。目前所最要者，制造军火应设机厂，扼守要隘须筑炮台，二者皆久远之途，自当乘此闲暇及时兴举。……练兵欲求实际，其势不能因陋就简。吉林省防军现已兼用后门枪炮，尚须陆续购求利器。然欲用后门快枪、开花利炮，不能自制子弹，购运稽时，难乎为继。即洋药、铜帽亦须由他省机器局转运到吉，道远费繁，终非长策。若在吉林省城开设机厂，制造洋药铜帽，配合枪子炮弹，不独本省练军可以源源接济，并可兼顾黑龙江各军之用。”②二十六日清政府批准了吴大澂的奏请。

在地处偏远、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吉林省城建设一座近代军火工厂，运用先进技术和设备进行生产，自然存在种种困难。气候寒冷，交通不便，人材缺乏，这一切并没有使吴大澂等筹建者们却步。

当时，吉林乃至整个东北地区，没有懂技术、会管理的人材，吴大澂不得不设法网罗。他首先奏调关内各机器局“谙练西学之员”，但奏调之人，都把吉林之行“视为畏途，人人裹足”。接着，又商调天津机器局总办王德均，由于李鸿章的阻留，也落了空。后来幸好有几人“不惮跋涉，航海而来”，才使机器局配齐了官员。原在天津机器局任职的宋春鳌被任命为“总办”，他在筹

① 《洋务运动》，第4册，第393页。

② 《洋务运动》第4册，第393页。

建和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工匠大部分是从关内招聘的，其中“大半的工匠来自宁波，来厂以前都已经有了实际的经验”①。据一八八四年统计，机器局有“匠目、工匠、小徒各伕等旧募新招统共叁百伍拾肆名”②。

机器设备均从欧美各国进口。这些设备首先运到天津，中经营口码头，再用特制的四轮大马车，于一八八二年冬到翌年初，趁地冻结冰之际运到吉林。“大车重载至五、六千斤，日行三、四十里”③，而自营口到吉林山路崎岖，“覆辙之车，伤人及马”，“仆夫惊怖，津吏骇闻”④。在当时没有先进装卸设备和运输机械的情况下，从千里之外运输如此沉重的机械，其困难情景不言而喻。

吉林机器局位于吉林省城东南八里的松花江北岸。厂房的土建工程于一八八二年三、四月间动工。施工注重质量，“工坚料实”，基础牢固，“墙脚地身多用木椿密钉，层垫层碱，自可经久不隳”⑤。经过一年半的土木建筑和设备安装，至一八八三年十月基本完成。十月二日，吴大澂亲往验收。

机器局自成长方形院落，中部为厂房，西部为公务房，东部是“表正书院”。厂内大小房屋共二百二十七间。厂房又分正、东、西三部份，各二十间。另设汽炉房、烘铜炉房、镟水房、库房、画图房等。还有烟筒三座，其中最高的达八丈八尺。厂房内装有车床、刨床、钻床、轧铜床、汽锤、铸铁炉等大小设备共八

① 孙毓裳：《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499—501页。

② 吉林省历史档案：《机器局工匠、小徒、破夫、长夫数目工食清折》，光绪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③ 《手书信稿》，“致张幼樵世叔书”，二月初三日。

④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500页。

⑤ 《洋务运动》，第4册，第400页。

十八种，一百六十五件①。

“表正书院”是机器局的附属学校，候补知县丁乃文被任命为“总教习”，由吉林府教授衙门选送满、汉青少年三十名“住院肄业”，专门学习与机器制造有关的“算法”、“测量”等科学知识②，为机器局培养技术人材。

机器局落成后，又在松花江南岸增设了一个火药厂。

在当时比较落后的边疆省分建成一个近代化工厂，拥有宽敞整齐的厂房，高耸笔直的烟筒，成套先进的设备，还附设了技术学校，这一切，如石破天惊，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其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吉林机器局自建成以后，生产了大量各种新式弹药，主要有：“哈乞开斯”“吒嗜士得”、“来福”等各种枪支的子弹；两磅、四磅、十二磅等各种规格的炮弹；同时还修造和改制了少量枪炮。

机器局生产的弹药主要供给吉林的靖边军。按规定，该局生产的军火要定期解缴给“吉林边防军械转运局”，由它存储、发放，或由机器局直接运至边防各军。这是一项确定的章程，一直执行到机器局遭到破坏。据《吉林通志》记载，一八八四年在靖边军的建制内设“边防军械转运总理”一员，“边防军械转运局”是它的办事衙门，隶属于边防军，是专门为边防服务的机构。在现存的吉林机器局的档案中，机器局历年按时向“边防军械转运局”解缴军火的清单和转运局验收的清单，占有很大比重。为了说明该局生产的军火去向，现将一八九二年八月三十日机器局给吉林将军的呈文抄录如下：

① 吉林省历史档案：《机器制造局安设机器清折》。

② 《洋务运动》，第4册，第401页。

机器制造局为申报事：窃职局制造枪子铅丸等件，一有成数即遵旧章运送边防军械库存储，一备发放，俾昭慎重，业经申报在案。兹将六月份新造哈乞开斯枪子十万颗，计装一百箱；呖喀士得枪子二万颗，计装十箱；大铜帽三十万颗，计装十五箱；四磅铜拉火二千枝，计装二箱；来福铅丸十万粒，计装五十箱；十二磅克虏伯开花子六百颗，计装六十箱；随子铜五件六百付，计装二箱，应仍一并运送存库。俟各军需用之时，随时另案报明。除运送外，理合备文申报，伏乞宪台鉴核施行。①

吉林机器局向靖边军供应军火，十八年来从未间断。一九〇〇年该局向吉林将军报告说："靖边各军所需各项军火向系职局照章核明数目，派员运送，历办在案。兹届应送光绪二十六年份军火之期，所有靖边中、前、左、右、后五路应需军火，自应查照二十三年改定枪额，每步队一营定用枪二百五十杆，照章核明军火数目，派员运送。"②

吉林机器局不仅供应本省边防军所需全部弹药，而且从一八九一年开始还供应黑龙江边防军——镇边军"马步水师十八营"所需新式弹药。"镇边军始于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将军依克唐阿所奏设也。其时吉省设立靖边军，江省亦设镇边军，皆为边防之举。"③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和吉林将军商定，从一八九一年开始，每年由黑龙江防饷内拨给吉林机器局三万两，用来为镇边军生产弹药，对于加强黑龙江边防，吉林机器局也起了一定作用。

吉林机器局生产的军火除供应两省边防军外，自然也供应维持地方封建秩序的地方练军，但开始供应的时间较晚，数量较少，而且以不影响对边防军的供应为条件。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

① 吉林省历史档案：《吉林机器局六月份制造军火之数目》，光绪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② 吉林省历史档案：《机器局派员运送五路及亲军一哨光绪二十六年军火》。

③ 《黑龙江志稿》，第27卷，第8页。

七日，吉林将军长顺在奏折中说："再吉林本省练军马步队应需军火向由天津购办，往运需时，尤靡运费……拟自明春起，即由机器局节省经费，另造军火项下酌拨火药、铅丸等项应用，庶可少补练饷之不足，而亦无碍于筹边。"① 由此可见，一八八九年以前，机器局并不供应地方练军火药，从一八九〇年春才开始供应，而且要用机器局节省下来的经费，在"无碍于筹边"的原则下进行。

兹将靖边军与地方练军从机器局领取军火的数量进行一番比较。地方练军向机器局申报一八九〇年全年需用军火的品种和数量是："洋药"二万斤，"洋铜帽"二百万粒，"五钱重洋铅丸"五十万粒②。而翌年靖边军六个营所需军火就品种而论，多达十几种；从数量上看，火药一万七千二百四十七磅，折合一万五千五百斤，铜帽六十六万五千多个，铅丸四十八万五千多粒③。但靖边军不止六个营，初建时十三营，以后虽有裁减，但始终未少于初建时数目，迨至一九〇〇年尚有"靖边防军十八营三哨"④。这里即使按十二营计算，所需军火也是地方练军的二倍。

吉林机器局供给地方练军军火虽是事实，但并没有因此改变它为边防服务这一主要生产目的和特点。

要为边防服务，还有一个质量问题。对该局产品的质量，吴大澂本人是满意的。后任吉林将军的希元说："每于校阅时，查该局所造火器，均甚适用。"⑤ 牛庄《海关十年报告》也说："就此厂全部系在中国人管理之下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它的出品是

① 吉林省历史档案：吉林将军长顺折，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四日。
② 吉林省历史档案：《为机器局制齐本省练军军火扎工司运解存库备发》。
③ 吉林省历史档案：《机器局申报发放正月份各项军火数目清册》，光绪十七年。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上册，第251页。
⑤ 《洋务运动》，第4册，第407页。

上等的。”①

作为洋务运动中兴建的一个军火工厂，吉林机器局同其他官办军火工业一样，有着浓厚的封建性等弱点。至于管理不善、贪污成风、“啃赂公行”、“侈口铺张，虚靡特甚”等问题②，也严重存在。

四　设立招垦局

设立招垦局，移民垦荒，推行实边政策，是吴大澂实施的又一项防俄措施。

一八六〇年沙俄吞并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以前，吉林东部，包括乌苏里江至海地区在内，都是清政府的“围禁山场”和“采捕参珠之地”，长期实行封禁，严禁人民移住。沙俄割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后，吉林所辖地区大大缩小，东部骤邻强敌，清政府不加变通，对与俄毗连的地区仍泥守旧制，继续封禁，甚至有意推行虚边政策。

推行虚边政策的出发点不外是深怕人民迁入边区聚众闹事，窝藏“马贼”，怕与俄人勾结，引起边衅。总之，他们不相信、也看不到人民群众是保卫边防、抗御外敌的重要力量，他们置边地于不顾，任沙俄肆意骚扰，蚕食领土。

推行虚边政策的结果，造成边地土地荒芜，人烟稀少，经济凋蔽，交通闭塞，兵源不足，饷源匮乏，给沙俄蚕食领土、侵疆犯界提供了方便条件，加重了边防危机。

封禁政策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许多汉人不惜长途跋涉，含辛茹苦，冲破禁令，纷纷迁入，在这广阔的天地里辛勤劳动，垦辟荒原，为开发边区作出了贡献。可是，清政府和地方当局却认为是“非法”行为，斥为“偷垦”、“越垦”，污蔑他们是

①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503页。

②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504页。

“金匪”、“马贼”，甚至派兵驱剿。然而，冲破封禁藩篱，开发边荒，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清廷的“法律不足以治之，兵力不足以驱之，反客为主，变本加厉，边帅无可如何”①，不得不对私垦之地予以承认，清丈升科。

对这种有害无益的封禁政策，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亦时有争论，特别是在边防告急之时，这种虚边与实边之争尤为激烈。在统治集团中，许多有识之士力主打破封禁，抨击虚边政策给边防带来的严重危害。

吴大澂在封建上层官吏中，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针对边地空虚的实情，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敢于抛弃陈规旧制，设局招垦，大力推行实边政策。

吴大澂认为，推行实边政策，“近可为边氓生聚之计，远可备严疆捍卫之资”②，即是说，他的实边政策是建筑在重民和抗俄的思想基础之上。吴大澂的重民思想表现在：首先，他从增加封建国家的财源、加强封建统治的物质基础出发，比较重视人民的疾苦，主张把人民固着于土地之上，鼓励开垦边荒，发展生产。他在一八八〇年九月十三日的家书中说：“三姓地方均系旗民所住，春秋雨季所领口粮，七折八扣，官民交困，生计萧条，殊为可惜。现与副都统商酌，拟办垦荒，只要种地人多，自然出息渐广，此非难办之事，实有无穷之利。男意欲为议立章程，俾可行之久远，旗民客民两受其益……此事办妥，边民皆得实惠，亦可不虚此行矣。”③其次，他看到人民群众是一支重要的抗俄力量，主张借民力补兵力之不足。沙俄侵吞东北大片领土以来，“吉人恶俄最深”，

① 《东三省政略》，第1卷，《绥芬篇》。

② 《吴愙斋先生年谱》，第96页。

③ 《吴愙斋先生年谱》，第85页。

被逐“沟民”“不下数万，最长枪技”，“俄人素畏其愚”①。吴大澂深悉由沙俄侵略给吉林人民带来的灾难，并了解吉林人民的抗俄愿望。因此，在防俄入侵问题上，他认为“民心可恃”，主张利用“洋人畏民而不畏官”的条件，在“俄人轻我兵单”时，“当以民力济之”②。

吴大澂认为，实边政策还是加强边防的一项有力措施。他说：“俄人之处心积虑已非一日，而珲春、宁古塔边界地方，大半旷土，绝无人烟，又系山重水复之区，界址出入本不易辨，即隐被俄人侵占，中国地方官亦复茫然不知，日久虽以理论，鄙意亟欲招民开垦，以实边隅。”③他的实边政策，也是根据沙俄经营边区的方针而采取的针锋相对的措施，他指出：“俄人经营防垦专意于沿边地方，竭力布置空旷无人之地，犬牙相错，不免暗中侵占，中国招垦多就腹地推广，而置边圉于不问。”④可见，吴大澂主张在“边圉”招民垦荒的目的，在于加强边防，防俄入侵，这一思想是非常明确的。

经过一番精心筹划、实地踏查，吴大澂确定以珲春和三岔口所属边地为招垦中心。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他委任李金镛主办招垦，首先设立了珲春招垦总局，下设五道沟和南岗招垦分局（黑顶子收回后，又设立了黑顶子招垦分局）。同年五月二十二日，吴大澂亲赴三岔口相度地势，修筑房屋，建立了三岔口招垦总局，下设穆棱河招垦分局。

吴大澂招垦的对象极为广泛。首先，对当地所谓“偷垦”者予以承认，留其定居原地，继续垦种。其次，赴山东和辽南一带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六年一月十七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③ 《手书信稿》，“复张振轩制军书”，六月十三日。
④ 同前书，“致鼎臣将军书”，正月初六日。

广为招徕。一八八一年底，派尽先副将吴永敖到山东登、莱、青各州招募二百人；又到山海关一带“不拘多寡，以广招徕”①；为开垦蜂蜜山一带荒地，还派人“到奉天之金、复、盖一带续募屯兵二、三百名”②。第三，李金镛还先后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愿迁移内地，自立村屯”的一百余户华民（其中包括一些移居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而不堪忍受沙俄殖民压迫的朝鲜流民在内）安置在珲春境内③，允许他们认领荒地，选地盖房，重建家园。其余界外华民拟于三年之内迁移完毕。吴大澂此举影响颇大，俄境华民同声感戴，“向风慕义，远近归心”④，携妻带子，纷纷内迁。一八八三年五月，吴大澂还奏请调拨住京旗人来吉林边区屯垦，但因上下阻力甚大，使这一正确主张未能实现⑤。

对招徕的垦民实行统一编制，十人（即十户）为一棚，三棚为一屯。为解决垦民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采取许多优待和扶持措施，对新垦荒地一律免收“押荒钱”。按照当时吉林“放荒”规定，“领地一垧，应缴押荒钱二千一百文”。吴大澂鉴于招垦伊始，“民情未必踊跃”⑥，而被逐华民多遭劫掠，一无所带，因此，他认为“如苏城各沟民户陆续来归，不但押荒钱未能一律收取，尚须筹款酌给马、粮、种，以示体恤，若再拘以文办理，必多掣肘”。规定对新垦之地“一概不出押荒钱文”，但“他处不得援以为例”，一年以后，应否恢复旧章，再酌情办理。这一决定经户部奏准后，吴大澂责成李金镛立即向边区新招垦民“出示晓谕”⑦。此

① 《手书信稿》，“复陈寿卿前辈书”，十月十七日。
② 同前书，“致张幼樵书”，二月初三日
③ 《珲春协领和副都统衙门档案》，光绪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手书信稿》，“致合肥相国书”，十月初六日。
④ 《吴愙斋先生年谱》，第92页。
⑤ 吴大澂：《北征日记》（稿本）。
⑥ 《珲春协领和副都统衙门档案》，光绪七年。
⑦ 《珲春协领和副都统衙门档案》，光绪七年六月初一日。

外，吴大澂和李金镛十分体贴垦民之苦，决定拨给垦民当年生产工具，每二人给牛一头，每棚给车三辆。耕牛正常死亡，还可续领一头。为了保证有足够的耕牛，还向边民发布了“禁止耕牛出境的告示”。每人每月给口粮银二两，在宁古塔城设立了“牛痘局”，为垦民免费种痘，预防天花。

这些措施对安顿民心，发展边区农业起了积极作用，得到了垦民的拥护。

为给垦民、商旅和军队提供方便，吴大澂还极力倡导开辟边区道路、建筑桥梁、增设驿站，把它作为加强边防、招垦实边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认为，在交通闭塞之处，“须节节搭盖窝棚，招民居住，庶人马往来有投宿之地。路径渐通，行旅不致裹足，方可设法招徕，渐渐推广”①。

经过实地勘查，以宁古塔城为中心，开辟了向西、向北和向东三条大道。一八八〇年底，修筑了从宁古塔城至吉林省城的西线，长六百里；一八八一年修筑了从宁古塔城至三姓的北线，长六百里；东线由宁古塔城至东宁，修道四百里；并在西线上建大小木桥一百余座。同时，增加许多驿站，派靖边军驻守②。在宁古塔所属境内增设了新官地、玛勒瑚哩、老松岭、萨奇库、瑚珠岭五个驿站；于珲春所属境内增设了哈顺、大坎子、穆克德和（亦称德通）、密占、珲春五个驿站③。一八八二年三月十五日，吴大澂由省城出发，二十三日抵宁古塔，一路查勘，决定于“沿途修建大小木桥二十余座，并添设渡船数处”④。

① 《手书信稿》，“致张幼樵书”，二月初三日。
② 《东三省纪略》，第278—279页。
③ 《吉林通志》，第57卷。
④ 《吴愙斋先生年谱》，第95页。

修桥筑路不仅促进了移民垦荒的进行，而且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由于交通较前便利，“行旅往来略有栖止之地，附近居民有所依赖，亦愿领地开垦”，沿途“有粮有草，人马皆可畅行，不致视为畏途”①。为进一步推进招垦，有利于边区建设，吴大澂主张在边区建官设治。一八八二年他与铭安联名奏请于宁古塔属境设合兰直隶厅，而于“土地肥沃、耕牧咸宜”的万鹿沟一带设绥芬县。他认为宁古塔城东三百余里长的万鹿沟一带“逼近俄界，非建官设治不足以制侵越”。但恪守成法、不知因时而变的清政府未予批准②。

吴大澂招垦实边政策行之数年，已著成效，大量边荒变成了良田，昔日野兽出没之地出现了人烟，并逐渐聚成村落。图们江北岸、海兰河、布尔哈通河一带平原沃壤大部份被开垦，仅南岗招垦分局的垦地就达一万八千九百三十六垧，在此基础上，以后陆续建立了志仁、尚义、崇礼、勇知、守信和明新六社；珲春招垦局垦地五千六百二十垧，以后陆续设立了春和、春云、春华、春明、春融和春阳六社；五道沟（东沟）招垦局垦地二千零七十垧，设立了春仁、春义、春礼、春智、春信五社，三局共垦地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四垧多，共建十七社③。在宁古塔境内，自建立三岔口招垦总局以后，垦地达一万二千四百余垧，至一八九一年升科之地已有一千一百余垧；穆棱河一带，至一八八五年垦地六百余垧，并先后于穆棱河、赶面石、马桥河、细鳞河、小绥芬河、三道岗子、抬马沟、胡密力岭等地建立十多个村屯。这是推行招垦实边政策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

其次，随着大量荒原变为熟地，粮食产量不断增加，“粮价渐

① 《手书信稿》，“复陈寿卿前辈书”，十月十七日。

② 《东三省纪略》，第278—279页；《东三省政略》，第1卷，绥芬篇。

③ 《东三省纪略》，第242页。

平，人心亦颇安静”①，为加强边防和边区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最后，在原来人烟稀落的边区建立许多村屯，人口较前大大增加，而在吉林东部还出现了边防重镇——三岔口。三岔口原非重镇，由于在此地设立了招垦总局，至一八八六年已初具城镇规模，“铺户约有五十余家，后街房屋渐次兴造，不数年间，居然成市，农工商贾各有欣欣向荣之意”②。总之，这一切，对加强边防都起了一定作用。

吴大澂的招垦活动使沙俄殖民当局大为不安，他们对此“忌之甚深”③，曾不断派遣密探或借边务交涉之机到中国刺探情报。他们探得中国正在“向荒无人烟的地方移民”，“旧的道路修复了，并开辟了新的道路”，“中国人在珲春和三岔口建立了新的要塞”等等，并把这些情报分别编入《外交部档案》(1880年，Ⅳ—33，第1号案卷）和《陆军部1883年第35号报告》中④。从俄国的反映来看，说明吴大澂招垦实边是比较成功的。对此，吴大澂自己也十分欣慰自喜，他在一首诗里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诗为：

我初度地凉水泉，
六十里中无人烟。
膏腴一片空弃捐，
临江四顾心茫然。
命工起构屋数椽，
曰劝农所三字悬。

① 《吴愙斋先生年谱》，第103页。
② 吴大澂：《皇华纪程》。
③ 《手书信稿》，致张幼樵书”，二月初三日。
④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3卷，第224页。

屋成之岁辛巳年，
作者七人始来田。
朝出耦耕荷锄便，
夜归一饭解衣眠。
从此垦辟相蝉联，
满箩满车歌十千。
……
但见西陌与东阡，
鸡犬家家相毗连。①

如诗所叙，经过招垦，仅凉水泉子一地，从一八八一年（辛巳年）至一八八六年五年间，便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五节　一八六一年和一八八六年中俄勘界

一　一八六一年勘界和沙俄对我国领土的蚕食

在中俄东段边界中，自乌苏里江口至图们江口一段，是一八六〇年沙俄通过逼签《北京条约》强加给中国的。在签订条约期间，对上述边界并未经双方实地会勘，也没有设立界牌。沙俄只是依据自己单方面的“勘查”和预先画好了的地图，逼迫清政府签字画押。对于这段边界，后来中俄进行过两次会勘，一次在一八六一年，一次在一八八六年。

在乌苏里江口至图们江口这段边界中，以其自然形势，又可分为南北两段。北段自乌苏里江口至兴凯湖，按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条规定，“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南段自

① 《皇华纪程》。

兴凯湖至图们江口，这段边界比较复杂。关于南段边界的具体勘查和设牌事宜，中俄《北京条约》第三条规定："至东边自兴凯湖至图们江中间之地……设立界牌之事，应如何定立交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东界查勘，至乌苏里河口会齐，于咸丰十一年三月内办理。"① 按此规定，清政府于一八六〇年末派遣仓场侍郎成琦与吉林将军景淳和沙俄代表在兴凯湖附近举行勘界会议，史称"中俄兴凯湖会议"。

一八六一年五月五日成琦抵吉林省城，六月七日与景淳至兴凯湖西北岸安营。十一日，俄国勘界代表、滨海省省长卡扎凯维奇、副代表布多戈斯基等到兴凯湖西北的奎屯必拉口安营，并"于湖岸安设大炮一尊，火枪三十余杆，随来俄兵不知确数"，妄图以武力恫吓中国代表。十三日，成琦派员赴俄营面商勘界事宜，俄国"使臣礼貌甚抗"，声称必须与成琦相见，"方肯与议"②。经双方商议，定于六月十五日在距俄营十余里的达连泡举行会议。但会期已至，卡扎凯维奇竟"托故不到"，仅派总参谋部军官图尔宾和翻译伊旺吉雅那幅"来营回话"。俄国代表蓄意将会议地点改在他们已经占领的土尔河口举行，为其占领该地及其毗连地带制造借口。在俄方要挟下，十八日成琦等被迫赴俄国驻地举行谈判。

谈判伊始，俄方代表首先阐述他们所占领的土尔河口就是中俄《北京条约》中的白棱河口。关于中俄边界在兴凯湖上的走向，根据条约规定，系从松阿察河河源越兴凯湖至白棱河口，再由该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只有确定白棱河及其河口的方位，才能划定兴凯湖和瑚布图河以北这两段中俄边界线。为此，成琦"遍查吉林所绘各图暨早年所存通省全图，止有白珍河，并无白棱河"，就是上年俄使在北京要求中国画押的地图上也无白棱河，

① 《中俄边界条约集》，第28页。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9卷，第9页。

只有白志河。成琦经过“两相考校”，认为白棱河即兴凯湖西南的白珍河，其方位与条约所述完全相符①。而沙俄代表却指鹿为马，硬说白棱河位于兴凯湖西北，并以他们业已占领和建立了军事哨所（土里罗格，位于今当壁镇南）的土尔河口为白棱河口，妄图在松阿察河河源与土尔河口划一直线，从而将兴凯湖大半划入俄国版图（而以兴凯湖西南的白珍河口划界，兴凯湖大部则属我国）。中国代表“据理驳诘”，指出这种说法“显与和约、地图均属相悖”，土尔河“这个名称与白棱河毫无相似之处”。俄方代表对此“亦无可置辨”②。第一天的会议由于俄国代表的狡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十九日，卡扎凯维奇派图尔宾携带照会来中方营地。俄方“不特不认白棱河之误，转欲将松阿察迤西之穆楞（棱）河，作为公中之地”。成琦当即指出，穆棱河流域根据中俄《北京条约》本在中国境内，“距宁古塔仅二百余里”，俄国这种要求，是“欲于和约之外，妄生枝节”。图尔宾却声称：“和约、地图均可不必照依行事”③，企图随心所欲地侵占中国领土。

二十一日，成琦派属员丁寿祺等赴俄营商酌再开会议事宜。卡扎凯维奇拒绝商谈，并“按佩刀直视，意在以兵相胁”，声称“明日来营与钦使、将军当面商议，自有道理”④。二十二日，成琦带随员数人，在帐棚迎候。中午，卡扎凯维奇“带俄兵数十名，整队而来”，“将枪兵向营门排立，按刀而入”。俄方仍然坚持土尔河即白棱河的谬论。成琦再予驳斥，指出“违约悖图，断难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9卷，第8—10页。

② 咸丰朝《筹备夷务始末》，第79卷，第8—10页；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上册、中译本第85页。

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9卷，第10页。

④ 丁寿祺：《海隅从事录》，《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3秩，第296页。

商办”①。卡扎凯维奇进而要求“于珲春东岸设卡盖房，将珲春作为公共之地”。中方代表拒理驳斥，卡扎凯维奇“始觉理曲”，表示愿意放弃这一要求②。关于白棱河问题，经多次辩论仍无结果。俄方看到“从中国人方面不能得到任何积极的结果，就决定停止谈判”。卡扎凯维奇从桌旁站起，准备退席③。成琦唯恐谈判破裂而导致俄国采取军事行动，于是被迫接受了白棱河即土尔河的要求，并拟“在兴凯湖行营，照依和约，将地图内未分之界用红色画断作记，绘图钤印，应立界牌，各差小官竖立”④。对此决定，双方怀有不同目的。成琦等畏惧履勘艰险，不愿作实地踏查，亟欲交差了事；卡扎凯维奇则妄图趁机于俄国单方面绘制的《北京条约》附图上划出令俄国满意的中俄边界线。

二十八日，双方签订了《中俄续增条约补充条款》和《交界道路记文》(即《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统称为《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作为《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按《交界道路记文》规定，在自乌苏里江口至图们江口一千多里长的边界上，共设立八个木制界牌，以俄文字母Е、И、К、Л、Н、О、П、Т为界牌名称，界牌一面书写俄文，一面书写汉文，即耶、亦、喀、拉、那、倭、帕、土。

关于设牌之事，除设在俄国所谓的土尔河口的“喀”字界牌成琦参与了监立、乌苏里江口的“耶”字界牌由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和俄官吉成克会立外，其余六个界牌，名为双方派员会立，实则由俄国一手包办。参加监立界牌的中方官员吉勒图堪于前往竖牌地点途中，“在看到巨大的岩石把小绥芬河压挤成狭窄和阴暗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9卷，第10页。
② 同前书，第14页。
③ 《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上册，第86页。
④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9卷，第15页。

的深沟时”，就“拒绝向前进行”，并在途中“由于鸦片烟瘾很重”，要求回宁古塔城去过烟瘾。清朝官员贪生怕死，擅离职守，正中俄方下怀，乘机要求吉勒图勘必须预先“具结”，“声明一切界牌都是根据国界记录设置在各该地点的”。吉勒图堪竟然表示同意①。昏庸腐败，一至于此。

中方代表的敷衍塞责，使俄方更加为所欲为。按中俄《北京条约》和刚刚签订的《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规定，“土”字界牌应竖在“距图们江口二十华里的地方”，但俄方却将其“设置在距离图们江口二十二俄里（约合四十六华里——引者）的朝鲜镇边梁子村对面”②，从而又侵占了中国一大片领土。

兴凯湖勘界会议仅开十天便草草结束。从制订文件、绘制地图到设立界牌等事宜，几乎全由俄方包办。实际上，这是沙俄借勘界之名行侵吞中国领土之实的会议。通过这次勘界，沙俄将兴凯湖大半及其相连领土攫为己有；将图们江沿岸一带纳入了俄国版图。

从这次勘界以后，沙俄更加变本加厉地蚕食鲸吞中国领土，不断非法越界，疯狂劫掠、杀害我国边民。一八八五年吉林将军奏报：“近年以来，（俄人）越界伤人之事层见叠出。”③ 八十年代初吴大澂在督办吉林防务时发现：“迄今二十余年沿边空旷之地又被俄人逐渐侵占。”④ 一八八一年吉林当局派员到土尔河以南调查，发现边界附近宽阔平坦之地均被沙俄窃占，或三五十里，或五六十里不等。我国黑顶子濒临图们江一带，也“久被俄人侵占……且于其地添设卡兵，接连电线，大有久假不归之势”⑤。更有甚

① 《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上册，第89页。
② 同前书，第90—91页。
③ 吉林历史档案：光绪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吉林将军折。
④ 《手书信稿》：“致张幼樵书”，二月初三日。
⑤ 吴大澂：《吉林勘界记》。

者，沙俄像窃贼一样，不断暗自将界牌移向中国一侧，借此蚕食中国领土。例如："拉"字界牌，一八六一年原立于兴凯湖和穆棱河之间分水岭的平坡上，即蒋家房子附近，后来竟被俄人移至大顶子南岗二里之处，距原地点北移十八里；"倭"字界牌原立于瑚布图河口，后被俄人往西移至距河口二里多的地方，从而侵占中国不少领土。

此外，由于一八六一年所立界牌全系木制，二十年来，或腐朽不堪，字迹剥落；或被水冲走，或毁于烧荒。一八八六年吴大澂勘界时，"土"字界牌已无踪影，"询之土人，均无能言其迹者"。其他界牌也大都毁失。一八六一年在漫长的边界线上仅设八个界牌，特别是在兴凯湖以南无天然标识的地段，界牌甚少，而"自珲春河源至图们江口五百余里间，竟无一牌"①。有的虽在《交界道路记文》上写明应立界牌，如"玛"字界牌，但实际上没有竖立。

总之，一八六一年勘界时遗留的问题和以后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致使边界极端混乱，中国领土不断丧失。沙俄一系列侵疆越界活动，不仅激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也引起许多爱国官吏的密切注视。

吴大澂在督办吉林"三边"防务时，对祖国东陲十分忧虑。一八八二年他奏陈：可否由吉林将军"派员赍赴珲春照会俄官，订期履勘，按照旧图所定红线，将沿海地段划清界址，限令俄官将从前侵占珲属地方一律交还。图们江口二十里以内仍为珲春管辖之地，俄界与朝鲜不复接连，藉以杜俄人窥伺之意，实于吉林边界地方大有关系"②。由于沙俄阻挠，收复黑顶子等地经多次交涉，一无所获。一八八四年上半年，吴大澂调离吉林，五月二十

① 《吉林勘界记》。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57卷，第8页。

五日，他再次具折奏陈：吉林边界“界牌失修，请饬商换”①，建议清廷派员与俄交涉，重勘东界，收复被沙俄侵占的黑顶子等地。经吴大澂多次奏请，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上奏说：中俄东界牌博“年深月久，形迹无存”，“界址湮失”，请速派大员往勘②。同日，光绪帝下谕：委派会办北洋事宜大臣吴大澂会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前往办理。

二　一八八六年中俄勘界

一八八六年二月二十日，吴大澂从天津启程，四月五日到达珲春。五月十八日，俄国滨海省长兼驻军司令巴拉诺夫率勘界委员舒利金、克拉多、马丘宁等到达岩杵河。吴大澂率中国代表依克唐阿、沈韵松、庆钖安（同文馆翻译）等，于二十三日也抵岩杵河。二十五日会议正式开始，史称“岩杵河勘界会议”。

这次勘界以兴凯湖至图们江口一段为重点，对中国来说，要解决下列问题：

（一）重立“土”字界牌；

（二）收复黑顶子；

（三）补立和增设界牌；

（四）纠正错立和被沙俄私移的界牌；

（五）力争收回罕奇和图们江口行船问题。

经过详细调查、权衡轻重之后，又确定以（一）、（二）两项为重点。

（一）重立“土”字界牌

“土”字界牌位于这段边界的最南端，至关重要。一八六〇年沙俄夺占了图们江口，又于次年勘界时，将“土”字界牌立于距图们江口四十六里的地方，从而侵占了沿江一带中国领土。吴

① 《吴愙斋先生年谱》，第123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57卷，第9页。

大澂坚持“土”字界牌应按《北京条约》立于距图们江口二十里的地方。在五月二十五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双方就本来无可争议的“土”字界牌的位置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巴拉诺夫强词夺理，胡说“海口二十里海水灌入之地，当谓之海河，除去海河二十里才算图们江口”①，妄图把“土”字界牌立于距图们江口四十里处。吴大澂对俄方“海口非江口”的谬说予以有力回击，他指出：“海口即江口，有何分别？若论海水所灌，潮来时海水进口，不止二十里；潮退时江水出口，亦不止二十里。所谓江口者，总在海滩尽处。仍须照约由海口量准二十里，方为妥洽”②。巴拉诺夫无言以对，辄称他不敢擅主，须由俄廷定夺。

二十九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巴拉诺夫仍持前说，经吴大澂再三驳斥，最后双方达成妥协，议决将“土”字界牌立于距图们江口三十里、径直至江口二十七里之处，即沙草峰以南越岭而下之平岗尽处。新立界牌处虽比原立地点距江口较近、中国收复十余里之地，但与中俄《北京条约》及其附件的规定，中国仍蒙受了领土损失。六月二十一日，吴大澂亲赴沙草峰南麓监立“土”字界牌。“土”字界牌为石制，高七尺余，宽一尺五寸，厚六寸。埋地二尺三寸，“四周地基用坚石筑成，外掘深沟，填以碎石，均灌灰浆，以期经久”③。

（二）收复黑顶子

黑顶子又名乌尔浑山，原为清政府的“围禁山场”。黑顶子位于图们江下游北岸，与朝鲜庆兴府隔江相望，距俄国屯兵要地岩杵河仅数十里，北距珲春城八十里，为中、朝、俄彼此通往的必

① 《皇华纪程》。

② 同①。

③ 王钫祺辑：《中俄交界续记》，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3秩。关于“土”字界牌的大小，日人增田忠雄的调查与此稍异。

经之地，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黑顶子本是中国领土，一八八〇年前被沙俄窃占后，改名为萨维洛夫卡。吴大澂发现黑顶子被沙俄侵占，立即向清政府报告，要求收复。一八八三年一月十七日吴大澂上奏说："臣因亲至……黑顶子，确切查明该处地方实系俄人侵占珲春之地"，"若不及早清理，珲春与朝鲜毗连之地大半为俄人窃据，其隐然觊觎朝鲜之意，已可概见"①。在给吉林将军铭安的信中，他再次强调收复黑顶子的重要性，他认为，若"稍一松动，彼必多方狡展，一时未必退还。盖俄人占据黑顶子，则图们江一百余里不复为珲春所有"。"此黑顶子之关系甚大，不能不及早清理也"②。

为了尽快收复黑顶子，吴大澂义正词严地要求俄国限期交还。经反复交涉，俄国被迫同意于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三日双方派员会议。俄国虽口头允诺归还，但会期已到，却"爽约不来，多方狡展"，"意图久占，一味延宕"③。不仅如此，沙俄还派兵数百名将吴大澂派驻黑顶子的中国军队尽行驱逐，致使黑顶子归还中国问题在他于吉林期间不得解决。因此，吴大澂决定把这一问题作为这次勘界的重要议程。

在第二次会议上，由于吴大澂态度坚决，证据确凿，迫使沙俄同意将黑顶子归还中国。会议决定："中国界内黑顶子地方旧有俄国卡伦、民房，议明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六月迁回俄境。两国勘界大臣各派委员前往该处交接明白。"④

黑顶子收复后，吴大澂唯恐俄军卷土重来，立即"于山前玉泉洞地方添修卡伦，轮派官兵常川驻守"，并拨靖边军一营前往该

① 《吴容斋先生年谱》，第101页。
② 《手书信稿》："复鼎臣将军书"，腊月初八日。
③ 《吴容斋先生年谱》，第110页。
④ 《中俄边界条约集》，第89页。

地，由李金镛负责“试办屯垦。”① 收复黑顶子是这次勘界的一个重要成果，对此，吴大澂十分欣慰，自作诗云：“防患犹宜策未然，强邻渐与外藩连，欲从两界留中道，直为三韩计万年”②，阐明了他收复黑顶子的重大意义。

（三）补立和增设界牌

按照一八六一年中俄勘界时原绘地图，在“拉”、“那”界牌之间有“玛”字界牌，但《交界道路记文》中却无记载，经踏查证明，当时未立。吴大澂主张补立，双方达成协议，将“玛”字界牌立于“拉”字界牌西南大树岗子中俄交界处。如前所述，从图们江口“土”字界牌至老松岭“帕”字界牌五百余里的边界线上没有一个界牌，而这段边界又是沙俄侵疆犯界、鸠居巢穴、蚕食领土、扰害边民的主要地段。因此，吴大澂主张于俄界蒙古街和珲春交界处增设“啦”（P）字界牌，于俄界阿济密和珲春交界处增设“萨”（C）字界牌。以上是这次补设和增设的三个大界牌。

此外，在大界牌之间设置二十六个小界牌，即封堆记号。吴大澂认为，“两国交界地段甚长，牌博之间相去甚远，道径分岐，山林丛杂。本来立牌之地，难免越界之人，自宜酌择要地，多立封堆，挖沟为记，愈密愈详”③。根据他的主张，决定在大界牌之间，酌立小界牌。从南至北，以汉文一、二、三、四等数字为界牌名称，一共设立了二十六个。增设的小界牌虽不能制止沙俄侵疆犯界，却使这段边界较前清晰易辨，有利于边界交涉。

（四）纠正错立和被沙俄私移的界牌

一八六一年所立界牌，由于多系沙俄一手包办和后来不断被

① 《军机处录副奏摺》，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② 《皇华纪程》。
③ 《军机处录副奏摺》，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俄人暗迁私移，致使一些界牌不在原来位置，出现了所谓“马驮界牌”，不胫而走的现象。按照《中俄勘分东界约记》规定：“那”字界牌应立于横山会处；“倭”字界牌应立于瑚布图河口紧靠西岸的地方。经吴大澂亲自查勘，发现这两个界牌均不在原处。“那”字界牌于一八七七年前已不知去向。中俄地方当局于一八七七年派员（宁古塔副都统双福，俄国界务官马丘宁）共同重立，将“那”字界牌立于瑚布图河口正北山上，比原址略微偏东，而“倭”字界牌则不知何时被俄人往西移了二里多远，从而将二里多宽一片中国领土划入俄国版图。吴大澂认为，“倭”字界牌纯属俄方私移，应予纠正，而“那”字界牌虽不在原地，但系双方会立。巴拉诺夫坚持“那”字界牌非重立不可，并把它作为更正“倭”字界牌的条件，有意将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混在一起，蓄谋继续侵占中国领土。吴大澂明确予以回绝，指出：“倭字牌即不更正，亦与边界无涉，何也？瑚布图河口以南，以河道为界，不以界牌为界。陆路别无凭据，专以界牌为重，界牌以西为中国界，界牌以东为俄国界，若界牌挪进一里，即占去一里之地，无论与旧图准与不准，总是两国派员监立之牌，此事实不能应允。”① 吴大澂这种主张基于下列两种认识：一是“那”字界牌虽属错立，却是经双方同意设立的，沙俄主张推翻重立，意在蚕食中国领土；二是中俄兴凯湖以南边界，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该河口沿瑚布图河为界。按国际惯例，以河为界，即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因此，将“倭”字界牌立于河口西岸（即中国一侧）本来就是错误的，即使再往西移，也毫无效力。吴大澂的上述主张和认识是极有见地的，这与恬列封疆大吏而对边界状况昏昏然的奕山、成琦之流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这种主

① 《皇华纪程》。

张没能实现，但“倭”字界牌却恢复到原地。

为了查勘“倭”、“那”两界牌，吴大澂于七月十四日亲至小孤山，查明了“倭”字界牌的位置，又与依克唐阿策马登山，继续北上，终于找到了一八七七年所立“那”字界牌的位置。并于瑚布图河口树立一旗帜。接着，吴大澂亲派随员托伦托呼与永顺会同俄官竖立“倭”字界牌，限于一个月内“妥速办竣”①。

（五）收复罕奇和图们江口行船问题

罕奇位于摩阔崴（即波谢特湾）内，附近海滩是著名盐场。沙俄占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前，罕奇与海参崴、石门湾等同为吉林的重要出海口。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吉林官民曾多次要求清政府收复摩阔崴，争回出海口和盐场。

吴大澂从加强国防和当地长远利益出发，积极支持吉林官民的正义要求。他认为，收复罕奇是“为了保护珲春食盐之地，冀可自力口岸”②。即使按照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规定，罕奇也属于中国所有。

不过，吴大澂感到收复罕奇“恐无把握”③。他说：“至罕奇沿海地方，照旧图‘红线’已分在俄界，其势不能与争。然条约内即有海中间之岭，将来总可与之辩论，拟俟黑顶子归还后，再作‘第二篇文字’。”④ 吴大澂之所以把收复罕奇放在收复黑顶子之后，是因为前者较后者难度大，预料俄国会百般抵赖，不肯轻易归还，需费时间和口舌，因而影响尽快收回黑顶子。这种估计和先易后难的策略为以后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关于收复罕奇之难，正如日人所说：“对俄国来说，此海岸地带是他侵略朝鲜的走

① 《皇华纪程》。

② 《手书信稿》：“致张幼樵书”，二月初三日。

③ 同②。

④ 《手书信稿》：“致阎丹初大司农书”，十月二十四日。

廊，失此即失其野心的立足点，耽心它变成中国领土而断其联络，因而强硬反对。”① 事实正是如此，当吴大澂提出这一问题时，巴拉诺夫当即强烈反对。在吴大澂尚未来得及继续作这“第二篇文字”时，便被调离吉林，遂使收复罕奇未能实现。

吴大澂认为，趁这次勘界机会无论如何应为吉林争得一个出海口。鉴于收复罕奇困难较大，他决定通过交涉，争取将图们江口作为两国公共海口。如不能实现，则退而求其次，即要求允许中国船只自由出入该江口。这是吴大澂决心要达到的目的。

在第二次会议上，吴大澂提出图们江口“应作为中俄两国公共海口”②。巴拉诺夫以狡猾的手段加以拒绝，表示不敢擅主，须电商总督再定，妄图拖延下去。六月二十五日，吴大澂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巴拉诺夫回答：已电达俄廷外交部，尚无复音。又过了两个月，俄国仍无回复。于是，吴大澂亲赴岩杵河辩论。巴拉诺夫又改变花招，认为此事应由中国总理衙门和俄国驻中国公使商议，并进而提出，如允中国船只出入图们江口，则中国应允俄国在松花江上航行和贸易，即“必以松花江通商相抵”，妄图趁机深入我国东北内地，以遂其攫取松花江航权的宿愿。吴大澂当即指出：图们江口之事本属界务，是我之职责，而松花江贸易则归商务，与我无涉。他坚持界务和商务应截然分开，巧妙地拒绝了俄方的无理要求。

由于吴大澂抱定“必力争成”的信心③，坚持不懈地交涉，终于迫使沙俄允许中国船只自由出入图们江口，俄国“不得阻拦”。十月十二日，俄国地方当局向珲春副都统递交了《俄国关于中国船只出入图们江口事的照会》，经双方商定，将此照会作为

① 和田清：《满洲东部国境的地域考察》

② 《皇华纪程》。

③ 故宫明清档案部：《电报档》，光绪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北洋大臣来电”。

《中俄珲春东界约》的附件。吴大澂见到这个照会极为高兴地说："余与巴使费尽唇舌，竭数月之力，始获有此一电。"他认为，在"吉林海口均已归入俄界"的情况下，能"得此转机，虽不能作中俄公共海口，而珲春本地商船、渔船，可以出入自由，不必定向俄官领照，较为方便"①。

至此，这次勘界的主要议程宣告结束。自五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历时近五个月，最后形成两个文件：《中俄珲春东界约》和《中俄查勘两国交界道路记文》。前者于七月四日双方钤印，彼此互换。该约共有八条，并一附件，包括了这次勘界的全部内容。后者是在七月至十月陆续签订的六个勘界议定书和一附件(《中俄查明更正"倭"、"那"两界牌记》)。

《中俄查勘两国交界道路记文》系自兴凯湖至图们江口中俄边界勘查记录。依据自然形势，将这段边界分为六段，兹将各段起止和设立界牌情况列表说明，以清眉目。

界段	起止	大界牌			小界牌	
		数量	名称		数量	名称
			中文	俄文		
第一段	自图们江口土字牌至长岭子天文台	1	土	T	8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二段	自长岭子天文台至蒙古街岭上的啦字牌	2	萨啦	СР	8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第三段	自啦字牌至瑚布图河口的倭字牌	2	帕倭	ПО		
第四段	自倭字牌至横山会处的那字牌	1	那	Н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第五段	自那字牌至老虎山下平岗处的玛字牌	1	玛	М	3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第六段	自玛字牌至白棱河口附近的喀字牌	2	拉喀	ЛК	3	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
共计		9			26	

① 《吴愙斋先生年谱》，第150页。

如果加上三姓境内松阿察河口的“亦”（И）字界牌、乌苏里江口的“耶”（Е）字界牌，共立大界牌十一个。

在这次勘界中，吴大澂还在中俄交界的长岭子上竖立一个铜柱。长岭子位于中俄交界重要地段“土”和“萨”两界牌之间，此地是由岩杵河通向珲春的要道。但长岭子上仅设一个小界牌（八），不足以明示疆界。沙俄对长岭子十分重视，设有天文台，装有大望远镜。名为天文台，实为监视我国边境的哨卡。日人曾说：对俄国来说，长岭子“天文台上的大望远镜是必不可少的。显然这个望远镜不是观察天体的，而是监视他国局势的”①。鉴于长岭子的重要地位，吴大澂在六月二十一日监立“土”字界牌的当天，遂于此地设立一个铜柱。铜柱高十二尺一寸五分，宽三尺零三分，上刻吴大澂亲笔篆书，共四行五十八个字，即：“光绪十二年四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奉命会勘中俄边界，既竣事，立此铜柱，铭曰：‘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②

铜柱庄严凝重，巍然屹立在中俄边界上。它表达了吴大澂对惯于通过私移界牌来蚕食领土的沙俄扩张主义者的愤怒谴责。他以为，立此铜柱，可以阻止沙俄伸向中国领土的触角。他在勘界纪事诗中非常自豪地写道：“我欲题铭铜柱表，问谁来遣五丁扛。”③岂知，在他去世的前二年，即一九〇〇年，沙俄乘义和团

① 和田清：《满洲东部国境的地域考察》。

② 关于铜柱铭文中篆书的“𣘺”字，众说纷纭，或说“界”（增田忠雄《满洲国境问题》）；或说“志”（魏声和《鸡林旧闻录》，梅文昭《宁安县志》等）；或说“封”（付孙铭等《沙俄侵华史简编》增订本）；或说“表”（缪荃孙《续碑传集》，赵尔巽等《清史稿》本传等）。就该篆字来说，确为“表”字，况且在《愙斋自订年谱》里就作“表”字。董万仑同志对此字作了详确的考证，见《东陲史实五考》，载《社会科学战线丛刊》，1980年第2期。

③ 《皇华纪程》，第1页。

运动之机，派遣大批俄军进驻东北，将铜柱“碎为两段”，并公然运至伯力，陈列在博物院中①。

在这次勘界中，中国收复了一部份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被沙俄侵占的领土；纠正了错立和被沙俄私移的界牌；新立了一些界牌和封堆记号；争得了中国船只自由出入图门江口的权利。这次勘界之所以取得这些成果，从客观条件来说，当时正值英、俄矛盾十分尖锐之际。英国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后，直接影响沙俄向朝鲜扩张的图谋。俄国企图利用中国来牵制英国，希望中国迫使英国退出巨文岛。因此，沙俄在这次勘界中不愿与中国闹僵，被迫同意了中国的一些要求。此其一。其二，当时吉林东部“三边”地区的防御力量较前有所加强。如前所述，自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四年吴大澂在这一带推行了招垦实边、建立靖边军、修筑炮台、开辟道路和设立机器局等一系列加强边防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边防实力，引起沙俄极大震动。在这次勘界中，沙俄不敢为所欲为，与此有一定关系。

在这次勘界中，充分反映了吴大澂的爱国精神。

首先，吴大澂从维护祖国领土主权出发，与俄国进行了有力的交涉和斗争，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作到了尽心竭力，寸土必争，诚如自己所说：“一寸土地尽寸心”，“不惮烦而斤斤与俄官争尺寸之土”，② “应争者必争，应办者必办”。面对沙俄强敌，吴大澂针锋相对，毫无惧色，他曾决定，在谈判时“俄方带兵几名，我方亦应带兵几名”。他在给依克唐阿的信中说：“麾下亦可前往以严词责之，珲春边疆尺寸之土皆麾下所管辖，我疆我理，可与力

① 《宁安县志》，第1卷；《珲春乡土志》上编。程德全谓铜柱被沙俄于一九〇〇年移入海参崴博物院中，见《吴愙斋先生篆书铜柱铭》，苏州振新书社影印本。

② 《手书信稿》：“致张幼樵书”，二月初三日。

争。”① 说明他对祖国每寸土地都极端重视，不容沙俄任意染指。

其次，吴大澂注重亲自查勘，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的边界资料，对边境的山川、道路、重镇、牌博等边情了如指掌。为弄清边界情况，吴大澂不畏艰苦，亲自踏查了南起图们江口北至瑚布图河口这段漫长而崎岖的交界。他轻骑简从，深入山林，寻觅界址，查勘道路，甚至为此而坠马摔伤。经过踏查发现，在实际边界上和边界文件上都存在许多问题。有些地方虽未亲往，但他遴派妥员前往调查。由于吴大澂掌握了详尽而准确的边界资料，因此在谈判中，他成竹在胸，比较主动，使对方无法蒙混。

再次，吴大澂知人善任，其随员都是精明强干、吃苦耐劳、意志坚定的爱国官吏。吴大澂的爱国精神，对其随员也有很大影响。他拟派李金镛、胡传（胡铁花）、袁大化等与俄交涉黑顶子事件。李金镛为候补知府，在吉林任职多年，曾协助吴大澂办理“招垦”和“沟民事件”，他“勤朴耐劳，实心任事”，“于边情极为熟悉，且曾游历海参崴、双城子各处，俄人、朝人颇皆畏服，华民在俄界者，亦莫不同声咸戴”②。胡传、袁大化等也“皆有辩才，通晓地势”③。其它随员大都“不避险阻”，“不辞劳瘁”，使勘界“妥速告成”④。

在吴大澂的随员中，托伦托呼的抗俄事迹尤为突出。托伦托呼号勤轩，宁古塔拉林佐领。在吴大澂首次到吉林时，曾派他调查宁古塔和珲春所属六个界牌（帕、倭、那、拉、喀、亦）的位置⑤，他风餐露宿，裹粮而行，跋涉二千余里，在边界踏查半年

① 《手书信稿》：“致依尧山都护书”，正月二十八日。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③ 《手书信稿》：“复合肥相国书”，二月初七日。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四月十四日。

之久，获得了大量边界情报。吴大澂掌握的边界资料除亲自调查所得外，主要来自托伦托呼的调查报告。

一八八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吴大澂派遣托伦托呼与骁骑校永顺前往瑚布图河口与俄官竖立“倭”字界牌。托伦托呼立即前往，经过认真勘查，与俄官舒利金商定了立牌具体地点，并作了标记。双方约定：舒利金回去运送“倭”字界牌，托伦托呼留在立牌地点守候。不料舒利金违约食言，竟背着托伦托呼，指使俄国边民将“倭”字界牌立在原定地点以西四里多的地方，借以展占中国领土。托伦托呼发现后，向舒利金提出抗议。舒利金异常傲慢，不加理睬，继续指使俄民在他指定的地点竖牌。托伦托呼认为这是莫大的“国耻”，怒不可遏，愤然跳入俄人挖的竖牌土坑，面对舒利金高呼：“我身可埋，界不可移！”舒利金见此情景，只好下令停止，将“倭”字界牌立于原定地点①。

最后，这次勘界之所以比较成功，还与吴大澂严肃认真的精神密不可分。在正式谈判前一个月，吴大澂便作好了谈判的一切准备。他亲自草拟了“语意较为详尽”的辩论稿，并交翻译庆锡安译成俄文，“以便临时辩难”②。为了收复黑顶子，吴大澂让吉林机器局总办宋春鳌在该局绘制了图们江、黑顶子一带地图，作为谈判时的依据。吴大澂的认真精神，特别表现在制订勘界文件过程中，会议一切文件都经他认真修改，有的则是他亲自起草。六段交界道路记文均经他再三推敲，反复核实，凡“语意繁复，脉络不清”者，都“删节而改正之”③，甚至连每个小界牌的牌名都是他亲笔所书。因此，这次勘界制订的文件比一八六一年的勘界文件详尽准确，条理清晰。

① 《宁安县志》，第4卷。

② 《吴愙斋先生年谱》，第132—133页。

③ 《皇华纪程》。

吴大澂严肃认真的态度还表现在把界牌（包括原立和新立的）一律改用石制界碑。一八六一年成琦等敷衍塞责，草率从事，所立界牌均系木制，牌名写于纸上，再贴在木牌上，然后涂以油漆。吴大澂认为："旧立木牌年久易于朽坏，乡民有烧荒之例，野火所焚，延及木牌，难免毁损，改为石碑较为坚固。"① 在竖立界碑时，吴大澂十分精心，唯恐不牢，将石碑埋入地下七十多公分，周围堆了二公尺见方的碎石，以期经久不坏。

吴大澂的勘界活动得到了后人好评。在他的《墓志铭》中，具载了这次勘界事迹③。徐曦在其《东三省纪略》中说："吴于斯役尚能据约力争，虽稍有退让，然大体尚无损失。"③《东三省政略》一书将吴大澂勘界和成琦勘界作一比较后认为，"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以前所立界约多含混难通，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重勘珲春东界，始于界限曲折、方向地望、河流源委、道路险夷，一一具载。"④ 而钱恂则认为："溯自咸丰八年至光绪十年（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八四年），凡中俄立约勘界，无不削地，惟此一次为展界，非蹙界，且文义明白，读者易晓。"⑤ 应该指出，钱恂在肯定吴大澂勘界时提出的所谓"展界"问题，是与一八六一年成琦勘界比较而言。所谓"展界"，实质上是中国收复了部分被沙俄重新侵占的中国领土，而显然不是超越不平等条约而扩大了中国领土。这次勘界所依据的是不平等的割地条约，不可能有真正的"展界"，就连被沙俄在《北京条约》签订以后侵占的领土，也没有完全收复。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② 《吴愙斋先生年谱》，影缩《墓志铭·二》。

③ 见该书第32页。

④ 见该书第1卷，《绥芬篇·纪分界》。

⑤ 钱恂：《中俄界约斠注》。

勿庸置疑，吴大澂此次勘界也有许多不足之处。

首先，吴大澂坚持斗争、寸土不让的精神是不彻底的。如前所述，总的来说，吴大澂是坚持斗争，竭力维护领土主权的，但在一些问题上却有所动摇，例如，按规定“土”字界牌应分毫不差的立于距图们江口二十里的地方，虽经反复交涉争回十里，但仍不在规定地点，使中国蒙受一些损失。

其次，这次勘界是不全面的。这次勘界范围，理应包括吉林与俄国交界全部地段。鉴于珲春副都统管辖地段极为复杂，确定以“土”字界牌至“那”字界牌一段为主，其中又以重立“土”字界牌和收复黑顶子为重点，无疑是对的。对宁古塔副都统所属的“那”字界牌至“喀”字界牌地段，吴大澂亦予以足够重视。可是，对以松阿察河和乌苏里江为界地段，却基本上没有过问，既没有亲自往勘，又没有将“耶”字界牌和“亦”字界牌问题列入议程。在清政府和吴大澂看来，这段以江河为界，不会有什么问题。其实不然。沙俄照样采取各种手段侵犯我国疆界。按照一八六一年《交界道路记文》规定，“耶”字界牌应立于乌苏里江口西，这本来已极不合理，沙俄得寸进尺，又将“耶”字界牌几经西移，最后立于距原地点以西九十余里的通江子入乌苏里江入口处，于是把本属中国的抚远三角洲（即黑瞎子岛）等地强行划入了俄国版图。

第六节　主张抗俄的爱国学者曹廷杰

一　投效吉林边疆，奔赴防俄前线

在东北人民的长期抗俄斗争中，一些忧国忧民、富有爱国热情的学者，努力钻研、调查边疆的历史和地理，密切注视沙俄不

断向东扩张的形势。他们通过自己的著作，以犀利的笔锋揭露沙俄侵华的历史及其野心，并提出许多建设边疆、抗御侵略的积极建议。这些学者及其著作对于激起人民的爱国热情，巩固和开发祖国边疆，推动抗俄斗争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清末东北历史地理学者曹廷杰，就是这些学者中比较著名的一个。

曹廷杰字彝卿，生于一八五〇年，湖北枝江人。一八七四年，他由廪贡生考取汉誊录，进入国史馆当差①。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伊犁交涉引起中俄关系全面紧张，沙俄不断向远东增派军队，声言将三路进攻中国。鉴于俄患日烈，许多爱国官吏纷纷上奏，要求加强东北边防，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防范措施。目睹祖国北方的忧患，曹廷杰怀着炽热的爱国激情，毅然决定离开史馆，投效吉林边疆，从事加强边防工作。一八八三年，他以候选州判来到处于抗俄斗争前线的吉林"三边"地区，被派到防俄重镇三姓，在靖边军后路营中办理文案。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沙俄侵华的步步加紧，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爱国人士对祖国的未来无限忧虑，如林则徐便大声疾呼："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② 边事吃紧，外患当头，使得人们对边疆的关心日益深切，迫切希望了解边陲历史和斗争形势，同时边务、防务等工作也急需对边情有所掌握。形势的要求，促使一些学者积极从事东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圣武记》、《朔方备乘》等书的出版，《盛京通志》、《大清一统志》等书的增修，就反映了人们对祖国边疆的这种关切。曹廷杰继承了这些学者的优良传统，开始了对中俄关系和边疆史地的研

① 吉林省历史档案：《吉林分巡道详知特用知府曹廷杰禀报到省日期并缴部执照及前领起复部照书册》，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

② 转引自程演生辑：《奉使俄罗斯日记》序。

究活动。

何秋涛于一八五八年撰成的《朔方备乘》，在研究的方向上给曹廷杰以很大的启示和影响。曹廷杰高度评价《朔方备乘》"于中俄交界及俄国古今疆域，无不条分缕析"，于"制度沿革、山川形势，考据详明"①。在"东南多事，俄人乘隙窥伺我东北"的形势下，对于人们了解北方的形势和历史，有很大帮助。但是，曹廷杰感到，在瑷珲和北京条约签订之后，"疆界已殊，情形不同"了，《朔方备乘》的内容已不能完全适合时用。因此，他决心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重新作深入的探讨。

在日常的边务工作之外，曹廷杰利用"公余暇日"，十分"留心边事"，博览群书，"凡东三省地理险要与夫古人用兵成迹有关于今日防务者"，无不刻苦钻研，广泛搜集资料，连他的上级葛胜林也不能不承认他每天"手不释卷，于兵法、舆地甚为熟悉"。他的研究工作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荟萃群书"②，"附己意以为说为考"；二是"躬亲考验"③，广泛进行实地考察和社会调查。从到吉林开始，他便发奋读书，从《开国方略》、《大清一统志》、《柳边纪略》、《圣武记》、《盛京通志》和《黑龙江外记》等大量文献中，搜集了大量资料，然后加以分类排比，分析研究。他又利用工作之便，周游东北各地，足迹遍布于农安、阿城、宁安、开原、八面城、伊通、依兰等地，所到之处专心访古，询问乡情，广泛搜求乡土历史材料，并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详加考究。至一八八五年三月，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他写成了《东北边防辑要》和《古迹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不仅具有一定的学

① 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序，《辽海丛书》本。

② 吉林省历史档案：《葛胜林关于中俄交界图稟文及其附件》，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③ 嘉业堂抄校本《东北边防辑要》附曹廷杰书信。

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对于防御沙俄侵略提出了不少“有裨实用”的建议，从历史的角度，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东西。从《东北边防辑要》的书名亦可看出，本书的写作完全是为边防建设服务的，这反映了作者对于抗俄所持的积极态度。

《东北边防辑要》共收辑了作者的十九篇文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明清两代东北疆域及其管辖情况，以大量富有说服力的文献资料，证明包括已被沙俄侵夺的大片领土在内的广阔的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份。他指出：清代“自混同江口迤而西南抵图们江口之东北约五千余里，均归吉林省辖”。当时“黑龙江全境索伦诸部皆称臣妾”①。他举出以下确凿的论据：

1、中国文献、图籍中对这些地方一直有大量明确的记载；

2、明清两代对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进行过长期的开发和有效的管辖；

3、当地各少数民族与中国中央政权始终保持着多方面的密切联系；

4、清朝的察边制度和《尼布楚条约》对于国界所在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谈到三姓副都统所辖贡貂诸部情况时，曹廷杰还运用社会调查所得材料，进一步证实了远至库页岛各部向清政府贡貂的历史，给沙俄侵华行径以有力地抨击和揭露。

其二是，追述了沙俄十七世纪中叶窜入黑龙江流域的历史，并对清初抗俄斗争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初步的总结②。曹廷杰回顾了康熙时代反抗沙俄侵略斗争的正义性，以及经过多方面的严密

① 见该书《库页岛沿革形胜考》，以下凡引该书，只注篇名。

② 见《征罗刹》、《尼布楚事迹》、《吉林根本说》等篇。

准备，取得反侵略斗争胜利的详细过程。显然，在这里曹廷杰是想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希望他们能励精图治，效法康熙，重整边防。他用这些生动的历史告诉当权者：只要认真对付，中国人民是完全可以打败沙俄侵略者的。

其三是，研究了《尼布楚条约》签订过程和内容①，为处理中俄边务和进行外交斗争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资料。对于该条约的文本、内容、划界走向、界碑地址等情况，曹廷杰都作了力所能及的探讨。这些研究，对于从事中俄边务的各级官员是有参考价值的。尤其应该指出的是，通过对经常至黑龙江下游一带贸易的商人们的调查，在中国历史文献中他第一次极明确地报导了永宁寺碑的情况。他指出，奇吉泊下特林“有一碑，额曰永宁寺”，“今三姓人贸易东海者多知之，亦多见之。惟王守礼、守智兄弟亲至碑所，思拓其文，因被俄夷禁阻未果，故其弟守信能为余述其详云”②。这一报导为研究东北疆域的历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和线索。

其四是，分析了沙俄的侵略伎俩，对于防俄的军事部署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③。曹廷杰总结历史的教训说：“俄人开疆，每多取人之所不取，或图人之所不及。即如咸丰时窥我东南多事，乘机窃发，两次进踞，正亦顺治初乘我入关之师初定中原，因而窃据故智耳。弛守备则蹑入，张声威则潜退，穿窬之盗何以异此？此则夷情之今犹古若者也。”历史证明，沙俄确实是像贼一样的强盗，每每乘人之危、乘虚而入或趁火打劫。因此，曹廷杰主张有备无

① 见《分界碑文考》、《外兴安岭山脉河道中俄分属考》、《乌底河公中地方考》、《界碑地考》等篇。

② 北京图书馆藏嘉业堂抄校本《东北边防辑要》“界碑地考”。按《中外藩属舆地丛书》本、《辽海丛书》本无此段。

③ 见《盛京险要考》、《吉林险要》、黑龙江险要》、《伊通州沿革形势考》等篇。

患，不予沙俄以可乘之机。特别可贵的是，在曹廷杰的思想中，始终没有惧怕沙俄、放弃斗争的念头，始终坚持用针锋相对的斗争去抵御沙俄的侵略。通过对历史的分析，他意识到沙俄是色厉内荏的，"震之以威则惧而逸，示之以怯则骄而聚"①。

为了与沙俄进行军事斗争，曹廷杰广泛研究了东北各地军事地理形势和历史上一些重大战争的情况，以为防俄军事部署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例如，对于黑龙江，他强调"额尔古讷河扼俄人由尼布楚城入东三省水路咽喉，旁乌河当雅克萨之冲，瑷珲城居三方水路之会，黑河口与吉林分松江之险，是皆有关于边防，筹江省者其可忽诸？"而吉林的军事重镇则在宁古塔、珲春和三姓，这些地方毗连"俄人与吉界要隘"，不可不防。他又进一步分析"三姓要隘则在黑河口、蜂蜜山二处"。因为黑河口扼松花江和黑龙江之间往返咽喉，而蜂蜜山则"南可断岩杵河、海参崴诸处之后路，北可据伯力之上游也"。盛京之险有旅顺口、凤凰城、牛庄、鸭绿江、图们江等地。他把雄踞东北腹地的伊通州视为"尤据形势之胜"，说它"西枕蒙古，东瞰吉林，南控沈阳，北制黑龙江"。为了可能进行的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他对东北各地的山脉、河流的分布，也做了详尽的叙述②。曹廷杰期望于清政府的是吸取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时期的惨痛教训，立足于以战斗应付侵略者，所以他不厌其繁地为可能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提供一些必要的历史和地理资料。

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东北边防辑要》的出现，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它是继《朔方备乘》之后的又一部专门研究如何加强边防，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的重要著作，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部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的军事手册，它用历史素材对人们进行

① 《俄夷情形》。

② 《艮维窝集水源合考》。

了爱国教育，它为边防军队和外交人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供他们在斗争和交涉中采摭运用。

《古迹考》是曹廷杰实地考察东北一些重要古迹的研究成果，经修订之后，于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收入《东三省舆地图说》一书。其中有许多独到精审的见解，直到今天仍为学术界所赞许。对于了解中华民族开发东北的光辉历史，对于认识中国历代政权对东北的有效管辖，这部书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据。

二 前往俄境调查，研究抗俄对策

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九月八日（公历一八八五年六月九日至十月十五日），曹廷杰奉命去西伯利亚东部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前后“计在俄界一百二十九日，往返道路一万六千余里”①。通过这次考察，使他的抗俄思想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作为这次调查记录的《西伯利东偏纪要》一书，奠定了他在东北史研究上和抗俄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史学家们称赞曹廷杰是研究东北历史地理的“后起之劲”②。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沙俄为迫使清政府承认它对伊犁的占领，在进行外交恫吓、增兵西陲的同时，又派军舰游弋黄海，于南乌苏里一带设卡添兵，不断寻衅。自光绪六年起，清廷分外注意沙俄的动向，曾命令宁古塔副都统派员密赴俄境，侦探虚实，以防不测。同年十二月，宁古塔副都统派遣云骑尉成贵、兰翎骁骑校托伦托哼前往密探俄人军事动向③。此后，清政府一再命令东北官员用心整顿营伍，注意侦察俄情。

① 希元：《进呈侦探俄情各条疏》。

②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9页。

③ 吉林省历史档案：《宁古塔副都统德平阿为专派妥员前往俄界密探消息等情》，光绪六年十一月一日。

一八八五年初，吉林将军为进一步规划对沙俄的防御，命驻三姓靖边后路马步全军副将葛胜林绘制有关边防地图。葛胜林当即遵命“觅倩画手”，依据当时所掌握的有关旧图进行绘制，并加“贴说”①。葛胜林同画手正绘图贴说间，曹廷杰适巧在旁观看，并发表了一番很有见地的关于“舆地之学”的看法。他认为“舆地之学须准尺度、方隅、里到始足为凭”，而中国旧有之“姓图（三姓所属地图——引者）大小二幅”，与俄图各有详略，均不堪用。他说自己著有《东北边防辑要》一书，“今东三省边防关系紧要，凡战守机宜均有成迹可稽，现已荟萃群书，考据详明。若待稍缓两个月，比次排类，绘图贴说，不但姓城险要可见，即东三省沿边诸路亦皆瞭如指掌。”② 葛胜林发现曹廷杰于东北史地颇有研究，当即“嘱其将所拟东三省舆地险要图，暂绘大概形势，一并附呈”，并把他推荐给将军希元。从此，曹廷杰在边务中崭露头角，为希元和葛胜林所重视。

在沙俄政府一再加强乌苏里地区兵备力量的情况下，清政府饬谕边防当局“加意防维”，下令派员侦察俄情，特别强调“目下吉林防务最重，如侦探夷情一事更属首要”。吉林官员遵旨由宁古塔、三姓、珲春各路防军内派员前往俄界，察看沙俄军事动向。三姓原定从靖边军中、前两路军内酌派，后因后路统领葛胜林极力推荐曹廷杰，认为他“颇能熟悉俄界情形”，当于调查更为有利，因此，改派曹廷杰前往调查③。

一八八五年五月九日，曹廷杰在靖边后路营中接到前往俄界调查的命令后，于二十六日启程，六月九日从徐尔固进入俄界。他的调查路线是，先从松花江口至黑龙江口，复由黑龙江口上溯至

① 吉林省历史档案：《葛胜林关于中俄交界图的禀文》，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② 吉林省历史档案：《葛胜林呈希元禀文附件》，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③ 吉林省历史档案：《为防俄人诡计狡谋密令派员深入其境密探情形》，光绪十一年。

海兰泡，再由海兰泡返至伯力，由伯力溯乌苏里江而上，过兴凯湖后，从红土岩沿旱路至海参崴，再乘船入岩杵河，最后回到珲春。

在短短的四个多月中，曹廷杰进行了十分紧张细致的调查工作，“凡彼东海滨省所占吉江二省地界、兵数多寡、地理险要、道路出入、屯站人民总数、土产赋税大概、各国在彼贸易、各种土人数目、风俗及古人用兵成迹有关于今日边防，与夫今日吉江二省边防可以酌量变通，或证据往事堪补史书之阙者”无不详加考察①。考察的结果，写成了《西伯利东偏纪要》一书。这部著作以其丰富的内容、生动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沙俄侵华的历史和新的侵略扩张野心，为抗御沙俄发动新的侵华战争提出了许多军事上的方策，对加强东北边防具有重要作用。即使在今天，《西伯利东偏纪要》仍是研究沙俄侵华历史和东北地方史的重要历史文献。《西伯利东偏纪要》是《东北边防辑要》一书的继续和发展，二者可以说是姊妹篇。但是，后者偏重于历史文献的分析研究，前者则侧重于事实的调查，内容更为丰富、生动、有力。其中直接与抗俄斗争有关、充分体现作者爱国抗俄思想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曹廷杰通过对历史古迹的考察和对少数民族的调查，以大量新鲜而又无可辩驳的资料，进一步证实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份。

例如，调查敦敦地方的剃发黑斤和阿吉、普禄、乌活图等三屯的不剃发黑斤时，曹廷杰发现“四屯各有铜坛一件，呼曰奇勒革特二拉荡”，当地少数民族回忆说：“系先代取革居陪嫁之物，以

① 光绪十一年十月密探俄界情形委员、候选州判曹廷杰禀文，见《西伯利东偏纪要》，《辽海丛书》本，第1页。

为传家至宝。”① 即是说是他们先代“入京取妇”的遗物。还有些人仍然保存着“昔年充乡长、姓长官给顶戴文凭者”。黑龙江中下游的少数民族，在清初“惯例多于冬末春初抵京”，“进贡纳妇”，后来清廷感到“京师于冬春之交，正值天花流行，于此辈不利”，故于乾隆四十年二月初五日，“谕知吉林乌拉将军，嗣后赫哲、费雅喀等来京进贡纳妇者，毋庸延至冬季来京，以择七、八、九月之凉爽季节为宜。著所管地方迅速依此办理”。吉林将军为此于同年三月十二日通过宁古塔、三姓副都统衙门，将此事“晓示赫哲、费雅喀、库页费雅喀等处”各屯的姓长和乡长②。曹廷杰的调查，用实际情况证实了历史记载的正确可信，证实了清政府对黑龙江流域的有效管辖。尽管沙俄于十九世纪中叶强行侵占了这些地方，但是当地人民对清统治时期的旧典仍记忆犹新，所以曹廷杰感慨地说：“今四屯遗有铜坛，故老传闻如咏。于戏，前王不忘之什！”

另一个证明当地少数民族曾隶属清政府管辖的事实是“赏乌绫”。清政府对直至库页岛的少数民族例行征收貂皮作为贡赋，并对纳贡者赏赐衣帛。奇吉、德楞、敦敦、普禄、牤牛河、三姓等地都曾是清政府派官取赋的地方。在三姓以外的几个地方，清政府官员设立木城作为征赋的官署。通过实地调查，曹廷杰看到与历史记载完全相合。如赫哲喀喇、额登喀喇“向至三姓贡貂，后至赏乌绫木城处穿官”。又如黑勒尔至黑龙江口的费雅喀人，“国初与库页岛各族至阿吉上三百余里莫尔气对岸赏乌绫木城处受衣物服饰之赏，名曰穿官，后亦贡貂”，这些人告诉曹廷杰，二十年前（一八六五年前），他们还曾到三姓等处“穿官”，沙俄入侵几年以后，始被禁止。从华商口中，曹廷杰得知，从“俄镇因拔纳斯克以南，阿勒干以北，伯力以东，纵横各千余里奇雅喀喇地方”，当地人民

① 《西伯利东偏纪要》，以下凡引文未注出处者，均见该书。

② 《东陲纪行》，中译本，第50页，附录。

多“自谓系中国牛皋、王贵之后”。生动地说明各少数民族与内地的密切关系。

在历史遗迹方面，曹廷杰最突出的贡献是考察、记录了永宁寺碑的实际情况，拓取了碑文，为研究东北疆域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推翻了《满洲源流考》等书为清初历史讳的错误说法。他得出的结论是：“论者咸谓明之东北边塞尽于铁岭、开原，今以二碑证之，其说殊不足据。”永宁寺碑所在，是中国管辖所达区域的铁证，是揭穿沙俄“新土地发现者”谬论的最有力的事实依据。

从民族、历史、古迹和地理等几个方面，曹廷杰为研究中国东北古代疆域作出了重要建树，而它在当时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帮助人们深刻认识沙俄侵略的危险，痛心祖国大好山河的丧失，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抗俄信念。

二、曹廷杰广泛搜集了当地各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斗争情况，并记录了俄人迫害他们的某些残暴罪行。

当地华商告诉曹廷杰，英门河一带的奇雅喀喇人民，在沦入沙俄殖民统治后，虽远离了“中华声教”，与祖国失去了联系，但他们仍然“不肯心服俄人”。费雅喀人民告诉曹廷杰，沙俄入侵后，禁止他们与中国内地联系，破坏当地风习，“不许我等穿官，见木像则焚，见弄熊则阻。又欲我等截发易服，心实不服，女人畏忌更甚”。他们表示，“惟望大国如数百年前将罗刹尽驱回国方幸！”对此，曹廷杰无限感慨地说：“康熙初，罗刹与费雅喀大战，朝廷屡遣大臣剿灭，至今传闻不失其实，犹见祖宗之流泽孔长也。”同样，东海滨奥耳加至因拔纳斯克的奇雅喀喇人民“亦无愿随俄者”。乌苏里江两岸的黑斤则“一听华人之命，恶俄甚严”。

如前所述，沙俄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华商和广大“服苦觅食”的“沟民”进行肆意迫害和驱逐。华民深受残害的情况，曹廷杰都作了详细的调查和记述，并异常愤慨地说：“惟非昆岗，何于

华人玉石俱焚乎?”这些，对激起中国人民对沙俄侵略者的愤慨起到很大作用。

三、曹廷杰详细调查了一些军事要害之地，对防俄的军事部署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并力主沙俄一旦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即应出奇制胜，坚决收复被侵吞的失地。

曹廷杰对沙俄的海兰泡、伯力、红土岩、岩杵河、庙尔、海参崴等二十多个军事据点进行了调查，查明了沙俄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弹药储备以及官署、经济和地理情况。对中国的防俄要地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查，指出额图等地“为险要所在”，“黑河口为吉江二省门户”，蜂蜜山“于三姓为陆路之门”，驻守通江“似可预杜俄人借地修火车道之意”，等等。

曹廷杰调查这些军事要冲的目的，是因为在他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种进行积极防御的主张，即一方面要采取主动、严密防守；同时在一旦发生侵华战争时，一定要起而应战，扼其要害，乘机收复失地。因此，他不断向清政府阐明研究军事要冲的重要意义。例如他指出，呼玛尔河一带“林木尚未斩伐，俄人于此视为固有，防堵实未尽善，一旦有事恢复，黑河之险我皆可据”；伯力的“东南、东北、正东三面，不及数里，林木荫翳，尚属鸿荒，倘图恢复，出奇其在斯乎?”；虾蟆塘“为绥芬河入海门户，扼海参崴陆路咽喉，俄人屯兵屯南，距此处尚六七里，有事时亦必争之险也”；海参崴“陆路仅西北一道自虾蟆塘来，出入山间，林木参天，且道傍掘有暗阱，步兵万难轻进，非出奇制胜不可”。但他认为可用水师进抵其处，“即不泊，得势则直捣巢穴，失势则退泊口外诸岛，或亦彼之所不及料欤?”他还建议在新设的博罗哈达卡伦“多添防守”。这样“西可以堵俄人由额尔古纳河察边旱道至卜魁之路，东可备旁乌河御雅克萨之接应，且有事时可断截黑龙江水道”。曹廷杰还设想了三种反抗沙俄侵略战争的作战方案，

供清政府考虑选择。第一个方案是，分六路出击俄军：由卜魁经瑷珲，直捣海兰泡；由珲春出图们江口、岩杵河口，经海道取海参崴，经旱路取岩杵河、阿济密、蒙古街、虾蟆塘等四处；由宁古塔取双城子；由三姓分水陆两路取徐尔固和伯力。第二个方案是所谓“出奇制胜之方”，水路在呼玛尔河、克敲林那至果斯克和龙庙子附近“伐木塞江，以断俄人水道”，旱路“则以奇兵出赵老背，深沟高垒，扼其咽喉，令南北不相接济”，并“先将各处铁线约期截断”。第三个方案是所谓“万全之策”，即先以吉、江二省之兵“固守各城要隘”，其次以五六万兵分路冲锋出奇制胜，并留下库鲁河和精奇里江至索伦河两条道“为俄人归路”，“然后由乌苏里江至松花江口规复旧境”。这三个方案是《西伯利东偏纪要》一百一十八条中的最后一条，它是曹廷杰经过各方面调查后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一百一十八条的中心思想所在。

在清政府政治腐败无能，许多官员碌碌无为的情况下，曹廷杰对于抗俄斗争采取如此积极的态度，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应该说，在这一点上，他真实地反映了处于抗俄第一线上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愿望。曹廷杰充满必胜的信心，以自己亲身的体验告诉清政府，只要坚持抵抗，俄国并不可怕。他说，自入俄界以来，每当谈到当年春季英俄冲突，俄官、俄商、俄民“皆云不畏英吉利，惟闻欲约中国合攻，人之众寡不敌，殊觉可畏”。因为“以一俄人当华人十，两败俱伤，俄难抵华”，“此众口一词之实在情形也”。对于中法战争中刘永福军队的英勇顽强作战精神，俄人一讲起来，也“莫不变色咋舌”。他记载此事的目的在于提醒清政府，俄人尚且如此看待我们，我们自己更不应自卑、自轻，无所事事。

除了上述内容外，曹廷杰还就华民在俄界的分布和生活情况，俄国的军队、经济、风习、制度、地理等方面情况，作了详

细记载。他还了解到了沙俄一些新的侵略意图，如“闻俄人于黑顶子地方分界狡展，其意在由旱道通高丽，由高丽通日本”。又“闻俄人欲修铁道通中国”，“拟于二三年内兴工”。他敏锐地意识到：“俄人此举若成，不但经商获利无穷，即兵之进退亦皆电驰风掣，恐高丽、日本未必能安枕也。”后来的事实证明曹廷杰的预言是正确的。

曹廷杰调查的一百一十八条材料，交吉林将军后，摘取一百零一条并归纳为七十六条送军机处备查；又选录了其中最重要的三十五条（包括一百一十八条中的五十六条）于当年十二月八日送呈御览①。他的调查得到了清政府的充分肯定：“据阅《图说》及笔记各条，于俄界情形详细赅备，与寻常游历不同。”② 确实，这决不是简单的调查和游历，而是在为后人的斗争提供必要的思想武器。

曹廷杰的调查对东北的防务贡献极大，他的许多思想和建议为吉林官员所采纳。吉林将军希元于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的奏折中，不仅同意曹廷杰的许多调查结论，而且奏请清政府实施他的某些建议，如对沙俄准备“借地修道”危险的分析，对珲春等东部边防要地形势的认识，请求“移兵驻扎”黑河口、蜂蜜山、通江等等。希元认为与他“所见略同”，并拟请在黑河口等三处各添兵三营，在珲春增添“劲旅”③。特别是对曹廷杰所拟抗俄三策全盘予以接受，希望清政府加以“采择”。这说明曹廷杰的调查是有影响的，是有裨边防建设的。吴大澂在一八八六年与沙俄进行边界谈判时，曾从曹廷杰的调查中得到不少事实依据和启示。光绪十一年三月，曹廷杰还把一份永宁寺碑拓文送给吴大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希元《进呈侦探俄情各条疏》，光绪十一年。

② 《秘探俄界情形委员候选州判曹廷杰禀文》，见《西伯利东偏纪要》，第1页。

③ 《军机处录副奏折》：希元《遵查边防情形由》，光绪十一年。

澈。吴大澈极力赞赏曹廷杰："采访俄事至此，并手拓二碑以归，亦可谓壮游矣。"①

《西伯利东偏纪要》和《东北边防辑要》成书后，作者继续深入钻研，把以上两本书中某些重要成果重加整理，又著成《东三省舆地图说》一书，于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出版。这三部书，是研究东北历史和地理的珍贵文献，并在抗俄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　提出防俄抗俄的全面规划

一八八六年，曹廷杰因游俄劳绩卓著，经希元、依克唐阿保奏送京引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命其"面禀俄情"，于是"面禀"了十六件事，即"条陈十六事"②。《条陈十六事》是曹廷杰辛勤研究东北史地和抗俄斗争形势取得的又一成果。当然，他也吸收了许多当时正在实行或者准备实行的某些建议和措施，加以综合、发挥，如对黑顶子的看法，关于练兵、垦荒、开矿、设防、扩建机器局等问题的意见，无疑是接受了清政府和某些官员的想法和措施。但是，曹廷杰根据自己的深入研究、调查，做了全面的考虑、规划，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俄、抗俄的思想体系。在前此的整个抗俄斗争史上，除康熙曾对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有较为全面的考虑部署外，关于长期的、较为全面的抗御沙俄从东北入侵的规划，《条陈十六事》可以说是第一个。基于对中俄关系、国内外形势较为深刻的了解，曹廷杰针对时弊，提出不少切实可行的措施。其中，除第十六条无甚意义外，其余十五条大体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在军事上，曹廷杰主张增编练军，扼守要隘，增拨防

① 吴大澈：《皇华纪程》。

② 见《东三省舆地图说》，《辽海丛书》本附录。下凡属《条陈十六事》引文皆见此书，不再另注。

饷，改善军备，以图“规复旧境”。

曹廷杰指出：“俄人占据吉江二省旧地，合海中库页岛计之”，“较之东三省现在之地尚觉有余”。他分析沙俄兵力“布置大势，惟趋重海参崴、图们江一带”，而在整个“东海滨省布置尚未尽善，可及时一战，恢复旧境”。因此，他主张以攻为守，趁沙俄翼羽未丰——“旱道之铁路未修”，大部地区未及悉力经营情况下，可出奇兵胜之。否则，“再迟数年”，“不但东三省不能言战，即畿辅重地亦难言守”。

为准备这样一次抗俄斗争，曹廷杰提出，首先要整顿兵备，“厘剔弊端”。东三省原有“合计兵数不下十万”，兵饷不下五六百万，但因将官中饱，士兵冒饷，几致“十勇无五兵之实”，所以亟须除弊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再广泛招集现有流民“编为队伍，慎选廉明公正深沉干练之员为之统帅。设一旦有事，则以正兵专督此辈出奇冲锋，道路既熟，言语亦通”，便于战斗。增强军力的另一个措施是：增拨吉林机器局经费，“筹款以广制造，俾利三省军械”，用新式军火装备军队，提高战斗力。

曹廷杰切中要害地指出，为了加强防俄，还必须加强对防务的指挥。即是说要把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的驻地向北移，以便就近指挥。黑龙江将军原驻瑷珲，后以“官斯土者苦于地远天寒”，遂移至墨尔根，又南移于齐齐哈尔。当地人民讽刺这些怕苦怕死的将军说：“黑龙江将军本驻瑷珲，其后两次移至齐齐哈尔，若再议移徙，不如迁京师。”曹廷杰认为群众的指责是对的，“黑龙江将军即无俄人侵越，亦当以瑷珲为驻扎之所”，因为江对面俄人驻有重兵，“我之瑷珲副都统有事不能专决，必须咨行将军衙门，然后定夺，往返需时，恐误事机”。历史上是有过这种教训的。将军驻于瑷珲，则俄人之“强弱虚实近在目中，任大责专，指挥较易”。至于吉林将军，他主张往北迁至宁古塔或阿勒楚喀，特别是宁古

塔“地近俄界”，便于了解俄情、指挥战斗。而且这一带又多荒地、金矿，“将军驻此，则顾虑周详，防守易施，屯垦采金”，亦可并举。这里曹廷杰虽从正面阐述自己的意见，实则是对贪图安逸、疏于防务的封疆大吏的有力指斥。

二、在经济上，曹廷杰主张开矿重边，造船经商，保护边民，以开发边疆，发展边区经济，富国强兵，防御沙俄。

曹廷杰强调“自来防边策莫善于屯垦”，特别是“吉江二省旷土甚多，宜分界屯垦，以实边御夷”。他严厉驳斥了“有碍风水”、“易聚奸民”、“根本之地不宜开垦”等反对屯垦的错误论调，指出屯垦的好处：一是“土地可以养民，赋税可以裕国”；二是以兵民垦荒实边，则“边圉巩固而敌人不敢生心”，可“免俄人觊觎”。否则，对于沿边的边圉土地“我苟弃之而不顾，俄将取之而不辞”，“我不介意，俄将垂涎”；三是可用垦荒所得“足食足兵”，租税可解决兵饷匮乏，垦民可用以防边。他回顾历史说：咸丰时沙俄两度侵犯，“皆因无兵以为之备，无民以为之防”。现在，许多身处俄界的华民，因“俄人逐渐欺凌”，“实有朝不保夕之势”，若废除禁令，实行招垦，则可“使华人之在俄界者奋然思返，作边疆众志之城”。

曹廷杰提出的具体屯垦办法是：第一，“以旗地归旗，按口授田，责令耕种”，并将节余之原“赏乌绫”经费用以“迁贫苦旗丁于吉江二省，拨给牛具籽种，责令垦地”。第二，旗地中“有余之地则以招募民兵前往开垦”，“数年后始轻征其应纳之赋，而不减饷，或量减其饷而不征其赋”。第三，“旗地之外有无人承认，若三姓下至通江地千余里”的无边荒地，“则宜设官招民轻收荒价，按年升科”，或招俄界华民与贡貂各部“授以三姓闲荒，均令成熟升科”。

曹廷杰力主大开金矿。“吉江二省金矿甚多，宜设法开采，贱

入贵出，以富国强兵也”。为此，他不赞成把私挖金砂之人统称为“金匪”。他提出的办法是“听民开采”，官收其税。他认为开发金矿的意义在于可提供军饷，“自富自强”，可使“敌不生心”，杜绝觊觎。否则，俄人“久后难免不垂涎”。更重要的是，采金之民可以做为一支重要的抗俄力量。他曾举一八六八年海参崴附近青岛淘金工武装起义为例，说淘金工“驱逐俄人，已由海参崴追至双城子”，给沙俄殖民者以极大打击。只因火药已尽，边吏又不接济，遂致溃败。他由此得出结论：“是则有矿工之处不惟利足以实边储，抑力足以御外侮。”

曹廷杰还主张在松花江上“试造轮船”，以通行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这样，“无事可以利商利民并可利国，有事则征兵转饷无误事机”。他还主张保护华商，免征赋税，因为这些在俄界贸易的商人于“俄情常通，似于边防尚有裨益”。况且世居俄界的贡貂诸部，“至今眷念中国，不改俄装，皆赖华商维持，则有事时亦尚堪使用”。

三、在外交上，曹廷杰主张与俄交涉，“于图们江口决计照约划归中国”。他分析沙俄向东扩张的战略是：其西部海岸“均被泰西各国禁阻，该国师船不能出，难于海上争雄。故经营东方，得海参崴码头”。“然每年犹有冰冻三月，不能出入自如，是以垂涎高丽，冀由旱道直通，再扩海岸，然后修铁路以速运转，置铁甲以重海防”。他的分析是十分有道理的，在夺取了海参崴后，沙俄“立意要寻找通向不冻海的出海口”①，而且把目标首先集中到朝鲜沿海的岛屿和港口②。曹廷杰认为，“图们江口地属要害，宜据约划归中国”。他指出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条内“由瑚布图河口

① 《库鲁巴特金回忆录》，1911年柏林版，第23页。

② 《俄国的远东政策》，第62页；《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40.143页。

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一句，矛盾百出，殊不可解，“考之山川无此形势”。“俄人现在占据之蒙古街、阿济密、岩杵河、摩阔崴等处重镇宜将归还中国”。

对外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应设法保护朝鲜，因为“自琉球一弃，日人遂又窥伺于东，安缅再分，俄人不免觊觎于北，蕞尔小国焉能自安?”朝鲜危急，则中国“有唇亡齿寒之虑”。保护的办法是“密助该国急修内政，更划还图们江界址，隔断俄人陆路。否则及时一战，先发制俄，俄败而日人恐，日恐而高丽安矣”。

四、在政治上，曹廷杰认为，应设法稳定内政，除收集流民充军、垦荒和开矿外，应立即取消汉人站丁的“册籍”，解除他们的奴仆地位，以缓和矛盾。这些汉人站丁原系平定三藩之后，以其“余党充当苦差”，子孙相沿至今。现已年湮代远，并且其中不乏“有用之材”，可“使归旗而编甲当差，或使归民而择术自效”。

综上所述，曹廷杰的《条陈十六事》提出从军事上加强边防，从经济上开发边疆，从外交上阻俄东侵，从政治上稳固内政，然后徐图“规复旧境”，雪除国耻的全面建议。当时总理衙门命其将图们江划界一条留下转咨勘界大臣吴大澂，其余叫他“带回吉省陆续奏办”。腐朽的清政府根本不可能全面考虑并且积极地实施他的建议，但这并不能减低《条陈十六事》在抗俄斗争史上的重要意义，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坚持抗俄斗争的强烈愿望，也说明在沙俄长期不断的侵略的情况下，确有一部份先进的中国人在较为全面地考虑抗俄的策略。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条陈十六事》中的许多建议切中时弊，势在必行，所以它的很多内容，如开垦边荒、制造轮船、开掘金矿等等，后来都曾陆续程度不同地有所实施。特别是曹廷杰本人，在后来的工作中，曾积极致力实施这些措施。

综括曹廷杰的一生，他是一个爱国抗俄的学者和活动家，他

不仅留下了三部有关抗俄斗争的很有分量的著作，而且身体力行，始终为维护国家的权益、开发东北边疆而努力工作。因此，我们应该给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他在东北人民抗俄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

第五章　反对沙俄在东北修筑中东路

第一节　沙俄争霸远东太平洋的野心

一　沙俄向帝国主义过渡及其外交注意力的转移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俄国在内，先后完成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瓜分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是这一过渡阶段的主要特征。在世界领土已被列强瓜分完毕的情况下，半殖民地的中国成为列强角逐的对象，特别是成为帝俄侵略扩张的主要对象。

俄国在一八六一年废除农奴制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它只用几十年时间，就完成了欧洲某些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完成的转变。它采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成果、生产技术和管理形式，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到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俄国工业产值由一千三百万卢布，增加到三千二百万卢布，增长一倍半；大工业的工人人数由一百五十万增加到三百万①。

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生产的高度集中，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许多部门出现了垄断组织辛迪加，控制了俄国的经济命脉。至一九〇三年，三十个左右的辛迪加控制了全国最重要

①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莫斯科1934年版，第23页。

的原料、燃料产地。银行资本也日益集中，形成垄断组织。二十世纪初，八家大银行控制了全俄银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七。银行垄断组织和金融寡头的形成又促进了生产的集中和垄断。

资本主义因素还日益渗透到农业各个领域，使农业越来越具有商业、企业性质。大地主兼营工商业，加入垄断组织，同国内外垄断势力相勾结，残酷地奴役劳动人民。宗法制瓦解了，农民阶级加速分化，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铁路建设加深了经济地区的专业化。这一切，都促进了农业的资本主义化。

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在俄国，资本帝国主义较薄弱，而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比较强大的。"① 这是因为，农奴制的废除极不彻底，在农村仍保留着贵族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农业生产非常落后，农民极端贫困，国内市场狭小；工业基础也很薄弱，工业生产的绝对数字和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欧和北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从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缓慢的农业危机，加上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三年农业的连年荒歉，都影响了工业发展的速度。农业危机和工业危机交织在一起，危机和萧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俄国。恩格斯当时指出，"一八九一年的饥荒使这个以前是慢性的破产过程具有了急性的形式，从而使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来"，"俄国现在（指一八九三年——引者）的国内状况几乎是绝望的"②。由于资金不足，使它在欧洲不断举债，一八六一年外债不过五亿三千七百万卢布，至一九〇〇年，竟猛增到三十九亿六千六百万卢布。其结果，不得不依赖于法国等欧洲各国的交易所，并与之结成政治联盟，共同参与瓜分世界的活动。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35页注。

② 恩格斯：《欧洲能否裁军？一六》，一八九三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58页、456页。

俄国农奴制改革不彻底的另一标志，即保留着落后的沙皇制度。沙皇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残酷奴役国内各族人民，对外则不断进行侵略扩张。为了镇压国内人民反抗和对外实行侵略，俄国政府极力发展军队，到处穷兵黩武，充当国际宪兵，用军事力量达到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因此，列宁指出：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

斯大林曾用一段精辟的语言概述沙俄内外政策的性质：“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谁不知道，在俄国，资本的万能和沙皇制度的暴虐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俄罗斯民族的侵略性和沙皇制度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屠杀政策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剥削和沙皇制度对这些地区的侵略，和侵略领土的战争是融合起来了呢？列宁说得对，沙皇制度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①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沙皇俄国，更加疯狂地加强其军事机器，在加紧镇压国内人民反抗斗争的同时，不断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并把外交注意力转向东方，谋求远东太平洋霸权。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国的外交活动，首先是安定西方，然后在近东、中亚采取攻势，最后再转向远东。在上述三个地区，俄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英国。

沙俄图谋控制黑海、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它还在中亚积极进行兼并，先后征服了浩罕、布哈拉、希瓦和土尔克明尼亚，占领了阿富汗的库什卡堡。它希图控制阿富汗、伊朗，打通印度，进入热带水域印度洋。它还梦想染指中国的西藏、外蒙和东北，占领朝鲜，充当“太平洋总

①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卷，第67页。

管”①。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沙俄作了长期的努力，并始终坚持失之于西方而补之于东方的原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沙俄为了对付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决定调整与德、奥的关系；同时，为加强自己的地位，决定与英国在中亚、近东较量。沙俄首先拉拢德、奥两国，拼凑俄德奥“三皇同盟”。在一八七七年——一八七八年俄土战争后，订立了《圣斯特凡条约》，该条约使俄国处于有利地位。但在英、奥两国的压力下，俄国不得不在《柏林条约》上签字，被迫将伸向达达尼尔海峡的触角缩回，在国际上陷于孤立。一八七九年，德、奥两国为对抗俄、法在巴尔干的扩张，成立了同盟。德国为离间俄、法关系，需要与俄国修好，而沙俄鉴于与英国在中亚的争夺日趋尖锐，并迫于国内形势，有必要结好与国，因而于一八八一年恢复了业已期满的“三皇同盟”。同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死，亚历山大三世继位，继续执行这一对外政策。一八八六年，英、俄在中亚的争夺，几乎引起一场战争。次年，英、德、奥三国订立《地中海公约》，强调维持地中海和巴尔干的现状。这时，沙俄在保加利亚的颠覆活动受挫，不得不承认巴尔干地区的现状。为了代替于这年期满的“三皇同盟”，俄、德之间签订了《再保险条约》，两国关系勉强得以维持。同年，沙俄从法国取得五亿金法郎贷款，彼此关系日密，通过一八九一——一八九三年两国的政治、军事协定，形成军事同盟。至此，欧洲大陆出现一种均势，呈现相对稳定状态。在这种形势下，沙俄在近东和中亚只能“量力而行”，等待时机，而将注意力转向远东太平洋方面来。

远东地区的中国、日本和朝鲜，除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

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民耿译，第47页。

道路之外，中、朝两国一直是列强、首先是沙俄扩张的对象。一八八二年，朝鲜国王李熙曾表示："北连俄界，隐忧不少"①，痛切感到沙俄的威胁，要设法补救。而清政府由于腐败无能，边防废弛，更成为沙俄争夺的对象。沙俄怀着主宰北京的野心，制定了它的对华政策，即列宁所说："（俄国）在东亚也一贯按预先考虑好的计划（这个计划看情况而变动，但其重要部分保持不变）在实行扩张，目的在于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大片领土，并获得在东亚的霸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沙俄甚至完全"不考虑任何通常作为构成一个国家准则的因素。它所需要的疆界，既不符合民族的疆界，又不符合共同的语言、种族的疆界，更谈不上不被重视的宗教的疆界；这种疆界不是根据地形确定的，因此不是处处都符合自然条件形成的自然疆界"②。同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沙俄政府里的"这一帮人以钢铁般的坚定意志，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的，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节，重金贿买，不因胜利而陶醉，也不因失败而气馁，踏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和至少是一个沙皇的尸体前进——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③。早在一八八〇年中俄伊犁交涉之际，沙俄就曾派遣舰队，在远东示威，扬言要封锁辽东海面，并在海参崴、摩阔崴一带集结兵力，当时流传：俄人"欲赴珲春，攻夺朝鲜海口，右则断吉、奉之右臂，水则扼北洋之襟喉，规划甚为雄远。又谓朝鲜东界海口形胜为东方之最，俄人故欲取之，以与珲春、海参崴等处犄角"④。但是，由于沙俄当

① 《朝鲜国王咨请在已开口岸交易并派使驻京来文》，《中日战争》，第1册，第32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第765页，列宁转引的材料。

③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7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第38卷，第25页。

时“东力未足，西顾不暇”①，而没敢轻举妄动。如前所述，到一八八六年，近东、中亚局势趋于稳定，这时，亚历山大三世表示，“早就应该”注意远东领土了。此后两年，由于法国借款和欧洲均势的出现，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也较有利，因此，在这时沙俄才完成了这个战略转变。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八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皇太子尼古拉为西伯利亚铁路东端举行开工典礼。从此以后，它利用军事力量和金融资本的垄断权，即用军事力量和“铁道银行的征服”政策，开始了在远东的扩张活动。

尼古拉二世上台之后，更加明目张胆地提出，在东亚确立和扩张俄国的势力，从长远来看，正是俄国统治世界的课题。他梦想要“使俄罗斯皇帝再加上以下一些称号，如：中国皇帝、日本天皇等等”②。而陆军大臣库鲁巴特金说得更为明白：“我们皇上（指尼古拉二世）的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并入俄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本国。要夺取波斯；不仅要占领博斯布鲁斯，还要占领达达尼尔。”③为了实现这个“宏大的计划”，沙俄着手从各方面加紧准备，其中主要是向远东移民、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和寻找不冻港。

二　沙俄争霸远东的准备

恩格斯指出：“由于征服了中亚细亚和并吞了满洲，使俄国自己的统治权扩大到一块与欧洲面积相等的领土上（俄罗斯帝国不包括在内），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进入了温带，中亚细亚各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很快就会住满俄国的移民。”④如前所述，俄国在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〇年在占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98卷，第66页。

② 《维特回忆录》，第1卷，莫斯科1960年版，第440页。

③ 《库鲁巴特金日记》，见《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71页。

④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0页。

广大地区以后，二十多年来，移民活动从未间断。不过，在较长的时间里，移民的成绩不大。在一八九七年中东路兴建以前，沙俄主要往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新占领区“移殖俄罗斯臣民”；在此以后，则向“铁路租界地”和旅大地区移民；而一九〇〇年俄军侵占东北以后，更进一步在东北推行“黄俄罗斯计划”，建立“士兵村”。

在新占领区，“哥萨克人的村子如链子似的沿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拖下去”①。沙俄充分利用这支力量，把他们用于修筑阿穆尔——乌苏里铁路。一八九七年，沙俄阿穆尔总督杜霍夫斯科伊在一份奏折中写道：“完全有必要推进乌苏里哥萨克军的已经开始的加强工作，同时要将这一措施扩展到阿穆尔哥萨克军中去”，“因为只有这种铜墙铁壁才能使亚洲黄色种族的任何敌对企图粉碎无遗”②。在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的会议上，库鲁巴特金更加露骨地指出移民的目的，他说：“在向阿穆尔河流域迁移克萨克当中，必须达到的目的，与其说是在那里建立农业村，勿宁说是加强我们在远东的军事力量。”③

为促进移民工作，沙俄政府采取许多措施。一八八一年颁布临时法律，由官方资助迁往远东的俄民（一八八九年，成为永久性法律）。次年，又制定条例，资助乘“志愿船队”去远东的移民。一八八四年，在伊尔库次克总督区内划出阿穆尔总督区，后者管辖外贝加尔、阿穆尔、滨海三省和库页岛。在沙俄政府的资助和鼓励下，移民数字激增。一八八二年以前，平均每年移民六百零一人，一八八二——一八九九年，增至四千零七十六人。从一八五九年至一九〇八年的五十年间，共移农民约四万户，二十五万

① 涅奇金娜：《苏联史》，第2卷，第2分册，第436页。

② 《阿穆尔河流域》，第84页。

③ 同前书。

六千余口。尽管如此，在沙俄的新占领区内，与大量汉、满、赫哲和鄂伦春等中国各族人民比较，俄国移民仍是极其稀少的。

与华民相比较，俄国移民虽居少数，但是，他们凭借殖民政权和军事力量，却对中国边陲构成严重威胁。一八八七年李金镛就曾指出，“实见俄边一带，自咸丰八年分江而后，处处以金矿为招收之媒，集人既众，因以实边；又以保矿为名，设站立屯，开辟荒地，举练屯兵，其实沿边皆哥萨克马兵也。经营未三十年，固已站屯相望……骎骎乎有日逼之势。”① 吉林将军长顺也说，今“俄国迁徙人民，每年约以万计，每俄程三十里，设一邮站，成一村屯，江轮往来不绝”，“查俄人自据有东海之后，日事经营，不遗余力”，“一旦有事，则发端必在东土，此其形势使然也”②。这些官吏身处边陲，深悉俄情，他们对祖国东陲的忧虑，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应有重视。相反，沙俄却以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为新起点，加紧进行称霸远东的各项准备。

沙俄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计划由来已久。早在沙俄侵占黑龙江以北地区伊始，即拟议筑造西伯利亚铁路。一八七五年，又有所谓“帕西也特计划”，想修筑伏尔加河到黑龙江的铁路。迨至八十年代初，该铁路已修成伏尔加至乌拉尔一段。随着沙俄的注意力转向远东，加速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成为当务之急，成为沙俄政府大量议论中的中心课题。阿穆尔和伊尔库次克总督纷纷上书言事，陈明修筑该铁路的必要性。

修筑西伯利亚铁路，“要把欧洲的俄国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引者）连接起来，是亚历山大三世早就怀有的一个愿望”③。因此，在一八八六年沙俄政府开会讨论该铁路的修建问题

① 刘燧：《接收漠河金矿及边防利害管见呈文》，原东北档案馆藏件。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88卷，第60页。

③ 维特·亚尔莫林斯基：《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译本，第42页。

时，亚历山大深为遗憾地表示：是时候了，早就该采取行动了。他发布敕令，要求按最短的线路修筑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

沙俄修路的消息传到了清政府，西太后向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询问此事。一八八九年，依克唐阿连同沙俄在伯力至海参崴的勘路情况向清廷奏报①。中国政府以东北边防堪虞，于一八九〇年试勘关外至珲春的线路。清政府本无力建筑此路，勘路之举，反而引起沙俄的注视。沙俄外交大臣吉尔斯叫喊："俄国对中国的态度提醒外交部，使它把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看作俄国最重要的问题。"② 一八九一年，俄国大臣会议决定，一八九一年和一八九二年，分别从海参崴和车里雅宾斯克两端修起，十二年内完成。同年三月三十一日，海参崴举行开工典礼。一八九二年，车里雅宾斯克也开始动工。同年十一月十八日，维特提出《建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方案》，并上奏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维特在建筑方案中论述了西伯利亚铁路的政治、经济意义，对其军事目的则极力回避。而该路的建筑，是完全出于战略目的，是为沙俄争霸远东太平洋霸权服务的。维特认为，该路的修筑"成了含有世界意义的政治大计划之出发点"，它不仅会给俄国带来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利益，而且可使俄国军舰在东方海口建立坚固的支点。铁路建成后，俄国对远东各国就"在欧洲一切国家之前占着重要的优势"，甚至指望建立俄中"反英同盟"③。因此，苏联史学家写道："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既有经济上的目的，又有军事战略上的目的。特别是从九十年代起，力图在东方进行扩张的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重大的经济利益是与这条铁路的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81卷，第53页。
② 《帝俄侵略满洲史》，第41页。
③ 《帝俄侵略满洲史》，第45页、46页。

修建有联系的。”① 如前所述，沙俄在远东缺乏经济竞争力量，它的生产和贸易极其有限，一八九二年前后，列强每年对华输出约八千万至九千万金卢布，其中英国占三分之二，而俄国仅占三百万卢布，“即加上西伯利亚与中国交界处的商业流通，其总额也不过一千七八百万卢布”而已②。牛庄口岸开放多年，俄船直至一八八九年才到那里。可见，沙俄在远东的商业竞争能力是极为软弱的，因此，西伯利亚铁路的建筑，与其说是为了经济目的，不如说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至少，军事目的是主要的。

为了加快筑路速度，沙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八九二年二月，维特被任命为交通大臣，九月，又改任财政大臣，十一月，在维特的提议下，沙皇批准成立了“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并由皇太子尼古拉二世任主席，“当他登位时，他还保留着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这个委员会赋有全权来排除一切不必要的耽搁，也有权管理修建方面的行政和立法事宜。”③ 无论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都得到充分保证。维特供称：“我并不夸张地说，西伯利亚大铁路浩大的建筑事业是由于我的努力才完成的，当然首先靠亚历山大三世、后来又靠尼古拉二世的支持。”④ 因此，西伯利亚大铁路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推进，截止一八九五年，该路已修至外贝加尔的上乌丁斯克，完成了一千二百五十四俄里。

一八九三年二月，亚历山大三世的御医彼得·巴德马耶夫给维特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认为，在西伯利亚铁路之外，俄国还应向兰州——中国的“后院”——修筑一条铁路，以秘密促

① 茹科夫：《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12页。
② 《帝俄侵略满洲史》，第46页。
③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43页。
④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42页。

进当地的藏、蒙、维等族起来反叛清廷。他预言，倘此举成功，叛乱首领将会要求俄国保护，许多亚洲民族将不经过流血就会并入俄国。他建议组织一个贸易公司，以此为掩护，进行宗教和煽动活动，并向叛乱者提供武器装备。维特表示支持“巴德马耶夫计划”，他将该计划连同自己的“备忘录”一同奏呈沙皇。维特认为，巴德马耶夫“叙述了严肃认真的见解”，说明了“实际政策问题的一个新观点”，一旦实现该计划，“有了太平洋沿岸和喜马拉雅山的俄国，就不仅能主宰亚洲的政事，而且还能主宰欧洲的政事”①。沙皇被这个计划所吸引，八月，亚历山大三世批准了该计划，拨给巴德马耶夫二百万卢布活动基金，后来又给了一笔补助金。一八九五年和一八九七年，巴德马耶夫带着随从两次到北京，从事秘密活动，直至一九〇〇年才被迫结束。

“巴德马耶夫计划”虽未得逞，但由此可以看出沙俄的狂妄野心和利用西伯利亚铁路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图谋。一八九〇年，中国驻俄公使洪钧指出：“此路造成，则我东顾之忧日亟。”② 事实证明这个预言是正确的。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结束后，沙俄便提出“借地筑路”问题，进一步暴露了侵占中国领土和争霸远东的野心。

寻求不冻港是沙俄妄图称霸远东的另一个步骤。一八七二年，俄国开始修建海参崴，代替尼古拉耶夫斯克（即庙街）。海参崴无疑是个良港，然而使沙俄不能惬意的是，它每年封冻达四、五个月，大大限制了船舰的活动。一八八〇年，沙俄准备占领朝鲜永兴湾，虽未成事实，但沙俄专心寻求不冻港问题，则一直成为国际上议论的课题。对此，沙俄政府表示，不冻港问题，是

① 《帝俄侵略满洲史》，第49页；《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第48—49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83卷，第55页。

"我们的被想象的意图"①，这只不过是欲盖弥彰。在英、俄阿富汗危机中，英国抢先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在一八八六年至一八八七年，英国撤出巨文岛之前，俄国海军部曾就占领朝鲜海口问题进行研究，随后在俄国海军特别委员会上，占领的要求被否定了。原因是，当时俄国的力量不足，远非英、日对手，贸然行事，将有危险，只好积聚力量，等待时机。

然而，巨文岛事件与日本的崛起，促使俄国决心加速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期待它将会发挥太平洋上一个港口的支点的价值，到了中日战争期间，俄国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谋求不冻港的舆论又活跃起来。一八九五年四月六日，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上奏沙皇："我们的目的可能是双重的，我们要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为便利西伯利亚铁道的修筑起见，我们必须兼并满洲的若干部份。"② 尼古拉二世批示道："当然。"沙俄决心在我国东北领土上觅取不冻港，把陈年的计划提到议事日程，最后，以占领旅大而宣告成功。

综上所述，随着沙俄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战略目标转向远东，其争霸远东太平洋的活动业已进入实际准备的阶段。为此，它从各方面加紧向我国东北渗透扩张。

三　沙俄加紧向东北渗透扩张

在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中，作为最先向中国伸出魔爪的沙皇俄国，一直把东北三省作为它扩张的目标。在中东路修筑以前，帝俄的侵略势力已经渗透到东北，它在东北搜集情报，强行贸易，掠夺资源，制造侵华舆论，为其吞并东北三省进一步作准备。

帝俄搜集东北情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旅行"、"经商"、"考察"和"假道"等活动。他们深入东北城乡各地，随意在内

① 《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第31页。

②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50页。

河游弋。例如，在黑龙江省，俄人以贩运牲口为词，往往“越卡伦而东，取经布特哈、墨尔根、黑龙江各城，以渡左岸”①。参与活动的俄人，大都经过专门训练，有的在军队任职。在这些人员中，最著名的是普提雅达上校，他到过营口、盛京、吉林、阿城、三姓、宁古塔和珲春等地，搜集了大量情报，发表了《一八八八年满洲旅行记》，“他的调查，简直就可以称为满洲志”②。他还在俄国参谋总部的资料汇编上刊载了关于北洋舰队、旅顺和东北移民等方面的文章③。各种情报活动，是直接由沙俄对外扩张的御用机构——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组织进行的。《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论丛》、《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讯》，大量刊登有关东北的“调查报告”，为沙俄的扩张活动提供各种资料。该学会在一八九三年十一月间举行的研究中国蒙古族地区情报的特别会议上，学会副会长谢苗诺夫公然宣称：“俄国学者和地理学家的注意力”之所以集中在“长城外中华帝国那部份的研究上”，是因为俄国的“实际利益”在那里④。这就是说，沙俄已把我国东北领土作为它追逐的目标。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在沙俄的对华政策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八九四年五月，经亚历山大三世批准，在皇家地理学会内成立了阿穆尔地区特别分会，由国库每年拨给巨额活动经费，到一八九八年，特别分会成员发展到二百四十八人。

沙俄对东北的“调查”，采用了一切手段，从陆地到水上，从披着“商人”、“学者”外衣的特务到地方官员，都在进行活动。例如，沙俄人员在轮船上，“用仪器测量松花江南岸地势，从浓江

①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第1卷。
② 俄国财政部编：《满洲通志》，中野二郎等译，1907年东京版，第37页。
③ 《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注释，第259页、260页。
④ 《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讯》，第30卷，第147页。

地方上至莫宏叩止，随测随画，山之高下，江之曲折，皆入图中，并询地名及居人种类。又问由莫宏叩入松花江有多少兵，屯兵之地距此若干"① 。一八八一年，吉林将军铭安等奏称："夷酋廓米萨尔正月中旬，率数十骑由双城子突至磨夷石，意欲由塔晋省，窥探我处虚实。经臣等以理谕阻。旋由东山绕赴珲春，声言商办事件。及至珲春，未商一事，未停一刻，竟自驰回岩杵河。现又回驻双城子，出入无常，诡谲莫测。"② 这里所说的"夷酋"，是指沙俄界务官马丘宁。后来他和巴拉巴什上校写了《关于满洲的笔记》，刊在一八八三年俄国参谋总部的《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资料汇编》第一期上。

上述种种情报活动，显然是沙俄侵略东北的主要资料来源。甲午战争之后，这些活动愈益公开而猖獗。

利用宗教进行腐蚀和分裂活动，是沙俄向东北渗透扩张的一个方面。如前所述，沙俄占领海兰泡时，东正教大主教英诺森就说，占领这块土地，会给中国人"带来益处和幸福"，"他们迟早要通过我们受到基督光辉的普照"，而选择该地为布道地点，是"因为从那里教化满洲居民最为近便"③。可见，沙俄极端重视东正教在向外扩张方面的特殊作用。

沙俄利用东正教在我国边境一带进行勾引、分裂活动，到一八九〇年，已被中国方面所发现。李金镛当时指出，"内兴安岭山居之达呼尔、鄂伦春数部落……竟有出山过江，易俄服，习俄语，入其礼拜堂者。俄人诡谲，未必非引诱所致。"④ 他认为，这

① 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辽海丛书》本，第44页。

② 故宫明清档案部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奏报查看塔珲地势安置营基等由》，光绪七年。

③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514页，第2卷，第162页。

④ 袁大化：《漠矿录》（稿本），第1卷。

是极可忧虑的事情，应设法杜绝。沙俄通过东正教的宣传和诱骗，到光绪后期，据调查，黑龙江一带有一百七十余户鄂伦春人受骗上当，他们给俄人当佣工，“变服入俄籍”，受其奴役。“至俄人所有之权利义务，彼等均无关系，每年给俄屯交俄卢（布）三元，此钱亦非国课，盖因彼等养生送死，均必至俄屯教寺，请教士诵经，故给此钱耳”①。此外，沙俄还对吉林三姓所属赫哲人进行笼络。

沙俄利用边界贸易在东北大搞掠夺性贸易，进行经济渗透。在毗连俄界的呼伦贝尔地区，每年都有几十至几百不等的俄国“商人”，无视中国领土主权，强行闯入克鲁伦河、鄂尔顺河和寿宁寺等处“贸易”，甚至穿越卡伦，深入内地，再过江至海兰泡。还有的“由库克多博卡伦地界，经布特哈属界，直到齐齐哈尔省城，欲由吉林伯都讷前赴绥芬河”②。这些所谓“商人”，除了有计划地刺探情报外，还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当地的原料、粮食、牲畜等，而向东北倾销价昂质劣的工业产品。如由海参崴输入吉林的衣料，价值比由营口输入的英国衣料高二倍③。沙俄向东北地区销售的棉毛织品和金属制品大都不纳税，但对出口的中国商品却课以重税，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商品被征税率，等于该商品价值的百分之三十三至百分之百，甚至更高。

沙俄在边境大量销售商品，还带来一个严重的恶果，即俄国纸币在东北泛滥。在边境地区，羌帖代替了中国的钱币，在一些地方，沙俄甚至控制了当地金融。一八九八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在一份关于发行钞票、开设银行的奏议中说：“光绪初年在黑龙江

①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边务·呼伦贝尔附件》。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丰绅托克湍等按年具奏巡查黑龙江呼伦贝尔等地俄人越界贸易等事》（光绪元年至二十四年）。

③ 《俄国的远东政策》，第258页。

副都统任内，亲见爱（瑷）珲商贾行用皆系俄帖，且华商购买货物，必须以银易帖，始可易货。以致边界数百里俄帖充溢，不下数百万。迨后调任珲春，见俄华互市，仍以俄帖为重。”① 随着俄商深入内地，羌帖“在墨尔根、齐齐哈尔及三姓也可以流通”②。大黑河屯多以俄帖交易，“而中帖则不行也”，甚至俄帖在“黑龙江城境悉通用之”③。总之，“俄国羌帖通行，几至反客为主”④。沙俄货币的大量流入，不但在流通领域起了控制作用，而且使本来就“钱法壅滞”的黑、吉两省，流通更为紊乱，几至崩溃地步。

东北地区丰富的木植资源也是沙俄的掠夺对象，使沿江沿边一带森林遭到严重破坏。沙俄轮船大都用木材制造，并以木柴为燃料，而所需木材和木柴，大半是在中国沿江一带砍伐。当时，“俄轮四十艘，无一非以灶薪代石炭者也，而皆取给吾土，沿岸森林垂尽矣”⑤。例如，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会流处的我国通江一带，“有山数十里，今附近山饶材木，俄人每于封江时越界私砍，以备轮船之用”⑥；沙俄“舟行混同江，辄见俄境南岸木柞如山，宽里许，长及四、五、六百里，连续不断，悉以供俄国汽船之用”。这些木柞都是在东北以所谓“领票”砍伐或贱价收购的。在珲春地区，由于“俄人私行越界砍伐木植”，以致不得不派兵前往土门子一带“梭查”⑦。对于遭受俄国掠夺的我国森林资源，一些有见识的地方官吏曾建议清廷采取积极措施加以保护，但有关方面置

①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033页。
② 《满洲通志》，第595页。
③ 《黑龙江述略》，第6卷。
④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002页。
⑤ 《吉林地志》，第39页。
⑥ 《西伯利东偏纪要》，第38页。
⑦ 故宫明清档案部藏《珲春协领和副都统档案全宗》：《为将出派领催德顺前往土门子梭查俄人越界伐木应顺川资银两由库提出发给之处立稿备核由》，光绪十三年。

若罔闻，致使森林继续遭到破坏，而且日益严重。

除掠夺森林资源外，沙俄还肆意盗采和掠夺东北矿产。关于沙俄盗采漠河金矿，我们在第三章已专节叙述，这里只谈吉林三姓金矿问题。早在一八七四年吉林将军穆图善等即指出，三姓等处“金匪”充斥，“俄人久已睥睨视之，伊国发难，必在吉林”①。至一八九〇年，沙俄果然开始活动。据吉林将军长顺奏，吉林金矿以三姓矿苗最旺，金质最佳，“所属东南一隅，如桦皮、楸皮各沟，及南浅毛、杨木岗并黑背等处，均有金匪私挖旧迹，沙色灘丹，引苗时露。近接俄国来文，欲接近边荒山采煤应用。争以条约所无，始寝其事。默窥彼意，虽借口于煤窑，实醉心于金矿”②。为防俄国窥伺，长顺等派员调查，拟在原来基础上，用“化私为公之法”加以开发。

沙俄向东北渗透扩张，还表现在蓄谋攫取我国内河松花江航权、私移界碑、蚕食中国领土、迫害和驱逐江东六十四屯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华民等问题上，这些问题已在前两章论及，兹不赘述。

除此之外，沙俄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还利用宣传工具大肆制造向东北扩张的舆论。例如，一八八六年，一个名为别里列夫的俄人，在《政府公报》上发表文章，公然鼓吹向中国进行“范围颇广的报复计划”，主张占领永兴湾，修筑西伯利亚铁路，“要求中国将松花江对俄国贸易开放”，除沿边百里免税贸易外，给俄国人在“满洲乌苏里江沿岸地带进行贸易的权利”③。到了九十年代，这种扩张舆论更加猖狂。一八八九年，乌赫唐斯基公然鼓吹俄国在东方应实行“帝国主义”。乌赫唐斯基出身高贵门第，拥有巨额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奏陈通筹吉林练兵防俄情形》，光绪元年十月十三日。

② 户部、海军衙门档：《总理衙门等议奏吉林金厂折》，光绪十六年六月九日。

③ 《俄国的远东政策》，第262页。

财富，曾任《彼得堡新闻》的发行者和主编。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一年，他以皇储导师的身份，陪同尼古拉二世到远东“考察”①，先后发表了《尼古拉二世作皇太子时的东方之行，1890—1892》、《论中国事件》、《中国的民族特征》等论著。佩尔斯称前者“实际是……政府向东扩张的教科书”②。乌赫唐斯基因此成为沙俄侵华活动中的一个显要人物。

尼古拉二世在远东俄国领地活动达三个月之久。乌赫唐斯基陪同尼古拉二世进行了一系列扩张活动的舆论准备。在海参崴，为侵华急先锋涅维尔斯科依树立纪念碑，主持该地船坞开工仪式，为西伯利亚铁路东端奠基；在伯力，参观了树立在黑龙江畔的扩张主义分子穆拉维约夫的纪念碑，穆拉维约夫的铜象，一手拿着太平洋地图，一手指向南方；在海兰泡，检阅了哥萨克部队，鼓舞他们向中国扩张的勇气，并向当地华民和中国边境当局示威。乌赫唐斯基宣扬“用感人的同情的神秘力量”来征服东方，宣扬“亚洲各个种族的人民，从血统上，从传统上，从思想上，都觉得和我们很亲切，觉得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只需更加靠近他们就行了。这个伟大而神秘的东方很容易就会成为我们的”。乌赫唐斯基这个扩张主义的狂想曲，“为俄国对远东重感兴趣，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上的支持”③，为沙俄政府进一步侵略东北作好了舆论准备。

第二节　反对沙俄修筑中东路

一　沙俄逼签《中俄密约》

① 《俄国的远东政策》，第43页。
② 同前书，第265页，注16、17。
③ 《俄国的远东政策》，第43—44页。

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三日，日军袭击牙山，击沉中国“高升”号运兵船，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在甲午战争之前，沙俄在远东的主要对手是英国，而在朝鲜半岛，与日本又争夺又勾结。沙俄为了借日本港口作军舰过冬舶地，利用日本牵制英、美，并离间中朝关系，削弱中国，曾公开表示不干涉中日纠纷。但暗中却大耍两面派外交，对中国表示，愿出面调停，甚至制裁日本；对日本则表示，两国应彼此交换意见，以防其他列强干涉。它希望战争结束后，能维持朝鲜现状，以便进一步夺取朝鲜。当日本示意将尊重俄国在朝鲜的“利益”之后，沙俄即怂恿日本放手与中国较量，自己则伺机扩张。当清政府获悉俄国将“勒令”日本“与中国商同撤兵”的“友好”诺言后，对沙俄厚寄希望，以致贻误战机，陆海军相继溃败，威海失守，辽东半岛沦陷。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九日，李鸿章东渡求和，一个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澎、台和辽东半岛，赔款两亿两。日本以胜利者的身份，攫取了朝鲜和辽东，爬上了亚洲大陆，打破了远东的均势，使俄国处于不利地位。这样，沙俄便扯去伪装，出面干涉。

日本割占辽东半岛，破坏了沙俄吞并东北，称霸远东的计划，因此，四、五月间，它迫不急待地联络法、德，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日本在俄、法、德共同警告下，于十一月八日，与中国签订了《辽南条约》，中国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从而结束了“还辽”问题。

显然，归还辽东半岛不是沙俄的本意，其根本目的在于，挟所谓“还辽”之功，进一步向清廷要索，谋取更大的权益。在中国借贷赔款和赎辽费问题上，充分暴露了沙俄这一诡谋。

中国对日赔款和赎辽费共二亿三千万两，第一期交八千万两，第二期交五千万两，六个月一期，余款三年内交清。交款的

迟速，关系到撤军的早晚。中国政府当时岁入仅为八千万两，除了举债之外，绝无其它支付办法。英人赫德把持中国海关三十余年，历来借款，均由海关作保。英债利重期短，好处不多，但赫德仍主张借英款。除英国外，“其时各国纷来订借，俄国又以索还辽地之谊，代为张罗”①。

沙俄在列强中是个穷国，但为了对外扩张，也开始进行资本输出。一八九五年三月，在中国败局已定、和谈尚未举行之际，沙俄的《交易所公报》向当局进言，要它担保对华借款，以取得“对华的财政与行政方面的保护权”②。五月一日，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对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表示：“闻中国拟将偿费借付日本，此事俄国户部已筹良策，有益中国，预备询商。乃闻欲向不肯合劝（还辽）之英国商借，颇觉诧异。特请代达国家，应先商俄国，方见交谊。”③沙俄企图独揽此款，既排斥英国，也反对德、法参与，以达到独自控制中国政治的目的。

当时，清廷以“还辽”案未结，不敢开罪三国，尽管沙俄威胁利诱，也不敢贸然允诺。于是，沙俄故作姿态，向清廷施加压力，调动大批舰只，扬言由上海赴烟台，准备与英国开战。珲春、瑷珲和奉天等地中国官员，还接到沙俄通知，要当地准备粮秣，平整道路，煞有介事的宣传将“假道满洲，帮中剿日”④。五月二十日，许景澄向总署转达维特关于“改荐银行承办，海关作保；关款不敷，由俄国国家担保”的办法。二十二日，许景澄会见罗拔诺夫，指出应考虑德、法要求。罗拔诺夫表示，“俄、法一气，无庸虑，德国一边可另想办法”，并以“分借不如勿借”相威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48卷，第2页。
② 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70—71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111卷，第11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第112卷，第16—17页。

胁①。沙俄步步紧逼，六月十日，提出四厘九三扣的详细方案，声明借款“由俄主颁谕加保”，“俄不代保，不能办到轻息”②，意欲垄断借款。

英、德两国对俄国垄断借款十分不满，认为借款“从无他国国家代保者，既保借款，即为保护国事之渐”。清廷也觉得其中不无疑窦，因为“俄款借自法国，并不从中取利，又使中国秘密，勿使他国先知，并请克期早定”，又不肯改代保字样。“此事揭破则失欢，隐忍则贻患”③。经多次交涉，俄允将“加保”改成“如海关付款愆期，由俄国国家垫付”。最后又改为“或遇付款阻滞，俄国与中国商妥允许银行一面蝉联发给股票本息”，以代“垫款”之说④。七月六日，许景澄与圣彼得堡万国商务银行等四家银行和霍丁盖尔等六家法国银行，在彼得堡签订了《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及其专条。“四厘借款”计四亿法郎（约银一亿两），沙俄银行占五分之一，法国占五分之四，九四又八分之一折扣，三十六年偿还，以海关税作保。专条第四条规定，“无论何国何故，决不许其办理照看税入等项权利，如中国经允他国此种权利，亦准俄国均沾。”⑤

沙俄从法国拿到钱，再借给中国，便以债主的身份向中国殊求苛索，甚至妄图充当中国的保护国。赫德对“四厘借款”评论说：“中国方面因为过度地感激正在把俄国的金融枷锁套在自己的颈上。”⑥这个侵华分子从阴暗心理讲的这番话，是不无道理的。

在《四厘借款合同》签订的第二天，维特即邀请参与借款的

---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10卷，第14—15页。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10卷，第15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113卷，第18页。
④ 《许文肃公遗稿》，第10卷，第16—17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第115卷，第13页。
⑥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七)，1958年科学出版社版，第181页。

其中三位法国银行家，到外交大臣的办公室进行商谈，要求他们参加一家俄国银行的开办工作。这家银行将在俄国政府的庇护下，“在极宽泛的原则下在东亚各地进行工作”，除商业任务外，该行还得执行“巩固俄国在华的经济势力以与英国之既得的优势对抗”的任务①。俄、法双方就此进行谈判，十二月五日，华俄道胜银行宣告成立，由俄方起草的银行章程在巴黎签字，随后，尼古拉二世予以批准。

道胜银行由四家法国银行和一家俄国银行组成，股本六百万卢布，法、俄各占八分之五和八分之三，而八名董事则相反，法占三名，俄占五名。总行设在彼得堡，董事长系沙俄公爵乌赫唐斯基。银行章程规定，该行业务范围包括商业、货运，代中国收税和偿还公债利息，替中国经理国库，总揽国家收支，经中国允许发行纸币，经营与地方及国库有关企业，敷设铁道、电线，等等。不难看出，按此而行，沙俄将操纵中国的财政金融，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一八九六年二月，道胜银行上海分行成立。

道胜银行既为掠夺中国而设，当然要和中国扯上关系。一八九六年六月，沙俄派乌赫唐斯基来华，商议将银行改为中外合办，拉清廷入伙。在俄国的勾引下，清廷从四厘借款中拨出库平银五百万两，加入道胜银行。中国投资占该行总资本额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但连一个董事也没有，毫无发言权。所谓“合办”，不过是替沙俄对华资本输出作掩护，而作为“一个政治金融的混合机构，实际上只不过是略加伪装的俄国财政部分支机构而已”②。

在双方谈判合伙开设银行时，沙俄用尽了种种威胁利诱手段。当事者之清政府户部尚书翁同龢写道：“开银行事，此事与铁

① 《帝俄侵略满洲史》，第73页。

② 罗森：《四十年外交》，第1卷，第198页。

路牵连”①，翁是清朝大臣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他已觉察到俄国此举实际上是为了攫取路权。但是，即使是他，也并不明瞭，维特让道胜银行取得修接贯穿东北的西伯利亚铁路权，实行铁道银行征服计划，乃是沙俄政府既定的侵略政策。

在道胜银行正式成立之前，俄国已确定了穿越东北领土，修筑联络赤塔到海参崴铁路的方针，但是中国迟迟未允，交涉进展缓慢。维特无可奈何，决定采取贿买手段。道胜银行成立后，维特即指示该行拨出固定资金，收买中国权臣，以取得“借地筑路”权②。维特选中了在甲午战争后入阁闲居的李鸿章。李虽一时失去实权，但他与俄关系密切，受西太后信任，在中国仍有很大影响。“干涉还辽”和“四厘借款”，迷惑了清廷和许多封疆大吏，一时“联俄抗日”之空气甚浓。当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之前，湖广总督张之洞力主与英、俄联盟，一些廷臣主张与沙俄订立密约。在烟台换约前夕，清廷指示许景澄，了解俄国是否能实力相助，“倘真用兵力，中国愿与订立密约，以酬其劳”③。日本退还辽东后，清廷上下以俄国足寄依恃，不独李鸿章信俄益坚，即两江总督刘坤一，亦改变初衷，密陈“联俄抗日”大计。张之洞则力倡“远交近攻”，与俄订约，以结强援，认为“凡关系俄国商务、界务，酌与通融”④。刘、张是著名的握有实权的亲英、日官僚，他们的态度，对西太后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无疑具有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在这种背景下，沙俄借口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指名邀请亲俄派官僚李鸿章充特使前往致贺，于是，李按

① 《翁文恭公日记》，第35卷，第40页。

② 维特贿买李鸿章确有其事。但维特极力否认，他说：“我还记得当时欧洲谣传，说李鸿章受了俄国政府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妄图否认这一丑行，见《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译本第73页）。

③ 《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39卷，第23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第116卷，第36页。

沙俄精心设计的圈套，一步步入彀。

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启程赴俄，并将前往英、法、德、美诸国访问，联络邦交。临行前，西太后召见了他，谈话“至半日之久，一切联俄密谋，遂以大定”①。他在离开上海前对人说：“连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②

当李鸿章一行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时，等候在那里的乌赫唐斯基抢先迎接了他，专轮送到敖德萨，先后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受到隆重接待，由维特和罗拔诺夫出面谈判，并受到尼古拉二世接见。沙俄以共同防日，帮助中国为钓饵，诱惑李鸿章答应俄国“借地筑路”的要求。尼古拉二世说：“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俄国“断不侵人尺寸土地”③。李鸿章虽有与俄订约的思想准备，但是，对于这个直接侵犯领土主权，后患无穷的重大问题，他也不敢贸然允诺。于是，维特施展早已定下的贿买手段，答应给李一百万金卢布的酬金，李鸿章在各种甜言蜜语的诱使下，终于在六月三日签订了由俄方一手炮制的《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共六款，其主要内容是：

一、日本如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中俄两国“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二、“中俄两国既经协力御敌，非由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

三、“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

---

① 梁启超：《李鸿章》，《饮冰室全集》，专集之三，第60页。

②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李肃毅侯挽诗自注，诗草笺注本，第380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121卷，第5页。

四、“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但不得借端侵占中国领土和有碍中国权利，筑路之事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合同条款另行商订。

五、无论平时或战时，俄国均可用此铁路运送军队、粮食和军械，但“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

六、本条约从第四款批准开办之日起算，十五年内有效，“届期六个月以前，由两国再行商办展限”。①

《中俄密约》的核心是第四款，前三条则是陪衬。沙俄通过《中俄密约》取得了“借地筑路”的特权，实现了多年的宿愿。往后的历史证明，中俄共同防日的“军事同盟”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

《中俄密约》是“彻头彻尾的强盗条约”，其实质是“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中国”②。通过《中俄密约》，东北三省实际上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李鸿章自诩有了这个条约，“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③. 也是自欺欺人。殊不知，清廷与魔鬼结盟，巴望强盗援助，到头来，却是民族利益丧失殆尽，加速了它的垮台。

二 中东路——沙俄实行殖民侵略的工具

沙俄政府通过《中俄密约》，攫取了在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从而使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东北的一段，即所谓中东路，成为它在东北进一步实行殖民侵略的工具。

对于西伯利亚铁路远东段线路走向，沙俄大体上有三种方案：一、通过恰克图到中国内地；二、沿黑龙江北岸经伯力到海参崴；三、从赤塔穿过我国东北腹地直达海参崴。第一个方案，因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50—65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04页。

③ 《人境庐诗草》，李肃毅侯挽诗自注，诗草笺注本，第380页。

恐列强反对，被迫放弃了。第二个方案，因困难太多，造价又高，也放弃了。这样，可供选择的，就仅有所谓“满洲线”了。而这个“满洲线”，又有所谓经过地区的问题。其实，第二个方案所谓困难大、造价高，是沙俄蓄意攫取东北铁路筑路权而制造的舆论，它把向东北进行殖民侵略的计划与筑路线路走向问题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暴露了沙俄政府的狡诈。从中东路路线的选择、勘测、合同章程以及线路南移诸问题可以看出：中东铁路是帝俄向中国侵略扩张的工具，而绝不是一个具体线路的走向问题。

早在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〇年间，沙俄海军大将柯柏陶夫就曾建议将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东北修到海参崴。一八九四年夏，沙俄派人在石勒喀河、黑龙江北岸勘测。夏秋间，未经中国允许，擅行遣人窜入东北调查。地方官员向清廷报告说：俄人“每日以镜测量于兴安岭及大河（指嫩江），尤留连到省，在江干住宿。派人密察，见以测向仪测记，云云。此等事包藏祸心，且该员仍拟往吉林珲春等处，阻之不听，从之则我要害尽为所知，亦非疆之利”①。当时，包括黑龙江将军增祺在内的地方官吏，并不知道沙俄勘测是为了修路，仅从保卫边防角度，进行劝阻。一八九五年二月，维特曾提议由新粗鲁海图经墨尔根到海兰泡的线路。该计划提出后，军方即要求修改中俄黑龙江边界，外交部认为，此种修正“一纸公文可得”，罗拔诺夫宣称，此系“迫切的需要”②。正当他们喧嚣不已之际，五月二十日，维特却向沙皇提出“批准满洲线”。维特认为，这条线路可一举两得，既可比绕黑龙江近七百俄里，节省三千七百万卢布，又可使满洲“永远保持在俄国手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97卷，第10页。

② 《帝俄侵略满洲史》，第78页。

中”①，并建议从速下手。尼古拉二世很快批准了这个计划。

这时，马关谈判进入尾声，赔款尚无头绪，沙俄大造“借地筑路”的舆论，又擅行越界勘测，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国方面的注意。六、七月间，维特故意作为“私论”向许景澄透露“借地筑路”问题。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听说总理衙门答应了俄国的要求，主张竭力挽回，最好是借俄款按所定线路自筑，订立章程，准俄使用②。

维特无视中国主权，不待中国批准，继续派员勘测。九月一日，据琿春官员报告，有“俄官带人十数名，持俄国护照，拟取道南岗赴长白山、奉天游历”③。十月十四日，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照会总署，有“游历人”四起，分别从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入界，前往宁古塔、齐齐哈尔，或经过大兴安岭向南至辽东湾，勘查西伯利亚铁路与中国境内兴修铁路相接的方向。他借口天时已晚，“故不能等待北京发来照会”④，对清政府继续进行愚弄。

到十一月间，维特最后扯下劝中国自造铁路与俄国铁路接轨的伪装，正式通知中国：“本部为中国代计，目前未必有款，又无熟悉工程之人办理，恐难迅速（自造）”，“莫如准俄人集一公司，承造此路，与中国订立合同”⑤。

通过成立道胜银行、李鸿章使俄和充分的线路勘测，沙俄终于把“借地筑路”计划提到日程上来。一八九六年四月十二日，维特在一份节略中进一步阐明了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东北的“意义”，他写道：“从政治及战略方面来看，这条铁路将有这种意义，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

① 《帝俄侵略满州史》，第79页。据《维特伯爵回忆录》（第67页），可缩短514俄里。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117卷，第6页。

③ 同前书，第117卷，第11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第118卷，第3—4页

⑤ 《许竹筼先生出使函稿》，第12卷，第9页。

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相当数量的俄国军队在上述据点出现，一种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①。沙俄“借地筑路”的真谛，维特已经和盘托出。四月二十八日，喀希尼送交中国一份照会。三十日，庆亲王奕劻和翁同龢等会见喀希尼，仍坚持“中国自修”，反驳了俄国“公司代办”的主张。喀希尼骄横不逊，“直谓中国不顾邦交，我与日本联络，另筹办法”。翁指斥道：“此路汝有八百余里，我无分毫之利，勉力成之者，为邦交也。汝为公使，不顾大体耶？喀语塞，乃云：‘必六年筑成，否则缓不济急’。”②喀希尼狂悖要挟，说明沙俄加快了攫取筑路权的步子。总署将此会谈情况告知李鸿章，要他“随时见商，内外一气”③。清廷认为，一旦答应俄国的要求，各国将相率效尤，后患无穷，故仍以自行建造之类的话来敷衍。

中东铁路的建设既然是《中俄密约》生效的先决条件，于是，俄国便加速了订立合同章程、勘定线路、尽早开工的进程。密约甫经签字，沙俄即派道胜银行董事、俄国财政部副大臣罗曼诺夫赴柏林，与许景澄谈判。俄方首先提出铁路公司合同初稿，要求从合同批准之日起，铁路应在十二个月之内动工；轨距按俄国标准；铁路公司所占土地免纳地税；铁路公司在线路附近有权免税开矿；凡由该铁路运入或运出之中国货物，按中国税率征三分之一；铁路运费由铁路公司自行规定；自通车之日起，八十年后铁路无偿归还中国，等等。显然，上述条款不仅与密约第四款不符，而且进一步侵犯了中国主权。中方予以反驳，提出轨距应按

①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69页。

② 《翁文恭公日记》，第35卷，第26—27页。

③ 《总署致李鸿章》，载《交通史路政编》，第5册，第3506页。

华制，俄国列车至中俄交界应换车轮；开矿问题另议，不能免税；经由此路之俄货，应征关税之半；铁路应在三十六年后归中国。对中国的提议，沙俄不但拒绝讨论，而且以“废约”相要挟。特别是轨距问题，非按俄制不可，声言“若驳此条，不如并密约俱废”。因为轨距如用俄制，则中国车辆不能行驶，铁路即变成纯系俄国所有了。俄方还恫吓中国说，如不签订租借合同，俄国“将采取别种办法，而中俄同盟亦将变为废纸”①。

在沙俄的压力下，西太后——李鸿章亲俄集团，终于置东陲安危于不顾，决定向俄妥协。一八九六年九月二日，被定为中东铁路总办（董事长）的许景澄代表中国，与乌赫唐斯基、罗启泰（道胜银行总办），在柏林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章程规定，中国以库平银五百万两入股，与华俄道胜银行合伙开设，盈亏照股认摊，中国允从委派银行承办造路一切事宜。合同章程共十二条，主要内容是：

一、铁路公司章程“应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一律办理，所有股票只准华俄商民购买”。

二、勘定铁路方向之事，应由总办酌派委员与公司“营造司”以及地方官和衷办理，所勘定之路，“所有庐墓、村庄、城市皆需设法绕越”。

三、合同批准后十二个月动工，所需地段给与该公司后，六年内必须竣工，轨距与俄制一律。

四、中国政府谕令地方官员尽力帮助有关兴造铁路物料、人工、运输和粮草等事，“各按市价由该公司自行筹款给发”。

五、凡该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设法保护，“所有铁路地段命盗词讼等事，由地方官照约办理”。

---

① 《帝俄侵略满洲史》，第104页，注74。

六、该公司防护铁路所需之地以及于铁路附近开采沙石等所需之地，若系官地，由中国政府拨给，不纳地价，若系民地，由该公司按时价一次或按年付给。“凡该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税地税，由该公司一手经理”。该公司之进项，免纳一切税厘。

七、修造铁路所需物料，俱免征税厘。

八、俄国水路各军及军械可经此路过境，除转运时必须暂时停留外，不得借故逗留。

九、外国搭客如无中国护照，不准入境。

十、俄货经此路仍入俄境者，免纳一切税厘。若运入中国者或从中国运出者，照各国通商税则少征三分之一。若运往中国内地者，仍需纳子口税，一次完清后，不再重征。“中国应在此铁路交界两处，各设关卡”。

十一、所有票价、运输装卸货物之价，由公司核定。

十二、自通车之日起，八十年之内，所有铁路所获利益，全归该公司专有；八十年限满之日，铁路及其一切产业，悉归中国，毋庸给价。通车后三十六年，“中国有权给价收回，按计所有本银，并因此路所欠债项，并利息照数偿还”，自开车之日，由该公司呈缴中国库平银五百万两①。

从上可见，中东铁路合同章程是确保俄国在中国单方面权益的不平等的文件，它把《中俄密约》中俄国攫取的特权更加具体化，而中国领土和其它主权则遭到严重践踏。合同除规定中国任命一名空具头衔的总办外，一切管理职权，如会办、总副监工（工程师）及其它大小员司，均由沙皇或俄国财政部任命，归俄国掌握；合同所载轨距及运载各条，是直接为俄国军事扩张服务的；第六条关于该公司所用地段“由该公司一手经理”的规定，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22卷，第7—12页。

后来竟被歪曲为允许划出“铁路附属地”或“铁路殖民地”，成了不受中国管辖的“国中之国”；至于三十六年中国可“给价收回”一款，由于届时估计本息债务将高达七亿卢布，连维特也认为，中国赎回该路将是“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①。

根据道胜银行与沙俄政府的秘密协定，铁路股票共设一千股，百分之七十归俄国政府，其余“招股”，以示铁路股票确为“华俄商民购买”，由中俄会办。但由俄国财政部一手导演的“招股”闹剧，开始后几分钟就收场了，“大众没有人来参加此项牌戏”②，五百万卢布股票尽数转为“俄国国库在远东的支出”的户头③。俄国政府独占了“股票”，中东铁路成了西伯利亚铁路的延续线。沙俄完成这一切掩耳盗铃的活动后，正式勘定线路和破土动工便立即提到日程上来。

关于中东路的走向，在中俄柏林谈判中有个规定，大体上是，由满洲里进入呼伦贝尔，越大兴安岭，沿雅鲁河，接近齐齐哈尔，穿呼兰垦区，渡松花江，直取宁古塔，向东出境至双城子。这条线路比较平直，当时为双方所接受。但到一八九七年三月，铁路公司指示总监工茹格维志改勘新线，从西向东的走向是，沿依奔河、乌奴尔河，越大兴安岭，沿绰尔河上游渡河进入扎赉特旗，渡洮儿河，沿嫩江西岸，经前郭旗，渡松花江到伯都讷，经吉林至宁古塔，再经珲布图河、三岔口出境。这条线路经蒙荒草地，比原线南移二、三百里，将黑、吉两省大部份划入线路以北，与沙俄阿穆尔总督杜霍夫斯科伊关于双城子——宁古塔——吉林——伯都讷线的建议相同（与此同时，他还建议修筑斯列田斯克——墨尔根——海兰泡线）④。沙俄在解释改线原因时

① 《帝俄侵略满洲史》，第92页。
② 《帝俄侵略满洲史》，第105页。
③ 同前书，第91页。
④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66页。

说，“兴安岭山峻雪大，拟迳由呼伦贝尔之东过岭，迳由伯都讷至吉林始折而东，或仍经齐齐哈尔以达伯都讷”①。其实，这仅是表面现象，其真正意图在于将铁路深入东北腹地，尽力扩大北满范围，便于将来控制，以达到“修正阿穆尔边界”的目的。正如黑龙江将军恩泽所指出：“省既撇在以外，东边数千里，又将划为俄有”②。另外，所谓北线山高、水宽、雪大云云，也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无论北线南线，都不能避开松花江。北线山高一些，但地势也较“高燥”；南线较为平坦，却有许多洼塘泥沼。走齐齐哈尔——呼兰线，费用尤省，而走南线，则需穿经蒙荒，道路迂远，恰恰是不符合经济效益的。但沙俄坚持的南线也有一个“好处”，即囊括了吉、黑两省省城，原来的“边外七城”均被划到北满，奉天屏障尽失，所谓“根本重地”，也就唇亡齿寒、基动础摇了。因此，两省将军坚决反对，认为俄之所欲，包藏祸心，势难接受。

沙俄也感到理由不够充分，进而提出，“自伯都讷迳行以东，不至吉林边门以内，亦不绕双城堡、拉林诸城”③。为达到此目的，还派乌赫唐斯基来华说项。乌赫唐斯基表示，一八九七年八月必须开工，如改道一时未定，“开工先从满洲地界入手，蒙地随后续造，请先电吉江两省，示谕无阻”④，妄图造成既成事实，然后逼清廷承认。在中国地方当局的反对下，加上一八九八年沙俄又取得了南部支线的修筑权，再无必要将线路南移，故仍按原线开工。

沙俄对中东路线路的几次考虑，表明它控制东北腹地、染指

① 《许竹筠先生出使函稿》，第14卷，第8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126卷，第10页。

③ 同前书，第10页。

④ 《许竹筠先生出使函稿》，第14卷，第6页，第7页。

黄海水域的计划，已不断趋向明确。自八月二十八日沙俄在三岔口开工以后，即时有俄员至长春一带勘探路径，“盖欲由伯都讷南通奉省，则彼族意向之所在，已属显而易见”①。三省将军奏请清廷尽速勘定吉奉铁路，以杜俄国凯觎之心。但是，清廷对此却束手无策。迨至俄国攫得南部支线筑路权后，“一纵一横，而吉林之重关巨扃，洞然开辟矣。论地势则无形胜之可言，论兵事则难联络于一气”②。实际上，岂止吉省如此，迨中东路全面兴工之后，三省即日渐沦为沙俄的殖民地了。

三　反对沙俄修筑中东路的斗争

沙俄在我国攫夺修筑中东路的特权，遭到全国各阶层的抵制和反对，特别是深受其害的广大东北人民，在沙俄勘路和筑路过程中，针锋相对地掀起反筑路斗争。

当《中俄密约》的内容传出后，许多有识官吏纷纷上书言事，沥陈利害，反对出卖国家主权，其中鲁抚李秉衡、豫抚刘树堂反对尤为激烈。李秉衡，奉天辽阳人，他在一份题为《中俄新约（指中俄密约——引者）中国受制太甚，无以自主，谨沥陈中外大势，恳饬下王大臣熟权利害，酌中改议，以维大局而固邦基》的奏折中，从沙俄的扩张历史，谈到它“阳为制日而阴实制我”的诡谋，指出沙俄“挟辽事居间之惠，迫之以势，其制我之谋已著”。他在分析了密约之后进一步指出利害：“予之（筑路之权），则腹心之疾将永不可除，而边衅亦并不能缓。欲求纾急之方，宜务自强之计”。他最后写道：“臣籍隶奉天，先人耕垅之乡，蝼蚁私忱，亦孺结而不能自已。每一念及，辄中夜以兴，绕室徬徨，罔知所措。”他奏请皇帝饬谕军机处与总署，会同俄员，另行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27卷，第14—15页。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长顺统筹吉林各边形势布置防军并将加派知兵大员分往察查折》。

妥议。否则，“彼享其利，我罹其害，假我吉林、黑龙江之道，接铁路以运陆兵，而东三省非我有也！”① 说得何等恳切和中肯。李秉衡看到的密约虽非正式文本，但他大体上概括了密约的要害，他的见解，在反对《中俄密约》的官吏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刘树堂也坚决反对出让路权，他在奏议中说，“铁路既成之后，必肆之凶焰”，此“皆我所万不能允准之事，大利彼国，于我有无穷之害而无毫厘之利者也”。又说，“凡此铁路所经之地，不必三十年，十年之后，臣决其必非我有矣”。他进一步指出幻想俄国援助的危害性：“以包藏祸心之俄，引为可共患难之助，犹所谓独坐穷山养虎自卫者也。”② 李、刘二人都是具有见识的忠君忧国之臣，都有较为清醒的头脑，都反对列强的侵略。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见解和忧虑是有充分根据的，是十分正确的。

沙俄攫取了中东路（包括干线和支线）修筑权之后，便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三线，由六处同时相向施工，后来又将干线和支线分为十九个工区，加速施工进度。在施工过程中，沙俄肆意歪曲铁路合同条款，疯狂践踏中国主权。在东北，道胜银行相继设立了营口、哈尔滨、奉天、吉林和齐齐哈尔等分行，它与铁路公司密切结合，形成强大的经济机构。在所谓“铁路地区”内，沙俄设有自己的行政机构、法庭、军警、城镇居民点、图书馆、俱乐部、学校，自己发行货币和报纸，自行决定铁路运价和关税特惠待遇。铁路公司疯狂掠夺东北土地和林矿资源，逼使中国为其开放松花江和辽河航运。沙俄通过道胜银行和铁路公司，将其政治、经济、军事势力，渗透到东北地区的各个方面和角落。沙俄的铁道银行征服政策，给东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恩格斯指出：“在中国修筑铁路，这就是破坏中国小农经济及家庭手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24卷，第14—19页。

② 同前书，第125卷，第13—16页。

工业的全部基础；而且在中国，就是发展大工业也丝毫不会在相当程度内弥补这种害处，因此数万万民众处于完全不能生活的状态。”① 沙俄在东北随意勘查，肆行占地，恃强行凶，虐待工人，广大受害农民、手工业者、土夫、游民等逐渐认清沙俄的狰狞面目，日益觉醒，广泛掀起反勘查、反占地、反对恃强不法和捍卫利权的斗争。

反勘查、反占地斗争：

一八九七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两日，铁路公司总、副监工茹格维志和依格纳齐乌斯、副监司威勒尔和勘路头目齐文斯基，率领俄员先后抵达三岔口。二十八日，茹格维志等随带从役于三岔口取道赴宁古塔，其余于二十九日前往吉林②。次年四月，铁路公司副董事长凯尔必济也由海参崴进入吉林。他们沿途勘查，搜集情报。吉林将军延茂指示沿途各城对过往俄人“探迎款接”。三姓副都统庆祺接到咨文后，表示拒绝接待，说“不能制人，焉能事鬼”③。庆祺的态度，表达了当时一般地方官的反抗情绪。

虽然地方大员按清廷指示要尽力支持沙俄修路，但俄人却不考虑什么友谊和邦交，而完全以殖民者的身份出现。合同明确规定，“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设法保护”，“勘定之路所有庐墓、村庄、城市，皆需设法绕越”，但沙俄未经中国允准，便以保护俄员为名，擅将“护路军”开入东北，又以“保路”为借口，派兵占据各处要害。一八九七年秋，齐文斯基率俄人数起，在阿勒楚喀境内所择线路附近，“不论田地、荒垠、沟洼、壕甸、居房、坟莹，分路钉立木桩”，甚至“在城之以东、以北各屯乡路向分岐，或进居房障院、坟莹，或在田地、荒甸乱行钉立木桩，其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43页。

② 原东北档案馆藏件，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卷号2—1/70。

③ 原东北档案馆藏件，光绪二十四年，卷号2—1/82。

叵测，而被牲畜践折，致失木桩，硬向民人索要，势将寻衅，殊出情理之外”。当时，正临近春耕，俄人在“田地立桩”，严重“窒碍农作”，农民义愤填膺，“流传纷纷”①。同年末，齐文斯基一伙行至乌吉密车站以东的蚂蜒河一带，他们在此随意勘查，竖桩占地，遭到当地人民的有力反抗。阿什河流域为吉林主要垦区之一，沙俄任意占领垦地，使当地人民濒临破产，他们奋起反抗，毁木桩，反占地，以保卫自己的权益。以上是当时吉林人民的反占地斗争。

黑龙江省虽人口稀少，但反占地斗争也不断发生。据一八九八年十月十日《中外日报》报导：“黑龙江各处，有民人聚众数千，不准俄人修筑铁路，妇孺皆持农具以待，欲与俄人为难。”例如，俄国勘路队拟将铁路由富拉尔基屯内经过，需占地长约二里，宽一里，并“应撤住房二十余座，屡次商买，屯众不依”②。各地矿工也群起反抗，据一八九八年《国闻报》载：“俄人在黑龙江查勘地基，为建造满洲铁路，民人约齐抗阻，皆系彼处之矿工”。

由哈尔滨至旅大支线一带，人口稠密，反占地斗争更为激烈。沙俄在南部支线占据沿路、沿站土地，数量十分骇人③。在义和团运动之前，沙俄在怀德、奉化（今梨树）、昌图、开原、铁岭、承德（沈阳）、辽阳、海城、盖平、复县和金州等地，先后占去旗民地亩十万零四千余亩④。盛京将军增祺奏报：“惟自（铁路）兴工以来，强占民地，刻待土工，无不痛心疾首。”⑤沿路广

① 原东北档案馆藏件，光绪二十四年，卷号2—1/82。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183卷，第11页。

③ 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〇七年，中东路沿线及哈尔滨地区，共占地二十万零八百九十四垧。

④ 原东北档案馆藏件，奉天交涉总局卷289，军督部堂1533/27。

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07页。

大失地、失业人民，被迫起来反抗。反抗斗争，从北到南，无处不有。在奉化，沙俄图占团山子青石板，附近“乡民以事关国土，交涉争执甚烈”，并演成群众性的反抗斗争。沙俄无可奈何，竟开枪镇压，并指使汉奸包工率人强行开采，反抗斗争终于失败①。在辽阳地区，“俄人强迫海城及盖平土著，将地亩让出，所给地价不及市价之半，土人忿怒不平，咸思激变”②。一八九八年，盖平县南正兰旗屯人民聚众持械，反抗占地，将勘路俄人“殴辱”，当时报载：“盖平县南正兰旗屯，其村距熊岳城十五里，有俄人数名勘验该村，谓系铁路当用之地，并带人芟艾禾稼，遇有民房、坟墓，亦为削平。该处农人聚众持器，遽与为难，俄人厉色相抗，竟被农人为端殴辱。俄人寡不敌众，受伤五、六人，内有二人伤势颇重”，俄人不甘失败，“尚欲派队复仇”③。经过斗争，迫使沙俄铁路员司同意占地“按公估价”，“遇有庐墓绕道改画轨线”④。在营口地区，于一八九八年九月初，牛家屯一带庄稼将熟，俄人要用每亩十两银低价强买土地，当地人民要求提价，并在收成后再行平筑，但俄人不肯，强行“清丈田亩，蹂躏禾麦，骚扰村庄。土人甚为愤恨，聚众与之为难。俄人因众寡不敌，当即走避”。村民余愤未消，“共议抵拒俄人，不令其再来”⑤。正在相持之际，十月七日，在下官屯督饬工人修路的俄兵，结队到牛家屯内买鸡鸭之类，买后不如数给价，有意寻衅。村民与之辩论，俄兵“遽抽刀相向，村众不平，遂至攒（趱）殴”。群众要报复，“为华官力阻而止”⑥。牛家屯抗俄占地风潮，由于官员答应提价

① 《梨树县志》，已编，艺文，第2卷，第35页。
② 《中外日报》，译《字林西报》，1898年8月28日。
③ 《中外日报》，1898年10月9日。
④ 《盖平县志》，第3卷，《职官志·政绩》。
⑤ 《中外日报》，译《文汇报》，1898年9月2日。
⑥ 《中外日报》，1898年9月8日。

至十四两，并由盖平县知县负责交涉，如俄人不给，可到县衙领钱，这样，斗争才告结束①。盖平和营口一带的反占地斗争，群众斗志激昂，规模较大，如果不是当地官宪的压制，俄国官兵将会受到应得的惩罚。

反对俄人恃强行凶：

俄人借勘路、筑路之机，到处“寻衅斗殴，肆意横行，不堪盲状”②。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七日，俄国一个负责勘修铁路工程的头目希特罗甫斯基，率俄人四十余名，闯入顾乡屯所属马家沟，在此地支搭帐房，设立腰站，安置洋行，监修铁路；又在哈尔滨牌所属田家烧锅屯的姜家店内居住，“问其姓名来历，并不实告，均称修造铁路工程，再问即行殴逐”。并“闻在旗屯内洋人，有调戏妇女，翻取食物情事”③。他们的不法行径，激起当地人民强烈愤慨。十二月九日，有俄人四百余名，携带军械，由吉林府属六道荒耕字三牌龙王庙地方，“任意掳掠财物，男女趋避不及”，当即被俄人开枪击毙王占鳌店中二人、妇女和练勇七人，绑走三人，“沿途被抢人家，不计其数”④，造成骇人听闻的“龙王庙惨案”。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陶赖昭附近“有无赖之徒各执铁路公司小旗，按处诈吓，强占房屋，不叫占即要钱若干，逼垫粮食，不能垫必施贿乃免。又有东九号徐英之妇被看线杆之俄人硬行强奸，且将女人左肩用快枪打伤”。俄国分段帮办监工武郭鲁夫带领俄兵，在十里堡地方“强占民房”，大肆行凶。当地人民异常愤怒，“群焉持械，意将动武”，后被当地哨长劝散⑤。俄人到处行

① 《中外日报》，1898年9月13日。

② 原东北档案馆藏件，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卷号2—1/2。

③ 原东北档案馆藏件，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卷号2—1/2。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为奏报俄官兵窜入龙王庙屯肆行凶暴枪杀七口，抢去枪支等情经交涉仅按约照俄律赔恤犯人交俄处理等情》。

⑤ 原东北档案馆藏件：《为据全营翼长呈陶赖昭站一带有土夫滋事扰乱，奸掳妇女，照会茹总监工并札滨局详达究办由》，光绪二十五年三月。

凶，为非作歹，逼得人民走投无路，除自发地掀起反抗斗争外，还纷纷要求官府弹压保护。

土夫和游民的反抗斗争：

沙俄除了强占土地和恃强行凶外，还残酷压榨和奴役中国土夫。修筑中东路的土夫，大部份是从关内鲁、直两省和铁路沿线招来的破产农民。工人数目，到一八九八年末，已达二万五千人左右，至一九〇〇年六月，突增至十七万人。他们大部份是被花言巧语骗来的，到达工地后，劳动条件极为恶劣，工资低得惊人，而劳动强度极大，并受沙俄监工和包工的百般虐待。列宁曾愤怒地揭露：沙俄“在修筑中东铁路时，每天只给中国工人十戈比的生活费”①，除去工头的克扣，工人所剩无几，“虽日亟劳瘁，不得衣食”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

逃跑是土夫斗争的主要方式。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五日，铁路副总监工依格纳齐乌斯致电吉林将军，要求设法制止逃跑工人。据报告，沙俄所招工人行至距伯都讷七十里的地方，有人相告，“谓铁路佣工极苦极难，凡作苦工皆带手镯脚镣”，因此，大批工人将随带铁锹等工具卖后，纷纷逃跑，拒绝为沙俄服苦卖力。依格纳齐乌斯要求吉林将军出示禁止，并令五城副都统访拿肇事者③。大批工人逃跑，使沙俄筑路发生极大困难。六月三十日，俄国财政部驻华代表、铁路公司代办璞科第向吉林将军哀叫：“无知游民，散布谣言，或云此次去定将众人充当俄国兵卒，或云将众人拘作苦工等语。愚鲁工人，未免闻之而信，遂将公给之锹、镰、筐等具，贱价卖出，私自逃散，似此情事，实与工作大有妨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15页。

② 苏莘：《中国铁路纪略》，见《地学杂志》，第1年，第9期。

③ 原东北档案馆藏件，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

碍”①。璞科第等是不知此中奥秘的，他只能把“散布谣言”者污蔑为“无知游民”，将“闻之而信”者说成是“愚鲁工人”，而在“造谣”者和“信谣”者中间，反映出来的极大的抗俄情绪，他是不了解，也不愿了解的。这类“谣言”，从初夏到深秋，不胫而走，由吉入奉，产生极大影响。从营口得到的消息说，“谣传该处（指吉林）所需之华工，率皆带往俄界，不知何意，故人咸视新城（指哈尔滨）为畏途也”②。

使沙俄最感畏惧的是游民（即所谓“盗匪”、“马贼”、“游勇”之类）阶层的暴力行动。这个阶层虽十分复杂，需要具体分析，但其中不乏具有民族气节、专与俄人为难的抗俄义士。一八九八年初，沙俄一支“护路军”由哈尔滨到伯都讷送电报，往返小村时，遭到所谓“无名匪徒”开枪袭击。六月二十八日，齐文斯基等在阿什河东一百余里地方活动，遭到埋伏在附近的“匪徒”伏击，齐文斯基“伤及胸膛手腕，势极沉重”。依格纳齐乌斯认为“此等胆大妄为之事，实为从来所未有”，要求吉林将军迅速“缉获匪徒，就地正法，以儆效尤”③。齐文斯基是阿城一带人人痛恨的殖民者，他被击成重伤，受到应得的惩罚，当地人民兴高采烈，而敌人则大为惊骇。当时，天津报纸刊载有关消息说，有“匪徒”二千余人，“连结满洲游勇四千余人，将吉林北边金矿尽行据住，并竭力阻挠俄罗斯所筑铁路”④。消息未必足资征信，但随着沙俄的扩张向纵深发展，反抗斗争规模随之越来越大，则是无可怀疑的。

捍卫林矿资源的交涉和斗争：

---

① 原东北档案馆藏件，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

② 《中外日报》，1898年10月12日。

③ 原东北档案馆藏件，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④ 《中外日报》，1898年9月18日。

中东路兴工后，凡铁路所需的枕木、用作燃料的木柈，以至架桥建房和日用柴薪，无不取之于沿路森林。沙俄深入吉、黑两省腹地，对东北森林资源进行疯狂掠夺。与此同时，还采取各种手段，大肆开采东北煤矿资源。

《中东铁路合同》并无任何条款允许沙俄随意砍伐东北的木材。沙俄以用材孔亟，曾多次要求在吉林南山一带沿松花江砍伐，都被将军延茂拒绝。但是，鉴于吉林木植历来为俸饷重要来源，而合同内又有“所需料件免纳各种厘税”的规定，如果官府不加控制，俄人势必勾结奸商，滥砍盗伐，流弊更多。于是，吉林将军片陈设立木植公司，代为经理。清廷批准后，建立了吉林木植公司。根据《中东铁路支线合同》中关于“在官地森林内自行采伐”、和“每株缴价若干”的规定，一八九八年八月十三日，吉林将军衙门颁布砍木章程十二条。章程规定：为防止俄人盗砍，在木植公司管理下，向伐木者抽收票费。所有华俄各商承办铁路所需木材，皆须先到公司报名领票，以论售价，钱一吊抽收票费八十文为率；如俄人自行砍伐官山，则根据所伐木植园径尺寸议价；如俄人佣人代伐，亦必指明“木把”为谁，包价若干，援照定章纳费领票，所有票费由各城副都统衙门承办处及交涉分局代收①。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总办宁古塔垦务交涉事宜佐领纳某报告，俄铁路帮办阿么疏夫砍木不交票费，“屡催交纳，俄称未奉茹格维志公文，推诿不交”。该佐领坚持按规定催缴，不能开此恶例，他认为，“该俄兵等居心诡谲，有违定约，此次若不呈请转照总监工茹格维志示令阿么疏夫等，将新定铁路约章应纳税捐如数交纳，似此创办之际，若令梗阻，犹恐将来俄人凡有应纳款项，势必有所借口，更费周章”②。

① 原东北档案馆藏件，卷号2—1/88.

② 原东北档案馆藏件，卷号2—1/106.

在吉林创办木植公司的同时，黑龙江也建立了木植公司。一八九八年，黑龙江将军恩泽“因铁路俄人坚请自行入山伐木，深虑地方风气未开，且关旗民围猎生计，采主事屠寄之议，招集股本，创设木植公司，已与铁路订议，而该主事无本可筹，俄人啧有烦言”①。恩泽于是与“五司八旗”商议，以本地无人承担，遂由周冕（漠河革职官员）任其事。该公司章程规定，本省除瑷珲一城外，所有各地木植，均由该公司承办；凡铁路需用各项木材和轮船所用柴薪等，概归本公司承办，并均按值百抽十，包缴捐费②。规定虽极明确，但沙俄并不遵守，它勾结周冕，肆意砍伐外运，根本不交捐费。例如，在呼伦贝尔山场东南数百里森林中，俄人任意砍伐。俄人在无可狡赖之时，不得不承认应按数交税，但“其以前所用之木，不下数十百万”。沙俄随砍随运，地方官无法稽查总数，其所应缴税费亦无从查算③。到一九〇五年，黑龙江将军不得不向铁路局总办霍尔瓦特指出：“自铁路开办以来，所有贵公司在江省地面砍用各种材料，从未纳过票费”，要长补交，其后即按规定办理④。由于俄人随意进入深山老林，致使砍木地方愈推愈远，到义和团运动之前，黑龙江省的森林资源已遭到严重破坏。

沙俄肆意掠夺我国森林资源，除用于中东路外，还大量运往俄国。对此，吉、黑两省人民十分愤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抗争。例如，珠河（今尚志县）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把沙俄商人从蚂蜒窝集包砍下来的林木，统统焚毁⑤。

---

① 原东北档案馆藏件，黑龙江将军衙门文案处，卷号五。
② 原东北档案馆藏件，黑龙江省长公署，卷号五。
③ 原东北档案馆藏件，黑龙江省交涉局案卷，79号。
④ 原东北档案馆藏件，黑龙江省交涉局，1905年28号。
⑤ 《珠河县志》，第2卷，大事记，第3页。

沙俄在掠夺森林资源同时，还非法开采东北矿藏。在中东路干线勘测阶段，俄国地理学会便派员到札赉诺尔一带勘矿①。一八九七年六月，一个名叫莫雷埃夫的俄人随勘路队进入中国，当他听说蛟河有煤矿，便立即前往调查②。这些俄人借勘路为名，调查了松花江上游各地的矿苗。在《中东铁路合同》中，除"开出矿苗处所，另议办法"外，并无允准铁路公司任意开矿条文。这一句话，在俄国单方面颁布的《中东铁路章程》第一条附注中，却变成了"中国政府允准公司开采煤矿，无论与铁路合办，或单独办理，并准在中国组织一切工商矿务之实业"等文字。对此，当时清政府并没有表示同意，直到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订立《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时，沙俄才在中东路干线和支线沿路取得了采煤权，札赉诺尔、瓦房店和烟台等处煤矿，先后被开采，除供铁路需用，还大量运往俄国或由大连出口外售。沙俄的疯狂掠夺，遭到各矿区人民的反抗，至一九〇〇年夏，与义和团运动紧密配合，护矿斗争猛烈开展起来。

此外，沙俄还借勘路之机，伺机勘探黑龙江境内金矿，但遭到矿工"竭力抗拒"③。

第三节　辽南人民的抗俄怒潮

一　沙俄强租旅大和修筑中东路南满支线

列宁指出："俄国在亚洲大肆扩张的政策应当说明它把未来寄托在海上；如果没有强大的和行动自由的舰队，就不可能有什么

① 斯拉特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论》，1959年莫斯科版，第158页。

② 原东北档案馆藏件，2—1/70。

③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科学出版社版，第2辑下册，第1285页。

俄国的亚洲。”① 在远东扩大海域和寻求良港是沙俄的既定政策。为了称霸远东太平洋，沙俄曾竭力在朝鲜半岛上寻求一处不冻港。当它通过《中俄密约》获得了中东路修筑权之后，即决定筑一条支线，使之与辽东半岛某处港口联结起来，并占有这个港口，将渤海和华北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沙俄当时极力追求的目标。通过《中东铁路合同》及其续订合同、《旅大租地条约》及其续约，沙俄初步达到了上述目标，其侵略触角伸进了黄海。

一八九八年四、五月间，当李鸿章与维特等谈判订立《中俄密约》时，俄方即提出，要从中东铁路的某处修一条俄制宽轨的支路到南满，并与黄海上某个港口联结起来。李鸿章同意修筑华制窄轨铁路，沙俄不满足于这个答复，没有达成协议。此后，沙俄开始紧张活动，派遣情报人员，四出调查，发现位于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港，是最理想的港口。与此同时，勘查中东铁路线路的俄国人员，非法进入奉天各地，到处游弋勘查。一八九七年十月，三省将军为图抵制，建议清廷勘查吉奉铁路，但是，当时清廷根本无力自修。沙俄十分注意中国的动向，与其说它怕中国自修，不如说是怕其他列强插手，影响其独占东北的活动。因此，沙俄感到必须抢先一步，迫使中国满足它的要索。

一八九六年，在沙俄的要求下，中国准许俄舰在胶州湾过冬。这种允许暂时的停泊，被它解释为所谓的“抛锚优先权”。胶州湾距俄国远东领地过远，而且不与俄国领土毗连，又因对旅大的调查已经完成，因此它决定放弃胶州湾而伺机占领旅大。为了换取德国的支持，一八九七年十一月，沙俄与德国达成默契，帮助德国利用“山东教案”，占领了胶州湾。十一月二十三日，沙俄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第761页。

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认为时机已到，奏请沙皇下令占领旅大。尼古拉二世当天就批准了穆拉维约夫的报告，并写信给他说："我完全同意备忘录里提出的结论，而且认为，我们决不能失掉时机。……我一直认为我们未来的不冻港应当在辽东半岛，或者在朝鲜湾的东北角上。"① 十一月二十六日，由尼古拉二世亲自主持，召开了有陆军、财政、外交大臣和海军部长官参加的特别会议。在会上，维特认为马上采取行动，尚嫌过早，要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可以通过他的财政大臣身份去达到目的。占领旅大问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但会后不久，沙皇根据穆拉维约夫关于"英舰巡弋于旅大之间，我如不取，英将为之"的假报告②，于十二月十五日，下令占领旅大。

十二月十四日，李鸿章为兑付第二期对日赔款，在与俄国接触时，维特趁机提出贷款条件，其中两条便是南满支线和不冻港问题，即中东铁路公司有权修筑一条通往黄海，通到营口（靠近辽河口）以东任一港口的支线；俄国可以在它任意选定的港湾修建港口，一切悬挂俄国之旗的船只均有权驶入③。由于条件过苛，中国没有同意。但五天以后，即十九日，俄国舰队在未经中国允许的情况下，便驶入了旅顺口。接着，沙俄公使便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租借旅大问题。

为了强租旅大，沙俄一直把它与借款问题纠缠在一起，以一系列苛刻条件作为借款的保证，并限期二周答复。

沙俄图占旅大，正如维特所揭示，是为了实现尼古拉二世"本人谋求扬威拓土的渴望"④；亦如它的伙伴德国官方所透露，

① 《红色档案》，转引自《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00页。

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1版，第179页。

③ 《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02页。

④ 《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译本，第78页。

是为把满洲与华北划入它的“势力范围”，并“等候事变的来临，这些事变将标志中华帝国的逐渐瓦解”①。俄国这种意图，本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可是，沙俄偏要掩饰，一再表白，占领旅大是暂时的，俄国“向来不愿作土地的侵略”②，等等。企图以此换取中国和列强的信任，尽快满足它的要求。

但是，到了一八九八年一月八日，中国改与英国洽谈借款，沙俄唯恐失掉机会，通知中国取消了两周内答复的期限，并要求与中国立即缔结辽东海港的书面协定，又经尼古拉二世批准，决定拨出一百万卢布或更多一些的款项，用来贿赂中国有关大臣。沙俄为达到这一目的，希望能得到英国的谅解。二月五日，英、俄开始会谈。谈判断续地进行，直至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双方才达成协议，划定长江流域和长城以北分别为英、俄两国修筑铁路的范围。两国假惺惺地表示：“立此约之两国，毫无侵越中国自主之权之意。”③然而，正是这个“协定”，他们私相约定划分势力范围，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就连昏瞶的清政府也不能不向递交照会的英、俄公使指出：“自不得贵国与某国自行商定之事，作为中国允准之据。”④但是这个抗议未起任何作用。早在俄国支持德国攫取胶州湾时，沙俄既已表示，“黄海北部及直隶湾、辽东湾皆应完全受我们的支配，而其南部及山东半岛之沿海皆应划入德国政治势力范围内”，并宣称“最快地占有辽东海港为实现此种妥协之必要条件”⑤。这是十分明确的。可是，在一八九八年二月十八日任命李鸿章、张荫桓与俄使面议辽东问题时，尼古拉二世对

① 《德国外交文件选译》，第1卷，第189页。
② 《帝俄侵略满洲史》，第153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138卷，第25页。
④ 同前书。
⑤ 《帝俄侵略满洲史》，第174页。

中国公使杨儒关于要求俄舰退出旅大之事，竟避而不谈，而侈谈什么“俄船借泊，一为胶事，二为度冬，三为助华防护他国占据”，是“真心关切中国”①。

沙俄一面花言巧语蒙骗中国，一面胁迫中国正式签订租借条约。一八九八年一月三十日，清廷任命许景澄为专使，赴俄“专论旅大俄船借泊及黄海铁路事”，但许尚未到达彼得堡，沙俄驻华代办巴甫洛夫即向总署正式提出租借旅大和修筑联结该港的中东路支线问题，共四条，亦限两周内作出原则性答复，“不容玩延”②。巴甫洛夫坚持在北京谈判，将许景澄撇开，主要是为了就近贿买李鸿章等人。三月九日，维特电示他在北京的代理人璞科第，要他在十五日前携带必须的款项到达旅顺口。“因为他可能使当地有关当局及人物为我国（俄国）服务，另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登陆。”③ 沙俄曾计划，在三月二十七日前如不能签约，停泊旅顺口水面的海军陆战队即强行登陆。

在沙俄已经作出登陆计划的情况下，彼得堡的谈判只不过是形式而已。尼古拉二世向许景澄表示，“现在外（交）部所定条款及画押期限，我们早经筹定，实难改动”，中国应“早日允办”，“方为妥善”④。穆拉维约夫也叫嚷：中国必须于三月二十七日前缔结租约，若“过期无复，俄国即自行办理，不能顾全联盟交谊”，“俄计已决，无论何国出租，均所不计”⑤。为了占领旅大，俄国撕下了一切假面具，露出凶恶的本相。

在北京和全国，尽管许多官员抱着“愤激心情”，上了无数奏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29卷，第18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130卷，第9页。
③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上册，第87页。
④ 《许文肃公遗稿》，第9卷，第33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第130卷，第14页。

章，要求清廷不能让步，但巴甫洛夫的威胁，璞科第的贿赂，终于使俄国达到了预期目的。当沙俄答应给李鸿章、张荫桓各五十万两①，给旅大官员十五万两（实际交了一万零六百两）之后，这场逼租旅大的交涉就接近收场了。经西太后允准，三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张荫桓与俄使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九款。这个“喜讯”传到彼得堡，俄廷君臣弹冠相庆，尼古拉二世向穆拉维约夫致贺，祝他“取得了辉煌的成果”②，德皇威廉二世也向尼古拉二世祝贺，说他“现在从道义上说来是北京的主宰”了③。至此，沙俄在远东觅取一个理想的不冻港的“宿愿”终于实现了。

《旅大租地条约》签字后，许景澄仍留在彼得堡，商办划分租地界线、展接铁路等未尽事宜。作为《旅大租地条约》的补充和发展，五月七日，中国专使与俄国外交大臣签订了《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使沙俄修筑中东路支线和占领辽东半岛租界最后完成了法律手续。

《旅大租地条约》及其续约，其本质是一致的。续约六款，补充完善了正约未尽之处。概括起来，正续条约的内容有以下三方面：一、租地：中国政府同意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域租与俄国，为期二十五年，到期仍可展限。所租之地及附近水面所有军队及地方治理大权全归俄官，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租界内由俄国设置炮台，布置防兵。二、隙地：在租界以北划定隙地（即中立地带）。在隙地内，吏治归中国，但非经与俄官商妥，中国军队不得进入，非俄国应允，“不将隙地地段让与别国人享用”，“不将隙地东西沿海口岸与别国通商”，“不得将隙地地段内造路开矿及工商各利益让给（他国或他国之人）”。隙地北界，从辽东半

①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07页，第208页。

② 《苏联外交辞典》，穆拉维约夫条，外交学院选译本，第376页。

③ 《列强对华外交》，第273页。

岛西海岸“盖州河口起，经岫岩城北至大洋河，沿河左岸至河口，此河亦在隙地内”。三、中东铁路南满支线：从中东铁路干线某处往旅大方向修造一条支线，凡“此支路经过地方，不将铁路利益让给别国人”。至于此线之修造，按中东铁路合同章程各例“确切照行”①。

从两个条约的主要内容不难看出，租界内不仅成了沙俄的统治区域，而且隙地也受沙俄干涉、钳制，中国主权丧失殆尽，沙俄实际上控制了辽东半岛；南满支线按沙俄规定的铁路合同章程各例实施，从而使奉、吉两省铁路沿线的“铁路区域”——“铁路附属地”，变成了沙俄的殖民地；至于二十五年之租期，由于规定届期可以展限，就意味着租期无限，可以无限期地占有旅大。俄国政府认为，“在这两个港口的租借期限终止之前，满洲将为他们所有，并且直隶即使实际上不在他们手中，也将完全由他们所支配”②。

即使如此，沙俄仍不满足。条约虽然规定，此项租地，“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旅顺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③。但是，这个所谓“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的条约墨迹未干，沙俄就取消了它的一切承诺，不准中国船只进入旅顺口，千方百计挤走金州官吏，妄图改变该城的自治权。一八九九年八月十六日，沙俄在旅大设立关东省总督府，进行直接的殖民统治，明目张胆地违背租约。

如果说《中东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还仅仅是初步暴露出打着“同盟”、“友谊”幌子的《中俄密约》的伪善与欺骗性质的话，

① 所引两条约文字见《清季外交史料》：第132卷；《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第185—187页。

② 《列强对华外交》，第262页。

③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第183—184页。

那么，通过旅大租地的正续条约，则彻底暴露了沙俄通过“密约”进行殖民扩张的霸权本质。沙俄的侵略势力从北满进入南满，并进而窥伺华北。对于东北地区沦为沙俄殖民地的危险局面，一切爱国的人们，包括统治阶级内有远见的人物，无不痛心疾首，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和方式进行反抗，使一小撮殖民主义者处于辽南人民的包围之中。

二　旅大地区反占领、反征粮斗争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俄舰进入旅顺口之后，清政府向驻扎该地的宋庆发布指示：“一切应用物件，随时接济，切勿听将弁传言，以为俄情叵测，先有惊疑之意，致生嫌隙。”① 清政府联俄媚俄政策得不到赏脸，除遭到广大人民坚决反对外，许多“将弁”和官吏也纷起议论，力主抵御。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广总督张之洞等，都力陈对策，反对租让旅大。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梁启超等人在北京“约同两广、云贵、山陕、浙江众公车”上书都察院，“力陈旅大之不可割”②。但在昏庸的清政府里，这些正当的爱国要求，竟被弃置不顾。

一八九八年三月十八日，俄军在陶湾登陆，布置卡哨，张贴布告，开始进行殖民统治。占领旅大的俄军二万五千人、大炮一百余尊、兵舰十三艘，成了当地压倒优势的力量。在宋庆的毅军撤出金州后，城内旗民文武仅剩三千人，孤立无援。通往隙地的道路全由俄军扼守，沙俄又不准金州驻防额兵存留，致使金州自治出现严重危机。金州城所属东山一带团练乡勇，素称强悍，俄人认为对它是个威胁，也被“力为禁止”。当俄军上岸张贴“安民告示”时，由于租界内人民归俄治理，粮租归俄征收，土地归于

① 《清德宗实录》，第412卷，第13页。

②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国闻报》，见《戊戌政变》（三第），379页。

俄有，“观者靡不痛哭流涕”，“凡有血气，谁肯事仇？”同时，沙俄占领军到处“骚扰淫掠，民不聊生”①，激起当地军民的坚决反抗。

金州副都统寿长，是当时地方官中主张抗俄的代表人物。寿长作为一个地方官，目睹主权沦丧和沙俄暴行，痛切地感到非奋起抵抗，无以挽回危局。他在奏折中深刻指出：俄国在东方的扩张野心，决不是占领辽东之后即可满足的。不过，沙俄欲壑难填，暴露出许多弱点，说明它是可以击败的，它所赖以转运的铁路，只要出奇兵袭击，断其来路，绝其粮源，俄国便束手待毙。至于俄军头目杜巴索夫、吴鲁克夫、普提乐夫等，“自到金州以来，遇事张皇，怀疑不决，兵无纪律，民怨沸腾，时有戒心，全无主宰”；而其士兵抽自民间，三年一换，每月仅洋元六角，“衣以粗褐，食杂秕糠”，所谓俄军不可敌的话，是绝不可信的。因此，他建议练兵以抵御沙俄，其具体办法是，免去他的副都统职务，在隙地之外，选择地点，操练精兵二十营，用新的操典，严肃军纪，团结部伍，不拘资历选擢人才，以充任营哨、统领各官。至于饷需，可由部拨，也可截留东边一带税银。对所练部队，应示以国耻，激发忠义之心。严加训练，“俾成劲旅，用备不虞，隐以杜强邻觊觎之萌，显以作国人同仇之忾”，抗俄卫国，应当一人能敌数十人，千万人如一人②。寿长这番议论和他提出的补救建议，充满了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对沙俄帝国主义的痛恨，是个筹划周密而切合实际的行动计划，连总理衙门也承认所议各节“诚为要着”，但却以待许景澄回京后妥筹办理为词，不了了之。不久，寿长被调离了金州。金州城军民失去了这样一位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34卷，第7—11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134卷，第7—11页。

敢于与俄人作斗争的首脑人物，金州以及辽南人民的抗俄斗争只能自发地、单独地进行，而被沙俄逐个镇压下去。

旅大租地条约签订后，清廷曾电令寿长，要他安抚军民，勿启衅端。但是，无论是金州地区，还是中东路南线沿路，沙俄的奴役和掠夺，激起了当地人民的普遍愤恨，抗俄烈火燃遍辽南各地。

一八九八年末，昌图附近的人民群众，攻击了沙俄的地图测绘班；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年，先后发生了貔子窝、烟台煤矿、卜三家子、白龙驹、绥屯站、铁岭和辽阳等地反抗俄人，或迫使筑路工人停工的斗争①。在辽东租界地内，以貔子窝盐滩人民反占领、金州城居民捍卫自治权、大连人民反迁移和刘家店群众抗粮斗争四起抗俄事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

一八九八年十月，中俄官员勘分旅大租地界限，当由西到东竖完第十八块租地界碑时，俄方突然要求暂停往前竖碑，先到东岸貔子窝处，将海岸貔子窝湾尽处勘定后，回头再继续竖碑。在勘定貔子窝湾时，中方代表表示，租地续约既称东界尽处为貔子窝湾，其湾应在貔子窝海滨东山嘴，绝不能离开貔子窝而至别处寻求所谓“湾”者。很明显，俄方企图借勘界之机展占租地。俄方代表蛮横无理，硬说东山嘴太近，貔子窝加一“湾”字，是包括整个貔子窝，指貔子窝以东牟家屯（该屯离赞子河二十里，距貔子窝三十里）至火神庙海边为湾北尽处。经过多次辩论，俄方顽固坚持，并强迫中方画押。中方代表坚决拒绝，俄员竟“怫然曰：‘即直告总署，说我勘定莫（牟）家屯，系照约画界，万无可移’，语极挟制”②。沙俄为什么非要以火神庙为东线尽处呢？因为

① 《东省铁路沿革史》，转引自矢野仁：《日清役后支那外交史》，第648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135卷，第18页。

由貔子窝东六里有赞子河，再东至碧流河之间凡七里，其间有碧流河、东老滩、夹心子、赞子河四处盐滩相连。这些地方盛产海盐，早为沙俄所垂涎。沙俄趁勘分租界之机，决意要将这四处盐滩囊括在租地之内。这样，就使广大盐民面临着失业的危险。盐民不服，聚众抗争。"东岸团众跃跃欲试"，"盐滩各团"亦"誓死抗拒"，愤怒的团民将"过江画图"的俄人驱逐回去①。中国官员向总理衙门报告时指出，倘在牟家屯立界，民心不服，势必滋事。这场抗占盐滩的斗争，如果加以组织领导，本来是可以取得胜利的。但当地官员却依照清政府的投降路线，一面"分遣该境绅士，剴切劝谕"，使盐民"含忍息争"；一面遵照俄国要求，在火神庙海边立界，使沙俄霸占了赞子河等处盐滩，从而使盐民斗争归于失败②。

金州城（今金县）孤悬于沙俄租界之中，虽不属租地，但续约规定，"中国兵应退出金州，用俄兵代替"，反乞城内设必要的"巡捕队"。俄兵驻于城外，声称"万一城内有乱或居民与俄兵攻打，则俄兵即行入城"③，允许金州城自行治理的规定成了一句空话。当时，城内旗民住户九百三十六家，共计五千八百余口。大小商铺二百二十八家，工人、店员一千一百六十二名，城内无粮栈、钱行和当铺，存粮亦不多。虽然规定"此城居民有权往来金州至租地北界各道路，并日常需用附城准俄国享用之水"④，但沙俄一心要吞并金州，绞尽脑汁破坏续约，阻止居民往来，并挤走金州官吏。沙俄殖民当局"设卡搜查行人"，"禁乡民入城"，特别"禁止官人行走"。"俄队每日梭巡，见旗民、官人即拿"；"俄队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35卷，第18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138卷，第22页。
③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第186—187页。
④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第186页。

遍路设卡，南关外每日俄人出队，持枪拉炮，晨出晚归，搜捡行人，音信梗塞”①。沙俄曾一手制造了开枪伤人挑衅事件，当地官民提出抗议，沙俄拒不承认，反而倒打一耙，污蔑“华兵入租界生衅，俄兵不过禁其越界，金州官民出入毫无禁阻”。沙俄外交部甚至宣称，“现得实情，该处华官生计全在地面，俄租地后，彼无发生，思鼓动兵民，造言生事，我政府筹措置之法，拟即所征钱粮以一半津贴之，一半整顿地方，如此则官民相安”②。沙俄一面追究华官“挑衅”，一面又想利用从金州居民身上搜刮所得来“津贴”“整顿”中国官民，其视当地中国官府为附庸，已暴露无遗。金州城虽四面受敌，处沙俄包围之中，但官民毫未屈服，坚持自理，反对沙俄插手。他们的斗争，直至一九〇〇年沙俄占领金州城之后，仍未停止。

在金州附近其他地方也进行着捍卫领土主权、反对沙俄任意扩大租地的斗争。在划分隙地与租地界限时，在俄占租地与隙地间，有两块地方（积金和两金）仍由金州城管辖③。沙俄未占金州前，中间有沙俄阻隔，遥治不甚方便，并常受俄兵侵扰。金州城官员被沙俄挤走后，积金社生员周文基等唯恐俄国觊觎，要求就近归入复州代管，经外务部核准施行④。此外，沙俄向复州的凤鸣（兔儿）、西中（菠罗）两岛扩张，也受到当地人民的抵制。凤鸣和西中位于辽东半岛西海岸。按租地界约，“其界线以南之村落归入俄国租地界线，以北留在隙地之内”。但是，俄人往往越界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29卷，第5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129卷，第18—19页。

③ 见故宫明清档案部藏外务部档（中俄关系）：《知县涂景涛禀金州与复州土壤相接，现金州无官，民不聊生，拟将金州一百余屯户口暂归复州管理，应派员会同该处查办由》。该档记载：“由第四碑起至第三十一碑止，东西约九十里，南北直十五六里或五六里不等”为积金和两金社界，共一百八十六屯，居民不下千户，“花名细册，被俄索去”。

④ 《清德宗实录》，第456卷，第10页。

"催征钱粮"，"不但纬线以南催征，即纬线以北隙地钱粮，亦被俄人征收"，俄官在两岛发布告示，勒令两岛居民按"花户"每亩地纳洋钱一角①。在当地官民的抵制下，终于挫败了沙俄企图吞并凤鸣和西中两岛的阴谋。

大连湾人民反迁移斗争更为激烈。沙俄占领旅大后，即"借旅顺、大连湾两处险要，平分船澳，修筑炮台，占据营房，散布卡兵"②，企图把旅顺筑成军港，把大连建成商港。一八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尼古拉二世下令，宣布大连为"自由港"，港口和市区建设在加速进行。为此，沙俄一面驱逐大连湾的中国居民，一面拍卖土地，广招各国商人，用拍卖土地得来的钱，大搞殖民地建设。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向总署报告说："城南青泥洼（大连湾）海口，俄欲修码，丈量沿海口岸十二里，告居民迁移，不准耕种，即或给作，居民不下千户，一旦携眷迁徙，未免流离可悯。"③ 又据金州副都统报称，大连湾居民房地，"俄示初四至初八照数腾清，不愿者亦须腾，众民惶悚无措，赴厅泣诉"④。居民哀告无效，奋起反抗。反迁徙的群众由宫开福、刘君第带领，与沙俄殖民当局展开激烈斗争。沙俄殖民者为镇压群众，首先逮捕了宫、刘二人。群众见俄人大下毒手，情绪更加激烈，一面坚持斗争，一面派代表到金州城，要求副都统衙门出面交涉。他们表示，不能把大连湾土地卖与俄人，并要求释放宫、刘二人。在当地人民强烈要求下，沙俄殖民当局不得不将宫、刘二人释放，并被迫放弃了驱逐全部大连湾中国居民的计

① 外务部档（中俄关系）：《复州西中、凤鸣两岛俄人划入租界，统令征收钱粮，未免含混，抄录划界条款并现绘地图，呈清核示原送图说本省经乱毁失，恳照绘全分咨行存案由》。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129卷，第6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129卷，第6页。

④ 同前书，第131卷，第13页。

划。反迁徙、反驱逐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但是，斗争并没结束。七月二十三日，沙俄又在青泥洼一带强征民地、民房，四百余名乡民起而反抗，涌向沙俄“筑港办事处”，高呼反对强征民地的口号，向俄员投掷石块，捣毁了筑港办事机构①。这场爱国反帝斗争，很快影响到其他阶层。住持心一欲燃柴自焚、与沙俄势不两立的行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三沟子地方的天后宫（娘娘庙），是旅顺口唯一的大庙，向来是航海人民崇祀的地方。住持心一，年高七十余，长年在此守候。沙俄占领旅顺，要毁寺庙建营署。心一抗拒俄人毁寺，俄人胁以武力，他坚贞不屈。后来，实在无法对付俄人，心一将柴薪堆在天后宫周围，自己躺在上边，准备同归于尽，以示反抗。沙俄官员怕引起众怒，不得已将该寺保存下来。不过，旅大主权已丧失，沙俄以殖民地主人身分任意拍卖土地，后来竟发布通告，以每方俄丈十至十五卢布的价格，分段拍卖青泥洼土地②。

一八九九年初，爆发了刘家店抗粮斗争。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五日，沙俄殖民当局派柯礼素福访查各海口税例和各屯地丁钱粮数目，“阴有争夺利权之计”。柯礼素福通晓汉语，他窜到金州城，胡说租界内土地、人民皆归俄官管辖，中国官员只管界外隙地，并讥刺中国官员在金州“扼此空籍，守此空城，居于租界之中，不免进退维谷”。他向厅、协两署索看旗民粮册，遭到中国官员拒绝③。但是金州官吏怕引起事端，不敢过问城外事务，任凭俄人自行征收租税。“惟俄人征收伊始，不肯一毫放松，虎狼之性，何能体恤民隐！”④。当时城外各处乡民“因歉收乏食”，结队来到金

① 参见李济棠：《中东铁路—沙俄侵华的工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117页。

② 原东北档案馆藏件，奉天军督部堂卷，1707/30号。

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131卷，第22页。

④ 同前书，第129卷，第1页。

州城，“或数十人或数百人，哀恳缓征；俄弁不允，与民不合，两不相下”。在形势极为紧张的情况下，盛京将军奉旨饬令旗民两署，禁止出入，但恐激变乡民，迁怒官员，也不敢派出总催随俄员下乡征税，只得“劝令绅耆，妥为开导解散，免滋事端”①。然而，不管清朝官员如何安抚，谨慎从事，一场反抗斗争终于爆发了。

金州城东约百里，有个叫刘家店的屯子。一八九九年二月四日，驻貔子窝的俄官，带兵二千余名，到刘家店征粮，并且“立限甚迫”。刘家店人民拒绝交粮。沙俄凭借武力，将乡民抓走二十余名，带回貔子窝。次日，俄官又率马队二百余名，再次闯入刘家店，绑去绅士王天阶，限七日完粮②。这时，愤怒的村民，在马成魁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数百名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土枪等武器，准备与俄军搏斗③。俄军“见人众，即开枪两排，击毙三十余人”。马成魁一马当先，率众冲向俄军，展开激战。马成魁虽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其子马文升和农民周云祥等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最后壮烈牺牲。俄军将民众击散，“又乘马追砍，毙十余人，受伤五、六十名”④。事后，“俄队驻该处勒降，立逼钱粮”。据第三日查点，“被杀百余人，附近居民逃走”。沙俄殖民者凶暴至极，残酷镇压，连关东州总督阿列克谢耶夫也不得不承认，刘家店的“所有居民，抱着极大的敌忾心对抗（俄国）税官，状况十分峻烈”⑤。华元寺、龙王庙、界访、双台沟、夹河庙和粉皮墙六会人民余怒未消，推会首向上司呈报，要求将此案电达总署，与俄交涉。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29卷，第1页。

② 同前书，第2页。

③ 参见辽宁师院政史系等：《如此“睦邻”政策—沙俄侵占旅大地区的历史真象》。见《无耻篡改历史，妄图称霸世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66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第123卷，第2页。

⑤ 《东省铁路沿革史》，第43页。

刘家店惨案发生后，在当地人民强烈要求下，清廷电饬驻俄公使与俄交涉，要求沙俄惩办有关俄员。但俄方非但不承认这次暴行，反污是华兵挑起事端，与百姓无关，俄官不过禁其入界，进行“回击”而已，并要华官承担责任。在沙俄政府的怂恿下，旅大俄官变本加厉，四处勒索，“挨家催征”，当地人民“遭难之处反多，意在驱民顺从”①，并声言“民间若不允征，惟华官是问”②，逼得刘家店等地人民“星散”四处，流离失所，有的“欲赴东围领荒”③。在国权丧失、身家性命难保的困境下，人民并没有屈服，不久，这种反抗斗争便汇成辽南人民的义和团运动，予沙俄以无情地打击。

三　挫败沙俄图占庙岛的阴谋

沙俄在与中国勘分租界地和隙地界限时，伺机图占租界以外的庙岛群岛，妄图封锁渤海湾出入口。以盛京将军依克唐阿为首的官员，坚持租约，拒理以争，挫败了沙俄霸占庙岛群岛的阴谋。

一八九八年九月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派遣知府福培、同知涂景涛，会同俄员倭高格、伊林思齐等划分辽东租地与隙地的界限。根据租地续约，租地以北的隙地，从辽东半岛西岸盖州河口起，经岫岩城北，至大洋河沿河左岸，到河口止，包括该河在内，均属隙地范围。在划界之前，俄官杜巴索夫事先不作任何磋商，即派《德米特里·顿斯基》号军舰，强行占领了庙岛群岛，并“张贴告示，将此事晓谕当地居民”④。迨至双方代表划分租界水域时，俄方代表要求，“自北界租地纬线以南东西两海面中附近各岛及旅顺南面庙儿群岛（即庙岛群岛），一并划入租界，然后立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29卷，第12页。
② 同前书，第130卷，第10页。
③ 《清德宗实录》，第438卷，第3页。
④ 杰米钦斯基：《俄国在满洲》，彼得堡1908年版，第39页。

约画押”①。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方代表所拒绝。

庙岛群岛在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共计大小四十余个岛屿，控制着渤海湾，是京、津门户。这群岛屿，历来隶属山东登州，从地理位置上看，也靠近山东半岛。沙俄图谋霸占庙岛，是为了与辽东租界地连成一气，控制渤海湾和华北。俄官曾表白过：“占据旅顺口之后，俄国就将整个直隶湾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下，并控制其出入口，俄国一经控制直隶湾和直隶省，同时也就控制了天津和中国的北方都城——北京，于是中华帝国清帝的中央政府就处在俄国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压力之下。”② 由此可见，图占庙岛，是沙俄强租旅大之后，旨在继续扩张，进而控制北京的一个步骤。

沙俄的划界委员会，历来是它割取邻国土地的工具。在划界时，沙俄代表拿出由它绘制的划界地图，指望中方屈从其压力，以便按图索地。但是，由于中方的反对，沙俄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中国划界官员驳斥说，金州东西海域，离岸一、二十里或三、四十里不等的岛屿，称之为海岸附近尚可，划入租界范围，勉强可以成立；至于庙岛群岛，近者距海岸三、四十里，远者则达二百余里，并且位于登州、莱州海面，从不归辽东管辖，划入租界，毫无根据。况且庙岛地区是海道要路，为中外船只必经之途，与金州属岛海阳、五莽等迥然不同，若归俄国专管，“诸多窒碍，断不能允”。俄方见事不成，转而抬出列强相威胁：“恐庙岛为英国捷足先得，有碍旅防。”以此为词，仍欲占据庙岛③。

对于沙俄的无理要索，盛京将军等一再奏请清廷予以严词拒绝，否则将贻害无穷。清政府也觉得俄国贪欲无穷，失去庙岛故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38卷，第23页。

② 扬切维茨基：《来自东方的威胁》，列维尔1907年版，第2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136卷，第23—24页。

然有损国体，而尤恐列强相率效尤，后果不堪设想。总理衙门指示盛京官员，设法与俄方辩论，告以“庙群岛断难归入租界”。同时，又指示驻俄公使杨儒，与俄外交部妥为交涉①。俄方倭高格在旅大未能达到目的，便借口有公事要进北京办理，建议中方待他返回后再行谈判。旅大谈判暂停后，交涉转到北京和彼得堡，俄国政府也由幕后站到了前台。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采取予留后路、以退求进的办法，要求将庙岛群岛作为隙地处理，以免他国占据。如果中国政府应允，沙俄当然如同在辽东半岛一样，对该地区进行种种干预。总理衙门拒绝了俄国的要求。但又鉴于两国关系，愿意作出妥协，“允认不让与他国享用并通商各项利益”。格尔思仍不满足，进一步提出，中国应明确保证，在该群岛不驻兵，不设炮台，并写下保证字据。与此遥相配合，沙俄外交大臣会见杨儒，告以中国政府如“非声明此两层，断难允从；‘隙地’名目可不用”②。沙俄此举，再一次暴露了它的侵略扩张野心。

沙俄的要求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满意答复，格尔思采取进一步攻势，他装出笑脸，向总理衙门“婉陈”其意，说什么“该群岛散列海面，本系空旷，恐保守未有把握，各国因而生心”，要中国再考虑俄国的要求。中国领土的防务要俄国来承担，不独当地官民坚决反对，就是清政府也认为“殊碍国体，决难准行”。格尔思见谈判毫无进展，又转而在上述中国已经妥协的方案上做文章。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跑到总理衙门，声称他接到本国政府的电报指示，为体现俄中两国“睦谊”，俄国愿按中国原议订立专款，列入分界条约，而将以前关于隙地及不设炮台等项要求，一律收回作废。中国方面为了尽快结束这场交涉，同意了俄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36卷，第23—24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136卷，第23—24页。

方建议。沙俄答应在“勘分旅大租地专条»中写明庙岛群岛“不归租界之内”，“以昭切实”。俄方希望按照租地条约将“附近租界”东西海岸水面同时定议，以结束分界全案。在中国同意了这个要求之后，倭高格返回了旅大。

一八九九年二月一日，中俄代表在旅大重开谈判。二十六日，双方签署了《中俄勘分旅大租地专条》。其中第七条写明，“按照俄国北京使署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商定，所有辽东半岛以南庙群各岛，不归租界之内，而中国允认不能将该全岛或一二岛准与别国及别国之人，或永远或暂行享用，并不能在此群岛开设通商口岸，亦不能在此各岛准与他国人民造铁路、开矿及工商利益各事”①。沙俄通过这个条款，取得了相当于辽东半岛隙地的权益。俄国人自己也承认，“群岛没有交给俄国，但我们却得到了某些补充的好处”②。虽然如此，沙俄图占庙岛、封锁渤海湾出入口的计划，却在中国有关当局，特别是在盛京官员的坚持反对下被挫败了。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36卷，第23—24页。

② 杰米钦斯基：《俄国在满洲》，彼得堡1908年版，第40页。

第六章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抗俄风暴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在东北逐渐高涨

一　东北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瓜分中国的狂潮愈演愈烈。如前所述，在瓜分狂潮中，沙俄首先向中国伸出了魔爪，它通过《中俄密约》、《旅大租地条约》在中国领土上攫取了大量的殖民特权，将我国东北划为它的势力范围。东北人民为摆脱被奴役、被蹂躏的悲惨处境，为保卫领土主权，争取民族生存，曾掀起一系列反对沙俄殖民者的斗争。当直鲁一带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东北之际，东北各族人民和爱国清军将士，立即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俄斗争，将近代东北人民反帝斗争推向了新高潮。

一八九八年，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爆发。翌年春，山东义和团与直隶义和团汇合。一九〇〇年逐渐高涨，威震京津。

东北地区与直鲁山水相连，交通便捷。东北地区汉族人民大都来自直鲁两省，他们常常回乡探亲访友，书信往来不绝，与故乡声息相通，血肉相联。直鲁义和团的斗争口号、揭帖和斗争事迹，很快经海路和陆路传入东北。直鲁义和团的拳师有许多“闯关东”的，在东北地区播下了义和团运动的火种。一九〇〇年二月，营口附近居民群起练拳，其中青少年居多。他们宣称：练拳是“预备杀逐洋人”。当地反动士绅见群众练拳，颇感不安，甚至攻

击说："此术乃白莲教八卦之一。其专诱童子者，因童子幼而习之，久必专精，信心又必坚固，一呼百应，揭竿而起，其祸有不堪胜言者。"① 当地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见之，则更形恐慌。他们联想到一八九一年热河朝阳一带金丹道教发动的反洋教运动的情景，对义和团运动无不"深以为忧"②。接着，锦州、宁远（今兴城）、新民、广宁（今北镇）一带，也"时有拳民出没"，"一唱百和，妇孺皆起"③，"乡野村庄，十有九信"④。接近直隶的辽河两岸等地区的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船夫、车夫、脚夫等，特别是其中的青壮年，踊跃地投入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在东北出现伊始，就把主要矛头指向肆意践踏我国东北领土主权的沙俄帝国主义，指向沙俄殖民侵略工具——中东路及其支线和各种殖民机构。这是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的一个显著特点。据当时在辽河沿岸进行"调查"的沙俄外交官员科罗斯托维茨写道：一九〇〇年春，"义和团的密使已对在我们铁路上做工的苦力进行了宣传鼓动"；"我们在营口时，还听到了中国人袭击俄国职员的事情"；在熊岳城，中国"铁路工人中也出现风潮"⑤。五月中旬，奉天省的"寺观和旅店周围出现了煽动群众起来驱逐洋人的揭帖"，从海路直抵金州的义和拳法师和信徒，沿途宣传鼓动，"逢人便劝说掀起抗俄暴动，中东路职员已陷入动摇不安状态"。面对义和团的抗俄宣传，熊岳城城守尉曾要地方官绅"告诫群众不要被煽惑"，但群众不理。相反，当义和拳法师入城时，人民群众却箪食壶浆，伏地欢迎。在义和团民抗俄意志的感召下，

① 佐原笃介等：《拳匪纪事》，光绪二十七年版，第6卷，第1—2页。
② 李杕：《拳祸记》，下册，第284页。
③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349页。
④ 《拳匪纪事》，第6卷，第1—2页。
⑤ 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1922年版，第12—14页。

当地部份清军也加入了抗俄行列①。

在义和团运动的鼓午下，被沙俄侵占的辽阳北的烟台煤矿附近群众，于一九〇〇年四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收回煤矿的武装斗争。四月初，该矿沙俄总办想在东距烟台二、三十里的母鸡山地方（又名茨儿山村）设立医院和机修厂。他们不通知当地村民，强行“插标占用，计有四百余亩之多”。村民要求“公平发价”，俄官支吾延宕，“久之无耗”。村民们遂推代表找总办辩论。沙俄总办竟命令“仆人鞭逐之”。村民大怒，群起阻挠沙俄施工。四月三日，沙俄总办派遣骑兵和步兵五十名，携带枪弹和“格林炮”数尊，前往茨儿山村进行镇压。村民见“俄人凶焰已极，而华官复置不问”，决定奋起自卫。夜间，“遂鸣钟聚众，各备刀械”，一百余人在村庙中歃盟，由该村一塾师为首，率领村民与俄军斗争。当俄军进至距庙数里时，在这位爱国知识分子指挥下，村民们一半伏于庙旁的土堤下，一半伏于庙中墙下为策应。迨俄军进至距庙里许时，村民突然举枪射击，激战三、四小时，“乡人颇有死伤，俄人尤甚，乃奔北而溃”。经此一战，俄人丧胆，“时恐乡人夜袭”。村民们深恨俄军，“必尽戮俄人而后快”②。他们对俄军警惕甚高，“防范益力”，“不敢稍形疏忽”，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俄军。沙俄总办无可奈何，只好遣人请求盛京将军增祺为之调解。增祺派八人至烟台煤矿交涉。沙俄总办慑于村民们的英勇抵抗，“情愿照（村民）所死人数，每人给抚恤银五百元，受伤者百元，所占之地公平给价”，妄图以此达到占地目的。“然村人忿气未平，坚称不欲赔款，惟欲将俄人逐出而后已。不惟地方不卖与伊，即煤矿亦不令开采”③。沙俄总办见软硬两手都不能奏效，于是请求“护路

① 库沙科夫：《南满洲的骚动》，转引自矢野仁一：《日午战后中国外交史》，昭和12年版，第651—654页。

② 上海《中外日报》，1900年4月18日。

③ 上海《中外日报》，1900年4月18日，4月23日。

军”上校米申科派遣援兵，向村民反扑。茨儿山村民为保卫家园、收回矿权，正严阵以待。

六月一日以后，正当直鲁义和团开入津、京地区时，盛京义和团运动也迅猛开展起来。盛京义和团以山东拳师刘喜禄为首，以北关天后宫、龙王庙、三皇庙等为据点，号召群众设坛练拳，学习法术，“保国灭洋”①。在他的号召下，许多流入城内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流民，甚至官衙的仆役、车夫等，纷纷加入了义和团。在理教等秘密结社的成员参加义和团的也“不下数百人”。“在某些兵营里，也常听到公开而且是猛烈的咒骂外国人的声音”。到六月二十日，全城贴满了反帝揭帖，揭露“从英国人贩卖鸦片到俄军占领旅大港”等“外国人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号召一切善良的中国人应该奋起”，把侵略者“驱逐出中国领土”②。驻军万名、戒备森严的旅顺，也出现了反帝揭帖，号召群众起来“扶保中华，逐出外洋”；正告侵略者今后在中国境内“不准传扬”洋教③。有个名叫张老道的拳师，走遍了辽东的乡邑，逢人便教拳法，使这一带出现了男练义和拳，女练红灯照的热潮。盖平（今盖县）、海城、兴京（今新宾）、海龙、怀仁（今桓仁）、通化、铁岭、开原、昌图、辽阳等地也纷纷建立了义和团组织，几乎“蔓延至奉天全省”④。

东北义和团运动由南向北，不断扩大。一九〇〇年春夏之交，有关义和团的消息开始在吉、黑两省传播，并有拳师设坛。义和团法师“流入长春，教人书符箓”，练拳“仇洋”⑤，有关义和

① 《海龙县志》，伪满康德四年版，第17卷，第4页。
② 施督阁：《奉天三十年》，转引自〔日〕《矢内原忠雄全集》，第23卷。
③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18—219页。
④ 《辽阳县志》，民国十七年版，第40卷，“轶闻志”。
⑤ 《长春县志》，伪满康德八年版，第6卷，“人文志”。

团的消息，在附近州县“谣传蜂起”，“争相窃议”①。在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及郊区，在以张拳师为首的拳师号召下，群众在城隍庙、三皇庙等处纷纷设坛练拳，青壮年踊跃参加。在郊区还设有“宣传亭”，派人讲演，张贴揭帖，宣传“义和团，打江山，保江山”、“练会义和拳，打跑洋毛子”等反帝宗旨②。

吉、黑两省义和团运动，与奉天省一样，开始便把斗争矛头指向沙俄殖民者，抗俄斗争在中东路沿线迅猛兴起。在吉林省城（今吉林市）暗中习拳的人传说：俄国修筑中东铁路，把“雇的中国人凡肥胖的全用锅煮出油来，留火车上使用浇车，人人皆信为真实”③。这话虽系谣传，却反映了群众对沙俄殖民者的切齿痛恨。因此，当义和团在筑路工人中活动时，立即得到响应。中东路扎兰屯工区监工奥芬别尔格供认：“在我们雇佣的工人中间，也出现了‘捣乱分子’，他们妄图扰乱工程的进展”④。随后，伯都讷（今扶余）、伊通、双城、宁古塔、呼兰、北团林子（今绥化）等地，一直到祖国的北大门瑷珲都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

从一九〇〇年二月到六月下旬，是义和团在东北兴起和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参加义和团的阶层比较单纯，其斗争矛头主要指向沙俄帝国主义，即如当时俄国驻营口领事所说，当地义和团的目的，“主要是想打败俄国人”⑤。东北义和团运动虽然刚刚兴起，但已显示出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强大威力，一向横行霸道的沙俄侵略分子，有的携带细软和文件，偷偷溜向哈尔滨和大连，有的则慌忙逃回本国。某些州县官“惮于威势，不敢驱逐”，

① 《怀德乡土志》，伪满康德五年版，第15页。
② 黑龙江省博物馆调查材料，参见《黑龙江义和团抗俄斗争》，第7—8页。
③ 柴莲馥：《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第5册，第1页。
④ 《东省铁路沿革史》，俄文版，第七章。
⑤ 《中东路护路队参加1900年满洲事件纪略》，第327页。

村镇之乡约、保正、会首等，对义和团“尤畏之如虎”①，“即或是带着随从的盛京将军的马车，在街上遇到有马队护卫的拳团首领，将军也得卑躬避立道旁，为他们让路”②。义和团的声威震撼着白山黑水。

二　辽沈地区的抗俄烽火

辽沈地区（即奉天省），在东北三省中经济比较发达，人口稠密，而沈阳是清王朝的陪都，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沙俄联系哈尔滨和旅大港的枢纽。城内设有道胜银行支行和中东路南满支线的铁路公司。一九〇〇年六月，义和团在沈阳逐渐高涨。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假惺惺地对外“宣战”。沙俄一个外交官一眼看穿，认为“清政府这一似乎丧失理智的行为，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国内革命的一种政治阴谋”③，并未构成对外国侵略者的主要威胁。但是，它在客观上却给东北部份爱国清军联合义和团共同反帝提供了条件。在义和团的影响下，盛京副都统兼育字军总统晋昌部下的爱国官兵，立即投入抗俄运动。据目睹当时情景的一个沙俄御用学者记载：“大拳民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甚至正规部队，自他们的军事长官而下，也在极力掌握这种思想，无数炮台营垒成了新运动庇护者设坛的地方。咒语和军号、战鼓的声音交织在一起。”④这段话，即生动地反映了晋昌所部与团民密切配合、团结战斗的情景。

晋昌，满族镶黄旗人。他对沙俄侵略我国东北深恶痛绝，认为“俄欲得志于东三省，已非一日。比来创修铁路，是入据我心腹而制其手足，一旦修通，不伤一兵，不损一矢，而三省一时为

① 《海龙县志》，第17卷，“兵事”，第20页。

② 《奉天三十年》，转引自《矢内忠雄全集》，第23卷，第159页。

③ 《俄国在远东》，第2页。

④ 鲁达科夫：《义和团及其在最近远东事变中的作用》，第34页。

敌有矣”①。为此，他主张“联合拳会”，“戮力同心”②，“督饬各军，布置周密，并力进剿”，以便收复被俄军侵占的领土。他力主抗战，反对议和。晋昌认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是苟安求和的结果，而“非战之误，实各省不战之误”，只有“始终主战”，“犹有于危路求安之日，若再一议和”，势必酿成后患③，中国将被瓜分豆剖，“无以为国”④。晋昌的主战思想和实践证明，他是地主阶级中一位杰出的爱国将领。

但是，东北三省最高首脑盛京将军增祺和晋昌完全相反，他是个善于迎合、媚外讨好、惯于耍两面派的反动官僚。他表面上遵旨召集义和团布置战守，“借为御侮之用”⑤，暗地里却向沙俄殖民者私通消息，准备议和。群众对他恨之入骨，痛斥他“缺乏爱国精神和姑息俄国人，并称他为‘洋鬼子’的朋友”⑥。

在这种情况下，沙俄政府侵华政策决策人一再发出战争叫嚣，借口“保护使馆”，“保护铁路”，在中俄边界集结军队，伺机进犯，还在旅大和中东路沿线调兵遣将，四出挑衅。旧恨新仇，激起东北人民的极大愤慨，沈阳义和团在晋昌所部清军密切配合下，首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

六月三十日，沈阳义和团首领刘喜禄、张海等率众焚毁了英、法教堂后，于七月一日下午，直扑中东路南满支线铁路公司。在“打老毛子（指俄人）去”的喊杀声中，很快拔掉了沙俄这个侵略据点，沙俄筑路监工维尔霍夫斯基率公司职员仓皇逃窜。刘喜禄等初战获胜，斗志昂扬，为了扩大队伍，统一步调，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40页。
② 同上，第359页。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39页。
④ 同前书，第640页。
⑤ 同前书，第201页。
⑥ 《俄国在远东》，第121页。

重创沙俄殖民者，坚决要求增祺“檄各守令，召集神团，赴省挂号，为一呼群应之谋”①。增祺当面应允，暗中却唆使地方官进行破坏和阻挠。朝阳镇义和团响应征召，上百名义和团战士“赴省助战”②，不料，途中与海龙厅总管依凌阿操纵的一支假义和团相遇，许多渴望赴省与沙俄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战士，惨遭增祺、依凌阿等反动官吏的杀害。

爱国将领晋昌为把义和团抗俄斗争推向前进，不顾增祺的反对和破坏，“公开宣称他拥护义和团”。于是，“晋昌的衙门不久就成了对将军政策不满的人和所有义和团信徒的聚会中心。在晋昌的支持下，拳民公开鼓吹要杀洋人，在广场和城墙边招募信徒，巡捕在场他们也毫不顾忌”③。在刘喜禄和晋昌的率领下，义和团和清军士兵把中东路南满支线的沙俄各项殖民设施作为主要攻击目标，遣人四出宣传，发动群众，攻打车站，拆毁铁路，毁坏桥梁，砍断电线，包围“护路军”哨所，誓把沙俄殖民势力一扫而光。

在沈阳以南，义和团和晋昌部下育字军部分爱国官兵，为阻止旅大俄军北犯，断绝火车的燃料供应，向辽阳车站和烟台煤矿发起猛烈进攻。如前所述，早在两个月前，烟台附近群众就掀起了收回煤矿的武装斗争。七月三日，奉天的义和团战士来到煤矿，当地群众的斗志更加旺盛，踊跃参战，将煤矿付之一炬，浓烟滚滚，烈焰烛天，沙俄总办和驻矿俄军胆战心惊，狼狈逃奔。同日，辽阳义和团民和育字军将士焚毁了辽阳、鞍山两座铁桥。五日，沈阳义和团民向奉天车站发动猛攻，攻占了车站以南的采石厂，砍倒电杆，拆毁路轨。盘踞在车站的“护路军”中尉瓦列

① 《桓仁县志》，民国十九年版，第15卷，“兵事志”。

② 《海龙县志》，第17卷，“兵事志”。

③ 《俄国在远东》，第121页。

夫斯基率部向烟台方向逃命，途中与维尔霍夫斯基一伙相遇。当他们逃至苏家屯车站时，发现该车站也被焚毁，便继续南窜。八月，窜到辽阳城郊，派人到车站找“护路军”上校米申科求援，当时，辽阳车站已成一片瓦砾，米申科早已率部逃往鞍山。这伙殖民者如丧家之犬，乱成一团。瓦列夫斯基主张合力突围，维尔霍夫斯基坚持分伙逃命。在无力突围的情况下，最后按维尔霍夫斯基主张行事。十月，瓦列夫斯基率败兵沿太子河向朝鲜方向逃奔，一部分在途中被义和团民歼灭。维尔霍夫斯基率公司职员在逃往营口途中，被义和团俘获，解往沈阳斩首，并将其头颅送至辽阳，“高悬于笼中示众”①。

在沈阳以北，铁岭、开原等地义和团民和仁字军、奉军部份官兵，为防止“护路军”司令葛罗格罗斯率军由哈尔滨南犯和阻止辽南俄军北逃，他们向附近中东路车站的“护路军”哨所发起进攻。铁岭义和团人数较多，声势颇大。为首的是来自沈阳的张拳师、杨拳师，他俩自到铁岭“建坛设团”以来，“趋者愈众”②。七月五日午间，铁岭义和团民向车站发动进攻。当时有个自称红灯照的李寡妇，率领团民焚毁“俄人在境借筑之铁路”，人心称快，“随而观者千人。俄人御之，开枪迎击”。李寡妇带头冲锋，不幸中弹牺牲③，表现了中国妇女在抗俄斗争中不怕牺牲、勇敢战斗的气概。团民斗志不少懈，傍晚，复聚于城内关帝庙商讨作战计划，夜间向车站再次发动袭击。沙俄“护路军”上尉卢热乌茨基向司令葛罗格罗斯呼救。由于各路同时吃紧，葛罗格罗斯束手无策。九日，卢热乌茨基感到援军无望，只好抛弃大批辎重匆匆逃跑。当时，目击者有诗记载：“夜烧铁道烟纵横，放炸击鼓助威风。悬灯上香满街叫，披发仗剑绕城行。群情鼎沸喊烧杀，俄兵

① 《东省铁路沿革史》，第七章。

② ③ 《铁岭县志》，民国二十年版，第18卷，“灾异”。

十八北逃生。财物任人群攫取，一时官民庆太平。”① 卢热乌茨基一伙逃至开原，又遭到当地义和团截击。他们东奔西突，到处挨打，辗转逃到哈尔滨。

七月十日，慈禧太后任命清锐、溥颋为盛京义和团练大臣，妄图操纵、控制奉天义和团，束缚团民手脚，为日后谋求妥协作准备。正如沙俄一个号称“中国通”的文人所窥测的那样：慈禧太后“宣战”后，曾竭力为“在将来同列强可能举行的谈判中，给自己留下充分的行动自由”，以便在列强面前“为其以义和团名义犯下的一切罪行进行辩护”②。然而，义和团民竭力摆脱控制，坚持“不领司农饷，不穿战士袍，自集兵百万，遍地逐腥臊”③。七月十四日，据增祺奏报：奉天省内中东路，“北至开原，南至海城，计五百里”，除鞍山站外，“所有俄铁路桥梁均被百姓拆毁”④。

受到沉重打击的沙俄殖民者并不甘心于失败，七月九日，沙俄政府正式决定武装占领我国东北，命令伯力和双城子两路俄军待命进发。十三日，派军舰两艘到营口港外游弋，蓄谋占领营口。

三　吉黑两省的抗俄浪潮

在辽沈地区义和团运动的推动下，吉、黑两省义和团和清军战士的抗俄浪潮逐渐高涨。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二日午后，吉林的义和团首先烧毁了俄国在城西小孤榆树修建的房屋。十五日，开始猛攻宽城子车站，俄人纷纷逃窜，初战告捷。长春知府谢汝钦是个亲善俄人、仇视团民的民族败类，他施展诡计，一面派员招待团民，“优给饮食”；一面不准团民外出，致使义和团在长春不得施

① 《铁岭县志》，第19卷，“诗集”，第28—29页。原注：“火车站存有洋货，任人攫取”，“虽贤者亦道从此俄人弗来也”。

② 《义和团及其在最近远东事变中的作用》，第63页。

③ 《开原县志》，民国七年版，第6卷，“艺文志”。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07页。

展，“未致大滋”①。沙俄“护路军”在伯都讷界江内“大放木排，接连横江”，共置三十余段，作为俄军往来长春“桥渡”之用②。伯都讷义和团民不顾吉林将军长顺的禁令，前往江岸拆毁。

吉林将军长顺是个老奸巨猾的反动官僚。早在甲午战争中，他就以临阵畏缩而出名，人送绰号“常坐坡”。他对沙俄在东北推行的一系列殖民措施熟视无睹，在沙俄大军压境，东北领土即将沦陷的紧急关头，不做任何有效的战守准备。他对义和团口蜜腹剑，表面上夸奖义和团“如此神勇”，固属可喜，骨子里却认为义和团“到处起衅”，“亦甚可忧”③。为了阻挠和破坏义和团运动，他暗中拼凑由他操纵的假义和团，为日后卖国求和铺平道路。这支官办的假义和团以奉慈禧太后懿旨的团练大臣副都统成勋为首，以候补知府陈乔年为会办。“一时阖省八旗子弟官员争习，成为五大团”④。其中有些人是出于爱国热情参加的，只是在组织上受长顺控制。

伯都讷义和团以实际行动与妥协派长顺作斗争，他们纷纷东下，拆木排，毁船只，还与一支爱国清军在“西拉河地方安置拦江大铁索”⑤，阻止俄船往来。伯都讷义和团还奔赴双城一带，联合当地团民、筑路土工，“或昼或夜，见路即拆”⑥。长顺惊呼：“吉林铁路，早经饬所属各军竭力保护，无如拳民遍地，防不胜防”⑦。

哈尔滨是中东铁路枢纽，地处丁字形铁路交会点，为沙俄侵

① 《长春县志》，第6卷，“人文志”。
②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221页。
③ 《长春县志》，第6卷，“人文志”。
④ 《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第5册，第5页。
⑤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220页。
⑥ 同前书，第225页。
⑦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8卷，第15页。

略东北的老巢。城内设有中东铁路管理局、“护路军”司令部、华俄道胜银行分行、工厂、商行等。它与旅大南北呼应，成为对我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的大本营之一。七月九日，宾州（今宾县）、呼兰、北团林子、阿勒楚克等地义和团首先拆毁了哈尔滨四郊的通讯设施，破坏了周围的铁路、桥梁。然后逐渐合拢，形成了对哈尔滨的包围圈，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市内居民和俄人雇用的仆役大批罢工，并烧毁了中东路理事会中国督办公署的楼房。龟缩在城内的沙俄殖民者“粮食运输已告中断”，“将面临饥饿的危险”①。他们“日日夜夜提心吊胆，仿佛要大难临头”②。昔日的威风，如今扫地以尽。中东路总监工茹格维志和“护路军”司令葛罗格罗斯感到事态严重，急电向财政大臣维特和沿阿穆尔军区司令格罗戴科夫呼救，同时向中东路全体员司和“护路军”发出立即撤退命令：东部线横道河子站以东向沿海州撤退；西部线成吉思汗站以西向外贝加尔州撤退；南部线宽城子站以南向旅大撤退；中部各段则向哈尔滨集中。旬日间，哈尔滨成了披着各种外衣的殖民侵略者的避风港，成了沙俄进行顽抗的堡垒。“护路军”为了守住哈尔滨，四出拉伕，挖壕筑垒，焚毁四郊中国居民的田园、房屋，激起了义和团和部份清军的极大愤怒。

在中东路西线，齐齐哈尔义和团抗俄斗争也日益高涨起来。齐齐哈尔是黑龙江将军驻地。该城义和团在张拳师率领下，设坛聚众，练拳习武，声威日壮，六月下旬，义和团保卫京津的捷报传来，齐齐哈尔义和团和爱国清军“踊跃欢呼，勇气弥厉”③。由于署黑龙江将军寿山默许清军和义和团联合共同抗俄，因此，在

① 《东省铁路沿革史》，第七章。

② 《中东路护路队参加1900年满洲事件纪略》，第356页。

③ 刘文凤：《东陲纪行》，第46页。

驻守齐齐哈尔的清军中也出现了义和团，他们日日操演，“恃为长城”①。这是义和团运动在黑龙江省发展的特点。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与寿山支持清军和义和团开展抗俄斗争分不开的。

寿山，字眉峰，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生于瑷珲，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使他具有浓厚的“忠君保国”思想。甲午战争时，他在依克唐阿营下当差。他“身经大小各战，无不登山越涧，身先士卒”，“头冠戎服，迭经洞穿”，毫无惧色。特别是在汤岗子战斗中，他“忽中飞弹，自右腹入，左臀出”，犹“屹立不为动，战愈猛。敌既退，跨马三十里回营。衣裤淋漓，血厚盈指”②。一八九七年以军功任黑龙江镇边军统领，一八九九年擢为黑龙江副都统。寿山不仅在甲午战争中奋勇抗敌，表现了顽强的反帝爱国精神，而且目睹沙俄“日逞贪谋”，陈兵边境，伺机进犯的危险，决心巩固边防，整军备战，防御俄军入侵。一九〇〇年初，黑龙江将军恩泽病故。一月二十四日，清廷按恩泽遗疏，擢年仅四十一岁的寿山署黑龙江将军。

寿山荣膺重任后，痛感江省边防空虚，兵单饷匮，若不认真整顿，加紧准备战守，一旦沙俄发动侵华战争，必然国难临头，生灵涂炭。他接任将军后，凡军政边防大事必亲自过问，“又手订行阵操法，图绘要隘，申明赏罚，颁发将领”③。对待义和团，寿山既不信任依靠，又不主张镇压。他在给程德全的信中说：“此项拳民，无论具何本领，必视其人是否正派，如果正派必能为国出力；否则徒具邪术，有损无益”，“窃谓不独伪义和团有损无益，即系真者，恐亦徒乱人意，无裨实用”，又说：义和团“之不可靠，弟早知之”④。不过在他眼里，义和团和沙俄比较，后者是主

①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第24页。

② 《寿将军家传》，第1—2页。

③ 《寿将军家传》，第3页。

④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328页，第335页。

要敌人，主张在“外侮方逼”之际，“未可更酿内乱，似不必与此项人（指义和团）为仇也”①，他认为“以拳匪之多，可以靖民心之忿”②，反映寿山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情义和团的。经寿山默许，并在义和团反帝精神鼓午下，黑龙江部份清军迅速与义和团联合起来，壮大了抗俄力量。

受害深重的黑龙江人民早已抑制不住心头怒火，在中东路沿线不断掀起抗俄怒潮。七月十日，海拉尔附近蒙汉族人民聚集百余名，团结奋战，袭击了“护路军”哨所以及“工长和中国包工人（即工头）居住的板房”③。十二日，扎兰屯七百余俄人，在“护路军”掩护下，趁夜逃往俄境，走至雅鲁车站时，突然“枪声大作”，遭到清军阻击，“队伍立即陷于极度混乱之中”，二十九名俄人被击毙。海拉尔和兴安岭工区的千余名俄人，慑于清军袭击，也“潜走一空”④。

当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把大批俄军集结在黑龙江畔，即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消息传来后，寿山决心艰守苦战，保卫边疆。他任命瑷珲副都统凤翔兼北路翼长，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兼西路翼长，通肯副都统庆祺兼东路翼长，命墨尔根副都统博栋阿广招土工，挑选蒙队和鄂伦春人分防嫩江源、诺敏河源等间道，以便阻击俄军进犯。寿山自己则于省城招募筑路土工千余人，编成义胜军十营，留少半驻守省城，其余派赴富拉尔基、五家子一带驻扎。寿山深知敌我兵力悬殊，一旦开战，凶多吉少。在尽力作好武力抵抗的同时，寿山还幻想以和平方式阻止俄军进犯。他曾写信给清政府驻俄公使杨儒，并照会沙俄沿阿穆尔军区

①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335页。

② 同上，第273页。

③ 《中东铁路护路队参加1900年满洲事件纪略》，第341页。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696页。

司令格罗戴科夫、中东路总监工茹格维志，请其劝阻沙皇政府出兵，表示愿意负责保护中东路和境内俄人。他还直接派人约中东路富拉尔基工区监工盖尔肖甫来省城谈判。由于盖尔肖甫枪杀多名要求照发工资而举行罢工的筑路土工，土工群情激愤，将当地俄人房屋、商店和木桥统统烧毁。七月十一日，盖尔肖甫被迫率当地俄人窜逃回国。其他沿线各地“土夫之营工铁路者，千百成群，时与监工人等为难”，迫使俄人“纷纷走避”①。寿山为了使沙俄停止出兵，对盖尔肖甫等暴行犹“强为容忍”，并“慎导俄民出境，籍录其财物备还”②。然而，沙俄政府已决定发动战争，寿山的和平幻想终于成了泡影。

在中东路东线，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本来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早在沙俄开始勘测路线阶段，这一带就有唐殿荣、刘永和（刘单子）为首的抗俄义军不断袭击沙俄侵略者。宾州、阿勒楚喀等地的义和团人数日益增多，牡丹江畔和松花江畔的历史名城宁古塔、三姓也先后出现了义和团，并联合当地爱国清军驻守炮台和要隘地区，准备随时迎击来犯俄军。

从一九〇〇年六月三十日义和团在沈阳发动大规模反帝斗争，至七月中旬抗俄浪潮遍及东北三省，是义和团抗俄斗争逐渐高涨并开始进入高潮阶段。在这短短半个月里，把即将竣工的中东路全部工程焚毁殆尽；沙俄在各地设置的殖民据点，除旅大港、哈尔滨和营口外，几乎全被拔掉；许多“护路军”和殖民者被打得抱头鼠窜，狼狈潜逃；麇集在哈尔滨的俄人也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此时俄人的处境，正象沙俄陆军大臣库鲁巴特金所预料的那样：“被逐块瓜分的四亿中国人显然是要咬人的，而我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4页。

② 《清史稿·寿山传》。

们将首先被狠狠咬住。”①

在这一阶段，参加义和团的成分较前复杂了，除了破产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外，清军士兵显著增加，并成为一支重要抗俄力量。大批爱国清军投入义和团行列，联合抗俄，这是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的又一特点。

在这一阶段，地方疆臣大吏在对待沙俄殖民者和义和团运动的态度上出现了明显分岐。增祺和长顺对沙俄侵略者献媚取宠，听之任之，破坏抗俄斗争，一心准备投降；寿山和晋昌则主张利用或联合义和团共同抗俄。前者遭到广大群众的痛斥，后者则博得群众的赞扬。

在这一阶段，抗俄浪潮滚滚向前，即将冲决沙俄在东北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使沙俄在东北的一切“成就”、一切美梦，即将灰飞烟灭，化为乌有。对此，沙俄政府侵华决策人物是绝不甘心的，尼古拉二世将十几万大军调入中俄边境，只待一声令下，这支虎狼军队就要向东北猛扑过来。

第二节　东北军民奋勇抵抗沙俄侵略军

一　沙俄出兵侵占东北

正当义和团反帝风暴席卷京、津，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给列强以沉重打击之际，沙俄政府跳了出来，一面鼓吹列强组织联军，实行武力干涉；一面要求清政府出兵镇压，并预谋趁机发动侵华战争，实现其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美梦。

① 〔苏联〕国家中央档案馆：《日俄战争》，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15页。

沙俄极力煽动列强出兵联合镇压义和团。沙俄驻华公使格尔斯在给沙俄政府的电文中说："义和团运动在最近已具有相当严重的性质"，"情况千钧一发，只有列强有力坚决的合作才能制止运动"①。四月十八日，格尔斯前往总理衙门，要求中国"不要失去时机，在义和团还没有强固和还没有在集于北京周围的大队士兵中获得信徒时，有力地将他们镇压下去"②。在列强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中，沙俄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维特供认："在武装干涉中，以我们（俄国）和欧洲列强为首。"③ 沙俄外交部官员科罗斯托维茨也说："最先开始军事行动的是俄、日"，"俄国在联军镇压暴乱上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实际上是俄、日一起最先给予义和团运动以强有力的打击，阻止了它的进一步扩大" ④。

六月二日，列强军舰三十余艘、侵略军八千余名开赴大沽口外，其中沙俄军舰九艘。当晚，俄军骑兵一队首先在大沽登陆，遭到当地义和团的迎头痛击。十二、十三两日，俄军步兵一千二百余名、骑兵五百余名，携带大炮二十四门，先后在塘沽登陆，打死义和团民三、四百名。十六日晚，沙俄勾结列强齐集"'俄罗斯号'巡洋舰上开会，决定向直隶总督和大沽要塞司令发出最后通牒：限在六月四日（公历十七日）凌晨两点以前交出炮台，否则将以武力攻下"⑤。在此以前，经沙皇批准，从旅顺口调来四千俄军，十七日，沙俄与英、日、德军队悍然攻占大沽炮台。此后，俄国不断向京津地区增兵，在万余名侵略军中，俄军数量最多。七月十四日，侵略军攻占天津。

---

①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13、218页。

② 同前书，第215页。

③ 《维特回忆录》，第2卷，第178页。

④ 《俄国在远东》，第3页，第4页。

⑤ 董果良译：《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册，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2页。

列强攻占天津后，沙俄“首先倡议远征北京”①。陆军大臣库鲁巴特金叫嚣：“俄国要紧的是向前推进，以结果北京。”八月四日，八国侵略军向北京进发，十三日直逼北京城下。俄军不顾联军共同约定的“休整到八月十四日再进攻北京的协议”②，于十三日夜间，迫不及待地攻入北京东便门，抢先进入北京。

与此同时沙俄还加紧调兵遣将。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中俄边界集结军队，准备开入东北，扑灭义和团运动。在义和团和清军的打击下，沙俄在东北各地的殖民据点纷纷告急，请派援军。六月二十一日，尼古拉二世根据库鲁巴特金的奏请宣布：“关东边省进入戒备状态”③，两天后，又下令沿阿穆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所属各边省的预备役官兵进入现役，为发动侵华战争在国内发布了总动员令。七月九日维特向沙皇报告说：“最近三天，臣自东清铁路沿线收到日益令人担扰的电报消息，从中获悉义和团的人数显著增加和中国军队公开附合他们，‘护路队’和铁路员工已遭到数次强烈袭击”，他请求速派援军前往，“否则，铁路、护路队和铁路员工就会处于绝境”，同日，库鲁巴特金也在奏折中写道：“把我国军队开进满洲将是不可避免的。”④在派兵入侵东北，镇压义和团运动上，这两个沙俄侵华集团中的决策人物是完全一致的。

沙俄出兵东北的目的，固然是为了镇压义和团，保护其在华既得利益。但是，沙俄还有更深的目的、更大的野心，那就是用武力把我国东北变成沙俄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或者把东北地区纳入俄国版图。

众所周知，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都曾揭露过沙皇政府

① 《维特回忆录》，第2卷，第178页。
② 《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32页。
③ 《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册，第14页。
④ 《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册，第55页。

曾拟定在我国东北建立“黄俄罗斯”的计划。一九三〇年苏联在哈尔滨出版的《东省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黄俄罗斯士兵村》的文章分析，提出“黄俄罗斯”计划的时间，大约在一九〇〇年初或年中，即在沙俄出兵入侵东北前。所谓“黄俄罗斯”计划，不外是把东北变成沙俄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或者类似“小俄罗斯”(即乌克兰)、“白俄罗斯”那样，成为沙俄领土的一部份。

本来，在一九〇〇年以前，沙俄在瓜分狂潮中，为吞并我国东北而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打着“睦邻友好”、“共同御敌”、“维护远东和平”等招牌，摆出一副“毫无私心”的面孔，来推行“银行、铁路征服计划”。而到一九〇〇年六月下旬，义和团运动在东北开始高涨之时，沙俄政府则作出新的决策，即出兵占领我国东北，把东北变成俄国的“黄俄罗斯”，或者把“满洲地方”变成“略如布哈拉区域一样”①。但是，财政大臣维特还有些担心发动战争会打乱他的“银行、铁路征服计划”。为此，他一面加强“护路军”，从四千五百人增至一万一千人②；一面“把赌注押在屡试不爽的李鸿章的贪财这一点上”③。他急忙打电报给伺机重握中枢权柄的两广总督李鸿章，要求他施展权术，影响中央和东北要人，为维护沙俄在中国的殖民权益竭力效劳。维特还示意中东路总监工茹格维志，给东三省将军各立一笔十万两的帐户，作为一种“友好”礼物；还叮嘱说：“如果他们能使地方不致发生对铁路及其员工的乱事，如果乱事起后他们能立即制止，则此后当有新的报酬。”④但是，义和团和爱国清军的抗俄怒涛势不可挡，使维特的如意算盘彻底破产。他只好收起老谱，敦促库鲁巴特金从

① 王光祈译：《李鸿章游俄记事》，1928年版，第91—92页。
② 《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37页。
③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上册，1955年俄文版，第110页。
④ 《帝俄侵略满洲史》，第211页。

速调遣军队开入满洲。他扔掉了狼外婆的假面具，叫喊："当地如能有十万至十五万我国军队"，就能"把中国人打得粉碎"①。

为了发动侵华战争，沙俄政府动员了十二个军区的部队，出动了配有炮兵和工兵的步兵一百二十八个营零一个连，骑兵七十八个连、大炮三百四十门②，共计十七万多人。七月上旬，侵略军分成七路，先后侵入我国东北边防要地。这七路军的入侵路线是：由外贝加尔进攻海拉尔、齐齐哈尔；由海兰泡进攻瑷珲、墨尔根；由伯力进攻三姓、哈尔滨；由海参崴、双城子进攻宁古塔、吉林；由波谢特进攻珲春；由旅顺进攻熊岳、辽阳、沈阳；由京津调兵越山海关进攻锦州。

二　举世震惊的大屠杀

俄军入侵我国东北是从血洗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开始的。七月九日，沙俄入侵东北，江东六十四屯首当其冲，成为俄军首先必夺的目标。江东六十四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沙俄一直想并为己有。沙俄侵华集团决策人认为，只有占据江东六十四屯，北路俄军才有巩固的前沿阵地。在沙皇宣布军事动员令之后，俄军就侵入江东六十四屯界内，在博尔多等处非法设立"结雅一号"、"二号"哨所，作为夺取瑷珲的桥头堡。七月十二、十三日，满载俄军和军用物资的舰艇和驳船，陆续沿黑龙江下驶，开往哈尔滨、旅顺、大沽等地。十四日晨，俄轮"米哈依尔号"和俄舰"色楞格号"奉命将俄军摆渡到右岸，突袭我瑷珲防地。当俄舰经过清军卡伦山阵地时，无理逼近我岸航行，蓄意寻衅。瑷珲副都统兼北路翼长凤翔遵照寿山"如俄兵过境，宜迎头痛击，勿令下驶"的命令，③要求"米哈依尔号"靠

① 《帝俄侵略满洲史》，第211页。

② 《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第1册，第128—134页。

③ 《西巡大事记》，首卷，第21页。

岸停泊，接受检查。俄舰“色楞格号”急驶而来，舰上俄军上校科尔什米德“状态骄横”，带兵五名下船，闯入“我岸防汛窥视，阻我检查”，指挥“色楞格号”护卫“米哈依尔号”“拔碇开轮”。俄舰离岸后，科尔什米德“复作威，督兵向我击射齐枪两排”。当地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还击，打伤俄军上校科尔什米德，“毙俄兵二十余名”，“伤十余名”①，俄船狼狈驶逃。阿穆尔军区司令格里布斯基亲率俄军企图从“结雅一号”渡江进攻瑷珲，当即被清军炮火阻回。

俄军连遭重创，誓不甘心，为了发动大规模进攻，决心夺取我江东六十四屯，同时对世居在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兰泡的华民大下毒手，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大屠杀事件。

大屠杀首先从海兰泡开始。海兰泡居民约四万余人，华民占一万余人，他们多数是小商贩和出卖劳力的苦工。在沙俄煽起的反华排华狂热中，居住在该地的华民被殴打、抢劫、凶杀的事件接连发生。“中国人怀着无声无息的仇恨，忍受着痛苦和侮辱”，他们“纷纷渡江至中国那一边”②。七月十五日下午，格里布斯基突然下令封锁黑龙江，扣留了停在海兰泡接渡难胞的中国船只。十六日，野蛮的沙俄军警把数千名包括老人和妇幼在内的中国人关进警察署。警察署容纳不下，当晚又把他们驱赶到精奇里江畔一家木材厂的院子里。被圈禁的华民稍有反抗，就被当场枪杀。十七日，沙俄军警将被关华民驱往黑龙江岸。在长达十公里的途中，一些老人、儿童和体弱多病的人，由于跟不上队伍而惨遭杀害。到岸后，沙俄军警用鞭打、刀刺、斧砍、枪杀等残暴手段，把手无寸铁的数千名中国人逼进浪大流急的黑龙江中。一刹时，

① 《瑷珲县志》，第8卷，“武备志”。

② 伦森：《俄中战争》，1967年英文版，七，“黑龙江事变”。

“骸骨漂溢，蔽满江洋，有随浪力拥过者八十余名，赤身露体，昏迷不能作语”①。从十七日到二十一日，沙俄连续进行了四次这样的大屠杀，夺去了六、七千中国人的性命。一份俄国官方笔录供认：“目击者的全部供词令人相信，这实际上不是渡江，而是把中国人斩尽杀绝和淹死。”② 当时日本派往海兰泡的一名谍报人员写道：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惨遭屠杀的尸体，象木筏一样被黑龙江的洪流所吞没。这是自从阿穆尔河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悲剧、大罪行”③。

此外，据记载，伊尔库次克、尼布楚、伯力、海参崴、库页岛以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其他地方，许多中国居民也惨遭杀害。大肆屠杀俄境中国居民，是沙俄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信号和序曲。

沙俄在制造海兰泡血案的同时，还把这种大屠杀扩展到中国境内。在此期间，沙俄侵占了我国江东六十四屯全部土地，并进行了同样的大屠杀。格里布斯基亲率骑兵首先焚烧了补丁屯，随后把来不及离开的居民驱赶到一处，进行血腥屠杀。接着，俄军又奔赴江边，屠杀正在渡江的难胞。来不及渡江逃难的居民，大都死在俄军的屠刀之下。

八月十二日，格里布斯基颁布“条例”，悍然宣布：“根据《瑷珲条约》规定，一直归中国当局管辖的前满洲外结雅地区（即江东六十四屯），已归我国当局管辖；凡离开我方河岸的中国居民，不准重返外结雅地区，他们的土地将交给我国殖民者，供其专用。”④ 这是沙俄蛮横霸占我国江东六十四屯的自供状，长期辛勤

① 《瑷珲县志》，第8卷，“武备志”。
② 《俄中战争》，九，“屠杀”。
③ 石光真清：《谍报记》。
④ 《阿穆尔报》，1900年8月17日。

开发该地区的中国人民惨遭杀害，劳动成果全部被沙俄所吞噬。

沙俄上述罪恶行径，遭到列宁的无情痛斥。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的《中国的战争》一文中严厉谴责沙皇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狂妄的政策”，愤怒声讨“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的罪行①。

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兰泡等地难胞心向祖国，仇视沙俄，面对沙俄军警的屠刀，不畏强暴，挺身搏斗。有的外国人作了如实的记载：“中国居民被虐待所激怒了，他们抛弃了消极态度”②，“同仇敌忾”，“铤而走险，起来反抗这一悲剧”③。他们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与凶残的沙俄军警展开斗争。在被迫渡江时，有的赤手空拳与沙俄军警搏斗，夺下枪只逃跑；有的怀着仇恨的怒火，冒着生命危险逃往山间密林；有的不顾个人安危，抢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难胞脱险，使更多的同胞回到祖国怀抱。七月十七日，博尔多屯居民和瑷珲军民联合发动一次抗击俄寇的激烈战斗。博尔多屯是江东六十四屯之一，位于精奇里江口，隔江与卡伦山阵地相望。俄军在该屯非法建立“结雅一号”哨所，监视我卡伦山阵地，控制江东六十四屯通往瑷珲的江面，早已激起瑷珲军民的愤怒。对沙俄大肆屠杀我国和平居民的罪行，瑷珲军民更是义愤填膺，肝胆欲裂。当晚，约有五百名爱国士兵和义和团战士，自告奋勇组成突击队，在镇边军中路统领王良臣率领下，携带枪械，分三路过江。在江东六十四屯人民的掩护下，埋伏在距“结雅一号”哨所约四百公尺的洼地里。十八日凌晨，一百余名俄军随带辎重，在从“一号”哨所前往“二号”哨所途中，伏兵忽起，俄军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15页。

② 《俄中战争》，七，“黑龙江事变”。

③ 《谍报记》。

遭到猛击，被迫返回“一号”哨所。这时，“一号”哨所的俄军从梦中惊醒，乱成一团。突击队乘势冲进“一号”哨所，展开肉搏战，激战四小时，击毙俄军一百余人。俄军连长巴索夫腿部受伤，率残兵逃回海兰泡。突击队焚毁俄军火药库后，主动撤回瑷珲。博尔多战斗的胜利，使俄军“十余日来，未敢进犯”①，极大地鼓舞了爱国军民斗志，使“民心益固，兵气益扬”②。

三　总攻哈尔滨沙俄殖民巢穴

一九〇〇年七月上旬，俄国宣布驻守中俄边境各军处于战争状态。身处抗俄斗争第一线的署黑龙江将军寿山一面严饬各路翼长密切注视敌情，一面加强防御设施。当俄军开枪挑衅，夺取我江东六十四屯，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后，寿山大为震惊，思想上有所转变。他看到沙俄对我国“全力相压，不餍其欲必不止”的野心；看到“我愈退而人愈进，我愈畏而人愈欺”的险情③，意识到一场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已不可避免。他决心为保卫边疆、争取民族独立挺身而战。为了有效的打击敌人，他写信给增祺、长顺，希望三省“不分畛域”，紧密配合。为了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兵力打击来犯之敌，寿山决定尽快消灭哈尔滨沙俄殖民巢穴。他约长顺派军会攻哈尔滨。长顺老奸巨猾，当面应允，暗地里进行阻挠和破坏。

为了围攻哈尔滨，七月二十二日，部份爱国清军和义和团开始从齐齐哈尔、呼兰、阿勒楚喀、双城等地向哈尔滨方向聚集，“号称一万，军容凛然”④。东路翼长庆祺在接到寿山总攻哈尔滨命令后．曾一度犹豫不决，在爱国官兵和义和团民的推动下，他

---

① 《瑷珲县志》，第8卷，“庚子俄难”。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9页。
③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373页。
④ 《拳匪纪事》，第3卷，第41页。

和呼兰副都统倭克金泰商议，决定二十五日凌晨从三方面发动总攻。齐齐哈尔方面的清军和义和团从西南渡过松花江；呼兰方面从北面渡过松花江；双城和阿勒楚喀方面从南、东南方向沿铁路前进。三路大军总攻的最后目标和会师地点是松花江车站（即哈尔滨车站）。

麇集在哈尔滨的殖民主义分子企图负隅顽抗，在茹格维志和“护路军”司令葛罗格罗斯指挥下，拼凑成一支约三千五百人的武装队伍，分别防守埠头区（道里）、背江子（江北船坞）、新市街（南岗）和老哈尔滨（香坊），挖壕筑垒、准备固守。他们只有一门临时赶制的炮，士气低落，人心惶惶，非战斗人员都集中在道里码头一带，准备随时从松花江乘船逃跑。

七月二十五日凌晨开始，各路清军和义和团先后向哈尔滨四郊进发。北路军约二千人，大炮四门，沿铁路南下，向背江子进攻。炮声隆隆，打响了总攻哈尔滨的战斗。清军和义和团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迅速前进。葛罗格罗斯从香坊赶至道里督战。盘踞在背江子的俄军伤亡重大，渐渐不支，节节败退，葛罗格罗斯命令俄军退至南岸固守。经过一昼夜激战，清军和义和团攻占了背江子，遂于该处扎营。

从西南路进攻的清军和义和团民，二十六日在镇边军后路统领定禄指挥下，渡过松花江，在顾乡屯、元聚烧锅和中东路制砖厂工人千余人的配合下，击败了盘踞在制砖厂内负隅顽抗的哥萨克骑兵连，攻下砖厂。随后，兵分两路：一路奔赴道里，接应占领背江子的部队过江；另一路主力部队，直扑松花江车站。由于接应部队遭到俄军炮火阻击，途中伤亡严重，致使占领背江子的队伍失掉渡江机会。当总攻哈尔滨的炮声打响后，从东南路进攻的清军和义和团民一度占领田家烧锅，不料由于援军不至，得而复失，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敌我伤亡都很严重，致使从南

路、东南路进攻哈尔滨的计划未能实现。进攻哈尔滨车站的几路队伍，只有统领定禄率领的一支队伍仍在继续前进，但因孤军奋战，枪弹不足，从优势转为劣势，最后因伤亡太大，被迫撤退，定禄也身负重伤。至此，总攻哈尔滨的战斗功败垂成。

总攻哈尔滨的战斗，是义和团运动时期东北人民抗俄斗争进入高潮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各方面抗俄力量（清军、义和团民、筑路工人以及广大群众等）联合起来与沙俄殖民者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武装斗争。在战斗中，义和团战士、爱国士兵猛打猛冲，前仆后继，发扬了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哈尔滨市区“砂烟涨空”，“天日为之失光”①。龟缩在市内的沙俄殖民主义分子“恐惧失措，神色慌张”，有的“竟被吓得……开枪自杀了”②。沙俄苦心经营的殖民老巢如大厦之将倾，摇摇欲坠。在即将攻下哈尔滨的有利形势下，不料南路、东南路的清军和义和团，由于长顺的阻挠而得不到及时援助，致使战机逆转。年过七旬的呼兰副都统倭克金泰为挽回颓势，于七月二十九日写信给吉林伯都讷副都统嵩昆，要求增派援军，信中说：“哈尔滨贼（指沙俄）势猖狂，屡攻不利，希望尊处速拨义和团前来助剿，共除俄孽，力扶大局。”③ 嵩昆代向长顺请求增派义和团赴哈助战。长顺答称：“省无精团，唯奉天所拨法师带拳民二十四人，不日可到。俟到后，与成大臣（成勋）商酌拨给。”④ 实际上，长顺操纵十几营靖边军，但他按兵不动，有意拖延。

八月四日，俄军哈巴罗夫斯克纵队在哈尔滨登陆，增强了俄军力量，清军和义和团总攻哈尔滨的战斗不能再按原计划进行

① 上海《中外日报》，1900年9月3日。
② 《中东路护路队参加1900年满洲事件纪略》，第355页。
③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237页。
④ 同前书。

了。不久，义和团大法师敬际信由沈阳到达伊通，斗争了倚仗教会势力欺压群众的不法教徒耿三阎王。八日，敬际信率义和团战士（包括在理教成员）六十余人，进入吉林省城，住在魁星楼，宣传反帝主张，准备赴哈助战。在此地，义和团斗争了卖“洋药”的奸商张医生（外号猴张），深得群众拥护。这时，长顺正派官与萨哈罗夫、茹格维志谈判议和条件，深恐敬际信扰乱了他的乞降部署，于是，决定对敬际信等义和团民下毒手。十九日，长顺煽动由他控制的假义和团和吉胜军二十名，乘义和团不备，将魁星楼包围，“先到卧房用刀将敬身砍碎”①，义和团、在理教成员数十名都惨遭杀害。千里迢迢一心奔赴抗俄前线的义和团战士们，竟然白白牺牲在卖国贼长顺的屠刀下！事后，慈禧太后夸奖她的忠实奴才说：“长顺不肯会合攻哈，自是老成持重之见。”② 长顺得到主子的夸奖，更加死心踏地向俄国乞降。

未遭到严惩而死里逃生的沙俄殖民者又重新耀武扬威了，俄军不仅在市区内对中国人民肆意杀掠，而且“所到村屯，悉行焚烧，凡遇华人不论男妇大小，尽行屠戮，遭害者不下数千村，被烧者不下万户”。然而，沙俄及其走狗的屠刀并没有吓倒中国人民，爱国军民仍在继续坚持抗战。

四　黑龙江军民艰守苦战

在沙俄夺取江东六十四屯和总攻哈尔滨失利后，黑龙江军民仍然坚守阵地，顽强御敌，先后进行了保卫瑷珲和北二龙山、北大岭等激烈战斗，从清军战士、义和团民到爱国将领寿山、凤翔，都表现了誓死不屈的顽强斗争精神，谱写了抗俄斗争史上英勇悲壮的篇章。

---

① 《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第5册，第5页。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34页。

瑷珲古城“左枕龙江，右环兴安”，与沙俄海兰泡隔江相望，是我国北方边防重镇，是瑷珲副都统、北路翼长凤翔的驻地。沙俄夺取江东六十四屯后，瑷珲就成为俄军进攻的首要目标。

沙俄大举进攻前，不断派遣小股部队过江侦察和偷袭。七月十九日，俄军从海兰泡突袭黑河屯，由于清军防守严密，打退了俄军的进攻，并击毙了俄军少尉尤尔科夫斯基。二十九日深夜，沙俄一支由三名军官，六十名哥萨克组成的小股部队，在总参谋部上尉扎波尔斯基率领下，再次对黑河屯进行偷袭，俄军连长列祖诺夫被击毙，次日拂晓败归海兰泡。八月一日深夜，俄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北路俄军六千余名，伪装成漠河金矿的“护矿兵”，偷偷渡江，在黑河屯以北的五道霍洛登陆。二日清晨，又派兵舰五艘从正面向黑河屯阵地进犯。驻守阵地的清军开炮猛轰，奋勇还击。当战斗方酣之际，偷渡登陆俄军从侧翼袭来，我军腹背受敌，激战四小时，伤亡较重，遂向卡伦山阵地撤退。

三日，俄军进攻我卡伦山阵地，与阵地守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俄军在优势炮火掩护下多次发动冲锋，都被清军击退。当俄军连长沃尔科夫骑马闯入我炮火阵地时，一名受伤的清军炮手怀着切齿仇恨，毅然引爆了他坐着的火药箱。一声巨响，烟火冲天，沃尔科夫当场毙命，同时冲上来的几个沙俄骑兵也同时丧命。这位无名英雄为守卫阵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卡伦山到瑷珲的每一处阵地，每一道壕沟，清军和义和团战士，都以这种精神“死守抗击”，致使俄军必须付出重大代价，“一个一个地攻打”①。

四日晨，沙俄为攻占瑷珲城，又纠集俄兵一万余人，从三面向瑷珲发起总攻。守卫在瑷珲的北路翼长凤翔指挥军民拼死抵

① 《俄中战争》，十一“黑河屯和瑷珲的摧残”。

抗。义和团健儿高举“大拳民”和“扶清灭洋”的旗帜①，冒着猛烈的炮火，不怕牺牲，冲杀在前。清军官兵在“寿”字大旗前导下，也“颇深敌忾，死伤相继，无溃逃者”②。在城郊有三四百名士兵誓死不屈，直至战斗到全部壮烈牺牲。俄军在绝对优势的炮火掩护下，从城墙缺口处冲入城内。在巷战中，爱国军民在凤翔指挥下，坚守每一个建筑物，每一栋房屋，迫使俄军不得不“逐屋战斗”，每占领一间房屋，都要付出代价。英雄的瑷珲人民在此间的抗俄斗争中，用热血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连竭力为沙俄侵华辩护的《阿穆尔报》主编基尔赫涅尔也不得不这样写道：“中国人死守着炮架，直到阵亡”，“他们中有许多人表现得不愧为真正的英雄”③。

五日，瑷珲城失守。佐领玉庆在战斗中一面指挥，一面与士兵一起冲杀，直到城陷，他仍不肯离开，终于被俘。在凶恶的敌人面前，玉庆毫无惧色，痛斥沙俄侵华的种种罪行。敌人用刀从他身上一片一片地割肉，他仍“骂声不绝”，直到英勇就义。

在瑷珲保卫战中，瑷珲义和团战士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据一九七六年《孙吴县孙吴镇陈翠（八十三岁）老大娘访问记》记载，达斡尔族文祝山、陈翠的哥哥陈永寿（当年十七岁）都积极参加了义和团。他们手持大刀长矛，冒着炮火，英勇杀敌。文祝山和陈永寿并带动亲人参加斗争。陈永寿的父亲和两位叔叔都投入了战斗，他的三叔为抗击俄军献出了生命④。

俄军占领瑷珲后，“纵火焚城，火光烛天，数日不息”；大肆杀

---

① 《拳匪纪事》，第3卷，第40页。

② 《东陲纪行》，第48页。

③ 基尔赫涅尔：《布拉戈维申斯克被围与瑷珲攻占记》，第125页。

④ 干志耿等：《爱辉义和团和各族军民的抗俄斗争》，载《历史的见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3页，第95页。

戮，尸骨盈城，难民“露处野宿，无衣无食，辗转沟壑”①，将一座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变成一片废墟。

瑷珲失守后，凤翔指挥余部撤退到东北距瑷珲四十余公里的北二龙山。义和团张拳师率领团民、义胜军两营从齐齐哈尔赶来助战。凤翔指挥的军民在匡安岭（又名大横山）据险设伏。匡安岭，距北二龙山一公里，是通向省城交通大道的制高点。十日，俄军少将连年刚博夫亲率一支先遣队企图夺取这个制高点。张拳师率几百名义和团健儿，手持刀矛，杀声震天，奔向来犯俄军。隐蔽在丛林中的清军开枪射击，并巧妙地把俄军逼进山坡下的一片沼泽地里。俄军陷入沼泽，转动不灵，清军如同射击固定目标一样，杀伤许多敌人。待俄军后续部队赶到时，连年刚博夫一伙才脱险。俄军以猛烈的炮火摧毁了匡安岭上的清军阵地。清军不得不退到北大岭。

北大岭（又名大青山）是小兴安岭的隘口，两侧层峦叠障，森林茂密，东侧是驿道，历来是瑷珲通向省城的咽喉要道。失去北大岭，齐齐哈尔便无险可守了。因此，俄军拼力争夺这块阵地。八月十三日，爱国军民从岭下到岭顶的山谷两侧布置了纵深四公里的袋形阵地。当俄军先遣队全部进入埋伏圈后，我军枪炮齐发，俄军在被迫后撤时，又遭到埋伏在附近的约五百名鄂伦春骑兵的截击。鄂伦春骑兵人强马壮，长于骑射，打得俄军抱头鼠窜。凤翔亲临阵前指挥，在枪林弹雨中往来冲杀，左腿右臂均负重伤，曾三次坠马，“辄复跃上，鏖战不少休”。战士们也愈战愈勇，俄军遭到重创，溃不成军，四处逃奔。凤翔流血过多，被部下背回营地，又呕血“数升”②，光荣殉国。凤翔身先士卒，亲临疆场，坚持抗

① 石光真清：《谍报记》。

② 《清史稿·凤翔传》。

敌，在清军高级将领中是不可多得的。寿山听到凤翔殉国噩耗，如失左右之臂，失声痛哭，立即任命后路统领恒玉署北路翼长，指挥军民继续坚守北大岭。十六日黎明，得到补充的俄军在岭下排列大炮二十余尊，同时派遣一支骑兵队绕道包抄清军后路，我军腹背受敌，全力抵抗，伤亡严重，右路统领崇玉、义胜军左营管带瑞昌等先后牺牲。北大岭失守，恒玉率余部且战且退。

当爱国军民拼命扼守小兴安岭的隘口——北大岭的同时，在大兴安岭的隘口——西大岭（又名大岭）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七月三十日，俄军少将奥尔洛夫率军数千名进犯呼伦贝尔。呼伦贝尔是黑龙江西部边防重镇。驻防该地的清军为防敌军偷袭，曾彻夜不眠，手持原始弓箭的蒙族牧民主动参加放哨，警戒敌人。当俄军进犯时，呼伦贝尔军民进行顽强抵抗，终因众寡悬殊，俄军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攻占了呼伦贝尔，并向西大岭进犯。西大岭是齐齐哈尔的西部藩篱，地势险要。八月十日，清军出敌不意，先发制人，主动出岭截击，连获胜仗，迫敌后退二百余里。清军乘胜追击，十六日黎明，追至呼伦贝尔附近，准备一举收复呼伦贝尔城。但因轻敌冒险，麻痹大意，陷于敌军重围，统领保全牺牲，全军伤亡过半，余部退至大兴安岭，形势险恶。

北大岭失守，西大岭危急，哈尔滨的俄军四出窜犯。寿山将军感到形势日益恶化，齐齐哈尔危在旦夕。他心急如火，决心亲赴前线督战，把将军印交副都统萨保护理。萨保不肯接受。寿山不得已改派营务处总理程德全赴前线督战。十二日，寿山接到俄将来函，要求谈判。十八日，又接到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来电，告以俄外交部希望谈判。二十四日，寿山写信给程德全，指示他遵旨与俄谈判停战。次日，程德全报告寿山："与俄兵官约定，业已罢战，俄兵入境，不杀一人，不烧一房，其余条款，需请公晤

商。”① 同日，程德全又报告说：他已将反对议和、“口称必与（俄军）拼命”的张拳师绑住，“列队押至西屯，一斩而诛”②。二、三日来，寿山考虑到“疆土不保，负罪甚深；惟有全家殉以报国而谢桑梓”③。同时又感到“无问此时言战，胜否难定，即使能胜，亦无后继；而一经失信，江省无数生灵，尽皆置之死地矣”④。他反复思量，“不能战，不能守，亦并不愿与俄人见面”⑤。终于走上了服毒自杀以全忠道之路。寿山暗自吞食毒剂，经左右发现得救。寿山仍准备全家自杀殉国，其部下规劝他说：将军“同姓骨肉在军者现有十人，死事者已三人，受伤者三人，断不可再为此过激之举”⑥。二十七日，俄军陆续攻入齐齐哈尔。二十八日，俄将要求面见寿山。寿山誓守绝不能“改隶夷籍，反颜事虏”的民族大义，⑦ 抱定舍己一死，保全“江省无数生灵”的幻想，怀着“予为将军，令江省糜烂如是，瑷珲予故土，坐令江东六十四屯罹此奇惨”，“复何面目见黑龙江父老”的复杂心情，派员把王命、旗牌印信交副都统萨保接管。随后，他写好遗疏，奏称：“江省之事非开荒无从下手，开荒之举非招民无从下手。以地域之大，土地之沃，如果得人而理，不出十年（便）能自立。”对此次抗击沙俄之战，他痛切奏陈：倘如沿边有众多之民，“就地有饷，防务既不期固而自固，枪械军火亦不期饶而自饶，何至处处窘迫，一蹶不振哉！”⑧ 他还写信给俄将要求勿杀害百姓。写毕即呼唤部下把灵柩

① 《寿将军家传》。
②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263页。
③ 同前书。
④ 同前书，第271页。
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45页。
⑥ 同前书。
⑦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334页。
⑧ 《寿将军家传》。

抬来，他穿好朝服，戴好朝冠，从容卧于棺中，用手枪自杀殉职，年仅四十一岁。

综观寿山一生，多半战在反帝斗争第一线，为保卫边疆尽心效力。在义和团运动中，他由观望不定而最终站在了义和团反帝爱国力量一边，指挥部下与沙俄侵略者作殊死斗争，不愧为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抗俄将领。

沙俄占领齐齐哈尔后，背信弃义，公然撕毁关于“不杀一人，不烧一房”的约定，先将将军府库什物抢掠一空，继又派兵四出，“所至杀戮焚烧”，① “势甚猖獗”②。

关于黑龙江抗俄斗争的失败，另一位爱国抗俄将领晋昌说：开战以来，“黑龙江则迭获胜仗，竟以邻援不至，力尽失守”。以黑龙江一省之兵力抵抗沙俄举国动员的大规模入侵，自然是不会取得最后胜利的，这是黑龙江抗俄斗争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增祺和长顺极力推行慈禧太后“假宣战，真投降”的路线，奉、吉两省官员对黑龙江军民抗俄斗争不但不予人力、物力支持，而且极尽破坏阻挠之能事，则是黑龙江军民抗俄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五　吉林“三边”军民奋勇抗敌

三姓、宁古塔、珲春三个副都统衙门管辖的吉林“三边”地区，分别是沙俄东北路军和东路军入侵的目标和通道。当沙俄向吉林伸出瓜分魔爪，加紧殖民侵略之际，吉林将军长顺并不加强战备，“东三省兵力之单，莫单于吉林”，“所谓战兵者，仅止靖边防军十八营而已”。其中“珲春占其六；烟集岗占其三”；“宁古塔为火车冲要之地，仅止三营；三姓为松花江要口，本设三营，前移扎农安一营，现又为会攻哈尔滨调出一营，是姓防仅一营矣；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40页。

②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284页。

其余三营，即靖边亲军，向在省城附近一带驻扎”①。当俄军进入吉林时，长顺仍按兵不动，对义和团采取阳抚阴剿、抚剿结合的方针，严重地打击、破坏了爱国军民的抗俄事业。但是，防守在“三边”的靖边军和义和团战士，以及经长顺招抚的以唐殿荣为首的镇东营、以刘永和（刘单子）为首的抗俄义军，冲破长顺的种种钤束，对入侵俄军进行了顽强抵抗。

三姓位于松花江下游南岸，“两山屏障，三江环抱”②，历来是“松花江水路门户”，为俄军从黑龙江上经松花江进入东北腹地的必经之地。为了防御沙俄入侵，早在八十年代初，钦差大臣吴大澂便在这里加强设防，驻有靖边军后路，并在巴彦通修筑了炮台。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八日，三艘为哈尔滨运送武器的俄船返回伯力而路经三姓时，遭到三姓城、巴彦通要塞和宏格力附近清军与义和团的截击，当场击毙俄国工程师和军官多名。二十日，驻守在三姓城对岸哨所的俄军，听说清军和义和团要来进攻，俄军四十九名和“护路军”第五步兵连，在上校运输官文尼阔夫率领下，乘“齐必斯号”驳船，仓惶离开码头。二十一日下午，“齐必斯号”驶近巴彦通要塞。要塞守军和义和团战士令其停船，接受检查，文尼阔夫竟下令开枪射击，三姓军民被迫还击，当场击毙文尼阔夫，其余俄军或被击伤，或惊惶失措，藏入舱底，“齐必斯号”中弹起火，俄军走投无路，乱作一团。事后，一个死里逃生的俄军回忆说：“如此骇人听闻的对射，从下午三时一直持续到深夜十二时”，“驳船的处境极为可怕，他们已无任何退路，只好守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26页。

② 三姓城东为倭肯哈达山，西为拉哈府山，北为松花江，西为牡丹江，东为倭肯河。

在船上，坐待枪弹击中”①。

当哈尔滨被黑龙江军民围困时，东北路一支俄军由萨哈罗夫少将指挥，乘江轮二十余艘，拖带驳船五十余只，溯松花江上驶，前往解救。俄船每到一处，都遭到阻击，而以三姓军民的阻击最烈。三姓沿江一带除靖边军后路和水师营驻防外，还有义和团、黑背金厂工人和护矿队防守。七月二十五日，俄军包围了巴彦通炮台，炮台守军拼死反击，终因寡不敌众，被迫突围，撤往三姓城。俄军在城郊不断遭到满、汉、赫哲族人民的袭击。二十七日，义和团和黑背金厂工人也参加了战斗。二十八日，俄军水陆并进，向三姓扑来，炸毁了“拦江锁”。水师营炮手连续发射一百余炮，击沉俄船一只，击毙俄军二十余名。俄军向三姓城猛烈炮击，许多建筑物起火，城墙也被轰开缺口，俄军在炮火掩护下攻入城内。爱国清军冒着滚滚浓烟和猛烈炮火，力抗俄军，保护城内百姓万余人脱险后，于三十日撤到城外。

东路一支俄军，由艾古斯托夫少将率领从海参崴、双城子出发进攻宁古塔。宁古塔处于“三边”地区的中部，是俄军从东路进抵哈尔滨的要冲。七月十八日，俄军数千名从南乌苏里地区侵入我国，向宁古塔东北六十里的乜河要塞发动猖狂进攻。守卫要塞的靖边左路官兵顽强战守，双方终日对峙，互有伤亡。十九日，俄军拨兵包围宁古塔城，乜河要塞守军闻讯分兵往援，于途中与俄军展开激战，清军伤亡重大。在这危急时刻，宁古塔城内四十余名义和团战士，手持大刀、长矛迅速赶到，给被围清军以有力支援，俄军被迫退扎磨刀石。当萨哈罗夫所部进占哈尔滨后，葛罗格罗斯鉴于东路俄军在宁古塔毫无进展，急忙集中四个骑兵

① 《中国人对“齐必斯”号驳船的猛烈射击》，李述笑译，载《中东铁路护路队参加1900年满洲事件纪略》，第30章。参见吴文衔、卢锡鹏：《三姓靖边营抗俄遗址调查》，载《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

连，企图恢复以宁古塔到哈尔滨之间的沿线哨所，但也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抵抗。八月十七日，阿勒楚喀城北的好骡子等地义和团与俄军展开多次激战。十九日，俄军在炮火掩护下，攻占了阿勒楚喀城。宁古塔城军民婴城固守，使俄军久攻不下。

珲春三面与俄境毗连，在这里驻有靖边军六营，其中一营驻守珲春的前沿阵地黑顶子。七月三十日，东路俄军大队人马向黑顶子扑来。敌众我寡，驻军抵抗数小时，因俄军陆续增兵，驻军有被围困危险，遂被迫撤出防地。俄军进逼珲春城，珲春东西两炮台向敌人开炮，杀伤俄军二百余人。以刘永和为首的抗俄义军闻讯赶来，协助珲春副都统英联守城，清军士气复振，拼命固守。不料东炮台因年久失修，突然震裂。珲春城危在旦夕。俄军乘机从东路包抄，午后二时，珲春失守。英联率军退驻凉水泉子，不久又退至南岗。清军和抗俄义军在南岗一带牵制敌人兵力，致使俄军从珲春进攻宁古塔的计划不能实现。据一个俄国人的调查记载：当时“中国军队未被击溃，未被消灭，只不过是逃掉了而已。就是说，他们随时可以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从每一丛灌木的后边，每一片树林的后边，向我们（指俄军），向山上攻击”①。可是，吉林将军长顺并不积极组织军民抵抗，在“三边”危机时，却假惺惺地奏请慈禧太后“酌拨大枝劲旅，来吉助剿。饬下南洋大臣或湖广总督，筹拨精制快枪一万杆，行炮数十尊，以资制敌御寇之用”②。慈禧太后既无兵可派，也无械可拨，对长顺丢城弃地的行径不予申斥，实际上是默认他奉行不抵抗主义。

俄军进攻宁古塔城久攻不下，又得不到哈尔滨和珲春方面增援，不得不再从海参崴和双城子方面调兵越境。宁古塔副都统双

① 瑞利沙金：《满洲旅行记》，第34—35页。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26页，第433页。

令在军民爱国抗俄精神推动下，亲率诸子“婴城固守”①，深受群众拥护。八月十九日，俄军上校多勃隆拉沃夫率兵一团从绥芬河穿越国境，几天后与盘踞在磨刀石的俄军会合。二十八日，宁古塔二百余名义和团战士与固守该城东北的铁岭河的俄军浴血奋战，双方“相持约半个月，终以敌众我寡而失败”，全部壮烈牺牲。②二十九日，俄军攻克乜河要塞，宁古塔失守，清军转移到额穆。

早在八月九日，由于俄军对宁古塔城久攻不下，沙俄便开展了“和平”攻势。中东路总监工茹格维志通过阿城副都统钮楞额向长顺提出议和八款，其主要内容是：一、华兵远离铁道，仍归省垣，照旧裁留护兵二百名，以备弹压阿什河城厢内外之用；二、令百姓各归村落，与俄一切文武官员敦睦和好；三、令百姓将所有粮食、物料及各种货物仍照公司时价售与俄人；四、严禁民人毁坏铁道、房屋、桥梁③。长顺停战心切，立即派员赴哈尔滨与茹格维志、萨哈罗夫谈判议和。为了表示“诚意”，长顺一再命令各地停战，遇见俄兵，派人手执白旗，以礼相待。八月二十五日，双方于伯力达成“和议”。长顺的无耻乞降起到了俄军以武力所起不到的作用。一个美国人说：“吉林将军已经成功地阻止他的军队与俄国人交战，并压服了居民当中的义和团运动。”④这话虽然有些夸大，但是，长顺确实为俄军占领吉林省铺平了道路。吉林除“三边”军民进行抵抗外，伯都讷、长春等地都是在文武官员带领下，打着白旗把俄军迎进城的。

---

① 《讷河县志》，第9卷。

② 黑龙江省博物馆调查材料：《宁安镇居民傅明玉访问记》，转引自吴文衔：《沙俄武装镇压黑龙江义和团的罪证》（《修筑东清铁路图片册》），载《文物》，1975年，第3期。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19页。

④ 《俄国的远东政策》，第142—143页。

九月二十二日，连年刚波夫率轻骑直趋吉林城下，长顺开城“隆重地迎接”①，设筵招待。俄军占领吉林省城后，抢劫了机器局和银元厂，拆毁机器，抢夺存款，“民间财物任意搜取”，还到处放火、奸淫②。俄军所到之处，惨案层出不穷。沙俄会办吉林将军事务大臣马纳金供认：截止一九〇一年八月，华民控告俄军入侵吉林以来扰害百姓各案达一〇四件之多。至于怕俄军报复而不敢控告或俄官有意隐匿者尚不在其数。长顺开门揖盗、妥协投降，不仅没有换取“和平”，相反却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激起更大的抗俄怒火。

六　辽海军民浴血奋战

在俄军大举进犯黑龙江、吉林期间，关东司令官阿列克谢耶夫派佛莱舍尔少将率驻守旅大的一支俄军和米申科上校所部“护路军”，从南路北犯熊岳、盖平、营口、海城等地，企图进占沈阳，与侵占齐齐哈尔、吉林的俄军会师。辽海军民与沙俄侵略军进行了英勇斗争。海城成为辽南最激烈的战场。

海城地处交通要冲，南控旅大，北通沈阳，西接营口，是奉天的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七月十五日，俄军首先攻占了海城南十里的唐王山，在山上架炮，向城内轰击，城楼中弹起火，军民伤亡很大。俄军以密集的炮火攻城，海城告急。义和团和清军战士顽强固守，知县凤鸣奋力督战，育字军分统承顺率部赶来增援。由于爱国军民冒着炮火誓死抵抗，使俄军未能得逞。清军收复唐王山后乘胜反攻，俄军败退至大石桥。二十五日，驻守熊岳城的清军和义和团战士对盘踞在城东车站附近的俄军发动攻势。清军从城内炮轰车站，俄军纷纷逃窜。义和团战士从周围的村子

① 《俄国在远东》，第123页。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14—815页。

一涌而出，追击逃敌，经过激烈搏斗，双方均有伤亡。由于俄军继续增兵，清军不支，向营口、盖平方面转移。午后三时俄军占领熊岳城。二十七日，阿列克谢耶夫派兵占领金州城，将金州副都统福升、协领继德、同知马宗武拘赴旅顺。二十九日，占领熊岳城的俄军继续北犯盖平。盖平清军与义和团协力守城，连日鏖战，迭次获胜。八月一日，俄方援军遽增，"弹丸如雨，洒落满城"。义和团战士不畏强敌，前仆后继，激战一昼夜，"死者层积"①。二日清晨，俄军进入盖平。四日，米申科上校率"护路军"进攻营口。营口海防同知刘朝钧闻讯携带金银细软逃避，激起义和团战士极大愤慨。三四百名义和团民愤怒追赶刘朝钧，途中遭到俄军阻拦，义和团战士奋起还击，附近清军也赶来助战，激战数小时，清军营房失守，俄军愈聚愈众，清军和义和团奋勇突围，转至城外，营口遂被俄军占领。俄军悍然在海关的屋顶取下龙旗，挂上俄国海军旗。五日，关东司令官阿列克谢耶夫亲赴营口，在他的策划下，公然成立了临时政权机构，由沙俄领事敖康夫出任民政长官，直接对营口实行殖民统治。这一举动，充分暴露出沙俄在东北推行"黄俄罗斯"计划的野心。

金州、熊岳、盖平、营口等相继失守。在形势一发千钧之际，爱国将领盛京副都统晋昌力挽危局，矢志抗战到底，他大声疾呼："敌氛渐逼，不战将不能守。"② 八月九日，晋昌亲抵海城督战。十日，俄军主力以猛烈炮火进攻虎獐屯，清军力不能支，退守海城南二十五里之邓家台。十一日，俄又增兵，邓家台清军且战且退，退至唐王山、亮甲山，与守山的育字军、奉军会合，誓死抵御。俄军以猛烈炮火将清军大炮一尊、快炮二尊击毁，俄军乘势抢至山前，唐王山失守，清军再无险可守。十二日，俄军攻

① 《盖平县乡土志》，上卷。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87页。

占海城。辽阳吃紧，晋昌立即驰回辽阳，一面调拨炮兵增援，一面严饬退守各军分别驻扎鞍山站、吉峒峪一带要隘，防敌北犯。

海城失守后，当时北路、东路俄军从长春、吉林纷纷南下，参加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俄军也抽调一部分回师东北，辽南地区南北受敌，形势十分危急。奉天地方当局高级官员中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增祺等一味妥协退让，对义和团大下毒手。而奉天的义和团和清军战士，目睹俄军暴行，抗俄斗志更加高昂。沈阳义和团首领刘喜禄、张海等人“四散传单”，号召群众攻取“官帖、军械两局”，以便在增补武力装备后，杀赴前线，参加保卫沈阳的决战。八月十一日，增祺伙同户部侍郎清锐等下令捕杀了刘喜禄、张海等①，沈阳义和团战士许多“被杀了”，大部份“逃出了”，“其余的人则被吸收到一般居民之中了”②。增祺为讨好俄国主子，掩饰自己的投降咀脸，极力颠倒黑白，诬陷晋昌和寿山，他无耻地向慈禧太后奏称：“黑龙江将军寿山之与开仗，亦实因晋昌屡次函电激之而成”，“以致数十万生灵咸遭涂炭，卒至于三省皆不能支”③。晋昌驳斥增祺的谬论说：“此次非战之误，实各省不战之误”；“时事迫切，何有万全。始终主战，犹有于危路求安之日，若再一议和，势必至彼索某城，此索某地，种种要挟，不问可知”；“苟战而失利，犹胜不战而让也。持之以久，必当战有转机”；“此时或以两省轻于开仗，归咎首祸，讵知吉林固曾未发一兵，未接一仗（此系指吉林将军长顺未有与俄军正式宣战，而“三边”清军战士和义和团民与俄交战则属自发抗俄斗争），而珲、宁、姓三城并阿勒楚喀亦相继沦陷。可见，俄情狡狠，不因我之敢战而不争，亦不因我不战而见好。至此犹欲按兵不动，谓可取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13页。

② 施督阁：《奉天三十年》，见《矢内原忠雄全集》，第23卷，第159页。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11页。

谅于俄，图安旦夕，是何异放虎自卫，求其不我祸也，势必不能！”①。晋昌的慷慨陈词，说明妥协派和主战派是何等的泾渭分明！晋昌不顾增祺诬告和阻挠，亲往辽阳坐镇，一面集结兵力，在海城北、东、西三面严密布置，准备收复海城；一面招收乡团，扩大队伍，互为应援。于是，“军威若为之一振”②，使俄军四十日未敢来犯。

增祺为了迅速实现停战议和，派人向阿列克谢耶夫和敖康夫“一再表明自己对俄国人的好感”③。阿列克谢耶夫则乘机要挟，要求清军必须无条件投降才能议和。由于条件苛刻，增祺不敢应允，求和主张暂时落空。这时，尼古拉二世悍然向各路俄军发布命令：“我们不能半途而废。我国的军队应在满洲由北向南通过”，“解除满洲军队及要塞的武装”④。于是，由南向北进攻的俄军分成西、中、东三路向辽阳发动总攻。

九月二十三日，西路俄军约二百人进攻牛庄。新任全营翼长寿长因遵守增祺下达的停战令未予还击。次日黎明，俄军五、六千人在强烈炮火掩护下向牛庄猛扑。清军冲破停战令束缚，奋起抵抗，坚守两昼夜，由于敌人炮火猛烈，清军退守刘二堡。二十六日，中路和东路俄军进攻鞍山站。当地军民英勇抵抗，米申科上校所部两个中队遭到重创。俄军继续增兵，清军有被围危险，遂退至首山堡。另一支俄军绕道进攻辽阳。二十八日，辽阳失陷。次日，增祺闻讯，于当晚弃城逃往新民躲避，贪生怕死的文武官员相率西奔。三十日，晋昌收拢残部千余人转移到东蚌噜，号召附近蒙汉人民参加抗俄，整军练武，准备反攻。十月一日，俄军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41页。
② 同前书下册，第711页，第718页。
③ 《俄国在远东》，第123页。
④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44页。

攻占沈阳，在故宫设立指挥部，将宫内珍宝、典籍劫掠一空。六日，从沈阳北犯的俄军与北路俄军会师于铁岭。三十一日，锦州沦陷。

至此，俄军占领了东北三省的主要城市，东北军民抗击沙俄入侵的民族战争，在中外敌人的镇压下失败了。但是，斗争并没停止，反对沙俄入侵的爱国力量以抗俄义军的形式纷纷兴起。

第三节　忠义军、六合拳继续战斗

一　抗俄义军纷纷崛起

沙俄武力占领东北各主要城镇后，不断扩大侵略，到处烧杀抢掠。长期活动在山区各地的抗俄义军，在爱国清军和义和团战士抗俄斗争鼓舞下，不断扩大，纷纷崛起，坚持打击俄军，决心收复失地。

当时坚持抗俄的义军，在黑龙江主要有寿山招募的义胜军，其中以刘振棠为首的义军曾一度收复呼兰城。刘振棠率军转移后，孤军奋战，不久失败。另一支以“两响”（绰号）为首的义军继而攻入城内，“两响”于一九〇一年春被俘牺牲。

在吉林省内，主要有唐殿荣率领的镇东营。该营从宁古塔保护难民向吉林方向且战且退，途中，唐殿荣被部下刺伤身死，杨玉麟被推为首领。刘永和所部义军从珲春向吉林西南磨盘山方向转移。急于求降的长顺惊呼：吉林各地抗俄义军仍“负隅自固”，俄军往剿，“屡多挫失”①。

在奉天省内，坚持斗争的抗俄义军主要有活动在海龙、通化交界一带山区的以王和达、董老道为首的义和团余部；有驻扎于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15页，第1218页。

东啤噜的晋昌所收集的残部，他们“联合各蒙旗，徐图恢复”①。

至于零星的群众抗俄斗争，在东北地区“几乎无时不有，无地不然”，人心思复故土、驱逐沙俄，“三省同出一辙”②。就连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直言不讳地说：“从可靠方面闻得，俄国占领满洲一事，曾遇不少困难”，由于“俄人之暴虐残忍达于极点，以致该地居民深受激刺，极为不安，常有武装完备之骑兵数百成群，袭击俄军，使其坐卧不宁”③。

一九〇一年一月下旬，以王和达、董老道为首的义和团余部；以刘永和为首的忠义军；以杨玉麟为首的镇东军，在海龙附近组成忠义军，继续坚持抗俄斗争。

二 抗俄武装忠义军的建立

王和达是义和团运动中东北地区涌现出的一位年青抗俄英雄。他是奉天海龙（今属吉林省）的贫苦农民，当时年仅三十余，“颀身长面”④。义和团运动前，他曾揭竿造反，被地方当局称为海龙、通化一带的“积年宿盗”。他和通化县休养保孤山子一座寺观的主持董老道关系密切，董老道较王和达稍年长，有智谋。王和达有事常找董老道商量，也有人叫他王老道。当时通化县东部帽儿山（今临江）出现了反清“仇洋”的秘密结社——以杨老太太为首的六合拳。杨老太太参加过一八九一年热河、朝阳一带的金丹教反清、反洋教斗争，失败后辗转到帽儿山一带。她招收男女信徒数百人，在通化东部一带或盘踞山林，建立武装，或潜入城镇，积聚力量，准备发动反清“仇洋”斗争。王和达参加了六合拳，统治阶级污蔑他与杨老太太“同恶相济”⑤。义和团运动兴起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20页。

② 原东北档案馆藏档案。

③ 《拳乱笔记》，《义和团》（三），第145页。

④ 《海龙县志》，伪满康德四年版，第17卷，“兵事”，第33页。

⑤ 张凤台等修《长白汇征录》，宣统二年本，第3卷，“兵事”，第9页。

后，王和达兄弟三人和董老道都加入了义和团，学法术，练拳刀，决心“保国灭洋”。当时海龙城内由总管依凌阿控制的一支假义和团，四出抢掠，义和团曾与之斗争，假义和团大下毒手，义和团民惨遭屠杀。王和达、董老道率余众转移，隐匿在通化、海龙交界山区，练拳习武，扩大队伍，不久发展成拥有千余人的一支武装力量。

一九〇〇年十月，刘永和率义军撤至磨盘山附近，沿途吸收一批被俄军击溃的散兵游勇，也发展成一支拥有精锐骑兵、手持快枪的数千人的抗俄武装。由于俄军疯狂追剿，官员引狼入室，刘永和部下纷纷要求与清政府决裂，不领官饷，不受约束。刘永和依照部下要求，改称“忠义军”（即忠义军前身），表示坚守不渝，抗俄到底。驻扎在东晖噜的晋昌曾“以名刺（名片）数十纸，每纸作书一句”，约刘永和“进攻沈阳”①。十一月末，忠义军攻克朝阳镇。攻占吉林的俄将高里巴尔斯闻讯率军来剿。忠义军转到海龙、通化交界一带山区，王和达、董老道率义和团余部“作内应，引之入境（通化）”②。刘永和得到王和达、董老道支援，声威大震，清巡捕队和地方团练“当者披靡，无敢撄其锋者”③。但是，此时刘永和还无意与王和达联合，为了扩军筹饷，他挥军直趋通化县城。通化知县陈璋害怕忠义军攻城，急忙派人约刘永和谈判。忠义军代表要求进城休整，筹粮饷，换冬衣，陈璋不允。刘永和大怒，指挥忠义军攻克通化城。海龙厅总管依凌阿派团练头目李贵春、栾鸿钧强令王和达缴械。出乎依凌阿所料，李、栾经王和达开导，弃暗投明，率众起义，参加了抗俄义军。王和达争取李、栾起义成功，不啻给依凌阿当头一棒，而且大长

① 常有嘏：《边疆叛迹》，吉林师大图书馆藏稿本。

② 《柳河县志》，“大事年表”。

③ 《通化县志》，第4卷，“艺文志”。

了抗俄义军的士气，壮大了武装力量，促进了刘永和与王和达的联合。

当忠义军离开海龙进攻通化城、俄军返回吉林时，杨玉麟率镇东营以官军名义进入朝阳镇和海龙。镇东营大部份将士不愿受清官约束，杨玉麟遂自称为镇东军，转战附近各地。

一九〇一年初，刘永和回师海龙，在海龙界内与王和达、杨玉麟、李贵春等部联合，正式组成忠义军。

忠义军初建时，基本队伍约二万余人，号称四十营，仍采用原忠义军沿用的清军编制。刘永和称总统，统率全军；刘秉和称帮统辅之；王和达、杨玉麟、李贵春、栾鸿钧等称统领，各统数营；以下设营官、帮带、哨官等职；此外还有总巡、稽查等名目。

王和达、董老道等参加忠义军后，暂时放弃了学法术、画符念咒等迷信活动，开始学习使用枪炮等近代化武器。在忠义军中，有义和团民和受过一定训练的清军士兵，有精锐的骑兵和优秀的射手，有熟悉情况的团练，有身经百战的将领刘永和、杨玉麟、王和达等指挥，他们当中大部分将士有与俄军交战的经验。他们既有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顽强战斗精神，又配有近代化武器；他们在“御俄寇，复国土”的共同目标下联合在一起，斗争矛头直指沙俄帝国主义。忠义军是一支人数众多，在中国人民抗俄斗争史上罕见的群众反帝武装。忠义军纪律较好，战斗力很强，就连统治阶级也不能不承认：忠义军“初具纪律”①，“俄军不畏中国之官兵，而畏中国之贼匪（指忠义军等抗俄义军）”②。

参加忠义军的阶层比较广泛，但主要还是海龙、通化一带破产农民（包括猎户）、各种苦力（包括筑路土工、淘金工人、伐木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等，即依凌阿所谓“半系通化土著良

① 《兴京县志》，伪满康德二年版，第9卷，“兵事”，第5—6页。

② 《海龙县志》，第17卷，“兵事”，第34—35页。

民”①。此外，还有大量散兵游勇和其它游民阶层参加。中外反动派往往把忠义军叫“红胡子”，但是，有的外国人则认为，所谓“红胡子通常是过去的义和团和中国士兵，他们在满洲三省中仍很活跃”②。据《桓仁县志》记载：“奉省军队为俄人撞散，溃卒散勇，随地皆是”，他们与忠义军“联为一气”，“拳匪及无业游民亦附焉”③。由于参加的阶层比较广泛，特别是游民成分占很大比重，加上刘永和又“喜自诩其众”，“来则受之”④，从而造成了忠义军组织上的严重不纯。虽然在抗俄目标上基本一致，但在对待清政府的态度上则有很大分岐。以刘永和为代表的一部份将领不愿和清政府彻底决裂，幻想有机会接受清廷“招抚”；以王和达为代表的一部份将领则与清政府势不两立。而且，忠义军是由几支抗俄义军联合组成的，还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因此，联合不紧密，步调不统一，如杨玉麟部有时还打着“镇东军”旗号单独行动。然而，两万余人的武装部队，共同为“御俄寇，复国土”而战，则标志着东北人民抗俄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

三　忠义军为“御俄寇，复国土”迂回作战

忠义军为“御俄寇，复国土”而战的正义行动，深受辽吉人民的支持，他们兵源充足，粮草丰富，消息灵通，士气旺盛。在忠义军的声威鼓舞下，辽东各地不甘心受沙俄侵略者蹂躏的广大群众纷纷掀起抗俄斗争。对此，地方官吏无可奈何，咸谓：“恃强患贫之匪徒”，“皆耿耿思逞”，“其零星小股皆假刘（单子）名目，到处骚然，窜居无定”⑤。忠义军在刘永和、王和达等指挥下，善于利用海龙、通化一带岗峦起伏、林深叶茂、河汊纵横，路径分

① 《海龙战守事迹》，第5卷，依凌阿：《战时公牍》，第1页。

② 《俄国的远东政策》，第213页。

③ 《桓仁县志》，民国十九年版，第15卷，“兵事志”，第35—36页。

④ 《海龙县志》，第17卷，“兵事”，第29—30页。

⑤ 原东北档案馆藏档案。

岐的有利地形，采取灵活战术，避实就虚，声东击西，迂回作战。在历次战斗中，往往于白昼埋伏，“只于云阴月黑之夜劫营。俄军地形既不熟，刘（永和）又不与力战，惟用善枪者近敌营，伏暗中狙击，别以他卒鸣枪诱之。及俄军知其伏处，整列相向，自料力不敌，则蛇行引退”①。这样，不仅多次冲破俄军围剿，而且使“俄军受创甚巨”②。当时报载：“近俄人屡战不利，死伤以千百计，故火车不遑装载商货，尽从旅大等处运兵前往鏖战。加以农民辍耕，商贾不行，关卡等虚设，俄人忧之。”③东北三省将军受“俄国监理满洲之原则”约束，军队一律裁撤。面对声威俱壮的忠义军，他们一面拼凑巡捕队和团练镇压，一面哀求俄国主子派兵“助剿”。

忠义军在反围剿中的胜利，使阿列克谢耶夫十分恼火。他痛斥增祺、长顺指挥无能。忠义军的老对手海龙厅总管依凌阿凭借他的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经验，逐渐察觉到忠义军内部有分歧，妄图从此打开缺口。他认为：“欲制李（贵春）等必先除王（和达）党；欲除王党必结刘（永和）贼”④，建议增祺对反清抗俄的王和达、李贵春采取坚决镇压手段；对坚持抗俄而不明确反清的刘永和采取拉拢手段，用一打一拉、“分而治之”的手法消灭忠义军。增祺采纳了依凌阿的诡谋，于一九〇一年三月，增祺一面派员赴通化诱骗刘永和接受招抚；一面写信给长顺，希望他利用过去的统属关系将杨玉麟调回，达到孤立王和达、李贵春的目的。

刘永和在一些地方官员和身边善于阿谀逢迎的动摇分子的夹持下，背着忠义军广大将士，派统领马逢春随同官员赴省城谈判受抚条件。刘永和要求改编为四十营，增祺“允留三十营”。刘永

① 《海龙县志》，第17卷，“兵事志”，第34—35页。

② 同上。

③ 上海《中外日报》，1901年5月6日。

④ 《海龙战守事迹》，第6卷，“战后余言”，第8页。

和受抚心切，“欣然乐从”。不料谈判被沙俄驻奉天“总管”格罗姆勃契夫斯基上校侦知，“以招兵与和议不符，复改令在于通化、海龙境内开矿垦荒”，即要求忠义军化兵为工为农，并“须先缴枪械”①。同时，驻奉天俄将柴尔必斯克和驻吉林俄将高里巴尔斯分兵三路向兴京、海龙、通化进剿忠义军。忠义军其他将领刘秉和、王和达、董老道、李贵春和广大战士认为，沙俄进剿军队是地方官邀来的，对官府的卑鄙行为十分痛恨，对刘永和擅自派人谈判也心怀不平，王和达曾决心“独树一帜”，与刘永和分道扬镳。刘永和受抚未成，又受到广大将士抵制，重新回到抗俄战场，并指挥忠义军取得了连克新宾堡战役的重大胜利。

柴尔必斯克率俄军从沈阳出发，前往通化围剿忠义军。四月一日，刚刚进入通化界，立即遭到埋伏在岭上的王和达、董老道部下的阻击。当俄军在惊魂未定之际，忠义军某营帮带姜海山率一支轻骑绕道迳奔敌后，直捣新宾堡。新宾堡是兴京厅所在地，距城西北约三十里的老城是清太祖奴儿哈赤建国后的第二个都城。再往西约十里的永陵是清朝祖先陵寝所在地。在清朝统治阶级心目中，这一带是他们的“龙兴之地”。该地一旦失守，有关官员定斩不赦。兴京厅同知孙寿昌急忙派人向驻扎永陵的兴京副都统灵熙求援。灵熙手中无兵，只好向增祺告急，同时派人向驻扎该地的俄军尉官尼古拉求救。忠义军机动灵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克新宾堡，又迅速主动地撤至城外，占踞有利地形，击毙尼古拉所率俄军二十余名。刘永和、杨玉麟指挥的大队人马随后赶到，再次攻克新宾堡。柴尔必斯克率俄军主力到通化扑了空，其他两路俄军分别被王和达、董老道、李贵春所部阻截在梅河口和柳树河子（今柳河县）。

忠义军战术灵活，主动出击，在广大群众支持下，愈战愈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198—1199页。

勇，在短短的十多天里，三克新宾堡，一进老街，激战永陵，取得重大胜利。忠义军在清朝“根本重地”往来驰骋，把俄军、地方巡捕队和团练打得晕头转向，还烧毁一些官府衙门，把粮册、田契付之一炬，砸开牢房，释放狱囚，打开仓廒，救济贫民。战果累累，声震中外。俄军地形不熟，处处被动挨打，伤亡较重，士气低落，不得不撤回沈阳、吉林，挖壕筑垒，严防不测。

忠义军广大将士在抗俄大目标下团结战斗，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取得了重大胜利。

为把斗争推向前进，忠义军又进一步提出了“毁铁路，攻沈阳”，“秋间即可大举入关”的战斗目标①，表现了忠义军的雄伟抱负。为了积蓄力量，忠义军主力部队由刘永和、董老道率领回通化一带进行休整，以便伺机进攻沈阳。为了阻止俄军再犯和扩大兵源、饷源，由王和达、李贵春率一支部队向山城镇一带迂回作战，十营总巡郑兰亭率一支部队直取凤城。但是，由于忠义军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案，原有的组织不严密、分散性较强的弱点，在新宾堡战役后就明显暴露出来，而杨玉麟部又打起“镇东军”的旗号，由围场经昌图到东晖嚤，投奔晋昌，擅自离开了忠义军。

五月初，李贵春探知俄军要把屯积在山城镇的军粮运往沈阳，立即率军冲入山城镇，前后十天，三进三出，与敌周旋，缴获了俄军屯积的军粮二十余车和一批枪支弹药，俘虏了清军哨官车俊隆，惩办了帮助俄军抢购军粮的买办商人。随后，王和达、李贵春所部联合攻克掏鹿（今西丰县），阻击向山城镇进犯的俄军，击毙俄军十余人。依凌阿闻讯惊恐万状，深怕沙俄主子问罪，急忙给刘永和写信，希望他设法将军粮交还俄军，释放车俊隆。刘永和为了乘胜夺取海龙城，将计就计，遂派栾鸿钧、马育

① 《海龙战守事迹》，第5卷，依凌阿《战时公牍》，第2页，第7页。

仁二统领赴海龙与依凌阿谈判。依凌阿招降的叛徒刘宝书看出栾、马此来有诈，于是设下圈套，在宴会上将栾、马枪杀。刘永和闻讯大怒，立即亲率大军远征海龙。依凌阿、刘宝书指挥巡捕队、团练拼死固守，忠义军久攻不下。这时，盘踞吉林的俄将高里巴尔斯率军五千人携炮赶来，附近村镇巡捕队、团练也纷纷到达，忠义军陷入重围，几经冲锋突围，伤亡惨重，刘永和被迫停止攻城，率余部退入龙岗山中。

郑兰亭所部精锐骑兵星夜兼程，向凤凰城挺进。六月上旬，连克怀仁、宽甸。坐镇凤凰城的东边兵备道荣森听说忠义军锐不可挡，弃城逃跑。二十日（旧历端午节），忠义军进入凤凰城。郑兰亭在凤凰城到处张贴反帝文告，揭露列强侵略罪行，文告说："洋人相欺中华，尔等百姓涂炭过甚"；忠义军决心"会同创业豪杰剿灭"洋人。次日晚，郑兰亭率轻骑三十七名，在安东（今丹东）人民支援下，冒雨攻下安东。

忠义军继新宾堡大捷之后，又连克山城镇、凤凰城、安东等地。关东边省长官阿列克谢耶夫感到形势严重，指令柴尔必斯克、高里巴尔斯、米申科分兵三路继续围剿忠义军。但又感到单靠"主剿"行不通，就到处收罗叛徒、汉奸，组成别动队，由哥萨克大尉马德里托夫率领，专门从事招抚诱降，造谣惑众，行刺暗杀，挑拨离间等阴谋活动。三路俄军在巡捕队、地方团练配合下，向活跃在山城镇、通化、凤凰城一带的忠义军疯狂"进剿"，辽东人民又一次被投入血泊之中。忠义军战士目睹俄军暴行，抗俄斗志更加坚定。郑兰亭一军奇袭安东成功，又乘胜分兵向岫岩、大孤山挺进。米申科为了切断郑兰亭军后路，直扑凤凰城。郑兰亭被迫向宽甸转移，途中被俘。

俄军和地方官吏对转战于通化、兴京、海龙、山城镇一带的刘秉和、王和达、李贵春、董老道、姜海山的队伍极端忌恨。视

为眼中钉，他们集中了最凶恶的部队进行“围剿”。在敌强我弱，武器占劣势情况下，战局日益不利，姜海山在五道沟战斗中被俘，被解往吉林审讯，遭受酷刑，顽强不屈，英勇就义。刘秉和在怀仁被俘牺牲，头颅被阿列克谢耶夫送往俄京，向尼古拉二世邀功请赏。李贵春在通化附近舞凤楼被叛徒刺杀。一九〇一年秋，忠义军接连丧失几位优秀将领，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在忠义军节节失利期间，列强在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投降卖国的《辛丑条约》，其中规定：要惩办“首祸诸臣”。在东北积极支持义和团的抵抗派爱国将领晋昌被判处充军新疆，永不释回。东北三省将军为了迅速恢复原来的旧秩序，幻想争取沙俄从东北撤兵，加紧玩弄招抚阴谋。在日益不利的形势下，投奔晋昌、活动在东哱噜的杨玉麟和躲避在龙岗山的刘永和，于一九〇一年冬先后堕入清政府招抚圈套。刘、杨与长顺谈判受抚的过程中，被俄将什塔克利别尔格闻知，将二人劫往伯力。关于刘、杨被劫持经过，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长顺给外务部的咨文中写道：杨玉麟“在蒙界……回至农安，派人晋省投诚”，“迨杨至城而代高（高里巴尔斯）者为俄提督士贴别列尔赤（即什塔克利别尔格）至，将杨毓林（玉麟）诱往关禁”，“解往伯力，至今未见下落”。又写道：杨玉麟“投诚时，刘单子（永和）亦由奉界窜回吉林南岗（今延吉一带），浼人请抚”，“遂允其投诚，再图安置，不意为士提督闻知，即电知该处俄员将刘诱往伯力，听候俄督（格罗载科夫）办理”，“近闻复将刘解回珲春交该处俄员管束，仅收枪百余杆，其众遂因此溃散”①。这说明刘永和被劫持到伯力后，又被押回珲春，俄官曾强迫他充当招抚忠义军的工具。关于刘永和的结局，是否叛变，资料纷纭，似难定论。

忠义军从一九〇一年一月下旬在海龙正式组成，到本年冬刘

① 原东北档案馆档案。

永和与长顺谈判受抚而被俄军劫持到伯力止，坚持斗争将近一年。毫无疑问，忠义军的抗俄斗争，是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份，它直接打击了沙俄侵略者，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是近代中国人民抗俄斗争史上永放光辉的篇章。

四　六合拳继续坚持抗俄斗争

当忠义军抗俄斗争形势日益不利，刘永和在幻想受抚道路上愈陷愈深的时刻，王和达、董老道为把抗俄反清斗争坚持到底，决定率部与活动在帽儿山的六合拳首领杨老太太联合。他们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皑皑的白雪，爬山越岭，穿过人迹罕到的金川、濛江一带的茫茫林海，胜利到达鸭绿江畔的帽儿山。

王和达、董老道与杨老太太会师，决定竖起抗俄反清大旗，继续进行斗争。附近农民军首领也闻风来归。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和训练，迅速形成一支约三千余人的“发束红巾”、“装如义和团”的六合拳抗俄反清武装，东北人民的抗俄斗争又掀起一个新的浪潮。

阿列克谢耶夫听说帽儿山又出现了抗俄反清武装，深怕忠义军卷土重来，立即命令米申科少将、马德里托夫中校（此二人皆因镇压义军晋级）率“护路军”和一支由叛徒、汉奸组成的别动队联合进剿。增祺也派出巡捕队主动配合。通化县知县米种深恐六和拳发展壮大，也派地方团练向帽儿山发动进攻。不料这支地方团练行至大栗子沟时遭到六合拳截击，伤亡严重。增祺盛怒之下将米种撤职，派文芳接任。同时派马龙潭任通化总巡，调海龙总巡穆克德善、管带冯佩君率团队奔赴帽儿山“助剿”。六合拳为了分散敌人兵力，由董老道率部主动出击，直趋海龙。董老道从这支队伍中选派出若干小分队，化装成老百姓潜入海龙城，按约定时间，内外夹攻，占领了海龙城，缴获俄军大量军需物资，然后迅速撤出。为了迅速扩大战果，王和达率主力星夜兼程赶到朝阳镇，协助董老道作战。

从一九〇一年夏到一九〇二年初，王和达、董老道率六合拳转战海龙、通化各地，屡次和俄军、巡捕队、地方团练交战，杀伤许多敌人。米申科率“护路军”猛攻帽儿山，杨老太太据险固守，使米申科未能得逞。

阿列克谢耶夫得知米申科出师不利，而王和达、董老道在通化、海龙一带往来冲杀，迭获胜利，深怕六合拳愈战愈强，站稳脚跟，亟欲早日铲除，遂命令驻扎开原的多勃隆拉沃夫亲率两个连和几个侦察小组，在忠义军叛徒张占元等导引下跟踪追击。

俄军一路烧杀抢掠，辽东人民备受蹂躏。许多给大粮户当长工的青壮年农民奋起反抗，踊跃参加六合拳。他们“割落发辫”，随同法师练拳习武，参加战斗。六合拳一到，老人、儿童送饭送水，主动介绍情况，充当向导；俄军一到，百姓就纷纷逃避，问王和达去向则佯为不知，或故意把俄军骗入六合拳包围圈。王和达、董老道利用当地复杂地形和良好的群众条件，东奔西往，迂回驰骋，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经过一个多月的跟踪追捕，多勃隆拉沃夫连王和达的影子都没看到。他气急败坏地说：“中国人公开窝藏土匪”，从他们的“嘴里是得不到真情的”，“继续寻找王老道是徒劳无益的”。他不明白群众“为什么与红胡子关系相当好”。最后，他恶狠狠地宣称：“如果想采取什么办法根绝红胡子的话，那么这些地区就应该完全毁掉”，“居民就必须全部根绝”。“总之，要斩草除根，拔掉在这儿生长的根子，幼芽就不能活了。”① 多勃隆拉沃夫的恶毒叫嚣，反映了俄军对六合拳的仇恨和无可奈何。

一九〇二年五月，王和达率六合拳攻克孤山子。增祺因“剿匪”不利而迭遭慈禧太后和阿列克谢耶夫的申斥，不得不命令奉天马步全营翼长瑞禄率驻守沈阳的“精锐”倾巢出动，协助俄军

① 多勃隆拉沃夫：《多勃隆拉沃夫满洲札记》，俄文版，第4章。

"围剿"王和达。七月初，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王和达陷入了数十倍敌人的重重包围。有勇无谋的王和达只知身先士卒，浴血奋战，"不顾枪弹，大呼奔杀"①。六合拳杀伤许多敌人，自己也付出重大代价。当王和达突出重围时，身边只剩六名战士。他们化装成采集木耳、蘑菇、药材的山客，打算转移到吉林东部山区，重新积聚力量，继续坚持斗争。八月八日，行至磨盘山的红石砬子，在一家大车店内，遇到当地团练头子徐景升率队查店。徐的炮头认出身材高大、二目炯炯有神的王和达，双方经过一场激烈搏斗，王和达等力尽被俘，被解往吉林，经长顺刑讯后，英勇就义。吉林人民早就听说忠义军和六合拳抗俄勇敢，作战神奇。王和达之死，知者无不欷歔叹息，交口称赞。

年青的抗俄英雄牺牲后，六合拳抗俄反清斗争失败了。但是，六合拳和广大群众的抗俄斗争并未停止。杨老太太、董老道指挥六合拳余部转入秘密斗争。后来，沈阳、营口、铁岭、柳树河子等地先后出现通辑六合拳法师的消息。一九〇四年六月，增祺给海城知县的札文写道："铁岭黄白堡屯附近喇嘛山地方传演邪教匪徒"，"实系混元门，承办演练六合拳"，"胆敢传徒惑众"，"实属愍不畏法"。"各种仇视欧人之私教"，"不独依然有之，且日甚一日"②。可见，六合拳并没有被消灭，东北各地许多群众根本不把《辛丑条约》规定的"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的禁令放在眼里。

撤至深山密林里的抗俄义军余部，仍伺机进行新的战斗。一九〇三年一个俄国记者写道："数以千计的红胡子仍然藏身在满洲的森林和山岭之中"，他们伺机"首先惩办那些厚待俄国人的城市"，或"一如既往地袭击俄国商人的车队，袭击我们的铁路和桥

① 原东北档案馆藏档案。

② 原东北档案馆藏档案。

梁”①。

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北人民的抗俄斗争坚持三年之久，由于中外敌人的联合剿杀，终于失败了。但是，作为东北人民反帝斗争的一次大高涨，它给沙俄殖民侵略者以有力打击。它几乎摧毁了沙俄设在东北的一切殖民机构；打得中东路“护路军”，及沙皇派赴中国的侵略军以及盘踞在东北的一切沙俄殖民者狼奔豕突，死伤严重；它使中东路全线被迫停工，铁路遭到严重破坏，损失达七千一百七十四万多卢布②；它使沙俄在东北推行的“黄俄罗斯”计划宣告破产。

东北人民的抗俄斗争先后以义和团和爱国清军、忠义军、六合拳为中坚，团结各方面爱国力量，组成了有各阶级、各阶层和各族人民参加的抗俄队伍。在斗争实践中，东北人民自发地认识到反帝必须反封建，他们毅然由“扶清灭洋”转入“扫清灭洋”，以重大代价换得了这一反帝斗争的重要经验。

东北人民抗俄斗争是全国义和团反帝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全国各地义和团战士一样，表现了顽强的反帝精神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热忱。他们的功勋盖世，义烈千秋，其英雄事绩是矗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丰碑，他们留下的斗争经验教训是中国人民革命的瑰宝。任何有意无意地以“神秘主义”、“盲目排外”来否定义和团反帝斗争功绩的认识都是不对的。

① 杨切维茨基：《在停滞的中国城墙内外》（俄文版）。

第七章　日俄战争前后反对沙俄侵略东北的斗争

第一节　沙俄拒绝撤军和日俄战争的爆发

一　沙俄拒绝从东北撤军

沙俄在入侵东北时，一再声称，俄国对东北无任何野心，“决不要满洲寸土尺地”。可是，事实与此相反，沙俄通过一系列活动来实现独占东北的罪恶计划。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沙俄突然单独宣布先行从北京撤军，名为表示友好诚意，实则把军队集中到东北，巩固对东北的军事占领。与此同时，又展开秘密外交活动，要求清政府签约允其独占东北。几经活动，未获结果。沙俄仍不死心，继续策划新的诡计，亟欲通过签约使其武装占领东北合法化。

十月一日，俄军占领沈阳。增祺仓皇出逃，途中被俄军劫留，押至新民厅。沙俄认为时机已到，决定胁迫增祺签订卖国条约。十一日，阿列克谢耶夫致库鲁巴特金信中说：“不通过北京而直接与将军们谈判，这是完全适应目前形势和有助于实现我们在满洲的使命的”，叫嚷要把东北变成类似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殖民地①。阿列克谢耶夫极力诱迫增祺与之缔结地方性协定，为签订政

① 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1922年版，第126页。

府间条约创造条件。经过沙俄秘密策划，一个假交地、真占领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很快炮制出来。这个章程共有九条，主要内容有：一、奉天将军“应任保护地方安静，务使兴修铁路毫无拦阻损坏”。二、“奉天省城等处现留俄军驻防”。三、“奉天将军所有军队一律撤散，收缴军械”，库存武器、军装等“统行转交俄官管理”。四、“奉天各处俄军未经驻扎炮台、营垒，由华员偕俄官前往，当面一并拆毁”。五、“沈阳应设俄总管一员，以便办理奉天将军、辽东总理大臣往来交涉事件。凡将军所办要件，该总管应当明晰”。六、奉天如设警察，需“转请俄带兵官尽力帮同办理。”① 显然，按照这一章程，奉天省的主权将丧失殆尽，盛京将军将成为沙俄的傀儡。

《暂且章程》出笼后，阿列克谢耶夫命科罗斯托维茨和蒂德曼带着这份章程前去寻找增祺签字。科罗斯托维茨鉴于条约内容事关重大，恐地方官员无权签字，曾要求先与北京政府联系。阿列克谢耶夫则坚持要他们找增祺立即签字，他说：“我们一定要趁热打铁。”② 即是说，他急于造成既成事实，以逼使清政府不得不予承认。科罗斯托维茨在新民厅找到增祺，诱骗他派代表去旅顺谈判交还奉天事宜，增祺求和心切，立即派已革道员周冕等前去谈判。

十一月四日，周冕一行抵达旅顺。谈判伊始，科罗斯托维茨立即摆出了早已拟好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名曰《交地章程》，实则无一字谈到撤军、交地问题，其不平等性和侵略意图十分露骨。周冕看后，拒绝签字。他自知如果签字，必有性命之虞。他要求必须与将军联系，甚至认为增祺恐亦无权签订此约。沙俄代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44卷，第17—18页。

②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1958年版，第153页。

表根本不顾周冕的抗议，横加威逼，声称对此约毫无商量余地，如不签字，“再固执己见”，就把“他们押送回去，也不放将军出新民厅”。已革道员本来无权代表官方签字，但禁不住沙俄的高压威逼，最后经“几度犹豫和表示有某些保留意见之后”，于九日勉强签了字。对于这场逼签丑剧，甚至参加谈判的俄方成员蒂德曼都对俄国“不讲道义的要求表示愤怒，并认为中国人的反抗是有道理的”①。周冕带着这份章程，由沙俄军官“护送”到新民厅，找增祺画押盖印。增祺阅后，拒绝画押。这时，阿列克谢耶夫大肆威胁，他转告增祺：你“要想回盛京去，就得在协定上签字”②。在沙俄威逼下，增祺逐渐就范，终于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签了字③。

在此以前，即十一月十三日，沙俄政府召开了财政、陆军、外交三大臣会议，共同拟定了《俄国政府监理满洲之原则》。《原则》进一步肯定了《暂且章程》的内容，并公然决定由俄国“临时占领满洲”；由“阿穆尔军区司令官在吉林与黑龙江两省、关东司令官在奉天省……监理将军与副都统之行动”；要中国政府“自愿放弃在满洲之军备权”；沙俄派军事代表监督三省各将军“不要扩充军队，不要扩充警察”，并派外交代表监督东北外交；设立军事法庭，惩治中国居民中“攻击俄国军队与污辱俄国军队长官之罪人”④。沙俄妄图以这个《监理原则》和《暂且章程》做为与清政府进一步谈判东北问题的基础。

慑于中国人民的反对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干涉，沙俄对于《奉

① 《俄国在远东》，第128—129页。

② 《俄国在远东》，第130页。

③ 关于周冕和增祺在《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上签字日期，记载纷纭，此处据当事者科罗斯托维茨的记载。见《俄国在远东》，第129页，133页。俄历10月27日当为公历11月9日，俄历11月13日，为公历11月26日。

④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222—224页。

天交地暂且章程》的内容一直密而不宣。当英国《泰晤士报》披露了《章程》的部分内容后，国内外舆论大哗，群起反对，有所谓“增祺‘暂约’传出后，中外惊诧”之语①。清政府迫于各方面压力，立即将增祺免职（后改为革职留任），任命驻俄公使杨儒与俄交涉接收东三省事宜（详见本节二）。

沙俄的《暂且章程》和重新提出的“约款”遭到杨儒拒绝后，又在北京继续寻找签约途径，把签约希望寄托在卖国贼李鸿章身上。一九〇一年八、九月，沙俄通过驻华公使格尔斯和维特在北京的代表斯尼夫采取威胁和利诱手段，多次与李鸿章密谋签约。李鸿章虽有心满足俄国要求，但迫于国内外压力，也不敢率尔答应。签约之事尚未了了，李鸿章于十一月七日病逝。沙俄如丧考妣，大失所望，哀叹：“一切都完了。我们必须再从头开始！”其他列强对沙俄独占东北阴谋的干涉，使它感到十分孤立。

为缓和舆论压力，沙俄被迫表面上答应从东北撤军，一九〇二年四月八日，新任驻华公使雷萨尔与清政府外务部大臣王文韶在北京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共四条，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俄国“允在东三省各地归复中国权势，并将该地方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治理”。

第二条，在保证沙俄在华利益和“如果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的条件下，俄军自签字画押日起，分三期撤出东北：六个月内，自“盛京省西南段至辽河”撤出；再六个月，撤出盛京省其他各地和吉林省内俄军；再六个月，撤出黑龙江省内俄军。

第三条，“俄兵未退之际，驻扎东三省中国兵队之数目及驻扎处所，中国允认除将军与俄国兵官筹定必须敷剿办贼匪弹压地方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一年天津大公报社版，第4卷，第64页。

之用兵数，中国不另添练兵”。俄军撤后，“东三省所驻兵数”，须“随时知照俄国国家”。

第四条，俄国允准交还“山海关、营口、新民厅各铁路。”①

条约本身虽规定撤军，但条件相当苛刻，而沙俄居然又附加一些条件，谓“若其列强或中国不致有意行动而加以妨碍，则以上述条件完全撤军”；中国须确保与俄所缔结之各种条约及予俄之特权，否则，“帝国政府则不能再受满洲协定（指该条约）以及事变以前宣言之束缚”②，等等。显然，在这里已经预伏下日后撕毁条约、拒绝撤军的信号。

沙俄一手签订所谓撤军条约，一手加紧巩固对东北的军事占领。它采取挑彼注此的诡计，把从奉天等地撤走的部分俄军，转而集中于中东路沿线，又大力增强在旅顺的海军力量。当第一批俄军撤出后，沙俄一再发出反对继续撤军的叫嚣。一九〇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沙俄政府再次作出决定：中国的东北将来必须归并给俄国，至少要成为完全依附于俄国的属国。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沙俄外交大臣主持的会议上公然提出要拖延从东北撤军的问题。二月七日，沙俄大臣会议决定延期从东北撤军。十日，尼古拉二世批准了俄军无限期留驻于东北北部的决定。按照规定，四月八日沙俄应撤退金州、牛庄、辽阳、奉天、铁岭、开原、长春、吉林、宁古塔、珲春、阿勒楚喀、哈尔滨等地俄军。但是，沙俄不仅不撤军，反而于十八日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无理要求。主要内容是：一、中国不得将东三省让与他国。二、自营口至北京电线，允许俄国别架一线。三、无论欲办何事，不得聘用他国人。四、营口海关税宜归华俄道胜银行，税务司必用俄人。

---

①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58—159页。

② 《东亚关系特种条约汇纂》，第275页。

五、除营口外，不得开为通商口岸。六、蒙古现行的行政制度悉当仍旧。七、俄军撤后，俄国所得利益照旧保留。实质上，这是沙俄独霸东北的“黄俄罗斯计划”的新版。雷萨尔向清政府提出七条的同时声称，必须承认七条，才有考虑从东北撤军的可能。与此同时，沙皇又派狂热的军事帝国主义分子别卓布拉佐夫插手调整远东政策。五月，沙俄所谓处理远东问题的“新方针”正式出笼，其主要内容就是拒绝从东北撤军，加强对东北的军事占领。在“新方针”指导下，沙俄全面撕毁了撤军条约。沙俄在东北的一系列活动，大大加深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并终于导致日俄战争。

二　杨儒拒签丧权辱国条约

沙俄拒绝撤军，妄图长期霸占东北，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举国上下，强烈反对，抗俄声浪，此起彼伏。清廷任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谈判交收东三省事宜。杨儒在全国人民和爱国官员的声援下，自一九〇一年一月四日与俄方进行了激烈的外交斗争，先后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谈判二十二次①，历时三个月之久。在谈判中，杨儒本着“未奉画押全权，断不受俄人之逼迫”的原则，不为欺骗利诱所迷惑，不为威胁恫吓所屈服，义正辞严，据理力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表现了一个爱国者应有的气慨，博得了广大人民的称颂。

杨儒，字子通、汉军正红旗人。曾历任江苏常镇通海道、浙江温处道、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一八九二年，出任美国、日本和秘鲁三国使臣。一八九六年，调任俄国、奥国和荷兰三国公使，常驻俄国。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进入津、沽时，清廷命杨儒向俄皇递交国书，又派他亲往黑海，与维特面商交收东三省问题②。

① 其中与维特谈判七次，与拉姆斯多夫谈判十五次。

② 《清史稿·杨儒传》，《清史列传》，第63卷。

杨儒与俄国的谈判，首先围绕着《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展开激烈争论。一月四日，谈判伊始，杨儒首先质问维特：据“外国报章纷传，谓贵国在满州已派武员治理地方(指东北——引者)”。维特不敢透露真情，诡称“此言不确”，“请不必信”①。其实，杨儒已从《泰晤士报》得知沙俄逼签《暂且章程》之事。在英国《泰晤士报》披露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之后，杨儒进一步逼问维特：“未知确有其事否。”在事实面前，维特不得不承认“确有其事”，并千方百计诱逼杨儒签字。杨儒一面上报清政府，一面断然拒绝，指出：“玩译所订各款所载，关系甚大，中国吃亏未免太甚”，“各款中有断难照办者”，“如诸款中遣散华兵，交出军火，毁拆全省炮台、火药局，俄派员预闻要公各节，不但夺其兵权，且干预内治，侵我主权”②，对《暂且章程》的主要内容予以彻底否定。一月十八日，清廷下达电旨，以“此事增祺始终并未奏明”，表示对《暂且章程》“殊深骇诧”，不予承认③。

杨儒接奉谕旨后，于二十二日向拉姆斯多夫明确指出：“今政府既不以各款为然，断难允准，更不必请批。”拉姆斯多夫不肯罢休，继续纠缠，竟以不批“暂款”(暂且章程)，即拒订“正约”相威胁。杨儒指出：“正约与暂款是截然两事。”次日，维特也以“批准暂款，再商正约”施加压力。杨儒斩钉截铁地表示，“暂款务必作废”，“贵国既欲我在此商订正约，今先以万不可行者相逼”，“徒费时日，于事无益”④。维特见杨儒如此坚决，批准“暂款”已无希望，不得不同意废除《暂且章程》，另订新约。

接着，双方又围绕“正约”的条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

①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66页。
② 同前书，第68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26年，第137页。
④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85—88页。

月十七日，维特口头上提出“正约”十三款，其内容之苛毒，较《暂且章程》尤甚。主要内容是：“东省我只设巡捕兵，其数须与俄商定”；“简放将军先与（俄）商明”；“每将军处，俄派文武二员”；“满蒙及北省各项利益不得让他国”；“满州等处，我不得造铁路”；“金州归入租借”；“俄代理满洲税关”；“兵费赔款未清，我无权赎回东省铁路”，等等①。显然，按照维特的如意算盘，东北三省将丧失军事、政治和经济的自主权，彻底沦为沙俄的殖民地。对此，杨儒自然不能接受。他指出，关于交还东三省，俄国有两个交法，一是不附加任何条件，彻底交还，即所谓“完全无损，别无要索”的交法；一是乘机捞一把，“有名无实”地交还，即所谓“因利乘便，以力挟人”的交法。而俄国提出的十三条，显然是取后一种交法。杨儒又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指出“俄不但应为中国留地步，亦应顾各国议论”，倘各国群起效尤，援例照办，“中国将何以为国？”。十九日，沙俄改变策略，以维特等素为杨儒“至好”，妄图以套近私人交情的手段拉杨儒入彀。杨儒向前来施展诡计的拉姆斯多夫严肃指出：“本国利益，我当力为保护。我与诸位大臣交好虽密，然公事与私交，是截然两事。我不顾中国利益，便是不忠。诸位大臣亦可无须看重此友。”杨儒这番铮铮之言，给拉姆斯多夫当头一棒，使他十分尴尬，只好说：“贵大臣之言，我十分钦佩，”② 以自我解嘲。杨儒这种铁面无私、不徇私情的可贵品质，在近代中国驻外使节中是罕见的。

二十一日，维特仍顽固坚持十三条，不但一字不改，相反又增一条，即“拟将铁路左近金煤各矿利益相抵”。杨儒坚决反对，并明确相告：“简放将军”等各条“务必减去”，否则，俄国“仍是以布哈尔（拉）看待中国”，并进一步指出，“倘如口述各款，则三者

① 近代史资料专刊：《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7页。

②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76—77页。

（指兵权、利权和派官之权——引者），与贵大臣与外部屡次所称保全中国自主之言未免相悖”，“至现商东省之事，忽牵连蒙古地方及中国北省，不准中国自造铁路，不准以利益让人，意若非中国之地，不由中国作主，未免太不为中国地步”①。关于维特口述十三条，双方辩论将近一个月。俄方正式约稿迟迟不欲拿出，杨儒多次催促，拉姆斯多夫竟以花言巧语进行应付，说什么“贵大臣见到约稿，必然满意”。杨儒已预料到沙俄抛出的正式约稿将是什么货色，故以“不敢预先满意”回敬拉姆斯多夫②。

二月十六日，沙俄终于抛出了正式约稿十二款，自此至三月十二日，谈判进入第三阶段，双方围绕正式约稿展开辩论。正式约稿虽有改动，但实质未变，有的甚至比十三款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式约款的主要内容是：允许俄国在东北“设兵保路”；中国不得在东北设兵和运入军火；“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经俄声诉，即予革职”，所设巡捕，应与俄商定；“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中国在满蒙及新疆之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于阗等处矿路及他项利益，不得让予他国，非经俄允准，不得自造铁路；允俄从东北造直达北京的铁路；等等③。十八日，杨儒将新约条款电达奕劻、李鸿章，同时面见拉姆斯多夫。拉姆斯多夫见杨便说：“今日贵大臣必是来面谢本大臣拟约之一番好意。”杨儒回答：“确是来道谢贵大臣一番苦心，惜只将字面避去，而实事未稍改动。”接着质问：蒙古、新疆和甘肃各省“并未闹事，俄兵并未占据，何得包括在内？”拉姆斯多夫大放厥词：“该数省虽未经俄兵占据，然俄之兵力足以占据”④，这就是

①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80—82页。

② 同前书，第97页。

③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02—108页。

④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06页。

说，凡俄兵力能占领的地方，它都应占据，活画出沙俄外交的强盗咀脸。

正式约款传出后，中外震惊，举国大哗。苏、浙、粤、鲁等省士绅及港澳同胞纷纷通电清廷，要求“严拒以救危亡”。上海绅商和广大爱国人士在张园集会，大声疾呼“力拒俄约”，甚至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以及各省督抚、驻外使节等也纷纷上书言事，力主拒俄，反对签约。因此，杨儒虽只身在俄，但并不孤立，得到了全国各界的有力支援，更加坚定了与俄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二十三日，维特要求杨儒劝清廷签字。杨儒明告维特，约稿侵犯中国主权，拒绝劝说。维特继以“铁路被毁，兵士伤亡”为由，说明中国必须接受该约。杨儒驳斥说：“若当日铁路不造在满洲境内，何至如此？”因杨儒揭露了沙俄侵华政策的要害，维特立刻勃然大怒，反问杨儒“是谁疏忽？”。杨儒从容不迫地答道：“贵大臣不必动怒，我之佩服贵大臣者，正在此，以万做不到之事（指在东北修筑中东路——引者），竟能做到，可算绝大本领。所谓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也。”维特听了这番讽刺挖苦的话，反而“色稍霁”。继而要挟说：“贵国刻下只有二条路可走，或赶速画押，得俄国之帮助，或与俄决裂，听俄国之自便。”杨儒仍以约款过苛，清廷断难允准作答。三月五日，杨儒带着十二条修改稿，与拉姆斯多夫再开谈判。俄方看过中国的修改稿大为不满，拉姆斯多夫说：“约稿内共十二条，贵国将三条驳去，三条酌改，则全约所剩无几。看来只有交还东三省之第一条未经议驳耳。”杨儒答道：“大凡议事，各有辩驳商改之处”①，意即不能由俄包办代替，不准改动是毫无道理的。

①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15—116页；第119页。

为了胁迫清廷尽速画押签字，沙俄政府密电格尔斯，向李鸿章指出："定限画押，逾限则俄加增条款，再逾限则决裂不商。"① 十一日，拉姆斯多夫向杨儒再施威胁说：待改稿明后日沙皇阅后，即"不可再改，或画押，或从此不提此事"。杨儒仍持前议，对沙俄的恫吓毫无惧色。次日，俄方提出最后约稿，并声明"惟此系末次奉国主谕删改，不能再有更动，须于十二天内画押，如贵国不允，即系开罪于本国主，以后再不提此事"。经杨儒力争，画押期限改为十五天②。自此谈判进入最后阶段。

杨儒将沙俄最后约稿电达清廷后，引起国内外纷纷议论，日、英、德、美各国竭力阻止清廷批准，张之洞、刘坤一等"阻签俄约之电，如雪片飞来"。唯有素来亲俄的李鸿章在沙俄利诱逼迫下，认为改稿已争回不少，中国"势处万难，不能不允"，要杨儒"酌量画押"。杨儒并没以李鸿章的意见为准，他仍然坚持，在未接奉正式批准画押的谕旨前，坚决拒绝画押签字。

清廷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弄得焦头烂额，毫无定见，迟迟不下或是或否的谕旨，致使杨儒的处境十分艰难。二十一日，军机处电复杨儒："俄约如画……各国群争，亦难瓦全，万分焦虑。究竟利害孰轻孰重，尊处必有确见。如俄能展限，如天之福；若竟不允，能再商改，不使各国籍口。倘二者均不能行，惟有请全权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也。"③清廷将关乎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偌大问题推给杨儒而不加可否，说明它已完全丧失了政府的职责，反映它处于内外交困的危机状态。杨儒接到这一复电，大失所望，从此便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

二十三日，杨儒致电军机处："外部（俄外交部）屡诣不见，

①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19页。
②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29—130页。
③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35—136页。

国书公文，一概不收，绝我已甚，悚愤万分。”杨儒在身于敌境，朝无定见，八方煎迫的困境下，心中如焚，不幸于二十二日跌伤右腿，不得不带病与俄周旋，应付危局。二十四日，即俄定签字前两日，维特与杨儒会见。杨儒乘机提出抗议，指责俄方对所送国书电稿“一概不收，亦不见面”的无理行径。维特则“催请全权”，从速画押。杨儒要求必须展限，并向维特表明：“我不爱惜身家性命，畏罪退缩，如于国家有益，虽捐躯报国，是臣工分内之事……惟无训条，我实不能私自画押。且画押后，政府必不承认，必不批准。”为了诱逼杨儒画押，维特使尽全身解数，竟无耻地进行欺骗说：“如贵大臣能画押，他日政府不能批准，再行作废。”杨儒当即反问：“私自画押，该罹何罪？我惜只有一颗头颅耳！”维特继续玩弄诡计，说什么“现在贵国已非去年义和团运动时期情形”，“定一大臣之罪，必当三思而行。如欲加罪于与俄订约之人，俄必出场保护”。杨儒闻听，勃然作色，质问维特：“贵大臣何出此言？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我在中国无立锥之地矣！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甚可助我抵拒否？”这番掷地有声之言，反映了杨儒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驻外使臣。维特听后，“自觉失言，颇有惭色”，忙把谈话引到别的话题①。

逼杨儒签字，维特已经技穷。二十五日下午，拉姆斯多夫最后出场，将杨儒约至外交部，向他下最后通牒：限明日（二十六日）上午九点二十分前签字，“画与不画，一言而绝”。杨儒虽病患在身，但一如既往，坚决拒签。拉姆斯多夫“语毕即起，不容赞一词”。杨儒十分焦虑，加之“适值天寒而雪”，在回使馆时，再次跌倒摔伤，不省人事。经医治疗，仍“神气恍惚，言语不清”，

①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35—139页。

从此一病不起①。

二十六日，清廷关于拒绝画押的谕旨忽然转到驻俄使馆，参随人员趁杨儒清醒时告知，杨儒命翻译陆征祥立即译送俄外交部。午后三点，陆征祥带着圣旨面见拉姆斯多夫。"拉即将译稿接去，高声口诵，诵毕，变色起身云：刻下我无话可说，请贵政府自看以后情形可也"②。杨儒日夜盼望的上谕终于见到了，他一再坚持的拒签目的也达到了。次年二月十七日，杨儒病逝于任所。

这场逼签卖国条约的丑剧，由于全国人民的积极声援和杨儒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以沙俄的失败而收场了。在交涉过程中，杨儒始终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抱定"上可以对国家，下可以对百姓"的宗旨，从"中国利益"出发，坚持"多争一分是一分"的原则，他认为，这样"方为无愧我心，方为不负使职"③。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不为俄方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据《书前驻俄公使杨儒事》载："俄人屡迫其签约，不获，遂则大言曰：公（指杨儒）勿虑，公所惧者政府之加罪耳。以贵国今日之国势，谁敢加罪于使人以撄邻邦怒者？不幸而获谴，则于青泥洼（大连，时为俄国租借地——引者）或彼得堡为公置田若干、庐若干，公择一而外之，足以徜徉，终其天年矣。"④其实，杨儒岂止是惧"政府之加罪"，而是根本反对签订出卖祖国主权的条约。当清廷已允其"全权定计"，便宜行事，而李鸿章又屡摧"酌量画押"时，他仍拒绝签字。诚如他自己所说："奴才素性迂拘，不工趋避，久已坚持定见，事苟有益于君国，何敢惜一已之声名。"⑥杨儒这段志行，博得后人好评，认为他"素非有赫赫之名也，徒

①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40—141页，第147页。

② 同前书，第140—141页。

③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78页，82页。

④ 《碑传补》，第13卷，转引自《杨儒庚辛存稿》，第221页。

⑥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53—154页。

以大义当前，威武有所不屈，盖自爱其族类者、有心知血气者之所同也”①。为了“有益于君国”，他不为沙俄“庐、田若干”的诱饵所动摇，这与李鸿章为了五十万卢布而甘愿签订《日俄密约》形成鲜明对照。杨儒不愧是具有民族气节的外交家，他的事迹永远值得中国人民追念。

三　日俄战争爆发和战火蹂躏下的东北人民

在远东“新方针”的指导下，沙俄剑拔弩张，全力以赴地展开了对远东霸权的争夺。对于“满洲将实际上成为俄国的一省，中国的首都将受俄国的控制”，“不可能幻想，在远东具有利益的其它几个主要强国，能够漠不关心”②。沙俄的行径，使它与其它帝国主义，特别是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急遽激化起来。

日本是一个新起的、野心勃勃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在亚洲东部海岸外设立一道屏障，并且从政治上、经济上控制屏障以内的领土”③。这就是所谓的“大陆政策”。实现这一政策的具体步骤是：首先占领亚洲的太平洋沿岸，然后以朝鲜为跳板，插足东北，最后吞并东北以至整个亚洲。早在一八九〇年，日本军阀巨头山县有朋就抛出了“大陆是日本生命线”的侵略理论，十分强调大陆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意义。一些以鼓吹对外侵略为宗旨的反动组织也随之拼命叫嚣：“日本必须掌握东洋的霸权。”④

两强相遇，势在必争。双方争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朝鲜。随着斗争的逐步升级，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

沙俄秘密策划《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的消息传出后，“日本首

① 《杨儒庚辛存稿》，第221页。

② 罗特：《为亚洲而斗争》，第2卷，第21页，转引自《列强对华外交》，中译本，第40页。

③ 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141—142页。

④ 井上清：《日本历史》，中译本，第672页。

感不安，乃起而阻挠”。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往访李鸿章，公然表示：“我日本所注意者，莫过于东三省之事”，“俄得志于东三省，我日本亦大有不利”①。这时的日本，已基本完成对俄战争准备，但鉴于三国干涉还辽的教训，决心寻找军事盟国，以壮声威。一九〇二年一月，《日英条约》签订，结成了以对抗俄国为目标的军事同盟。二月，俄、法两国也建立了军事同盟，“以保护在远东特殊权益”②。这样，由日、俄出面进行军事争霸的局面，日益明朗化、尖锐化。沙俄签订《东三省交收条约》后，仍然拒绝从东北撤军，消息传出，日、俄矛盾进一步激化。日本鉴于俄国“企图占领东三省”，所以决定不惜“诉诸武力，决一胜负”③。七月二十八日，日本外务大臣电其驻俄公使：“俄国近来之行动，对中国提出新要求，其占据满洲之势，益形坚固。俄国撤军之意并已抛弃。同时其在韩国境内之举动愈觉横恣，贪得无厌，伊于胡底?”日本对于“所有利益自任保护之责，决不让于他国或稍减其程度。帝国熟筹此事，故决与俄国政府协商”④。于是从八月起至一九〇四年二月初，日、俄开始了长时间的谈判。

所谓谈判，不过是日、俄争霸的继续和战争的先声。双方都以谈判为掩护，加紧战争准备。在谈判桌上，沙俄盛气凌人地声称：“我们在满州是主人，这一点已毫无疑问；而在朝鲜，那还得走着瞧!”稍后，又略微降低调子，以争取备战时间。沙俄的打算是力争在战争爆发前保证铁路全部竣工，以便能够“派出全部增援部队”。谈判其间，俄军重新占领了奉天城，并升起了沙俄的三

①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74页。
② 同前书，第172页。
③ 同前书，第190页。
④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90—191页。

色旗，又在旅顺、珲春、辽阳等地大力修筑工事。在英、美等国支持下，日本的态度同样十分蛮横，不肯作丝毫让步。一九〇三年十二月，日本开始全面军事动员，并把大批“便衣士兵”，“一小股一小股地”派到朝鲜①。

日、俄之战，已经一触即发，而英、美、德、法等国又纷纷采取火上浇油的政策，有的想借刀杀人，有的希望两败俱伤，有的则庆幸沙俄祸水东去。这时，日、俄国内又相继发生经济危机，局势动荡不安，两国政府都想借对外战争来解脱国内的困局。日本“内阁希望战争，因为不然的话，日本就错过了最后的机会”②，他们坚信在战争中能够打败沙俄。俄国方面，也早预见到“战争可能因为扩大在朝鲜和中国的势力猝然爆发”，他们也坚信“我们无疑将是胜利者”③。

一九〇四年初，沙俄政府已将日俄战争问题提到重要议程，二月八日，沙皇召集御前特别会议，讨论对日作战问题。会议结束后，向沙俄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发出电令：“最好让日本人，而不是我们，开始军事行动”，“但是，如果他们的战舰，不论载有或未载有登陆部队，在朝鲜的西海岸越过了北纬三十九度以北，那你就不必等他们放第一枪即可发动进攻”④。同日夜里，日本先发制人，派遣舰队偷袭旅顺口的沙俄太平洋舰队，并在朝鲜仁川登陆，揭开了日俄战争的帷幕。

在日俄战争中，八十余万俄军如同“飞蝗入境”，铺天盖地扑向东北。沙俄毫不隐讳这是一场以武力“攫取满洲”的战争。列宁深刻地揭露说：沙俄进行的这场罪恶战争，是“为了满洲和朝

①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中译本，第357—358页。
② 同前书，第378页。
③ 维特：《不得已的说明》，1911年莫斯科版，第45页。
④ 《俄国的远东政策》，第249页。

鲜，是为了俄国政府所侵占的这块新土地，是为了'黄俄罗斯'"①。随着战争的进展，沙俄加紧推行"合并满洲"的计划②。实际上，整个战争的过程，就是中国东北进一步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侵略者疯狂践踏中国领土主权，残酷蹂躏人民生命财产，用血和火把东北人民推入了战争的苦难深渊。

对于俄日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旨在争夺东北的战争，反动的清政府竟于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三日发布所谓"中立"上谕："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③。又于同日颁布了《日俄战争中国严守局外中立条规》。事实上，一些清朝大吏亦深知"中立"为不可能。如滇督抚认为："俄日相持，瞬将开战，中国势处两难，无论俄胜，中国困将不堪；即日胜，中国亦必被侵削。且俄日即和，而东三省不得主权，亦从此无以立国"，其他强国也均坐待战毕"于争割中土时，从而瓜分耳。是此时中国虽守局外，而终归不可问也"，故"请速变法以挽危局"④。皖抚认为："夫此三省者，俄则欲拓为东略之基础，日则欲倚为外重之屏障"，"中立难久，边防益亟"，"请东三省速筹练兵"以自卫⑤。上述议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清政府的"中立"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实际上，沙俄也根本不去理会清政府的什么"中立"声明。一九〇四年春，库鲁巴特金来远东统帅俄军前，曾对清政府驻俄公使声称："我此去驻军，倘中国官民有犯我军政者，在民即杀无赦，在官则十分钟内必加禁锢"⑥。沙俄的意图，无非是要在东北为所欲为，而不准中国官民干涉和反抗。

---

① 《列宁全集》，第4版，第41卷。第77—78页。

② 《日俄战争》，第148页；《帝俄侵略满洲史》，第466页，注6。

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181卷，第19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第181卷，第1—2页。

⑤ 同上，第6页。

⑥ 《日俄战纪》，第29册，第59页。

俄军进入东北后，立即强占各地中国官署，剥夺中国官吏的管理权。侵入吉林的俄军，不但“强占将军都统等署，并强占电局”①。进入奉天的俄军无理要求将军大员及兵丁等退往辽河以西，把城市全部让给俄军。沙俄军事当局公然提出：东北的一切地方“政务应守俄国政令”②。俄军所到之处，随意“黜陟中国地方官”，强令所有中国官吏“均令听俄兵役使”。他们“始则要车，继则要草，再则要牛，无论昼夜，急如星火”③。稍有不满，则横加凌逼，“拘禁官员”。海城县令因不肯为俄军筹办粮草，“俄人即将其拘送辽阳”；怀德县令“因不应俄人要求”，遂被拘至哈尔滨；开原县令因俄人“憾”之，竟被“掳之以去”；通化县令则无缘无故“竟为俄人拘去”④。在政治上，沙俄已经把东北变成了由自己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在军事上，沙俄无理要求“所留中国军队，应受俄国调度”，非经俄国军事当局准许，中国军队不准擅动一步。还规定中国内地“军械不准运入满洲”，原有“军械均应经武廓米萨尔处注册”。实际上“中国兵所有军器，均为所夺”④，就连官府库存的武器和民间自卫武器也不放过。沙俄“防边梭巡队”把海拉尔安邦屯的中国库存武器全部抢去⑥。驻在呼伦贝尔的俄兵，把当地官府所有“各项枪刀等械搜掠一空，甚至拆毁衙房，挖地三尺，搜索枪枝”⑦。在长春，俄军将城内各铁匠炉正在修制的武器，以及四乡

① 《东方杂志》，1905年第5期，“军事”，第243页。

② 《日俄战纪》，第1册，第40页。

③ 辽宁省档案：光绪30年1月20日大石桥铁路分局给铁路交涉总局禀文。

④ 《东方杂志》，1904年。第5期，“军事”，第238页；第6期，“军事”，第265页；1905年第6期，“军事”，第267页。《日俄战纪》，第23册，第48页。

⑤ 《日俄战纪》，第1册，第40页。

⑥ 黑龙江省档案：光绪31年2月，俄兵搜去呼伦贝尔武器照请发还卷。

⑦ 黑龙江省档案：光绪31年12月18日，呼伦贝尔为俄官在本衙门翻出枪械等情节呈文。

民间防夜的抬枪、洋炮等，“一概收去”①。俄军收缴中国武器的目的，无非是解除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防止中国人民用来反抗侵略者，补充自己战争中武器的不足。

在经济上，俄军到处劫掠中国地方政府“库中藏金”，并勒令所有地方“捐税必须缴于俄国政府”。为了榨取中国人民的钱财，战争期间，沙俄在东北增发了巨量羌帖，强制市场流通使用。这些羌贴到了群众手里，很快贬值，使人民遭到极大损失。趁战争进行之机，沙俄疯狂掠夺森林、煤矿等自然资源。他们不仅急遽扩大了对抚顺、扎赉诺尔、昌图等地煤矿的开采，对石碑岭、陶家屯、乌吉密等地也开始了掠夺性的开采。扎赉诺尔煤矿战前的年产量是四百万普特，战时一下子提高到了三千万普特。这些煤炭除用来供给中东铁路和沙俄在东北的军队之外，还运往外贝加尔和阿穆尔州，供沙俄国内需用②。

沙俄军队对东北人民的迫害和屠杀，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有关俄军的野蛮罪行，历史文献记载连篇累牍，举不胜举。

沙俄为了修筑工事，运转军需，经常以武力胁迫成千上万的中国群众充当苦工。在广大农村中，俄军四出，逞凶肆虐，“殴打农人，逼作苦工”③，所拉民夫常达数千人之多。俄军修筑农安炮台，一次拉夫两千多人；修筑吉林至长春间的轻便铁道，曾驱使成千上万名中国群众充当劳工。各地被抓民夫背井离乡，受尽奴役，而且常常有去无回，惨遭杀害。

人被大批抓走，广大农民的耕地、房屋也被大批平毁占用。战争期间，“俄人每于扼要地方，节节挖壕沟，砌炮台，添筑马路、车路，任意占毁民地”④。“俄人以单轨铁路不敷运兵运械之

① 吉林省档案：光绪30年5月长春知府为俄队收去枪炮各节照会俄索阔甫等。

② 尼鲁斯主编：《东省铁路沿革史》，1923年，哈尔滨俄文版，第297页。

③ 辽宁省档案：光绪30年8月15日，盛京将军、奉天府尹致奉天交涉局札文。

④ 《清季外交史料》，第195卷，第4页。

用，随由沈阳起旁近地面另修大路一条”①。这条军用公路的宽度，名曰“借地”两丈，实际四、五丈不等，整条线路毁掉了成千上万垧良田。由于俄军添修快车道，仅黑龙江双城堡正黄、正红两旗即“占用丁地长延四十里，经过地亩禾稼全行平毁”②。此外，沙俄于战时，在修筑苏家屯至沈阳、公主岭至八面城和赫尔苏等铁路支线，昌图、宽城子、抚顺等地的矿山专用铁路支线，以及拟建中的海城至鸭绿江和中东路复线的部份土方工程，占用民间耕地的数字更是惊人。俄军还常常把整个村镇的居民全部驱逐出去，辟为战场，经常“有数村之人被俄人勒令三天内迁避”。辽阳战役期间，俄军驻地之居民“悉被驱逐，财产、粮草悉为所有，房屋焚毁一空”。难民纷纷流向奉天城，“日以数千计”③。一九〇五年三月，根据库鲁巴特金的命令，俄军逼令叶赫“界内四屯商民以及官房役人，于二日内尽数撤移出界，一人不留。遗出此地，拆毁民房，作为战场”④。俄军在此地盘踞九个多月，居民财产被掠一空，四乡土地全部抛荒。

远在战前，沙俄即一直把中国东北作为它在远东的粮食基地。据统计，沙俄乌苏里和黑龙江地区每年从中国东北输入二千七百多万普特粮食⑤。战争爆发以后，沙俄更加疯狂掠夺农副产品，东北成了“俄国大军的粮食基地”⑥。进入东北各地的俄军，“首以搜集粮食为急”。他们不择手段地搜刮抢掠，一是“勒要”，

① 辽宁省档案：光绪33年3月26日，盛京将军致奉天交涉局扎文。

② 吉林省档案：光绪30年6月23日，吉林将军为据双城堡呈称俄人添修快车道占用丁地，挖毁田地饬知哈局相机办理由。

③ 明清档案部：《增祺关于日俄之战东北辽阳一带人民财产粮草房屋等损失巨大，数十万人民嗷嗷待哺，乞予赈济由》。

④ 吉林省档案：《叶赫笔帖式呈文》，光绪31年4月23日。

⑤ 阿凡纳西耶夫：《乌苏里边区经济形势》，见《亚洲杂志》，1914年哈尔滨俄文版，第30页；《我们和日本人在满洲》，俄文版第5—6页。

⑥ 川上俊彦：《北满的工业》，1909年俄译本，第48页。

二是“强购”，“勒要”不足，便明火执仗地抢劫。俄军于占领区内严布岗哨，“凡民车前赴城乡运送粮食”，即行拦劫，然后插旗押往俄军粮台，“短价勒买”①。至于随时随地的硬性“勒要”，不仅分文不给，而且急如星火，或者“限三日内送齐”，或者要求“立刻即送”。更为野蛮的是，派兵闯入民家，“按户翻粮，硬行装掠”②。在黑龙江昂昂溪一带，成百上千的俄兵常去各屯骚扰，“强夺牲口粮食”③。由于俄军的拼命搜掠，东北的粮食几乎被搜刮一光，即使“强掠，亦无所得”，于是俄军就扩大掠夺范围，“派兵三队分入直隶、蒙古等地，强购粮食”④。

俄军掠夺的农副产品，包括原粮、面粉、茶、盐、肉、酒、油、蔬菜等，几乎无所不有。据沙俄军需处供认，战时沙俄陆军的军需粮秣百分之八十五取自东北，仅粮食一项就“采购”了大约七千万普特⑤。在这些数字背后，是成千上万中国人民的饥饿和死亡！

整个战争期间，从旅顺往北，凡俄日军队经过之处，大都取粮于民，“菽黍、高粱均被芟割以作马料，纵横千里，几同赤地”⑥。为了防止埋伏军队，俄军将大量正在生长的庄稼平毁。如奉天“俄兵四出”，“将未熟禾苗割毁殆尽”⑦。于树台等三个屯子，有居民一千多家，田地一千五、六百垧，“禾稼正在成熟”，俄兵突然“四面圈围，将所有红粮全行割倒，至于谷稗各色杂粮亦

① 吉林省档案：《长春知府关于俄人阻截各项民车书册》，光绪30年12月4日。

② 辽宁省档案：《新民知府给盛京将军禀文》，光绪31年1月29日。

③ 黑龙江省档案：《昂昂溪铁路交涉分局关于处理俄兵强抢华人案》，光绪31年4月24日。

④ 《东方杂志》，1904年第5期，“军事”第238页。

⑤ 《北满的工业》，俄文本第118—119页；《哈尔滨交易所1908年报告》，1909年哈尔滨俄文版，第14页。

⑥ 《日俄战纪》，第13册，第85页。

⑦ 辽宁省档案：《盛京将军奉天府尹给奉天交涉总局札文》，光绪30年8月30日。

被蹂躏殆尽”，致使“数千人嗷嗷待哺”，“实无生路”①。在五里河子等二十几个村中，俄军“强割草豆”，以作马秣，农民“所种谷稗草田、诸色豆秧不下二万余亩”，“为俄人所割几尽”②。海龙县“被俄军割毁所属境内大道两旁各色禾稼”，将近五万亩③。这种割毁青苗的作法，比掠夺粮食更野蛮，破坏性更大。

沙俄侵略军如同一帮匪徒，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抚顺的俄军“无分昼夜，彼逼此索”，并纵火“延烧民房”，“俄兵乘夜抢劫”④。许多俄兵“强入妇女闺室”，“多有逼奸之情”⑤。在西丰大荒沟，俄兵焚火抢劫，烧杀十分惨重，群众报请中国官吏验看，这时又来一队俄兵，“不问皂白，开枪环击”，把中国官民全部屠杀⑥。开入黑龙江的俄兵，“逢人便打，是物即取，是钱即劫”，“居民男被毒打，女被奸污”，“悲声四起，惨不忍闻”⑦。俄军败退之际，兽性益发，退至赫尔苏的俄兵，光天化日之下“在街抢掠”，且“不时赴乡掠取食物钱财，伤损人命”，肆意“占毁民间房地”，“强取粮草”，“抢掠奸淫，不一而足”⑧。

日俄战火给当地人民带来无穷灾难。辽阳战役期间，中国群众死于日俄炮火者不下数千人⑨。沈阳战役期间，无辜居民“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不计其数。俄军甚至把

---

① 辽宁省档案：《盛京将军奉天府尹给奉天交涉总局扎文》，光绪30年7月18日。

② 辽宁省档案：《盛京将军给奉天交涉总局扎文》光绪30年8月30日。

③ 辽宁省档案：《海龙知府关于俄军割毁境内大道两旁禾稼禀文》，光绪31年12月18日。

④ 辽宁省档案：《抚顺路记吉祥等给盛京将军禀文》，光绪31年2月7日。

⑤ 辽宁省档案：《盛京将军等致奉天交涉总局扎文》，光绪30年8月15日。

⑥ 辽宁省档案：《督辕营务处给盛京将军禀文》，光绪31年3月24日。

⑦ 黑龙江省档案：《黑龙江交涉局关于俄兵在江西各屯抢劫案》，光绪31年5月15日。

⑧ 吉林省档案：《长春知府详俄兵撤退府境强占民房书册》，光绪31年5月6日。

⑨ 《清季外交史料》，第168卷，第11页。

枪炮直接对准从炮火下逃生的中国群众①。辽阳至盖平中间被“蹂躏最甚”，仅盖平、海龙两地，就有三百多个村庄被平毁。奉天至新宾三百余里，被俄军“蹂躏殆遍”②。沙河之战中，俄军对当地进行了全面破坏，附近村屯“一扫而空”，“好几百的村庄，墙倒屋塌，村民走死逃亡③”。“乾沟子地方，数十里居民房舍焚毁殆尽，荡然无存”④。吉林的伊通一带，俄日在此地连战十余次，“民户全逃”，房屋财产全部被毁，“地亩多未耕种，难民亦无居处”⑤。

在侵略者的野蛮蹂躏下，东北土地“未数月即变为瓦砾场”，广大农村“贫民如鲫”，逃难者“纷纷如蚁”，“号泣流离之声遍闻四野”。各地难民多于冰天雪地中“露地栖宿”，“囚首垢面，状如乞丐”，啼饥号寒，死者相藉，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土地上进行的战争，使东北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第二节　拒俄运动和各阶层人民的反战斗争

一　拒俄运动的兴起和广泛开展

沙俄拒绝撤军和逼迫杨儒签订出卖东北三省的条约消息传出后，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纷起抗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

---

① 《奉天三十年》，日译本，见《矢内原忠雄全集》，第23卷，第199页。

② 《日俄战纪》，第16册，第77—78页；辽宁省档案：《巨流河界官向旗堡路记新民知府给奉天交涉总局呈文》，光绪31年8月28日。

③ 《奉天三十年》，第180页。

④ 明清档案部：《军机处录副奏折·帝国主义侵略类·日俄战争》，钱能训片，第479号。

⑤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53—154页。

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五日，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于张园集会，要求清政府“力拒俄约，以保危局”①。张园爱国人士得悉沙俄将于二十六日逼杨儒签字的消息时，于二十四日再次集会，要求清政府“勿受恫吓”，“始终坚拒”②。张园的爱国拒俄活动，得到了全国人民，包括东北人民的热烈响应，纷纷发函支持，捐款捐物。全国人民的拒俄声浪，给杨儒以巨大的支持和鼓午，并迫使清廷不得不作出拒绝签字的决定。

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江苏等十八省爱国人士，在上海张园召开“拒俄大会”，愤怒抗议沙俄拒不撤军的罪行。大会通过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向外务部呈电，设立四民总会常设机构等各种办法，推进拒俄运动的发展。大会在呈清政府外务部电文中说：如果政府竟然接受沙俄无理要求，则“内失国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③。二十九日，留日学生五百余人集会东京锦辉馆，议决“自行组织义勇队，准备赴敌”，开展抗俄武装斗争。三十日，京师大学堂学生为抗议沙俄侵略，向清政府呈递了《请代奏拒俄书》，并向各省学生呼吁“发大志愿，结大团体”，“勿将东三省予俄”④。湖北、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广东、河南等地学生也纷纷组织集会，并成立了爱国会、拒俄会、义勇队、海滨公会等各种抗俄组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蔡元培等组织了“对俄同志会”，十二月中旬开始发行《俄事警闻》，对揭露沙俄侵华活动，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奋起抗俄，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上海还组织了对俄同志女会，组织各地妇女积极投入拒俄斗争。

---

① 《中外日报》，1901年3月16日。
② 《中外日报》，1901年3月25日。
③ 《苏报》，1903年4月28日。
④ 《苏报》，1903年5月20日。

在全国各地拒俄运动的支持和推动下，东北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一面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打击沙俄侵略势力，一方面逐渐团结起来，结成各种团体进行抗俄斗争。当时，“奉天、吉林两省之俄兵日夜横行街市，劫掠行人，闯入店铺抢物，市民避难者甚多，拟结团体以抗之”①。哈尔滨的华人“因屡受俄人压制，负屈含冤，无所控诉”，中国官吏又软弱无能，群众自动集合起来，“拟设一自保会，以期守望相助，不复受俄人之压制”②。

一九〇二年七月，辽阳附近李成等五百余人，联名要求取消中东路的筑路占地，他们在呈文中说：“西北关共计千余百家，所持以生活者惟此茅屋数间、田地数亩，界外别无生产。不意上月已被铁路占据十分之一，挖壕为限。迄今地银未给分文，乃于十七日忽又将身等屯房、园田、坟墓展占无遗，并令于八、九月间一律迁移”，逼得群众“哭不成声，甚有因忧成疾，恶生欲死者”。在群众的压力下，地方官员也要求照会沙俄，将铁路“转移道西”③。

一九〇四年初，俄国新年之日，牛庄的沙俄官员，俨然以当地的太上皇自居，命令当地群众与他们一起庆祝俄国节日，并令中国各店铺“歇业若干日”，以示祝贺。当地中国居民，硬是“不允”，到时候谁也不挂旗，不庆祝，使节日大煞风景，俄人亦无可如何④。

一些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中国官员和士兵也卷入了拒俄运动风潮。东边道打击沙俄木材公司所雇胡匪的斗争，就是其中的一个事例。

---

① 《俄事警闻》，1903年12月24日，第10号。

② 同①，1903年12月26日，第12号。

③ 辽宁省档案：《辽阳州详为西北两关民房地亩现被铁路划占，可否照会转移道西绘图请核由》，光绪28年7月。

④ 《俄事警闻》，1904年2月6日。

沙俄利用所攫取的鸭绿江租让权，占据了鸭绿江朝鲜一侧的一千八百平方英里的土地作为租借地，组织了一个所谓木材公司，以经营当地的林业。沙俄政府十分重视这块租界地和木材公司的经营，沙皇曾为此事下过谕旨。沙俄经营这个木材公司的目的是，一方面以这里为桥头堡，不断向东西两侧扩展自己的经济权益；另一方面利用这里的军事地理位置，建立一道所谓"朝鲜屏障"，作为向朝鲜半岛扩张的基地，并遏制日本西进的势头。

一九〇三年五月，别卓布拉佐夫来远东视察后，由他提名任森林警卫队指挥官的退伍军官马德里托夫上校，率一小队哥萨克士兵抵达鸭绿江，加强所谓俄国木材公司的事业。别卓布拉佐夫早有"雇用一些红胡子来保护特许权范围内的工作"的计划①。为了驱逐鸭绿江沿岸的中国伐木者，经阿列克谢耶夫同意后，马德里托夫决定利用中国胡匪的力量，帮助在鸭绿江两岸建立沙俄独占的基地。为此，他在辽阳一带召来了林成岱（林七）等数股胡匪，"专用匪首招聚余党"，"每名给羌帖六张"。原拟招六百至八百名匪徒，把他们分别安插在安东东沟、孤山等处，"西接旅大，东连鸭、浑，名为保护木商"②，"实则搅乱中韩两界利权"。这批为沙俄利用的胡匪，仰仗俄军的庇护，"所在淫掠，地方糜烂"。其中由林七亲自率领的一股胡匪，计有马队四十二名，在九名俄员的率领下，打着"统带华俄卫植中军马队"的旗号，自辽阳赴安东，一路上肆意骚扰，为害甚烈。沿途居民控告他们"淫掠无所不至，居民逃避一空"。到达凤城时，为逼索金钱，"将商人打伤数名"。"到安东县，复勒索沙河会商银元三千元"。匪徒们在沙俄的支持下，横行无羁，有恃无恐，激起群众的极大义愤。为此，东边道爱国官员袁大化经禀请上司后，照会俄国官员决定捕拿这批

① 《俄国的远东政策》，第213页。

② 明清档案部：《外务部·中俄关系·镇压革命运动》，174号。

匪徒。这本是中国的内政，但俄官居然不准中国官员捕捉。坚持职守的袁大化告知俄官："尔欲庇匪，开衅亦所不辞，土匪断不让来"①，并当即派兵前去捕拿。林七股匪见地方官不以沙俄保护为忌，真的前来捉拿，急忙于"三更易装携眷潜逃"。袁大化立即电饬东沟中国驻军"派船沿江截拿"，并对尚在安东的林七余党"妥抚善遣"②。

如前所述，袁大化是一位坚持抗俄的爱国官吏，自光绪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九月任职东边道，盛京将军曾"将奉天全省矿务责成该道总办"，只"因俄兵愆期未退，今尚悬搁"。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维护中国经济权益，他对中国自办的"木植公司"悉心经营，"不遗余力"。他认真"经营矿务、木植"，竭力维护所辖境内的沟渠、道路、树木、蚕桑各项利益③。对于俄人兴办木材公司，侵犯我国权益的行径，袁大化非常气愤，所以对驱逐沙俄所驱使的胡匪一事，态度十分坚决。当沙俄所招的另一股以刘奎五为首的匪徒前来鸭绿江之际，袁大化果断地派军在斗岭拦阻，不准过境。匪徒仗恃俄人势力，"坚不肯听"，并居然首先开枪，打伤清军军官。清军官兵"积愤难遏"，奋起还击，毙匪十一名，伤一名，其余作鸟兽散。

打在匪徒身上，疼在沙俄心上。匪徒的后台马德里托夫老羞成怒，"乘醉来见"袁大化，态度十分骄横，竟以马鞭打袁大化。袁大化怒喝道："不得无礼！"马德里托夫又"调兵入署，分兵重围署外，意在凌辱要挟"。袁大化不为所惧，针锋相对，"赶饬密防不测"。马德里托夫无理要求"伤贼一名须赔银五十，勒索并无骚扰

① 袁大化奏折，光绪29年4月10日。明清档案部：《外务部·中俄关系·镇压革命运动》，174号。

② 袁大化奏折，光绪29年4月10日。见明清档案部：《外务部·中俄关系·镇压革命运动》，第174号。

③ 袁大化呈文，光绪29年3月25日。

印据”。袁大化“均与当面驳斥”，断然拒绝。马德里托夫又威胁说：“我力能去官、留官”。袁大化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一概“置之不理”。马德里托夫“无计可施”，只好悻悻离去。同时，又将与沙俄雇用胡匪作战的清军军官乌尔棍布、王良臣等“羁留俄营”。先是声言要处以极刑，继而又要求清政府把他们“革职示惩”。最后，当他们知道袁大化的斗争态度最坚决，所从事的工作又完全是为了抗御沙俄侵夺利权时，就把怒气完全转到了袁大化身上，必欲去之而后快，一再要求“将东边道袁调任，使离满洲”。清政府明知沙俄无理，而袁大化又“人材难得”，但迫于俄国压力，不得不拟将其“暂行调省”①。同时，马德里托夫的横行霸道，也激起中国官兵的强烈愤慨，以致阿列克谢耶夫也只好把马德里托夫调回旅顺。

一九〇三年六月，俄木材公司由“八十九个俄国‘后备兵’组成的劳动组合”，在鸭绿江两岸开始了他们的野蛮活动，把这里的中朝两国居民、伐木者、渔夫等等一概逐出，他们“用边远地带特有的方式把这个居留地上的人驱散，并将居留场所焚毁”。然后，“把凡是无人护送的木排和原木都当作是他们自己的，无疑在这些已经盖有中国标记的原木上又盖上了他们自己的标记”。在中朝两国土地上，掠夺中朝的利益，无情地把中朝人民的劳动成果窃为己有，“这引起了一些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抗议”，他们展开了持续的斗争。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沙俄木材公司不得不使自己的行动有所收敛②。

俄日之战方酣之际，正是拒俄斗争广泛开展之时。

当时的报刊报导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民心现甚愤激，誓死仇

① 明清档案部：《外务部·中俄关系·镇压革命运动》，第174号，《盛京将军、奉天府尹给外务部的信件》，光绪29年8月28日。

② 《俄国的远东政策》，第235页。

俄”①。随着日俄战争的开始，东北广大人民“以俄人暴虐太甚，已结合拒俄”，使战前开始的拒俄运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

日俄战争期间的抗俄斗争，形式多样，范围广泛，斗争激烈，各阶层的人民群众，从知识分子到爱国官兵，从家庭妇女到工农群众，纷纷投入了斗争的行列。在不同的条件和形势下，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从各个方面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从抗俄示威，拒绝为敌人做工，进行经济抵制，破坏中东路，组织抗俄团体，直到拿起粗陋的武器，同俄军进行面对面的搏斗。在东北广阔的土地上，从农村到城镇，从铁路沿线到深山密林，到处燃起了抗俄斗争的烽火。

发布讨俄檄文，愤怒谴责沙俄侵略罪行，呼吁人民群众迅速组织起来，是当时东北人民抗俄斗争的一种形式。这些战斗檄文对动员人民奋起抗俄起了推动作用。

一九〇四年，“抗俄铁血会”在《大陆》杂志上发布的讨俄檄文指出：沙俄既“窃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近又“踞关东三省俨为己有”，“奴隶我官府，牛马我人民，剥食我资源，淫掠我妇女”，“令人痛心疾首，透爪裂目”。檄文大声疾呼：“今中立将破，大战有期”，应“纠合海内外学生、将弁及直、奉、吉、黑四省之绿林领袖”，“遍地合攻”，把沙俄侵略者驱逐出中国领土②。在吉林敦化一带，沙俄军事当局惊呼：“在该处有煽动百姓拟敌俄人之徒”，到处“散布告示”③，声讨俄军，号召居民组织起来开展反侵略斗争。

各地发出的大量讨俄檄文，不胫而走，飞传各地，对揭露俄军罪行，鼓午人民斗志，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使沙俄侵略者胆战心惊。一九〇四年六月，“俄使请于中国外交部云：满洲臣民近

① 《警钟日报》，1904年3月12日，第16号。

② 《大陆》，第二年第四号（1906年6月3日）。

③ 吉林省档案：《俄驻吉武廊米萨尔兼吉林俄军总统索阔宁致吉林将军照会》，1905年6月5日。

来遍布深怨俄国之檄文，有不靖之举，足以扰害俄军。”① 因而要求清政府发布“训谕”，“以警戒各该地方官”，妄图假手清政府镇压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但是，不管沙俄怎样凶恶残暴，人民的抗俄斗争依然蓬勃发展，抗俄阵线不断扩大，就连清政府的爱国官兵也坚决要求参加斗争。一九〇四年，驻扎山海关和辽西一带的练军，目睹俄军之残暴罪行，积极要求与俄开战。练军提督姜桂提、马玉昆“均欲告奋勇”与俄一战。他们认为“俄兵虽众”，只要我“上下一心”，“尚足取胜，何为而中立乎?”② 广大士兵更是同仇敌忾，痛斥俄军无视“中立之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过之处，无论官署民房，悉肆焚毁”，使被难人民无“容身之地”的罪恶行径。两三万练军士兵“愤俄军背约”，“军势汹汹”，坚决要求与俄决一死战，整个部队“如一巨药库焉，火星一触，立即焚炸”③。各地“军民私议拒俄，奉省各处兵士已经汇聚一处，议欲攻入盛京”④。清政府惟恐开罪洋人，“酿成巨患”，竟千方百计压制士兵的斗争。

一九〇五年，吉林省伯都讷（扶余）地方爆发了两千多家庭妇女的抗俄示威游行。战争期间，沙俄军队到处拦截粮车，抢劫民粮，广大人民饥肠辘辘，生活陷于绝境，以致“民情扰攘，举国若狂，人人不安，时时不安”⑤，不断起而抗争。伯都讷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沙俄驻有大批军队，并设有粮台，疯狂掠夺周围地区民粮以供军需。伯都讷虽然“江带三方，田沃万顷”，是著名的北国鱼米之乡，但是这样“一个弹丸之邑，按年所产之粮，时虑不足以供本地居民之用。又加上奉天等地战争灾民大批北上，逃

① 《东方杂志》，1904年第4期，“军事”第302页。
② 《俄事警闻》，1904年2月20日，第68号。
③ 《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第302页。
④ 《警钟日报》，1904年3月12日，第16号。
⑤ 吉林省档案：《长春知府关于俄兵拦阻粮草车辆等情禀文》，光绪30年12月。

来本地“避难就食”人数极多，当地粮食顿形紧张，人民生活异常困难。但是，俄军粮台“恃强购买军食者不休”，致使粮食日缺，“粮价日涨，民心日惶”。最苦的是来自各地的战争灾民，他们无依无靠，缺衣少食。清政府地方官员报告说：“目击难民困苦情形，伤心惨目，有愧无救。”广大贫苦人民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每天操持家务的广大妇女更是忍无可忍，面对空无一物的锅盆和啼饥号寒的家人，他们怒火满腔，决心起来抗争。于是，“贫妇聚众二千余人”，其中有外地的灾民，也有当地的贫苦妇女。她们结成一支浩荡的队伍，游行示威，“沿街喧嚷”，“先赴俄军粮台喧吵”，愤怒谴责沙俄“购粮甚巨”①。从粮台出来之后，妇女们继续沿大街小巷进行长时间的游行示威。

除掠夺粮食外，俄军还四出抓伕，强拉群众为其修筑工事，转运军需，从事苦役。东北广大人民想方设法进行抵制，拒绝为侵略者服务。

一九〇四年初，俄兵于奉天大东沟险要之处，“挖掘深沟以防日军登岸”。不久，这些深沟又成了俄军自己行动的障碍，“车轮马足不能飞越一步”。俄军欲招“华工平垫”。但是，不管是威胁恫吓，还是重金招募，中国群众毫不屈从，根本“无人应募”。“俄人不得已”，只好“自行运土”平垫②。奉天城南，俄军抓伕修筑五处炮台，被抓民伕趁敌人不备逃散一空。俄军无奈，只好停工。俄军原打算在白头山修炮台，由于找不到中国工人，始终建不起来。在吉林农安，“俄官率兵五百余名，抓了两千多中国农民修工事。从青山口至红石砬子，沿江五十多里，俄军准备每隔五里建一炮台，江上还要搭浮桥，工事所在之地，俄军强占民地，

① 吉林省档案：《吉林省行营文案处为伯都讷副都统咨报捐兼设赈妥抚难民情形录批答复并照会俄济总局查照由》，光绪31年6月24日。

② 《东方杂志》，1904年第2期，“军事”第96—97页。

并将附近“房间尽行拆毁”，“民房被占住，勒令搬家”，“四处粮食、草料亦均据为己有”，连远处的村民也“纷纷逃徙”。俄军的侵掠激起中国群众的无比愤恨，两千多华工“纷纷逃散”①。

拒俄运动还扩展到经济领域。东北人民拒绝卖给俄军食物、粮草，拒绝使用羌帖，以抵制侵略战争，使俄军感到寸步难行。

在奉天城南的一个村庄中，一队“俄兵欲向该村征发粮食，华人不应”。任凭敌人威胁利诱，全村百姓团结一致，誓死不卖一粒粮食。俄军老羞成怒，硬诬村民“私通日人”，竟对七十余名村民“惨加杀戮”②。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一队俄兵路经奉天打虎山地区，强行向当地居民征用耕牛以供军食，遭到中国居民的“顽强拒绝”。俄兵被迫答应“交付相当的代价”，但是群众“照样顽固不听”③。长春至吉林间的波泥河子屯，被一队俄兵蹂躏达四年之久，群众对俄军早已恨之入骨。战争爆发后，当地人民在村长的带领下，一致决定不卖给“俄卡食物、粮草”，致使俄军粮断草绝，几乎无法在此地继续驻扎④。敦化一带的广大乡民，无不“仇视俄军”，各村共同约定，对沙俄侵略者“不卖给食物，不使用俄钱”，并积极进行一些有组织的反抗斗争⑤。

一些商人和市民也积极参加了对俄军的经济抵制。一九〇四年九月，窜入昌图的俄军，疯狂“抢掠粮食”，中国“小民不胜其扰”，“各村镇粮米行栈”一律罢市，拒绝与俄军交易，以示反

① 吉林省档案：《农安知县申复俄兵占据民间房地修筑炮台各情禀文》，光绪31年5月21日。

② 《日俄战纪》，第十五册，第83页。

③ 玛卡拉：《哥萨克从军记》，平川弘治日译本，1973年新时代社版，第103页。

④ 吉林省档案：《吉林知府详复波泥河子屯乡长禁止居民贩卖俄卡食物草料一案实在情形书册》，光绪30年9月19日。

⑤ 吉林省档案：《俄驻吉武廓米萨尔兼吉林俄军总统索阔宁致吉林将军照会》，1905年6月5日。

抗①。一九〇四年三月十日，《警钟日报》报导，战争开始后，“北方商人皆将道胜银行之存款提回，而俄国契卷等物于商务场中皆不行用”②。如齐齐哈尔的各行各业商人互通声气，一致决定拒用俄钱，使得沙俄在东北发行的羌帖“行情大坏”，迫使俄商务公司总办拉乍列夫妄图求救于齐齐哈尔副都统帮助以挽回危局③。哈尔滨的中国商人，对于俄国“发行之军票，概不收用”，致使道胜银行的营业“颇形困难”④。

进行经济抵制的斗争，蔓延范围十分广泛，以至驻吉林俄军头目索阔宁也不得不承认：“查仇视俄人，不卖物件，不花羌帖之处，并非一屯”⑤，而是遍及于东北各地。经济抵制的斗争给俄军造成了重重困难，得不到食物和粮草供应的俄军叫苦说：中国百姓“与俄作难，实属不堪”⑥。由于东北人民普遍拒用羌帖，羌帖行情下跌，市场流通壅滞，道胜银行的营业异常窘困。为此，沙俄军事当局一再扬言：若再拒用羌帖，定以刑罚处置。但是，东北人民并没有因沙俄的威胁而停止抵制斗争。

二　工人参加抗俄斗争和抗俄团体的建立

随着清政府一些官办工业的兴起，特别是在沙俄等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后，广泛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修铁路、建厂矿、开公司，东北工人队伍逐渐扩大起来。在工商场矿劳动的工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加上修铁路等临时招募的工人，数量仍然十分可观。在沙俄残酷奴役下的东北工人，受压迫最深，生活也最苦，对沙

① 《日俄战纪》，第8册，第75—76页。

② 《警钟日报》，1904年3月10日，第14号。

③ 黑龙江省档案：《俄商务公司总办拉乍列夫致齐齐哈尔副都统》，光绪30年3月30日。

④ 《申报》，光绪32年2月20日。

⑤ 吉林省档案：《索阔宁致吉林将军照会》，1905年6月14日。

⑥ 《俄商务公司总办拉乍列夫致齐齐哈尔副都统》，光绪30年3月30日。

俄的野心和凶残了解得也最为清楚，在工人群众中酝酿着对沙俄的深切痛恨。日俄战争爆发后，沙俄对东北工人的压榨变本加厉，进一步激发了工人的反侵略斗志。

为沙俄做工的工人备受种种虐待，凄惨之状难以目睹。在日军压境的情况下，旅顺口的俄军为了修筑作战工事，出动军队四出拉伕，强迫五千多名中国人充当苦工，日夜为其施工，根本不管工人死活，这些工人不仅“无工资”，而且“每日仅给黑面包干少许”，甚至想喝口洁净的淡水也很困难，只能用腥臭的脏水解渴。工人们用逃走来对抗这种非人的奴役。为了防止中国工人逃跑，俄军派兵严加监视，无理限制工人人身自由，一时一刻也“不准出港”①。

俄军往往无缘无故惨杀中国工人。俄军在营口修建工程，雇用了大量华工。潜入营口附近的日军，遂冒充华工，偷偷炸毁了铁路。俄军怒气无处发泄，竟不问青红皂白，蛮横地加罪于华工，趁工人不备，暗下毒手，用炸药“聚而歼之”，大批华工“为俄军炸毙”②。

野蛮的奴役和屠杀，点燃了工人胸中的反抗怒火。东北工人“一反故态，无论何事，皆喜与俄人相抗，俄人苦之”③。许多工人毅然离开工厂、矿山，组成抗俄武装，纷纷参加抗俄斗争，其他工人也以各种形式投入了抗俄行列。

海拉尔城内居住着一些被沙俄骗来修筑中东路的“歇业工人”，战争开始后，这些工人不愿再为侵略者服务，准备另谋生路。可是沙俄逼迫他们继续为俄军做工，遭到中国工人拒绝后，俄军竟然把一百四十多名工人抓起来，五花大绑，强行装上火车，然

① 《日俄战纪》，第14册，第31页；第2册，第63页。

② 《俄事警闻》，1904年2月21日，第69号。

③ 同前书，1904年1月28日，第45号。

后运到赤塔，“勒充工役”。一路上，俄军对工人横加虐待，仅在途中就“凌逼致死”二十多人①。营口的工人被俄军拉去修筑炮台，开始时，“虽为饥寒迫使”，不得不勉强应付，但“其心恨俄实深”。每当劳累一天散工后，工人们三三五五，“间行偶语”，“均谈俄人种种残暴之事”②。牛庄城内粮食多为“俄人购作军粮”，致使粮食“价值日增”，“各项工人非常受苦”。他们奋起与俄抗争，相约结伙袭击俄军，勇敢地杀毙“防护铁路之俄人”，并积极酝酿着更大的“激变”③。

比较普遍的斗争形式，是进行罢工斗争。一九〇四年二月，沙俄旅顺海军工厂的两千多名中国工人，出于对日俄战争的愤慨，“皆已一概辞职”，誓死不为侵略战争服务④。三月，“奉省俄人开采之矿所用工人”，“相率罢工”，表示对日俄侵略者的严重抗议。沙俄为供给战争需要，急欲恢复生产，不得不满口答应“加增薪工”，妄图以利相诱，并虚情假意地“再四说合”。但是中国工人丝毫不为所动，继续坚持“停工”斗争。沙俄见计不成，又阴谋辞退现有罢工工人，准备到黑龙江另招新工人，以破坏罢工斗争。工人闻讯后，“势甚汹汹”，决意与沙俄侵略者斗争到底，计划联合群众武装抗俄队伍“与之为难”⑤。

许多工人还直接与沙俄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营口的工人拒绝为俄做工，“虽有头工约束，逃去者仍日有数十人”。有些工人激于义愤，不甘忍受“俄兵敲扑”，常常当场拾起工具奋身与俄人搏斗。还有不少工人“逃去而投身马贼”，参加了群众武装抗俄队

① 黑龙江省档案：《黑龙江交涉总局关于俄国拐劫并虐待华工有关文件》，光绪30年1月30日。

② 《俄事警闻》，1904年2月24日，第72号。

③ 《俄事警闻》，1904年2月6日，第54号。

④ 《警钟日报》，1904年3月3日，第7号。

⑤ 《警钟日报》，1904年4月6日，第41号。

伍①。奉天与海相近之武山煤矿，有“中国工匠数百人起而攻击俄人”②。工人反抗斗争的风潮在各地迅速发展蔓延。对于东北工人英勇斗争精神，当时的报刊盛赞说：“此种不受势力压制之人，真昆山片玉、桂林一枝矣！”③

随着斗争的深入，抗俄团体也相继出现。俄日战起，一直积极从事抗俄宣传的蔡元培等，鉴于“各国欺侮将日甚”，遂将原在上海成立的“对俄同志会”改为“争存会”，《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日报》，意在猛敲警钟以唤起全国人民的迅速觉醒。“争存会”成立后，全国各地抗俄团体如同雨后春笋般兴起，东北也相继出现了一些秘密会党和政治团体，它们宣传抗俄斗争，组织抗俄队伍，努力扩大抗俄的声势和力量。

早在战前，愤于俄人的骄横肆虐，东北各地人民即“拟结团体以抗之”。如哈尔滨成立的“抗俄自保会”，目的即在于“守望相助，不复受俄人之压制”④。

一九〇四年战争一爆发，奉天、海城、牛庄等地，很快出现了一些“秘密会党起而抗俄”，并积极进行“毁断电线”，破坏敌人通讯联系的斗争⑤。中东铁路沿线各处群众，“以俄人暴虐太甚”，也纷纷“结会拒俄”⑥。三月，锦州“有人结为私会，遍贴揭帖”，大力鼓吹华人迅速组织起来，与沙俄侵略者展开斗争。在揭帖中，他们通过一九〇〇年沙俄血洗海兰泡，“在黑龙江驱逐华人，溺毙多命”的事实，揭露沙俄的侵华野心和暴行，以激起人们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他们向各阶层人民“倡议仇俄”，组织“仇俄

① 《俄事警闻》，1904年2月24日，第72号。
② 《警钟日报》，1904年3月5日，第9号。
③ 《俄事警闻》，1904年2月24日，第72号。
④ 《俄事警闻》，1903年12月26日，第12号。
⑤ 同前书，1904年2月2日，第69号。
⑥ 《警钟日报》，1904年3月12日。

会”。锦州的“仇俄会”发展很快，“聚人甚多”。这个会的组织也比较严密，要求十分严格，当发现有“三人私与俄人通款”后，当即“置之死地”，以固团体①。

在抗俄团体中，比较重要的是丁开嶂等人所组织的“抗俄铁血会”等组织。丁开嶂是北京大学堂师范馆的学生，一九〇三年曾参加过上书要求清政府拒俄的活动。日俄在中国土地上火并分赃，在中国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丁开嶂等人约集同学，投笔从戎，奔赴东北，拟联合各方面的力量组织武装抗俄斗争。当时组织的团体有：朱锡麟等创立的“东亚义勇队”，张榕等创立的“东三省保卫公所”和“关东保卫军”，丁开嶂等组织的中国“抗俄铁血会”等。

“东亚义勇队”曾联系抗俄的“马贼”队伍，“屡与俄军冲突，以冀断绝俄兵交通之途，或窘俄之哨兵，或毁俄之铁路，专以妨害俄军为目的”。而且“该党自治之法颇严，倘有掠民之一草一木者，立即将掠物璧还原主”②。张榕等人，在兴京、海龙一带，利用这里原有的经济、政治上的便利条件，与当地人士王阁臣等组织了“关东保卫军”，拟订了章程，并于京津各报发表言论，扩大抗俄宣传。又“传檄绿林好汉，召集地方豪杰”，准备进行武装抗俄斗争。这个抗俄组织后来为清政府勒令解散③。“抗俄铁血会”曾在上海《大陆》杂志上发表抗俄宣言，愤怒痛斥沙俄侵略者的“种种禽兽之行”，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战斗目标：“逐长蛇于兴安岭以北”，即把沙俄侵略者逐出中国领土，“务使二十世纪之万国记载大书特书曰：‘中国抗俄铁血会大败俄罗斯于东清而后止’。”④

① 《警钟日报》，1904年3月31日。

② 《大陆》，第2年，第7号，1904年8月30日。

③ 秦诚至：《辛亥革命与张榕》，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第594—595页。

④ 《辛亥革命时期的铁血会》，见《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它曾广泛联络活跃在东北三省的“马贼”，团结他们共同抗俄。丁开嶂等少数知识分子决心以武力抗俄，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激情。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有高昂的爱国热情，坚定的抗俄信心，但对工农群众尚缺乏应有的认识，更谈不到如何组织工农抗俄。他们把抗俄力量主要寄托在少数“绿林领袖”方面，而看不到工农基本群众的力量，使其活动具有很大局限性，不能予沙俄以有力打击。

然而，抗俄团体的出现，反映了中国人民团结抗俄的强烈愿望，在抗俄斗争中起了很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

三　武装抗俄队伍给俄军的沉重打击

义和团运动以来，始终持续未断的武装抗俄斗争，在日俄战争期间又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在各种形式的抗俄斗争中，也以武装斗争的规模最大，他们斩断电线，毁坏铁路，截获军需，给敌人的打击最为沉重。

为了反抗侵略者惨无人道的迫害，东北各地曾出现过许多单独自卫的斗争，如宽甸县农民卢泗海勇敢地击毙强奸妇女的沙俄匪兵。显然，这种斗争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许多地方还出现了不少联村自卫的斗争，如辽河以西一带，“大小数十村皆被俄兵蹂躏”，“人不聊生”，日夜不安，以此“华人仇恨俄人益深，遂联团练，誓欲报仇”。于是各村组织起来，互相支援，俄军一来，聚众相抗，迫使俄兵“稍敛迹”①。

一九〇四年夏，战败退驻长春城里的俄军，“扰害商民，俄官莫禁，任其所为”。在群众强烈要求下，长春知府“缴其械而严约束，患始稍戢”②。及至同年秋，俄军总败退之际，长春周围麋

① 《日俄战纪》，第18册，第82页

② 《长春县志》，卷六，“人文志·灾祥”。

集着大批败军，“俄兵盘踞几遍于境内”。尤其是屯扎于屯西的所谓俄军“大褡连队”，“野蛮如兽，毫无纪律”。这些俄军“或入室搜劫，或在途拦抢，甚至奸淫妇女，无恶不为”。民众纷纷上告长春知府，“人数众多，民情汹惧”，声言“如俄人再行肆扰，伊等委难忍受”①。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各村起而相约，“如该大达（褡）连来扰时，可共起鸣金，聚众驱逐，守望相助，互为声援”，“从此居民赖以稍安”②。

在武装抗俄斗争中，起作用较大的是一些比较固定的战斗组织，他们的人数少则几十，多则成百上千，有时在一次战斗中甚至能集结起五、六千人的队伍。这些队伍活跃在东北各地，他们积极主动出击，狠狠打击盘踞在各地的俄军。他们经常采用奇袭战术，声东击西，突然进攻，重创敌人。武装抗俄队伍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他们不仅通过群众了解敌情，确定战斗计划，而且得到群众密切配合，积极支持。如吉林的抗俄武装队伍，“时常盘踞民院、营盘或乡村内暗伏，遇俄巡兵或他项队伍入村之时，即必开枪攻打”。弹火突如其来，敌人矇头转向，几乎无力还击。等到大队俄军到来，群众武装队伍早已化整为零，或迅速转移，无影无踪，使敌人扑了空。村内“仅遗老妇人及乡内为首者，俄官一经讯问，概以不知支吾”。俄军明知居民有意“隐匿”，“支吾俄兵”③，但也无计可施。因此，抗俄武装队伍得以往来驰驱，纵横自如，成为抗俄斗争中最富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

中东路是沙俄调动兵力、运转军需的重要工具，一旦铁路交通中断，俄军即几乎陷于瘫痪状态。鉴于战时铁路的重要性，武装

① 吉林省档案：《长春知府详报俄军撤退府境强占民房一切情形》，光绪31年11月10日。

② 《长春县志》，卷六，“人文志·灾祥”。

③ 吉林省档案：《吉林将军、吉林副都统告示》，光绪30年10月。

抗俄队伍把毁坏铁路作为重要目标，竭力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为了防止铁路被毁，俄军拼命加强守护，在一些重要地段，每隔三里设兵房一所，派三十名哥萨克驻守①。沙俄护路队队长乞恰科夫曾发布告示，宣布铁路两侧六十俄里区域内，严禁中国群众随意通过，并严厉威胁沿线中国居民，如铁路遭到破坏，即以附近居民试问，轻则将村民逮捕罚款，重则把全村屠杀焚毁②。加强防守也好，威胁恫吓也好，都阻挡不了破坏铁路的斗争。

一九〇四年二月，在俄军采取加强铁路防护措施的同时，东清铁路重要地段宁古塔地区的铁路已“被拆毁数十丈”③。三月十三日，从铁岭至哈尔滨之间的铁路，“同时被炸毁多段”，南北交通顿时中断，沙俄军车僵卧各处。日俄战争之初，整个中东铁路都遭到破坏，而以“辽阳及盖平间大石桥附近，哈尔滨、开原间之桃（陶）赖昭附近为最甚”，特别是铁路“电线切断处”，俄军“日夜急为修理，其工程颇为困焉”④。电线被切，铁路中断，使俄军手忙脚乱，穷于修复，此处接通，彼处又断，急得沙俄驻北京公使雷萨尔拼命呼救。

自一九〇四年四月起，富拉尔基至满洲里一线，也“时有华人放火烧毁铁路柴板，火车经过并有人持枪轰击”⑤。五月三日，海城龙台铺屯附近，在夜间二更左右，“咕咚一声如雷炮然”，“铁路桥梁被烘药崩毁”，急得俄军到处“雇觅苦工补修桥梁”⑥。八、九月间，公主岭、四平、双庙子之间的铁轨和电柱不断被拆

① 《东方杂志》，1904年第2期，“军事”第96—97页。
② 《东省铁路沿革史》，俄文版，第312页。
③ 《东方杂志》，1904年第2期，“军事”第97页。
④ 《俄事警闻》，1904年2月23日，第71号。
⑤ 黑龙江省档案：《黑龙江铁路分局给富拉尔基分局扎文》，光绪30年3月29日。
⑥ 辽宁省档案：《海城县令为属县龙台铺屯铁路桥梁被烘药崩坏禀文》，光绪30年4月7日。

毁和截断。俄军“穿壕筑桥，并增炮垒，日夜严加防守”，仍然“防不胜防”。俄军只好大量储存备用枕木、电柱，以便一旦遭到破坏，立即进行抢修①。

破坏俄军铁路运输的斗争，所以能够迅猛地开展起来，很重要的一点是武装抗俄队伍同铁路沿线的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深受修筑中东路和战争之苦的沿线居民，完全站在抗俄一边。因此，沙俄军事当局气急败坏地指责铁路附近居民说，破坏铁路的武装队伍“借尔等耳目为之视听一切”，得到了保护和支持，“如无附近屯子窝藏之处，鲜有不为拿办者”②。中东路屡遭破坏，严重地削弱了俄军的战斗力，尤其是俄军的“军需品输送之难状，实有不可以言喻者”，使“满洲俄军大有乏粮之虞”。尽管沙俄远东总督“在奉天力筹运粮之法，然卒无济事”。可见，袭击铁路的斗争，给予沙俄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

此外，群众武装抗俄队伍还不断截击军需，捣毁粮台，阻击俄军小股部队，致使俄军日夜不宁，穷于应付。

一九〇四年，俄军从蒙古草原抢掠了千余匹战马，准备运往前线。路经齐齐哈尔时，遭到当地群众的巧妙伏击，“劫走数百匹”战马。同年四月十四日，设于海城东北六十里处的俄军粮台，一夜之间，被抗俄队伍焚毁一空。八月五日，几支武装抗俄队伍联合起来，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夜间奇袭。三千余人的队伍，乘月色分两路进攻俄军铁岭粮库。在梦乡中被惊醒的俄军仓惶应战，胡乱开枪，死亡十分严重。这次奇袭，共消灭六百余名俄兵，并夺得了大批“粮饷军械”，对于不能带走的物资，一律“放火焚烧”，使俄军损失相当惨重③。

---

① 《日俄战纪》，第9册，第59—60页。

② 吉林省档案：《俄国留守远东大臣告示》，1905年俄历5月4日。

③ 《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军事”第300—301页。

旅大郭家岭附近村屯的群众，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筹划，组成了一支精干的武装队伍，乘俄军不备，一举攻入郭家岭街内，捣毁了沙俄苦心经营的这个所谓“民政点”①。

义和团运动中，曾经重创俄军的忠义军，战争期间又重新活跃起来。吉林蜂密山一带，一支二千多人的忠义军队伍，神出鬼没，纵横奔驰，“时与俄军冲突”，致使俄军寝卧不安，“俄帅苦鲁巴金（库鲁巴特金）患之”，苦于无法应付②。辽南地区的金州、复州、岫岩等地附近，有“六合团”奋起抗俄，海城、大石桥、营口、辽阳等地群众纷起响应。

在群众的武装抗俄队伍中，还有一支所谓“马贼”或“红胡子”的队伍，这部分人的成分及其活动宗旨是比较复杂的，俄日帝国主义都曾收买和利用其中的一部分，如林七、杜立山、冯麟阁等，作为骚扰对方和欺压中国群众的辅助力量。这些马贼助桀为虐，为虎作伥，成为中华民族的败类、帝国主义的可耻帮凶，当然谈不上是什么抗俄或抗日的群众武装队伍。

但是，在所谓“马贼”队伍中，确实有一部份抗俄力量，他们原来的打击矛头主要是指向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当日俄战起，民族矛盾上升之际，他们又把打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特别是一大批因侵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垅畔耕夫”和失业工人等，基于对侵略战争的痛恨，毅然投入“马贼”队伍之后，其中一部分就成了重要的抗俄力量。当时社会上的爱国进步人士对这部分人十分重视，蔡元培等主编的《俄事警闻》曾发表《告马贼》“社说”，认为所谓“马贼”“起先也都是好好的中国人”，由于统治者把他们“弄得民穷财尽，无法可想了”，才走上这条道路。他们身强艺高，“俄国人也很怕”他们。

① 《日俄战争简史》，1976年商务印书馆版，第56页。

② 《东方杂志》，1904年第6期，“军事”第264页。

抗俄的“马贼”队伍在铁路沿线非常活跃，他们“破坏铁路，切断电线”，并经常袭击俄军的小股部队。随着战争的进行，这批骁勇善战的队伍，“势力日盛一日，于东清铁路附近尤甚”。沙俄“虽倾全力以防之”，亦“疲于奔命”，“无补于事”。因此“俄人固尝忧之”，想方设法加以捕剿。但是，由于这批“马贼”深悉民族大义，“临之以兵兵无所施，给之以财财无所济”，“此固俄人所伎穷而视为隐痛者矣”①。沙俄军事当局曾想广泛利用“马贼”作为战争的炮灰，有的虽一时误入邪途，但其中大多数很快即“一哄而散”，不为所用。沙俄妄想把他们重新集拢控制起来，“并以多金为诱，而马贼仍不应允”。沙俄无可奈何，又到海参崴一带“另招马贼三千名充当兵卒，每月饷银计二十卢布”。对此，“俄人自以为得计也”，“殊不知所招之人悉与前散之马贼通同一气”，他们早已共同组成了“意在驱逐东省居留之俄人”的“流河团”②。因此，这部分人很快反戈一击，“均带其军械背之而遁，俄人闻之十分震惊”③。他们拿着沙俄发给的武器，积极投入到抗俄的行列中。

在所谓“马贼”队伍中，对抗俄斗争起了较大作用的还有黑龙江的张显珍、哈尔滨附近的“天灭洋”、呼兰附近的“打五省”、吉林蜂密山一带李兰旗的队伍，等等。

第三节　战后灾区人民坚持不懈的索赔斗争

一　战争中东北人民的惨重损失

日俄战火的蹂躏摧残，使东北的社会生产遭到空前巨大的破

① 《东方杂志》，1904年，第2期“社说”：《满洲善后策》。

② 《警钟日报》，1904年3月24日，第28号。

③ 同前书，3月5日，第9号。“流河团”，疑为六合团，即六合拳。

坏，给东北人民造成无比惨重的损失。这种破坏和损失，是无法用数字加以准确计算的。但是，从一些零星的不完全的统计数字中，仍然可以看出这种损失所达到的惊人程度。

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吉林是战争波及较少的省分，即使如此，损失仍然十分惨重。如双城厅一地，仅俄军修建快车道一项，即占地五百三十八垧，毁掉良田的损失核钱六万二千五百九十多吊。通化县东区的大生保、道生保、德生保三屯，其损失核银五万一千四百九十五两①。海龙府所属三十八个牌，房屋、土地、粮草、衣物、资财等各种损失，共核银一百四十三万多两②。伊通州一带，俄军驻扎之处“绵延二百余里”，盘踞时间“长达八个月之久”③，“居民产毁丁逃”，“将地抛荒，颗粒无收”。经粗略统计，被灾田地达二万五千三百八十七垧之多④。吉林省各地经过四次调查核实，总计损失核银八百三十四万七千多两⑤。

辽宁是日俄火拼的主要战场，灾情最为严重。只盖平县受灾地区就达二百一十四村，被毁良田四万三千六百零七垧。辽阳州境损失的财物，约值银一百九十四万四千九百余两⑥。新民府“经战波及地方共五百四十一屯”，俄军造成的损失共核银二百九

① 辽宁省档案：《通化县呈报东路各保复被俄军窜扰损伤民命财产等项清册》，光绪31年10月12日。

② 辽宁省档案：《海龙县呈报日俄两军损伤房屋财产各项造送册表请查核由》，光绪32年3月11日。

③ 吉林省档案：《伊通详册应征光绪三十一年分地丁钱粮因被俄兵扰害地面，实难征收，查造清册，应请豁免书册》，光绪32年6月19日。

④ 吉林省档案：《伊通州关于日俄战争中地面灾情，民间无力完纳地丁米稟文》，光绪32年12月。

⑤ 吉林省档案：《吉林交涉总局致吉林将军呈文》，光绪33年5月。

⑥ 辽宁省档案：《督凭扎据辽阳尉等稟两国交战损失造册填表请核等由》，光绪31年9月7日。

十万九千余两①。西丰县房屋财产损失达一百多万两。奉天城中，清初以六百三十余万两白银修建的八王寺，被窜入园中的俄兵付之一炬，"倾刻化为灰烬"②。奉天省仅八旗界官属内地区的损失，即核银一千四百九十七万一千四百九十多两③。

日俄相争，无辜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对于俄军造成的损失，沙俄军事当局曾假惺惺地表示"允为发价"赔偿，并一再答应"如有俄军扰害商民或占地段，其业主亏失多寡，俄官会同华官于勘验后，如数包赔"④。但是，实际上俄军"并不发给"赔偿，个别的给一点，数目也非常可怜。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七、八月间，海龙县境大道两旁被俄军损毁的庄稼共四万八千多垧，经"与俄员议定，每亩估银四两，共计银十九万三千六百七十一两六钱"，而俄军仅赔银三千二百九十七两。新民府损失核银二百九十多万两，俄军赔银三百零五两，仅为损失的万分之一略强。更多的情况是，对于中国群众的损失置之不理，分文不赔。昌图一地被俄军"盘住六月有余，地亩房间残毁殆尽"。光绪三十一年秋，在该县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俄方官员被迫对损失"查验属实，当场缮写清单，订明包赔价款数目"，但事过之后，"杳无音讯"，丝毫未予赔偿⑤。

以"中立"自居的清政府曾经幻想，战后俄人能够"按照公

① 辽宁省档案：《督宪札据巨流河路记等令战事损失财产造册填表请核等情由》，光绪31年8月28日。

② 辽宁省档案：《为日俄战时所毁先王园寝及八王寺等处物件开单绘图函俄领事由》，光绪34年6月。

③ 辽宁省档案：《八旗协领等会报因战损失人命财产表册由》，光绪31年7月15日。

④ 吉林省档案：《据驻吉俄廓米萨尔索阔宁照称：晓谕百姓照常各务本业、民间之产我谓之不可侵动等问题》，光绪31年4月22日。

⑤ 吉林省档案：《奉省职员请照追俄兵前在奉界占毁财产应偿各款清折》，光绪33年2月5日。

法赔偿”，为此曾屡命各地方官员广为调查各地损失，造册上报。各地方官员也曾不断要求“与议约俄公使磋商，按照册开各款，如数追索赔偿”。清政府外务部甚至煞有介事地“函参面嘱”各地官员，灾区损失财产“实系某国占据，某处蹂躏，某村屯死伤人民财产等项各若干，宜速详确清查，分门别类造具清册。惟须确凿有据，不得含混捏饰，庶免外人口实”。调查搞了一次又一次，清册如同雪片飞来，索赔的声浪日益高涨，而沙俄却充耳不闻，根本不加理睬。清政府惧怕洋人，也束手无策。沙俄的无赖行径，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激起了被害人民的无比愤慨，他们决心自己起来进行抗争。于是，随着战争的逐渐平息，陆续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索赔斗争。这场斗争，前前后后持续了五、六年之久。

二 各地人民的索赔斗争

深受战争之害的东北人民，在清政府与俄国交涉而毫无结果后，便团结起来，决定自己派出代表与沙俄政府直接进行说理斗争。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承认，他就任后，“迭据被害旗民各户先后联合呈称：前遭战场涂炭，富者转而为贫，贫者不能存活，种种困苦情形不可胜数”。在各地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一些地方官员也不得不反映人民索赔的合理要求。吉林官员“历经分造册表，咨呈外务部，请向驻京俄使追索赔偿”。由于毫无结果，吉林官员也愤慨地指出：“查甲辰一役，战线所及区域，国民之倾家荡产，颠沛流离，元气至今未复，若不向俄政府力争，务达目的，实无以慰人心而协公理”①，反映了一部分爱国官吏的正义立场。

在吉林，与“日俄战线逼近之伊通州被扰害较重”。“伊通州属之尚礼、由义、诚信等社，并赫尔苏边门、布尔图库边门、蒙

① 吉林省档案：《吉林将军为将俄兵损毁吉省居民各属财产迄未赔偿等因呈请督抚宪转咨催办》，光绪34年9月。

古霍罗站、叶赫站一带，绵至二百余里，逼近战线，俄军驻扎尤多，旗民不堪蹂躏，逃避无余，以致田地均未播种”。俄军撤退后，“各户逐渐回归，无不饥寒交迫”，伊通州境内的索赔斗争因之迅猛爆发。尽管沙俄拖延不理，但他们仍然坚持不懈，据理斗争。一九〇七年，叶赫站丁李香馥等九人，联名要求向俄索赔。他们指出：“光绪三十一年，日俄接仗时，地作战场，由二月初旬盘踞九个月有余，丁民财物皆被扰掠一空，房屋拆毁，丁民自赴他乡。”战后归来，“屡奉军宪谕饬：凡被战场处所毙伤人命，烧毁房屋，扰掠耕畜，抛荒地亩，遭损粮食、财物各家，赶紧造册报知本管官，以备向俄员索赔。”他们九家的损失共五十万零一千多吊，除俄军已赔七百二十吊之外，尚须赔偿五十万零三百多吊，死亡二十一人的损失尚未计算在内。可是，造册上报二载，迄无信息，因而再次提出了索赔的强烈要求①。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五月，赫尔苏站丁徐廷良、冯海春等十五人联名上书。徐廷良等控诉：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二月俄军败退之际，“战临境内，丛蜂四野，云集乡屯，布阵后路，接济前敌，贩运粮草，肆行扰掠，半载盘踞，不堪蹂躏，田地挖立道壕，房屋多被拆毁”，以至“民竟几不聊生，因而废时失业，逃遁远乡”。一切损失，他们早已“册报在案，曾经交涉局与俄官会议，按物估准价值”，共七十四万零八十四吊五百文，可是两次册报，“计今二载，盼望无期”。为此，他们第三次提出索赔要求②。

布尔图库边门所属台丁许会尊等七人，因“俄兵北回”，“凡农家旧有地亩、房屋、牲畜、财物等项尽被糟损”，“彼时俄官出

① 吉林省档案：《叶赫等地索赔呈文》，第9号，光绪33年5月15日。

② 吉林省档案：《叶赫等地索赔呈文》，第11号。

示皆许包赔”，可是册报官府之后，消息石沉大海，因而他们联名“再请索赔”①。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俄军驻扎于莲花街，中国居民“正欲携眷远徙避匿变局”，地方官却出面拦阻说：“现奉宪檄，严饬我民务安生业，勿任流离。此次两强构兵，究与中国无涉。倘后有被糟损之处，约款议定准由战败之国索赔”。老百姓信以为真，于是“恪遵约章，枕席待惊，各守本业”。“孰料延及五月初旬，突有十一号俄队凶横肆行，任意抢掠，立逼我民，概驱出境。彼时颠沛失所，哀鸿遍野。田产尽为抛弃，房屋半成焦土，以及素积牲畜、粮食、财物等项皆被抢掠殆尽”。战后，居民归来，核明损失，共值一百多万吊。上报之后，“迄今二载，盼望绝音”。因此，站丁王三尊等十八人联名要求向俄索赔②。

尽管沙俄当初言明“如有损毁什物、房间，按价赔偿”，但当“民间受其蹂躏者纷纷报告”损失时，他们却“延不为理”。驻吉林省的俄官在承认的九十二件赔偿案中，应赔“中钱十九万余吊”，“其实仅给中钱七千三百一十四吊五百二十文，不及应赔数的千分之三十九。“余者屡催”，“均以转呈俄帅等词”，敷衍了事③。

通过中国政府索赔一直毫无结果，各地群众怒不可遏，纷纷要求批准迳赴哈尔滨找俄官直接索赔。如火石岭子、双庙子、买卖街等地群众，推选代表，赴哈索赔。经过艰苦的说理斗争，“领价到手”，获得了部分赔款。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五日（一九〇七年五月十六日），蒙古和罗站丁民“邀集本乡旗民各户会议，拟径赴哈，向俄员处追偿”。地方官明明知道群众的要求是合理的，但

① 吉林省档案：<叶赫等地索赔呈文>，第12号，光绪33年5月15日。

② 吉林省档案：<叶赫等地索赔呈文>，第13号，光绪33年5月15日。

③ 吉林省档案：<为查明盘石县商号兴源长前被俄兵损毁各物请向俄使提议赔偿咨复外务部鉴核>，光绪34年1月20日。

“又不敢擅自行动”，只好上报，请求“转移交涉总局照会俄官，发给文凭，以便赴哈索偿”①。实际上，到哈尔滨索赔的人多了，俄官仍然是“置之不理”。

驻华俄官不理，群众又提出要到俄国京城，找沙俄政府进行说理。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奉化县东首善社、西瑞祥社等地群众，公推张子亨等为代表，拟“赴俄追领赔款”。这两个社共有二十七个屯子，“日俄战际，正在当冲。光绪三十一年三月间，俄军退扎县界，居民被逐一空，所有房地、牲畜、树株、粮草，均被拆毁、砍伐、焚烧、虏掠，驻军半载，村落成墟，一切惨痛情形不堪言状”。他们决心“拟赴俄京索赔”，要求清政府予以支持②。

奉化县新恩、太定两社，被俄军平毁之良田达一万三千二百多垧，拆毁房屋三千余间。当地人民多次掀起索赔斗争。先是造册报请清政府代为交涉，没有结果之后，一九〇五年，刘贯三“经乡中父老推举为奉化县新恩、太定两社二百三十八户之代表，向俄军追索日俄战役损失民间财产赔款”。他们到了哈尔滨，找到了沙俄驻哈官员，坚决要求给予赔偿。俄官假意应允“转催俄京政府赔偿”，实则毫不理会。沙俄的两面手法，使中国人民更加愤慨，经群众再次推举，拟派刘贯三“亲赴俄京”，进行“面追”。当这一要求被清政府拖延搁置后，于一九一〇年刘贯三第三次代表乡中人民，要求“照会驻奉俄领转咨俄政府”，“追索赔款”③。

在索赔斗争中，波及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是潘云庆等所组织的二十一县人民的联合斗争，它充分体现了东北人民布

① 吉林省档案：《两路监督为将蒙古和罗站丁民等前被俄兵扰害各索造册移请转照俄员并请发给文凭赴哈索赔事》，光绪33年4月5日。

② 辽宁省档案：《张子亨呈为俄军前在奉化县毁损财产拟赴俄京索赔请立案由》，光绪34年9月。

③ 辽宁省档案：《刘贯三为索赔款恳恩据复照会驻奉俄领转咨俄政府饬员查验以恤民艰而重国体事》，宣统2年7月16日。

斗争中日益团结和坚持不懈的顽强斗争精神。

一九〇九年初，商人潘云庆“创兴凹槽铁路以收利权”，因“需款浩大”，遂四处约集股款。当时正处于索赔风潮高潮之际，各地造册索赔已三年之久，而沙俄“杳无动作”，群众生活“行住无措”，十分艰难。为了推进索赔斗争，并资助潘云庆修建铁路，昌图府、西丰县、安西县、东丰县四县人民“踊跃悉愿速成要政”，“愿将应索俄人赔款”“谅力入股，筑修铁路以富强”，并共同“推举代表潘云庆亲诣俄京，向索济用”。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联合索赔斗争开展起来。清政府唯恐惹怒俄人，竭力阻挠，斥以“索赔被毁各产，事关国际交涉，非潘云庆所能直接”，拖延不准①。

清政府不准，昌图等四府县人民并不甘休，他们四方串联，积极酝酿更大规模的斗争。几个月之间，在潘云庆、国树棠等人大力组织下，又通过各地谘议局的支持，联合索赔斗争从四县发展为二十一个府县人民的广泛运动，计有受害较重的铁岭县、海城县、兴京厅、本溪县、辽阳州、西丰县、辽中县、西安县、柳河县、奉天府、昌图府、通化县、八面城、怀仁县、辽源州、奉化县、怀德县、凤凰厅、海龙府、盖平县、东平县等二十一个地区的人民共同参加斗争。各地人民选出代表，屡次集议索赔斗争的对策②。他们于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十月再次向奉天府提出赴俄索赔请求，代表们理直气壮的指出：“光绪三十年间，日俄失和，曾被俄军伤损房产、财产、禾稼、牲畜、粮食等情，早有定约，归俄国包赔。已蒙各地方官查明造册呈报上宪，咨蒙外务部照会俄国，认

① 辽宁省档案：《国树棠等联名呈恳恩准公举潘云庆代表赴俄索偿赔款等情，该民是否属实，札西丰县查核由》，宣统元年六月。

② 故宫明清档案部：《昌图府民人潘云庆禀一件，请赏给护照以凭代表赴俄索偿赔款由》。

赔在案，有据可查”，但是，“迄今已逾四年之久，俄国并未赔偿。众民因此受累，嗷嗷待哺，苦不堪言。为款虽巨，而当日之受害更多。众皆望此赔款，以救生活。若一味静候公家照会催赔，恐压搁不理，虽公家费尽心血，因无人到彼以守候呈恳，难免仍虚久搪塞”。所以他们主张“一面由公家照催，一面各城公举代表前往俄国政府”。为此，“灾民等愿公举总代表潘云庆由官发给代表护照，以便前往俄国”，“理索赔款”。东三省总督一面承认“日俄构衅时代，民间物产多被蹂躏，情殊堪怜”，但又认为“自赴俄国索款一节，未必为部中所许可，据情发给护照，碍难准行”①。懦弱无能的清政府既不能为民索赔，又不给人民以支持，反而多方加以阻碍。

海参崴华民索赔斗争取得一定胜利的消息传来后，对二十一个府县等人民的斗争是个很大的鼓午，推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赴俄索赔的要求。可是，清政府始终拒发护照，并以要有律师，又要有殷实铺保为词，多方设置障碍。但是，有了这些，清廷仍然不肯放行。潘云庆等把索赔要求“备英文”送交俄驻华官员，并当面据理力争。沙俄官员理屈辞穷，被迫承认应该赔偿。但又不承认潘云庆的代表资格，要求“以验护照为凭”。实际上，这是沙俄想哄走中国群众代表的一个骗局，他们知道胆小如鼠的清政府是不敢发给这类护照的。潘云庆回来后，于一九〇九年再度联合昌图、兴京、盘石、凤凰城、盖平、辽中、奉天、海城、辑安、本溪、辽阳、东平、西安、西丰、奉化、岫岩、通化、柳河、复州、伊通、桓仁等二十一地群众，经反复商议，推举王秉诚、潘云庆为代表，决定“重赴俄京直接索赔”。他们在请求清政府发给护照的上书中指出：“日俄之战，俄军当败北时，由旅大及

① 辽宁省档案：《奉天府呈报昌图等城灾民国树棠等禀为公举代表赴俄国理索赔款，请发护照请示由》，宣统元年10月20日。

东边一带，仓猝之间，沿路所经之地方，无不被其损害。尤有甚者，莫如奉天府、辽中等州县，竟至死亡山积，十室九空”。所有损失，经造册“由部交涉”，“商民静候数年，杳无消息。嗣知俄国在崴埠陆军后路兵变时，商民被损财产立即查明赔偿”，因此，他们要求发给护照，亲自赴俄索赔，“以纾人民数年久忍之苦痛”①。但由清廷阻挠，王秉诚等亦未成行。

各地人民坚持不懈的索赔斗争，虽然很少取得实际效果，但它却说明了东北人民对沙俄的无比仇恨，反映了当地群众坚持不懈的高昂的抗俄斗争精神。

① 辽宁省档案：《关于潘云庆赴俄索款之讯办案》，民国元年十二月。

第八章　日俄战后东北人民反对沙俄在北满的殖民扩张

第一节　交涉收回各项权益

一　反对中东铁路公司展占土地

（一）铁路公司肆意展占土地

自修筑中东铁路以来，铁路公司以铁路需要为借口，在吉江两省铁路经过的地方，肆意侵占土地。至一九〇三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时，铁路沿线各站的应用地基，“早经公司购买足用”①，不应再展占土地。但是，由于沙俄要把东北变成它的殖民地，不但不停止占地活动，反而变本加厉，竭尽全力扩展铁路沿线的土地面积，以便建立俄罗斯士兵村。

铁路公司从上述目的出发，借口“防护铁路以及采用沙土、石块、石灰等类需地甚伙”，私自与江省铁路交涉局总办周冕订立《展购铁路附近地亩合同》十二条。自松花江北岸石当站至满洲里，大小各站拟展占土地二十万垧。此项合同，未经批准，没有法律效力。但是，铁路公司却执以为词，不断要求展占土地。

周冕是沙俄的代理人。此人曾办理漠河金矿，因贪污被参，革职查办。此后他曾代表盛京将军增祺与俄员订立《奉天交地暂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188，第1—4页。

且章程»，出卖国家主权。江省铁路交涉局成立后，将军衙门曾提出过几名总办人选，但均为俄方所拒绝。然而当将军萨保提名周冕后，铁路总监茹格维志立刻回电表示“欣悉翘候”。周冕任交涉局总办后，与俄员勾结日密，“毫无龃龉”，先后与俄方擅自订立木植、放荒、展地等多项合同，继续出卖国家利权。如“车站展占之地，皆由该革员私相授受，甚至将马家船口地方民间禀恳拟设水码头等一并逼勒售卖”①。

日俄战后，沙俄退居北满，对北满进行更深入、更全面、更疯狂的殖民掠夺。中东路铁路公司的展地活动也更加猖狂，一九〇六年一年内即占地十四万俄亩之多②。

沙俄殖民者展占土地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而又阴险毒辣的。根据文献记载，可以归纳如下：(一)“侵占官荒”。通过这一手段，占领了大量官荒。“如人民寥落，遍地草莱”的杜尔伯特旗铁路两旁的荒地，“渐为公司占射”③。(二)“侵占民地”。如一九一六年，阿城县伊广凤原种草荒二甲榆树林屯计地二千二百三十六垧二亩一分，被俄人葛林“全数侵占”④。(三)“廉价收买”。据宋小濂指出：黑龙江省“自〔光绪〕二十四年铁路入境后，其于铁路地亩，非随便占用，即自向民间购买。近省城者，有以中钱数十吊，卖地数十百垧之事”。⑤

沙俄殖民主义者展占土地的目的，就是以中东铁路为中心，把整个北满变成俄国的殖民地。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帝俄关于：“满洲问题”的特别会议记录里写道：“包括整个黑龙江省及吉林省北部，沿着假定的路线从伯都讷附近嫩江和松花江汇流处

---

① 黑龙江省档案馆：«萨保奏为铁路关系重要派员设局保护办理交涉具奏由»，将军衙门文案处，卷五。

②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第502页，注39。

③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蒙务上，蒙旗篇，第16页。

④ 原东北档案馆：«吉林交涉署档案»，第5捆，第184号。

⑤ 宋小濂：«抚东政略»，卷上，第48页，周道亲供6。

直到图们江。我们如保有此片土地，对国家有很大意义”，“在北满我们有大片土地给现代的俄罗斯分子移民”①。一九〇三年二月，茹格维志“建议铁路公司以高价‘广泛’购买（当然是予算之外）‘以后将有商业意义的车站附近大面积地段’，他不仅用‘地价上涨的利润’，而且用未来‘我们地段上具有治外法权的中国居民点’，‘政治’意义来引诱彼得堡”②。一九〇三年十月十日，库鲁巴特金在他给沙皇的“有关满洲问题备忘录的结论”中写道：“把一切自由土地归我们支配，我们能使俄国人到北满移民。”③这些言论就是沙俄要把北满变成“黄俄罗斯”的铁证。事实也是如此，铁路公司展占土地并非铁路所需。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当时就指出：“铁路历年展占吉江两省地亩，每一火车站，多者数万亩，少亦数千亩，皆非公司势所必需，不过以铁路为名，设肆招商，坐收地租之利。”④《黑龙江志稿》也写道：“东路各站所占地亩，既远过其所必需，遂就地规划街区，编列地亩号标出租，分长期、短期两种。租金一次厘定者为长期，租金年有变更者为短期。”⑤据统计，中东路全线长期租地约一千二百四十五华垧；短期租地约五千五百九十余华垧。

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总枢纽，是沙俄在我北满建立殖民地的雏形。在中东铁路沿线各站中，哈尔滨车站占地最多，三次展占土地，南北长二十余里，东西宽十余里。要把哈尔滨建设为“第二彼得堡”。例如，设立警察机构，会审铁路交涉局的案件，干涉交涉局的人选，铁路交涉局的人选皆须与公司商妥方能委派，否则不予承认。实际上一切行政司法皆被俄人掌握，租界之内“另

①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97页。
② 《俄国在满洲》，第371页。
③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97页。
④ 程德全：《程将军守江奏稿》，卷七，第21页。
⑤ 《黑龙江志稿》，卷37，第23—24页。

成一世界”①。

（二）人民群众反展地斗争

中东铁路公司展占土地的行径，激起了东北广大群众，尤其是受害者的极大愤慨。他们与铁路公司当局展开了反展地斗争。

一九〇三年，穆棱河车站俄人强占中国人民刘德成的土地，“分文未给”。刘德成忍无可忍，被迫“将洋人强占地亩〻情形〕来辕诉明，叩求恩准追究”。吉林将军衙门命署绥芬厅同知杜玉衡前往交涉，但该站总管高乍果夫蛮不讲理，居然宣称：“凡临铁道相近者，想占多少就占多少，不用凭据。”杜玉衡问，九站华街就算是铁道地方，那么还有边沿没有？回答：无边无沿。杜玉衡欲再询问，该员“则强横无比，难再理论”②。

反对中东铁路公司展占土地的最大案件是马家船口案件。马家船口位于松花江北岸，与哈尔滨一水之隔，为呼兰各城过江之要口。一九〇四年春，铁路公司勾结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总办周冕，强买马家船口张永禄等人的房地。不与本人商量，只经江省铁路交涉局传令张永禄等人“将地全行卖与俄人”。张永禄等人，因祖坟所在，不忍迁移，“故未应允”，其后屡次传催，“亦未领价”③。同年四月，张永禄等人联名向呼兰副都统递呈上告，呈称：“铁路公司强买房地，铁路交涉总办周冕逼令领价。佃民等系世守产业，且以该处乃江省门户，不愿出卖，拟请开作商埠，为华民稍留生计。”呼兰副都统将张永禄等人的状子呈送黑龙江将军衙门，该将军衙门据情函饬周冕向铁路公司“理阻”④。周冕对此不但置之不理，反而于一九〇五年夏，将张永禄传去，百般开

①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局档》，2064号。

② 原东北档案馆：《杜玉衡为详请事呈吉林将军衙门》，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③ 原东北档案馆：《黑龙江交涉总局档案》，第30号。

④ 《清季外交史料》，卷188，第2—3页。

导、威胁，“仍令卖给俄人，否则必至钱地两空”。但张永禄等不怕威胁，“仍然未允”。其后由于铁路公司的逼迫，张永禄等于是年七月到省城拦舆告状，呈称：“周冕仍派人屡催领价，佃民等食毛践土，世受国恩，情甘将地报效公家招商开埠，至死决不卖给外人，使江省无一线出路。”① 一九〇五年九月，铁路公司居然派人向张永禄等人要租，并声称“勒限送交铁路公司，不与即派队践踏”。果然，不久就有俄二十号马队践踏瓜地一段。更恶劣的是，九月九日，铁路公司两名监工带领通事和俄绿牌马队三十余人前往马家船口，强迫张永禄倒房，并“殴打工人，抛毁器物，砍烧木植，恶横异常”，将张永禄全家老少赶出十余里以外。十三日，又将附近居民谭广德全家赶出四十余里，并将王纯德全家和孙尚志全家赶出三、四里地以外的村屯居住。武力驱逐并未使张永禄等人屈服，他们同赴交涉局递呈控告，但该局拒不受理。张等又直接到铁路公司递呈，而该公司则用软招，“以温言劝令领价，且言如能允卖，仍许再住三年”。但张永禄等人并未上当，仍未答应。并质问公司为何派兵骚扰？该公司自知理曲，“诿诸兵营所派，不肯承认”。张等后又至铁路公司交涉，但该公司一反前态，“仍行胁令领价”。张等宁愿“将男女老幼人等移至他处”，但至死也不领其地价。张等对沙俄这种强盗行径，无不义愤填膺，他们指出：“俄人既得厚利，犹为不足，又复迫买不卖之地，直以兵力强夺”，“似此无情无理，殊为五洲罕见之事”②。

与此同时，各城商人纷纷呈请到马家船口“领地建房贸易”。这也是从另一侧面来反对沙俄侵占马家船口土地的斗争。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当谕以既属民田即由尔等同行，或买或租，听自酌办。公司亦系商务，断不至强行霸买”，照会铁路公司，并派员至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188，第2—3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188，第2—3页。

哈尔滨会同俄员详议。程德全虽然表示“倘该公司坚持前议，无可转圜，则断不迁就曲从，致贻后患”，但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加之沙俄侵占马家船口已成了既成事实，中国终于妥协了事。

但是斗争并未停息。不久，“铁路附近割草案又纷纷见告矣”。往年铁路用草由华民刈割卖给，今年铁路交涉局发给俄人执照，铁路两旁各四十俄里，悉由铁路公司自行雇人刈割，不得阻拦。黑龙江将军程德全认为：“附近铁路民户，非耕即牧，所养牲畜统恃羊草为生命，既为洋人所割，则牲畜失养，耕牧无资，生机顿绝。”因此，设法商办，派人与铁路公司进行交涉。

类似上述的斗争，接连不断，“几令人应接不暇”①。

（三）展地交涉谈判

在广大人民群众反展地斗争的推动下，中国地方当局与铁路公司开展交涉谈判，以挽回利权。

最大的展地交涉案是铁路公司与周冕私订的展购铁路附近地亩合同案。如前所述，一九〇三年，铁路公司为了推行沙俄的殖民扩张政策，私与周冕订立展购铁路附近地亩合同，拟占江省土地二十万垧。这一合同，事前并未请示黑龙江将军，事后也未报省备案，并且未经批准，不能生效。但是，铁路公司代办达聂尔却把它当作展占土地的“凭藉”，“屡携合同及图说要索”。前任将军达桂“坚拒未许”②，继任将军程德全等“知权利不可轻弃”，照会铁路公司，提出“合同未经将军用印，即作废另议”。但当时正是日俄战争方兴未艾，“俄人恃强凌轹，屡议未协”③。一九〇五年八月，达聂尔仍带展地合同到江省，声言“地价已发，立索画押”。程德全答以“须俟和平商办”，没有签押。达聂尔未遂所愿，“悻悻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188，第1—4页。

② 《东三省政略》，交涉十一，铁路交涉篇，第3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213，第13—14页。

而去”。此后铁路公司不再要求画押，而是勾结周冕，逼领地价，强占民地。因而铁路附近的旗户纷纷到江省告状，“呈报公司逼领地价，将有失业流离之苦，泣求保护，意甚凄惶”①。人民群众的控告，推动了江省当局与铁路公司举行交涉谈判。

一九〇五年冬，日俄战争已经结束，沙俄新败，为中俄举行展地交涉谈判提供了有利时机。黑龙江将军程德全派宋小濂赴京为外务部议约顾问，并将周冕的问题奏陈清廷，撤职查办。宋小濂随同外务部先就周冕所擅订的购地、伐木两合同，与俄举行交涉谈判。但由于俄方的阻挠，会商数次，未能结案。后经外务部与俄使璞科第再三磋商，始允派员会同铁路公司酌量议减。一九〇六年八月，外务部指派宋小濂和杜学瀛赴哈尔滨与铁路公司总办霍尔瓦特就近磋商。但霍尔瓦特坚持就周冕所订合同商改，不肯作废另议。谈判一开始就陷于僵局。经程德全屡饬宋小濂据理力争，才将周冕所订合同作废，重新商订合同。

展地交涉谈判是在困难中进行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自一九〇六年八月至一九〇七年八月，历时一年，会议二三十次。开始霍尔瓦特把前合同视为到嘴里的肥肉，“多方狡执”，不肯吐出。宋小濂竭尽心力，舌敝唇焦，才订立了新合同。展地交涉谈判始告结束。

一九〇七年八月三十日，双方代表在哈尔滨正式签订了《吉林铁路公司购地合同》和《黑龙江铁路公司购地合同》。这两个合同，除了展地数目不同外，其余各项大致相同。《吉林铁路公司购地合同》共十三条，其中规定：“吉省东段铁路所用地亩，东自小绥芬交界站起，西至阿什河车站止，共需地亩五万五千华垧。”②黑龙江铁路公司购地合同共十四条，其中规定：“黑龙江省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188，第2页。

② 《东三省政略》，交涉十一，铁路交涉篇，第4页。

铁路所用地亩，西自满洲里迤西铁路入中国境起，东至哈尔滨松花江北岸石当止，共需地亩十二万六千华垧”。江省这一合同，与周冕和铁路公司所订购地合同相比，它对沙俄的贪婪扩张，有一定的限制作用。黑龙江将军程德全曾作过如下的分析：“前合同允给二十万垧，此次改定十二万六千垧，减去七万余垧。前合同官地每垧定价五卢布，此次议加为八卢布。计铁路占用江省官地不下八万垧，增出地价二十三万余卢布。且订明永不再展，以杜后来觊觎。并于车站附近留出华商便利足用地段，又拨留交涉局华官厅基地，使路界以内主权不至尽失。”①

（四）反对违约展地

展地合同虽已签订，但铁路公司展地活动仍然不止，违约占地之事层出不穷。

一九〇八年秋，铁路公司趁新订路界尚未划定之际，派人到一些地方挖壕圈地，扩大占地面积。例如，在札兰屯碾子山站动工挖壕周围约三十华里之多，在新站圈占约三十华里，在巴林木站圈占约三十华里。中国地方当局对这种随意挖壕占地的行为，“实深诧异”，当即派员往见达聂尔，质问：“札兰屯站尚未议妥，何以派人前往挖壕？当速停工。其余各站亦当俟议定后再行挖壕分界。未议妥遽行挖壕，本局定行拦阻。”达聂尔理屈词穷，不得不答应“各站未议定者，可以停工，暂不挖壕”。但对札兰屯“未允停工”。而札兰屯地方当局毫不妥协，一面照会铁路公司“仍令一律办理”，一面函告铁路交涉分局就近详查，“未议定之界，概不准挖壕分界”②。

一九〇八年八月，俄人带同雇工，在宁古塔城北六十华里之江头北靠车道地方，将南北宽二三华里、东西长十余华里的田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213，第13—24页。

② 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交涉局关于中东路展地事宜卷》(一)，12号。

苗、房屋，尽行挖毁。又在宁古塔城东六十华里铁道附近地方，挖毁坟墓及荒熟地亩。共毁苗五百五十七垧三亩、房屋四十九间、荒地一百三十六垧。十月，吉林铁路交涉局照会俄领事，指出："铁路展占地亩，前虽订立合同，第未经会同勘丈划界、发给地价，辄毁居民田苗、庐墓，实于理法均属不合。"①

为了反对沙俄违约占地，促使沙俄遵守铁路购地合同，在一九〇九年中俄公议会大纲订立后，中国商请铁路公司退还部分土地。铁路公司则提出划界要求，沙俄公使也表示各站如有必须留让之处，可照约所载数目酌减三分之一。一九一〇年，双方派员划界。黑龙江境内各站、吉林境内东线各站以及不在购地合同之内的南线各站，共占地十一万六千一百九十余垧，加上哈尔滨总车站三次展地一万零三百九十余垧，共占地十二万六千余垧②。东、西、南三线和哈尔滨共计占地与黑龙江一省购地合同所定的数目相等，从而收回了许多地亩。但是，上述数字仅就各站用地已经划界者而言，各站之间铁路沿线所经之地以及未划界之地，尚不在其数。但沙俄贪得无餍，以后继续展占土地。直至东省特别区建立后，中国才收回了铁路地亩管理权，展地与反展地的斗争始告结束。

二　维护森林资源的交涉和斗争

（一）沙俄大肆掠夺东北森林资源

东北的森林资源非常丰富，"森林之茂，甲于天下"，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车马不到，人迹罕至，"往往阅数千年斧斤不施，郁郁葱葱，弥望无际，此三省之宝也"③。尤其是开发较晚的北满，森林资源异常丰富，其主要的林区有：大兴安岭、小兴安

① 吉林省档案馆：《吉林交涉司照会索领事》，66号，光绪三十四年九月。

② 《交通史路政编》，第十七册，第七章，第164—165页。

① 《东三省政略》，交涉十二，森林交涉篇，第1页。

岭、伊勒呼里山、三姓地方，以及中东路东部沿线。仅北满森林的总面积即达四百八十九万方里之多①。

自修筑中东路以后，俄人以铁路需要为名，大肆掠夺东北尤其是北满的森林资源。这种掠夺，大体有四条渠道：（一）铁路公司以筑路为名，直接攫取中东铁路沿线的森林采伐权，“工事既兴，沿路森林渐被砍伐”②。开始非法私采，尚无订立合同，指划地段，漫无限制。（二）俄商以借铁路公司需用为名，通过非法经营，以攫取采伐权。早在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三年，就有俄商在中东铁路区域内经营伐木事业。其中“取得伐木权而经营得最大者，为斯基特尔斯基及科伐尔斯基两俄商”③。后来由于废除了周冕与公司非法擅自订立的合同，第一条渠道受到限制，沙俄便变换掠夺手法，“由铁路公司之采集材料，渐变而为私人营业；由中国官厅之授予，渐变而为私人授予”④，因而这条渠道成为主要渠道。俄人此项收入，”大约每年当在一亿以上”⑤。（三）以“满洲林业公司”的名义攫取鸭绿江右岸的森林采伐权。实际上，该公司是以企业为掩护，执行别卓布拉佐夫建立鸭绿江绿色屏障特别任务的机构。日俄战后．这条渠道被日本人切断了。（四）俄人越界偷砍盗伐。通过这条渠道大肆进行掠夺是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时间虽然不长，但破坏性很大。例如黑河地区，“自庚子乱后，〔俄人〕任意樵采，沿边树木，兼为剪伐殆尽”⑥。这四条渠道，前期以第一条渠道为主，后期以第二条渠道为主。也就是说，前期以国家资本掠夺为主，后期以私人资本掠夺为主。但是不管以哪条道路、以什么资本为主，其性质都是殖民掠夺。

① 汤尔和译：《北满概观》，第195页。
② 徐曦：《东三省纪略》，第397—398页。
③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791页。
④⑤ 《东三省纪略》，第397—399页。
⑥ 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公署》卷，第769号。

这种殖民掠夺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就近就便。凡是铁路沿线，江河流域等交通方便的地方，都是其掠夺的重点对象。因此，铁路沿线和江河流域等交通便利的地方出现了“砍伐殆尽”的现象。第二是“反客为主”。有的森林“祇准俄人经营，不准华人砍伐”①，有的地方“华人入山须向外人领票始能采木”②，有的地方俄人“勒令华人上税”等等，“反客为主，抑制百端。”③第三是破坏性大。只砍树，不造林，也不分批分期采伐，凡俄人斧锯所到之处，几乎一扫而光。因此，吉江两省出现不少“无树区”。“砍伐殆尽”、“砍伐已绝”的地方，铁路沿线尤其比比皆是。第四是掠夺森林和掠夺劳动力同时进行。不管是铁路公司采伐，还是私人经营，无不雇用中国人，用中国人伐中国树，俄人只起组织作用，体力劳动几乎全由华工承担。俄人既掠夺了廉价的森林，又掠夺了廉价的劳动力，一箭双雕。

由于沙俄大规模的殖民掠夺，使“俨然有用之不竭之势”④的东北森林，尤其是北满森林，遭受极大的破坏。特别是黑龙江省，首当其冲。北起满洲里，南抵哈尔滨，计长一千八百余里，筑路所用木材甚巨，而且大小车站房料以及火车、轮船烧柴、民间房木，无不就地取材，“其为数更不知凡几”⑤。因此，黑龙江的森林，遭到极大破坏。“岩谷幽深，林木蓊郁”的大兴安岭山脉，“自东清铁路建筑以后，附近森林多为俄人所采伐”⑥。森林茂密的小兴安岭，特别是其中的汤旺河和呼兰河流域，“自俄力东渐以来，木材之需要增加，斧斤采伐日益加甚，上流地方渐被侵

① 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交涉总局（交涉处）》，第28号。
② 《光绪丙午年交涉要览》，下篇，卷三，第83页。
③ 《东三省纪略》，第337页。
④ 《东三省政略》，卷三，交涉十二，森林交涉篇，第27页。
⑤ 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公署重要卷》，21捆5。
⑥ 《东三省纪略》，第198页。

及，凡中流以下之地，有交通便利处所，大抵采伐殆尽”①。内兴安岭东出之索伦山脉，周围二千余里，其中森林茂郁，高十丈，大数围之松木，遍山皆是。但“自东清铁路通行以后，俄人任意采伐，不肖官吏又从中暗为勾结，擅与俄人订约，华民入山尚须向俄人领票”②。俄人掠夺江省森林的具体数目，已无法计算。仅呼伦贝尔境内，光绪二十七、八两年被铁路公司已砍伐的木料达“八十余万株”③。至于其他华俄把头任便采伐江省森林供给铁路者，“其数更不知多少”④。

吉林省的森林和江省一样，也惨遭厄运。如在珠河县境，俄人血结氏等，依仗铁路公司的势力，包揽铁路沿线森林，不分国有民有，南北占据一百余里，东西二百余里。“甚至吸收山份，偷漏国税，贿通官府，霸占民荒，种种弊端，不一而足。”⑤又如穆棱县的四外绿山树木“俱被俄人伐作道方、原木、烧柴等用已殆尽”⑥。

（二）反对俄人偷税漏税

日俄战后，东北人民和东三省地方当局，为了维护森林资源，保护森林主权，与沙俄殖民者展开了反偷税漏税斗争。

早在修路伊始，吉林将军延茂，“为挽回利权起见”，命令交涉总局向中东铁路公司俄员茹格维志等一再磋商，会订《伐木章程》十二条，规定，“凡铁路公司需用木植，无论雇人自砍，或给华俄把头包砍，必先报明指砍山场、拟砍木植若干、价值若干，由公司勘明，发给大票，先交票费（即木植税）一半，始允进山砍伐，至次年运木出山再照章补足。所砍山场如系民山，并须由

①② 《东三省纪略》，第236，337页。

③④ 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交涉局卷》，第28号。

⑤ 宋景文等：《珠河县志》，民国十八年版，卷二，垦殖志，第25页。

⑥ 黑龙江省档案馆：《俄人砍伐道木向其索要山本及历史亏欠票费卷》第28号。

铁路公司另给山主四成山本”①。并于一八九九年在交涉总局附设木植公司，办理放票征费事宜。但这一规定刚刚实行就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沙俄乘机出兵东北，撕毁协议，恃强任意砍伐，根本不纳木税。因此，自中东路开办以来，所有铁路公司砍用各种木材，“从未纳过票费”②。

日俄战后，东北地方当局，利用有利的形势，与沙俄展开了反偷税漏税斗争，以维护森林主权。这场斗争是从呼伦贝尔开始的。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呼伦贝尔当局鉴于俄人所砍木材甚多，昼夜拉运不止，因而“向其收税”，以维主权。但是俄人“每多推诿”。因此，呼伦贝尔副都统备文咨呈黑龙江将军衙门，“恳请照会铁路公司转饬俄人等照章纳税”。黑龙江将军衙门于十二月十日，“照会铁路公司转饬俄人等照章纳税”。照会指出：“铁路所运之木，如在铁路三十华里以内者，应交一成票费；若在三十华里以外者，应交一成八票费。既经商允，应请转饬各该处俄人一律交纳”，“请饬俄人等勿再推诿，以咨大公”③。在事实面前，铁路公司总办不得不承认“此项木税理应照章交纳”，并于十二月二十五日照复黑龙江将军，表示“凡俄商在铁路地方砍伐木植，交木税一成八，铁路公司自行砍伐者，无论远近交木税一成。此事，本总办与贵将军均可仍然照前议办理”，并应允“由齐齐哈尔道胜银行汇交贵将军羌钱拾万吊，为木税之款。其余俟派员查清木植总数后再行交纳”④。一九〇六年一月二十二日，铁路公司汇给江省羌帖十万卢布，以为江省木植之税。

为了防止俄人偷税漏税，一九〇六年一月十八日，黑龙江将军照会铁路公司，强调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严格执行

① 《东三省政略》，卷七，财政，吉林省，第30页。

② 黑龙江省档案馆：《俄人砍伐道木向其索要山本及历年亏欠票费卷》，第28号。

③④黑龙江省档案馆：《俄人砍伐道木向其索要山本及历年亏欠票费卷》，第28号。

彼此商订的现行章程。“应交一成票费，贵公司或按两季清还，或按三季，均听尊便，但须指准一定日期，俾得年清年款。此外，无论华俄把头，如非铁路自砍木料，应照江省现定通行章程，一律先期报明，发给执照，按一成八交纳税费。”①这一规定，对于防止俄人偷税漏税，维护利权，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斗争不力，收效甚微。把重点放在防止偷税漏税上是对的，但对于过去的偷税漏税追缴不力，除了得十万卢布外，其余全无下文，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三）逾限禁伐

根据一八九八年吉江两省与铁路公司议定的《伐木章程》规定，伐木以六年为限，限满即行停伐，将原山场交还中国。至一九〇四年，已六年限满，伐木即应停止。但是“俄人不遵原议限期，取之无度，漫无限制，动以铁路为词，藉图免税，虽屡阻止辩论，无如彼族任意狡展，抗不完纳，实属有违约章”②。为了挽回利权，东北地方当局不得不据约反对逾限砍伐。

逾限禁伐也是从呼伦贝尔开始的。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认为“兹届路工已竣，且兼牧所松林甚少，若任仍前砍伐，大与本属旗人生计有碍”③。因此，于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一日，照会总理铁路二段俄员阿力克萨音多罗普，要求“将在本处牧厂内松林砍木各工等统行禁止，以益旗属生计”④。但俄人置若罔闻，不但“此项砍木工人迄未禁止”，而且“处处聚集游民二三十名，结伙成群，藉端为俄修工，前往西尼克等处牧场树林砍木劈板”。对此，呼伦贝尔副都统，本想派兵力行驱逐，“但恐人众酿事堪虞”，

① 黑龙江省档案馆：《俄人砍伐道木向其素要山本及历年亏欠票费卷》，第28号。

② 吉林省档案馆：《吉林将军咨外务部》抄单，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③ 黑龙江省档案馆：《呼伦贝尔咨报俄人在鸳克台地方砍伐木植有碍我国人民生计卷》，第309号。

④ 同前

于是于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咨呈黑龙江将军衙门，请转达俄官，“不准砍伐本处牧场树木”①。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三日，有俄人十余名，带领通事、木把，直赴铁山包以东大小呼兰河等处，踩看山场，砍伐树木，声称“哈埠俄人会刊备用”②。七月，又有俄人两名，带领通事、木把和木工四十余人，声称“有俄文护照”，前赴依吉密河山场一带砍伐树木，“亦言借给哈埠俄人需用”③。对此，黑龙江将军衙门于一九〇六年一月上旬，照会铁路公司，要求查明禁止。照会指出：“查铁路刊木章程第二条声明六年为限，今已限满，其非铁路自用之木，不问可知”，“况铁山包等处，现系屯田，招民开垦，所有山厂半系有主，尤不得任意砍伐，务请从速查明，严为禁止。”④

最大的一场斗争是在余庆县。一九〇六年夏，铁路公司为了攫取诺敏河东岸至大呼兰河西岸中间一带伐木专权，派人霸占青黑二山木场，又在呼兰河口拦绠，不容华人放木，并由铁路公司代办达聂尔照会余庆县，勒令华人上税等等。这种非法行为，激起了当地中国人民和余庆县当局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上省“控诉”。余庆县当局也照会铁路公司，要求不得限制华商采木。而铁路公司照复余庆县，“仍请相助办理”。但余庆县坚决拒绝，该县木商也“坚不愿经公司之手纳税”。同年八月，中国外务部就上述问题照会驻京俄使璞科第，但他坚称“铁路人员等，毫无擅行之处”⑤。结果，呼兰、诺敏两河流域的森林采伐权问题，不得不留待于以后的交涉谈判中去解决。

---

① 黑龙江省档案馆：《呼伦贝尔请定鱼盐木植秧草各项捐税卷》，第79号。

②③④ 黑龙江省档案馆：《俄人砍伐道木向其索要山本及历年亏欠票费卷》，第28号。

⑤ 《光绪丙午年交涉要览》，下篇，卷三，第83—85页。

逾限禁伐斗争，虽无明显效果，但它为举行谈判，废除周冕与铁路公司私订的伐木合同打下了基础。

（四）交涉谈判

逾限禁伐斗争之所以收效甚微，其主要原因在于铁路公司以周冕所擅订的合同为攫取森林采伐权的“凭藉”①。因此，不得不举行谈判，交涉周冕与铁路公司私订的合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九〇四年三月六日，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总办周冕与铁路公司总办霍尔瓦特，公然在哈尔滨非法擅自订立《黑龙江省铁路公司伐木合同》，出卖森林主权，指划森林地段，任其采伐。陆路一段是从成吉思汗站至雅克什站的铁路两旁，长六百里，宽六十里。实际上是以采伐森林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当时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就指出：“其中本多无木之处，名虽与木，实与以地。”水路则共给两段；一段是浓浓、杈林两河，各至水源为止，长一百六七十里，宽七十里；一段是呼兰、诺敏两河，各至水源为止，长三百余里，宽一百余里。不仅森林，而且“于我土地物产多所攘夺”②。这一合同把“江省产木之区包括殆尽”③，界内山林统归铁路公司砍伐，华人不得过问。其中还规定：“江省所属别处树林地方，铁路公司亦可砍伐木植材料。”④若按照这一合同办理，则江省全部森林都可由俄人随意砍伐，根本无中国主权可言。当时中国地方官吏指出：“揣俄员之意，欲尽绝华人之生计，以餍其垄断之谋。”⑤这一分析是恰如其分的。

该合同事前并未报告黑龙江将军，签押后才呈报将军萨保，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213，第13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213，第13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188，第1—2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卷213，第23—24页。
⑤ 《东三省政略》，卷三，交涉十二，森林交涉篇，第27页。

萨保虽未答应，“也未力争”。迨程德全继任将军后，俄员屡带周冕私订之合同到江省请求加印，程德全“却之”①，并以“旗民生计所在，通省日用所需，未便尽付外人”为由，照会铁路公司，要求将该合同作废，另订合同。后虽派人磋商，但该公司“仍持前约，迄无成议”②。一九〇五年冬，日俄战争已经结束，中俄两国开始议约，中国首先提出这一问题，但俄方迟迟不肯谈判。直到一九〇六年秋，中国外务部向俄使璞科第宣布，该合同“未经中国政府核定，不能执以为据，须由吉江两省将军派员与公司会商，咨部核办”，俄方才不得不同意举行谈判。八月，俄使璞科第照会外务部，表示铁路公司“愿在公司与地方官所定展地及砍伐木植各合同内改定变通数条，以副贵政府之意”③。外务部接到俄使照会后，指派宋小濂和杜学瀛赴哈尔滨与铁路公司总办霍尔瓦特就近磋商。但是，该公司“视前合同为已得之权利，不少退让，迭次磋议，未能解决”④。徐世昌就任东三省总督后，认为“森林为东省自然之利，岂容拱手以让他人，况其时将与日人商订木植合同，若不一意坚持，尤虑日人有所借口”，因而令宋、杜两道“竭力与争”。经过一年多的谈判，始获就绪。

在这次谈判中，斗争最激烈的问题，就是争夺呼兰、诺敏两河流域的森林问题。因为呼兰、诺敏两河流域，地处江省腹地，物产丰富。尤其是呼兰河，贯穿呼兰、绥化、余庆、兰西两府两县，为商民交通要道。因此，江省地方当局认为：“若将此河拨给公司，势将据我形胜，扼我咽喉”，“且木植为人民生计所关，断难允许”。而铁路公司对呼兰、诺敏两河流域的森林早已垂涎欲

① 《东三省政略》，卷三交涉十二，森林交涉篇，第27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188，第1—2页。
③ 《光绪丙午年交涉要览》，下篇，卷三，第83—85页。
④ 《东三省政略》，卷三，交涉十二，森林交涉篇，第27页。

滴，“必欲达其目的”。因此，斗争比较激烈。在这场斗争中，宋小濂了解呼兰、诺敏两河流域的战略意义，因此无论铁路公司如何要挟，他“始终坚持不允”。铁路公司“见事难如愿”，便破坏谈判，中断谈判两个月。后因宋小濂赴任呼伦贝尔副都统，派张寿增在哈代议。张与铁路公司继续谈判数日，终于磋商就绪。把呼兰、诺敏两河流域的森林采伐权从沙俄手中夺回来了。“不惟呼兰、诺敏、浓浓等河毫未拨给，而地段亦减缩十分之九”①。

经过长期的谈判交涉，吉林省于一九〇七年八月三十日与铁路公司订立《吉林铁路公司伐木合同》，黑龙江省于一九〇八年四月五日与铁路公司订立《黑龙江铁路公司伐木合同》。两省的合同内容，除了指划地段及采伐数目不同外，其余条款大致相同。吉林的伐木地段，一为石头河子，二为高岭子，二者长八十五华里；三为一面坡，长宽均不超过二十五华里。黑龙江省的伐木地段，一为火燎沟，二为皮洛以，各长不过三十华里，宽不过十华里；三为权林河，由该河汇入松花江之河口溯流而上，长五十华里，右岸宽二十华里，左岸宽十五华里。合同规定铁路公司可以自行设法砍伐林木等事，建设锯木等厂，铺修运木支路，纳税出口。合同还宣布：“凡从前所订合同并所发票照全行作废。”② 中俄吉江两省伐木合同的签订，使沙俄掠夺我吉江两省的森林资源合法化。

但是，新合同较之旧合同，又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将“曩之所损失者，或争回什之八九”③。以江省为例，旧合同陆路自成吉思汗至雅克什共十一站，长六百里，宽六十里。新合同分为两段，各长三十里，宽十里。较旧合同长减十分之九，宽减十分之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213，第13—14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213，第13—24页。
③ 《东三省政略》，卷三，交涉十二，森林交涉篇，第27页。

八有余。水路旧合同呼兰、诺敏两河长三百余里，宽一百余里，权林、浓浓两河长一百六七十里，宽七十里。新合同仅指给权林一河，长五十里，宽三十五里，较旧合同长共减四百余里，宽共减百余里。新合同还在末条声明："将来国家订有护养林木章程，公司亦须遵守。"① 这对于限制沙俄的殖民掠夺，挽回利权，维护森林资源，都有重要意义。

这次交涉谈判之所以能够使沙俄"就我范围，和平了结"，其主要原因是：（1）日俄战后，沙俄新败，形势对中国有利；（2）外务部和地方当局通力合作，互相配合，无隙可乘，无懈可击；（3）参加谈判的主要人物宋小濂，不畏强暴，坚持斗争，如上所述，无论如何要挟，始终坚持原则。

然而，这次谈判是不彻底的。如合同规定："如日后铁路振兴并改良一切应用木料，过于上开之数，则华官亦可照允。"② 这就为日后沙俄进一步扩大侵略埋下了伏笔。如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沙俄迫使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签订了《增订中东铁路公司在江省指明地段砍备应用木植之副合同》。其主要内容有：（一）将原合同指划的火燎沟、皮洛以两段森林退还江省，另以大兴安岭山脉迤南、绰尔河以西巴嘎依勒刊达河西岸、乌图穆克特河北岸三百里中间林木地段换给铁路公司，该段面积以华里一千五百方里为限；（二）将原合同指划的权林河森林地段退还江省，另以松花江北岸权林河口起往北一百五十里左右之八道河林木地段换给铁路公司③。这次新换给铁路公司的绰尔河及八道河两段森林面积共计三千二百余方里，比原合同指划的甲、乙、丙三段总合面积超过数倍。江省之所以答应铁路公司的无理要求，一是为形势所迫，辛亥革命刚刚胜利，国内政局不稳，不能给沙俄干涉以借

①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213，第13—24页。

③ 黑龙江省档案馆：《关于勘测划定东省铁路公司伐木地段等事宜卷》，第17号。

口；二是“此系特别允许在先，只可照准”①。所谓特别允许在先，就是上述的原合同所埋下的伏笔。

三　反对沙俄侵占东北煤矿资源

（一）俄人恃强侵占东北煤矿资源

东北的煤矿资源丰富，是我国的主要产煤区之一。沙俄对我东北煤矿资源，早就馋涎欲滴，“最早染指满洲矿山的，实际上是俄国”②。早在一八九六年订立的东省铁路合同第六条中的“开出矿苗处所，另议办法”一语成为沙俄大规模掠夺东北煤矿资源的张本。一九〇一年，铁路公司根据上述含糊其辞的规定，向吉林将军长顺提出开采铁路附近煤矿的要求，强迫吉林当局于七月十五日与铁路公司代办达聂尔订立吉林煤矿合同十二条，规定铁路公司在铁路两旁各三十华里以内有采掘煤矿的“独擅权”，华人未经铁路公司允许，一概不准开采；洋人或其他公司或华洋合办者欲在三十华里以外开采煤矿，亦须知照铁路公司方准开采。合同呈报外务部后，驳令另行核议，没有批准。一九〇二年一月十四日，驻江俄员以吉为例，强迫江省当局，订立江省煤矿合同十一条。攫取了江省铁路两旁三十华里以内的采煤权。外务部议复“另议办法”③，也未批准。驻奉俄员也以吉为例，强迫奉省当局按照吉林章程量为酌改，奏请核准施行。经外务部与矿路总局核议，认为“交收一事尚未定议，此项合同未便遽订，若先与画押，各国必致争论，诸多牵制”④，遂紧急通知增祺缓订另议。

奉吉黑三省当局与俄人所订的煤矿合同，虽经外务部驳令另行核议，但是俄人有所借口，恃强私采。先后强占了江省的扎兰

---

①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司》，3415号。

②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798页。

③ 《黑龙江志稿》，卷37，交涉二，路权，第42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卷165，第1—3页。

诺尔、察罕敖拉、太平山、发别拉屯等煤矿，吉林的哈尔滨附近、乌吉密、一面坡、杉松岗、官街、头道江、长春附近等煤矿，奉天的抚顺、烟台、瓦房店、复州湾、铁岭、昌图等煤矿。对这些煤矿，“莫不肆意取求，攘为己有”①。沙俄掠夺东北煤矿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也是极其狡猾的。据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揭露，在俄国十余年来所取得的几十处矿区过程中，其手段是，“初则附股，继用策术，终胁势力，据为己有”②，日俄战争后，沙俄将其侵占南满的煤矿转让日本。

（二）煤矿交涉

中东铁路通车以后，由于对煤的需要量增加，沙俄日益加紧对煤矿的掠夺。这一事实使东北地方当局认识到：“需煤最亟，故煤矿尤所必争，若非明定约章，挽回利权，则沿线矿产将非我有。”③因此，一九〇七年，外务部乃将东省铁路煤矿问题提出来与俄使进行交涉，后又将此案交给道员杜学瀛、宋小濂在哈尔滨与铁路公司就近商办。八月三十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吉江两省东清铁路煤矿合同十二条。其主要内容有：（一）铁路公司有在吉江两省议定界内的采煤权，地点和方法均由该公司自行选择，但须会同华官验明无碍方准勘办；（二）铁路沿线两旁三十华里内之煤矿由铁路公司勘办，但中国民人亦可享受在该路两旁三十里内采煤利益，只要无碍于该公司已开煤矿，该公司不得拦阻；（三）其他洋人或华洋合股在铁路两旁三十里内采煤，应商准华官及铁路公司方能办理，三十华里以外，与铁路公司无关，无论何人勘挖煤矿，准否应由华官自主，该公司不得过问；（四）铁路公司欲在三十里外开采煤矿，须先请准该省巡抚方可进行，与

① 《东三省政略》，交涉十一，矿务交涉篇，第20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料》，下册，第40页。
③ 《东三省政略》，交涉十一，煤矿交涉篇，第20页。

他人无异；（五）煤矿应需木料，在购定界内者由公司随意砍伐，如在界外民地，应与地主和平议价，按照所定木植章程办理；（六）出煤一千斤，铁路公司交纳吉江两省平银一钱二分税银，每年分四季交纳"；（七）吉江两省铁路交涉局派员驻矿稽查出煤数量。① 此项合同与前订合同不同，取消了铁路公司的"独擅权"，中国民人也享有在铁路两旁三十华里内采煤权，煤税由原来每千斤课银八分增至一钱二分。然而，铁路公司也以这种合法形式攫取了吉江两省铁路沿线六十华里内的采煤权。由于该合同大损利权，九月十四日，哈尔滨华商"电请政府改正"②。

（三）反对俄人强占华商煤矿

沙俄不仅通过签订合同的手段掠夺煤矿资源，还直接霸占华商开办的煤矿。

一九〇四年二月，俄商威勃尔率人到长春东南石碑岭煤矿钻探，并未向地主崇恩商租，"亦未通知信息"③，硬将煤矿据为己有。与此同时，该俄商还强占了开采多年的陶家屯煤矿，"既不给山主窑户价值，亦不完纳煤税"④。窑商成廷芳非常气愤，于二月间上告吉林将军衙门。同年六月间，该俄商又拟由宽城子二道沟等处到小河通、陶家屯修运煤铁路三条，当即遭到当地人民的反对。二道沟民人张云祥"以俄人现在支修由宽城子至陶家屯煤窑铁道，在伊房地中间强行占用，并将水井填塞，田苗踏毁，往向理论，置若罔闻等情，喊告前来"⑤省城。十二月间，崇恩因石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204，第12—18页。

② 《东方杂志》，1907年，第九期，第21页。

③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总局档》，第2357号。

④ 吉林省档案馆：《为据长春府知府详称俄商威勃尔支修运煤铁路占用吉长两府民地坰数等情抄粘札饬吉林府查明是否与原存地册相符由》，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九日。

⑤ 吉林省档案馆：《为奉宪批俄人威勃尔已拟由宽至吉界添造运煤支路占用民地填井毁苗殊与向章不符等谕移付哈局转饬二道沟分局会同长春府核办由》。

碑岭煤矿被占，上告吉林将军衙门，“请派员查办”①。在崇恩等人的斗争下，俄人不得不会同华官查勘，照矿务约章发价处理。

一九〇六年冬，俄人路必诺夫强占了早经华商于思玉于十月间请领执照在先的黑龙江省发别拉屯煤矿，并未请示地方当局批准，实属违章侵权。华商于思玉具呈上告。一九〇七年一月，黑龙江副都统衙门，以“俄商路必诺夫在法别拉违章私挖煤苗”为内容，照会俄廓米萨尔。照会指出：“查有贵国路必诺夫在敝处发别拉屯以上煤山，雇工四十余人采挖煤矿，并不到敝副都统衙门呈明”，“查中国矿务章程，凡洋商开矿，只能附入华商股内，须由华商经办。现在中俄尚未定约，岂容擅自开采！”“今路必诺夫私行挖煤，有违约章公法，请贵处速为查明禁止，不得运动煤斤”②。后经中国多次警告后，将其驱逐出境。

一九〇八年秋，华商王士珍等申请试办平山煤矿，但因资金不足，改由布特哈总管纯德等投资开办，以开利源。平山煤矿在齐齐哈尔西部，矿分三处，北曰平山，南曰景星山，中曰太平山。三矿之中，以太平山矿出煤最多，而且交通方便，距朱家坎火车站仅十六七里地。煤质也佳，可供工业用煤。俄人垂涎三尺，于一九〇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由满洲里用火车运来十副大钻，在我华商煤井四周进行钻探。该矿把头屡次拦阻，但该俄人置之不理。因此请东布特哈总管设法阻止，以便自行开采，保护利源。东布特哈总管接到把头的控告信后，一面命令把头么兆海迅速回矿，照常工作，免被俄人乘机占据煤矿；一面绘图具文上告东三省总督和黑龙江巡抚，请速照会俄官阻止开采。他在呈文里指出：“所开南北三厂，并非中国弃掷之地，中国亦并非无人挖作，该

①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总局档》，第2357号。

② 黑龙江档案馆：《为照会廓米萨尔俄商路必诺夫在法别拉违章私挖煤苗由》，黑龙江省交涉总局档，第363号。

俄人竟不遵约章，于我早经开作煤井四周中间强行下钻，殊属有悖公理。”东三省总督锡良和黑龙江巡抚周树模认为：“太平山煤矿畅旺，前经该总管等集资开办，本为主权利权所在，未便自行放弃。该俄人乃擅行侵采，殊属显背约章。”因此，于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札饬铁路交涉局从速照会铁路公司严行阻止，并命令东布特哈总管转饬把头等迅速回矿，照常开采，勿得自悞工作。同时，考虑到“近来铁路公司燃料日少，需用日巨，往往任意采勘，重烦交涉，自非及时自行开采，不足以杜觊觎而护利权”①，因而奏准在太平山地区设立隆平煤矿有限公司，由八旗荒价发商生息项下提款五万元，广信公司、官银号附股及集商股等办法，集资开办。在沙俄大肆强占吉江两省煤矿的情况下，由华商自办，也是“挽回利权”，防止侵略的一种办法。

当时中东铁路的年耗煤量达八十万吨，取之于扎兰诺尔煤矿之煤三十二万吨，仅占百分之四十，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为了扩大煤源，铁路公司企图强占满洲里以西十余公里的察汉敖拉煤矿。该矿于一九〇八年发现的，一九〇九年由华商组织有限公司，集股开矿，业渐就绪。已挖的六个煤井中有五个煤井出煤。一九一〇年四月中旬，偶有两名俄人到胪滨府，自称东清铁路司员，奉命勘查矿苗。胪滨府并未阻止。但俄人勘查到华商所开采的察汉敖拉煤矿时，声称“该矿所在之地，系东清铁路公司与中国政府订约之矿区内开地段，今中国商民任意开挖，即属背约”等等。该矿总办当即请该俄人到胪滨府讲理，知府张寿增先后两次与俄工程师辩论，反复开导，仁至义尽。但该俄人不但不听，反而要求将该矿一律禁闭，并且口出狂言。知府张寿增不得不向黑龙江巡抚和东三省总督咨报，请与铁路公司交涉，“杜其奢望，以保利权”。不料，五月五日晚，俄工程师萨洛古巴带俄兵五名，

① 《黑龙江志稿》，卷23，财赋：矿产，第11—12页。

携带枪械，在华商所开矿井地方强行搭盖布棚，准备钻采。矿商到胪滨府告状，并声明“商等断不能任人侵占”。知府张寿增“剀切理喻，百般拦阻”，但该俄人“一概不听，俱推之有霍（霍尔瓦特）承当”。因此，张寿增不得不再次咨请黑龙江巡抚和东三省总督与铁路公司交涉。铁路交涉局与霍尔瓦特再三辩论，始允请工程师来哈面询情形再商。东三省总督和黑龙江巡抚再次催促铁路交涉局迅速照会铁路公司，“即将采勘俄人并所带俄兵一律撤退”①。后因铁路公司总办“固执抗争”，东三省总督将该项交涉案件咨送外务部，请与俄使磋商。同年六月十八日，铁路公司代办达聂尔提出以南满支线上的卜三家子应退废线占地约百余垧作为交换条件，换取察汉敖拉煤矿。他说：“如能将地划让一半与公司开采，俾免煤柴缺乏之虞，则卜三家子地亩，敝代办不但尽心使之早日交还，且可无须此项半价。”②但中国官员坚决反对，达聂尔没有达到目的。

四　收回吉江两省被占金矿

（一）回收江省漠河等金矿的交涉

一九〇〇年，沙俄出兵东北，江省沿边各处金矿，尤其是漠河金矿首先遭受荼毒。七月二十三日，俄军炮击漠河金矿瑷珲总局，刚到任的漠河金矿督理钱镠在硝烟炮火之中“仓皇出走，策骑赴省，衣履全失”。七月二十六日，观音山金矿被俄兵焚掠，工作人员因江轮不通，由山路逃走。漠河、奇乾河两金矿，分别于七月二十七日，八月九日，先后被俄兵攻毁，“房舍、刍粮、食物悉付一炬”，工作人员裹粮入山，潜行深林密箐之中，半途粮绝，宰杀牛马，挖食草根，阅四十余日始达墨尔根大道。入山时三四百人，出山时祇剩一半，员司饿毙失散者共二十余人”③。吉拉林和

① 黑龙江省档案馆：<胪滨府呈报查勘察汉敖拉煤矿等事宜卷>，44号。

②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1141/5。

都鲁河金矿也都被俄人占据了。从此，漠河等金矿沦入俄人之手达六七年之久。俄人成群结队盗采沿江金矿，瑚马尔河有俄人数十人勾结韩人金匪七八百人进行盗采，漠、乾、观各矿均有俄人越界私挖。后来有些俄商拿着五段金矿踩勘金苗的执照，开采中国原有的金矿。例如，萨连阔夫在观音山，博博夫在奇乾河，洪都商岩在漠河，各招数百人，非法采挖。漠、观两矿历年所建房屋皆已荡然无存，俄商也未踩苗另采，仅就旧碴任矿丁采挖，分成坐收，因此各沟水道均遭破坏。

沙俄掠夺和摧残漠河金矿，激起了中国矿工的极大义愤。他们与俄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一九〇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俄人穆绕月夫被华工殴毙，雷巴科夫也被打伤。几天后，又有带枪华人“劫抢”了俄员马里车夫。这些斗争打击了沙俄殖民者，使他们惶惧不安。沙俄驻齐齐哈尔领事曾多次照会黑龙江将军，要求“于惩办匪徒外，尚须恤偿伤人及苦主，并赔偿矿务公司为匪所亏之款”。一九〇四年九月，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对俄领的无理要求，予以严正驳复，他指出：“本将军、副都统，揆情度理，有碍难照办者三端：查观音山金厂本系我华矿务公司产业，江省并无许俄人开采之约，俄人设立公司，在内淘金，即属越界私挖，理应议罚，今置私挖于不问，反要索人恤偿，中外律例恐均无此等办法，此碍难照办者一也；观音系著名矿厂，产金之旺中外共知，自该公司私挖以来，时逾数载，得金不知凡几，若以华例科之，该公司私挖之金应全数充公，江省尚未及过问，兹乃以因匪所致之亏，言及赔偿，有是理乎？此碍难照办者二也；金厂地处边荒，盗匪本多，自庚子变乱，我国又无兵驻守，故前署将军萨保曾因贵前任外部官员科力任愿代驱金匪，权准俄国商人于中国自开各金厂界外，踩勘金苗，声明中国不任保护，今穆绕月夫以私

③ 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公署案卷》，769号。

挖之故为金匪所害，委系自疏防范，无所归咎，谁其恤之？此碍难照办者三也。”① 这一驳复，义正辞严，铿锵有力。

一九〇三年，北洋大臣袁世凯派直隶候补道刘焌赴江省交涉回收漠河金矿问题，但“俄商踞据不交”。九月间，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照会俄驻江省领使，要求“迅饬越挖俄人一律退出，交还刘道接收开办”。十月八日，该俄领照复黑龙江将军程德全，花言巧语，文过饰非。他借口十一条踩勘金苗合同第十条所载“漠河、观音山、宽河及其余各厂另拟条陈办理”一语，“以饰俄商私采之非”。刘焌与俄领珀佩交涉接收金矿时，俄领千方百计阻挠中国接收漠河金矿。每当俄领理屈词穷的时候，动辄以观音山华人枪毙俄人穆绕月夫一案搀入纠缠，并扬言“非命案先行议结，不得经议收矿”② 等等，拒绝交还漠河金矿。刘焌在江省与俄领交涉半年有余，但由于俄领的阻挠，交涉失败。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二日，黑龙江将军程德全照会俄领，批驳了俄领的无理要求，并指出：“观音山、漠河、奇乾河、乌马河各金矿系中国已开之厂，向归北洋大臣主政，前署将军萨保准给俄商采苗护照内指定界址，注明年限，并声明从前我开各厂不在俄人开采之列。上年北洋大臣袁奏派刘道焌执持贵国驻京公使护照，前往各厂查看接收，而该俄商踞据不交，殊失两国敦睦之旨。”③ 最后，仍然要求俄领转饬俄商迅速退出各厂，以顾邦交。

后来，沙俄在日俄战争中遭到失败，为中国收回江省金矿提供了有利时机，“自宜赶紧收回矿权”④，勿失良机。收回江省金矿是从都鲁河金矿开始的。一九〇五年十月，黑龙江将军程德全派马六舟总理都铎朝等处矿务⑤。马是以“到沟办匪之员”的名义

① 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交涉总局档》，431号。

② 同前。

③④ 同前。

⑤ 都铎朝即都鲁河、铎子沟、朝阳山。

去接收都鲁河金矿的。十一月二十一日，俄人格那母索夫率队到都鲁河金矿多方恫吓，声言“黑河将军前次电谕，只准在厂驻扎一月即行出沟，现在已经月余，应即照办”等语。马六舟回答说：“卑职以事未办毕，何能出沟！”格那母索夫又问：“贵官系到沟办匪之员，护照上并无开办名目，刻下又无胡匪，有何难办之事？”马六舟回答说：“有无开办名目，系我国内政，我有自主土地之权，何事照会！”格那母索夫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等了一会儿又说：“我固知贵官是到厂开办之员，惟口传，未奉公事，碍难承认。”马六舟反驳说：“敝国官开敝国土地，何须要贵格敏丹承认！”格那母索夫最后竟说：“护照早已逾限，非即出沟不可！”①，企图赶走马六舟。但马六舟仍然坚持斗争，终于将都鲁河金矿收回。

都鲁河金矿与观音山金矿只一山之隔，都鲁河金矿收回后，观音山金矿的收回问题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一九〇六年二月，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又派马六舟前往收复观音山金厂。马六舟接受这一任务后，遂派都鲁河金矿委员、候补知县王如毅赴哈，与道胜银行经理高培里交涉收回观音山金矿事宜。王至哈与俄员磋商三个月之久，始允于俄历八月内一律交还。七月间，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以俄历八月期限已到，命令马六舟前往收复。马于八月抵哈，三次约见高培里，但高均避而不见。马六舟看其情形，“似难割爱”②，因此接受交涉局总办的建议，准备直接赴观音山金矿进行接收。九月四日，高培里照会黑龙江将军，一反前议，建议成立华俄公司，或设华公司，俄附股本。但这一建议被程德全所拒绝。

九月十九日，驻齐齐哈尔俄领珀佩来照，威胁黑龙江将军。照称北京公使来电，对黑龙江将军关于俄历八月归还中国矿产的

① 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交涉总局卷》，431号。

② 同前。

说法实所不解。并宣称现在北京正在谈判，拟将所挖中国旧有矿产交还中国，但在议决之前不得有任何举动，以阻挠中国收回观音山金矿。后由于黑龙江将军屡次索还观音山金矿，高培里不得不答应将该矿归还中国。他于十月一日来信说："贵国索观音山金矿一节，敝代办亲赴俄京矿务总公司呈明一切情形，据总公司言，中国既索观音山甚迫，本公司亦不能拖延。若以利益论之，不能遽然交还；若以邦交论之，何能因利益致失两国之和！本公司自应饬该处监工即行停止，并知会将该处交还中国，请贵军帅派员接收。"① 似乎以友谊为重，但提出了"该矿历年亏累须向中国提议赔偿"②的要求，以示要挟。十月二日，程德全照复高培里，对其无理要求，予以驳斥。照会指出："以该厂之美，贵国矿学之精，无论其万万不能亏累也，即使亏累亦与中国无涉。以贵总管办事之聪明岂尚不达此理？"照会最后表示："本将军于赔偿一节，万难认许"③，拒绝高培里的无理要求。

正在交涉的过程中，九月二十七日，马六舟带同随员到达了观音山金矿。当时俄人正在大兴土木，企图长期霸占该矿。马遂派员前往接收。但俄总管等一味支吾，一再推诿，不肯交还中国。马虽万分焦急，但不敢用强硬手段，只好做瓦解华工的工作，孤立俄人。结果俄人众叛亲离，"不旬日间，其华籍工人均纷纷解散，存留者十无二三。其左右之亲信通事又复倒戈，相反乐为我用，而彼族遂附首贴耳，甘就我范围"。但俄总管仍不死心，一面与马六舟磋商退还观厂问题，一面仍电高培里，"请为转圜"。因久无回音，才死心绝意，"允将观音山各厂一律交还"④。厂中一切房屋、器具、货物等项，作价移交。十月十一日，双方开立

①③ 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交涉总局卷》，431号，

② 《光绪丙午年交涉要览》，下篇，卷四，第18—19页。

④ 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交涉总局卷》，431号。

字据，办理接收手续。至此，观音山金矿又回到中国手中。

观音山金矿的收回，为收回漠河金矿铺平了道路。由于外务部屡次与俄使磋商关于将俄商所占漠河金矿和他处原有华商开办的各矿交还中国接收，俄国才允许交还漠河金矿，请派人前往接收。但要求中国赔补俄人所受之亏累。外务部咨请北洋大臣袁世凯选派妥员，先赴观音山，后赴漠河，将矿厂一律查验接收，并详细查明呈报其他各处被俄人侵占之中国矿产，以便向俄使索还。袁世凯当即派刘焕迅速前往接收，至一九〇六年冬，江省将漠河等金矿全部收回，维护了领土主权。

（二）关于吉林省夹皮沟金矿的交涉

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五日，沙俄驻吉江两省办理交涉事务大臣刘巴，强迫吉林将军长顺订立《中俄议定矿务草约》十四条。其主要内容有：（一）允许俄人在吉林各处开采金矿，只准华俄集资，不准他国入股，惟有道胜银行系华俄合办，可以入股；（二）各矿所产之金子，不论多寡，一律按照所出之数每百两抽十五两作为中国课税；（三）各处矿务，如已开办须另外详议；（四）在条约未奏准以前先准俄人到各处勘探，勘探有效期为一年。并给俄商发了探苗执照，使得俄人在草约未经中国政府核议之前即可动手勘探。草约上报外务部后，议以“语意简略，尚有应行声明之处，如第一条、第七条应令添叙明晰，指定矿地，妥议详细章程，奏明办理。”因此通知吉林将军长顺立即照会刘巴，另拟草约。但刘巴屡以“请示俄外部”为借口，置之不理①。同年五月二十四日，俄国驻吉江两省交涉署理办事大臣科洛特科夫，强迫吉林将军长顺签订《在夹皮沟、宁古塔、珲春三处境内采勘金苗开办金矿商同预定草约》六条。其中规定夹皮沟、宁古塔、珲春三处金

① 吉林省档案馆：《为将夹皮沟金矿屡与俄员辩驳未结大概情形咨呈外务部查照由》，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

矿，只有俄国专办金矿之阿斯他硕夫及其代理人才有权采勘开办①。

一九〇四年，中国政府决定："凡禀请办矿，由部发给执照为凭。未经发照以前不得举办。"此令下达后，俄员屡次请求换给执照，但吉林将军均以前发执照早已过期，应行作废，迄未换给执照。因此俄使璞科第于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函外务部，要求外务部转知吉林将军将该公司在夹皮沟开采矿苗的执照延期，并要求按照因战争不能勘探的时间补延②。十二月一日，外务部复信俄使，指出："俄商开采夹皮沟矿务曾否订立合同，于何时发给该公司勘苗执照，均未准吉林将军咨报有案，即该省发给勘苗执照，现已届限满，亦应作废，本部碍难展限"③，拒绝了俄使的要求。十二月三日，俄使璞科第又致函外务部，仍然要求予以展限，以期公平了结，且免该公司吃亏甚多④。七日，外务部又复信俄使璞科第，驳斥说："俄国公司何时请领勘苗执照，本部无案可稽，即或所领执照委系吉林地方官发给，未经照报本部核准，该照亦应早日作废，不能执以为据。"⑤但俄使仍然来信，要求所谓"公平了结"。因此，十二月二十一日，外务部复信表示："夹皮沟矿务业经华人宋春鳌办理有年，断不能复准他人承办。今据再三声请，应仍由该公司自与吉林将军辩论。惟应声明本部并未允许该公司与吉林将军议办此矿。"⑥从此，这一交涉由北京移到吉林地方进行。

---

① 东北档案馆：《琅法赠大臣为开办夹皮沟金厂一事已订有合同抄粘照请查阅事》，光绪三十一年。

② 吉林省档案馆：《照录俄璞使来函》，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③ 吉林省档案馆：《照录俄璞使来函》，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④⑤ 吉林省档案馆：《照录俄璞使来函》，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⑥ 吉林省档案馆：《照录俄璞使来函》，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沙俄驻吉领事先后两次照会吉林将军，以日本占据该矿为借口，要求另行发给执照。吉林将军照复驻吉俄领，指出："该处未据报有日人踩矿情事，现已派员确查。至所称公司踩勘夹皮沟矿务一节，虽定草约一年，而华政府并未承认，前已历次照复在案，所有前发执照亦早逾限作废矣。"① 一九〇七年一月一日，俄使璞科第也以该处为日本占据为内容，照会外务部。其实日人并未占据该矿，俄员之意"无非籍词耸听，冀发执照"，中国当局力行驳阻，以保利权②。经过反复交涉，中国终于收回了夹皮沟金矿的采勘矿苗权。

（三）关于江省五段金矿的交涉

一九〇一年六月，科洛特科夫由吉林调到江省任俄驻齐齐哈尔领事。他到任后故伎重演，要求拟定江省金矿章程，并"屡催照办"，急不可待。该俄员蛮横已极，为俄文武官员中所少有的。"起首即从事要挟恐喝"。他在致萨保的第一封信中，即声称要报告彼得堡，说萨保与俄来往不睦，满洲仇视俄国。他拒绝萨保提出的十四条草约，不满意其中只答应将嫩江及松花江左岸采勘矿苗权给予俄人。并提出俄方草约一份，要求开放额尔古纳河及黑龙江右岸各处金矿。科洛特科夫在其第二封信中，凶相毕露地质问萨保："贵将军祗许俄人在嫩江及松花江右岸采勘矿苗，而阿穆尔及阿尔胠（即额尔古纳河）一带尚有许多地方未属与人，可以采勘矿苗，贵将军何故怕许俄人在阿穆尔及阿尔胠一带采勘矿苗？"他恐吓说："倘贵将军不肯允准俄人采勘江省全境矿苗，本官员祗好自行设法保守旧矿金子。究竟阿穆尔江边之乱，本官员亦祗好报明兵部，应将各官矿令俄营占守，此事将来中国国家定有

① 吉林省档案馆：《准外务部咨开俄璞使函请夹皮沟矿务展限日期公平了解结卷》，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

② 吉林省档案馆：《吉林将军为将夹皮沟金矿屡与俄员辩驳未结大概情形咨呈外务部查照由》。

许多糜费也。”科洛特科夫最后表示：“贵将军如欲地方安静，我求贵将军即准俄人在江省全境采勘新矿，并不提股分事宜。”① 萨保在沙俄的威胁下屈服了，一九〇一年十月二日，按照俄方的意图订立了采勘金苗草约十一条。按照这一草约，“俄国几乎是用完全强制的办法，将黑龙江全省的金矿攫入了自己的手中”。②

江省十一条采勘金苗草约，与吉林省的矿务草约大同小异。其不同之处在于：一、声明中国对采勘俄人不负保护之责；二、规定在官地开出金矿，另缴余利百分之五，作为租地之资，俄国答应对此于奉准开办再议；三、所指准给采苗执照各处，系在齐齐哈尔以北与东路松花江下游一带。

草约规定采勘金苗的地区共分五段：（1）从呼伦河起，至贝子河（又称贝尔茨河，北五寺河、牛尔河等）止，归上游矿业公司采勘金苗；（2）自贝子河起，至库玛尔河及其支流止，归阿士他舍夫采勘金苗；（3）自库玛尔河起，至瑷珲城止，归阿伯拉克斯颇颇夫、耶米立羊掠夫公共矿业公司采勘金苗；（4）自瑷珲城起，至观音山止，归集股矿业公司采勘金苗；（5）自托罗山以下入松花江处起，至都鲁河口止，归俄国矿业公司采勘金苗。因为采勘金苗的地区分为五段，所以称为五段金矿，实际上并不是五段金矿。而是五段采勘金苗的地区。而且规定：“凡中国旧有之矿，如漠河、观音山、都鲁河、宽河、奇乾河，均不在采勘之列。”

草约还规定：“祇许采勘金苗，俟华政府批准后再行开办”，在发给的执照中还有“暂准采勘金苗，期限应请旨定夺”字样。一九〇二年，萨保“据情入奏”，外务部议复：“所给执照，祇准采

① 黑龙江省档案馆：《为将与俄议订矿务暂行采苗草约十一条并往来信函照抄咨呈外务部等核夺示复由》，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黑龙江将军衙门卷，630号。

②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801—803页。

勘，不为开办之据，应俟勘竣，请予开办时，令其绘图贴说，咨部酌核，再行请旨。”当由萨保通知俄官，“令其转饬领照俄商，一体遵办。”① 但俄商无视草约和执照的规定，强行在中国旧矿开采，引起交涉。中国地方当局认为：“俄商违约私挖，自应将原有约照一概作废，永断葛藤。”

一九〇六年，江省收回漠河金矿时，驻京俄使要求永远开办五段金矿之专权，以抵偿归还漠河金矿之利益。这一无理要求，遭到黑龙江将军程德全的拒绝。他指出：“俄商领照后，所立草约未邀政府核准，事隔多年，应即作废。且原发执照祇准采苗，未许开办。该俄商等竟有于采出金苗之后，不请将军训示，擅行挖金，更应议罚。”俄使自知理亏，“亦不复再肆要求”② 。至此，江省五段金矿采勘金苗之权也收回来了。

五　关于松花江航行权的交涉

（一）抵制俄船入侵松花江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以后，俄人乘我不备，借口铁路运输，侵入松花江下游，自哈尔滨至临江州境，创开航路，设立轮灯，置小汽船数艘，载运客货，上下往来。又设水利会，征收捐税，攘夺江权。吉林省城至老少沟一段，也有俄轮往返，肆行无阻。据一九〇四年四月的统计，沙俄侵入松花江的船只达七十九艘，其中客船二十一艘，货船五十八艘③ 。沙俄入侵松花江的最大的资本集团，为黑龙江商船公司。该公司成立于一八九五年，俄国政府特许保护十五年，初有股本二百万卢布，政府以补助金的形式每年补助约二十五万卢布。该公司有汽船和货船六十六艘，每年赢利数十万卢布，后来汽船和货船各增至五百余艘。

---

① 《东三省政略》，交涉十一，矿务交涉篇，第27页。

② 《东三省政略》，交涉十一，矿务交涉篇，第27页。

③ 满铁调查部：《东清铁道资料》，第165—166页，昭和十九年版。

俄船的入侵，摧残了我国的民族航运业。吉江两省的航运业，本来就不发展，仅有航船，拨船及艚艘之类来往于江面。自俄船入侵松花江后，东北的民族航运业益形凋敝。吉林省内有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贯流全境，但是“多为俄人经营，属于我国经营者，十无一二”①。黑龙江省的航运权也久为俄所攘夺，我仅有一二商船航运其间②。日俄战后，沙俄侵夺江权更甚，独霸三江航运之权。

沙俄入侵松花江，遭到吉江两省人民和爱国官吏的抵制。一九〇六年，黑龙江将军程德全规划抵制之策，拨款购买公济、先登小轮两艘，但因船小不坚，仅能航行呼兰河内。后来巴彦商人购买齐齐哈尔船一艘，轮机较为坚实，一九〇七年六月，沿松花江而下，航行黑龙江，抵大河沟而返。这次航行意义重大，为我国轮船首次航行松黑两江③。这件事，引起沙俄的震动，“俄人相率侧目，恐中国夺其航路权也”。因此，用狡展的伎俩，要求订立行船章程，未订立之前华轮先由俄领事发给船牌，或由华官发给执照交俄官签字，以免误会。中国当局当即指出：“黑龙江既属两国公共航路，则两国船只应一律对待。俄人往来江面，曾无华官给牌，或俄官给照交华官签字之事，则华船之不得由俄官给牌，或华官给照由俄官签字，其理甚明。”④俄使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但是，当中国派交涉局总办于驷兴与俄总领事刘巴在哈尔滨磋商行船章程时，刘巴却多方拖延。开始则托词俄使在京径与清政府谈判，继则自称对于此事素未讲求，政府不派谙熟船政之员，“碍难独议”等等。交涉经年，迄无达成协议⑤。因此，于驷

① 《盛京时报》，1911年5月初10，第五版。
② 《东三省政略》，卷十一，实业，黑龙江，第12页。
③ 《东三省政略》，卷三，交涉十三，航路交涉篇，第3页。
④ 《东三省政略》，卷三，交涉十三，航路交涉篇，第6页。
⑤ 同前书，第1页。

兴呈请创办松黑两江邮船局，抵制俄轮入侵。

一九〇七年，东三省改为行省，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亟谋规复之方”①。他主张组织吉江船业，多造轮船，行驶于乌苏里、黑龙、松、嫩各江，借以抵制俄轮，挽回利权②。同年，吉林创办官轮局，购置小轮，轮流载运，以扼松花江航行权，力阻俄人在吉林沿岸经营码头。又选派干练人员，测绘各江流域，于松花江下游、牡丹、黑龙诸江，大兴船政。为了统一管理航政事业，吉江两省联合在哈尔滨设两江邮船局。一九〇八年九月，由官轮局在吉林俄船停泊处修筑码头，但俄轮到吉林时仍直接到轮船码头停泊，既不商借，又无俄领照会。十月四日，吉林交涉司照会驻吉俄领，对此加以严厉指责，遂移他处。不久，俄人向交涉司商借码头，吉林当局加以拒绝。后又再三要求，并愿出租金，但由于官轮局要价过高，俄人不再停泊原处。后来俄人在左右寻租民房，实质是明租民房，暗租码头。吉林交涉司看穿了这一阴谋，不准租借民房③。吉江两省自办航业，对于抵制沙俄的入侵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撤销水利会

自俄轮入侵松花江以后，即由东清铁路公司擅自设立哈尔滨水利会，名义为保护航路，“实已隐握江权”。为了接管松花江航行管理权，维护领土主权，一九〇八年五月，徐世昌命令滨江关道杜学瀛速与铁路公司总办霍尔瓦特磋商撤销哈尔滨水利会的问题。提出：“所有保护航路各事均应归我自办，凡公司前设江心标筒由我接收，轮船向我租用，并许仍雇会首威勃尔经理”，中国一经接办，即撤销水利会。不久，霍尔瓦特照复说：“此事须请示俄

① 《东三省政略》，卷三，交涉十三，航路交涉篇，第1页。

② 《东三省政略》，卷七，财政，黑龙江省，第5页。

③ 《东三省政略》，卷三，交涉十三，航路交涉篇，第3页。

京铁路总局核议，兹当行轮之时，是会未便骤停，商请仍准暂设，以本年为限。”中国地方当局答应缓至本年年内撤销，并命令杜学瀛会同霍尔瓦特商订《暂行水利会章程》。该章程一共五条，第一，铁路公司允将所有前设一切标记、料件留作整理航路之用；第二，整理航路时所需经费应由松花江轮船及拖船各业主承担；第三，暂设水利公会，由关道代表、公司代表、船业代表、华俄商代表组成，负责经理航业及收费事宜；第四，水利会委员收取公费及检查航路时，华俄官员及巡警均须设法竭力帮助；第六，水利公会系暂行试办，以本年航行期结束为限。

十月，滨江关道施肇基屡次与铁路公司筹议收回水利会问题，而铁路公司百般阻挠，始以款项未清为借口，继称修理航路尚未竣工，籍词延宕。后经施肇基函催霍尔瓦特，该会才答应将所收船捐除酌留付款外，余于十月初四日移交，作为下届航路用款。十一月二十一日，水利会会首威勃尔将本年所存余款三千卢布移交税务司接收。从此，哈尔滨航路事宜归中国税关经理，结束了俄人操纵松花江航运业的局面①。是为中国收回松花江航行权的第一步。

（三）接收拉哈苏苏俄关

拉哈苏苏属于临江州管辖，位于松花江与黑龙江的汇合处，为中俄交界的要隘。一九〇三年，沙俄驻吉领事刘巴照请将拉哈苏苏荒地租作轮船码头及田庄牧厂，与吉林将军长顺拟订草约八条，呈报外务部，旋经部驳，转照在案。同年八月，俄员科斐亲吉借检验瘟病为名，在拉哈苏苏地方码头设立税局，查收俄国来往商船货物之税。该处属于中国领土，俄官越界设局，实属违章侵权，因此三姓副都统令黑河口卡员前往质问，而科斐亲吉却否认收税。但吉林地方当局认为，“该局虽不收税，而设于中国土地，究属有碍主权”，再次照会俄领刘巴查明禁阻。后又屡次催

① 《东三省政略》，卷三，交涉，航路交涉篇，第5页。

迁，而俄员屡以转咨外部及驻京俄使等为借口，迟迟不迁。一九〇七年冬，该税关竟截留我国轮船载运工业用油酒等物，并勒令完税，损我主权。因此，中国外务部照会俄使，要求俄国立将该关撤销，并将扣留各物如数发还。又令滨江关道向俄领切实声明"拉哈苏苏系中国领土，不能令外人设关"①。滨江关道照会俄领，要求俄领一面速令该税关俄员将所扣油酒先行发还，一面将税关、庄厂撤回俄境，以清界限。十二月十四日，俄总领事刘巴照复说："查撤俄关，事关紧要，非敝领事所能主权，现已将此案转禀敝国驻京钦使核定，俟奉训示再为照知。"实际上是籍词延宕。后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屡次命滨江关道杜学瀛向俄领提议由我国收回，但俄总领事刘巴却照复说："应由北京外务部接议"，仍然推托。一九〇八年五月，吉林当局派吴文泰前往接办。但俄领仍以未奉政府训令不能开议为借口，拒绝中国接办。再三磋商，只答应电催俄国政府回示②。由于中国的一再催促，俄国才不得不答应撤去该地俄国税关。一九〇九年一月八日，俄使照会中国，照称："已转饬将拉哈苏苏俄关撤去。"俄领也以同样内容照会滨江关道③。因此，吉林省遂派临江州吴士澂赴关暂行接收。税关是体现主权的机构，收回拉哈苏苏俄关，是中国收回松花江航行权的又一胜利。

（四）关于松花江行船章程的交涉

一九〇九年前后，两江邮船局有轮船六艘，拖船三艘，其余中国官商船业，也有一些发展。但是，俄轮各公司由政府补贴，实力雄厚，蓄意扼杀中国在松花江上的航运业。因此，松花江上的中俄两国的航运业，竞争比较激烈。据伯力《远东报》载称：

---

① 吉林省档案馆：《哈尔滨关道杜学瀛给东三省徐宗的呈文》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②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俄使璞科第东督徐世昌关于俄允将拉哈苏苏税关撤迁俄境中国在此设关的来往电咨照函件》，0189号。

“近年以来，松花江之航行权，华俄商船互有竞争之势。”俄商船采取“减轻票价运费，优待客人，加速行驶”的措施，打击华商航运业。俄船票价比华船便宜三分之一，客运多为俄船揽去，华船营业呈现萧条状态。因此，东北地方当局决定，结合瑷珲、哈尔滨、三姓、拉哈苏苏等处设关，议定松花江行船章程（也称松花江贸易章程），振兴中国航运事业，以维护国计民生。

一九〇九年七月间，外务部为在瑷珲、哈尔滨、三姓、拉哈苏苏等处设关，议定松花江行船章程，向俄使递交了一份节略。外务部所拟章程草案，并未指明何国船只应否准在松花江行驶，但行驶该江之船均须遵守此章。然而俄使来照对于中国所拟章程“坚不承认”，并引咸丰八年瑷珲条约来指责中国。因为章程没写俄国在松花江上的独占权。中国外务部当即对俄使来照进行批驳，指出：“中国并未全废瑷珲条约，惟日俄订立朴资茅斯条约已将中俄在松花江独得行船之权利让出，现时俄国在满洲所处地位较之一千九百三年以前实不能相提并论，兹中国在各该处开通商埠系实行中日会议条约之事，与两约无涉，所拟试办专章亦未指明何国船只应否准在松花江行驶，惟行驶该江内之船均行遵守此章。”双方争论相持不决①。但是，由于各关陆续开办，如果迁延不决，势必影响全局。因此，外务部重拟节略草稿，面与俄使磋商，要求俄使采纳将瑷珲条约及光绪七年订约第十八条均置诸不论的意见。俄使“始允复翻”，反复无常。中方力请删去，俄使坚持不肯。后来中国在节略又作了修改，俄使才承认上述各关卡及所拟松花江行船章程，但提出要按照咸丰八年、光绪七年和约条款，对有碍于俄商的地方，进行修改②。外务部接受了俄使的这一要求，并与俄使商定，派施肇基会同税司与俄员在哈尔滨商改。

①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七，第6页。

②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七，第6页。

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双方在哈尔滨开议。由于俄员无理取闹，首次会议不欢而散。原来外务部与俄使商定，俄国承认中国所拟松花江行船章程，只是在细节上进行修改，但俄员现在提出修改章程题目，推翻俄使的前议，"实属无理"①，对于俄员的无理要求，总督锡良致电施肇基，命施据理驳斥。一九一〇年三月，俄使致函外务部，推卸俄员破坏谈判的责任，函中说："中俄委员厘定试办松花江行船章程，尚无端倪，缘中国委员另有意见"，把破坏谈判的责任推到中国代表身上。他威胁说："于开河之时若无会同参照咸丰八年及光绪七年条款商定，允认行船之章程，恐彼此轇辖，以致有碍商务。"②四月二日，外务部复函俄使，对俄使的不实之词，予以驳斥。函中指出："本部与贵大臣商定派员会议松花江贸易试办章程，不过允将该章程有于俄商窒碍之处可互相酌改。乃本部迭据哈尔滨关道禀报，俄员所拟各条，非有关两国条约，即碍于各海关普通办法，中国实难允从。且俄员将应议各端多置诸不议，并非中国委员另有意见。"③

由于俄员要求特权，谈判迟无进展。俄方始终抱定瑷珲条约及圣彼得堡条约应享之利益为宗旨，中方则以俄日朴资茅斯和约为其退让权利之根据，双方相持不下④。俄员死抱住不放的有两个方面，一为全江贸易自由，不承认有商埠内地之分；一为江路视同陆路，不归于海路一类⑤。对此，中国外务部会同税务处致函施肇基，辩明瑷珲条约所谓松花江系指黑龙江下游，并非中国境内之松花江全江，以驳其全江贸易自由之说；以长江等处俱照海路通商总例驳其江路与陆路一例之说⑥。这本来是一般常识，

①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十二，第45页。
②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十三，第40页。
③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十三，第40—41页。
④⑤⑥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十四，第22—27页。

而俄员也明知自己不对，但“专恃强词，实属难以理喻”①。

至五月下旬，哈尔滨会议达二十七次之多。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如哈尔滨、三姓、拉哈苏苏各章程，大致均经议妥。久未议决之各条，彼此皆已声明无可退让。而且七月一日之期将至，届时若议不妥，前功尽弃。因此，施肇基决定将未决之条提归京议，俾免无谓之耽延②。从此，谈判移到北京进行。

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七月十九日、七月二十二日。俄使馆代办世清三次会晤外务部大臣等，讨论派员续议的问题，确定了参加会议的人选和开会时间。双方代表于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多数问题已基本解决，只剩下了瑷珲条约和圣彼得堡条约、米谷免税两个问题，提交外务部大臣与俄代办进行磋商。七月二十八日，俄代办世清至外务部磋商上述两个问题。会上中方同意俄方的要求，在该章程第一条提明中俄条约，如说“按照咸丰八年瑷珲条约暨光绪七年森比德堡条约，只准中俄船只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行驶，并准两国人民在该江贸易，是以凡在松花江行走之中俄船只遵守下开章程办理”。俄代办阅毕，说：“此次专议松花江章程，不必提及黑龙江及乌苏里河，是以贵部所拟者，本代办不能允认。”③外务部大臣反问道：“引用约文不能不照约全录，今既提明凡在松花江行走之中俄船只等字样，即系按照贵国所请，何以贵代办仍不允认？”这一反问，触动了俄代办的痛处，使他大动肝火，他说：“黑龙江与乌苏里河，于此章毫无关系，万不能允于条款内提明，如贵国决定如此答复，此事即可停议”，以示威胁。外务部大臣又反问：“本部原拟不提条约，而贵代办不肯认可，今将条约叙明，贵代办又不允认，究竟是何意思？”俄代办无辞可答，遂悻悻而说：“本代办今

①②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十四，第31—43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中俄关系，开埠通商，0182号。

日来部特为面聆贵部决定之词，现既决定如此答复，本代办亦惟有电达政府斟酌”。俄代办的本意在于割裂约章，取其所需。今引全文，于其不利，所以大动肝火。

至于米谷免税问题，中方拟了两个方案：（1）按照俄国的要求，提百里免税，不提米谷免税；（2）不提免税一层，其各项米谷则按中方委员会议时所拟办法。俄代办允将此两种方案一并告知俄国政府，请其定夺。

一九一〇年八月八日，双方正式订立了《松花江行船章程》十一条，附则四条，包括稽查松花江往来船只及进口货物暂行试办章程，以及哈尔滨江关、三姓分关和拉哈苏苏分卡暂行试办章程。八月二十三日，由税务司出面公布。《松花江行船章程》的订立，宣布了松花江的主权是属于中国的。由中国设关收税。但是，该章程的若干条款对沙俄有利，如第五条规定：“凡东清铁路所需建造修理经理料件，松花江各关免纳各项税厘，护路军所需物件亦在此例”；第六条规定：“凡由松花江各处由船运至哈尔滨直运出洋粮食，或装载于袋者，或碎运者，无论到哈尔滨即由船过载火车，或暂存华关暨东清铁路所管之栈房，将经过满洲里或绥芬河分关，均免重完出口正税”；第七条规定：“光绪七年森彼得堡条约后附之陆路通商章程第十四条所载之谷物，松花江各关仿照满绥两关暂行办法，不完关税”①等等。上述这些规定，等于中国政府在事实上承认沙俄轮船有在中国内河松花江行驶之权。

六、江东六十四屯人民强烈要求归复故土

一九〇〇年沙俄血洗江东六十四屯后，即采取措施加以吞并。同年八月十七日，俄国《阿穆尔报》登载了阿穆尔地区军事长官格里布斯基在十二日发布的“条例”五则，悍然宣称：“其居

① 《黑龙江志稿》，卷39，交涉二，航权，第11—12页。

民根据《瑷珲条约》规定一直归中国当局管理的前满洲外结雅地区（即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及阿穆尔右岸为我军占领之满洲土地，已归俄国当局管辖，凡离开我方河岸的中国居民，不准重返外结雅地方，他们的土地将交给俄国殖民者，供其专用。"① 这个"条例"，是根据俄国阿穆尔总督格罗德科夫的指示颁布的。沙俄公布该"条例"，实际上就是宣布兼并这块中国领土。

沙俄军队占领了这块中国领土后，一方面禁止中国原住居民返回家园；另一方面，将这些土地分给哥萨克，迁入俄国军队和居民。至一九〇七年八月，据黑龙江副都统鄂龄派员前往秘密调查，该地已迁入俄人二百一十一户，俄兵三百五十二户，分布在大小二十处原屯庄之中。由于庚子以后，北满一直在俄军占领之下，中国地方当局根本无法交涉接收瑷珲及江东六十四屯的事宜。

一九〇二年，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签字，第一条即明确规定："东三省地方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治理。"一九〇六年的日俄朴资茅斯条约，也写明东三省必须恢复到俄军占领以前的状态。这些条约清楚地表明中国完全有权治理一九〇〇年以前的东北全部领土，包括江左旗屯在内的土地，仍应由中国官吏治理。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军逐渐撤退，清政府抚绥流民，在瑷珲二站地方设立善后局，三站设立分局，幸存难民相继来归，要求回江左旗屯重建家园。一九〇六年，盘踞瑷珲的俄军仍未撤尽，中国有关官吏即着手交涉收回江左旗屯土地的工作。同年二月，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准以候选道鄂龄署理黑龙江副都统，三月鄂龄驰赴瑷珲，接收江左地面。他到达后的一个月即九月十五日，报告将军，"江东六十余屯自乱后黑〔龙江〕俄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第247页。

〔国〕流寓而开垦筑室尚不为多。此次官民归来，江东旧户以无明文未敢复业”，他不了解俄人的兼并计划，天真地表示：“龄微窥俄国官民之意，尚未以江东据为己有，拟晤廓米萨尔提议此事，然有无补救，固难悬定。”①

随着瑷珲地区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我江东六十四屯难户，归来者日多一日，无屋可住，无地可耕，屡向敝副都统泣求，愿回江东故土”。广大难民的要求，推动了江省当局索交江左旗屯的工作。“大众一心，实难推缓”②。一九〇六年，因交收瑷珲即将实现，由程德全出面，曾两次照会俄阿穆尔总督和俄海兰泡省长，索交江左旗屯。在交涉中，俄官坚持“江东本系俄国版图，该处留居之华人既已逃回中国，是自弃其所居之地，即不能享有占地之权”。交涉经年，毫无结果。徐世昌就任东三省总督后，又会同江抚行文俄驻齐齐哈尔领事及俄阿穆尔总督，“令其照约退还”，但俄员一味推诿，交涉毫无进展。

为了维护领土主权，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及十二月十六日，中国外务部按照咸丰八年、十一年两次条约的精神，先后照会俄使璞科第，请其转行阿穆尔固毕尔那托尔、驻齐齐哈尔领事官，“将该江东岸凡属俄国地面满洲人向来居住处所，仍准照旧复其原住产业”。但该使复称：“黑龙江东岸，按照条约该地归属俄国，其原住该处之满洲人仍留原居之地，自应保护其所有利权，其已经离开该地者，自不能仍享此占地之权。当光绪二十六年东三省变乱，江左华人弃地逃回中国，现已将该地交俄民居住，碍难交还中国。”③ 众所周知，江左旗屯居民之所以离开家园，是沙

① 原东北档案馆：《关于瑷珲开埠俄商租地难民归业及俄兵撤出江左瑷珲大黑河等事宜卷》，280号。

②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姚福升照请俄署交还江左文，江东交涉事件，见《瑷珲县志》卷五。

③ 姚福升：《据约辩论退还江左议》，瑷珲县志卷五。

俄军队大屠杀的结果。手无寸铁的中国和平居民除遇难者外，其余已逃到江右，当然谈不上仍留该处受俄国“保护”的问题。正如瑷珲副都统姚福升所说的那样，俄人大屠杀开始后，江左“满洲人等惊慌，多半纷纷逃奔江右避难，旋被俄兵占据江东，烧杀无遗。自二十八年以后，江东满洲人陆续归业者共计五千余口，因尚未退还，寄居江右，剩下江东并无居留人户”①。所以俄使的所谓“其原住该处之满洲人仍留原居之地，自应保护其所有利权”一语，是虚晃一枪，毫无实际意义。其已离开该地不能继续享有占地之权一说，却是沙俄的本意。因此，俄使璞科第对交还江左一事，迭次来照“皆谓万难照办”②。这和沙俄血洗江东六十四屯的本意是一致的。若能交还，何必血洗！

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瑷珲副都统姚福升移文俄廓米萨尔，要求交还江左被占领土。但俄方以须等两国政府定议遵办为借口，不予考虑，且加紧营划边屯，徙置军户，日甚一日。为了充分做好交涉的准备工作，一九〇九年，姚福升派熟悉俄情的旗丁高纯广、徐富贵二人前往江左旧有旗屯界内，调查俄人所占各屯，有无续拨之户。调查的结果表明，该处上年续添俄兵户二百五十七家，喇嘛台一座，火磨一座，俄国兵民所占界内均已垦地，也有在我旗屯旧田垦种，“其经营布置，节节逼紧，殊有久据不归景象”。这时，聚集在瑷珲的难民，“十室九空，赤贫如洗，其鳏寡孤独、困穷无告者，指不胜屈”③。他们哀恳索还江左土地。瑷珲副都统姚福升多次咨请督抚，要求转请外务部与俄使谈判，追还江东六十四屯。他的《据约辩论追还江左议》，从历史到现状，从条约到国际需要，以及原住居民要求和追索经过，全面论述了收回江左旗屯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咨呈督抚，希望从速解

①② 姚福升：《据约辩论退还江左议》，《瑷珲县志》，卷五。

③ 姚福升：《声复调查江左各情形并仍请追索文》，《瑷珲县志》，卷五。

决。

一九〇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黑龙江巡抚周树模致函外务部，从历史沿革和条约法律的角度，阐述收回江左旗屯的合法性。他指出，不但咸丰八年瑷珲条约规定俄人对该地不得侵占，而且光绪九年、十五年各分界一次，江东各屯与俄人属地，"均有犁记可证，图册可凭。是各屯虽在江左，然历次界约均有特别条款，实与划归俄属者不同"。他追述了一九〇〇年俄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强调"违约之咎，实在俄人"，"所有各该屯旗户损失，自应由俄人如数赔偿；俄人侵占地亩，自应悉数交还满洲人照旧居住，仍归满洲官员照旧管理，方昭平允而符原约"。他认为，俄使璞科第的所谓"已经离开该地者，自不能享此占地之权"的说法，"实属蔑视条约，断难认许"。他明确指出："条约上既准各旗户在该地永远居住，则该地即为旗屯永远之业。且前次离开该地之华人，因系俄人以强力驱逐，并非自行离开。今日请复旧业之华人即系从前原住之华人。乃近年迭次照请交还，迄不照交，逐年迁民移住其地，谓非侵占而何？夺其地而据之，久假不归，所贵乎条约上之保护者安在？"最后，他根据江左流民"索求归业"的要求，请求外务部"据理力争，以保主权而符原约"①。此后，虽经屡次交涉，但俄人终不肯交还。因此，江东六十四屯的问题，终于成为历史悬案，不得解决。

第二节　反对沙俄擅设自治会维护路界领土主权

一　沙俄妄图攫取路界行政权

攫取中东铁路界内的行政权，是沙俄在我东北实行黄俄罗斯

①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五。

计划的组成部分，是沙俄修筑中东铁路以来的既定方针。只是修路伊始，“俄人汲汲于谋利，亦无提倡自治之余暇也”①。一九〇三年，铁路竣工以后，俄人开始企图攫取路界的行政权。同年十一月四日，铁路公司当局召集一些重要俄侨开会，讨论哈尔滨市区街道建筑的问题。会上铁路公司当局要求市民负担道路费，但列席代表皆说：“本身非由市民选出，无决议之权”，“力避其责”。因此，霍尔瓦特便在十四日下午，下了一道通令，“凡家主及地主每二十人选举代表一人”，成立道路委员会。是为哈尔滨市会的前身。

日俄战后，中东铁路沿线的居民不断增加，因之主张必须设置自治制度的人“渐嚣尘上”②，俄国铁道部局也认为必要。于是，在中东铁路界内设置了“特别评议会”和“特别委员会”。特别评议会的主要职责是：（一）办理由俄国以外各领事提出并涉及中东路关系事宜；（二）受理由俄国领事馆提出的上述问题及由中东铁路或其员工造成对外国侨民之损害而提出的诉讼案件；（三）决定裁判权范围及对附属地内中国人或其他外国人适用之俄国行政机关及领事权限；（四）处理有关俄国人从中国官宪获得之长期利益事项；（五）由附属地内驱逐有危害社会秩序者；（六）解决其他发生于附属地内之行政问题。后来又增加对公司工会有审议权。该特别评议会，由铁路管理局长任主席，参加者有驻哈俄总领事、边境法院院长、哈尔滨市长、铁路警察署长及民政处副长官等。这个机构集中了沙俄在东北的军警、司法、行政各方面头目，具有殖民地政权性质。另外，在中东铁路管理局长之下，设立“特别委员会”，并在满洲里、扎兰屯、横道河子等处设“地方特别委员会”。这个机构的权力范围是：（一）当发生有害于附属地

① 《北满概观》，第13—15页。

② 《北满概观》，第13—15页。

内社会秩序的事件时，有对铁路有关人员发布强制性法令及对有关铁路业务方面发布强制性法令的权限，并有权适用《法令类纂》第十二卷第一编中俄国铁路一般法令第三章所载之铁路警察规定；（二）对违反该委员会所发布法令者处以三个月以下拘留或五百卢布以下之罚款；（三）对附属地内任何集会之禁止权；（四）在特别保安令实施期间，有权发布对附属地内所有工商企业的暂时或整个时期之查封命令；（五）有对附属地内各种印刷刊物发布禁止出售权；（六）对铁路员工（包括俄国国家公务员）的罢免权；（七）有权禁止任何人因公因私于附属地内逗留；（八）有权命令任何人立即退出附属地；（九）得以适用根据《法令类纂》第二卷三一六页附录第五项规定赋与县知事之申请军队出兵援助权利；（十）为恢复正常秩序编组警备列车运送军队之用；（十一）得由铁路员工组成军事警察。参加该特别委员会的，有铁路管理局长、民政处副处长、铁路警察署长、阿穆尔护境军司令官和黑龙江铁路旅长、团长等。该委员会名义上是维护铁路地段的对外秩序，监督员工执行职务情况，以及掌握列车运行等事项。事实上它的权力远较上述广泛，比特别评议会更接近于铁路地段的执行机构①。这两个殖民机构的设立，使沙俄在中东铁路界内的统治法律化，并趋于完善。但它们仍然适应不了沙俄殖民扩张的需要。因此，一九〇六年一月，中东铁路管理局设立民政处（一说民政部）。中东铁路民政处是俄国在华的殖民机构。民政处下设民政、土地、中俄交涉、教育、寺院、卫生、兽医、新闻发行等八个科，具有内政、外交和军事方面的职能。从几个主要科的机构设置来看，即可看出俄人是如何使铁路界内殖民地化的。民政

① 《以中东铁路为中心中俄力量之消长》，日文版，上卷，第219页至220页。转引哈师院历史系编：《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罪行史》（内部讨论稿），第64—65页。

科设行政、刑事监狱、建筑、侦探、哈尔滨市警察署、沿线警察、警察医务等八个股。民政科的职能是，统辖警察事务，关于附属地内自治之监督及未设自治制市街之管理，并其他行政事项。土地科的权限是，专管土地区划及整理、土地租借事项、收纳地价，征收自治制地方之外的课金铁路所属林区的管理及经营。中俄交涉科，办理对中国地方官交涉事务，保护因管理铁路及驻在远东之俄领事、外交官、北京公所和外人的利益，办理驻在各地代表间的交涉文件，参加附属地内之会审及其分署的公判等①。这三个科就基本上囊括了铁路界内的市政监督、管理、治安、扩占土地、林区管理、土地税收租佃，以及管理在华俄人等的权力。但它是铁路公司内部机构，不便出头露面包揽一切，因此出现了自治会的问题

二 沙俄擅设“自治会”，中国商民群起反抗

日俄战后，沙俄为了加强对北满的殖民统治，变北满为其殖民地，迫不及待地图谋攫取中东铁路界内的行政权，而一九〇六年是其转折性的一年。这年沙俄在彼得堡成立了一个讨论东清铁路公司业务问题的“特别会议”。该会讨论了许多立法问题，其中包括“如何管理东铁租借地以侵夺中国的主权”等问题。会议的内容绝对保密，不能公布。一九〇六年八月七日，特别会议讨论了中东铁路护路队的编制问题，以及依照《朴资茅斯条约》每公里只能驻护路队十五人的规定而减缩名额的办法；十月三十日，讨论了关于中东铁路的邮政问题；十月六日，讨论了关于中东铁路区域内民事行政机关的设立问题及依照“远东之俄国租借及外国租借之方式”，以管理区内各村镇的问题；一九〇七年四月二日，讨论了中东铁路的商业政策及运费政策，主张商品输出，不主张资本输出。会议还讨论了中东铁路沿线的警察的组织问题，

① 《北满概观》，第11—12页。

决定让他们以公司的名义活动，实际上“应受内务大臣的指导”①。这一系列秘而不宣的立法会议的决议，要害在于确立铁路租借地内的俄国行政权。如在附属地民政特别会议的决议中写道：“鉴于朴资茅斯条约缔结后，俄国在满洲地位之显著变化，为维护俄国人民之利益并其事业之发展，以及应付外国人在远东展开的激烈的经济争夺战，应迅速促使俄人移居中东铁路附属地，大力发展工商业。为此，必须于该地区建立巩固的民政基础”。该决议还强调，俄国财政部是“附属地民政机关的根本”②，即应由俄国财政部监督民政。沙俄的彼得堡特别会议制定了“中东路附属地自治制一般原则”③。这就是沙俄在哈尔滨及沿线市街自治制的基础。

中东铁路公司，根据彼得堡特别会议的精神，着手做舆论准备工作。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由铁路董事会核准公布自定办理铁路界内民政事宜之组织大纲十条。这个大纲，是沙俄攫取中东铁路界内行政权的严重步骤。首先，它肆意歪曲铁路合同，诡称：“中东铁路公司按照租借合同及公司章程之规定，于铁路界内设立民政处。”④众所周知，租借合同根本没有关于准许俄人在铁路界内设立民政机构的条文，而公司章程则是俄国财政部一手炮制的俄国文件，也没有任何条文提到俄国人可以在中东路界内掌握行政权。其次，该大纲规定了“公益会”的组织、权力范围及其与政务处（民政处）的关系等问题。例如，它规定于哈尔滨及铁路沿线有居民的地方，必要时可由当地居民组织公益会，该会受铁路公司直接节制，惟警察权则归铁路公司管理。没

① 《帝俄侵略满洲史》，第491页，注39。
② 《以中东铁路为中心中俄势力之消长》，上卷，第215页。
③ 《北满概观》，第13—15页。
④ 《交通史路政编》，第七章，第142页。

有公益会的地方，一切市政管理概归铁路公司办理。又规定公益会的组织及职权由铁路公司规定，公益会在铁路公司指定地区按照公司核定的图本修街道、广场、花园、桥梁等项，以房产及工商等捐税作为各项公共设施的经费。人们知道，捐税是国家职能在经济上的体现，沙俄不经中国的允许，擅自规定在铁路界内用公益会这个工具征收捐税，是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第三，它规定铁路公司另设行政处，以监督和办理铁路界内的公益会及无公益会之地方事务，并审查公益会章程事宜。该处归铁路局长直辖①。一九〇七年一月十八日，铁路公司又通过了哈尔滨市政规程。

一九〇七年七月十四日，沙俄驻哈总领事刘巴，在哈尔滨《远东报》上发表通告，为建立自治会公开大造舆论。通告宣称："哈尔滨东清铁路租界特别完全管理地面权，为东清铁路公司所有，此乃中国政府于定立建设及修养铁路合同所认可之条款。故铁路租界一切地面管理权、警察权、庶务与布置各事，专属于铁路公司。"这一通告发表后，引起中外震惊。中国当局，"阅此通告，深为诧异。"②中国居首，各国群起反对，惟有日本因与沙俄同病相连，率先承认③。通告发表的第二天，各国领事纷纷到滨江道会晤杜学瀛，认为"俄领事登此通告为不合约章。据称铁路合同并未载有铁路公司管理地方与警察权明文，况哈尔滨铁路租界自秦家岗下坎以至松花江沿，在秦家岗车站路线之外，其管理地面权尤不能专属于铁路公司，即各国通例亦无此办法"④等等。

但是，沙俄由于利令智昏，不顾中外各国的反对，竟于一九

① 《交通史路政编》，第七章，第142—143页。

②④ 吉林省档案馆：《杜学瀛给吉林巡抚的公函》，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四日。

③ 《北满概观》，第13—15页。

〇七年十二月公布了自治会章程五十五条。该章称第一条写道："按中东铁路界民事机关之组织章程，哈尔滨城内之产业及修整均归自治公会所选出之各机关管理监查，该各机关之权归铁路总公司总办。"该章程规定了市议会（全权代表会）及董事会（市政府）的权力范围。由市议会的议员中选举议长一人（兼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五人（内三名由议员选举，一名由外国领事推荐，一名由铁路管理局长指定）组成董事会，构成市政管理班子，董事长即市长。但董事长"惟俄籍者可以充之"，代理者也必须是俄人。董事会附设各机关与华官及各国领事往来，均须经铁路公司允可。市议会及董事会的所有重要决议，也须经铁路公司批准方准施行。自治会的职权范围，包括征收市内各种捐税，管理城市各种财产及资本，管理城市公共建设，照管商业、卫生、慈善、保险、文教、市价、交通及拘留所等。其中捐税一项，即包括：（一）未经建设之地段，酌其价值之多寡加税；（二）房捐；（三）铺捐；（四）各种车辆捐；（五）犬马捐；（六）住所捐；（七）城市不动产转卖及地段之长期转租捐；（八）动产拍卖捐；（九）城市医院医治捐；（十）公共娱乐捐。所有自治会及铁路公司间之争议，均由铁路总公司处理。① 由此可见，自治会并不自治，铁路公司是自治会的太上皇。

在做好舆论准备的基础上，由铁路公司民政处土地科着手自治会的组织准备，编造选举人名册等。一九〇八年二月，举行哈尔滨市自治会议员选举，三月选举市董事会，选俄人贝尔格为第一任市长。铁路公司将部分土地、建筑等移交给市政府。从此，开始施行哈尔滨市制，铁路公司攫取了铁路界内的行政权。接着，满洲里、海拉尔、昂昂溪、横道河子、博克图、绥芬河等

① 《交通史路政编》，第七章，第152页。

站，也先后成立了自治会①。俄人成立自治会的目的，在于攫取铁路界内的行政权，建立其殖民统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成立自治会的当时就指出：铁路界内“一切实权归俄掌握，其注意在据有该处行政之权，而借选举为名，以排斥中国所派官吏，得以为所欲为，是讵独干预我政治，掠夺我主权，直欲开割据领土之渐也。”②“查俄人欲以一商务性质之公司而强干预我行政权，直视我东三省与彼殖民地无异”③。这种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自治会成立后，由于“关乎中国主权”大事，广大华商群起反对。商民“怨愤”，拒绝纳税，拒绝入会。一九〇八年九月，满洲里、海拉尔等处俄人对华商采取强制措施，令华商等起卖货票，如不起票就要封闭，并催令入会等等。但广大华商仍然拒绝纳税和入会。中国外务部于九月四日照会俄使，指出：“满洲里、海拉尔等处俄人擅设理事会，逼勒华商起卖货票，实属干犯地方治理之权，与中国主权大有妨碍，相应照会贵大臣迅饬满洲里、海拉尔等处俄人及东清铁路公司将理事会即行解散，不得再有逼勒华商起卖货票等事。”④然而，俄人不但不听劝告，反而于十二月出动大批警察，“相率封闭各站华铺之门”。其中有哈尔滨、满洲里、博克图、昂昂溪、海拉尔等站。对此，广大华商不仅“能齐心坚拒，结体任封”，而且强烈反抗。例如，昂昂溪站，有俄人警察带领俄兵，将华商匾额毁坏，并派俄兵持枪看守各华商门口，不准往来运货，并将旧街庆顺栈柜房、货房、客房钉封，商人无处栖息，车站华民皆露宿街上。目睹这种暴行，华商“众情激昂”。铁路交涉分局与俄警察交涉，俄人置之不理。这时“华商有强悍者自行开门”的。又如，哈尔滨俄人“加捐华商，华人不

① 《北满概观》，第13—15页。

②③ 《东三省政略》，交涉十一，铁路交涉篇，第12、29页。

④ 《东三省政略》，交涉十一，铁路交涉篇，第35—36页。

服，群起抵抗，俄官因将华商一概驱逐出境，所有华人在哈埠之产业及住户房屋均被封闭”。华商资财尽失，生路杜绝。因此，“群情汹汹，几欲暴动”①。此时，英美各国也反对俄国擅自扩张权力，“咸欲出而干预”。这时，滨江道施肇基、交涉局于驷兴往返磋商不下数十次，而铁路公司“辄曰我奉总公司之命令，且系会董主持也”。中国外务部质问俄使，俄使说：“此奉政府之训条，非使臣所能为也。”而俄外交部又说：“此户部之责任，非外部意也。”总之，“前后乖舛，互相推诿，计三月之中，各站之被封而复启，启而复封者，凡三次”。因此，大批华商被逐出自己的家庭店铺，失去产业，在冰天雪地之中缺食露宿，困苦不堪。因而“商情激烈，几酿事端”②。只是由于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多次劝谕沿线各站华商，华商“蓄忿虽深，未敢采取暴力行动”③。

三　关于自治会问题的交涉

关于沙俄擅设自治会问题的交涉，开始于一九〇八年春，而议结于一九〇九年四月，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〇八年春至九月上旬，主要是交涉关于俄方提出的所谓自治会系“依照铁路合同第六条，并无不合”的问题。

一九〇七年十二月，铁路公司公布了自治会章程，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外务部即照会俄使，指出俄国在中东铁路界内设自治会，“实与该项公司章程显相违背，且详阅所定规则，皆属警察权限内之事，前经本部与贵大臣议定，凡铁路界内各站，俱应由华官添设巡警，保卫地方。该俄商等安得在海拉尔、哈尔滨等地铁路界内开办地方自治？”并且要求俄使“转饬禁阻，将该项

① 《东方杂志》，1909年第3期：《记东清俄人勒逼华商事》，第7—8页。

②③ 《东三省政略》，交涉十一，铁路交涉篇，第12—16页。

自治章程撤销，仍照原议各办铁路各站警察”①。二月二日，俄使在答复中诡称：“按照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所定建造东清铁路合同第六款，该铁路公司得有于所占地段专于一手经理并无限制之权（该合同原系法文），向时铁路公司尽用此权，贵国政府并未辩驳。因于铁路占地界内数处人民增多，是以该公司兹定于此数处，分与该人民经理所居住地方之权。若铁路公司于铁路占用地段有专于一手经理并无限制之权，只能听便安置经理。至设立自治会之办法，系副铁路占用地界内所居人民之所需，并华人亦在其内。缘按自治章程，华人得享与该界内他人一律之利权。”俄使还狡辩说：“据以上各节，可见铁路公司向来尽用专于一手经理并无限制之权之时，该地方华官并未辩驳。现在铁路公司将其利权分与该处人民协同经理铁路地段，且华人亦在其内，而贵国政府反启辩辞，是则本大臣深所难解。”② 照会还推翻了双方所议定的“凡铁路界内各站俱应由华官添设巡警保卫地方”等协议，说什么“此节自系误会”。

俄使的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二月十八日，中国外务部照会俄使，批驳了这些观点。照会指出：“查铁路本系商务，按照合同第六款所谓占用地段者，专指铁路实在占用之地，准其建造各种房屋并设立电线，由该公司一手经理，专为铁路之用。是贵大臣所指展用地段专就建造铁路上各车站之材料厂、机械房及公司住宅而言。至保护地方一切治安事宜应归华官自行经理，故该合同第五款特为声明，凡该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设法保护，所有铁路地段命盗、词讼等事由地方官照约办理等语，足徵地方自治之权全在中国，毫无疑义。今该公司在各该地方创设自治会，显系侵碍中国主权，本部断难允认。”并要求俄使“速行转饬禁阻，以附原约。”③二月二十五日，外务部以上述的内容照会

①②③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 1144/9。

各国公使，请各国转告驻哈尔滨等处领事。

二月二十六日，俄使来照，仍然纠缠不休。来照随意解释合同条文，在讲到合同第六款时，居然说："铁路公司得有于铁路所占用之地段内一手经理，并无限制之权"，并把合同第五款的"凡该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政府设法保护"的规定，曲解为"此意自系防范铁路以外所出之扰害，如光绪二十六年扰乱之事而言"。还说什么"铁路公司于占用地段内设立自治会一节，并不逾按照建造铁路合同所得之利权"，反诬说中国的批驳，"与该合同条款不合"。而且威胁说，中国反对设立自治会，将会"损害铁路之利权，以至公司亏失甚巨"。这种亏损将"惟中国政府是问"①。真是蛮横已极。

三月二日，中国外务部照会俄使，批驳了这种无理取闹的态度。照会指出：（1）"查合同第六款之宗旨，重在铁路公司所需地段，或由中国政府给与，或由公司向民间购租，准其免纳税课一层。至该条所载'由公司一手经理'八字，系指经理此项地段而言，毫无治理地段内人民之意。华文合同特用'经理'字样，不用'治理'字样，足徵当年中国政府允订此项合同，只允该公司有经理铁路所需地段之权，并未许该公司以治理地段内人民之权"，并指出：俄照所称第六条载明"并无限制之权"，汉文合同第六条内无此六个字，东清铁路合同并无以法文为准的规定，因此本部解释第六条只能抱定汉文"由该公司一手经理"八字。（2）关于俄方对合同第五条的解释，中国也不能同意，因为"无论扰害凡足以害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者，无论扰害之端出于铁路地段之内或地段以外，皆中国政府担任保护防范之责"。这一点，合同的汉文、法文本都明白无误。"自系指防范一切侵害而言，并无铁路地段以外以内之别也。中国既担任铁路地段以内以外防范一切

①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1144/9。

侵害之责，则铁路地段内治理人民之权自系为中国政府所握，毫无疑义”。（3）关于地方自治，全系政治上的问题，并非商业或铁路的问题。合同规定铁路公司只能“一手经理”铁路地段，而无权治理铁路地段以内之人民，既无治理人民之权，即无给予人民的地方自治之权。因此，哈尔滨等处创设自治会，系侵害中国政府治理人民之权，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承认，自治会名目应予以撤销①。

第二阶段，从一九〇八年九月上旬至十一月。中国政府在交涉中对沙俄在所谓铁路地段与租借相同（或相类）的问题进行批驳。

一九〇八年九月八日，俄国代理公使来照。除了重弹坚持合同第六条的法文本的滥调外，又提出了所谓铁路地段与租借相同或相类的观点为其侵略行为辩解。他说：“凡各国如东清铁路得有租界者，贵国政府均保护其所得之利益，而此项利益人人所承认也。其贵国政府允认各租界理事之规模，曾未以为侵碍主权，并不禁阻华人遵守各租界所立工部局之章程，此项各工部局之本意，悉与俄国所设理事会相同，不过名称不同耳！”② 言下之意，哈尔滨等处，应按租界设工部局经理。这就充分暴露了沙俄设立自治会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殖民统治，把铁路界内变成沙俄的殖民地。这一点，早在一九〇六年彼得堡特别会议就已有布置，该会议的记录表明，就是要设立民政管理机构，按照“远东之俄国租界及外国租界的方式”，管理中东铁路沿线的村镇③。

九月十六日，中国外务部照会俄使，对上述俄方观点进行了驳斥。照会指出：“此项铁路地段与租界大不相同，租界系为普通华洋贸易起见，经本部与各国明订章程办理；此项铁路地段系专

①② 《东三省政略》，交涉十一，铁路交涉篇，第36页。

③ 《帝俄侵略满洲史》，第502页，注39。

为建造行驶铁路起见，其宗旨总不得出乎铁路事宜之外，断不能援租界设立工部局为例。”因此，自治会必须解散，勒逼华商起买货票等非法行为必须停止①。沙俄的观点被批驳后，又改口谓“铁路地段与租界确有相类之势”。俄使在九月二十五日的照会中写道：租界与铁路地段这两者都是“由中国按照专订约章让与他国者，是其国人民在该地段内得有享用实在之利益”，中东铁路界内“所有人民居住之地段及各租界专为华洋各商享用，然中国贸易及人民于铁路界内所得之利益，较胜于租界之内。虽于铁路合同内并未载明划定地段各举系为通商实业居住外人之专条，而建造铁路及划定地段各举，系专为铁路事宜及以振兴通商居住外人为主意，本国政府以铁路地段有租界之性质”。并无中生有地说：“贵国政府亦有同意。”沙俄千方百计地要把中东铁路界内往租界地上拉，以便建立殖民统治。为此，照会提出要把租界的条款添入铁路合同里，用他自己的话说，即“若贵国政府视此项合同及章程内或有不尽不足之意，以致相反租界之宗旨，本大臣自应转达本政府，宜再添附应用之条款”②。骄横、无赖之态活灵活现。

十月十日，中国外务部照复俄使，严正指出，中东铁路地段专为建造行驶铁路而订，合同内既未载明划定地段系为通商及居住外人之专条，岂能任意解释，拟以为断！且果如来照所言，则东清铁路合同第六款内，何必声明铁路地段用处？”照会要求俄使“迅饬东清铁路公司将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等处”的自治会暂时撤销，静候妥订章程，此后不得再有逼勒华民之事，“以符定约而维交谊”③。

第三阶段，从一九〇八年十二月至一九〇九年三月，主要是

① 《东三省政略》，交涉十一，铁路交涉篇，第36—37页。
② 《东三省政略》，交涉十一，铁路交涉篇，第37页。
③ 《东三省政略》，交涉十一，铁路交涉篇，第37—38页。

双方进行谈判以及谈判前对被封店铺问题的交涉。

经过一年多的辩论，俄使理屈词穷，只好推托说："建设此会之意出自政府，势难中辍。"① 但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不得不与中国谈判。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廓索维慈送来一份节略，表示愿与中国"议定此事办法"。正在准备谈判的时候，一九〇九年二月下旬，俄人在哈尔滨、满洲里、海拉尔、昂昂溪等站，"竟将各华商一律封闭，甚至毁坏什物，驱逐出境"。中国外务部屡次"照诘俄使，催令启封，以便彼此协商"，并通知东三省总督，调署滨江道施肇基、黑龙江候补道于驷兴"来京备议"。俄使也调霍、达二人到京谈判。

开始谈判之前，外务部"顾念商情"，由梁敦彦与俄使商定："彼认启封，我认自行收捐，互换照会声明，以为转圜之地。"但这种做法遭到徐世昌的反对。徐世昌认为："华铺捐款，饬照现收之数由中国地方官经收暂存，虽是转圜办法，然照现状，碍难承认。"② 其理由是，俄人违背合同，擅自勒收税捐，万不可轻许征收，"致堕民气，失国计"③，"若早缴款，业已解决，何至被封？又何至今日提议？今若承认交款，适遂俄人狡谋，非特无以服商民之心，且激商民之愤。缴捐款事小，失主权事大"。他还认为，在未议结以前让华商缴捐，是"抑华民之愤，而张俄人之势焰"，况且"彼未开议先向我政府要求，虽由华官经收暂存，与交公司无异。以彼一公司而要挟我政府如此，若不坚拒，恐各国闻之，亦必以我首尾两端，官力尚不敌民气，日后事事援例，处处要求，挟官以凌民，后患尚可问耶！④"

一九〇九年三月十七日，会谈在北京开始。外务部根据"取

①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1141/4。

② 《东三省政略》交涉十一，铁路交涉篇，第12—16页。

③ 《黑龙江志稿》，交涉二，路权，卷38，第17页。

④ 《东三省政略》交涉十一，铁路交涉篇，第12—16页。

益防损”的原则，坚持铁路界内为中国主权所属，不得稍有损失，与俄方“竭力磋磨”。谈判开始的当天，俄使照会外务部，“请电知东三省总督饬各该处地方官收捐，以及存储该各捐项之总数暨铁路公司所交捐款清册，将某铺某人所交捐项逐一注明，交还该公司以备稽查”。二十日，外务部照复俄使，指出：“查各华商居住哈、博、昂、海、富等地方，均在中国境内，铁路公司勒收捐款实为无理，惟为办理地方公益起见，必需集有捐款以为资助，是以允为转圜。此次捐款于未经议定之先，由中国地方官经理，然铁路公司不必过问”①，捐册也不必交铁路公司存查。二十二日，俄使照复外务部，强调说：“各处地方官将捐讫各捐项之总数照知该公司暨清册逐一注明交还备查，实属必须之举。”并威胁说：“若不如此办理，恐该公司不能不续派捕员向各华商索所缴捐之证据，恐非彼此所愿也。”② 二十四日，外务部照会俄使，回答了这种威胁，表示“本部既允地方官收捐，即可为实行承办之据，自不必再寻凭证”，“若转将捐册注明交还该公司，是不啻中国地方官为铁路公司承办收捐款项，与该公司自行收捐何异？本部固不能照允也”。照会最后声明：“派捕向华商索取捐证，是迹涉强迫，与勒封同一行径。公司既无收捐之权，即无索取捐证之权。贵大臣以和平了事为宗旨，当能体谅，不任公司再生枝节也。”③ 但俄使仍然固执己见，纠缠不休。最后，双方议定，中国允由地方官按清册征收界内华商第一期应纳捐税，俄使则允启封，并电饬有关方面照办。这是外务部“轻许”征收的必然结果。

谈判困难重重，“俄员狡诡，多所劫持，驳辩累月，议几中辍”④。由于中方的妥协，才勉强订立了《中俄公议会大纲》。

---

① 《东三省政略》，交涉十一，铁路交涉篇，第38页。

②③ 《东三省政略》，交涉十一，铁路交涉篇，第38—39页。

④ 《黑龙江志稿》，卷38，交涉二，路权，第18页。

四 《中俄公议会大纲》的订立与沙俄的破坏

在北京谈判难以深入的时候，铁路公司代办达聂尔送交外务部一份节略。这一节略，实际上是《自治会章程》的翻版或缩写本。其主要内容有：要求所选办理公益事宜的代表，得有相当产业资本，或出租相当数目房租者；董事会领袖及该局办事员应由俄京铁路公司核准，公司派员参加董事会会议，董事长由俄人担任；议员俄人只少占一半，其余由华人及各国人任之；提出派捐办法；各项议决权最后归俄京铁路总公司；铁路界内各处所议公益治安章程，中国人及他国人一律遵守，此治安章程如有争议，由总公司定期核夺。这些内容表明，俄人丝毫未考虑铁路界内中国主权的问题，一切权力归铁路公司。

为了阻止俄人侵我主权，而又使问题得以解决，外务部提出十条节略，作为对策。该方案强调，中国允许在中东铁路界内已开商埠各处每处设一地方公共议事会，由华官任总理，副总理二人，由华官及铁路公司分别派员担任。总理之下设议事员，其人数按中国及各国住户捐款之多寡酌定并分别选举，中国系属地主，数目至少占一半。总理承办一切，办事员领袖应用华人。此会仅办理铁路界内卫生、巡警、路工三项，其余系中国地方官权限，该会不得干涉。上述三项内容由议员议定，呈总理批准，然后再交办事员照办。若仅由议员通过，未经总理批准，不得实行。铁路界内未开商埠各站，户口在千人以下者不设会；千人以上者经地方商民呈请，经地方官批准可设会，其会内总理即由中国地方官派充，一切应办事项，和上述公议会大致相同，如果变通，应由中国地方官核准施行。所有纳捐应均匀摊派，数目由议员酌量产业资本之多寡公平议定，经总理批准施行。公议会成立后，各站俄国巡警一律撤去，只留护路兵丁，其兵丁不得干预会内巡警之工作，亦不得侵犯地方一切治理权。除铁路合同规定用

于建造防护铁路所需之地外，所有界内土地，不论出租与否，每年仍须向中国地方缴纳地丁银，数目另议。此大纲议妥后，由本督派员另议细章，其章程酌照中国政府奏定自治章程办理。将来铁路经中国收回后，公议会章程即行作废，治理办法由中国政府另议①。

从上述中俄双方的方案中可以看出，中方的提案是合理的，而且照顾到实际状况。但俄方拒不接受。后来，经过反复谈判，在俄方的压力下，一九〇九年五月十日，外务部大臣梁敦彦与俄使廓索维慈订立了《公议会大纲》十八条。

该大纲的头五条，是关于承认铁路界内的中国主权不得稍有损失的内容，包括施行中国主权、发布中国主权法令等事项。同时，又规定双方应遵守现行东省铁路公司各项合同。第六条至第十五条，为公议会组织法及其权力范围，规定铁路界内各埠以人数多寡分别设立此公议会，界内中外人民权利义务平均负担，由有相当不动产或出纳相当房租之居民选举议事人，办事人及互选领袖一人（议长由办事处领袖兼任），但此职并未写明由何国人担任。由各议员互选三人及由交涉局总办与铁路公司各派一人连同领袖一人组成办事处。凡地方一切公益事情均归议事会议定，至于教堂、商会、学堂、善举等事，专属一面者应归各自筹款办理。交涉局总办、铁路公司总办的地位在公议会会长之上，有监察之权，随时到会稽查。议会所议之事，报交涉局总办、铁路公司总办会同核夺施行。议会议决之件，如二总办有不同意者，复交议会讨论，经与会者四分之三同意即可决定。铁路界内公益款项、重要事件，经议事会商议后呈请中国督办大臣及总公司和衷核夺施行。大纲第十六条规定，专为铁路所用之地及未出租地亩

① 《东三省政略》，铁路交涉篇，第40—42页。

和公司自用房屋仍归公司自行经理，此项余地应暂免缴纳地丁等项。第十七条规定，按照上述大纲应迅速商定公议会及巡警详细章程，并商订地丁数目，自此大纲签字之日起不得过一个月内即须会同商订。第十八条规定，公议会详细章程未经商订实行以前，暂就现行章程酌量办理，惟应遵守交涉局总办、铁路公司总办有权监察公议会的规定；二总办意见不合时，公举代表议决办法，以及哈尔滨等地华商公举代表在哈办事处参预其事，与其他董事享有平等权利等临时办法①。

十八条大纲，对清政府来说，力图挽回主权，除在文字上有所声明外，还极力提高铁路交涉局的地位，争取它在公议会中的发言权。在十八条之外，声明铁路界内之地均系中国土地，中国主权不得稍有损失，各国人民按照中国与各国所立条约在中国境内应享利益声明一律尊重。但在俄人的坚持下，中国未争取到公议会议员中国人占半数以上的名额，也未争取到由华人充当董事长。公议会的实权仍然掌握在俄人的手里。

但是，协议墨迹未干，沙俄即通告各国，议驳《公议会大纲》，说什么因有"侵碍各国人民所享治外法权各情"，并且宣称俄国尊重并保护"各国人民旅居东省铁路界内所享利益，并由国际公法上享有各利权之意"，企图利用各国的力量破坏公议会大纲。通告除了再三宣扬铁路公司在所占地段内有"完全行政之权"的陈词滥调外，还颠倒黑白，硬说《公议会大纲》使"其从前条约所让之权力更为结实扩张"，"继此两次订约之后，中国政府已将铁路地段内自主经理之权让于中俄公司，该公司之在该地一切举动，有如私约租主所有施行之行政权，出自有名"。通告还宣称，根据日俄朴资茅斯条约，中东铁路"因建筑而让予之地段不可与

①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三，第28—32页；《东三省政略》，铁路交涉篇，第42—44页。

开放通商口岸互相比拟，亦不得一律看待”①。该通告的目的，在于推翻公议会大纲，博得列强的欢心，以支持其长久霸占铁路界内乃至北满，用心险恶。

一九〇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国外务部也通告各国政府。声明东清铁路界内行政权完全属于中国，批驳了沙俄在其通告里所散布的奇谈怪论。首先，重申中东铁路的商业性质及合同第六条的真实内容，绝对不能将经理铁路之权推移到完全行政之权上去。其次，指出公议会大纲已申明铁路界内主权完全在中国，足见关于政治上实行之事，其权仍在中国，既然中国主权并未稍有损失，怎么会使俄国得专有行政之权并使之更为结实扩张？第三，指出即使是日俄条约，也曾承认日俄两国政府“统行归还中国全满洲完全专主治理之权”，而俄国还声明，“俄国在满洲并无地方上利益或优先及独得让与之件，致侵害中国主权或违背机会均等主义”。同时，根据铁路合同第五条，阐述“哈尔滨一带地方行政之权万不应由东清铁路公司攘夺”。通告最后表示：“中国政府现在深愿保守中国应有之主权，并维持与中国通商各国应得之利益，特具通告奉闻。”② 此后，由于沙俄无意执行公议会大纲，在原订开议订立各专项章程的时间，并不与中国会议。外务部质问俄使，俄使推卸给铁路总办。我地方当局与铁路总办霍尔瓦特交涉，霍又托词延宕，致使各专项章程“久而未定”③。因此，铁路界内各城镇的行政权被沙俄通过其在公议会中的专擅而完全控制。直到十月革命以后，中东铁路界内的行政权才被中国完全收回。

---

①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三，第37—40页。
②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三，第37—40页。
③ 《交通史路政编》，第七章，第165页。

第九章　辛亥革命时期东北人民的抗俄斗争

第一节　沙俄乘辛亥革命之机妄图侵占北满

一　日俄勾结瓜分东北

日俄战后，帝国主义列强重新分割世界，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又日益尖锐。争夺的战略重点由远东转向欧洲和中近东。因此，国际关系重新改组。英国由原来的防法防俄转向防德。日俄两国在远东的关系，由对立走向勾结。因而一九〇七年出现了英法协定、英俄协定、日俄协定，原来的英日同盟和法俄同盟在远东对立的局面因之结束了。这种国际关系的重新改组，一方面加深了协约国与同盟国的对立，酝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也给日俄两国互相勾结侵略中国以可乘之机。

俄国领土虽然横跨欧亚二洲，但其本土乃在欧洲。它的战略中心在欧洲，但也不放过东侵的机会。日俄战后，帝俄新败，国内革命四起，农业歉收，财政枯竭，国力大减。为了恢复国力，镇压革命，对付德奥，帝俄不得不在远东暂取守势，以便把它的战略中心转向欧洲。关于这一点，俄国外务大臣伊兹沃尔斯基说得最清楚："本大臣确信，俄国将来的长远之计在于：一方面加强同日本的友好；另一方面同英国达成圆满的和解，以此维护世界和平，专心致力于国力的恢复，把帝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转移到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40卷，第99页。

其本土的欧洲”①，“保存实力，留以解决欧洲之大问题”①。但当时俄国举国上下，唯恐日本不与俄国恢复友好关系。因此，俄国不惜低三下四，积极谋求与日本恢复友好关系。伊兹沃尔斯基在法国对日本驻俄公使本野表示：“本大臣若能得到在日俄之间将来能够确保和平的保证，即使作出更大的让步，也毫无顾忌。”② 并于一九〇七年二月四日对本野说：“俄国正在采取只要能够办得到就同意日本的提案，对日本尽量给予满足的方针。”③ 当本野问道：“原来俄国得到什么保证才能安心”时，伊兹沃尔斯基回答说：“俄国除了将来维持在远东现在所拥有的地位外，别无他求。详言之，如果得到使俄国现在在远东所拥有的‘萨哈连’岛的一半及太平洋沿岸的领土不受侵害的保障，俄国毅然完全承认日本靠这次战争所取得的一切果实，保证将来决不争夺之。” ④

在日本方面，于日俄战前即有人主张与俄国划分两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战争结束，日本虽然获胜，但在战争末期就已感到财政枯竭，兵源不足，也有一个争取时间恢复国力的问题，不得不与俄国恢复友好关系。所以当俄国主动表示要和日本和好时，本野立即表示：“我相信日本当务之急乃在于真正维持远东和平，充分培养国力，所以如果俄国以适当条件进行动议时，我认为有必要以善意研究之。”⑤ 日本外相林董接到本野电报后，于二月二日复训表示：“帝国政府不仅对俄国没有采取任何侵略行动的意向自不待言，而且为了保障东洋持久和平，殷切希望增进同俄国的深交。因此，万一俄国以上述目的提出什么动议时，帝国政府当

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第483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40卷，第97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第40卷，第98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第40卷，第99页。
⑤ 《日本外交文书》，第40卷，第97—98页。

然愿意对其加以考虑。”①

由于双方互相主动靠近，所以谈判很快开始，并且很快达成协议。七月三十日，双方缔结公开协约二条：

“第一条，约定缔约国的一方尊重另一方的现在的领土完整，并约定相互尊重根据在缔约国间交换抄本的缔约国同中国现行诸条约及合同所获得的一切权利（只限于不违反机会均等主义的权利），以及根据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即俄历八月二十三日在朴资茅斯所签订的条约及日本国同俄国之间所缔结的各项专约所获得的一切权利。

“第二条，两缔约国承认清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以及在该国的各国工商业的机会均等主义，并约定以本国所能采取的一切和平手段拥护并支持现状存续及上述主义的确立。”

在公开协约之外另有密约四条，其内容是：

“第一条，鉴于在满洲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及活动集注的自然趋势，并希望避免因竞争的结果而引起的争议，约定日本不得在本协约追加约款中所划定的分界线以北的满洲，为本国或本国臣民或其他而寻求任何有关铁路或电信的让与权，并且不得在该区域内直接或间接妨碍俄国政府所扶持的这种让与权的要求；约定俄国也基于同样的宗旨，不得在上述分界线以南，为本国或本国臣民或其他而寻求任何有关铁路或电信的让与权，并且不得在该区域内直接或间接妨碍日本政府所扶持的这种让与权的要求。

“第二条，约定俄国承认日本和朝鲜之间基于现行诸条约及协约（由日本向俄国送交抄本的）而存在的政治上共同的利害关系，不妨碍或不干涉这种关系的日益发展；又约定日本对于在朝鲜的俄国政府、领事官、臣民、工商业及航海业特别是缔结与之有关的条约，给予一切最惠国待遇。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40卷，第98页。

“第三条，约定日本帝国政府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不进行损伤该项利益的任何干涉。

“第四条，两缔约国对本协约要严守秘密。”

密约附有划分南北满势力范围的附加约款，其具体内容是：

“本协约第一条所载的北满洲及南满洲的分界线，划定如下：

“该分界线从俄韩国境西北端开始，经珲春及必尔滕湖（即镜泊湖——作者）至秀水站逐次划一直线，由秀水站沿松花江至嫩江河口，由此上溯嫩江水路到达托罗河（即洮儿河——作者），由此地点沿托罗河水路至该河和格林威治东经一百二十二度的交叉点。”①

由此可见，日俄两国采取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在公开协约中“承认清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暗地里却在密约中划分东北的势力范围，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日俄协约和密约的签订，是日俄在远东关系上的一大转折。在此以前，日俄在远东的关系，是又勾结又斗争，以斗争为主；从此以后，是又勾结又斗争，以勾结为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一九一七年帝俄崩溃为止。日俄勾结瓜分东北，使我东北的主权丧失殆尽，东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　沙俄乘辛亥革命之机进行反华排华侵华活动

日俄战后，东北的形势日趋危急。“两强逼处，不惜巨资以吸收权利，相争则任客所为，相协则图我愈亟”，“危殆之形，近在眉睫”②。为了保护东北这个清朝皇统“发祥之地”，抵制日俄特别是俄国的侵略，清政府不得不改变其过去对东北的封禁政策，采取开放政策。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40卷，第174—175页。

② 《东三省政略》，边务二，述要，第3页。

一九〇七年，清政府将东北改为普通行省，取消将军，改设督抚，并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唐绍仪为奉天巡抚。徐等就任后，在沈阳召开东三省大吏会议，讨论挽救之策。其内容大体是："固边防、理蒙务、慎交涉、饬军事、定官制、扩民政、理财用、恤旗民、兴学校、创司法、开实业、广邮电"①等等。同时，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1）设卡实边，由呼伦贝尔、瑷珲以达兴东，分布卡屯，开通道路，保卫行人，联络要隘，以为实边之基础；（2）移民屯垦，在蜂蜜山、穆棱河一带设垦务局，开办屯垦，在土沃民稀的黑龙江省设屯防营，首先在嫩江沿岸择地为屯；（3）测绘边界，调查满洲里一带的被沙俄侵占的边界，详测舆图，以备与俄交涉；（4）保卫松黑两江的航行权，制订航行章程，撤去水利会，推广邮船局，以保江权；（5）保卫行政权，反对沙俄擅设自治会②。此外，还设关收税、开通道路。这些措施，对于保卫边疆，保卫主权，抵制沙俄的侵略，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东省库空如洗，军需用款尤巨，市面恐荒，银根紧急"③，"力不足以副之"。因此，进展缓慢，收效不大。虽然"由封禁时代一变而兴屯垦，再变而增民吏，然侵拒之力既不相若，我之缓进终于不敌彼之急谋寝假"④。因此，没有改变"反客为主"的局面。即使这样，也引起了沙俄的不满。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中国政局不稳，帝俄认为侵华时机已到，便掀起了反华、排华和侵华的浪潮。乘人之危，是沙俄侵华的贯伎。所以有人指出："往往中国多一次变故，则俄人增一次权力。"⑤

① 《东三省政略》，总目一，跋，第4页。
② 以上资料来源于《东三省政略》，边务二，述要第2页。
③ 《大清宣统政纪》，卷六十五，第27页。
④ 《东三省政略》，总目一，跋，第2页。
⑤ 《中外日报》，1900年6月20号。

首先，进行外交讹诈。辛亥革命爆发前，中国正酝酿着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帝俄认为渔利之机已到，借一八八一年中俄伊犁条约第三次期满之际乘机进行讹诈。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俄国召开非常内阁会议，讨论侵华的时机和方法问题。会上，俄国陆军大臣苏卓林诺夫“要求并吞全部北满”，外交大臣沙查诺夫“也采取并吞北满为俄国是必要的观点”，但他认为目前是不适宜的，因为不仅英美甚至日本也会反对这个计划，因此沙查诺夫建议间接行动，先与中国举行续订商约交涉，用最后通牒的方式向中国提出俄国的要求。而且这些要求要以武力为后盾。沙查诺夫的主张受到拥护，因此内阁会议决定：“一切部门必须从这个考虑出发，即我们在北满条约上的权利必须全部保持，以便将来在必要时得进并吞。”① 一九一二年二月，沙皇正在每日与苏卓林诺夫及沙查诺夫会议，继续讨论侵华问题。以陆军大臣苏卓林诺夫为首的军界头头“现在对东亚正高度地跃跃欲试，因为他们似乎相信在该处容易为陆军争得光荣”，“沙皇本人似乎也同情这观点”。外交大臣沙查诺夫认为：“鉴于目前欧洲的国际局势，俄国陆军力量必须避免单独在东亚行动。”② 由于当时世界矛盾的焦点和俄国的战略中心均在欧洲，所以沙查诺夫的主张仍然占了上风，最后决定对中国采取外交压力和军事威胁相结合的手段。

当时正是中俄伊犁条约第三期满将届之际，帝俄乘机向中国进行要挟。一九一一年二月十六日，沙查诺夫对德国驻俄大使波达尔斯伯爵说：“俄国政府不日将在北京递交一照会，以一个严重的及迫切的方式警告中国政府遵守其条约上的义务。虽然这照会带有威胁性质，但它不是真正的最后通牒。只有中国方面过三个星期后不能接受俄国的要求，俄国势将被迫采取适当办法以保卫

①②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卷，第221—224页。

其利益”。他还诡秘地说：“俄国拟在中国边界作个小小的军事示威。”① 果然，俄国驻华公使于同一天突然向中国外务部提出六条要求，并声明：“六项要求，如有一不允，俄国政府不认中国政府有维持善邻之谊，将取自由行动。”②等等。其六条要求是：（1）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之伊犁条约及其他国际条文，在两国边界一百里外，俄国政府制定国境之税率不受限制。国境彼我一百里线内，两国土产及工业品，均无税贸易；（2）中国境内之俄国臣民，关于行政裁判归俄国官宪管辖；所有中俄人民诉讼案件，应归中俄审判员会同办理；（3）蒙古及天山南北诸地方，俄国臣民得自由居住，不受何等独占及禁止之妨害，且一切商品，皆为无税贸易；（4）两国政府于已设领事之外，更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奇台四处，有设立领事之权。此权利之实行，虽应与中国协商，然是等地方，两国人民屡起诉讼，足见实行此权利，为不可缓；（5）中国官吏须认俄国领事对于管区内之权利，关于两国人民诉讼，不得拒绝俄国领事会审；（6）俄国于伊犁、塔城、库伦、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科布多、哈密、奇台向有设立领事馆之权，俄国商民在上列各地及张家口，有购置土地，建设房屋之权。这六条要求，超出了伊犁条约范围，纯属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趁火打劫。清政府对俄国的要求，除以议定关税为增设领事的交换条件外，其余全部接受。但是俄国仍不满足，按其既定步骤，于三月十四日，向中国外务部提出最后通牒，同时命令土尔其斯坦驻军的一部分进驻伊犁北方边境，进行军事威胁。当时辛亥革命风起云涌，清政府忙于内部事务，不得不完全承认俄国的六条要求。

沙俄的外交讹诈，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一九一一年三

①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卷，第220页。

② 新时代史地丛书：《中国外交史》，第72页。

月三日，奉天谘议局发表了《奉天谘议局通告书》。通告指出："两月以来，最是擎魂动魄、痛心疾首，如迅雷风雨之烈，如蛇神牛鬼之怪者，惟俄人强硬要求而以兵力威我一事。"而且根据《伊犁条约》的"缘起"、"文义"和"时效"等三个方面，对俄人的不法行为进行批驳，指出："俄人举动之为不法行为，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是矣。而交谈未久，遽以兵力胁我，则更违反国际法之尤者也。"最后，呼吁"联电政府，力争于本年改订商约之期收回利权，毋稍退让。"①

其次，沙俄制造外蒙古"独立"。蒙古地区，"地处边陲，逼近俄国，俄人觊觎蒙地利权，匪伊朝夕"②。早在一八五四年，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曾向沙皇提出"蒙古应受到我国的保护"③的主张。一八五九年，他又向沙皇提出"我们可以控制邻近的满洲和蒙古"、"占领库伦"④的主张。一八九三年，巴德玛耶夫向沙俄提出了一份侵华计划，史称为巴德玛耶夫计划。计划中说：俄国西伯利亚铁路支线，一条应从恰克图通过库伦修到北京，另一条从贝加尔湖西南通过蒙古草原修到兰州。在铁路通过的地方，"预先秘密组织一个蒙、藏、汉三族反清暴动之政治中心，在暴动以后，就由这些民族之绅商名流向俄皇呈一自愿的请求书，以请求收容他们作为俄国的臣民"⑤。日俄战争后，俄国把侵华重点转向蒙古地区，"经营蒙古之策，日剧一日"⑥。其主要手段有三：其一，派小部队、游历队和商队，徘徊于外蒙各地，"到处用怀柔之策"⑦；其二，"设学堂以习其方言"；其三，"派教

① 《盛京时报》，1911年3月3日、4日，第二版。
② 《大清宣统政纪》，卷六十九，第10—12页。
③④ 巴尔苏科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二卷，第113、284页。
⑤ 《帝俄侵略满洲史》，中译本，第48页。
⑥ 《满蒙丛书》(四)，第479、440页。
⑦ 《盛京时报》，1911年2月7日，第5版。

徒以肆其笼络”①。至光绪末年，“库伦、恰克图之间，已入俄人之势力范围，各河川之渡船业全由俄人经营，金矿亦归俄开采，工人亦由俄国招来”②。沙俄“屡试勾结外蒙内叛，用心至毒”③。至辛亥革命时，由于“彼等五十年来着力经营”，在外蒙古一带，“俄国势力业已根深蒂固，牢不可拔”，由于“俄国干涉已达极点”，“我国的一切施策已全无实现可能”④。由此可见，所谓外蒙古独立，并不是偶然的，是沙俄长期勾结外蒙内叛的结果。

一九一一年十月，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帝俄认为侵蒙时机已到，于是制造外蒙古“独立”。早在是年七月十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等人，借会盟为名，召集四盟王公，密议“独立”。秘密炮制了哲布尊丹巴请求沙皇援助外蒙古“独立”的信件，并决定派抗达多尔济率领所谓“蒙古代表团”前往彼得堡。沙俄驻库伦领事刘巴亲自参加了这次密会。当时清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毫无察觉。忽于七月初，接北京外务部来电云：“驻京俄使文称：奉本国政府电，现库伦王公喇嘛多人，持书向本政府求援，声称中国在库伦地方，举办练兵、兴学、开垦、加税各新政，蒙情不服，迭恳裁免，中国官吏不肯允准，不得已请本政府派兵救援等语。查库伦与本国边境接近，中国应念中俄睦谊，将上项新政即日停办，以释蒙人之疑惧，否则俄国不能漠视，当在边界地方筹一对待办法云云。”⑤三多接电大惊，遂令巴特玛往见哲布尊丹巴，要求发电阻止俄兵。“舌敝唇焦，哲布尊丹巴始允发电，但须将各项新政一律停止，并要求免治赴俄

---

① 《满蒙丛书》(四)，第479—481页。
② 《满蒙丛书》(四)，第479—481页。
③ 《外蒙交涉始末记》，自序第1页。
④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36—139页。
⑤ 《最新蒙古鉴》，第四卷，第83页。

诸人之罪。”① 八月十五日，抗达多尔济等人到达彼得堡。十七日，沙皇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对蒙古人抵制中国的热望给予支持”②。后来沙俄陆军部命令伊尔库次克军区，将步枪一万五千支、骑兵军刀一万五千把、弹药七百五十万发，交给外蒙古叛国集团。九月中旬，沙俄侵略军开进外蒙古境内。不久，蒙匪陶克陶胡由俄国回库伦，俄蒙军队均已布置就绪。武昌起义后，沙俄政府立即指使其驻库伦的外交人员煽动上层王公喇嘛尽快宣布“独立”。十一月三十日，以四盟王公喇嘛的名义给库伦办事大臣衙门一份公文，声称：“我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已传檄征调四盟旗兵四千名，进京保护大清皇帝，请即日按照人数，发给粮饷枪械，以便启行。是否照准，限本日三小时内明白批示云云。”③ 当天下午七时，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名义，给三多下了一道逐客令，“限三日内带同文武官员暨马步兵队等，赶速出境，不准逗留。如敢违抗，即以兵力押解回籍。”④ 十二月一日清晨，“俄兵带同蒙兵多人，往我防营，勒收枪弹。由西库伦至大臣衙门及印房前后一带，遍布俄蒙军队，来往华人辄被禁阻”⑤。十二月五日，三多等人被俄兵押送出外蒙古，前往恰克图取道西伯利亚回京。十二月二十八日，哲布尊丹巴举行所谓“登极”仪式，宣布所谓“独立”，以“共戴”为年号，成立伪政府。同日，驻京俄使以备忘录提交外务部，其要点如下：

（一）授与俄国在外蒙古以敷设铁路之权；

（二）清政府不向外蒙古派兵；

---

① 《最新蒙古鉴》，第四卷，第33页。

② 廓索维慈：《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共和国》，第二章。

③ 《最新蒙古鉴》，第四卷，第36页。

④ 《最新蒙古鉴》，第四卷，第37页。

⑤ 《最新蒙古鉴》，第四卷，第38页。

（三）清政府不干涉外蒙古内政（但不排除派驻办事大臣）；

（四）今后清国政府如对外蒙古有何设施，须先商得俄国同意。①

由此可见，库伦“独立”，完全是沙俄一手制造的。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也供认不讳地说：“蒙古之所以能够自主，全靠俄国一国之势力。”②但清政府在对待外蒙古的民族政策上的偏差也给沙俄以可乘之机。沙俄正是乘辛亥革命之机，利用清政府对待外蒙古政策上的偏差和外蒙古上层分子的狭隘民族主义感情，制造外蒙古“独立”的。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日，沙俄与外蒙古签订了《俄蒙协约》。这一消息传遍全国后，全国各族人民纷纷起来反对。北京成立了“敢死队”，要求“往库伦与活佛一战”③。十一月十八日，各省代表于北京秦老胡同开全体大会，讨论外蒙古问题。“各省代表均非常愤激”，主张“此非以武力解决不可”④。军界也大为愤慨，连日开会，决定“如蒙古终不自取消独立，非以武力解决不可”⑤。并通电南方军队，一同做好征蒙准备。同日，各省工商代表也开会，决定“用武力解决”，“并谓兵饷不足，可由全国商家担任出资”⑥，并通电各省。十一月二十五日，东京中国留学生开大会，“力主取消俄蒙协约，意气甚为激昂”⑦。在京的蒙古王公喇嘛组织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并通电各蒙旗和各省，声明“死不承认”《俄蒙协约》。十二月三日，江苏征库将校团致政府电，曰：“库俄私约，违背公理，损害主权。当此民国初立之际，非大举挞伐不足以图存。江苏陆军各级属官不下二千余人，悉愿荷戈

①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29—130页。

② 《帝俄与蒙古》。

③ 《时报》，民国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④⑤⑥⑦ 《时报》，民国元年十一月十九、二十六日。

前驱，担任一地区之战斗。”① 黑龙江省人民自动组织“义勇团”和“征蒙队”，后被黑龙江省当局下令解散②。北京、天津、烟台、东三省等地，掀起了抵制道胜银行的风潮，大量提取存款，“东三省羌帖陡然跌落，仅值七折”③。

再次，日俄勾结划分满蒙的势力范围。辛亥革命爆发，日俄认为渔利之机已到。俄国首创划分蒙古势力范围之议。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俄国总理大臣对日驻俄大使本野说：“根据一九〇七年及一九一〇年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已到，两国即可根据一九〇七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本大臣确信，只要两国遇事能够善意相处，则凡事均不难找到协作的途径。”④ 当时，日本正在等待时机，“以求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⑤。由于“关于清国时局问题，俄国总理大臣态度相当激越，锋芒所示，颇有一遇时机即由日俄两国协商，一举分割满洲、蒙古之势”⑥，引起了日本内田外务大臣的注意，认为“日俄两国政府在适当时机，就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以西地区之分界线问题缔订协约，并在内蒙古划定两国势力范围，对于根除将来一切误会，永久敦睦两国邦交，实属最为必要”，并且认为“鉴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大使机密第三十七号来函所述俄国总理大臣密谈情况，看来此时解决上述悬案当无若何困难”⑦。于是提出划分内蒙古势力范围的方案，征求日本驻俄大使本野的意见。其方案内容是：“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以西地区，沿托罗河流上溯，直达兴安岭分水岭，即以该河河道与兴安岭分水岭相连之

① 《时报》，民国元年十二月三日。
② 《布告》，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黑龙江省档案109号。
③ 《时报》，民国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④⑤⑥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07、109—110、134页。
⑦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32—133页。

一线为南北满洲分界线之延长线；关于两国在内蒙古的势力范围问题，可否以张家口至库伦间之大道为界，将内蒙古纵分为东西两半，其东部划为我国势力范围，西部归入俄国势力范围。"①就在这时，即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一日，俄国外交部就蒙古问题发表公报，给日本向俄国提出这一问题以有利时机，而且一月十四日俄皇对本野表示："目前清国正发生重大事件，将来有何行动，深望两国随时磋商，以便采取适当措施，云云。"②又增加了日本向俄国提出这一问题的信心。因此，一月十六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日本政府关于开始第三次日俄密约谈判的内阁会议决议》。决议认为："帝国政府有必要即时就俄国政府上述《公报》中所述'蒙古'一词之含义向该国政府提出质问，并借此机会由本野大使非正式提出关于延长南北满洲分界线以及商订内蒙古协约问题，向俄国政府探询意向，以为将来解决此两问题打下基础，较为适宜。"③决议最后决定："乘此次向俄国政府就其《公报》措词提出质问之机，着本野大使根据上述旨趣就上述两项问题在最秘密中向俄国政府探索意向。"④一月十七日，本野面会俄国外务大臣，亲手递交了不署名的备忘录，向俄国政府就其《公报》措词提出质问，该大臣读完之后说："俄国公报中所谓之蒙古，当然系指外蒙古而言。俄国政府绝无违反日俄协约原则而另行活动之意。此点，希即电告贵国政府。"当本野按照内田外务大臣训令，以个人名义提出建议，该大臣立即答称："不持异议。"并表示"随时均可接受商谈"⑤。一月十八日，本野面会俄国总理大臣，首先提出俄国政府公报中之措词问题，俄国总理大臣断然言明："俄国政府公报中所谓之'蒙古'，当然系指外蒙古而言，全无包括内蒙

①②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32—133、135页。

③④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51页。

⑤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52—153页。

古之意。”当本野提出“此时日俄两国进行协商，将《日俄协约》所定之两国势力范围分界线向西延长到内蒙古，对于永远敦睦两国邦交，实为当务之急”时，该总理大臣言称：“阁下所言，极有道理，订此协约，当非难事。”① 日本政府大体判明俄国政府的意向之后，决定同俄国政府开始正式谈判。一月二十一日，日本内田外务大臣致电驻俄大使本野，指令本野向俄国政府手交日方提案，并以此为基础开始谈判。二月二十日，俄国外务大臣亲手交给本野大使一份备忘录。并表示：“关于清国问题，俄国政府早已屡次言明，愿与日本国政府充分协商，采取协同政策，尽可能调和俄日两国利益，以免将来在两国间发生任何误解，故对两国在满洲及蒙古划定势力范围问题一向不持异议”，只是对以张家口至库伦间之大道作为划分内蒙古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表示“万难同意”②。后来日本作了让步，表示“愿意另行提议将内蒙古分界线设定于上述通商要路以东之地”③，最后确定以北京经度为界。结果，本野与沙查诺夫于一九一二年七月八日签订密约三条，划分两国在蒙古的势力范围，此为第三次日俄密约，其内容如下：

第一条，上记分界线由托罗河与本初子午线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之交叉点开始，沿乌珑楚尔河及木什画河河流至木什画河与哈尔达台河之分水线，然后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境界线以至于内外蒙古境界线之终端。

第二条，以北京经度（本初子午线东经一百一十六度二十七分）为界，将内蒙古划分为东西两部。约定日本帝国政府承认并尊重俄国在上记经度以西部分之内蒙古享有特殊利益；约定俄罗斯帝国承认并尊重日本国在上记经度以东部分之内蒙古享有特殊利益。

---

①②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54—155、160页。

③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68页。

第三条，缔约国双方对本协约须严守秘密①。

第三次日俄密约，是日俄两国利用辛亥革命之机，两次划分日俄两国在华势力范围的非法条约。此项密约的签订，已将日俄在华的势力范围，由东三省延至内外蒙古。东蒙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外蒙古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第二节　海参崴华侨的抗俄斗争

一　沙俄对崴埠华侨的迫害

海参崴自成为沙俄重要军港以后，俄国移民不断增加，到二十世纪初，华俄居民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据不完全统计，一九〇八年海参崴约有三十余万人口，其中俄人约有二十五万人，华侨约有四万余人，日本人约有四、五千人，朝鲜人约有七千余人，而德、英、美、法、比、荷兰和印度等人“合计不过三数千”。二十世纪初，海参崴是个军事兼商业性质的城市，工业并不发达，除了“大船厂三处、海泊小船坞二处，此外无大制造厂，惟有皮（啤）酒、砖木数厂而已”。海参崴是个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港口，交通方便，商业发达。沙俄政府武装占领后，“先开军港，后兼通商，往来便易，商务大兴”②。据不完全统计，一九〇八年前后，每年入口轮船约三百只，入口货物约四十万吨，常年进出款项约四十万卢布，税关进款常年约四百万卢布。

海参崴是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华民最多的一个地方。主要是来自山东、广东、浙江、东三省等地方，分为四帮：“山东曰东帮，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92页。

② 吉林省档案馆：《驻扎海参崴总领事官呈报该地及领辖各处华商大略情形》，1908年。

广东曰广帮，直隶东三省曰北帮，江浙曰南帮。"① 其中东帮人数最多，约三万余人，其余三帮不过万余人。崴埠华商居各国首位，与各国相比，资本最多，商号最多。"我华民在崴之贸易资本额，计一千数百万，较各国为巨。"② 据一九〇八年的不完全统计，二十万资本以上华商共有六号，二万资本以上华商约有一百余号，千元、百元以上者约有四、五百号③。华商在海参崴的商业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海参崴商业的盛衰是以华商的盛衰为转移的。如果华商发展，海参崴就会出现"市面日见繁盛"的景象；如果华商元气大伤，海参崴就会出现"市面萧条"④的局面。华工在海参崴华人中人数最多，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几乎全由华工承担。

自《北京条约》签订以后，沙俄屡次排华，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沙俄政府迫害和驱逐华民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势将驱尽华民而后已"⑤。

沙俄政府迫害和驱逐华民，有其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在政治方面，沙俄政府虽然占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达几十年之久，但中国人民并不屈服于他们的统治。据沙俄侵略者自己供认："在整个乌苏里江一带形成了一种概念，即戈尔德人和鄂伦春人，还有居住在我国领土上的所有汉人，全都不服从俄国政权，而服从中国政权"，并且认为："中俄一旦开战，这些蛮子将是中国最好不过的前哨。"他们把华民看成是心腹之患，因此鼓吹"采取一种断然措

① 吉林省档案馆，《驻扎海参崴总领事官呈报该地及领辖处各华商大略情形》，1908年。

② 《东方杂志》，1909年第九期，第283页。

③④ 吉林省档案馆：《驻扎海参崴总领事官呈报该地及领辖各处华商大略情形》，1908年。

⑤ 吉林省档案馆：《为虎林厅呈报俄国待华侨拟加系手圈等因咨呈外务部与俄使磋商改订由》，宣统三年四月。

施，就是把所有汉人驱逐出乌苏里江右各条支流”①。在经济方面，由于“远东一带原系我国领土，民多土著，商工实业各种利权原操纵于我华侨掌握，数十年来竭力设法收回，至今尚未全获实效”②。华侨居住最集中的海参崴更是如此，甚至连蔬菜供应以及其他生活小事都离不开华民。由此可见，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包括海参崴在内）的经济命脉，几乎全部掌握在华民手中。在沙俄政府看来，这是他们实行“俄罗斯化”最大的经济障碍。由于这些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他们把华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除而后快。这就是沙俄政府迫害和驱逐华民的根本原因所在。

沙俄政府对华民采取了迫害和驱逐两手并用的策略。迫害是手段。驱逐是目的。这一点，广大华民看得清清楚楚，即“设种种苛律，寓驱逐之意”③。有一个老沙皇侵华分子说得更为露骨：“俄国政府虽然根据条约无权把他们逐出居住地，但是却有权禁止他们经商和酿酒，并有权对他们课以重税，迫使他们自己离开我国。”④

崴埠沙俄当局，残酷迫害华民，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当时中国驻海参崴商务委员桂芳，把沙俄政府迫害崴埠华民的罪行归纳为十大罪状：（1）政治歧视。“视华人如敝屣，待华人如奴隶”，特别是沙俄武官，“在大庭广众之中，无故侮慢华人，无理已极”。（2）违例虐待。沙俄政府规定：“凡到崴之外国人，如持有本国凭照，均照章住六个月，逾限方领身票，其随来随往者概免此

① 《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第48、52、53、45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参崴中华商会禀称俄督压制华侨各节抄录原禀咨请查核并希见复由》，宣统三年四月初九日。

③ 同前。

④ 《北乌苏里边区现状及其他》，第45页。

例”，但是“独于华人则不然，只准两月，逾限查出，华商课以重罚，华工驱之回籍，实为违例虐待。华人进口查验印票，须额外缴费三角，他国人进口则无此费，尤属背例勒索”。（3）纵匪为恶。崴埠“胡匪猖獗，华侨之遭劫被害无日间断。登门呼吁，漠不关心，置若罔闻。甚有当场拿获巨匪，送交该署究办，非特不治以罪，竟敢任意贿释，以致匪胆愈大，白昼抢劫”，“华侨受害，不能安生”。（4）冤狱层出不穷。由于“不肯严治诬告之罪及受贿之人，以致冤狱层见迭出”，结果华侨“徒耗讼费，含冤莫伸”。（5）造谣惑众。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崴埠发生“兵变”，华侨被焚毁财产达数百万元，正在追赔之中，则崴埠新闻报载称：“华人赔款，已由俄国认偿五十万，交付驻崴商务官。华人向讨，侵吞不发，被灾各户自向政府办理，又饬不准等语”，以此煽动灾户对驻崴商务委员不满，从而破坏追赔斗争。（6）劣讼贪赃枉法。崴埠最大劣讼为得米特连廓夫，该人善于颠倒黑白，拨弄是非，“向为灭理枉法之事”，“惟贪胡匪之贿赂，不顾商民之受害，华侨无不切齿”。（7）任意积压华侨邮件。“遇有华人往来电信物件，任意积压。若向该局查问，非特不认错误，反施无礼，藐视华侨”，“京津寄来各报纸，该邮局亦任意拆阅，屡说不改”。（8）“税关之留难”。崴埠税关，“借端扣留货物，额外勒索罚款，弊窦丛生，难以言喻”。为了等待税关检查，有的华商“在崴苦守，耗费川资，艰窘难言”，有的竟“拖欠栈费，短少盘川，亏累不能行者”。（9）庇护烟馆赌局。崴埠有烟馆数百家，赌局百余处，而且明目张胆，“肆无忌惮”。（10）殴辱华侨。“警察之腐败，兵民之无理，莫甚于海参崴”，特别是俄兵，极尽其殴辱华侨之能事，“乃逢礼拜及各佳日，满街醉兵，借酒殴辱华人，不分轻重，并有以佩刀击逐者。华人见之，如遇虎狼，纷纷窜逸。偶避不速，即招无妄之灾。警兵在岗，袖手旁观，不为弹压，直以欺虐为保

护。”① 这十大罪状，仅仅是海参崴当局迫害华侨罪行的一部分，它远远反映不了崴埠沙俄当局迫害华侨的全貌。而且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罪行，如“设关征税，横暴非常”。甚至手腕压铅弹进行人身侮辱等等，不一而足。因而“致使我侨民任人鱼肉，几无一线生气”②。

二 商务委员和总领事的设立及其索赔斗争

由于沙俄政府的残酷迫害，崴埠广大华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他们“每见中华官员过境，必匍匐陈情，叩请设官，来此保护”③。一八九七年，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根据广大华侨的要求，奏设驻扎海参崴办理交涉商务委员（以下简称商务委员），负责保护华侨，办理交涉事务等。一九〇八年四月，清政府将驻崴商务委员升格为总领事。除了驻扎海参崴外，并兼辖双城子、伯力、庙上、库页岛、黑河、摩阔崴、岩杵河等七处华侨事务。驻崴商务委员和总领事，在办理交涉事务，保护华侨利益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任商务委员为上海人李家鏊，他在当时是一位难得的外交人才。在业务上，他“在俄历练多年，于交涉公法深为熟悉”；在办交涉过程中，能够坚持原则，“上顾国体，下惬商情”；在作风上，他“刚正不阿，弊绝风清，从不受丝毫贿赂”，不仅华商“仰其高风亮节为不可及，即俄官商亦以为办外交者不可多得之员”；在外交工作中，他坚决保护华侨利益，“且能不避嫌怨，力任其艰，使商等勿稍受屈而后已”④。因此，他受到广大华侨的好评。

商务委员自设立以后，在保护华侨利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遵将在崴交涉之事俄官生鞫之由缮细禀陈请照俄使时一一代托由》，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参崴中华商会禀称俄督压制华侨各节抄录原禀咨请查核并希见复由》，宣统三年四月初九日。

③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寄旅俄东海滨省华商工人等公禀》，光绪三十二年四月。

作。在商务委员未设之前，沙俄曾在崴埠设中华公所，“搜括商资，弊窦百出”。商务委员设立后，“曾与争裁，年舒商困十万金”，并又力争取消了“向收不合例之锚票签字等费”①。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列强又掀起侵华高潮，“崴埠亦将蹈海兰泡驱逐华人之辙”，“见有华人争相凌辱，华人闭户不敢出，栗栗危惧，寝食俱废”。由于商务委员向崴埠沙俄当局“极力说项”，并亲自率领随员等分段进行保护。因此，“得以转危为安，无伤一命”②。一九〇一年，崴埠“警察稽查身票，将华侨无身票者三千余人拘禁起来。商务委员带领华侨代表向崴埠当局争辩，并动员其他华侨昼夜赶送面包、水等，使被拘华侨“方免饥渴”，并且直到“监视释放而后止”③。一九〇三年夏，疫病流行，沙俄防疫甚严，“又有驱逐华人之谣”。为了杜绝俄国政府驱逐华侨的口实，商务委员动员华侨“日夜督工创造华人养病院，半月而成，羁旅得以安然”④。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驻崴俄兵发生了“兵变”，“乱兵纵火焚烧，肆行掠劫，枪弹如雨，哭声震天，通埠商民纷纷逃避，靡所适从”。商务委员为了保护华侨，穿枪林、冒弹雨，赴海边招致华侨赴船暂避。“均一一谆嘱，妥贴安排，各难民逃生有所。”为了解决难民的吃饭问题，商务委员与义泰、永和栈等华商“筹备饼干、白面，躬亲设法送船施救，并嘱义泰商号开栈平粜白面，俾免饥饿”。为了救济难民，则动员未遭灾的永和栈、义泰、同利、同顺、张陶民等华商，“或助巨款，或助食品，协同办赈，或设粥厂，或施房饭，或遍查灾户，令其赴会领款”⑤。

这次“兵变”，华侨损失严重。“外人及华人遇害约千人，居民资财丧失无算，而尤以华人为巨”⑥。其中华商受害者达六百三十

①②③④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寄旅俄国东海滨省华商工人等公禀》，光绪三十二年四月。

⑥ 《东方杂志》，1906年第一期，第25页。

四号，财产损失达二百六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五卢布”①。“兵变”之后，商务委员“即与主国伸明公法，追索赔偿”。同时，要求外务部电告驻俄使馆“与彼政府力争”②。外务部鉴于“损坏华财产甚巨”，不得不向俄国驻华公使索赔，俄使不允，又电驻俄代理公使陆征祥向俄外交部直接交涉③。但沙俄政府千方百计进行抵赖，拒不认赔。借口什么“俄国南境里海各埠乱事接踵，各国商民损失甚多，俄国均未允赔偿。海参崴事同一律，未便独允中国”等等。更荒谬的是，竟然把人祸与天灾相提并论，说什么“此系乱兵无意识之举动，遭此不幸者与天灾流行无异，政府不能担此责任”④等等。但是因为这一交涉是根据“万国公法”⑤进行的，俄皇不得不“允给赔偿，惟谓须乱事平定后核算再议”。然而，沙俄政府出尔反尔，后来又藉口于恰克图之乱，“谓华商在海参崴受俄国乱兵之害，俄商在恰克图受蒙古边匪之害，事适相抵，无用赔偿”⑥，企图赖帐。

但是，由于中国追赔甚紧，沙俄政府又策划了一个“恤款”阴谋，即所谓“经各部议准，筹拨二十五万卢布，作为被损华民恤款”。这样，既可以少出钱，又可以骗取体恤的名声。一箭双雕。因此，驻俄公使胡惟德“虽力商加增，彼终未允”⑦。一九〇七年九月七日，中国政府再次照会驻华俄使璞科第，要求增加赔款。而俄使照复说：“本国政府再四筹议此案，兹决定拨款作为被灾户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参崴华商总会详报发放灾款抄录原报知照由》，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寄旅俄东海滨省华商工人等公禀》，光绪三十二年四月。

③ 《东方杂志》，1906年第一期，第25页。

④⑥ 《东方杂志》，1906年第一期，第13—14页，第五期，第41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寄旅俄东海滨省华商工人等公禀》，光绪三十二年四月。

⑦ 《清季外交史料》，卷204，第18页。

之华商民恤款，并非作为赔偿”、“此款并非酌数赔补华商民之款，乃系本国政府深念两国睦谊，体恤被损商民之意也”①。“赔款”和“恤款”之争，是关系到能不能保障华侨利益之争。

当时，清政府并未识破俄国政府的“恤款”阴谋，也未弄清“恤款”和“赔款”的区别，反而认为“酌给恤款，自系优待华侨”②。但是，广大华侨却看穿了沙俄政府的“抚恤”阴谋，拒绝接受“恤款”。他们听到“恤款”消息后，一致表示“决不认收”，并推举商务委员桂芳作为“入都代表”，进京交涉追偿赔款问题。但因清政府外务部对沙俄政府作了妥协让步，让桂芳回崴动员华侨接受“恤款”。开始众商仍然拒不接受“恤款”，皆称“抚恤无名，赔偿太少，以六百余之灾户，分念五万之赔款，非特难以分摊，诚恐祸生不测，无人担任。情愿款归无著，留为后日成例，亦不能收恤款，致使外人轻视。仍照前议，决不认收”。桂芳“婉曲劝慰”，众商又说：“如果各宪为难，欲令灾户转圜，可照在京之议，一面允收恤款，一面开议赔款，俾顾邦交而追血本，公私两有裨益，未尝不可，否则断难遵从。”③ 一九〇八年一月十四日，驻崴商务委员召集六十余家重灾户开会，会上各灾户纷纷揭露“恤款”阴谋。“提议恤款一层，均称名目不正，彼因何给恤，所恤何人？若在赔款以外，邦交虽好，恐无此凭空行善之举；若在赔款之内，今日收此恤款既不便分领，他日各国设有索赔时，我欲乘机照索，彼必借口于领恤于前，不能再赔于后。”因此，与会者一致表示：“坚持前议，不收恤款。”由于各灾户“情词哀激”，商务委员桂芳“无法劝解收领恤款”④。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大俄钦差大臣璞给外务部的照会》，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三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照会俄璞便崴埠赔款事》，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三十日。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参崴委员申呈一件》，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参崴委员申呈一件》，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至一九〇八年，由于中国“力向俄政府争赔，事逾两年，争至十数次，今夏始允赔款五十万卢布，已经俄政府饬由崴埠拨交”①，索赔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由“恤款”改为“赔款”，由二十五万卢布增至五十万卢布。

三　崴埠华侨反驱逐斗争

一九一一年春，沙俄政府乘中国辛亥革命酝酿之机，开始在以海参崴为中心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大规模地驱逐华侨。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排华行动。为了驱逐华侨，沙俄当局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首先，沙俄政府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制造舆论。他们借口“鼠疫之传染，兼之匪类之不靖，烟赌盛行”②，以及“无业游民”等等。其实这些借口是不值一驳的。所谓“鼠疫之传染”，纯属无稽之谈。不错，当时“正值我吉江等省鼠疫流行”③，但是“乌苏里江一带向无疫气”④。实际上是“假名防疫，以肆其排斥手段”⑤。所谓“匪类之不靖，烟赌盛行”等等，也根本不成理由。毋庸否认，在海参崴的华民当中，确实有“为盗贼”、“开烟馆”、“设赌局”者，但为数极少，而大多数华侨都是奉公守法的。“历年以来，赴海参崴等处华人，率皆安分营生，熙熙而去，攘攘而来，并无为匪滋事之案。自上年至今，每有由海参崴俄官解送来烟（烟台）华人，或称为匪，率因无照解烟之犯，几于无

① 吉林省档案馆：《驻海参崴总领事官呈报该地及领辖各处华商大略情形》，一九〇八年。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参崴中华商会禀称俄督压制华侨各节抄录原禀咨请查核并希见复由》，宣统三年四月初九日。

③ 吉林省档案馆：《赵尔巽给吉林交涉司的札文》，宣统三年六月。

④ 吉林省档案馆：《为将奉札防疫总局钟医官查报俄人藉疫断绝交通等情呈报查照由》，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四日。

⑤ 吉林省档案馆：《赵尔巽给吉林交涉司的札文》，宣统三年六月。

月无之，押所为满。而提讯犯辞，皆因无照被拿。”① 沙俄政府口头上说要驱逐烟馆、赌局及无赖匪类，实际上“比至由商会派出华捕会同查拿，凡华捕所指为烟馆、赌局及无赖匪类，该巡兵竟不拘拿，所拘拿者率多按年出资起票纳捐正业工商人等，而烟赌匪徒反得纵轶”②。由此可见，沙俄政府用自己的行动戳穿了自己的谎言。所谓“驱逐无业游民”，也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阿穆尔总督的命令说：“凡华侨无正业、无身票及匪类不安本分者均应拘拿解送回华”，但是实际上却“派巡兵等沿街寻获，毫无章法。被拘者多有正业，即如华商柜伙，或外出送货，或办事，以及工做人等，工毕回寓，多被沿街巡兵拘拿”。开始时，被拘者当场声明有票，该巡兵等“置不闻问”，后来，有声明有票者，“该巡兵即饬出验，既经交付，该巡兵或登时撕碎，或竟不交还，以致成为无票之人，屈抑无处伸诉”③。总之，“不论为工为商，有业无业，一体拘禁，待以囚虏”④，根本不是什么“驱逐无业游民”！

其次，沙俄政府还更动人事，添设机构，为大规模驱逐华侨做好组织准备。沙俄政府在大规模驱逐华侨之前，对阿穆尔州和东海滨省作了人事更动，任命光大机（也有译为管达提、关达基）为阿穆尔总督，任命马纳金为东海滨省巡抚。这两个人都是反华的急先锋。总督光大机曾驻华多年，“向既疾视华人”⑤，到任后即下令“驱逐无业游民”，接着对华侨采取“一律绕手腕以铜铁之丝，于其两端压上铅弹”的手段进行人身侮辱，并命令崴埠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华人由威海青岛等处赴崴应由中国官员给照请转俄使知照海参崴俄官希查核示复由》，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驻海参崴桂总领事官致丞参信：《华侨被虐情形请回堂核办由》，宣统三年三月三十日。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驻海参崴桂总领事官致丞参信：《华侨被虐情形请回堂核办由》，宣统三年三月。

④⑤ 吉林省档案馆：《赵尔巽给吉林交涉司的札文》，宣统三年六月十二日。

"后山商铺七日之内一律他徙"①，极尽其迫害华侨之能事。而新任崴抚马纳金也曾驻华多年，"对华人多具恶感，复又助桀为虐"②。他曾公开鼓吹："华民向守服从主义，非用压力不可"，并且宣布："嗣后旅崴华侨，无论工商人等，须一律遵守俄律，如稍差池，定行严究不贷"，而且"词色严厉，尤非总督可比"③。在人事更动的同时，又在崴埠警察署内附设"清查华仆局"，其任务是"专为取缔俄户所用之华人摄影、敛资、钤制"等等。后又成立了"工佣仲立撮合会"，"凡达官巨绅均充会员，即如崴埠副巡抚亦在其列"。其任务是："凡俄工之来此谋事与俄人之需工者，该会居间媒介"。其目的无非是"导俄工之于发达，而使华工成日蹙之势也。"④

在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之后，便开始大规模地驱逐华民活动。

一九一一年俄历三月间，阿穆尔总督光大机至崴，"特为防疫拘遣华侨发布命令"，并责成海参崴总巡厅总办列鼎格具体执行。列鼎格"对待华侨行为直是仇视，遇事虐待，倍极残酷，惨无人理"。接着，以代理东海滨省兵备巡抚帮办巡抚毛诺马夫和东海滨省巡抚署第四科员西尼俄科安德言甫斯基的名义签发了告示，内称："东海滨省兵备巡抚奉宫内大臣阿穆尔总督光大机命令，凡在东海滨城乡旅居之华人须办理确切注册及手镯压铅弹事。凡注册华人须用或金属类线，或铁丝包绳之线作手镯子，两端压上铅弹。如华人不愿遵办注册及手镯压铅弹事，并已照办而仍有无手

①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参崴中华商会禀称俄督压制华侨各节抄录原禀咨请查核并希见复由》，宣统三年四月初九日。

② 吉林省档案馆：《赵尔巽给吉林衙门的札文》，宣统三年六月十二日。

④ 吉林省档案馆：《赵尔巽给吉林交涉司的札文》，宣统三年六月十二日。

镯压铅弹者，定本年五月一号为限，速行发出境外。”① 这篇告示是沙俄大规模驱逐华侨的信号。

果然，告示贴出不几天，沙俄政府便在海参崴、伯力、双城子等地开始非法查拿并驱逐华侨。仅崴埠一处就对华侨进行三次大查拿。第一次查拿是派兵“沿街寻获”，外出的柜伙和工毕回寓的工人“多被拘拿”。第二次查拿是派兵“团围市场”，对于小商小贩、上市场买东西的厨师和在市场应雇之荷夫即俗称高丽背者，“无论有票无票，一概逐拿，结连发辫，牵扯驱行，凌辱之情，不堪言状。”第三次查拿是派兵“围守居住华人稠密之房屋”，逐楼逐院查拿，“无论有无眷属，小卖营业，一并搜查牵拘，以致被拘者之财产损失抛弃，甚于被盗”②。以上三次大查拿，拘捕华侨二千余人，加上在伯力、双城子等处所拘捕的二千人，总共约有四千余人。除了保释八百余人外，其余三千余人“乃统置于容量不及千人之业尔马克轮船上”，只能站立，不能坐卧，“蹲踞监狱中无此苦状”，以致病死多名。俄人“穷其残酷，实欲陷华人于死地”③。而且尅扣饮食，每人每天只给面包一枚，“饥寒交迫，惨不胜状”④。列鼎格“对待华侨种种行为，甚于对待囚犯，实为外交上法权之所无，即使俄人视之，亦多有抱不平者”⑤。

沙俄政府迫害并驱逐华侨的罪行，激起了广大华侨的强烈不满，他们同沙俄当局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海参崴中华商会和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起了积极的作用。事件发

① 吉林省档案馆：《为虎林厅呈报俄国待华侨拟加系手圈等因咨呈外务部与俄使磋商改订由》，宣统三年四月。

②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华侨被虐情形请回堂核办由》，宣统三年三月三十日。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参崴中华商会禀称俄督压制华侨各节抄录原禀咨请查核并希见复由》，宣统三年四月初九日。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华侨被虐情形请回堂核办由》，宣统三年三月三十日。

生后，海参崴中华商会总理马绍谟率董事数人向俄总督要求“允准误拿之善良由职会或领事给证保释，所有商人一概免压铅牌，后山商铺展限一月迁徙”①。俄国广大人民也同情并支持华侨。”该督抚等虽极力主持排斥，而该国官商各界多与反对”②。加之驻崴总领事馆“连日与之奋力争持”③，俄总督自知理亏，不得不答应华侨们的要求。经海参崴中华商会“给证及挑选释放者八百有奇，凡有事业之人大率脱离此厄”④。中国驻崴总领事馆还会同华商会众随时前往照料，供给饮食，”每日予备馒头、咸菜、茶水、炭薪，以充饥渴”⑤，“并争令更换较大轮船匀载数艘，先后运送回华”⑥，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四　五沟华民的反驱逐斗争

乌苏里江以东呢吗口一带有五沟，名曰：驿马、瓦口、鸡心、挠头、刀兵河等。这里原来是中国的领土，原有华民在此“设立地营以安生业”。自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签订以后，“俄总管日以残忍手段戕害我民，中国官吏足迹从未一至其地，华民无从呼吁，其隐忍而委于沟壑者不知凡几”⑦。一九〇七年，沙俄当局在夫金沟、三道沟、挠头沟、呢吗、瓦口、鸡心等地，大肆迫害华侨。“此番劫数未到鸡心，逐被告发而止，其余五沟则亡家荡产，惨不忍言”⑧，据挠头、夫金、三道等三沟的统计，六十四户所失财产共合羌钱十二万三千零九十吊零四百文，并有人命三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参崴中华商会禀称俄督压制华侨各节抄录原禀咨请查核并希见复由》，宣统三年四月初九日。

②③⑤⑥ 吉林省档案馆：《赵尔巽给吉林交涉司的札文》，宣统三年六月十二日。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参崴中华商会禀称俄督压制华侨各节抄录原禀咨请查核并希见复由》，宣统三年四月初九日。

⑦ 《东三省政略》，边务七，蜂蜜山篇，第7页。

⑧ 吉林省档案馆：《试署密山知府魁福谨禀》，见《照会俄领俄人在密山之暴行》卷。

起①。同年，东三省总督派员调查蜂蜜山垦务，行至呢吗口时，曾据华民郭万福呈称："五沟俄官迫逐我民，现将沟中屯长郭万有等五人监禁双城子俄国狱内，垦请设法拯救，并保护五沟华民免其驱逐，以安旧业等情。当由该员带同郭万福至哈尔滨，由杜道学瀛照会俄领事，无效而止。"②

一九一一年四月十日，沙俄政府派兵分头进沟，驱逐华民，"祇准只身出沟，不准携带牲畜农具，稍一迟回，即被俄兵枪击"③。不久，驿马、瓦口两沟华民因伤赴呢吗口税务告状，要求"向俄交涉，展缓出沟期限，容令搬运牲畜农具渡呢吗口，俾得同来华界领荒开垦"④。该税务总局认为："五沟华民无端惨受俄官迫逐，若不向之交涉，民命将何以堪？"⑤遂派呢吗税务兼交涉委员赵瑞昌就近往晤五沟俄总管，再三磋商，才经俄五沟总管电请伯力俄督，回电准展限至本年阴历十一月初一日为期。双方出具华俄文告示，"晓谕五沟华民遵限迁出"⑥。可是，告示贴出不久，即六月二十三日，忽有海参崴华人通事孙福声称："奉东海滨省俄长官之命，带有俄兵，逼迫华民一律出沟。"⑦因此，该税务总局，一面派呢吗税务兼交涉委员赵瑞昌就近驰往伯力面见俄督，重申前议；一面致电东海滨省进行交涉，才将该通事撤回，"仍允缓限期内不再驱迫"⑧。五沟华民"均已遵限陆续搬运过江"⑨，清政府命令地方官吏"妥为招待，查明户口，予备授田"⑩。当时来呢吗口垦荒的华民约一千余名⑪。

一九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俄阿穆尔总督下令限制华侨入

---

① 吉林省档案馆：《试署密山府知府魁福谨禀》，见《照会俄领俄人在密山之暴行》卷。

②③ 《东三省政略》，边务七，蜂蜜山篇，第7页。

④⑤⑥⑦ 《东三省政略》，边务七，蜂蜜山篇，第7页。

⑧⑨⑪ 同前。

⑩ 吉林省档案馆：《密山府为详报事》，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境。其中规定："凡有华人拟由江路或海路前赴该总督统辖各处，须向俄官请发执照，或持有经俄领事官签字盖印之汉文护照，始准前往。否则该江海船之管带人应禁止此项未领执照或护照之华人下船登岸，其管带人有违此谕者处三月之监禁或三千卢布之罚金等。"① 但是，限制华人入境之命令墨迹未干，又准备派人到烟台、天津、海洲一带招募华工。沙俄政府对待华侨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激起了清朝官吏的不满。他们指出："该国对待侨民既嫉之如蛇蝎，贱之如牛马，有事则任意招呼，一从其便；无事则借口驱逐，我任其资，殊属太无公理。"② 因此，东三省总督认为："若一律禁绝，于贫民经济未免有碍，且侨俄华商十九以供给华工所需为营利之大宗，倘不令工人来俄则华工日减，华商亦将无以自立而日即于衰微。似此又未便全行禁绝。"③ 最后决定采取限制的政策，以示抵制。其限制的条件是："凡有外人入境募雇华工出境者，无论主募者为官为商，必须由其国家担任此项工人到彼时须照最惠国侨民一体待遇，给以相当之工价，不得稍有虐待及克扣等情事。如工竣无事，仍须妥为保护，资送回华，不得令其失所，或借口驱逐。如能照办，始准募雇。"④ 这对限制华工出口，改善华工待遇是有意义的。

第三节　东北军民反对沙俄制造呼伦贝尔"独立"

一　俄人吞食呼伦贝尔边境与《满洲里界约》的签订

呼伦贝尔位于黑龙江省的西部和内蒙的东北部，以呼伦、贝尔两湖而得名。东据兴安岭，西以额尔古纳河与俄领后贝加勒州

① 吉林省档案馆：《咨直东等督抚俄使照开华人赴伯力各处须领执照由》。
②③④ 吉林省档案馆：《赵尔巽给吉林交涉司的札文》，宣统三年六月十二日。

相对，北连黑龙江，南以兴安岭的索岳尔济山为界与锡林郭勒盟、哲里木盟的部分地区相接壤，西南与外蒙古的车臣汗部交界。清初，呼伦贝尔设副都统，管理呼伦贝尔地方。副都统驻地在海拉尔。索伦、巴尔虎、额鲁特等地设有总管，鄂伦春部落则设托河路协领，皆隶属于副都统管辖。一九〇八年，呼伦贝尔副都统改为呼伦道，下设一府二厅。在呼伦贝尔设呼伦厅，在满洲里设胪滨府，在吉拉林设室韦直隶厅（后来仅有设治局）。呼伦贝尔境内山峦起伏，河流交错，形势险要，为东北的西北门户。森林、水利和矿产等资源丰富。额尔古纳河流域土地肥沃，适于农耕。中东铁路横贯其中，交通发达。

沙俄对呼伦贝尔地区早就怀有侵略野心。很早以前，额尔古纳河流域就“时有俄民越垦”①。自中东路修建以后，沙俄对呼伦贝尔地区肆意展占土地，砍伐森林，淘金挖煤。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沙俄乘机出兵东北，从此边卡久虚，俄人大肆越界侵边，“举凡刈草刊木、采矿开垦、并渔猎牲畜等事，俄人皆恣意侵越，界务遂多轇轕”②。据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呼伦贝尔副都统苏那穆策麟给黑龙江将军程德全的咨文称：“自海拉尔至莫力勒克河一带，数年之间，俄人搭盖窝棚三百余处，蒙包五架，男女一千五百余口，开垦荒甸十二段，约耕熟地一万余垧。哈拉尔河、鄂里霍普沟等处，俄人掏挖矿坑二百余窑。又有民人张洛八在里尔格勒河、海拉尔河等处，私盖窝棚二十九架，捕鱼打草，伙众一百五十余名。”③ 据一九〇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呼伦贝尔副都统给东三省总督徐与黑龙江巡抚程的咨文》称：距珠尔特依卡伦“东北二十余里由布鲁河北岸沿额尔古纳河左岸长一百余里，

① 徐日羲：《东三省纪略》，第190页。

② 《大清宣统政纪》，卷六十七，宣统三年十一月。

③原东北档案馆：《黑龙江交涉署档案》，第438号。

宽八九里不等，皆有俄人垦种之地。又额尔古纳之东南流入一河，名曰哈拉尔河，其河之两旁与上流有俄人垦种地亩约计长三十余里，宽十余里。此外，彼族搭盖窝铺二十余架……又漠里勒克河两岸垦种地约计长十余里，宽二三里不等，此处窝棚十二架"①。据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东三省总督徐与黑龙江巡抚程给外务部的咨文》称："额尔古纳河南岸山谷之间，俄人越垦之地已至二千一百八十余垧，沿河修有水磨二十四盘，窝棚六十六所。"②

对这种越界侵边行为，清政府曾经采取过一些斗争措施。一九〇五年，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乃下驱逐之令，俄国越垦之流民大半相继出境"。一九〇八年，护理呼伦贝尔副都统宋小濂又将其余的俄人"勒令迁出"。因此，"额尔古纳河南岸始无越畔之农"。宋小濂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如"规复旧日之卡伦，略参以屯田之法，设边垦局于呼伦贝尔城，分置垦兵于沿边各要隘，以垦为戍，寓兵于农"③。这些措施对于防止沙俄的侵略，巩固边疆，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沙俄的侵略野心仍然不死，千方百计地侵略呼伦贝尔。"所尤重者，俄人于东清铁路首站满洲里地方，布置经营不遗余力，并将西比利亚车站暗中联接，错置其间，而以国防陆军建营移驻，攘夺私计，几于路人皆知。"④一九〇八年，俄人侵占孟克西里卡附近草甸，呼伦贝尔副都统宋小濂"乃移牒俄官，向其禁阻"，但俄官多方狡执，把额尔古纳河南出之支流作为两国交界之正流，"谓草甸系在俄国界中，而于我拟设卡伦之阿巴该依图山，反谓侵占彼界"。一九一〇年春，中国外务部与驻京俄使议定

①② 原东北档案馆：《黑龙江交涉署档案》，第438号。

③ 《东三省政略》，卷三，交涉十三，界务交涉篇，第1页。

④ 《大清宣统政纪》，卷六十七，第16页。

两国各派专员会同勘界。中国委派呼伦兵备道宋小濂会同俄员儒达诺夫前往边界实地查勘。但在查勘过程中，俄员“多方狡展，唯利是图。水路则以新旧河身为词，意在并包洲渚，独占航路；陆路则以国界鄂博强半无存，而蒙人致祭鄂博又复所在多有，牵混难清，得以随处附和。其所指塔奔托罗海并索克图及额尔得尼各界点，均在满洲里迤南，竟将满洲里地方划入彼境。其于华员所指各界点，若索克图暨察罕敖拉则会勘而不立案，若塔奔托罗海则并不前往会勘，甚至初勘阿巴该图时彼竟调来兵队，越界开枪，肆意恫喝”①。更恶劣的是，一九一一年春，俄员利用辛亥革命酝酿之机，“显露恃强要挟之意”，“有意破坏”会勘工作，“所言与所勘实在情形迥异”②。由于中方的妥协让步，至一九一一年四月，查勘工作始告完成，历时达一年之久。

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一日，中俄双方代表在齐齐哈尔召开会议，在实地查勘的基础上，会勘中俄边界。这次勘界系黑龙江西北边境，水界自额尔古纳河起，至流入黑龙江止，长约一千四百余里；陆界自阿巴该图岭起，至塔尔巴干达呼山止，长约一百八十余里。这一段边界，水有天然之河流，陆有石砌之鄂博，界限本极分明。之所以出现边界问题，是由于沙俄的侵略所造成的。“该国人民不时越界伐木刈草，视同己有，竟不照章纳税，始有两国会勘之举。”③在这次会勘中，“俄员多方狡执，强指我岸河汊为老河身，藉为攘夺洲渚之计”，在陆路方面，俄员所指界点，“竟越旧界向南，意图包括满洲里在内”④。为了侵占满洲里，俄国界务处“竟主张由满洲里划分，其意以东站为界，东清路线属我，西比利亚路线属俄”。当中国代表“据实质问”时，俄员等“始则闪烁其词，继则强不说

① 《大清宣统政纪》，卷六十七，第17—18页。

②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十九，第15—16页。

③④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一，第26—27页。

理”①，蛮横已极。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俄员“确有因我国多事，乘时强争之意”②，将久经延宕之案骤然提议，由俄大臣在会上提出一图，将无关紧要的地点略向北移，仍将满洲里站划入俄界，而且自称“极力让步，界线最为确实”③，“并敦促水陆边界同时议结”④，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尽管“俄员乘危要挟，日促会议”，但中国会勘边界大臣“一意坚持，不为所动”，并正告说：“满洲里为东清铁路租界地，系各国指开商埠地方，俄与各国早已公认为中国领土，万难破坏东清铁路合同暨朴斯茅次条约以此相让”，并当场宣布：“此为最后宣言”，俄大臣“始嘿然无词，谓须请示政府再行会议”⑤。后经中国驻俄公使与俄外交部直接交涉，“俄国政府始认将满洲里全城仍归中国管领”⑧。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中俄双方代表在齐齐哈尔签订了《中俄满洲里界约》，议定陆路边界满洲里站全城均属中国，水路仍照旧约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所有陆路各界，议定通挖土壕，分立石碑，并将各界里数、方向及经纬度数刊入碑内；其水路从前有误会的各洲渚，亦各立石碑，载明方里、度数，以资遵守。在当时的情况下，俄国“卒能就我范围，陆无损于边要，水仍限以河流”⑦，其侵占满洲里的阴谋没有得逞，确实是出乎意料的。但在清政府“其余各界酌为退让，均系无甚妨碍”的方针指导下，沙俄沿着这条边界线侵占我国领土达一千四百平方公里。

二　沙俄制造“呼伦贝尔独立”

挑动民族分裂，制造呼伦贝尔“独立”，是沙俄侵华的既定政

---

① 《大清宣统政纪》，卷六十七，第15—21页。

②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三、第41—43、21—22页。

③ 《大清宣统政纪》，卷六十七，第15—21页。

④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二十三，第41—43、21—22页。

⑤⑧⑦ 《大清宣统政纪》，卷六十七，第15—21页。

策。臭名昭著的“巴德玛耶夫计划”，就是这一既定政策的具体体现。按照这一计划，俄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蒙藏汉之全部东方”并入俄国版图。其主要手段就是进行民族策叛，实行民族分裂。呼伦贝尔“独立”，就是这一既定政策的产物。

为了笼络蒙旗上层人物，挑动民族分裂，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沙俄做了大量的舆论和组织工作。他们在哈尔滨设有“蒙务机关”，专门进行策叛活动①。在哈尔滨还设有旅店，“专事接待”蒙员。并派遣特务，以经商为名，深入各蒙旗，“阴行联络”，煽动民族分裂。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沙俄认为侵占呼伦贝尔的时机已到，于是着手制造呼伦贝尔“独立”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调兵遣将，“观衅而动”。六、七月间，俄军就逐渐向满洲里一带的边境移动。九月间，沙俄伊尔库次克省军事头目仇其金私来我东北，以“阅兵”为名，进行军事部署。十月爆发了辛亥革命，十一月沙俄就开始向我黑龙江省大量运兵。据不完全统计，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共运入俄兵一百零六车②；十二月四日至十七日，运入俄兵九十五车，达二千余人③；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仅七天就运入俄兵二百四十二车，达七千余人④，大有出兵占领北满之势。由于列强的互相牵制，沙俄未敢轻举妄动。但它为沙俄用枪杆子制造呼伦贝尔“独立”做了准备。

在调兵遣将的同时，沙俄驻海拉尔领事乌萨蒂收买和勾结少

---

① 辽宁省档案馆：《于驷兴给都督的密信》，光绪三十三年八月。

② 黑龙江省档案馆：《交字927号督抚宪札据胪滨府呈报侦得俄车载兵情形等因札饬由》，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

③ 黑龙江省档案馆：《交字912号督抚宪札据胪滨府呈报俄国运兵入境情形等因饬知由》，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④ 黑龙江省档案馆：《交字外号978督抚宪札据胪滨府呈报俄人运兵入境数目等因饬知由》，宣统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数达斡尔族和蒙古族上层分子如胜福等人，利用鄂温克等各族人民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进行民族分裂的阴谋活动。十月间，召开各蒙古巨头大会，提出如下的五项条件：一、中国官吏由呼伦贝尔撤退，将管理权转交蒙古人执掌。二、中国军队撤出呼伦贝尔。三、呼伦贝尔之移殖应即停止。四、驻在呼伦贝尔领地以内之一切汉人，对于新官府不愿承认之时，即逐出呼伦贝尔领地以外。五、所得之海关税及开采当地天产之税捐等一切入款应移交呼伦贝尔官库。① 这就是所谓“呼伦贝尔独立”的信号。

清政府拒绝这种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要求，沙俄驻呼伦贝尔领事乌萨蒂便操纵和指使额鲁特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总管车和扎，以及索伦旗总管成德等人调集附近各旗蒙兵，用沙俄援助的五百支枪武装起来，组织“大清帝国义军”，准备叛乱。由于“蒙员未察阴谋，遽起反抗”②。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胜福叛乱集团派人到呼伦城的驻防军营宣称，明日早八点蒙兵攻城，城内驻军商民应挂白旗，否则一律攻杀。十五日，叛军进入呼伦城，驱逐汉官，宣布“独立”。当时，蒙兵号称千人，实际上“蒙兵堪战者约二百余人，余皆荷戈充数”③。当时海拉尔有防兵一营和道厅两署卫队百余名，“足可抵御”④，呼伦道也准备率兵反击。但沙俄驻海拉尔领事乌萨蒂出面干涉，声称：“双方交战，炮弹若落站界，即行调兵干涉。”⑤ 呼伦道怕“以轻开战衅，惹起国际交涉，致贻后患”⑥，被迫退避站界铁路交涉分局内，呼伦城遂被叛军占领，并成立了呼伦贝尔“自治政府”。这个政府是个傀儡政权。

当呼伦贝尔“独立”的消息传到江省时，江省立即派杜荫

① 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呼伦贝尔》，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出版。

②③④⑤⑥ 宋小濂：《呼伦贝尔志略》，兵事，第103—105页。

田、于家铭赴呼伦贝尔“劝消独立”。杜、于二人到呼伦贝尔后举行公开会议，激励大义，“蒙员感悟，将次就抚”①。但沙俄驻海拉尔领事乌萨蒂“闻之大怒”，恫吓旗员，说什么”以后中国欺凌，不再袒助”，“并索酬报借械各费甚巨”②。由于乌萨蒂的威胁，“旗员畏俄势强，顿翻前议”③。一月二十五日，黑龙江巡抚又派“劝抚蒙旗委员”庆善(协领)、景明(骁骑校）等前往呼伦贝尔劝抚蒙旗。一月二十七日，庆善等与胜福等谈判，而胜福等人说什么“吾等已商量妥协，非俟君主国体确立，势不能再归省垣节制，现时无须说和”④，拒绝劝抚。次日两次来信催逐庆善等回省。三十一日，又派兵“力逐委员等刻即出城”⑤。但庆善等还不死心，仍然前往满洲里劝抚车和扎。二月一日，庆善等迭次要求会晤蒙人总管车和扎，但车和扎“坚执不见”，并声称：“索枪不付，只有开战而已。”⑥劝抚终于无效。这次劝抚虽然失败了，但使中国官员认识到：要解决呼伦贝尔的问题，必须采取交涉和武力相结合的办法，“徒口劝抚，万无效果”；蒙员“处处受俄人指使，若不断绝外援，无论如何，收抚终归无效”⑦。

三　胪滨府自卫战和吉拉林反击战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七日，沙俄驻齐齐哈尔领事照会黑龙江巡抚：“呼伦一案，奉本国政府命令，中国政府如与蒙古战争，俄守中立。东清铁路界内，不许华兵与蒙人冲突，且不许火车运华兵。”⑧实际上，沙俄明为“中立”，暗为助蒙。但照会墨迹未干，

---

① 《黑龙江志稿》，卷32，武备，兵事，第19—28页。

②③ 宋小濂：《呼伦贝尔志略》，兵事，第103—104页。

④⑤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呈报呼伦胪滨等处不遵劝抚情形请与俄交涉》，民国元年三月初七日。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东三省都督赵尔巽等咨报呼伦地方俄人蒙人举动情形》，民国元年六月初七日。

⑧ 《东三省纪略》，第205页。

沙俄便由暗助变成“明为干涉”①，帮助叛军进攻胪滨府，并宣布：“路界不准容留道厅官吏居住，限期迫令出站。”②中国政府外务部当即打电报给驻俄公使陆征祥，让陆使“根据东省铁路合同第十一条向俄外部力争”③，而俄外部仍然诡称“坚守中立”，自欺欺人。

但是，沙俄驻海拉尔领事乌萨蒂的行动戳穿了沙俄外部的谎言。他“暗助兵械，嗾使车和扎督率蒙卒，内杂俄兵一营，进攻胪滨府（即满洲里）”。当时，胪滨府知府张寿增，“坚守弗去”，并调驻满洲里防兵一营，“入府备御”④。二月二日，沙俄军队改换蒙装与叛军联合攻打胪滨府。中国守军进行了自卫反击，经过激战，击溃了俄蒙联军，击毙俄官一名，俄兵“受伤者甚多”⑤。四日清晨，沙俄又调兵围攻胪滨府，由于众寡不敌，中国军队全部撤出，胪滨府遂为叛军占领。

叛军进攻胪滨府是沙俄领事乌萨蒂一手策划的。蒙俄联军进攻胪滨府时，乌萨蒂亲临满洲里进行策划。当交涉分局专员卞调元质向乌萨蒂时，乌萨蒂却说：“俄队系站界，防其有无枪子入界，蒙人攻府是实不知情”⑥等，佯装不知。对沙俄这种侵略行为，中国当局进行了一定的斗争。六日，中国外务部照会驻京俄使，指出：“俄官助攻，显违中立。”七日，又照会俄使，指出：“俄兵队带同蒙兵围攻胪滨，勒交枪马，实违反中立之确证。”⑦俄使复称派员查办，实际上是“虚与委蛇”。这时，中国外务部将先后情况汇总起来电告驻俄大使陆征祥，令其“磋商俄政府坚守中

①②③⑦ 《东三省纪略》，第205页。

④ 《黑龙江志稿》，卷32，兵事，第19页。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呈报俄人助蒙进攻胪滨府实在证据》，民国元年二月十四日。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呈报俄人助蒙进攻胪滨府实在证据》，民国元年二月二十四日。

立”①。但俄国政府不承认俄兵“助蒙”，反而说“华官造谣”。

胪滨府自卫战虽然失败了，但是沙俄的所谓“中立”的假面具也被揭穿了。因为“自蒙人起事以来，伦城无人不云俄人助蒙，但苦于无凭。而自胪滨一战，始有俄人助蒙之实据”②。黑龙江省特派总办哈尔滨铁路交涉局李鸿谟前往满洲里进行调查，取具各国旅居满洲里的人员签字的证明书九份，并绘具地图一幅。其中外国人出具证明的，有德人司根德，英人狄禹言、苏路云。满洲里中国税关总管、德人司根德，在二日俄兵助蒙进攻胪滨府时，见蒙兵在租界内躲藏，“遂找俄武官将蒙兵围走”③。同时，又看见蒙兵中有俄兵，他“当即指告观战之俄武官云：伊等系俄兵”，该俄官自知理亏，不得不“叱俄兵曰：可以即速回营”④。被打死的俄官喀璞林其，也是司根德发现的。证人、海关洋文供事、临时红十字会会员洪在中在其证明书里写道：“若谓俄兵守中立，则中可证其撒谎也。”⑤ 满洲里失守后，俄人更公开援助叛军，俄军派军官和随营学员兵到各地训练叛军。“海、满两站为我军民会集之所，俄人毫无顾忌，如入无人之境。满则伪装暗教，海则联队演习。如此举动，共见共闻。”⑥

满洲里失守后，“一时海、满无官，秩序大乱，兵匪混杂，商民惊慌”⑦。额尔古纳河上游各边卡节节沦陷，不久叛军占领了吉

---

① 《东三省纪略》，第205页。

② 黑龙江省档案馆：《督抚宪札胪滨府呈报俄人助蒙实迹由》，民国元年三月，交涉总局档，第233号。

③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呈报俄人助蒙进攻胪滨府实在证据》，民国元年二月二十四日。

⑤ 黑龙江省档案馆：《督抚宪札胪滨府呈报俄人助蒙实迹……由》，交涉总局档案，第233号。

⑥ 黑龙江省档案馆：《交字第1—11号昂昂溪交涉局呈报查复俄统领派员赴蒙练蒙兵各节请鉴核由》，交涉总署档，第11号。

⑦ 《黑龙江志稿》，卷32，武备，兵事，第19—23页。

拉林。额尔古纳河下游各边卡，由于珠耳干河总卡官赵春芳和额勒和哈达卡官李玉琛等坚守阵地，支持边局，并招抚两营溃卒叛兵，编练马步各队，协力巡防。因此，额尔古纳河下游一带卡伦和奇乾河、漠河两金厂赖以保全。

自叛军窜入吉拉林后，吉拉林金厂“遂被蒙俄人所占据，并驱逐厂内华人”①。这种强盗行为激起了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慨，“该厂华商等始公请驻扎下游赵总卡官带队入厂”②。因此，一九一二年三月三十日，赵春芳率领部队与叛军交战，收复了吉拉林。这一正义行动，引起沙俄的严重不安。四月十八日，沙俄驻齐齐哈尔领事照会黑龙江省，进行威胁。该照会说：“顷闻华兵在吉拉林不久与蒙人开仗。查此项兵队对俄人有仇视之状态，应请贵都督转饬该军队，于吉拉林俄人生命财产须严加保护，以免两国因此生出误会。”③当天，黑龙江省都督照复俄国驻江省领事，指出：“请贵领事转饬该处俄人严守中立，并令沿边俄官毋得越界干涉，免滋误会。”④不久，驻京俄公使也照会中国外交部，提出“华人如以兵力压制蒙古，俄人〔不能〕漠视”⑤等，明目张胆地进行干涉。

吉拉林反击战，是当地爱国军民的自发行动，“省城本不知之”。黑龙江省都督得信后，认为该总卡官“孤军深入”，立即命令“率队退往下游扼要驻扎”⑥。因此，吉拉林金厂又为“蒙俄人所占，骚扰愈甚”⑦，竟将沟口房屋尽行拆毁，拉往俄屯，并在厂内

①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东三省都督赵尔巽等咨报呼伦地方俄人蒙人举动情形》，民国元年六月初七日。

③④ 黑龙江省档案馆：《俄领照为顷闻华兵于蒙人有开仗消息保护俄人生命财产由》，交涉总局档，第107号。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咨报呼伦地方俄人蒙人举动情形》，民国元年六月初七日。

⑥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咨报呼伦地方俄人蒙人举动情形》，民国元年六月初七日。

纵火焚烧，俄人陆续进沟者已达六百余人①。赵春芳撤退时，曾与叛军首领进行谈判，达成“以莫里勒克河为界，上流各卡归蒙官管辖，下流各卡归汉官管辖”②的协议，然后退兵漠河。至此，呼伦贝尔地区全被叛军占领。

沙俄挑动民族分裂，制造呼伦贝尔“独立”的目的，在于侵占领土，掠夺经济资源。呼伦贝尔“独立”的枪声未息，沙俄就开始了对呼伦贝尔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掠夺。吉拉林金厂、察罕敖拉煤矿、呼伦贝尔渔业和林业等，一九一二年初“均为俄人占用”③。中国外交部发现蒙人与俄人等私立合同，租售渔业、金厂等事，立即照会各国领事，声明：“自呼伦变后，外人如与蒙人私立合同，中国政府不得承认”④。但是，俄人置之不理，继续扩大经济掠夺，几乎整个呼伦贝尔的资源皆被俄人掠夺。截至一九一五年底止，俄人与呼伦贝尔签订了五十四项合同，其中渔业合同四十三件，林业合同四件，矿业合同三件，租地合同等四件。有些合同，具有领土掠夺的性质。例如，矿业合同，不是就某个矿而订的合同，而是就额尔古纳河及其支流各地方订立矿业合同，而且年限长达五十年之久⑤，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合同。

四　取消呼伦贝尔“独立”

呼伦贝尔“独立”，是沙俄一手制造的，因此取消呼伦贝尔“独立”，也须与沙俄交涉。一九一二年底和一九一三年春，协议蒙约时，俄使迭次声明：“呼伦不在外蒙自治范围之内。”⑥一九一

①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咨报呼伦地方俄人蒙人举动情形》，民国元年六月初七日。

③ 《东三省纪略》，第206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东三省都督赵尔巽等呈报探查呼伦蒙人举动暨俄人暗助各情形》，民国元年四月。

⑤ 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饬知关于呼伦贝尔有俄商所订渔林矿等各项合同》，第219号。

⑥ 《东三省纪略》，第206—208页。

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俄国驻齐齐哈尔领事面告江督曰："齐齐哈尔有准备进兵呼伦贝尔之事（实际并无此事，只是谣传），俄政府愿和平解决，不愿武装从事。现在协商办法，请停止进兵。"① 但对取消呼伦贝尔"独立"，却百般阻挠。俄使声称"中国不能以兵力收复，虽不能比照外蒙，亦须格外优待"②。由于俄方的阻挠，取消呼伦贝尔"独立"的问题，迟迟不得解决。

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沙俄把其主要目标转移到对德战争方面，因此要求解决呼伦贝尔问题，以消除后顾之忧。十一月六日，俄国政府要求袁世凯政府另订关于呼伦贝尔改为特别地区之约。结果，双方签订了《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八条，其内容如下：

一、呼伦贝尔定为一特别区域，直接归中国中央政府节制，并受黑龙江省长监督。遇有必须之事及便利文牍之往来，则呼伦官府可与该省长官相商。

二、呼伦贝尔副都统由中国大总统以策令任命之，并享有省长之职权，呼伦贝尔五员及本地三等以上职官始有任命为副都统之资格。

三、副都统公署设左右二厅厅长，一由副都统拣员，一由内务部拣员，均须经中国中央政府任命。此项厅长之任用，应以呼伦贝尔四等以上官职为限。各厅之职掌由副都统规定之，该厅长应受其节制，经副都统许可后始有与中央政府及其他各省直接往来文牍之权。

四、平时所有该地军事专就本地旗兵执行，但副都统应将军事筹备情形及其缘由呈报中央政府。

呼伦贝尔官吏若认地方不靖，无力弹压之时，中央即可派兵前往，惟先应通知俄国政府，迨地方靖后即行撤出呼伦贝尔境外。

①② 《东三省纪略》第206－208页

五、除海关及盐政进款专归中央收存外，其呼伦贝尔他项各税捐，尽数留作该地方之用。副都统应将收支情形年终呈报中央政府。

六、呼伦贝尔及中国内地农工商人自由往来侨居，均一律看待，不稍歧视。惟呼伦贝尔土地既认为旗民所共有，则华人仅得以定期租借名义在各处取得田地，并须禀由地方官查明此项农业无妨碍旗民牧放牲畜之处，始可办理。

七、将来如拟在呼伦贝尔修筑铁路须借外款时，中国政府应先与俄国商办。

东省铁路公司及林矿及他项实业之俄国承办人如欲在呼伦贝尔境内修筑专用铁路以为运输材料及出产之用，非经中国中央政府批准不能修筑；除有特别窒碍情形外，应即批准。

按照下列第八款所载，俄国人民应修之专用铁路，已包括于中国中央政府业经允准之合同内者，当然不适用上项所规定之办法。

八、俄商与呼伦贝尔前订各契约已由中俄双方派员审查，并经中央允准。①

从这八条可以看出，名义上“呼伦贝尔取消独立，改为特别行政区域”②，直属中央政府节制，实际上，沙俄仍然是呼伦贝尔的太上皇。在政治上，副都统享有“省长之职权”，只“受黑龙江省长官监督”，不属于黑龙江省的一部分；在军事上，虽然规定“呼伦贝尔官吏若认地方不靖，无力弹压之时，中央即可派兵前往”，但是“惟先应通知俄国政府”，根本不是取消独立；在经济上，完全承认了俄商与呼伦贝尔所订的一切非法契约。

此外，还以三个照会的形式，承认俄国政府的下列要求：第

①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关于呼伦贝尔撤销自治报查文件》，督办边防事务处档，10 16（2）—180号。

一个照会，中国政府承认“前在黑龙江承办金矿俄商于日俄战后所受之亏累，中国政府允与贵政府会商抵偿办法”；第二个照会，中国以政府的名义向俄使声明：“中国大总统将以总管胜福任为呼伦贝尔第一任副都统”；第三个照会，中国以政府的名义向俄使声明：“中俄合订之关于呼伦贝尔地位条件内第八款所云俄国承办人与呼伦贝尔官府已订之合同一款尚有应行补叙，以期完备之处”，“以后此项合同即由俄国承办人与地方官订定”①。从这三个照会来看，俄国的傀儡仍然当权，并把订立合同权下放到地方，以便俄国任意掠夺呼伦贝尔的经济资源。这八条不仅没有取消呼伦贝尔“独立”，而且用法律的形式使沙俄的侵略合法化。

一九一七年冬，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中东铁路沿线的沙俄残余势力摇摇欲坠，中国军队有机会进驻海拉尔、满洲里等处负责护路和国防问题，为取消呼伦贝尔的“独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一八年冬，临时边防总司令耿玉田率部进驻呼伦贝尔。耿去之前，黑龙江督军“为呼伦贝尔事，曾嘱耿司令设法进行”②。耿司令到海拉尔后，即“秘密进行”工作。当时胜福身染风寒，遂与荣帮办及各办事要人晤谈，均慨然应云：“本旗前虽独立，亦未签约，刻即库伦撤销自治，本旗甚欲照办。”③并于海拉尔召开各旗会议，选举代表赴省，“面谒督军，磋商办法”④。呼伦贝尔代表成德、巴嘎巴迪、荣安、凌升等四人同耿司令到齐齐哈尔后，张作霖派谈国楫来江省与议。谈判的结果，“自愿取消特别区域，所有以后呼伦贝尔一切政治，听候中央政府核定、治理，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关于呼伦贝尔撤销自治报查文件》，督办边防事务处档，10■16(2)…180号。

②③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孙烈臣给边防处的电文》，督办边防处档，齐齐哈尔来电，民国八年十二月十四日，89号。

并将民国四年会订条件声明作废等情，当场签字，以副无条件取消条件之意”。一九二〇年，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自动完全取消自治条件，当时胜福已去世，由他的亲侄贵福代理都统，并请订缩小自治范围的条件，把所有护路、国防、外交、财政等权，完全让与黑龙江省，仅把所有蒙旗人民管理权及内部事宜支配权，保留于副都统衙门。至此，取消了呼伦贝尔“独立”。之所以能够取消呼伦贝尔的“独立”，一是因为挑动民族分裂、制造呼伦贝尔“独立”的罪魁祸首老沙皇被俄国人民推翻了；一是因为呼伦贝尔的少数民族及其上层分子经过实践有所觉悟，自愿取消“独立”。

第四节　平定沙俄挑动的东蒙叛乱

一　沙俄觊觎东蒙

东蒙位于内蒙古的东部，其中有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和锡林郭勒盟。因此，也称为东四盟或东盟。清末民初，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隶属于热河道或热河都统管辖。哲里木盟十旗分别隶属于东三省，其中属于奉天的有科尔沁左右翼六旗，属于吉林的有郭尔罗斯前旗，属于黑龙江的有郭尔罗斯后旗、杜尔伯特旗和扎赉特旗。锡林部勒盟归察哈尔管辖。

东蒙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当时的哲里木、昭乌达和卓索图三盟，下设二十七旗，“面积数万里，蒙众数百万”①。东蒙的盐池很多，产量也很丰富，著名的蒙盐产地就在东蒙的乌珠穆沁旗地方。森林资源也很丰富，内兴安岭东部支脉索伦山，周围二千余里，“凡扎萨克图、镇国公、扎赉特、乌珠穆沁、扎鲁特诸旗，皆其绵亘处也。森林茂郁，垂数千年，高十丈。松木遍山皆是，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代呈卓索图盟长密报内蒙摇动情形》，民国元年八月。

而橡木画木，亦杂出其间，入山遍木”①。东蒙的牧场较多，畜牧业比较发展。马的年产量为一百零五万八千五百头，其中哲里木盟为四十五万头，卓索图盟为三万五千头，昭乌达盟为十四万八千五百头，锡林郭勒盟为三十四万五千头，察哈尔为八百头。“哲里木盟马匹素称良骥”②。牛的年产量为一百二十三万八千头，其中哲里木盟为五十八万五千头，卓索图盟为五万三千头，昭乌达盟为二十七万五千头，锡林郭勒盟为二十四万五千头，察哈尔为八万头。羊的年产量为一百十三万零五百头，其中哲里木盟为四万六千五百头，卓索图盟为二万五千头，昭乌达盟为四十五万九千头，锡林郭勒盟为五十四万头，察哈尔为二十三万头”③。哲里木盟的东西辽河、松花江、嫩江、洮儿河、月亮泡等处都是最好的天然渔场。沙俄对这些自然资源，垂涎欲滴。

沙俄觊觎东蒙由来已久。早在一八五九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老沙皇侵华分子穆拉维约夫认为“北京一旦被攻占，满清王朝势必瓦解，满蒙便会脱离中国，这种结局当然对俄国最为有利”。因此他提出俄国“可以控制邻近的满洲和蒙古”④。一八六〇年，他又“在所辖范围内将作出某些部署，使军队在五月以前作好准备，以便向满洲和蒙古进发”⑤。一八九三年，在巴德玛耶夫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提出的侵华计划中，其主要内容便是利用“策叛”手段，建立政治暴动中心，分裂中国，然后假造民意合并于俄国。日俄战争以后，沙俄的“远东政策一挫再挫，遂别出一途，思甘心于东蒙，以图恢复满洲之势力”⑥。把侵华的重点由满洲转向东蒙。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曾经指出：“日俄协约既

①②③ 卓宏谋著：《蒙古鉴》三版，第128、137页。

④⑤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二卷，第281、313—314页。

⑥ 《东三省政略》，蒙务八，述要，第3页。

定，俄之计划，表面上日疏，而图蒙之心未尝不日密”①。一九一一年，沙俄侵华分子索波列夫和包格列波夫极力鼓吹：“蒙古应从中国掌握下夺过来。”②

沙俄侵略东蒙的重点在洮南。因为“俄人窥蒙之道，西出伊犁，东经满洲。而西既阻于英，东又蹙于日，则库张一道绝无他人之干预，又为广漠之平原，向仅视为补助道者，乃不得不竭全力以经营之。第哲里木盟苟为日有，则吉黑之声援断，库伦、张家口之间且有横截之虞。故必谋根据于东蒙要塞，以联吉黑之气。则洮南为其所必争，洮南既据，北满不孤”③。洮南是哲里木盟的重镇，东连吉林，北达江省，西通库伦等处，为东三盟火车站之要道，又系哲里木盟的中央枢纽。因此，“日俄两国环集觊觎”④。尤其是沙俄，“蓄志甚深”⑤，“逞其长驾远驭之术，不惜金钱以结人心”⑥，而当时正“值扎萨克图郡王（乌泰——作者）之可以利诱也”⑦。

为了笼络蒙旗，挑动民族分裂，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俄人于哈尔滨设有蒙务之机关”⑧，“专为勾结联络而设”⑨。其经理专员为驻齐齐哈尔廓米萨尔巴克达纳夫，巴死后由俄参将希特罗夫继任。在哈尔滨设有旅店，专门接待蒙员。“凡内外蒙古

① 《满蒙丛书》(四第279页.

② A·H·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第192—193页.

③ 《东三省政略》，蒙务下，蒙务篇，第2页.

④ 辽宁省档案馆：《洮南府知府孙葆瑨遵将随时查访外人游历等情列表开具节略恭呈宪鉴》，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⑤ 辽宁省档案馆：《密札各属俄日两国秘遣人员来东三省考察一切并欲联合蒙人亟须随时确查预防报告由》.

⑥ 辽宁省档案馆：《花翎盐运使衔在任候补道洮南府知府孙葆瑨禀密察日俄两国在洮举动情形由》

⑦ 《东三省政略》蒙务八，述要，第3页.

⑧ 《满蒙丛书》(四)，第73页.

⑨ 辽宁省档案馆：《于驷兴给都督的密信》，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王公经行铁路，曲意交欢，债务交涉，即由该员介绍”①。希特罗夫名义上驻在哈尔滨，实际上“终年来往于蒙古各旗”②，收买蒙员，挑动民族分裂。一九〇七年秋，希特罗夫派“俄属蒙人二名，分往扎赉特、扎萨克图两旗，以官款各开小商店一所，亦以侦探为事。在扎赉特者不知其姓名，在扎萨克图者名云敦（即云丹——作者）”③。为了争夺东蒙，日俄“两国政府密遣测绘侦探人员多名，以经商游历为词，陆续前来〔东蒙〕考察一切。或循乡曲僻径，或乘夜半专车，一面窥彼此布置情形，一面为下手经营之计。如铁道、矿产、各种商务等事，皆其最大目的之所在，而奉属蒙古地方，处南北铁道分界之点，尤为两国势力之冲”④。据统计，自光绪三十年十一月起，至光绪三十三年三月止，日俄两国的游历人数“六百六十八名”，其中到洮南府境内者“日本九次共十三人，俄国三次共七十余人”⑤。光绪三十三年以后，俄国来洮人数日益增加。俄人阔托维次、俄兵赵宝利布闵多福等，“迭次到洮调查商务，密绘地图”⑥等等。清政府当时已经看出沙俄笼络蒙族的严重性，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抵制。但是“徒以空言安抚，虽屡为宽免各租税，宣布我皇之恩，犹不足以抵制横流，消除隐患”⑦。因此，在沙俄的煽动下终于酿成了东蒙叛乱事件。

二 墨尔沙俄走卒陶克陶胡

陶克陶胡姓包，一八六三年生，郭尔罗斯前旗塔奔塔户地方

① 《满蒙丛书》(四)，第73页。

②③ 辽宁省档案馆：《于驷兴给都督的密信》，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④ 辽宁省档案馆：《密札各属俄日两国秘遣人员来东三省考察一切并欲联合蒙人亟须随时确查预防报告由》

⑤⑥ 辽宁省档案馆：《洮南府知府孙葆瑨谨将随时查访外人游历等情列表开具节略恭呈宪鉴》，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⑦ 辽宁省档案馆：《花翎盐运使衔在任候补道洮南府知府孙葆瑨禀密察日俄两国在洮举动情形由》，宣统元年。

三家子人。他出身于四品台吉家庭，他家到他这一代虽然成了豪格台吉，但是家境还很富裕，“自己有牛羊等很多牲畜，套院，还雇人种些土地”①。但陶克陶胡自己却很少干活，“他成年东跑西奔在外面游荡”②。

陶克陶胡年轻时就是个浪荡公子，“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要钱、吸大烟、搞女人等败家子弟做的事情他都干过。当时周围营子有不少女人和陶克陶胡有勾搭，四十家子的金香寡妇是他勾搭最热乎的一个，以后他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金香寡妇的次子额尔敦陶克陶胡为妻”③。

陶克陶胡走南闯北，很能交结周围地方上一些有名气的王公和巨富，当时在土合木一带的胡子头如：贡布、桑布兄弟（土默特左旗的扎兰）、白音达来（土默左旗台吉）、王老虎（科右前旗台吉）、牙什（科右前旗木头营子人，公爷，人称他牙老爷）、斯林达尔什梅林和沙克子（称沙洛总，图什业图旗台吉）等都是陶克陶胡的亲密朋友④。

陶克陶胡是打散兵游勇起家的。一九〇〇年，沙俄出兵东北，镇压义和团运动。当时驻在小兴安岭一带的清军溃败下来，有些散兵游勇流散到郭尔罗斯前旗塔户地方，陶克陶胡就组织本家族亲戚打散兵游勇，曾有一次就打死十来名过路的散兵，缴枪十二支。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一年，“他偷偷干掉了不少散兵，得了不少大烟、银子等财物，也下了几十杆枪”。这时他已经半是地方一霸，半是土匪头子。“地方有事都得听他的话办”。“他和本旗王爷不对头，王爷也知道他有势力管不了他”⑤。人们都称他为陶老爷。这时他挥金如土，“有钱几天就踢达完，再出去上马江东（指扶余县一带）干几趟，又闹一大批银钱、大烟，回来大家挥

①②③④⑤ 《关于陶克陶胡的一些情况——卢明辉同志访图蒙乌力吉纪录》，1965年7月。

霍"①。

陶克陶胡公开拉出队伍后，其土匪的本性并未改变，也是"到处见到商人的货物、银钱就刁抢，老百姓家有好东西也拿"②。当地人民都管他们叫"红胡子"、"马贼"。陶克陶胡抢劫的重点是商人，"商民之被扰害者不可胜数"③。

陶克陶胡最后背叛祖国，不是偶然的，是沙俄侵华政策的产物。沙俄侵蒙的政策，主要是采取民族分裂的政策，策动民族叛乱。而"勾结我属蒙古之法，其术至伙，而要以彼属蒙人为之囮，盖藉同类相援引，所以易于亲附也"④。一九〇〇年沙俄进兵东北后不久，"陶克陶胡就跟俄国人接近、交往、相好了。当时俄军中派一名叫森勃勒的布利雅特人来郭尔罗斯前旗活动，常到塔户屯来找陶克陶胡，他们俩个关系非常密切，称兄道弟，经常在一起吃喝。日俄战争前，森勃勒等人常来找陶克陶胡，要他帮助给俄国军队买备战用的牛，当时是森勃勒等人把拉来的银子（用车拉）交给陶克陶胡，陶克陶胡协助他们从郭尔罗斯，布特哈旗，科右前、中、后三旗，乌珠穆沁旗、察哈尔盟和巴拉沟子（海拉尔）一带及到过喀尔喀（外蒙古）等地购买过大批牛"⑤，一次买一千条牛以上的就有好几次。可见，他同俄国人的关系开始就非同一般。后来投俄就是这种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九〇七年十月十日，清军什长马占山护送日人孙尚钱代吉等七人，晚间住在开通县即蒙古莫盖图地方，"忽于是夜四更时分，匪首陶什陶带领伙匪六、七十名，围店放枪"⑥，打死日人一名，抢

① 《关于陶克陶胡的一些情况——卢明辉同志访图蒙乌力吉纪录》，1965年7月。

② 《我所了解的陶克陶胡——卢明辉访和子章纪录》，1965年3月。

③ 《东三省政略》，卷十六，《军事·军政篇》，第151页。

④ 辽宁省档案馆：《于驷兴给都督的密信》，奉天省公署档，1148/8。

⑤ 《关于陶克陶胡的一些情况——卢明辉访图蒙乌力吉纪录》，1965年7月。

⑥ 东北档案馆：《抚宪札饬为蒙匪套什套猖獗击毙日人务获并不许保护日人给照由》，转引卢明辉：《陶克陶胡史料集》。

去小口径毛斯枪三杆、开斯枪二杆，子母五百个，号挂一件、号衣四件、战裙五身①。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得知后，以事关枪毙日本人的交涉重案，当饬署中营帮带官英海带领官兵八十余名前往追剿，并饬前营管带赵振纲带兵前赴强抢地方会同帮带官英海进剿，并分移就近驻扎各营一体合力兜剿②，勿使漏网。同时，还动员各旗"飞速拣派妥兵，一体严缉"③。在这种情况下，陶克陶胡在当地无法呆下去了，就把人马拉出，各处逃窜。这就是所谓陶克陶胡起义的真相，实际上他是个在逃的通缉犯。陶克陶胡对其匪众说："起来干吧，反正在国内不行时，我们就到国外去(即到俄国去)."他还说："俄国是我们同一个祖先的民族，俄国的皇帝也是成吉思汗的后代."④由此可见，陶克陶胡一开始拉出队伍就有投俄的思想准备。

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由于清军的围剿，陶克陶胡等人无处躲藏，不得不率余匪六十余名进入索伦山"盘踞"。黑龙江行省衙门派统领瑞禄前往搜捕，奉天行省衙门复饬巡防营务处转饬右路统领张作霖选派劲旅亲督剿办。张作霖亲督大军，一面于索伦山各要口多拨精兵设卡巡防，以遏匪众窜出之路；一面会合驻防江省统领瑞禄入山相机搜剿⑤。但是"该匪以索伦山为巢穴，复勾结扎赉特、色公、各什业各、扎萨克谷、达尔罕等蒙旗蒙员蒙民通风接济，故往来窜扰毫无阻碍"⑥。

一九一〇年春，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等电奏："宜营官兵在东盟与马贼接仗，兵单枪旧，请派兵救援。"⑦清政府据奏

---

①②③ 东北档案馆：《抚宪札饬为蒙匪套什套猖獗击毙日人务获并不许保护日人绘图由》，转引卢明辉：《陶克陶胡史料集》。

④ 卢明辉编：《陶克陶胡史料集》(内部印刷)。

⑤ 东北档案馆：《洮南府知府孙葆瑨禀报股匪陶克陶等进山现经密为布置堵剿情形由》，转引卢明辉：《陶克陶胡史料集》。

⑥ 《黑龙江志稿》，卷32，武装，兵事，第12页。

⑦ 《黑龙江志稿》，卷32，武装，兵事，第13页。

"命周树模转饬呼伦道迅速派兵前往接应，并命三多就近设法防剿，勿任蔓延滋扰①。黑龙江巡抚周树模，一面命令呼伦道宋小濂派兵会同蒙旗前往协剿；一面派前路统领许兰洲带领马队一营由火车迅往接应。由于"堵剿情急"②，陶克陶胡就由他的俄国朋友森勃勒带去赤塔找固毕尔那托尔，固毕尔那托尔又向沙皇请示，"经沙皇批准让陶克陶胡带领他的人马到俄国去"③。同年四月十四日，陶克陶胡带领残匪四十五人，由三贝子界多罗克卡伦"窜入俄境"④，背叛了祖国。当统领许兰洲带队赶到那不雷河时，陶克陶胡早已越境降俄。许统领当与俄卡屯长商议剿办，该屯长不许我军越界⑤。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探闻该匪入俄，即电请俄赤塔巡抚协同防剿⑥。四月二十六日，又照会俄驻江省领事，要求"转行赤塔巡抚派队并饬属击拿"⑦。但俄抚大要两面派的手法，"虽准该俄抚电复照办"，但是"俄兵并未剿捕"⑧。

同年八月九日，俄人从哈尔滨派轮船到郭尔罗斯前旗，将托克托霍、嘎达、乃兰札普等之家属大小十六名⑨，接到哈尔滨，并用火车送往俄国。

一九一一年秋，沙俄派陶克陶胡去库伦参加外蒙古的所谓"独立自治运动"，曾任命为陆军副大臣。一九二二年死于库伦。

上述事实表明，此人纯属沙俄的走卒，根本不是什么民族英雄。

---

① 《黑龙江志稿》，卷32，武装，兵事，第13页。

② 《黑龙江省为托匪窜入俄境照请俄领事转行赤塔城派兵帮同协缉由》，转引卢明辉编：《陶克陶胡史料集》。

③ 《关于陶克陶胡的一些情况——卢明辉访图蒙乌力吉纪录》，1965年7月。

④⑦ 《黑龙江省为托匪窜入俄境照请俄领事转行赤塔派兵帮同协缉由》，转引卢明辉编：《陶克陶胡史料集》。

⑤⑥⑧ 《黑龙江志稿》，卷32，武备，兵事，第14页。

⑨ 《俄人派轮船接取陶克陶胡等人家眷》，转引卢明辉编：《陶克陶胡史料集》。

三　乌泰借款案的交涉

乌泰是哲里木盟扎萨克图旗（即科右前旗——作者）郡王兼哲里木盟副盟长，是个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泰属籍本疏远，不应继王位。光绪初，前王塔特巴扎木束病卒，无子，以从七世祖兄弟台吉布彦图次子格瓦札克山为嗣，袭郡王爵。未几又殇，乃以其胞兄入继大宗，即乌泰也。乌泰是时已出家为喇嘛矣。以常入府讽经，得太福晋钟爱，遂还俗而袭王位，时光绪十年也。”①

乌泰承袭王位后，该旗财政支绌。为了开辟财源，清偿债务，乌泰便私招外旗蒙民开垦洮儿河两岸的夹心荒地。由于乌泰远族入嗣王位，私放荒地，遭到多数旗民的反对。以协理台吉绷束克巴勒珠尔为首的本旗贵族数十人，以“乌泰之得入嗣，皆先王之女格根珠拉所主持，乃掇拾乌泰私放荒地，及格根珠拉虐杀侍女诸状”②，联名向哲里木盟盟长控诉，后又转移到理藩院，缠讼十余年。一八九九年，乌泰受到了扎萨克革职留任的处分，并于一九〇〇年被撤销了哲里木盟副盟长的职务。至此，讼事虽结而债台高筑，又时值“地方盗匪蜂起，扎萨克图旗首当其冲”，因此乌泰“一筹莫展”③，成了沙俄可以利诱的对象。沙俄对乌泰采取了“不惜以厚币巨款，欲取先与”④的策略。

一九〇一年，沙俄派军官格罗莫夫到哲里木盟进行特务活动。格罗莫夫带护照游历十旗，至扎萨克图旗见到乌泰，是为“该郡王与俄人相识之始”⑤。同年，驻齐齐哈尔俄军统领伊勒门带兵至扎萨克图旗，镇压“刚保桑保之乱”，从此以后，“俄队亦常在该王府驻扎”⑥，乌泰与沙俄的勾结又进了一步。同年冬，因该

①② 《时报》，中华民国元年十月二十日。

③ 《乌泰王向俄国借款始末》，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辑。

④ 《东三省政略》，蒙务，述要，第3页。

⑤ 《满蒙丛书》（四），第271页。

⑥ 《满蒙丛书》（四），第266—267页。

旗护印协理台吉巴图济尔噶勒、已革台吉绷苏克巴勒珠尔等与乌泰发生内讧，乌泰带印到江省见伊勒门，“又以避难为辞，赴哈尔滨见俄总督格鲁代格夫。居哈二十余日，俄人为之庇馆舍，具饮食，复厚贿之。乌泰亦以照像与俄员，转呈俄皇，陈启款曲，其语綦秘”①。此为“该郡王至哈尔滨与俄员交涉之始”②。此时，乌泰已经上钩，“已深信俄人可倚赖”③。一九〇二年，清政府派钦差大臣裕禄到奉天查办图什业图王自缢案件，乌泰“因案前往，适格罗莫夫在奉，晤面谈及京债亏累”④，经格罗莫夫的介绍，乌泰与俄国驻奉廓米萨尔客钦士商借贷款。客钦士说：“须回明阿提督办理。”⑤一九〇三年春，乌泰因年班入京回来经过奉天时，又与客钦士商议借款，并派其弟齐默特色楞前往奉天候信，齐默特色楞又同俄译员云丹前往旅顺见阿列克谢耶夫。时至一年，“始允准借款”⑥，由盛京华俄道胜银行借给卢布二十万，借期四年。一九〇四年三月，先由齐默特色楞带回卢布十万，六月又派来粲文、崔秉莹前往奉天取回卢布十万⑦。一九〇六年，乌珠穆沁旗，因俄人强买牛只，殴毙俄人数名，俄有派兵至乌珠穆沁旗之说，该旗托乌泰“往晤俄员关说”⑧，乌泰再次到了哈尔滨，适值京债催逼，遂向铁路公司达聂尔借债，达允为转借，惟令其与前借道胜之款立一收据，该郡王未允，相持日久，始克定议，当借到卢布九万⑨，借期为一年。盛京将军赵尔巽闻之，便派于驷兴等“查询其事”⑩，但是乌泰并未承认此事。一九〇七年，达聂尔的借款到期，乌泰派其弟齐默特色楞至哈尔滨要求延期，又从杜尔伯特旗铁路地租内拨卢布三万，付达聂尔利息七千余元，将一九〇六年的借据抽回，另换一借据，“改为三限归还”⑪。一九〇八年二月，达聂尔派其弟弟持函至扎萨克图旗索款。乌泰因无款而提出

①② 《时报》，中华民国元年十月二十日。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 《满蒙丛书》（四），第271—272页。

用王府的牲畜折价偿还，但达聂尔的弟弟看到“牲畜疲瘠不堪，坚不接受”，最后“允俟二限必还”①，达聂尔之弟当即回哈。此外，达聂尔还恫吓乌泰，在借据上添写：“届期失信，可派员带兵至府，查封产业。”②

洮南府知府孙葆瑨得知乌泰私借俄债后，诘问该旗蒙员来粲文，该员始言：“俄人索款期限甚迫，如不归还，将以路矿为质。”③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乌泰因事到洮南府会晤孙葆瑨，孙对乌泰进行开导，乌泰不得不将借款原委告知，并称“如蒙上宪准予借款，尚能挽回”④。一九〇八年三月，孙葆瑨将乌泰私借俄债一事上报奉天行省公署。奉天行省公署于五月一日照会蒙务局督办朱启钤，命令朱启钤会同洮南府知府孙葆瑨处理乌泰私借俄债案件。朱于十二日起程，二十二日到达洮南府，会同知府“妥筹详查”，“妥商办法”⑤。他们鉴于“自庚子以后，迤北各蒙久驻俄兵，往来交涉，当不止扎萨克图一旗。近闻杜尔伯特、前郭尔罗斯各旗，因铁路地租，亦不免与俄人有所轇辖。设于乌泰惩之过严，各旗望而生畏，后事愈难措手”⑥，确定对乌泰采取“宽其既往，严其将来”⑦的政策，并提出“由国家代为归还”的办法，“既借以固我主权，且即为经营蒙藩入手之基础”⑧。这一办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稳定当时东蒙的局势，抵制沙俄的侵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七月十五日，东三省总督专折具奏，“请由大清银行借银四十万两，代为归还”，七月二十三日，清政府正式批准。约九月间，东三省总督札饬滨关道施肇基与俄员磋商。施肇基在磋商过程中，“始终抱定免息还卢之议”。但俄员“总以未见乌王为借口，不

①② 《满蒙丛书》（四），第271—272页。

③ 《满蒙丛书》（四），第265页。

④⑤⑥⑦⑧ 《满蒙丛书》（四），第265、282、295页。

肯决然定议”①。因此，东三省总督又派朱启钤偕同乌泰前往哈尔滨，会同施肇基与俄员交涉。朱启钤等于十一月十三日抵哈，正值哈埠俄人举行大丧哀礼，各署停止办公，“未便遽出办事，惟与施道计议一切”。鉴于“大清银行借款四十万，俄员早有所闻，蒙员尚有坐候者暗通消息”，“非挟持乌王，不能制俄蒙之串谋”。因此，朱启钤对乌泰说：“此次同钦帅访闻所欠俄债，尚有不实不尽之处，命启钤同来查诘，如有勾串情事，不惟不能担任借款，并须奏请参革该王爵职，应按平常个人私债办法，置之不理。”②朱启钤等又将随来的蒙员“严语责诘，斥其欺朦蒙王从中舞弄，应即一并带回奉天，请加惩处。”并扬言：“北京市面紧迫，大清银行借款无从筹付，合同未能签字”等。乌泰听后，“惶急万分，矢誓陈白，并俯首央求，代为恳恩，始终成全”。十一月二十四日，朱启钤会同施道重加开导，要胁该王三件事：“一、令该王自见霍尔洼特、达聂尔，声明此项债款，现无把握，即有款亦不能由该王及属下人等经手拨付；二、原借两款本系卢布，业经施道在银行问明，不能凭借译文讹误牵混；三、原本卢布二十九万，现祇能减成还本，积年利息一概免却。”以上三件事，责令乌泰自行磋商，并限三天议成，否则“均作罢议”。乌泰于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三天“三见霍、达”，达聂尔初步“允照原本二十九万卢布议还，利息概行免付”③，然后由朱启钤和施肇基出面与俄员直接商办，终于在十二月八日达成协议，订立了议单，由施肇基签字交付俄员，收回蒙文借据二份，当即涂销。议单的内容如下：

一、扎萨克图郡王乌泰所欠俄债，经滨江关道施会同霍提督查明，祇有二款：

① 《满蒙丛书》（四），第340页。

②③ 《满蒙丛书》（四），第336页。

（一）道胜银行借二十万卢布；

（二）霍提督、达代办借九万卢布。

二、以上借款二十九万卢布，该王无力归还，商请中国、俄国大员，三面议明，允照原本归还，积欠历年利息，全数免让。

三、此项还款议明，由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朱、试署滨江关道施，担承代为筹还。自议单签字之日起，三个月内，或在北京，或在哈尔滨付款，临时由滨江道知会。

四、此次议单签字后，即将扎萨克图王蒙文借据交回，注销作废。嗣后交款办法，执此为据。俟二十九万卢布交清，再将此单收回。①

一九〇九年三月，中国政府按照议单，由哈尔滨拨交俄国代表二十九万卢布。乌泰借款案的交涉到此结束了。

乌泰借款案的交涉，是以中国的胜利而结束的。"俄国让步已至二十九万卢布，较合同所载本利，可省银十万两。"②

四　洮南府驱逐珀珀夫

乌泰与俄人早有来往，"自庚子以前，令其弟齐默特色楞往返旅顺、哈尔滨，恒改效俄人之装"③。乌泰与俄人互相勾结，相依为命。"乌泰既倚俄为重，俄亦欲用乌泰联络诸蒙，凡所请求，罔不曲允"④。俄人不仅"以厚币巨款"收买乌泰，而且驻扎军队，供给枪支弹药，派遣特务等等。自一九〇一年以后，俄军常以帮助镇压土匪为名进出扎旗王府，直到一九〇八年该王府"尚有俄兵驻扎"⑤。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东三省总督照会俄国领事，指出："光绪二十六年以后，贵国大兵在境，往往迳

① 《满蒙丛书》(四)，第341—342页。

② 《满蒙丛书》(四)，第336页。

③ 《满蒙丛书》(四)，第266页。

④ 《时报》，中华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⑤ 《满蒙丛书》(四)，第311页。

赴各蒙旗，以致彼此轇轕之事甚多，甚有俄兵在各蒙旗骚扰或强行赶丁户牲畜者。查蒙旗系中国藩属，而各国通例，藩属无外交之权，倘值有事须与外国交涉，均由主关办理。现在军务已定，贵国大兵当已撤退，凡事自应率由旧章，无论俄兵不应再至各蒙旗骚扰暨强赶丁户牲畜。”① 在乌泰方面，“一经地方官之监察，再经铁路交涉局之诘问，该王遂谢绝俄队”②。驻扎旗俄军不得不撤走。

一九〇七年秋，沙俄派间谍云丹以经商为名，常驻扎萨克图旗王府，“贩卖一些俄国制造的枪支弹药和商品，并企图以扎萨克图旗为据点，通过乌泰的关系，和其他邻近各蒙旗广为联系”，后被哈尔滨铁路交涉局察觉，认为“云丹以经商为掩护，从事政治间谍活动，立即予以禁止”③，被驱逐出境。同年九月，俄商色第博夫（原名色伯格道力已）及其执事人棱楞道力已等，运有洋货等物至该王府销售，价值五千三百余元。至十一月间，该商有事，需要回哈，托乌泰代为销售。十二月上旬前后，奉天、黑龙江行省交涉局寄函乌泰，并派有差遣委员张斌会同哲里木盟派遣的蒙员塔清阿到扎萨克图旗，“以该商运货违禁”的名义，将俄商寄存的货物“逐件点清查封，听候上宪与俄领事交涉”④。

“谢绝俄队”，驱逐间谍，查封俄货，特别是代偿俄债“实为彼都人士所不及料”⑤，但俄人野心不死，故有珀珀夫大闹洮南府的无赖举动。由此可见，珀珀夫大闹洮南府，是沙俄对我拒俄斗争的反扑。

一九〇九年四月六日，俄人珀珀夫带领翻译施莫理阔夫及俄

①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总督赵尔巽给俄领的照会》，“辽宁省公署”1146/8。
② 《满蒙丛书》(四)，第279页。
③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
④ 《满蒙丛书》(四)，第344—345页。
⑤ 辽宁省档案馆：《洮南府孙葆瑨给钦帅的信》、奉天省公署，1141/6。

兵十名到洮南府寻衅。随同俄人来洮者有远东报馆的张丰盈和中商宫继周等人。初到洮南府时，“以设领事为词”，洮南府知府孙葆瑨询问“有无护照？”珀珀夫蛮横地说：“奉哈尔滨总领事之命，无须护照。”孙葆瑨说：“地方官以奉宪扎为承认，现未奉文，尔虽奉命，我不之认，且洮非商埠，又无外人，不能设领事。”珀珀夫理屈词穷，撒谎说：“前已与施道台议定云有照会来洮。”孙葆瑨当即指出：“施道台照会，我未之见，空言不足为据。”第二天再次会晤时，珀珀夫又“称不是领事，系外部官，因有俄商买牛受蒙人欺骗，且有受害之事；又有俄商货物被官封及买牛纳税等事，故暂时来洮办理，并非常驻”。孙葆瑨“连日催令出境，”珀珀夫“总以奉官长命令而来，必须仍奉官长命令始能回去为词”赖着不走。而孙葆瑨答以“尔有官长命令始来，我则有官长命令尔等速去。”珀珀夫虽然“无词可对，然仍不肯遽行”。孙葆瑨见此情景，不得不打电报给东三省总督，“请诘问俄总领事，速电该俄人离洮。”①东三省总督接到电报后即让滨江关道“照会俄总领事转饬俄人珀珀夫等赶紧离洮，无任久留”②。后来，孙葆瑨据约力争，珀珀夫才“悻悻而去”，并说：“与外部交涉之后再来”③，气焰十分嚣张。珀珀夫离洮，而随珀珀夫来洮的中商宫继周和远东报执事人张丰盈等尚未离洮，洮南府知府对他们进行询问，“咸称系同伴而来，并非同事”，当问到宫继周所带货物系何人资本，“据称系中商资本，并无俄商在内”，“均经出具甘结。”但不久宫继周赁租市房，准备开设商店，并与俄人葛雷洛夫父子同居。洮南府知府发现后，立即派人传知宫继周：“既与俄商同居，显系俄商资本。”因

① 辽宁省档案馆：<洮南府孙葆瑨给钦帅的信>。奉天省公署，1141/6。

② 辽宁省档案馆：<督宪交据洮南府禀为俄人珀珀夫等在洮设立领事现在阻止等情咨行滨江道照会俄领由>，1141/6。

③ 辽宁省档案馆：<密呈俄员珀珀夫等到境情形并请咨部酌问答报章由>，奉天省公署，1141/6。

此，勒令出屋，“暂将房屋查封”①。

珀珀夫回哈后，即申请护照，准备再次到洮挽回面子。经中国外务部与俄使往返照驳，“旋允由哈道发给游历护照，准允在洮南担搁十日，并声明俄蒙讼案应由蒙务局清结，此次通融后不得为例。又该翻译不得随带洋兵”②等等。七月十二日，珀珀夫仍带翻译施莫理阔夫和随从一名，持哈尔滨道发给的游历护照到洮南，并有俄商列瓦作夫等四名持赴哲里木盟各旗买牛护照。珀珀夫到洮南后，竟然置中国外务部的声明于不顾，悍然干涉俄蒙讼案。质问孙葆瑨：“图旗有俄人葛雷洛夫买牛，何以不让买？”孙葆瑨回答说：“该商持经商字样护照，并未提明买牛，亦未提买牛多少，何得云不让买牛？”珀珀夫又问：“俄商来洮贸易，何以阻止，不让开箱？”孙葆瑨回答说：“洮未开埠内地，无外国行商之条，自不能开箱。”又问：“中商宫姓带洋货到洮，何以亦不准开箱？”答曰：“未尝不准其销售，有何证据？惟宫姓前经自已具结无俄人合股，如有甘愿罚货充公，故任其销售。嗣因宫姓私租市房与俄商葛雷洛夫父子迁入同居，与约章未合，故禁止之。”珀珀夫一看孙葆瑨义正辞严，对答如流，无隙可乘，便威胁说：“条约经两国政府所定，地方官不遵条约，我可以兵来问罪！”但孙葆瑨并未示弱，带有教训的口吻说：“尔兵能来，各国兵亦能来，此话不可轻易乱说！”珀珀夫一看硬的不行，又来软的，拉拢孙葆瑨说：“西边各蒙既许通商，内蒙应一律。知府为地方之主，于情形尤为熟习，其权甚重，可以就近商量利便。”孙葆瑨回答说：“西边各外蒙古系将军办事大臣主持，与地方官情形不同，大臣有镇抚各蒙、与外人交涉权。我只有治理地方之权，无交涉权，不能僭越。”③

①② 辽宁省档案馆：《密呈俄员珀珀夫等到境情形并请咨部暨问答报章由》，奉天省公署1141/6。

③ 辽宁省档案馆：《孙葆瑨珀珀夫两次问答》，奉天省公署1141/6。

珀珀夫一再要求与孙葆瑨交涉，而孙“每告以尔我无议交涉之权，此间亦非议交涉之地”①，加以拒绝。因此，珀珀夫此次来洮的阴谋仍未得逞。但在外面仍扬言：“如再阻止经商，惟有带兵而来”，进行威胁。

珀珀夫两下洮南，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寻衅活动。第一次来洮，实际上是被撵出洮境的。第二次来洮，企图“以带兵问罪之言”激怒洮南府知府，“构我开衅，借口以图进步”。但由于孙葆瑨“据约侃侃辩论”，其阴谋也未得逞。

五　平定乌泰叛乱

珀珀夫的阴谋虽未得逞，但沙俄图蒙之心仍然未死。珀珀夫离洮不久，“俄人近又使赵鹤亭（名寿鹏，曾充哈尔滨交涉局翻译差）私出蒙文密报”②，利用蒙古族对放荒、设治不满的情绪，挑动民族分裂。鼓吹什么“汉人皆与日人交厚，各蒙宜借俄为护，以图自强”。还鼓吹什么“放荒、设治皆绝蒙人之衣食，为侵占蒙人地步”。“种种谬论，皆悚动蒙人，离间蒙与满汉之心”，用心极为恶毒。此报不给清朝官吏和满汉人看，各蒙旗皆有数份，按月由俄人私用蒙人代收代送，每月给工资“有多至百余金者”③。俄人利用这种报纸为他们煽动东蒙叛乱作舆论准备。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了，沙俄乘机制造了外蒙古和呼伦贝尔的所谓“独立”。外蒙古“独立”后，散发了不少秘密文件，煽动内蒙各旗与中国脱离。尤其是“自呼伦倡变，内蒙各旗亦受影响”④，“蠢蠢欲动”。沙俄豢养的走狗乌泰，“老悖贪狡，

① 辽宁省档案馆：《密呈俄员珀珀夫等到洮境情形请咨部暨问答报章由》，奉天省公署1141/6。

②③ 辽宁省档案馆：《洮南知府孙葆瑨禀密察日俄两国在洮南举动情形由》，奉天交涉司，3562卷。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黑龙江都督宋小濂呈称防蒙需费应请实用实销免予追加予算》，民国元年八月二十四日。

其有心向外已非一日，自共和宣布，借口煽惑”①。乌泰叛乱的主要原因是沙俄的诱唆。而清政府“催逼放荒甚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有人推测“该郡王此次附和库伦，虽属被人诱惑，或即因此（即因催逼放荒甚急——引者）激而生变也未可知”，不无道理。从乌泰《宣告独立告示》里提出“主张在蒙殖民，是夺我蒙生计”②的口号来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九一二年春，乌泰秘密委派色楞旺保台西列图喇嘛等赴库，表示“二十万人口诚心归投”，哲布尊丹巴欣然同意，并批示“著该旗知道，遵照所奏，妥为保固疆域，广为安慰蒙民”③，同时任命乌泰为进攻中华民国第一路总司令，并表示：“兵力武器，尽力援助。”④但是“须知大库伦此时亦不过徒以虚爵笼络蒙旗，并无实际也”⑤。

七月间，赵尔巽“闻乌泰有独立之意，即派员前往劝谕，并电准将该旗借款卅万减免，乃乌泰迄不遵从”⑥，仍继续进行叛变的准备工作。在乌泰紧张准备叛变工作的时刻，“俄人从旁煽惑”的工作也很紧张。哈尔滨俄人卖给扎赉特旗“连珠与自来得枪共千余支”、连珠枪一千二百支，来福枪五十支，子弹一百一十万发；并给杜尔伯特旗连珠枪五百支，子弹十五万发⑦。黑龙江省俄人“制蒙古军衣万余件，其处心积虑，急待蒙古独立，以为暗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奉天都督赵尔巽呈据靖安县知县送到乌泰文告钞呈查核》，民国元年九月初二日。

② 《时报》，民国元年九月初七日。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奉天都督赵尔巽呈报靖安县知县送到乌泰文告钞呈查核·附乌泰文告》，民国元年九月十二日。

④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辑。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阿穆尔灵圭函称扎萨克图旗应速进剿并请加封杜尔伯特旗之阿加喇嘛等遣往扎赉特旗劝令返正》。

⑥ 《盛京时报》，1912年10月4日，第6版。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黑龙江都督宋小濂电称蒙旗购械多件俄人唆使反抗拟商奉天拨兵镇慑》，民国元年七月六日。

中协助之预备”①。表面上“该蒙虽视库伦为转移，而主动力实全在俄国。俄虽不明言干涉，实无事不暗中唆使。其中最著者，前数日（七月十七日——作者）已探有俄测绘官兵七十名，由富拉尔基前往扎萨克图、新城、洮南府等处”②，“俄人结队数十，勾通蒙人，深入蒙地测绘，毫无顾忌，实属居心叵测”③。此外，“俄人于蒙俄界之伊尔固斯克地方，确有添兵添械，密助蒙人之举动”④。

八月十六日，扎萨克图旗，已发安民告示，并持公文到靖安县“令地方官退出”⑤。在其给靖安县的移文告示里写道：“遵照蒙古定制，向设蒙旗地方官，以及营伍，逐出蒙疆，保固疆域”，“永绝汉官”，最后给靖安县下逐客令说：“希即仿照库伦办事大臣，束装回省。”⑥八月二十日，乌泰叛军在白庙“宣布独立，驱逐汉官”⑦，散发事先印好的《东蒙独立宣言》，其大致内容是：“自库伦独立，本王严守中立。近察中国既废礼教，则佛教何能保存？又主张在蒙殖民，是夺我蒙生计。蒙人未享共和之福，先受其害。本镇喇嘛蒙民一再会议，又得某国接济军火，是以布告独立，与中国断绝交通。”⑧接着，兵分三路，分别进攻洮南、靖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黑龙江都督宋小濂电称蒙旗独立情形已经发露请拨兵驻扎赉特札萨克图一带并添水师梭巡松嫩两江》，民国元年八月十五日。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黑龙江都督宋小濂电称札赉特旗附和库伦主动在俄请饬部交涉再由江添募军队恳部筹拨饷械》。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黑龙江都督宋小濂电称俄人结队赴蒙测绘密饬各防营查阻》，民国元年七月十八日。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务院致吉林黑龙江都督电据探札赉特旗亟谋独立应即严防》，民国元年八月十一日。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奉天都督赵尔巽等电称札旗自甘离异请示方略》，民国元年八月十八日。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奉天都督赵尔巽呈据靖安县知县送到乌泰文告钞呈查核》，民国元年九月初二日。

⑦ 《盛京时报》，1912年10月4日，第6版。

⑧ 《时报》，民国元年九月初七日。

安和突泉。这时，“镇国公旗（即科右后旗——作者）亦宣布独立，派乌印军带蒙兵千人攻逼安广”①。由于援军未到，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洮南、镇东（皆于二十日）、靖安等地先后失守。叛军所到之处，“凡遇汉人没收田园财产，老幼尽行屠杀，有剥皮者，有挖眼者，有剖心剖腹去手足者，有用铡刀割头者，甚至将人用铁钉钉在墙上者。大肆屠杀，鸡犬不留。其有与汉人结婚之女儿，亦杀无放。亦有只留一女儿，将其全家屠尽。即其女儿所生之子女，亦有用火焚死或钉在墙上，决不留活命”②。九月八日，叛军将镇东县附近村屯商民杀死三百余人，杀伤十余人。另外，河柴屯二十余家一百余口汉人，“亦尽被蒙匪杀害，并有轮奸妇女后用刀开腹之事”③。“乾安镇汉人尤多，蒙匪付之一炬，生命财产损失无数，致使生者流亡，死者含垢”④。汉人闻信均扶老携幼仓皇逃奔，洮儿河以北，当时“汉人绝迹”⑤。

早在乌泰酝酿叛乱的时候，由于“蒙情浮动，已有见证”，奉天都督赵尔巽“奉谕协商筹防”⑥，当由奉天、吉林两省“先电商筹防”。奉天省命后路统领吴俊升所部“于洮辽扼要驻扎，并拨陆军炮一队归其节制”；命帮统赵椿汇所部三营驻扎怀德、奉化，以为后援；命左路统领冯德麟于法库彰康分布重兵，与吴营联络。吉林省由统制派炮队统带官祥顶驻扎农安、双城一带，以便与洮南、肇州等处军队联络⑦。黑龙江省派第五路帮统带本营分扎景星镇、塔子城两处，并以所部之管带王百亮移哈拉和硕、太来气，以控制扎赉特旗；又派第一路管带于天胜分驻甘井子、尖山子等处，以御呼伦蒙旗南下之路；拨第一路马三营富昌保分扎大

① 《盛京时报》，1912年10月4日，第6版。

②⑤ 王尔暗：《满蒙史实纪述》，1944年手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④ 《时报》，民国元年九月十四日。

⑥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奉天都督赵尔巽电称蒙情浮动已饬吴统领分路驻扎》，民国元年七月八日。

沟、李屯、廉家、大岗子，以扼来江省之路；南路多耐、他尔哈、古鲁三站，由第二路拨驻马队一营，与太来气等处相联络；郭尔罗斯旗地界，则责成六路帮统达青阿督队严防，与奉之安广，吉之新城遥相策应①。热河为东四盟赴库要道，国务院“已电昆都统设法防范”②，“以杜勾串及截查库伦接济枪械”③等。八月十四日，国务院致电奉天都督，指出，“扎旗已宣驱逐汉人日期，自应严为防范”，并命令“务即赶拨大枝军队驻扎洮南一带，以资镇慑”④。奉天省命吴俊升赴洮南，“慑以兵威，晓以大义，仍冀和平解决”⑤。八月二十日，乌泰正式举兵叛乱，由于“札旗举动，牵涉全盟，任其蔓延，三省无安枕之日”，因此，国务院电告奉吉黑三省都督：“现经国务院会议决定，以兵力从事。”⑥八月二十六日，黑龙江都督派协统许兰洲带马步各一营、炮队一队，驰赴大赉一带驻扎，所有该处防军均归该协统节制，以便相机防剿⑦。后又添水师一营，梭巡松嫩两江，以断与郭、杜两蒙旗交通之路。为了“联合三省协力防堵”，九月九日，国务院任命张锡銮为“东三省西边宣抚使”，并命令张锡銮会商赵尔巽、陈昭常、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黑龙江都督宋小濂电称备蒙一事与奉天筹商驻兵地点暨拨兵数目》，民国元年七月十四日。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务院致奉天都督电各军驻扎合宜热河已饬防范》，民国元年七月八日。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务院致热河都统电热河为东四盟赴库要道应扼要驻兵》，民国元年七月八日。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务院致奉天都督电即拨大枝军队驻扎洮南严防札旗借款缓免望酌》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奉天都督赵尔巽电称札旗确定八月二十独立吴俊升等分路镇扎仍请饬四十协来奉严防……》民国元年八月十六日。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务院致奉天、吉林、黑龙江都督电扎旗牵涉全盟决定以兵力从事可即迅速赴机》。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黑龙江都督宋小濂电称乌泰反抗奉军不能兼顾特令许协统兰洲带营驰赴大赉一带相机防剿》。

宋小濂等筹办边防事宜①，以加强对平叛工作的领导。

后路巡防统领吴俊升奉命带所部马步兵七营，又添编步兵三营，附属山炮一营，星夜奔驰，于八月下旬赶到洮南。直到九月上旬，战斗双方互有胜负，以后吴俊升的书记官董吉庆“献剿抚兼施之策，吴用之始告成功”②。一面收抚蒙民，一面派兵进剿。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九月八日收复嘎喜喇嘛庙。九月十一日，攻克瓦房，并乘胜追至葛根庙，十二日凌晨二时攻下了葛根庙，叛匪全部逃走。奉军管带曹鸿俊受伤太重，医治无效，于十三日死去。同日，攻克乌泰王府，乌泰携眷逃往索伦山。十五日，攻占了乌泰弟弟主持叛乱的齐默特尔府。十七日，国务院致电奉天都督，追认曹鸿俊为陆军上校，授吴俊升以陆军少将衔。十八日，攻下乌印军巢穴扎镇。到此，平叛工作基本结束。前后战斗二十一次，击毙叛匪六百二十八人，俘虏七百六十二名（已释放），解散胁从二万余人。东北军阵亡官兵二十三人，受伤三十九人。据洮南、开通、靖安、镇东、安广等处报告，汉族商民被杀人数，男女共计二千五百六十人，其中男子一千六百余名，妇女四百余名，儿童五百余名。牛马财产被掠夺一空，房屋被烧约十分之三，庄稼损失约十分之四。庙宇除叛匪自焚者外，均经军队妥为保护，佛像、经卷均无损失③。

乌泰叛乱发生后，俄人“观衅而动”，据蒙人说：“俄人于蒙旗虽不敢公然接济军械，直派兵到洮南各地助战，然竟劝蒙人于铁道附近随意枪杀一、二人，彼即可以借此进兵，必将蒙旗实力保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务院致奉天吉林黑龙江都督电洮南用兵三省极须协力已任命张锡銮为宣抚使会筹边防事宜》。

② 王尔瞻：《满蒙史实纪述》，1944年，手稿，南京档案馆藏。

③ 《时报》，民国元年十月初八日。

护”①。因此，沙俄派兵到处寻衅。九月一日，俄营官罗马什彦夫、帮带官马阿什带领马队八十名、汉蒙翻译各一名，到大赉厅境内。查询并无护照，借口寻找测绘官库什列等，实际上“助蒙形迹，不无可疑”②。九月三日，中国政府派外政司司长陈箓到俄使馆会晤参赞格拉卫，指出俄国马队“由富拉尔基站陆路开往大赉厅境，赴洮南府大道之太来气一带，以打行操为名。请电贵政府刻日调回，以免误会，致生冲突”③。九月七日，有乘马持枪的俄兵三十名，内有通事一名，开到肇州厅的新站，声称因公赴哈。九月八日，俄官老耶把斤吉带马队三十名、翻译一名，到大赉城，以买粮食为名，实际别有用心。大赉厅“讯无护照，当令过江”。另外，还有大批俄军到镇东、景星镇等地，都以“寻绘图生为名”。因此，黑龙江都督宋小濂致电中央，“务请转饬外部速向俄使严重交涉，将俄队一并调回，以免致生意外”④。后又就“俄派兵赴蒙事，曾饬哈关李道诘问领事、铁路公司，皆不承认”⑤。九月十日，驻江省俄军中将马地老弗又派大尉阿尔传霍甫司，由朱家坝带队四十“赴乌泰府鼓动”⑥，又派大尉克里亲司基带马队四十，于十三日赴镇东，“又以寻觅绘图队借口”。但是“无论绘图队，万无须此多数军队往寻，即我中国内地亦岂俄队可以任便往来！况镇东地方正在用兵，该俄队竟深入战线，悍然不顾，其为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阿穆尔灵圭函称札萨克图旗应速进剿并请加封杜尔伯特旗阿加喇嘛等遣往扎赉特旗劝令反正》，九月十日。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黑龙江都督宋小濂电称俄队自由前往大赉厅境请饬部交涉》，民国元年九月初七日。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外交部派员赴俄使馆告以俄队由富拉尔基开往太来气一带请速调回》。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黑龙江都督宋小濂电称据大赉肇州等厅指告俄兵往来防线以内不绝于缕请饬部严重交涉》。

⑤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奉天都督赵尔巽电称俄马中将分派各队赴蒙请外交部警告俄使》，民国元年九月十二日。

暗助蒙人，不言而喻”①。鉴于这种情况，奉天都督赵尔巽电请外交部“儆告俄使，并声明：蒙古有乱，不可派兵前往，致生误会。测绘亦属违章，须速撤回，庶免勾结滋衅”。同时，命令“前敌各军，妥慎防查，勿堕术中”②。黑龙江都督宋小濂也就上述问题就近照会驻江省俄领，而俄领强词夺理，“希图狡赖”。据该领照称：“奉驻京俄使训条，前因俄国绘图人员两次被华人开枪抵击，是以必须派遣俄队前往嫩江一带以资保护。至华官反对测绘一事，似无根据。满洲及满洲附近之蒙古游牧地方，有日本人测绘，而中国并无抗议之举也。”③其实，正像宋小濂指出的那样：“俄测绘人员并无被华人枪击情事，果有其事，何以迄未照请惩办，又何以派队保护之先不向华官声明？其设词狡赖，不言而喻。”但是“设词狡赖”，并不能否定俄人助蒙的事实，“果不助蒙，正宜严守中立，处处远嫌。乃当战线以内，不独派队测绘，又出大宗军队，携带炮位，自由往来，且每夜必随有蒙人，宿则夜就蒙官，谓非助蒙，其谁能信？”至于“所称日本人在满洲或蒙古地方，究属何地何时，何以中国未闻其事？”九月十四日，有俄兵轮一艘，装载“俄人赠助乌泰枪炮”，迳进大赉源口飞驶北往，中国军队“令其停验”，俄军“不理”。当时大赉驻军统领裴其勋命令管带张德海带队沿江追截，并命令管带丰陞额带队从陆路堵截，分别连夜北追，至月亮泡地方，俄兵轮见江军跟追甚急，又向东南返驶。张管带等率众跟踪尾追五十余里。至柴火垛江口，该兵轮见

---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黑龙江都督宋小濂电称俄队以寻觅绘图队为词深入蒙地请饬部严重交涉》，民国元年九月十二日。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奉天都督赵尔巽电称俄马中将分派各队赴蒙请外部誓[illegible]》，民国元年九月十二日。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黑龙江都督宋小濂电称俄领以绘图人员被华人枪击必须派队保护并借词满蒙地方日本人测绘中国并无抗议殊属狡赖仍恳饬部严重交涉》，民国元年九月十三日。

江军追赶甚急，不得不立即停泊，张管带一跃而上轮船，令其至厅城听验。次早船到大赉厅，大赉厅当局“邀该俄武官及其翻译同至厅署，责其不应故违约章，彼执以巡江打围为词。勋等按约力争，彼始认错，允受检验”。检查的结果，该轮装有两磅炮四门、格林炮一门、炮弹两箱、小子弹箱两个，“均系旧物”。俄兵二十五名，俄枪三十支。“观其情形，似与扎旗运送。惟未经卸载，未便扣留，过伤帮谊。当令驶回哈埠，不准违章再入赉境”①。十二月二十八日，外交部致电黑龙江都督云：“俄兵队再入蒙事，业经两次照诘俄使，兹准复称系东省铁路护队之侦探队，缘中国于内蒙并毗连铁路之地方集合兵队，不能不以相当之法预防侵犯俄国权利”，中国外交部照驳说：“中国在内蒙用兵，纯系勘定内乱，既无侵犯俄国权利之事，自应撤回兵队。”②

总之，自乌泰叛乱以来，沙俄屡次派兵寻衅，但由于中国军队“妥慎防查”，俄军无隙可乘，没有达到援助叛军的目的，乌泰叛乱终于被平定下去了。就在这时，“前赴洮南一带之俄队统领多深克，现已带同所寻之测绘队共计四百余名，并带炮二尊，于廿六日晚四点钟回昂昂溪”③。

乌泰叛乱失败后，叛军及被裹胁的蒙众，一部分如乌泰等逃到外蒙古；一部分逃往呼伦贝尔，约万余人；一部分如“老幼男女疲弱不堪者”均在索伦山、杜尔伯特、图谢图等处避难。对于逃入索伦山的胁从及随同逃避的蒙人，中国政府采取派人进山宣抚解散的办法。至十月上旬已招回受灾蒙户二千余家。逃往呼伦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黑龙江都督宋小濂电称俄兵轮深入赉境我军追令回哈请将张丰两管带存记酬赏》、《吉林统制孟恩远电称俄兵轮深入赉境斐统领等争令驶回哈埠又安广赵管带连战辄捷》。

② 辽宁省档案馆：《外交部给奉天都督的电报》，奉天省公署，1146/12。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黑龙江都督宋小濂电称前赴洮南一带俄队现已带同所寻之测绘队回昂昂溪》，九月二十六日。

贝尔的叛军首领和一般难民，“其身虽北，而心何尝欲北乎？此皆不得已”。当有人问其为何反抗民国？“彼诸首领等对以吾等今虽追悔，有口也难分诉矣”。当有人问道：“如民国恩赦汝等，既往不咎，汝等仍回故土否？”众首领声言：“所有财产、亲友、坟墓均在故土，如回故土，岂不胜于借栖他所，甘受他人之轻视万万也。民国如能赦罪吾等，吾等情愿解散兵队，弃枪归农，必皆归故土，复事农种。”他们公推代表，“向政府伸述该等之情形，恳祈中央即行招抚”①。由此可见，叛乱是不得人心的，真正死心踏地背叛祖国的是少数。

乌泰逃到库伦后，被任命为库伦伪政府的“司法副大臣”。一九一五年，中俄蒙三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撤销了外蒙的“独立”，准许内蒙人回内蒙。同年冬，乌泰回北京，袁世凯下令恢复了乌泰的王爵和扎萨克，并聘请他为总统府二等军事顾问，赐官邸一所。一九一八年回旗，一九二〇年四月病故于北京，年六十一岁，葬山西五台山②。

乌泰叛乱是沙俄策划的，平叛的过程也是抗俄斗争的过程。平叛斗争的胜利，进一步粉碎了沙俄分裂东蒙的阴谋，对于取消外蒙古和呼伦贝尔的“独立”、维护祖国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五节　革命党人在东北的抗俄活动

自营口开港以后，东北地区开始被拖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从一八九五年修建中东铁路起，沙俄对我东北的经济掠夺，由以商品输出为主转向以资本输出为主，投资、设厂、经商，进行全

① 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都督府训令第二百十一号》，民国二年四月四日。

② 博彦满都：《乌泰王叛乱事件》，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辑。

面的经济掠夺。沙俄对我东北的资本输出，重点用在铁路建设方面。沙俄还参加了林业、加工工业的投资。在城建、商业和金融业方面的投资也占重要地位。日俄战争以后，日本资本又侵入我国东北。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一年，日本在我东北设立工厂达七十五处之多，其中包括车辆、船舶、机械的修理制造、电力自来水的供应、冶铁、制盐、水泥、砖瓦、药品、火柴、肥皂、卷烟、榨油、面粉、造酒、印刷业等部门。日俄战后，日本的货币也打入东北的市场。

但是，“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促进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①。日俄战争前后，由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输入，由于清政府对东北取消封禁，推行“新政”，民族资本有了初步发展。其中商业发展较快，出现了一些如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沈阳、大连、营口等商业中心。工业方面，以榨油、面粉、酿酒业居多。营口、大连为榨油业的中心，哈尔滨为面粉业的中心。此外，还有玻璃、砖瓦、火柴、缫丝等工厂。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俄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东北的民族工商业遭到摧残。

总之，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输入，既促进又压迫东北民族资本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脆弱的，但它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东北进行革命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日俄战争之际，各地拒俄组织不断涌现。其中，以丁开嶂的抗俄铁血会为最突出。

丁开嶂字晓川，原名作霖，河北丰润人。当时正在京师大学读书。日俄战争爆发后，他和同学朱锡麟、张榕等三人共同出关，组织抗俄武装。朱锡麟创立东亚义勇队，张榕成立东三省保卫公所，丁开嶂组织抗俄铁血会。抗俄铁血会联络活跃于直隶、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235页。

奉天、黑龙江省的“绿林领袖”，“小伙数百，大伙数千，最大之数万”①，决心将沙俄侵略军从我国东北赶出去。

不久事泄，朱锡麟在沈阳被捕，张榕逃到天津避难，丁开嶂易名开山，字削川。他用抗俄铁血会的名义发表檄文，揭露沙俄侵华的罪行。檄文指出：“俄人者，自咸丰以来，私移界碑，窃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已为万国所不取，公法所不韪。近又虎狼蓄心，蛇蝎肆虐，踞关东三省俨为己有。奴隶我官府，牛马我人民，剥食我资财，淫掠我妇女，种种禽兽之行，神人共愤；色色野蛮之状，天地难容。”檄文号召：“海内外学生将弁及直、奉、吉、黑之绿林领袖，痛心疾首，透爪裂目，必食俄人之肉，寝俄人之皮而后快。以此同化之师，和亲之众，一朝齐发，电疾风驰，遍地合攻，澜翻水涌，东联日本为外援，西接波兰为内应，何难逐长蛇于兴安岭以北，驱封豕于雷纳河以西，使廿三省锦绣山河与日星而并寿，四百兆圣贤子弟，享幸福于无穷。”并要求：“凡我同志，惜同胞之惨酷，忧祖国之倾危，皆打破生死之好，男儿愿作牺牲之大豪杰。”最后，檄文表示：“务使二十世纪之万国记载，大书特书曰：中国抗俄铁血会，大败俄罗斯于东清而后止。”②该檄文，言词激昂，笔力刚劲，富有鼓动性。但它脱离实际，更无具体措施，不易实现。而且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一九〇五年，为了包围北京，丁开嶂于张家口外创立救命军。一九〇六年，被汉奸告发，远逃他处。是年冬天，改名开嶂，加入中国同盟会。一九〇七年，立北振武社于祖建之三官庙，作铁血会本部，即北方革命秘密机关。并建立京东、京北、边

① 《大陆》，第二年，第四号。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外、关东等四个铁血会支部。这时的铁血会主要是反清，似乎已不具有抗俄性质。后又组织铁血军，民国成立后下令解散。

在东北进行抗俄活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除了丁开嶂之外，还有驰名中外的抗俄大侠蒋大同。

蒋大同原名卫平，直隶永平府人。先后在永平师范学校、永平中学和保定陆军速成学校读书。一九〇五年，由于组织同学抵制美货，被清政府下令通缉，逃到东北。蒋大同到奉天后，与商震、陈干、徐于等创办辽阳陆军小学校及沈阳劝学公所、商业专门学校、官话字母总塾等各种教育。“辽沈文化因之大兴”①。

盛京将军赵尔巽非常推重蒋大同，欲任命蒋大同为劝学督办，但蒋大同只求做事，不愿做官，辞职离开沈阳，遍游东三省和蒙古各地。在游历中看到中俄关系紧张，便向俄人学习俄语，以备后用。后又以贩书为业，向东三省各地推销各种革命救国之书报。当时，留东同盟会支部已派联络员到东三省发展组织，蒋大同与商震、徐于、刘乾一等均先后加入同盟会。不久，蒋大同旅行于西伯利亚边境一带，沿途观察形势，调查风土人情和俄人对于远东之军事设施。当蒋大同看到俄国占领中国大片领土时，颇有感触地说：“我国非恢复故物，抵御外侮，无以生存。”②及入俄境，俄吏见其形迹可疑，以“国事秘密侦探”为名，将蒋大同逮捕入西伯利亚监狱。蒋大同入狱后不久，即用汉语向中国犯人红胡子演说国事，红胡子皆“奉之如神明”。狱中禁读书报，蒋大同便口讲指划，教老犯读四书古文，“不一年而江胡大盗皆化为孔门弟子矣”。俄犯见红胡子受蒋大同的熏陶，“性质一变”，也请蒋大同授课。蒋大同用俄语讲解中国历史伦理，不到半年俄犯皆“感格”，称大同为“东方圣人”③，而且“俄人崇拜者日众”。因此，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

②③ 《革命逸史》，第二集。

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各城镇绅商联名向俄皇保释蒋大同。俄皇特旨释放。出狱时，“老犯万余人同声痛哭，声震铁棚，俄官吏相戒失色。”俄吏据实电奏俄皇，俄皇电谕：“蒋大同如再入境，应特别注意。”一九〇七年，蒋大同被释放回长春，又创办长春日报。一九〇九年，因受熊成基一案的牵连，长春日报主笔徐竹平被捕，蒋大同出走黑河。当时，宋小濂任黑河道尹，并与俄国交涉江东四十八旗屯边界问题，见蒋大同到黑河，大喜，并说：“得君来此，国界可以不受俄人侵略。”蒋大同接受交涉任务，刚入俄境，俄官见其名片，互使眼色说：“此昔年出西伯利亚大铁狱，全狱号哭，敬爱不忍其去之蒋先生也”，遂将蒋大同逮捕起来。宋小濂闻讯后，向俄人交涉多次，俄吏佯允送回，船过江时，俄官派哥萨克骑兵一队，乘船到江心而击之，大同死时高呼：“杀我一人，毋累舟子”，声未落而舟已沉。当地人民悲哀，收其尸葬于黑水之滨。宋小濂闻讯，为之哀痛不已，但“惮俄人强悍，竟不敢过问”①。

① 《革命逸史》，第二集。

第十章　东北军民为驱逐沙俄残余势力收回路权而斗争

第一节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中东路大罢工

一　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和工人的罢工斗争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的统治。三月十四日开始，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哈尔滨和中东路沿线各地。三月十六日，驻哈俄人到处开会，上街游行示威。同日下午，哈尔滨总工厂的工人手举三色旗举行示威游行。三月十七日，机车库工人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华工对俄国二月革命深表同情和支持。据《远东报》四月十三日载："中国劳动家因俄国政变极表欢迎，深愿与俄人联为一气。昨日三十六棚华工筹捐巨款，表示赞成俄人恢复自由。"①

在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中东路的中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五月一日，中东路哈尔滨总工厂中俄工人联合货栈、商场和作坊工人，高举红旗，抬着"工党万岁"，"民主大同"等标语，在秦家岗教堂广场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这次游行示威是政治性的游行示威，提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增加工资"②等口号。

---

① 《远东报》，1917年4月13日。（转引《地方史资料》第三辑，下同）

② 《三十六棚》，第55页。《地方史资料》，第二辑，第75页。

另外，这次游行示威，因有共同的目标，中俄工人并肩战斗，紧密团结。中国工人对俄国革命“极表欢迎”，俄国工人也“甚望合衷共济，以谋将来之幸福也”①。同年七月二十七日，中东路机器厂的华工，举行全体罢工，“要求与俄工一律增加津贴”②，地包、八站、香坊车站、铁路印刷厂等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的行列。罢工人数达三千余名，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二十七日，中东路职工人员团，与霍尔瓦特开会讨论“华人罢工之问题”，他们威胁华工：“所有之华工，务须于星期一即阳历本月二十七日到工，如不到工，该团可自由行动。”③所谓“自由行动”，主要是企图以俄工代替华工。他们“电请俄京，不必再用华工”，但是事与愿违，奉到回电说，“欧战延长，俄工缺乏，俄内地各工厂尚募用多数华工，远东地方岂能排斥不用，所请碍难照准”，因此路局的阴谋没有得逞。铁路总办霍尔瓦特不得不“烦人向华工方面竭力调停”④。八月十六日，老巴夺烟草公司的工人，因为“卢布跌价之故”，所有工人“均行罢工”⑤。十月十七日，因卢布毛荒，物价上涨，哈埠各俄饭馆所雇用的华人，联合起来，“齐行罢工”⑥。以上罢工，特别是中东路工人的罢工，给沙俄殖民当局以沉重打击，“火车运行紊乱，货物积压严重，仅哈尔滨车站就积压八百七十五车之多”⑦，损失很大。

在工人罢工的影响下，哈埠华商开展拒绝收用卢布的斗争。哈尔滨金融，“向以羌帖为本位，欧战而后，俄国内乱纷争，各种

---

① 《远东报》，1917年5月6日。
② 《盛京时报》，1917年8月31日。
③ 《远东报》，1917年8月28日。
④ 《盛京时报》，1917年8月31日。
⑤ 《远东报》，1917年8月16日。
⑥ 《盛京时报》，1917年9月8日。
⑦ 哈尔滨市地方史研究所：《地方史资料》，第二辑，第80页。

纸币充斥，以致价格日趋日下，一蹶不振，华商受其毒害不可胜计”①。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卢布就逐渐贬值，到一九一六年冬，“俄帖价格时涨时落”②，极不稳定。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俄国临时政府之克伦斯基纸币及沙俄财务部证券和息票，也在哈埠流通。至本年六月份，“卢布价格日见低落”，“百物日见昂贵”③。至八月份，诸物涨价，“一日数次”。由于物价上涨，商业萧条，商界“已有不支之势”，“商家非常恐慌”④。至九月份，“俄帖之价格一落千丈”，一个卢布仅换官帖两吊一百文，甚至一吊八九百文。“各钱商之赔累颇为不堪，市面金融因此大形迟滞”⑤，“商民所受影响异常之巨”，各商大有不支之势⑥。因此，哈埠华商开展拒绝收用卢布的斗争。据《远东报》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六日载：“近日，本埠发行之千元俄币，到处拒绝不用。借口不能通行于黑河、长春、营口等处，并捏造种种谣言”，“闻至今本埠各银行，除农产一家收存外，余皆拒而不纳”。“乃一般商民竟信口雌黄，谓俄帖必有无人使用之日”⑦。对于俄政府新发行之二十、四十元新纸币，华商“多拒绝不用”，甚至有的报纸“故意破坏其信用”⑧。这些斗争对俄国新币市价有很大的影响，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六日《远东报》载：“俄国新出之一千、二百五十卢布新帖，比较旧帖市价相差甚远，未必不因华人故意作弄之故。谣传新帖由政府发行，无确担保。”因此，中国人民“始而不收用新帖，嗣后勉强行使，亦百端留难。如千元卢布有时仅值八百卢

① 吉林省档案馆：15，2—3，108。
② 《远东报》，1917年1月11日。
③ 《远东报》，1917年6月12日。
④ 《远东报》，1917年8月18日。
⑤ 《远东报》，1917年9月29日。
⑥ 《远东报》，1917年9月16日。
⑦ 《远东报》，1917年9月29日。
⑧ 《远东报》，1917年11月3日。

布或八百五十，现在增至九百卢布”①。

二 一九一八年三十六棚华工一月罢工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东路中俄工人的革命斗志，使罢工斗争走向新的阶段。

如前所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皇政府滥发纸币，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卢布日益贬值。这不仅给商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且使广大工人的生活日益困苦不堪。“中国商会局所以及商号执事，皆增加一倍薪水，仍不能生活，铁路人员薪金，则增加百分之三四十，其困苦情形不待言喻”②。因此，广大工人纷纷起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十月革命的胜利推动了中东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斗争的次数越来越多，斗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十一月十六日，哈尔滨秋林公司店员，因要求增加工资，铁路公司不答应，因此，“实行罢工”③。十一月二十三日，哈埠各国饭馆的中国工人，因“地位低下，薪水微薄”，要求增加工资，实行同盟罢工④。其他行业的中国工人也有罢工的。这些罢工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三十六棚中国工人爆发了一月罢工。所谓三十六棚，开始是指华工居住的“人”字形的马架窝棚，因为这种窝棚共有六排，每排六个，一共三十六个，所以人们也就称为三十六棚，后来引伸为哈尔滨铁路总工厂。一月五日，三十六棚中国工人派代表去找工厂大总管。要求“除加薪及工党加津贴外，再加增原得之薪水”⑤。铁路公司以“无以应付”为理由，

① 《远东报》，1918年1月16日。
② 《远东报》，1917年8月18日。
③ 《远东报》，1917年8月17日。
④ 《地方史资料》，第二辑，第80页。
⑤ 《远东报》，1918年1月13日。

拒绝了华工的合理要求。因此，两千多名中国工人当即纷纷离厂罢工，并声明不答应要求绝不复工。三十六棚华工的罢工，使“铁路公司困难万分”。据《远东报》登载：“铁路火车之不足已觉束手无策，更有华人罢工风潮，铁路公司又觉危险万状。现在停止修理火车，铁路公司不得已停装粮食货品。”① 这次罢工，给沙俄殖民当局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货运之减少不及往日万一，粮食出口者更无希望，而华工更继之以罢工，哈埠之前途不堪过问矣”②。铁路公司一面表示“极愿设法通融”③，一面又利用《远东报》挑拨商人和华工、俄工和华工的关系。例如，说什么“本埠之粮商亦受一大打击。然则华工此举，未必不有害于哈埠商务”④，“本报以为长此罢工，各工人亦无利益可言，况俄国工人纷纷代替华人做工，并发出汽（机）车数辆”⑥，借以恫吓华工，欲使“华工亦不可固执己见”⑧等等。但是，华工并未屈服，继续坚持罢工。

至一月十二日，一月罢工有了新的发展。机车库“华人火夫（司炉）也加入其内”⑦，哈尔滨车站工人也参加了罢工斗争的行列，扩大了罢工的规模，罢工的总人数达四千余名。这样一来，特别是机车库工人参加罢工，给铁路当局以更沉重的打击，使“铁路公司更觉困难矣。现在火车因华人火夫（即司炉）罢工，各汽车（即机车）几乎完全停止，货车也不能行动，近日仅开行客车，一切火车皆停止往来，若长此以往，铁路之损失自不在小处，而粮商之亏损亦不堪言状”⑧。虽然铁路当局以俄人代替华工做工，但“亦仅能维持客车往来”，“货车之往来暂时停止”，使铁

① 《远东报》，1918年1月6日。
② 《远东报》，1918年1月13日。
③④⑥ 《远东报》，1918年1月6日。
⑤⑦ 《远东报》，1918年1月13，20日。
⑧ 《远东报》，1918年1月17日。

路货物运输处于瘫痪状态，“积压货车三十列，为数不下六百辆，满载大豆、杂货，至今仍停留于各站”。这时，铁路公司一面“渴想罢工华人亟早变计，共济时艰”，一面以“淘汰”来威胁华工。利用其喉舌《远东报》，说什么“被革之工匠，禀请来哈作工，而中东铁路公司以罢工之华工终有悔悟，故未便批准。惟华工始终执迷，专听他人之鼓惑，则工人之生计固不堪设想，而铁路亦未免受其大困矣。况铁路公司如准其请，则不出数日，必能一律来哈。如此，罢工之华人当在淘汰之列，恐追悔亦无及矣”①。并说什么“大致工匠之中狡猾之徒，极力煽惑感人，并出以威吓手段，于是工人无可如何。其实一经工人告发，必予以重惩。故本报深愿工人亟早反醒，勿为二、三奸人所误”②。但是，威吓无济于事，最后还是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增加工资，改发大洋。至一月十六日，华工陆续复工，为期十天的罢工胜利结束了。

三　一九一八年五月中俄工人联合罢工

一九一八年春，帝国主义正在组织白匪军，酝酿武装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霍尔瓦特企图乘机组织反动政府，招募华兵，为反对苏维埃政权做准备，并加强对中东路沿线的殖民统治。三月上旬，霍尔瓦特在哈招募华兵，后被中国地方当局遣散。三月下旬，霍尔瓦特任命沙俄骑兵大将、西伯利亚军团司令普列什阔夫为中东铁路界内俄军司令，并将俄军分布于中东铁路沿线，以加强其统治。从三月下旬开始，霍尔瓦特着手组织“霍氏政府”，并于五月出示布告，宣布“对于侨居铁路界内之俄人急须行使统治权”③。与此同时，中东路沿线，枪杀华工和暗杀俄国革命党人的事件不时出现。因此，激起

① 《远东报》，1918年1月20日。

② 同上

③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81，目录1，卷号44。

了中俄工人的极大愤慨。四月十五日，中东铁路哈尔滨地区的中俄工人，召开了秘密会议，通过了“采取一切措施，包括罢工在内，反对白卫军”①的决议，正在酝酿一场大罢工。

五月三日，俄警在三十六棚搜查华工，无故枪杀中国工人邓辉荣，激起了中国工人的无比愤慨。五月四日，三十六棚中国工人为了抗议俄警的暴行，罢工一天②。五月十五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横道河子教师乌曼斯基在哈尔滨被白匪军暗杀。由于“近日暗杀之案，层出不穷”，三十六棚中俄工人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全线罢工一天，以抗议白匪军的暴行。以铁路职工联合会的名义，“要求拘捕罪犯”，并宣布“罢工一昼夜，自十五号夜十二点钟起，至十六号夜十二点钟止”③。三十六棚工人，印字局工人以及电报电话生、铁路火车司机等“一致罢工”④。十六日午后，在哈尔滨中央病院教堂开追悼会，追悼乌曼斯基。与此同时，“俄商一致罢工，无法交易”；华商“亦纷纷停市”。因此，“谣言百出，人心为之震动”⑤。这次罢工，虽然只有一天，但给铁路当局以很大的打击，“罢工一日，损失约三十万卢布，沿路搭客无处饮食，困苦不堪”⑥。

霍尔瓦特对这次罢工采取了镇压的措施。五月十七日，工人领袖秋马克被白匪军抓走。十九日，这次罢工领导人，由铁路总办开除十三人，“以资惩警”⑦，并将他们驱逐出境，而且下了戒严令。

---

① 《历史教学》，1959年第6期。
② 《地方史资料》，第二辑，第88页。
③④ 《远东报》，1918年5月18日。
⑤ 《远东报》，1918年5月18日。
⑥ 《远东报》，1918年5月19日。
⑦ 《远东报》，1918年5月22日。

四　一九一八年九月中俄工人联合大罢工

一九一八年五月中俄工人联合罢工遭到镇压以后，霍尔瓦特在中东铁路沿线宣布戒严，禁止集会结社，封闭左派报纸，解散铁路职工联合会，驱逐工人领袖等等，剥夺了工人们的民主权利。六月末，工人们要求取消戒严令，恢复铁路职工的民主权利。但是，这种要求都遭到代理总办拉琴诺夫的拒绝。八月，"帝俄羌帖暴跌五十六倍之多"①。工人们的生活越发困难。八月二十八日，铁路当局发布减薪规则，决定自九月一日起实行新的工资制。该布告一出，立即遭到三十六棚中俄工人的坚决反对。"近因工价增减问题，辄思罢工要挟"②。

九月二日，哈尔滨联合罢工委员会宣布举行罢工。哈尔滨铁路总工厂首先举行罢工，工人们在俱乐部召开大会，会上议决罢工五项要求：一、恢复工薪定章；二、增加津贴；三、取消戒严令，即行承认各职工同行业联合会及其总机关；四、速即出示全路线、凡中东铁路之技术工人等一例与诸文职享同等权利；五、在罢工期中，工薪照发。③ 九月三日，哈尔滨机务段、香坊铁路印刷厂、哈尔滨车站、香坊车站、电信电话局、材料厂、八区粮库、铁路运输系统等工人纷纷投入大罢工的洪流中④。九月四日，中东铁路管理局机关工人举行罢工。九月五日，中东铁路检路和信号工人、铁路医院医务人员、发电厂工人罢工⑤。九月六日，哈尔滨铁路工人召开一千五百多人参加的大会，大会提出五项政治要求：一、解除戒严令；二、承认职工联合会；三、恢复民主自由；四、一切工人和工匠不分性别和国籍同铁路编制内的

① 《地方史资料》，第二辑，第95页。
② 《大公报》，1918年9月17日。
③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80，目录1，卷号988。
④ 《地方史资料》，第二辑，第96页。
⑤ 《地方史资料》，第二辑，第96页。

职员权利平等；五、不得强迫工人为谢米诺夫修理装甲车。并决定继续罢工，直到完全满足全部要求为止①。

这次中俄工人联合大罢工，给铁路当局以狠狠的打击，使铁路当局损失一百五十万卢布，“自哈尔滨起，东至海参崴，北至满洲里，火车不能全通”②，铁路机关报《满洲通讯报》、《远东报》，也因之停刊。这次罢工迫使铁路当局宣布八月二十八日公布的新工资规则延期执行，仍按照过去定章发放工资。铁路当局对这次罢工实行镇压，“当东清铁道俄工罢工之时，俄当轴曾逮捕主动者六、七人”③，并宣布开除两千五百多名未上工的中俄工人④。参加镇压工人运动的，还有捷克军队。铁路工人联合会与铁路当局谈判，在停止迫害罢工工人的条件下，于九月十二日复工，为期十天的同盟罢工已结束。这次罢工的特点，是由经济罢工走向政治罢工，使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密切结合起来。

五 “五·四”运动和五月罢工

一九一九年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并收回山东一切被日本夺去的权益，遭到与会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拒绝，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举国愤怒。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数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指名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焚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藏在曹宅的章宗祥。

---

① 《三十六棚——哈尔滨车辆工厂史》，第66页。

② 《大公报》，1918年9月17日。

③ 《大公报》，1918年9月17日。

④ 《吉长日报》，民国七年九月十三日，二十二日。

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出，哈尔滨人民纷纷响应。五月九日，哈埠新闻界开始报道北京爱国运动的消息。五月十日，哈尔滨各团体和各界群众集会，声援北京的“五·四”爱国运动。五月十一日，山东籍的哈尔滨人联名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力挽主权。五月十二日，哈尔滨各界群众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北京被捕的爱国学生。五月十四日，哈尔滨商学各界致电被捕获释的北京爱国学生，向他们表示慰问。“五·四”运动在哈尔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中东路中俄工人举行了“五月罢工”。这次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委因钱法毛荒，物价昂贵所致”①。据档案记载：“现在市面之情形，必须（需字之误）品价值日高，而商人不独对于新式纸币即对于各种大帖亦行折扣，以致中东铁路中下等服务人员及俄华工人等之生活几陷于半饥之状态。”② 就在这时，铁路公司发给工人等四月份工资全用西比利亚政府纸币、克伦斯基币及俄亚银行之兑换券，且均系大帖（零帖不许过百分之十五）③。由于铁路公司强迫发给西比利亚纸币（该纸币市面概不收受，若兑换他种纸币，则按对扣或按四六扣），工人们“吃亏甚巨，何能甘服？”④ 本来，“华俄工人因物价昂贵、钱法毛荒，而所得薪工不敷赡养，若再发西伯利亚帖子，无形折扣，愈加亏损”⑤。因此，“群情汹汹，莫能遏止”⑥。十六日当天，中俄工人开会，研究对策。工人等鉴于市面上西比利亚纸币、二百五十元之克伦斯基币及一百元之俄亚银行兑换券，换用零帖须

① 吉林省档案馆：15，2—10，323。

②③④⑥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81，目录1，卷号219。

⑤ 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临时警察局局长张曾渠等给东省铁路督办郭宗熙的函>。

受折扣之亏的情形，“议决不受铁路公司所发之工资”①。五月十八日，中俄工人一千余名在工务俱乐部召开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华工居多，俄工次之，俄妇亦在场列席”②。大会通过了三项决议：“一、发给三十六棚俄华工人四月份之工资一律用零帖，如发大帖则照加折扣之数；二、嗣后工资之发给，须按照美（不应有此字，可能是笔误）大洋之行市或用外国币；三、取消俄华工人额外之工作。”③大会还委托三十六棚之工人会及职业联合会举派代表谒见铁路总办，要求迅速设法解决此次冲突④。但是，由于“屡次谒见请求均无效果”，“逐议决在三十六棚停止工作”⑤，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二点钟实行罢工，并决定在“铁路行政方面未将要求照办以前不往做工”⑥。五月二十二日午后四点钟，中俄工人又在工务俱乐部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中俄工人达一千数百名。这次会议的内容，“仍以要求增涨工价，索取老帖，反对西比利亚新出之纸币”⑦。与会的中俄工人异口同声地说：“如铁路公司一日不发老帖，即一日不能上工。”⑧大会还以中东铁路工厂工人联合会会长、副会长和秘书的名义，向哈尔滨领事团发表了《三十六棚工人之通电》，通电叙述了罢工的原因和过程，请求“如俄官对于工人等施行强迫之时，即请设法保护工人等之安全”⑨。同日，铁路公司代总办拉琴诺夫到中国东省铁路督办公所面告：“地包工厂及三十六棚华俄各工，因发给四月份工资，要求概发羌帖，不愿搭放二百五十元之大帖，华俄工人互相推诿，不肯收受，恐酝成罢工风潮，请知照兵警妥为弹压，免滋事端。”⑩中国地方当局认为：“俄币暴落，人民生活程度异常艰窘，该工人

①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81，目录1，卷号219。

② 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临时警察局局长张曾棨等给东省铁路督办郭宗熙的函》。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81，目录1，卷号219。

等以所得工资不足糊口，要求仍发羌帖，其情不无可原”，因此主张“和平解决”①，没有派兵镇压。后经铁路督办公所商妥铁路公司，基本上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凡工人工资一百元至二百元者，均以老帖发放；二百元至四百元者，给霍尔瓦特大帖一百元，其余给老帖；四百元至五百元者，给霍尔瓦特大帖二百五十元，其余给老帖。罢工三日的工资不扣分毫，仍照平日工作补算发给②。五月二十七日，三十六棚中俄工人一律复工，为时五天的罢工，以铁路公司答应工人们的要求而胜利结束。

六　一九一九年七月中东路全线大罢工

“五月罢工”虽然胜利了，但是工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六月以后，由于沙俄残匪从我哈尔滨等地掠夺物资，哈埠“钱法毛荒”更甚，物价上涨日甚一日。商店倒闭，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六月六日，中东路代办拉琴诺夫发了一个“一千号电报”，提出仍用一文不值的鄂币发放工资，激起全路工人极大的愤慨。满洲里、海拉尔、昂昂溪、安达站、横道河子、绥芬河等处工人都酝酿罢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六月十二日，第八段工程处“华俄工人共一百八十余名，因要求增加工资，全体罢工”③。六月下半月，齐齐哈尔爆发局部罢工。六月底，哈尔滨机械总厂的中国工人，派代表团向中国地方当局声明中国工人不愿收受以高尔察克钱币付给的工资，甚至以百分之二十五折算亦不愿收受，要求以价值稳定的货币付给全部工资。中国地方当局向代表们保证，下个月不再付给高尔察克纸币。代表们回来传达这一意见，经中国工人全体大会讨论，决定继续上工，但下个月无论如何不收受高尔察克钱币④。

---

① 吉林省档案馆：15，2—10，323。

②③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81，目录1，卷号219。

④ 《历史教学》，1959年第6期。

七月二日，海参崴和其他地方乌苏里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八日，乌苏里地区罢工工人代表来到哈尔滨，请求哈尔滨工人参加罢工。乌苏里地区游击队领导人也给中东路工人写信，呼吁："为了拯救已获得自由，我们向你们呼吁，只要停止中东路的运输，就只三个星期也好，以便完成我们所拟定的任务。"① 十八日，哈尔滨铁路机械总工厂的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与乌苏里铁路罢工工人采取联合行动。十九日，哈尔滨机车库的中国工人参加罢工②。整个中东路华俄各工于十九号起，为反对公司发放西比利亚纸币"相率罢工"③。二十一日，哈尔滨发电厂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二十三日，中东铁路全线工人罢工，铁路运输陷于瘫痪。二十四日，召开工人大会，选举罢工委员会。罢工委员会正式宣布中东路全线总罢工，并提出如下的要求："按照外汇牌价支付工资，取消加班加点，临时工人与编制额内员工待遇平等，满足乌苏里铁路罢工工人的要求，恢复被行政当局解雇者的工作，发给罢工期间的工资，确立八小时工作制，不得迫害工人"④。二十六日，俄电报电话工人相继罢工⑤。八月五日，哈尔滨召开中国工人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要支持俄国的同志们"⑥。六日，哈尔滨华俄工人又赴铁路公司索放被押工人代表。七日，俄铁路区内总司令发布戒严令，宣称"拒不上工者，将逮捕交战地军事法庭法办"⑦。十一日，因公司拘押工人代表数人，中俄工人数千名赴公司要求释放⑧。

这次罢工的主要原因，是铁路公司发给各司机及各项工人的

①② 《历史教学》，1959年第6期。

③ 黑龙江省档案馆：《二十五日发海参崴阳字十八号》。

④⑥⑦ 《历史教学》，1959年第6期。

⑤ 《申报》，1919年8月1日。

⑥ 《申报》，1919年8月13日。

工资，悉以西伯利亚政府所发行之纸币（即黄条子）为单位，其币值与老羌帖为十与四之比，于是“全体哗然，群起反抗”①。开始时，中国工人屡次到东清铁路督办公所和技术部要求改发美金或中国银元，但“拉代办以收入皆系西币，毫无办法”②为借口，拒绝工人们的要求。铁路公司对罢工实行武装镇压，逮捕罢工领导人，但无济于事。中国的士兵支持这次罢工，他们曾向中国工人表示：“如果实行镇压的措施时，他们将立即从自己方面给予俄国军队严厉的还击。”③中国地方当局，对这次罢工抱同情态度，认为“此次公司发给工资，不践前言，遽尔发放鄂币，置工人于死命，应由公司完全负责”④。但是，考虑到“中东路客货车均停，交通顿阻，罢工风潮激烈，沃政府势将不支，俄已失管理此路之能力，我若再不过问，必受第三者干涉，不但国权损失，地方危险，国券永失推行之机会”⑤，而且“某国已预备金票、机车、材料，正欲乘机进取，与南满铁路接轨”⑥。因此，中国当局令东清铁路督办公所和警察局派人劝说工人上工，但是“各工仍坚拒鄂币”，“非改发良币不足以资解决”⑦。所以哈尔滨滨江道尹不得不与意大利技术代表商议改发华币，拟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以借款或接济办法拨给该铁路公司新印国币券一百五十万元（以后又减为七十五万元），藉以维持该公司两月之用⑧。七月二十七日，中国代表在海参崴的中东路国际监管会的会议上提出已准备七十五万元现大洋，可借以发放工资。但霍尔瓦特拒绝接受。最后决议：给工人增加工资，并发给老帖，由监管会担保电

① 《申报》，1919年8月5日。

②④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80，目录1，卷号147。

③ 《历史教学》，1959年第6期。

⑤⑥ 黑龙江省档案馆：《再上交行总管理处电》，1919年7月25日。

⑦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30，目录1，卷号166。

⑧ 黑龙江省档案馆：《致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电》，1919年7月25日。

请在哈技术部暂借四十万美元，兑换成老帖发放工资①。七月三十日，拉琴诺夫向全路发出第一二〇五号通电，声明："经海参崴联盟国总监理部讨论议定，目下薪金之发给不能再用鄂币，须易以开连司大帖及旧币，前几次通电即归取消。"②八月九日，中东路工人工资改发洋票③。八月十四日，列车已开动，"长哈各站罢工已解决"④。八月十八日，中国地方当局下令中国工人复工。八月十九日复工，长达一个多月的大罢工胜利结束了。这次罢工，不仅迫使中东铁路公司取消前电，改发工资，取得了经济上的胜利，而且切断了高尔察克的运输线，加速了高尔察克政府的灭亡，对苏维埃反对同盟国的武装干涉具有重要意义。

七。横道河子站中俄工人大罢工

一九一九年七月中东路全线大罢工，除哈尔滨就属横道河子站最为激烈。横道河子在尚志县东方，牡丹江市西北，是当时中东铁路沿线比较大的一个站，建有工厂，工人比较多。

七月二十二日，横道河子站铁路工程处发放六月份日工工资，由于全数发给西伯利亚纸币，"工人全体不受"。接着，俄工到处劝说华工"一律罢工"，"地包工人亦同时罢工"⑤。这是横站工程处和地包中俄工人全体罢工的第一天。铁路职员因"薪工全发西币，颇多不服"，也暗中支持工人的罢工。二十四日，横道河子站铁路交涉分局派人前往劝导开工，工人们说："此次罢工，关系全路，非有切实保证，未便开工"⑥，所以再三劝导，总归无效。

二十五日，是司机、司炉发薪的日子，因为仍发西伯利亚纸

① 《三十六棚——哈尔滨车辆工厂史》，第79页。
②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80，目录1，卷号941。
③④ 《申报》，1919年8月13日，18日。
⑤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34，目录1，卷号119。
⑥ 同前。

币，全体罢工。二十七日午后六时，全体工人开会，交涉分局再次派人前往从中劝导，但工人们“议决仍不开车”。同日，交涉分局“两次发电总局告急”。二十九日，俄国工人在横站东山麓挂红布，上面画一人头，并有俄文布告云：“有破坏罢工团体者，处以断头之刑”①等语。

三十一日午前八时，横站地包总管交给交涉分局一封来电，系霍尔瓦特复拉琴诺夫代办的电报，请布告华工，其大意是：“因工资发给西币，技术部啧有烦言，始将历次前令取消，仍发他币”②等等。午前十一时，驻横站俄军官盖其纳借日兵四名遍搜司机，强迫开车，“几成大哄”，美工程师大不满意，“出而干涉始罢”③。

八月一日午后七时，俄军官派兵四名持枪站立车头强迫开车，车未出站，中俄工人全体上车反抗，俄兵拟开枪相击，工人群起夺枪，车乃停止。晚九时三十分，四号东行客车到站，车内载有俄军官及兵数十名，欲用武力处置工人。中俄工人全体到站，拟将工人困苦情形告诉军官。但该军官见工人众多，即鸣手枪示威。工人全体上车将该军官抓出，车上俄兵数十名皆弃枪而逃。中国军队将俄军官救出交付俄警署。

五日午间十二时，西来的客车到站，车头站有俄兵持枪守卫，车还没有停，中俄工人即齐上车头，质问司机、司炉为何开车，“指其驶车为有意破坏罢工团体也”④。这时，俄军立即开枪射击，打死俄工一人，打伤俄工一人。但是工人仍前进不退，并夺枪回击，击毙俄军官一员，误杀乘客、俄铁路职员及文职各一名，又误伤日本兵及俄、意、韩商人各一名。中国驻军和日本驻军“上站弹压，驱散工人，秩序始渐回复”⑤。

六日午前九时，第三次赤哈军（捷克军队）车到站，该军总

①②③④⑤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34，目录1，卷号119。

司令盖达应俄军官盖其纳的请求，派其军队三十人，“分路大索戕害俄官之凶手”。俄工皆入山躲避，该兵追踪入山，在四山开枪乱击，并在车前架机枪示威。中国驻军某连长等上站面会赤哈军总司令盖达，告以横站因工资而发生罢工，因罢工而演成惨杀，殊属不幸之事。惟沿山我国人民从事耕作及樵采者甚多，现在已有民人受伤，今日遍山放枪，甚为危险。盖达不得不承认自己冒昧，并说：“如华人受伤过重，请送来车上医治，并允即时发令收队”①，自此枪声始息。

七日晨三时，俄铁甲车三辆载俄兵并架炮到达横站，派兵四出大搜俄工，并向厂内派兵驻守。当时，横道河子铁路交涉分局局长俞骏正在劝导工人上工，因有军队监视，工人裹足不前。因此，即往车站，与之交涉，请其将工厂驻军立时撤回。彼云：“当出发时，奉长官命令，帮同横站驻守俄队办事，并无独立主张，此事请与车站军官接洽。”② 俞骏即派通晓俄语护兵往见横站俄军官，俄军官“允即全数撤退”③。但先后捕去俄人十三名，发往海参崴处置。

七日午后七时，美国工程师摄勒文到铁路交涉分局说：“奉技术部电，劝工人先行开工，所有工人请求条件，当按次议决施行，请同往劝导”④等等。交涉分局当即派人前往工务会劝导华工，对工人声明：“发放工资已奉电，决不再搭西比利亚纸币，即大票（二百五十元票及一百元之霍币）亦暂照市价按八折核发。”工人颇为满意，但要求将积欠工资先发一个月，地包三副办答应电请公司速发。至此，工人复工，罢工取得了胜利。

八月八日至十日，由于俄军“强使西比利亚纸币”，横站铁路界内夹心子（即横站市场）华商连续罢市三天，以示抗议⑤。

---

①②③④⑤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34，目录1，卷号119。

八、哈尔滨华商罢市

十月革命以后，沙俄残余势力在我北满滥发纸币，以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商业萧条。一九一九年四月，鄂木斯克政府下令收回克伦斯基政府发行的二十、四十元之纸币，发行西伯利亚纸币（即黄条子），使卢布跌价，“华商受损已巨”①。因此，华商群起反对，“商民奔走呼吁，文电交驰”，要求北京政府和东三省当局设法维持。但“我官府以文字敷衍交涉，名虽兑换，而实则作废，卒至商民饱受损失。由于“华商首被打击，损失甚大”，而交涉又无结果，因此纷纷举行罢市。据四月二十九日《申报》载：“哈尔滨商行与商店，现有暂停营业者，盖不欲以克伦斯基纸币担贸易而耗费其找零小币也。彼等须俟五月十五日后，财政状况略有进步，再行开市。此举使市面益为不堪”。“各银行不收俄币”③，以示抵制。五月十八日，中、英、日三国对俄（鄂木斯克政府）提出抗议，结果“俄政府允将废止俄币令展缓一年”④。

一九一九年十月，“俄币毛荒，几同废纸，人心惶恐，市面动摇，全埠商业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⑥。因此，哈埠商民群起抵制西伯利亚纸币。据档案记载，“刻因卢布低落不堪，铁路界内人民概不收用西比利亚债券，皆照旧帖及开连司（克伦斯基）政府发行之大帖计算货价”⑥，以抵制西伯利亚纸币。十月十六日，中东铁路公司发布第二一二号通令，宣布“自本年十一月一日起，所收搭客运货费皆照金本位鲁布核计，嗣后所有中东路各站搭客运货捐费等一律照原定费用收俄国金钱或照铁路规定行市收用一千九百十七年以前之纸币（旧帖）及铁路俄亚银行发行之辅币，或美国订印之五角辅币。自本年十一月一日以后，铁路各站概不

①② 吉林省档案馆：15，2—3，108。

③ 《申报》，1919年5月3日。

④ 《申报》，1919年5月20日。

⑤⑥ 吉林省档案馆：15，2—3，108。

收受西比利亚纸币及开连司（克伦斯基）纸币”⑦等等。华商“闻悉之余，殊为骇愕”①。因为“商民日日奔走经营于市场之中，所恃以为生活者无非几纸腐烂俄帖而已。一经毛荒，其损失已不堪言状，兹无端宣布作废，是直令全体商民富者贫、贫者死，无数之生命财产将随俄帖以俱尽”②。恢复金本位卢布问题如果成为事实，那么“我商民数十年之血汗资产无形消灭，亦惟有张目束手以待毙耳！”③由于“事关商民命脉”，滨江商会会长等给滨江道尹写信，请求道尹向有关方面“提出抗议，严重交涉”，取消通令，“以全商民命脉”④。十月二十五日，哈尔滨总商会会长张万川也写信给滨江道尹，信中指出：“今该公司不收开连司（克伦斯基）纸币，虽未明言取消，实则该国政府不费一文以废此项大帖，而使华商数万万汗血资本尽归无有。其毒害之计，甚于蛇蝎，各华商恐慌万分，皆有坐以待毙之势。”⑤该会长还与铁路公司坐办霍尔瓦特“据理交涉，详陈利害，请求将开连司（克伦斯基）纸币与旧币平价通用”⑥。霍尔瓦特却说：“俄国现将发行美国订印之新纸币，此项纸币确有抵押，业经各国高等委员承认发行，发行后即将旧币及开连司（克伦斯基）纸币、西比利亚纸币尽行收回，其价由公司规定，以归划一。”⑦该会长又据理驳诘，霍尔瓦特始允：“停收开连司（克伦斯基）纸币，既经贵代表声明因华商损失太巨不能承认，本坐办当必电请政府，照贵代表所请，将开连司（克伦斯基）纸币与旧币平价通用。至新币未发行以前，所有前项布告暂不实行，仍一律收用开连司（克伦斯基）币，其价格照各币市价折扣办理”⑧等等。但霍尔瓦特并未实现其诺言，十一月还是停止使用西伯利亚纸币，道里道外各商号损失惨重，一致举行罢市。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吉林省档案馆：15，2—3，108。

第二节　十月革命后中国地方当局和工人为收回中东路而斗争

一、驻军设警收回护路权

按照《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的规定，中东路的护路权属中国，但在一九〇〇年沙俄出兵东北后被俄军夺去。因此，收回护路权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地方当局维护主权的神圣职责，何时收回只是个时机的问题。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地方当局收回护路权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中国人民和中国地方当局收回中东路护路权的斗争，是在俄人内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斗争激烈的时刻进行的。早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驻哈俄人开始分化，先后成立各种团体，如哈尔滨执行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劳工委员会（后与士兵委员会合并为劳兵会）、将校委员会、铁路职员委员会、哈尔滨革命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祖国及宪法会议拥护极东委员会等等，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这些团体大致分为革命、反动和中间三派，互相展开党派斗争。但附属地俄人的党争，主要是劳兵会与铁路职员委员会之争，即革命派与反动派之争。由于革命派的斗争，霍尔瓦特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无力维持社会秩序，为中国地方当局派兵收回护路权创造了条件。据当时的档案记载，“俄人新旧党派不和，霍总办为新党反对，隐然已无实权，哈埠俄兵警多不用命，地面时形惊扰”①。因此，滨江道尹兼交涉员李鸿谟致电吉林省省长郭宗熙，提出派兵进驻中东路的问题。他认为“值此时局，似宜以调兵至傅家甸填防为言，稍资震慑”②。

① 吉林省档案馆：11，6—2，1103。

② 吉林省档案馆：《中东铁路界内政局不稳霍尔瓦特总办要求派军队驻哈与我交涉》。

第二天，李又给郭宗熙写信，重申调兵进驻哈尔滨的主张，认为“铁路界内华洋杂处，傅家甸市廛繁富，久为俄人歆羡，值此时令即调兵自卫亦属正当”①。吉林当局接受了李的建议，并通过李转电霍尔瓦特，提出派兵进驻中东路的要求。电报指出：“哈尔滨一埠，华洋杂处，胡党各匪最易潜藏，际此风潮未定、人心恐慌之时，倘彼乘机肆扰，则我两国在哈埠铁道里外商民之生命财产甚为可危”，并且向霍尔瓦特明确提出：“现拟预加防范，调得力军队在哈埠扼要驻扎，以资镇慑而安民心。”② 但霍尔瓦特不肯轻易放弃护路权，迟迟不作答复。后来，吉林当局又致电北京政府，提出三点建议：一、选派督办；二、派驻军队；三、合办警察等。③ 这三点建议的核心仍然是收回护路权的问题。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哈尔滨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收回护路权的时机日趋成熟。七日，哈尔滨革命派劳兵会开会，组织临时革命委员会，从各个团体选出委员参加临时革命委员会，革命派的势力占压倒的优势，“于是自执委以及其他稳健派均为过激派所压倒”④。当时俄人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是在军队。驻哈俄军分为两派，布尔什维克党所影响的军队占大多数，军权大部不在霍尔瓦特手中。由于哈埠俄军指挥失灵，俄国军警多不用命，因此哈埠社会秩序异常混乱。“道里俄匪四起，劫案迭出，复波及道外交界处所，谣诼频传，居民惶恐。”⑤ 这又为中国地方当局派兵进驻中东路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和良好时机。因此，吉林当局再次于十一月十日致函霍尔瓦特，提出：“顷据探得铁路界内又呈不靖现象，贵总办与本督军、

① 吉林省档案馆：《中东铁路界内政局不稳霍尔瓦特总办要求派军队驻哈与我交涉》。

③、② 吉林省档案馆：11，6—2，1103。

④ 《北满概观》，第17—19页。

⑤ 远东外交委员会编：《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1923年版，第27页。

省长共事一方，素敦睦谊，现在尊处弹压地面如有须协助之处，敝国军警当尽力协同维持。”① 而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仍存一线希望的霍尔瓦特是不肯轻易交出护路权的。他心里明白。一旦交出护路权就无法挽回，因此回信说：“铁路界内秩序如常，尚无不靖现象，居民生命财产均无危险之虞。”② 无视事实，掩盖真相，婉言拒绝，真不愧是一位老牌殖民主义者。但他毕竟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因此吉林当局违背了他的意愿，乃将滨江县的一营警备队派赴道里巡逻，“此为我国军警进入道里之始”③。接着，吉林当局陆续派兵进驻哈尔滨和中东路东部沿线。十二月十七日，在哈尔滨成立了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部，陶祥贵为总司令，么培珍为副司令，高士宾为会办，司令部设在道外，负责保护中东路。从此，出现了两个护路队并存的局面。派兵进驻中东路是收回中东路护路权的第一个步骤。

从沙俄残余势力手中收回护路权的第二个步骤为解除俄军护路队的武装。如上所述，当时驻哈俄军分为两派，布尔什维克所影响的俄军占大多数，其领导人为留金。留金在欧战前，曾任伊尔库次克国民学校教习，一九一三年被征为下级军官，一九一五年随伊尔库次克后备军驻防中东路。俄国二月革命后，他被中东路俄军拥为首领，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所影响的俄军反对霍尔瓦特的反动统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驻哈俄军内部两派的斗争日趋尖锐，而且革命派的力量日益壮大，霍尔瓦特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十二月十二日，革命派以军工团的名义发布布告，略谓“奉民主代表令，自本日起，军工委员团即为国家主权正式代表，所有国家公共机关均受本团监察。凡军工委员团发表政见，即为正式命令，并会同铁路公司办事云云”④。不久又发布布告，

---

①、② 吉林省档案馆：《关于中东路因俄国革命中国出兵保护问题》。

③ 《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27—28页。

④ 同前。

宣布撤销霍尔瓦特铁路坐办的职务，派该团副会长为铁路坐办，并决定派该团团员普拉诺夫为驻哈领事。因此，沙俄领事珀玻夫携带印信逃到吉林交涉局避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霍尔瓦特还是死抱住护路权不放，“对于路事则显露不肯放松之意”①。直至军工团进行军事准备的时候，“霍氏乃稍稍趋向于我，借以巩固其地位”②。这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这时“霍氏虽生性诡谲，至是亦手足无措，惟有暗请我军派队保护而已”③。而吉林当局借此机会，扶持霍尔瓦特，以达到收回护路权的目的。因此，采取了扶持霍氏，驱逐留金，解除俄军武装，彻底收回护路权的策略。

在驻哈俄人内部革命派与反动派的斗争中，中国当局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支持霍尔瓦特，反对革命派的。十二月二十日，中国外交总长陆征祥照会沙俄驻京公使，声明中国“以实力赞助霍尔瓦特，维持北满秩序”④。吉林当局表面上表示中立，实际上支持霍尔瓦特，反对革命派。他们“屡以俄人不能扰我治安，犹我国之不能以武力干涉俄之内政为言，劝告留金”解除武装，撤回俄国。但是，一旦“该党坚不允从”，就公开反对革命派，“主张非速逮捕留金，并以武力解除附从武装外，别无保我主权善策”⑤。中国地方当局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其反动立场所决定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他们还有一个出发点就是如何收回护路权等问题。在当时各个列强都支持霍尔瓦特，而中国又未与苏俄建交的情况下，中国地方当局也只有采取先拉霍尔瓦特，然后再从霍尔瓦特手中夺回护路等权的策略，才能达到收回护路等权的目的。因此，一经霍尔瓦特派人到交涉局请求派兵“实行武力压迫”⑥，

①③ 《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27—28，35—36页。

② 吉林省档案馆：11，6—2，1290。

④ 《地方史资料》，第二辑，第82页。

⑤ 《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28—36页。

⑥ 《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35—36页。

中国地方当局就决定“徇其请”①，派陶祥贵司令和么培珍副司令，与沙摩依罗夫商定，由中国派兵解除附和留金之俄军武装，由沙摩依罗夫派人前往接收解缴军械。于是，二十七日拂晓，中东路警备司令部派么团长督带各营至秦家岗八杂市五百五十九号，迫令俄军解除武装。同日，又派高团长督带各营至铁路大桥西六百一十八号，迫令该处俄军解除武装。这次被解除武装的俄军达四千余人。

解除俄军武装以后，中国地方当局与霍尔瓦特商定善后办法五条：(一) 由司令部会同俄官办理维持道里秩序事宜；(二) 铁路护军统领派员接收解除之武装，并发给收据；(三) 缴械之俄兵，由吉军监送至昂昂溪，再由江军接替，监送到满洲里，所遗俄营归吉军驻扎，东路沿线各站俄营房亦归中国军队居住，并须由霍尔瓦特正式答复；(四)确定分次运送缴械俄军出境日期；(五)俄之电话电报局，由中国派员检查。② 这样，哈尔滨以东的中东路沿线的护路权，基本上已被吉林当局收回了。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一日，中国地方当局在哈尔滨道里设临时警察总局，与俄警划分区域，设华警岗位，以资警备。从此，中国的设警权也伸到道里这一禁区。

一九一八年二月，黑龙江省也设黑龙江省中东铁路一带临时警备总司令部，委任张焕相为总司令，张明九为左司令，张奎武为右司令，以严防国境，警备铁路。该司令部也仿效吉军的做法，先后派人解除富拉尔基、海拉尔等地俄军的武装，遣送回国。这样，哈尔滨以西的中东路沿线的护路权，也基本上被江军收回来了。九月，该司令部改组为东省铁路警备司令部，委任车庆云为总司令，驻满洲里，袁庆恩为副司令，驻富拉尔基，以加

① 《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35—36页。

② 同前。

强守备。

为了集中统一和加强对护路军的领导，一九一八年八月，吉江两省的护路军在哈尔滨成立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吉林督军、中东路督办鲍贵卿兼任护路军总司令，并对护路任务作了分工，"自长春至哈尔滨迄五站，又北至对青山，由吉林军队防护；由对青山至满洲里，由江军守卫。吉江之护路军统归鲍总司令指挥"①。至此，整个中东路的护路权由吉江两省当局收回，结束了沙俄军队长期侵夺我护路权的局面。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在这一问题上，尽管吉江两省当局有其自己的目的，但在客观上都起到收回和维护主权的作用。

二　反对霍氏招兵买马成立政府

中东路的护路权虽然收回了，但是争夺护路权的斗争并未结束。如上所述，霍尔瓦特请求中国军队解除俄军武装，是出于迫不得已，并不是甘心情愿交出护路权。因此，迨解除俄军武装之后，在协约国武装干涉苏维埃的情况下，"霍又顿形活动"②，到处招兵买马，企图东山再起。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下旬解除俄军武装，翌年一月上旬霍尔瓦特就开始在哈尔滨招兵。当中国地方当局询问霍尔瓦特时，"霍诿不知"③，欺骗中国地方当局。待询问沙摩依罗夫，沙答称："确有其事，拟招用三、四千人"，并说："有霍之命令，如不认可，请与面商"，当即揭穿了霍尔瓦特的谎言。当中国地方当局再次质问霍尔瓦特时，霍见阴谋败露，托称："现在款项均由铁路工人护送，如果不准招兵，路事殊形困难。"中国地方当局当即指出："我国履行合同，业已派兵分赴由长至哈尔滨、由哈尔滨至五站地方保护铁路。倘公司另募军队，于地方现状极不相宜，是否别有用

① 《远东报》，1919年9月10日。

②③ 《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29页。

心？果虑华兵兵力不足，曷弗推诚相商？当此危疑震撼之顷，突发新问题，恐多不利。”霍乃狡辩说：“华兵于防匪护路、保护工人等事，言语不通，恐生误会，且铁路职务，有为华兵所不能代办者，务请鉴此苦衷等语。”① 言虽委婉，而意甚阴险。若照他的说法，中国永远不能收回护路权。因为语言总是不通，又总会有不能代办者。中国地方当局质问为何招兵，而霍却一口咬定：“所招军队，实为护路，并无别意。”实则不然。即使如霍所说保护铁路，“亦无须三、四千之多”。中国地方当局先礼而后兵，鉴于霍氏态度顽固，拒不解散所招军队，遂采取坚决措施，派兵“将所招蒙人给资遣散”②。这一事件遂告结束。但霍尔瓦特企图夺回护路权的野心不死，仍然千方百计地与中国地方当局争夺护路权。三月，霍尔瓦特任命普列什阔夫为中东铁路界内俄军司令。四月四日，普列什阔夫照会滨江道道尹兼吉林交涉局总办，开列俄军驻地如下：（一）谢米诺夫所部之满洲里支队驻满洲里；（二）上校欧尔罗夫所部之远东军团第一支队驻哈尔滨；（三）上尉米基所部之远东军团第二支队驻绥芬河；（四）中尉瓦斯臣斯基所部之黑河军队驻萨哈连；（五）葛拉美诺夫所部之乌苏里军队驻绥芬河。③四月七日，普氏又照会滨江道道尹兼吉林交涉局总办，提出“现拟招募华人以为所编部队后路之用，兹委退伍华官张海峰（译音）承办此事”④。这些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而且也超越了护路的范围。因此，中国地方当局认为：“俄员玻氏充任铁路俄军司令，未经我国政府许可，遽尔行文照会，已属不合，兹复委用华官承招华兵，且将俄军分驻单列各地内如萨哈连一处，地属江省，并非铁路界内，尤堪诧异。”⑤ 故于四月二十日，派人向铁路

① 《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29页。

② 同前。

③④⑤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81，目录1，卷号18。

公司总办进行质问，而铁路公司总办自知理亏，不敢承认。答称："此项华兵刻已停止招募，亦无驻兵萨哈连之事，该司令官坡利世阔夫并无对外职权，此项照会，贵国各官署尽可即予却还。"① 照会虽可却还，而侵略罪行不容抹杀。他无计可施，只好把普列什阔夫抛出来当替罪羊。但到五月下旬，霍尔瓦特在俄报宣布："组织铁路护军，分路驻扎，霍为铁路界内总司令。"五月二十二日，吉林交涉局总办李家鏊就霍组护路军问题会晤霍尔瓦特，霍诡称："实因保护各处款项，不得不用俄兵，免语言不通，至多误会。当与贵国当道商允四千为限，现祇千五百人，未过业约所限，不碍中国主权。"李当场反驳说："我当道并无允招四千之语。"后经陶旅长和李道尹力与辩驳，"霍允暂不续招"，但又说："当电库使与贵国政府交涉"，仍不死心。霍尔瓦特为什么这样千方百计地招兵买马，甚至对中国地方当局不惜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明停暗招，不惜冒犯中国地方当局不得不给他下最后通牒呢？我们认为除了与中国地方当局争夺护路权外，更主要的是为了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复辟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后来他成立全俄临时政府就是最好的证明。

为了将其复辟的愿望变成复辟的行动，霍尔瓦特等开始在哈尔滨议组政府。四月二日霍尔瓦特对吉林交涉局总办说："激派蔓延，敌俘东渐，协商各领，以军事无统驭之人，无从协助。日本一面须俟鄙人担任组设统驭机关方允出师，殊难推诿。"② 四月五日，北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霍组政府的问题"，阁议的结果，"以国家主权及地方治安关系，难于同意"。中国外交部派人到俄使馆询问其事，而俄使矢口否认，声称"并无其事"。然而不久，俄使谒见总理，面交霍氏布告，内有"对铁路界内俄人行使

①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81，目录1卷号18。

②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81，目录1，卷号44。

统治权字样，是隐然含有组织政府事实”。对此，中国外交部派人至俄使馆，“严词面告俄使，万难承认”①，但俄使到中国外交部“仍将布告一事曲为解释”，经中国外交部驳拒后，该使竟有“无须布告之言，仍露暗中进行之意”。果然，不久霍尔瓦特与普列什阔夫在哈尔滨铁路俱乐部旧址组织“救国会”，又名“远东义勇团”，内设军事、外交、筹饷及民事四处，霍尔瓦特总理一切，普列什阔夫为防御总司令。据当时调查，“霍等此事，虽未标政府字样，确系政府组织”②。中国外交部就此事“向俄使提出抗议”。吉林当局直接照会霍尔瓦特，指出：“查哈尔滨地方系中国领土，在本省长所辖区内，似此非法机关，既足以挑拨华俄居民之恶感，又能致俄民之不安，万难令其存在。”照会还提出：“一切遵照合同办事，勿任此种非法机关破坏哈埠治安。”最后，照会要求“饬令该俄人等将所设机关迅速解散，或即移出中华民国国境以外”③。由于北京政府和地方当局的坚决反对，霍氏在哈尔滨组织政府的计划流产了，若无中国的反对，哈尔滨就会成为以霍尔瓦特为首的俄国地主资产阶级残余势力复辟沙皇制度的基地。因此，反对霍氏组织政府一事，在客观上也支持了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三　关于收回中东路管理权等的交涉

一九一八年五、六月霍氏“救国会”破产后，七月在俄境乌苏里路四站（即格罗捷阔沃，后迁海参崴）成立全俄临时政府，霍任俄国摄政。十月霍氏临时政府与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合并，霍任远东全权代表。一九一九年八月，霍被裁撤，回任中东路原职。

霍尔瓦特回哈后，又重整旗鼓，准备东山再起。据当时《申报》登载，十一月中旬，“有俄兵二万五千人到哈埠，以养病为名，分布沿路线，为久驻计。又称俄兵驻哈满及海拉尔等处，并招募韩兵，暗谋扩张路权”。吉林督军发现后，致电北京政府，“恳

①②③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81，目录1，卷号44。

向俄使交涉”①。十七日，吉林督军鲍贵卿就俄在中东路驻兵及招募朝鲜族兵的问题，与霍尔瓦特交涉，结果允许“撤退并取缔解散”②。霍尔瓦特企图在中东路驻军募兵的阴谋没有得逞。

但是，霍尔瓦特招兵买马成立政府的野心仍然不死。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四日，霍尔瓦特发布布告，曰：“刻因最高执政官及中央政府断绝关系，迫不得已，本长官在最高执政恢复以前，暂对中东路界之俄国人民施行国家统治权”③，仍然企图建立“国中之国”。为了取得中国地方当局的支持，一月十七日，又发布布告，宣布：“按照与中国政府所订之条约，路界以内，主权完全归中国所有，是以举凡路内居民之生活状况、铁路员役之工作，以及俄国在国外之营业，均应极力保守中俄两国亲善之睦谊。”④同时，又致电吉林督军鲍贵卿，略谓“鄙人因临时政府元首被大势所驱，故于大局未定之先，由今日已宣布住中东铁路租界俄民，鄙人为俄政府之代表，受国家之全权”，并希望吉林督军予以“赞助”⑤。但是，对于霍尔瓦特公然要在中国境内施行国家统治权，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中国地方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月二十日，鲍贵卿电复霍尔瓦特，严正指出：“中东路系中国领土，中国自有完全主权，依据铁路合同并有保护沿线人民之责。故同时于一国领土主权之下，当然不能容有第二国家施行其统治权。至坐办系路务人员，尤无政治上之关系。职是之故，应请贵坐办即将布告取消，其公司人员暨沿线侨居之俄国商民，另由本督办宣布查照合同尽力保护。”⑥二月七日，中国地方当局又致函霍尔瓦特，重申前议，其内容如下：

---

①② 《申报》，1919年11月16日、18日。

③ 吉林省档案馆：11，6—2，1292。

④ 吉林省档案馆：15，2—1，10。

⑤⑥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80，目录7，卷号99。

（一）中东铁路完全属中国领土，同时于一领土主权之下，不容有第二国家施行其统治权。

（二）霍的职务为铁路坐办，以铁路职员论，断无担负国家统治之权能。

（三）按照铁路合同，公司职员及沿线侨居中外人民，应由中国完全保护。①

并将以上三层意思，分别函告驻京各国公使和崴、哈各国代表，以及驻哈各国领事。

与此同时，由于苏俄红军力量的日益壮大，由于中东路中俄工人密议罢工，“霍尔瓦特已无管理东路能力”，收回中东路管理权的时机已成熟。因此，中国交通部把收回中东路管理权的问题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决定暂行接管中东路。但鲍贵卿认为条件尚不成熟，暂时不能接管，并且提出“增设华董、取消公司行政权两大端为着手办法”②。二月三日，鲍贵卿派张焕相等人往晤霍尔瓦特，正式提出组织公司董事会增加华董的问题，与霍进行交涉。霍尔瓦特对于指派办法，因与总公司章程有所抵触，不承认。张焕相等人也未客气，“告以目前大势所趋，如我督办不出面维持，则此路危在旦夕，故须保持中俄合办主义，召集董事会，借资挽救。此为维持现状起见，不能拘以成例”③。二月七日，北京政府又致电鲍贵卿，让鲍等“妥筹接管办法，务期迅速，使霍不及措手”④，但鲍贵卿仍然“以为收回路权，断非一蹴所能（做）到，而总公司为操持路政之枢纽，由此入手，事半而功倍”⑤，而且认为“我若改组总公司，添设华董，以操纵其间，并取消俄军，收束俄警，由我完全负责，即与收管其路权无异”⑥。因

①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80，目录7，卷号99。

②③④⑥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80，目录1，卷号178。

⑤ 吉林省档案馆：11，6—2，1290。

此，继续进行谈判，没有采取接管措施。

关于改组总公司董事会的谈判，鲍等“迭次晤霍面商，其间波折万状”①。霍氏开始支吾搪塞，谈判几至决裂，后见中方态度坚决，才勉强同意。二月十九日，改组总公司正式签字。二月二十五日，召开成立大会，鲍贵卿以督办兼总董的名义，宣布：“嗣后应行整顿事件，可悉由董事会提出议案，议决施行”，企图用董事会把权夺回。该公司原设董事九人，其中俄董八人，华董一人。改组后，俄董五人，华董四人，华董较以前增加了三名，俄董在哈只有两名，开会时华董占多数。这种改组对于监督铁路公司贯彻中方意图是有利的。但鲍贵卿把改组总公司董事会看成是“开办中东铁路以来所未有之胜利”②，未免有自我吹嘘之嫌。

所谓取消公司行政权的问题，“实以收束公司军警为两大问题”。在交涉中，先议军队，后议警察。二月十三日，中国地方当局向霍尔瓦特提出“收束军警总问题”。十六日起，就军队问题，与霍面议三次，与公司顾问谈判十余次。最后铁路公司只答应取消该公司原设之护路军营务处，所有机枪大炮一律封存，但仍保留看守各站钱柜等俄军。至于取消俄警的问题尚未提议。正在继续谈判当中，三月六日，乌苏里地区布尔什维克党派代表至哈尔滨会见鲍贵卿，声明：“中俄条约不得由霍尔瓦特一人主张而为兴废，霍氏为一旧官僚，不足以代表俄国”③。这一声明，对霍不啻是当头一棒，对中俄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一种支援，对中国地方当局收回中东路管理权是一个推动。三月十三日，爆发了驱霍大罢工，谈判中止，收回中东路管理权等的方式由谈判转向接管。

---

①② 黑龙省档案馆：全宗80，目录1，卷号178。

③ 《民国日报》，1920年3月6日。

四　一九二〇年三月驱霍大罢工

这次中俄工人驱霍大罢工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霍尔瓦特不甘心于他的失败，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网罗沙俄残余分子，妄图成立政府，进行垂死挣扎，因此激起了广大中俄工人的极大不满；二是霍尔瓦特擅自挪用铁路公款供其个人进行政治活动的经费，"以致工资积欠两月未发"①，使工人生活陷于困境。因此，导致了三月中俄工人驱霍大罢工。

早在一月二十七日，铁路工人代表，要求霍尔瓦特释放政治犯，霍回答说："此非其权力内事，宜向主任裁判官请求。"②实际上拒绝了工人们的要求。晚间，工人举行大会，决定再次提出要求。霍尔瓦特等人为形势所迫，不得不答应工人们的要求，释放了政治犯。二十九日，华俄工人上街游行，高喊："驱逐日人，反对霍尔瓦特、谢米诺夫。"③三十一日，三十六棚及地包等处华俄工人密议罢工，制旗五千余面，上面写着"驱逐日人，驱逐霍氏"④等字样。为了做好罢工的准备工作，二月初俄国工人成立了工人联合会，中国工界还成立了哈尔滨同盟爱国党。二月六日，工人联合会发表《通告书》，向各国领事及各友邦代表声明："如果中国当轴及友邦领事，对于未经承认之旧党首领及在铁路界内逮捕党人，反对俄国人民之革命诸事，不采取坚决方法以应之，则本会不能预防俄国人民迫不得已扰乱地方安宁之暴动"⑤。至三月中旬，通告发表已有月余，"而铁路界内之状况，不但未见改良之现象，且变本加厉，使俄民益复不克忍受矣"⑥。因此，中俄工人举行驱霍大罢工。

① 《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37页。
② 《申报》，1920年1月30日。
③ 《申报》，1920年2月1日。
④ 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80，目录1，卷号178，《申报》1920年2月2日。
⑤⑥ 吉林省档案馆：11，6—2，1287。

为了做好罢工的舆论准备，布尔什维克党乘三月十二日俄国二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聚有千人在职业俱乐部开会庆祝”，宣传马列主义。同日，华工团体——哈尔滨同盟爱国党发表布告，揭露日本侵占山东、东三省和俄国西伯利亚的罪行，号召中俄工界“结成团体罢工罢市”①。同日，工人联合会发表《宣言书》。《宣言书》历数了霍尔瓦特“实行专制”、“盗卖俄人之财产”、“私编军队”、“虚糜公款”、积压工人工资等罪行。《宣言书》还声明：俄国“在满洲居住之劳动人民，既不侵犯中国主权，亦不抱侵略意义，惟愿享受真正之和平，并与中国之民和衷共济，以期达到自由文明之地步”②。与此同时，该会还向霍尔瓦特递交了《哀的美敦书》，声明“联合会依据中东铁路界内俄国劳动人民之意旨，特请贵中将即时将监督铁路界内国家各机关之权及保护铁路界内人民身体及财产权，移交临时政府即东海滨省自治会，倘延至三月十三日上午十一钟，无圆满答复，本会即当宣布全体罢工，以为要求之后盾”③等等。并且以罢工联合会中央部的名义，发布通知，对罢工做了具体布置，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此次罢工非达目的不止”④。

三月十三日，由于霍尔瓦特拒绝接受《哀的美敦书》中的条件，哈尔滨同盟罢工总会发布第二号命令，略谓“因未接得霍尔瓦特中将之答复，兹将实行第一号命令，在中东铁路界内为普通政治之同盟罢工”⑤。并且通电沿线各站，一律停止行车。全路驱霍大罢工正式开始了。

这次驱霍大罢工，给铁路当局的打击很大。哈尔滨“铁路用人，泰半不上工，商店均闭门”⑥。德惠车站从十三日十二点开始，南来北往的火车到站“即行停止”⑦。横道河子一带的中俄工

①②③④⑤⑦ 吉林省档案馆：11，6—2，1287。

⑥ 《申报》，1920年3月15日。

人等，于三月十三日，“兹因工资未发，又攻击火特（霍尔瓦特）[1]将军退位等情，群起罢工，又停止火车，绝断交通”①。第二天，由海参崴开来火车三十余辆，载旅客一千余名，又由哈尔滨开来火车四十余辆，火车头二十余辆，均在横站停运。旅客及俄兵均在火车上住宿，伙食费等由铁路公司当局负担，给铁路公司当局造成很大损失。横站尚且如此，其他各站如何可想而知。此时，“霍知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匿不敢出，势极狼狈”②，已经成了一条丧家之犬。

这次中俄工人驱霍大罢工，对于迫使霍尔瓦特下台，推动中国地方当局收回中东路管理权的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过去有人建议驱逐霍尔瓦特，但中国地方当局犹豫不决。这次罢工开始后，使中国地方当局认识到：“哈埠罢工逐霍现象虽危急，然实为我进行之一大好机会。”③因此，十三日，中国地方当局决定：“先用总司令、督办名义函霍，勒一最近期限撤除牌匾，取消军事机关，遣散军队。”④十四日，中国地方当局又作了进一步的安排，并要求“旧党所有军警及一切政权，务须乘此时机一律撤除，还我主权。此事利在速办，迟恐别生枝节”⑤。完全改变了过去的消极态度。十五日，鲍贵卿以东省铁路督办、护路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布告，并备文函告霍尔瓦特，宣布：“本督办、本总司令为保护国权，维持路务起见，特行严告霍坐办，克日将东路一切政权悉行解除，由中国分别照约办理。其他军装、器械等项，一并派员接收保存。”⑥十六日，霍尔瓦特被迫向董事会提出辞职，经该会讨论批准辞职。十七日，鲍贵卿电令司令部及道里警察局“收回霍氏所有政权”，午后一时，军警分头进行，滨江警察厅也“派人协助解除俄警武装”。从此，霍尔瓦特被赶下台，中

① 吉林省档案馆：11、6—2、1287。

② 《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37页。

③④⑤ 吉林省档案馆：《关于哈尔滨中东路俄华工人罢工》。

⑥ 吉林省档案馆：《东省铁路督办护路军司令鲍布告》。

国地方当局在中俄工人驱霍大罢工的配合下，从沙俄残余势力手中收回了中东路的管理权以及哈尔滨之司法、行政、警察等权，结束了沙俄残余势力统治中东路的局面。这对反对沙俄残余的殖民统治，维护中国主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三节　驱逐谢米诺夫白匪军

一　第一次大批解除谢部武装

谢米诺夫是后贝加尔省人，自称蒙人出身。在沙皇时代是哥萨克军队的第三级军官。俄国二月革命前，奉沙皇之命到后贝加尔招募哥萨克兵。正在招募兵的时候，沙皇政府被推翻了，于是携带巨款逃往蒙古，组织军队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一八年春，谢米诺夫被霍尔瓦特“擢为团长，令往西伯利亚进行反革命”①活动。他在中俄边境地区，利用“招工其名，募兵其实”②的欺骗手段招募军队。至一九一八年六月，“号称有军队一万二千人”，其中包括临时招募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大都失教无业，乌合之众”③，不堪一战。不久，谢米诺夫率部“向赤塔方面与赤军作战”④，被苏俄红军击败，向中国东北边境溃退。当时中国当局，表面上表示中立，实际上对谢部态度暧昧。但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对谢部不能不加防范。在谢部未败以前就已采取了防范措施，“于满绥两站添驻重兵，借资扼守”⑤。当谢部败入我国国境时，黑龙江省中东铁路一带警备司令张焕相，“以俄党内讧，我国应守中立，复恐波累我治安”，决定“严加取缔”⑥。为此，特颁布

①③　《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31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陆军部档案、民国七年四月十八日齐齐哈尔来电。

④　《黑龙江志稿》，卷三十，武备，军事，第67页。

⑤　黑龙江省档案馆：民国七年滨江道致吉林省长郭宗熙电》。

⑥　《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31，32页。

了限制沙俄溃兵入境办法，并于满洲里北八十六号小站中俄交界处设立检查所，“派员带队驻扎，以杜带械窜入扰乱治安之俄军”①。凡入境俄军，必须经检查所会同谢部代表解除武装，妥为封存，然后给照放行。开始时，“谢军前锋四千余麇集该处，恃众不服检查，强侵入境。我军不允，并严告以主权所在，治安宜保。彼理屈词穷，乃始就范”②。这次先后共解除谢部马步枪三千七百余支，机枪十二架，小炮四门，陆炮二门。是为第一次大批解除谢部武装。

二　抵制谢军扣留华商款项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哈尔滨华商安裕、裕成德等商号派往伊尔库次克销售货物的商人七十余名，由伊回哈，行至大乌里地方，被谢米诺夫部下扣留押在监狱，并搜去六百六十万卢布③。谢米诺夫部下这种强盗行径，不仅引起广大商民无比愤恨，甚至一些地方官员也怒不可遏。如吉林督军孟恩远指出：“谢米诺夫无理取闹，虐待我商民，殊甚发指。”一九一九年一月，哈尔滨安裕、裕成德等被害华商纷纷写信上告。在广大商民的强烈要求下，中国地方当局认为：“谢军扣留华商并搜去卢布，行同劫掠，似可乘此机会将满海间谢设机关一律查禁，再会呈中央另由税务处转电满关，关于运粮出境系谢军密输者一律扣留，以资抵制”④。不久，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陶祥贵等通过吉林铁路交涉局对谢米诺夫在哈尔滨设立的机关下了一道逐客令：“秦家岗下坎粮台营房现住有谢米诺夫所属贝加尔哥萨克军队三十余名等情。查该军队驻扎该处系何用意，殊不可解。哈埠为中国领土，断难容其

① 《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31，38页。

② 《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38页。

③ 黑龙江省档案馆：东省铁路督办公所：《谢氏虐待华商查禁谢氏机关由》。《申报》，1919年5月6、23日。

④ 黑龙江省档案馆：《吉林督军函第十七号》。

在此居留，相应咨会贵局，请烦照会铁路公司勒令该队克期出境，免生意外”①。此后，吉林督军还对霍尔瓦特拨助华兵一团给谢米诺夫，命令“由驻哈军队，阻其出发”②。一九一九年五月，黑龙江督军“以谢米诺夫在我境擅运大批军装，并不知会，诡谋可见，业饬军警随时防阻”，并于五月三日致电中央，以“谢系协商〔国〕所承认”，请中央“与各使交涉禁阻”③。直至五月下旬，关于“谢军扣华商六百六十万卢布案，交涉无效，政府决在应付俄国庚子赔款内扣抵”④。

一九一九年七月四、五、六等日，谢军又在大乌里车站搜去华商款项二千数百万卢布，并且接续翻搜。被搜华商十余家，均系满站殷商，前往鄂木斯克、依尔库次克等处售货之款，并无不法行为。而谢部则以款项过巨为借口，实行截搜，并扣留商人，“实属野蛮已极”。黑龙江地方当局认为：“彼益恣意欺凌，损威辱国，莫此为甚”，因此一面“电谢氏并派参谋阮毓昌严重交涉”，一面“拟陈国外出兵计划草案”呈报中央，准备与谢军刀兵相见。后又致电中央，“请速向俄使严厉诘责，务得办法，免其空言推宕。一面即将出兵一案迅速裁决，俾作后援”④。八月，黑龙江地方当局得知谢米诺夫派人在哈尔滨大批收购、运输小麦时，立即要求东省铁路督办公所“查明酌量禁阻”。

一九一九年十月中旬，高尔察克白匪军被红军击溃。谢米诺夫准备把北满作为其后防基地，向中东路沿线大批派兵。连日来，谢军开到东路边界各站已有一千二百余人。为此，北京政府召开了内阁会议，议决“由东省厚集兵力，协谋抵制”⑥。十月十

①② 吉林省档案馆：吉林铁路交涉总局档：《谢米诺夫军队出境》。

③ 《申报》，1919年5月5日。

④ 《申报》，1919年5月23日。

⑤ 黑龙江省档案馆：《谢氏在哈购运粮食由》。

⑥ 吉林省档案馆：《谢米诺夫号召蒙人希图独立》。

七日，北京政府参陆处电吉黑二督，谓“谢米诺夫占据中东路站，速筹抵制”，并说：“外部已向俄使提出抗议”①。十八日，谢部哥萨克兵六列车由满洲里开到哈尔滨，“即欲下车驻扎”，经护路军司令部力阻，才向海参崴开去②。

三　龙江沿岸中国军民反对喀梅阔夫

喀梅阔夫（也有译为高梅果夫、柯米高夫），是谢米诺夫的死党，“占据黑龙江沿岸”，与中俄人民为敌。一九一九年五月，华商轮船在黑河被俄军没收，勒令起卸货物。商人徐某等呈请黑龙江都督保护，黑龙江都督鲍贵卿向俄领事交涉，“不得要领”③。五月十三日，北京政府“向俄使抗议”④。十四日，北京政府电训鲍贵卿，让其“采取强硬态度，将商船直接夺回”⑤。二十四日，中国外务部与俄使交涉，俄使“允许阻止并放还”⑥。二十八日，鲍贵卿致电中央，略谓“俄扣华轮案，经商‘全俄’政府，已下令一律放还”⑦。

一九二〇年一月上旬，江防捷绥两舰，开赴伯力避冻，被俄白匪军炮击。该舰长与俄军将军马克昂夫交涉无效，不得已乃开回。喀梅阔夫是“炮击我国江舰之主动者，实为我之罪人”⑧。吉林督军、中东铁路公司督办、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鲍贵卿致电中央，“请向俄使严重交涉”，嗣经中国政府迭次交涉，但是，未有结果。因此，“沿边商民，大为愤激”，他们决定：“实行不济粮食、衣被，对于电灯、燃料，亦一概停止，以为抵制”。俄商秋林洋行新由卜奎运至黑河的油货，“亦并阻遏过江”。黑河沿边商民这一行动，给喀梅阔夫白匪军以很大的打击，“俄人颇形恐慌”。俄国驻黑河领

① 《申报》，1919年10月18日。
② 《申报》1919年10月19日。
③④⑤ 《申报》1919年5月14、16日。
⑥ 《申报》：1919年5月25日。
⑦⑧ 吉林省档案馆，11、6—2，136。

事要求黑河道尹“转饬华商，勿停止电灯及燃料，因该处俄人燃料仅支七日”。黑河道尹“婉词却之”①。

一九二〇年二月，吉林督军接到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电，该电指出：“谢米诺夫之死党喀梅阔夫，近由库携金三十八铺特，向日司令部换日币，率亲信出走，现向中国方面逃窜，距界甚近。如窜我境，大约在绥远、绕河一带。”② 这时，北京政府对沙俄残余势力采取“严加防守”的政策，已分别电告黑龙江和外蒙各边境严加防守，“如谢氏势穷来投，应令解除武装，听候看守，否则径行驱逐”③。因此，吉黑两省当局得到喀梅阔夫窜犯我境的消息后，通电“绥饶十县”进行堵截。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喀梅阔夫及俄官苏和道里什克等率俄兵五百七十二名，带马三百五十八匹，由富锦县窜入我境。当经江防司令部将其官弁武装悉数解除，并于三月七、八两日，将三百六十八名俄兵及三百三十六匹马，送回俄境。其余兵马，因病未能即时遣回俄境④。喀梅阔夫及必作阿力，也被解除武装，严加看管。不久，吉林督军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将喀梅阔夫解送北京。六月二日，北京政府电复吉林督军，谓“高梅果夫（即喀梅阔夫）乃重要人物，各国注目，应严防潜逃。解京一层，候商陆部再复”⑤。由于喀梅阔夫及必作阿力二人的党羽来吉运动释放，俄使与某国也“均来保释”，所以吉林督军鲍贵卿再次致电北京政府，“拟请以高必二人即日押解进京，免生枝节”⑥。三十日，吉林督军派人将高必二人解往北京，并电告北京政府“谢委沙德入都，托旧俄使转求北京政

① 《申报》，1920年1月10、22日。
②④ 吉林省档案馆：11、6—2，1136。
③ 《远东报》，1920年3月21日。
⑤ 《申报》，1920年6月3日。
⑥ 《申报》，1920年6月24日。

府释回，请予驳拒”①。

四　第二次大批解除谢部武装

一九二〇年初，远东的形势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苏俄红军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高尔察克的军队已被击溃，谢米诺夫军队也节节败退。美国从一月开始就酝酿从远东撤军，三月已正式从俄国远东撤军了。这时，中国政府对待俄国新旧两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因各国有与俄新党接近之势，决与各国取同一态度”②。二月六日，中国中央参、陆、外三部联合会议决定：(一) 俄军入境，不论新旧，一概严加制止；(二) 霍尔瓦特、谢米诺夫等，如无妨碍主权行为，应待以旧日态度；(三) 对新党亦宜无形联络。③ 已将此内容电告沿边军事长官周知，并已电告吉林铁路交涉局李家鳌向俄商宣示此意。二十六日，黑龙江省督军孙烈臣电告北京政府，“谢米诺夫由赤塔潜入满洲里，将监内俄犯五十余名解往大乌里讯办，谢氏部下纷纷改装潜入东路沿线界内，已饬护路军严防”。北京政府复电指出：“令谢米诺夫解除武装，不听则限期出境。”④ 六月下旬，谢米诺夫以“捕拿新党为名”，派兵到哈尔滨，“图占中东路”。吉林地方当局决定：“不论何党，在我境内如有党争行为，以及施行暴动者，先以善言劝止，如不依从，即用实力对待。”⑤ 八月中旬，谢军要求准许他们武装通过中东路去海参崴，或留满洲里站，并威胁说：“否即武力从事，乘机占路”，但已遭到中国地方当局“严拒”⑥。十七日，北京政府参陆处决定对谢部采取如下办法：“(一) 谢军一入满站即行解除武装；(二) 谢

① 《申报》，1920年7月1日。
② 《申报》，1920年2月25日。
③ 《民国日报》，1920年2月8日。
④ 《民国日报》，1920年2月27日。
⑤ 《申报》，1920年6月29日。
⑥ 《申报》，1920年6月29日。

氏本人如入华境，需严行监视；(三) 若违抗不服，以武力从事。"① 当谢军溃退之际，满洲里一带，中国已驻有重兵，当即向其宣告："如入我境，须先解除武装，庶我可视作难民，给照准予通过。"② 谢米诺夫开始不准解除武装，我即严兵以备，布置周密。"谢势穷力蹙，又见军士之志切求生也，乃允由我解除武装，检查通过车辆。"③ 至十一月下旬，谢军退往中国境内者"已完全解除武装"④。中国军队先后解除谢军武装及在车内查获的武装，"计步枪一万余枝"⑤。据黑龙江省督军孙烈臣十二月三日电称："满拉各站，共收谢米诺夫溃兵约一万五千人，解械数：枪七、八千支，机枪百余架，炮二十余门。"⑥ 与此同时，珲春一带的东部边境，入境的白匪军"官兵所带武装均经我队完全解除"⑦，被解除武装的，计有军官一千四百三十三名，士兵五千九百八十四名⑧。是为第二次大批解除谢部武装。

五　围剿驱逐谢米诺夫残匪

一九二〇年冬，谢米诺夫的大部队已被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但溃败的残匪仍不断地窜入中国境内。中国当局对谢米诺夫的残匪采取堵截、围剿和驱逐的方针。

一九二一年三月，中国政府在北京车站逮捕了谢米诺夫的代表福利查斯基等人。三月六日，北京政府电令吉林督军孙烈臣在海参崴、双城子方向设防，以防堵谢米诺夫残匪窜入中国境内。四月十九日，乌苏里四站有谢党八千余人宣言独立，开始采取军

---

① 《申报》，1920年6月29日。
② 《民国日报》，1920年8月23日。
③ 《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39—40页。
④ 《申报》，1920年12月1日。
⑤ 《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39—40页。
⑥ 《申报》，1920年12月4日。
⑦⑧ 《珲春乡土志》，卷十，交涉，军警交涉。

事行动①。吉林省督军孙烈臣当即命令沿边驻军一体严防。四月三十日、五月二日，吉林省督军、省长分别下达指令，对于“谢党分派军官潜匿东省沿线等处，并在哈暗设机关，密图暴动”的问题，当即命令“各署队严密侦察防范”②。一九二一年秋后，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谢米诺夫残匪又有一些窜入中国境内，扰乱社会治安。中国地方当局对这些窜匪采取围剿的方针。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旬，由外蒙窜入中国境内的俄匪二、三百人，由洮南县附近窜往长春方向。暂编奉军骑兵一旅一团奉命“痛加剿办”，十二日该队从洮南出发，五日之间三次接火，击毙该党首领数人，党羽多名，受伤者无数，得获大炮一尊、机关枪炮三支，马步枪多支，子弹多粒，骆驼骡马各数十匹，其它辎重多件。该党系谢米诺夫旧部，内有前任旅长之西米诺尔者，已被奉军击毙。其余残匪于十七日窜至王府北七十余里的吉拉突，被奉军战败，追至二篓地方又获大胜，击毙俄匪八十余名，俘虏五十二名，缴获机关炮两架、机关枪二架、步枪百余支、骆驼驮子六十余个、大车十余辆、马百余匹③。

一九二二年九月间，朱庆澜接任护路军总司令后，适值俄国红白两军在双城子等处激战。朱庆澜“恐败兵难民，由绥站窜入我境，扰害地方”，特制订了《俄党难民请求入境办法十条》：一、无论新旧两党不准入境，否则解械驱逐；二、关于新旧党争不准侵及我境，违则武力对待；三、俄党败退请求入境者，应指定该党停在地点，并向战胜俄党商令停战，一面将枪械人数点清，其被解械官兵须加优待，兵准回国，军官及首领由我方分别监视，报转核办；四、遇无械官兵、难民均由我向战胜党进尊重人道之忠告，令其设法收容、安置，不得加以残害，如该党不从，即由

① 《申报》，1921年4月27日。

② 吉林省案档馆：《谢米诺夫在哈埠暗设机关密谋暴动》。

③ 扶余县档案馆：《郭尔罗斯前旗电称窜来俄党请剿办卷》。

我公布友邦，联合救济；五、遇有携资丰富，领有中崴双（海参崴、双城——作者）中领护照或查明无党争行为者，准即发照入境或通过，但官兵难民重要物品，均须点清取具证据，由我扣留封存监视，听候处理；六、凡无业穷民，按照第四条办理；七、凡西来列车均应在境外停止，由我国军官严为检查，待令行止，不准擅令入境，在俄党争未净，俄境无负责任者期内，应将由绥站出入俄境列车暂行断绝；八、由山路入境俄人应由卡兵检查，无照者一律阻止，带械者解械驱逐；九、凡任检查官兵不准有勒索情事，解除各械均应按数编号造报，并取有俄人证据，违者处以军法；十、规定各条由绥站高级军官向两党登报宣布①。这十条办法，从十月开始实行。该办法公布不久，有白匪将军斯莫林率其白匪二千余名，陆续退至绥站，中国地方当局均经按照上述办法，将其武装一律解除，并派军严加监视。除令查明其籍隶海滨省者就近由绥站东遣外，其余分三批送至满洲里站，均交给远东政府官吏接收。其中少数官兵及其眷属不愿回国者，则送往齐齐哈尔，商请吴俊升都督设所收容，严行监视。其首领斯莫林则暂时安置在横道河子站。这次总共缴械步枪八百余支，野炮四门，机枪六架，还有子弹，炮弹等②。以后又有白匪什立尼果夫及其部下统领特鲁恒、营长巴立心三等聚众数百人，企图扰我西北边境。中国地方当局当即命令哈满司令万福麟派队迫令缴械，将什立尼果夫、特鲁恒、巴立心三等逮捕，并缴械大枪七十支、小枪三支、机枪一架，以及炸药等物，解往江省处理③。至此，堵截、围剿和驱逐谢米诺夫残匪的工作基本结束。后来，谢米诺夫经哈尔滨、长春到大连，前往上海，不久离开我国。

① 《黑龙江志稿》卷38，交涉2，路权，第9页。
② 《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77—78页。
③ 《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79页。

结 束 语

东北地区中俄关系史，开始于一六四三年波雅科夫的入侵，结束于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长达二百七十余年。

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沙皇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中俄两国之间本来并不接壤，只是由于俄国不断向东扩张，越过了乌拉尔山，侵入西伯利亚，才开始与中国接壤，并将其侵略矛头长期指向中国，特别是指向中国东北地区。

沙俄侵略东北地区的过程，也是东北地区反对沙俄侵略的过程。东北地区的中俄关系史，实质上就是沙俄侵略东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反对沙俄侵略的斗争史。这是东北地区中俄关系史的本质方面，是贯穿于这一历史过程的主线。

沙俄侵略东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反对沙俄侵略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自一六四三年沙俄首次派遣波雅科夫入侵黑龙江地区，至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为第一个时期（本书第一、二章）。

这个时期，沙俄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它对东北地区的侵略，不仅反映了俄国农奴主对外征服的传统，而且带有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野蛮的殖民掠夺的性质。

为了掠夺黑龙江流域的粮食和毛皮，沙俄从一六四三年开始，先后派遣波雅科夫、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入侵黑龙江地区，怂恿切尔尼戈夫斯基卷土重来，盘踞雅克萨城。他们到处捕捉人质，勒索毛皮，杀人放火，无所不为。

对于沙俄入侵者，东北地区的广大军民进行了英勇抗击。这

个时期的反侵略斗争，是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抗俄和边疆各族人民自发的抗俄相结合，而以清军抗俄为主。在抗俄斗争中，东北广大军民表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①。他们驱逐了波雅科夫，打败了哈巴罗夫，消灭了斯捷潘诺夫，取得了雅克萨反击战的重大胜利，迫使沙俄不得不坐下来谈判，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从黑龙江地区撤退了沙俄侵略军。在中国人民抗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自一八四九年涅维尔斯科依率领的“考察队”侵入黑龙江下游一带，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为第二个时期（本书第三、四章）。

这个时期，俄国的农奴制已行将崩溃，资本主义日益孕育成熟，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迫使沙皇不得不于一八六一年废除农奴制。但是，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较晚，工业落后，无法与英法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于是，它便利用与中国相邻这一有利条件，不断向中国进行领土扩张。

当时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首先武装占领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然后利用外交讹诈的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鲸吞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马克思指出：“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②。恩格斯也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③。但是，沙俄并不满足，继续吞食中国边界领土，迫害华民，制造紧张关系。

对沙俄的这种领土扩张，清政府软弱无能，人民群众自发起

① 毛泽东：《论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7页。

②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页。

③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页。

来抗击沙俄的侵略，捍卫中国领土主权。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抗俄斗争事迹。群众自发的捍卫边疆、抗御沙俄的斗争，是这一时期抗俄斗争的特点。

在东北边防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加强边防的措施，如创建吉林边防军、建立吉林机器局和移民实边等，对于保卫边疆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自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至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为第三个时期（本书第五至第十章）。

这个时期，沙皇俄国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而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的烙印。其特点是，以资本输出为基础，划分势力范围，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面侵略。

一八九六年，沙俄通过收买李鸿章的手段，逼签《中俄密约》，攫取了筑路权。接着，设银行，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建港口，进行全面的经济掠夺。

一九〇〇年，沙俄乘义和团运动之机，在江东六十四屯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出兵占领了东北。

一九〇四年，由于日俄争霸远东，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了日俄战争，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后，沙俄退踞北满，对北满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殖民统治，并把其侵略矛头转向内外蒙古，以补偿它在东北的损失。

辛亥革命之际，沙俄大搞民族策叛，制造呼伦贝尔独立，策动乌泰叛乱，阴谋分裂中国，吞并北满和东蒙。

这个时期，随着沙俄侵略东北地区达到了顶峰，东北地区的抗俄斗争也进入了高潮。一九〇〇年，在辽海大地和白山黑水之间，到处燃起了抗俄烽火，义和团和爱国清军相结合，给俄军以重大打击。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忠义军继续高举抗俄旗帜，提

出“御俄寇，复国土”的战斗口号，英勇地战斗在辽东山区海龙、通化一带。广大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狠狠地打击了沙俄侵略军，粉碎了沙俄的“黄俄罗斯”计划，在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日俄战争以后，东北地方当局，利用沙俄新败的有利形势，与中东铁路公司开展交涉斗争，收回了部分权益和铁路界内的自治权，打击了沙俄在北满的殖民统治。

辛亥革命后，东北地区的广大军民，坚决抵制并取消了沙俄制造的呼伦贝尔独立，平定了帝俄策动的乌泰叛乱，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的统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敲响了沙俄侵华的中枢机关——中东铁路公司的丧钟。中国军民，尤其是中东路的中国工人已登上了抗俄斗争的历史舞台，军民配合，驱逐了沙俄残匪，收回了路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俄侵略东北地区的历史宣告结束，从此东北地区的中俄关系为中苏关系所代替。

总之，沙俄对东北地区的侵略，是极其野蛮的，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①。这是由于沙皇俄国的侵略本性所决定的。沙俄对东北地区的侵略，是无孔不入的，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以军事侵略为主，副以政治颠复、外交讹诈、重金收买、民族策叛等手段。而军事侵略和外交讹诈相结合，则是它侵略东北地区的惯用手段。《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就是这种结合的产物。乘虚而入，趁火打劫，是沙俄侵略东北地区的惯用伎俩。“往往中国多一次变故，则俄人增一次权力”②。沙俄的早期侵略，就是乘清军南下平定“三藩之乱”致使东北边防空虚之机入侵黑龙江地区的；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3页。

② 《中外日报》，1900年6月20日。

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机，夺取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大片领土；沙俄利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之机而导演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丑剧，从而取得了修筑中东路、强租旅大港的特权；沙俄利用辛亥革命之机，制造呼伦贝尔独立、策动乌泰叛乱等等。可见，凡中国危机之际，都是沙俄大肆侵华之时。

东北各族人民和广大清军战士，为了保家卫国，高举抗俄大旗，英勇战斗，坚持不懈，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谱下了光辉的篇章。无疑他们是抗击沙俄侵略的基本力量。但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许多爱国官吏也成为抗俄阵线中的一部分力量。他们积极战斗在沙场上，或斗争在谈判桌旁。为抗击沙俄的侵略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自然也应当将他们载入史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沙俄与东北
页数=671
SS号=10241618